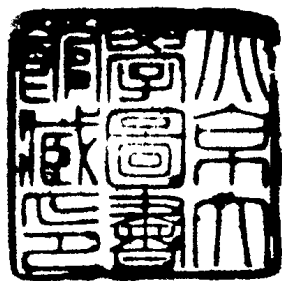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四册目次

經部・易類

易會八卷首一卷（二）

〔明〕鄒德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九年袁州府學副齋活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會八卷》提要

易會卷五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士美丙　宋大夏
門人趙允斟　賀中鎬
男甘匡明　劉承明　同校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損之爲卦也兌貞艮則若移三之陽爲上故其象爲損下益上益之爲卦也震貞巽則若移四之陽爲初故其象爲損上益下夫損上亦損也乃獨以損下爲損益上亦益也乃獨以益下爲益何也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富不藏於國而藏於民聖人命名之微意也夫損非民之所欲也損而能使民孚者何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民知所以損我者乃所以生我則信之矣損而能使民孚此必其大利於民者也夫故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然損下而得者亦曷所用哉苟有明信天地自格祖考自歆卽二簋可用爲享奚取於繁文縟節而以損下爲上上而節下說而應孚象六爻皆應亦孚象艮上兌下男女正位貞象互震爲竹簋象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者民既瘠矣君安得獨豐乎故曰其道上行謂損之道且及上也此釋損之所由名也然損而曰元吉无咎曰可貞曰利有攸往何損而有孚乃爾也享祀宜豐也乃曰二簋可用者以時當損也時當其損則二簋可矣萃則非大牲不可也故曰二簋應有時蓋損不可以概用也即卦之損剛益柔亦其時然耳下方純剛

則過盈上方純柔則過虛茲乃可損三益上耳非然者詎容輕損乎蓋物盈而不已者勢必消消則損虛而不已者勢必息息則益時當盈而損不能逆時而使之益也時當虛而益不能逆時而使之損也聖人亦惟與時偕行爾矣時損而損時益而益此其所謂易與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若損澤中之土以爲山之高然故稱損夫人之累德者莫如忿與慾日損之而有餘者亦莫如忿與慾是故君子務懲而窒之然必究至於无可容吾忿而後忿可懲也究至於无可容吾慾而後慾可窒也忿從我起我象不立惡乎忿慾從我動我象不立惡乎慾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必忿起而後懲慾動而後窒晚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損益視盈虛以爲節者也初以剛居剛至盈也四以柔居柔至虛也損盈以濟虛則其往也不可後故我雖有事當且已之而遄往也既許其遄往矣又曰酌損之何也酌損者酌其人以爲損

之節也其人之可以受一也而投之以二則格矣其人之可以受二也而投之以十則格矣竭所有以輸之而无當不若投之以其所能受之爲益也以其不可後也而遄之以其不可竭也故酌之此所謂時也兌故說以益上卦變爲業告人者也初筮告瀆則不告亦合所謂酌損義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及其疾未深而投之尙庶幾其合志也此其所以貴遄與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當損下益上之時又以貞爲利征爲凶者何二雖剛而居柔則非甚盈也五雖柔而居剛則非甚虛也已且不能以自克而遽徇人乎端貞自守必不舍所學以徇上上且嚴其德而飭焉此曷假損己以益之乎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所損已爾以无損於己者益人而後其益爲无方此五所以獲十朋之龜與兌故說以益上變震爲動爲躁故語以貞而戒其征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九居二而曰貞者以其位中故也中以爲志不矯不徇夫故能益上而弗自損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卦所稱損剛益柔者以損三益上言也三本乾之三陽與初九九二同行者也乃損而爲陰以益上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九三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於是乎剛柔偶合以相翊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夫人兩相與則嵩益之以三則疑生疑生而損基之是以君子貴致一爲君臣一心國必治兄弟一心家必昌將士一心戰必勝獨天地男女乎哉曰三曰一亦借象以著義不必泥人言否則君无羣臣夫无媵子繫辭以絪縕搆精言一亦可想已三人位故稱人兌爲朋友故稱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獨一人爲得者以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當受益者也而曰損其疾者何彼其能受人之益而後疾損也益之者誰初九是也遄即初之遄也四苟吝受初欲遄往得乎故遄者初也使之遄者四也四能

使初遄來則疾之損速矣不亦喜乎凡陰陽不平則疾生四以陰居陰乘承又陰乃所由疾也而得初九之陽以療之茲所爲損而有喜乎若四者眞所謂善補過者也故无咎艮爲離火焚山疾象而得兌澤以濟之損疾象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无疾固可喜也疾而能損復於无疾亦可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龜神物能知吉凶者也十朋之龜最大而靈蓋象聰明

之至也六五中順居尊虛己以受天下之益其益无方故若或益之以十朋之龜使其明晳煌煌察虛盈變化之幾晰安危利害之自於以決天下之疑而默成大業于无迹有雖欲違之而不得者葢合千萬人之見以爲見合千萬人之明以爲明此其智之所以如神也以莫知所從來故曰或益之以无心於得而得也故曰弗克違益之以土宇版章其益幾何益之以慧知明通此其益殆非思議可及矣吉何如之兩貝爲朋元龜背文二十貝故稱十朋離爲龜損益總象類離故皆稱龜艮爲巽卦變中孚秉光明之德而行以巽且感孚於天下故來十朋之益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夫人之益也必有自大五之元吉莫知或益之意者其自天祐乎思或啟之行或翼之葢有神感而神受者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受三之益者也益而克故能以其所以益我者還益之善之以其所自具旣以與人己愈有利之以其所各足旣以富人己愈多此所謂拂損益之也益而不晉庸何咎豈惟无咎夫且貞吉夫且利有攸往舉象辭之美悉屬上者以其成卦之主也三亦成卦之主獨屬上者以受益者言也臣指三陽臨陰上臨下故稱臣家非獨以貨產言學與行自成一家者皆是我一有家則家以外悉非我有矣視人之技若己有者必其无他技者也得臣无家之旨深哉上九曷能爾損之又損以至於无也艮爲門家象變坤臣象故曰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弗損之益其益无方此所以大得志也曰大得志總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括言之也

䷩ 巽上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之爲卦以益下名也上自損以益下下必心悅而歸之操斯以行曷往弗利豈惟履順卽涉險可矣要之卦才本自有利義故彖傳錯舉而釋之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自上下下卽指四下初言以其益下也則民說以其下下也則道光此所以名益也下下卽以貴下賤義巽震皆木也木主生益下之道生道也操生道以御世何險弗濟故託象於木之涉川以明之乾施四於坤而坤得之以成震此天施地生之象也曰无疆曰无方要總明益利之義與時偕行義與損同不言盈虛承損言省文也然則益下亦以時乎曰益不以時惡乎繼益而時乃克常益惟天之益萬物也亦以時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六子曷不益萬物哉乃獨歸之風雷何也水火山澤祇克給聚萬物必散之動之乃後增長故曰風雷益君子法風雷之烈迅以自益要惟見善則遷无少逡巡有過則改无少係吝不烈不迅而能日益者罕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一爻乾所施於坤而成震者蓋管生物之樞而主益下者也當初四之未易本否象乾坤始交而成益則轉否爲泰實惟斯時苟不能大有作爲置天下於乂安長治之域後雖欲爲之死及矣故曰利用爲大作如均

田正賦以厚天下之生建學飭紀以正天下之德建官分職以經天下之治布兵設險以衛天下之寧皆所謂訏謨遠猷開天下以无疆之益者也吉孰大焉雖若不能與天下休息乎无爲寳乃以佚道使之夫何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夫至於大作非能以天下恬愉者然乃稱元吉无咎何也下民賤且愚彼自不能以厚事上不大作而爲之所則下何賴焉作乎其所不得不作故吉且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以中正柔順之德而居益府又降而比大作之賢蓋虛已以來天下之善者也故若或益之以十朋之龜牖其聰明四達沈幾先物爲天下決大疑定大業有雖欲違之而弗得者彼且輿惠心之主應永貞以代終而弗敢成也不亦吉乎有賢如此所謂神明之主也王用之以享上帝則王且並受其吉亨非獨以祭祀言書不云乎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籲俊尊上帝蓋帝臣不蔽是乃所以享帝也二與五中正交慶故昇用至此帝出震而齊巽者也二居震而應巽故於此

發享帝義益之二損之五也故辭同卦變皆中孚故皆稱龜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自外來釋或字意謂莫知其所從來也正與自上祐同義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天下有順而益之者有逆而益之者益之用凶事所謂逆而益之者也曷言乎益之用凶事如兵凶也然而用之以定亂則民所恃以綏也刑凶也然而用之以懲奸則民所恃以和也茲不亦所以益之乎庸何咎六三懷益下之心而處動極故其象如此然至於益之用凶事非其心之孚于民不可即孚矣而非行之以中亦不可有孚中行則執此以通誠信而告成於公上可矣如皐陶明允欽恤制百姓于刑中而舜信以爲四方風動時乃休則此爻之徵與三四以一卦言乃在中故皆稱中行與中行獨復同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言固有以凶事益者恐人知順之益而不知逆之益故

解之爾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益之六四則損之六三也皆以身爲益者也六四懷益下之志而以中行彼其告公必見從矣故利用爲依遷國初九本陰也六四本陽也而相易也故初九爲遷國也四自損以益初則初九之遷六四資之也故初九利用依我而遷也然遷國亦是借象管仲之遷實依鮑叔子產之遷實依子皮以鮑叔子皮告公從也以二爲享帝之吉占四爲遷國之吉占非不是然泥而論之則不察於立象盡意之旨矣巽變乾巽而能健是以利用爲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所爲告公而從者以其志於益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下之心惠心也大作如初永貞如二中行如三四是皆心乎下者也九五陽剛中正懽然相孚推心而任了无疑貳苟利於下聽其予而不問下且受益无疆矣吉何如之我有孚惠心臣亦且有孚惠我德匡我以仁翊

我以義使我德浹於天下則所謂惠我德也上之惠下
也不貴以跡貴以心下之惠上也不貴以姑息貴以德
故上曰惠心下曰惠德勿問正應告公何下必告公臣
禮也上直使其勿問此所以爲孚也變艮卦爲頤頤養
賢以及萬民亦惠心惠德義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有孚惠心又何問焉衆惠我德乃克大遂我益下之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處巽之成夫固躁進躁退者也又當益極極則變益

下之心且變而爲損下矣故爲立心勿恒之象夫民所
爲益上者謂其恒益我也立心不恒則衆莫益之且或
有擊之者矣不亦凶乎益之上六卽恒之九三皆以巽
比震故辭同噬損極弗損益極莫益此可深長思矣巽
爲坎入於險亦擊而凶象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屢孟作偏晁本從之最是莫益之謂死一人益之
者以言乎衆心之皆疾也故曰偏辭自外來謂不知其
所從來也偏辭釋莫字義自外來釋或字義意旨自明

䷪ 兌上乾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

陽長至五勢必盡一陰而夬之故其卦爲夬郭京舉正
夬下脫亨字以五陽而決一陰亨可知也然一陰乘五
陽又且近五蓋小人之肆于君側者可易決哉必羣陽
心孚相號警以危厲庶克乘間而決之乃其決之也必
自彼所邑諷告以勢之必克而決之不可後使其黨離
而自潰則得矣必以武震非利也何者君側非用武之
地也然陽長至是陰之必決勢也一陰不盡何以成乾

獨貴懼而好謀耳寧容止哉五互乾又尊位王庭象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
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
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郭京舉正和下脫乃亨字健而說故決而和也決而和
乃其決所以亨也剛決柔何貴于和柔乘五剛方且揚
于庭故必危乃光也夬尚剛武然不可施之君側則窮
矣故惟是告自邑也不利卽戎然必往者陰盡決剛長
乃終也不容不決又不可以戎決故決而和乃亨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之氣上騰於天勢必決而爲雨露未有積於天而不下者故君子法焉以施祿及下然上之祿下非以爲德也以天下之貢賦祿天下固將以安天下也如居以爲德夫且有靳而不輕施之意則何以鼓舞賢才而安天下此君子所以忌也忌之爲警深矣夬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以健銳而當夬初蓋少年新進之豪不勝嫉邪之心急於一決以快志故爲壯于前趾之象彼其志要以決去

小人非咎也然使決而不勝適乃貽害于國家故告以往不勝爲咎蓋欲得其必勝之算而後往也舊謂往必不勝亦不察于辭旨矣大壯之長則爲夬故夬初與大壯之初同前趾謂前往之趾也變巽爲躁卦變大過過於擯陰而動以躁亦壯趾不慮勝之象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能无咎乎此正釋往不勝爲咎意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吉以其不用壯也故爻不言壯乾爲離健而明於幾亦不過用其壯之象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四陽惟二中故獨得貞吉九居二不正曰貞吉者以中也玩未濟九二象傳曰中以行正也義更顯然矣凡九二言貞者悉倣此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勢益進又處健極剛而不中過於壯者也故聖人爲之戒曰夫惟小人乃用壯君子且不自知其壯寧肯

用哉苟用壯雖貞亦厲如羝羊之觸藩而羸其角耳壯羊三歲爲羝羊之最壯者羸古與纍字通盖觸而罣其角於藩也變兌故稱羊震爲竹爲葦故稱藩健而行之以說亦用罔之象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句法與君子好遯小人否同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剛長之首統率諸陽以決陰者乃能以剛居柔壯而不過貞之道也吉又何悔矣藩決不羸承三言也三

才剛矣體健矣方操大臣之柄協衆陽以決一陰乃惕
然如臨大敵號羣儕以交警何其愼與此無他位柔履
中變而離且明於幾故善用其壯若此雖然警欲靜愼
欲不葸卽小人陰謀不測卒起意外之變若暮夜有戎
然則吾固有以備之而又恤焉毋乃擾吾神而驚衆乎
葢至於勿恤而識滋宏矣上六陰也故象爲暮夜爲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警而靜愼而不葸非得中道者孰能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三雖獨與上應然以剛居剛又乾極是能夬而又夬者
聖人獨懼其不中也故爲之戒曰與小人處而壯于頄
面凶道也何者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
矣君子誠有夬之之心則雖獨行與其應爲交至于和
洽而成雨跡若爲所濡衆陽且有我慍者而我固无咎
也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夬也頄面顴也三乾首故
象頄上六兌主故象雨以其適値而非本心也故稱遇
本非濡也而跡類之故稱若衆或覩其跡而不察其心
也故稱有慍健極故有壯頄象變而純兌兩情交說故

又有遇雨若濡之象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惟其夬夬於雖若濡有慍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上六九四之所謂臀也困之六三據于蒺藜故初六臀
困于株木夬之上六見夬故九四臀无膚皆謂其同體
之末者爲臀也四雖剛而位柔不忍於同體之夬故其
行次且而不果也夫當夬之時利用決者也乃且承之
以次且能无悔乎必奮而自克與諸陽牽引而進悔乃
可亡柰聞言不信卒於次且則悔之不終亡也惜夫羊
善羣者也大壯曰喪羊夬曰牽羊皆以羣陽言兌羊象
變坎坎爲耳故稱聞坎爲險夫入臨險必次且故此爻
與姤九三皆稱次且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剛故決柔者也剛而位柔故次且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㒵䌷木作莧爾意陸蜀才同虞木作睦以兌說有莧
睦之象曰莧睦夬夬葢以莧睦而行其夬者所謂決而

和者也故稱中行焉然止曰无咎者何人臣而不得直遂其夬者爲其𥈠于君也君又何忌乎毋亦始惑其說而𥈠之已格於義之不可乃託於莧陸以夬爲故止於无咎而已傳義從荀爽本作莧陸殊誤變震爲威武故能夬而自兌故爲莧睦夬夬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行而僅稱无咎者以爲雖中而未光也苟其知大光必不𥈠于始矣何以莧睦爲乎

上六无號終有凶

无號者謂不復孚號以儆備也小人之藏禍心也甚烈而其伺隙也甚巧若以其勢且盡也而忘儆備則一星之火猶可燎原故稱終以戒之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當夬之終不可使一陰之復長也一武三思不去而五王之禍且烈聖人之爲戒深矣味有凶與不可長句故知聖人不爲上六言而爲夬之者言

☰☴姤巽上乾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方其純陰也卒然一陽來復故曰復亨其反也方其純陽也卒然一陰來姤故曰姤訝其遇也一陰始生遽稱壯何來而信勢必反壯也女壯則男弱欲杜其侵必絕之始故曰勿用取林甫進而唐禍丁謂進而宋危噫可懼已據郭京本取下無女字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夬一陰也姤亦一陰也夬曰剛決柔主剛也姤而主柔何陰方長也月建午曰蕤賓則陽固爲之賓矣曰不可與長者何陰長則陽消故必杜之其始也姤者乾之末坤之始故曰天地相遇月至姤則品物咸章之候也繫不云萬物相見乎離與剛二也中正五也明良相遇何治弗達故曰天下大行也造化以姤亨治以姤行姤之時義詎不大必執女壯之說以少之則固矣按郭京本勿上佚女壯字取下無女字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降物无不遇水遇之則波谷遇之則鳴木遇之則撼草遇之則偃故曰天下有風姤后宰四方之民安

佹一一而與之遇惟是王言一布而萬民莫不鼓舞於
下則后之所以姤四方也月令以夏至之日施命令誥
四方發此於姤若與閉關之說應亦奇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子夏易作鑈絡絲趺也絲之繫于絡猶女之繫于男
也故以爲初繫男之象初巽主也巽爲繩故稱繫九二
互乾故稱金柅初六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既合不貞又
捨而之他謂從一之義何故貞繫二則吉往則凶羸豕
牝豕也豕豭強而牝弱故稱羸孚孳尾也一陰方長巽
性且躁譬羸豕雖與豭孚尙蹢躅不寧示不可以既繫
而忘警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即繫意幸柔之遇剛則牽故爲金柅繫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也巽爲魚故初六稱魚二與初遇而姤矣豈能
復逸而之他乎故其象爲包有魚當姤之世民无定主
近而先者則得之寧論應否哉嫌若涉咎也故稱无咎
初本四之應也二既主之則四爲賓矣故曰不利賓變

艮爲止有不他及之象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陰從一者也故義不及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以姤之初六爲夬之上六則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故
其象同九三之所謂臀者初六也初六而既繫于二矣
故无膚度難奪人之所繫故其行次且而不果當姤之
時誰不幾一遇哉彼所次且者格于勢也故雖危无大
咎變亦坎故稱次且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初既爲二所牽三雖急進无當也次且其所矣庸何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既已失民起而爭之則凶秦民歸沛公矣而項羽猶爭
此其所以刎也魚謂初二近之故得四遠之故失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以用也杞謂二瓜謂初初與二均是巽木初柔也故稱
瓜二剛也故稱杞瓜之爲物也得所附而後止不得所

附則攀援而求无所不至故授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
之而瓜之蔓止於杞矣九五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勢將
至於剝盡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此治姤之微權也夬
制陰於方長亦難矣乃不以決而以包其包也又不自
以而以人此其蠶幾默運天下見以爲恭已無爲爾矣
而孰知其制之神與故曰含章若然者造化亦爲我轉
移姤之勢且變而爲乾矣故曰有隕自天五月瓜始生
故取爲姤初象乾爲離健而明故其神於用如此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陰長則陽消天之命也不委於氣運之衰必思所以挽
之此之謂志不舍命志茍不切則慮之不深而幾露即
含章而知其志之不舍命也非九五之中正其孰能之
上九姤其角无咎
角剛而在上之物故姤晉上九皆稱角姤其角者以是
爲姤也以角爲姤物之所不樂遇也能无吝乎然不睢
于陰亦不失自守之貞故无咎變兌爲羊兌上故稱角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剛進而不止故窮窮故吝

䷬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陽居五五陰比之故曰比陽居九與四四陰萃之故曰
萃萃下馬鄭陸虞本无亨字故彖傳不另釋假感格也
王假有廟謂王者以萃道假之也蓋必萃己之精神而
後可假祖考之精神也物之萃必得大人治之乃克寧
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不以正終必潰故曰利貞當萃之
時享祀不豐非孝也故用大牲吉既萃矣不進求所以
富之教之無爲貴君相也故曰利有攸往蓋比猶天下

初附之會萃則明良合德人物豐盛此王者立廟致享
大定經制之時也故其象如此上爲宗廟爻又陰廟象
五以陽承之王假象坤爲牛大牲象大人與貞皆謂五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按郭京舉正亨下有利貞字彖傳類舉全文當是佚也
彖本兩利字傳合而釋曰聚以正蓋謂惟大人能聚天
下以正亦惟聚於大人爲正也當其聚也天實授之以

豐祀之資與有為之時故曰順命使損而大牲剝而往則逆矣凡不期而聚者其必至之情也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水之聚也水聚而無防必潰人聚而無防必爭故君子觀象于萃以除戎器而戒不虞蓋安不忘危之意也所繇與觀兵者異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應陰陽相得孚其所矣然而不終者意其疑主之臣也不知四與五同德盡萃人心以効之五者故告之曰若之孚而不終乃實自亂乃萃若誠號四四必與若一握手為笑萃而効之五矣焉用恤第往之四必无咎蓋以萃四即所以萃五也故堅之坤為震動以順也故往无咎四兌為說笑象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四之亂乃萃也起于疑故本諸志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以柔順中正上與五應能牽引二陰以萃五吉道也

雖比陰何咎矣禴夏祭主聲禮之薄者也以孚若二五心心相結焉用飾故託用禴以表之變坎為信亦孚象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初萃而亂三萃而嗟二中故不變不變故能引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本萃于上者也以陰聚陰雖聚弗樂抑且不足與有為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當萃之世要以利見大人為正尚往因四萃五乃无咎雖困而後復亦小吝矣然斷以大義可也兌口嗟象以萃兌而嗟故兼言萃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連四五互而成巽故曰上巽巽而不忤此所以往无咎也孔子此爻明以互體示人矣

九四大吉无咎

當萃之世弱之必趨強闇之必依明勢也九四近臣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咎所伏也以其體兌能部率三陰之順以萃五故為大吉无咎象人臣任天下之重安能避得眾之嫌而不結人心要其志之歸于主耳故聖人特嘉此以堅重臣之志然曰大吉无咎亦謂必大吉乃

後无咎變坎卦爲比比四比賢以從上義正相合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乃後无咎何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之心也此位字與萃有位相應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履君位而得民萃何咎乎獨有四以分其萃五不得專故爲匪孚象然五故有元永貞之德要之未孚者終必孚也故悔亡此之元永貞稱于象而萃稱于五以別四也聖人之謹嚴如此兌爲震和而武也本自陽剛中正又和而武故稱元永貞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何以未光四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陸本无志字是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陰柔无萃人之德而乘五上此危地也知其危而憂之則猶有善終之道故无咎比之上六无首凶萃猶得无咎者則體險與體說異也齎咨兌口象涕洟兌澤象變乾卦爲否亦齎咨涕洟之會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謂不安于五上也

䷭ 坤上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與萃反對萃三陰在下升而居二陽之上故曰升抑亦以木生地中而名也夫升未有不大亨者德進則道尊位進則化會木從地升生理暢達亦自有大亨之象五以柔居尊非得剛中之賢佐之曷以成治故曰用見大人慮其嫌於陽進也故告之以勿恤巽東南之卦也由巽之坤行必自南故又爲南征吉之象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夫升必以時也然而常自柔得之柔心之人和而不忤徐而善藏故能量可而進不失其時此柔以時升之說也巽順柔道也而能應乎剛中乃所爲善用柔也故勸以見大人諭以勿恤以剛之進爲柔之慶也能以其柔而用剛此志所以行也論易者專貴剛而賤柔亦不察於柔升之旨矣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性升固也然必生地中而後升則以坤德之順能遂
其長也故不曰木生地中而曰地中生木君子察焉以
順其德之自然故能積小以高大拂其眞機而助之長
必弗然矣諸家不晰于順德之旨且改順爲愼殆亦觀
象之未審與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巽主居下僭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
允矣升則爲梁爲棟故大吉傅說起版築而逢恭默思
治之主用克霖雨天下其斯爻之徵與變乾爲天升而
天升之至也卦變泰卽拔茅彙征之爻亦升而吉義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謂坤也而爲坤之主者五也或主二或主四盭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剛中五應之何其孚也既孚矣焉用以文事之故雖
利用禴无咎義有所當爲則遂事而不嫌於專上有所
重發則銜命而不嫌於悖此用禴之義也巽而爲艮巽
以承君而不過故其象如此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臣之事君必待委曲以承之志必有所不盡行若至于
孚用禴而後喜可知也

九三升虛邑

坤爲邑陰虛故稱虛邑三德剛體巽升而輙値坤順如
入無人之境莫之或格故爲升虛邑之象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虛邑猶莊生所稱虛舟觸虛舟故不怒升虛邑故無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當升之勢然乃
安其分而不升變夔焉以順事主此文王所用以亨于
岐山之道也吉又何咎矣變震卦爲恒巽而動久道化
成亦亨吉義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玩順事二字亨岐之義自晰

六五貞吉升階

五君位也升而至五則踐祚之象也故婉其辭曰升階
升階吉矣必曰貞者以不失臣節而自升乃至吉也若
舜禹是已卦變渙亦享帝立廟之象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吉非當天下謂得大行其志於天下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而至五極矣上妄所復升聖人於是乎發冥升之義冥者杳然無象之謂所稱於穆不顯者是也故繼之曰利不息之貞由善信以造于不可知則存乎不息爾矣上以陰居陰超然事外則固有冥之象故豫之上六曰冥豫升之上六曰冥升卦變蠱蠱之上高尚其事正所謂冥升者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化也猶爲道日損之意消而至不富則空空之境矣此升之至也故揭在上以明之

䷮坎上兌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曰屯曰蹇曰困皆以坎名也然而莫若困甚者坎在內也坎在內欲動如屯止如蹇不可得也解與渙坎亦在內然得雷而動得風而散水在澤下則涸之象也故名困困而言亨何謂其困而能亨也困而亨非貞弗能也

故曰困亨貞惟大人爲能出天下於困而卦二五皆剛中故曰大人吉无咎當困之時則惟是修德沈幾以需時徒逞其辯才以炫以媚誰其信之兌爲口言象坎有孚信象坎兌相違故爲有言不信象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陽爲二陰所揜而以坎陽處兌陰之下則又揜此困所由名也困而曰亨者以其處險而說也處險而能說此其中必有不爲困困者矣困而不失其所亨非君子

其孰能之此象所爲稱貞也諸陽皆君子然能不爲困困而未必能出天下於困出天下於困者大人也剛足以除天下之奸而不枉中足以和天下之志而不激此所爲言无咎也雖然尚德則亨尚言則窮是故君子危其行而遜其言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流下者也水在澤下則涸澤也故曰澤无水困君子不得其時猶澤之無水也命值其困吾且柰之何哉惟是志在我我自握之天亦不得我制故君子委其困於

天獨遂吾志焉爾矣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胥謀以致命爲授命則困未至危也何遽以命與人耶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捭九二者也捭非一人所能故初六之捭夫二必
將有待于六三六三則其所謂臀也臀得其所據而後
身能有所爲今六三之所據者蒺藜也則臀已困于株
木矣而其性險暗方且捭剛未艾如人之入于幽谷而
不返故雖其配欲拯之猶至三歲不得覿初六本欲困
君子者也究之乃以自困噫可戒已坎多心之木變兌

爲毀折故稱株木三乘二故爲所困坎爲陷爲隱伏初
坎窞也故稱幽谷歷三爻乃至四故稱三歲不覿坎爲
兌正所謂有言不信者宜及此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郭京舉正不明上无幽字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大臣也處於大官之奉不得不勞心焦思以圖出
天下於困故爲困于酒食之象而上倚任方殷夫且被
朱紱以就問之此衆所視爲榮而二見之以爲困者也

以彼爵禄榮寵之不知緦緦焉惟出天下之困爲務此
其精忠耿耿眞可格天地而感鬼神故利用享祀非然
者曷以薦信以其前行遇坎窞也故又設征凶之戒然
人臣鞠躬盡瘁安可以成敗論也故又申之曰无咎坎
爲酒食變而坤夷險爲順故朱紱方來卦變萃假廟用
大牲吉故利亨祀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爲天下之困困而能以天下慶何以能爾中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謂四兌錯艮爲石蒺藜謂二荀九家易坎爲蒺藜六
三上捭四下捭二不知石之堅不可觸也而觸之則困
不知蒺藜之刺不可據也而據之則益困困而至是軀
命莫必彼其妻且不得見何凶如之嗟夫三亦何樂乎
以困人者自困哉坎爲宮坎中男兌少女則上爻於三
爲妻而兩陰不相應故爲入其宮不見其妻之象變巽
卦爲大過澤滅木三且棟橈亦與此爻合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曰乘剛則知蒺藜之謂二知蒺藜謂二則知石之謂四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牧伯之臣得操斧鉞以糾王慝者也曰擁其兵車執掌四方欲燕息而不可得故爲困于金車之象而曰來徐徐者待閒而動未敢遽也蓋亦有不得已焉者矣以其靖奸之不勇不能无吝然而卒執掌兵車以出天下於困亦可謂有終者也兌金象變爲純坎有孚心亨行有尙故其象如此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跡雖徐徐乃其志在拔民于坎也以剛居柔故以不果致吝然與二五合志故克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以剛中之德履帝位覩小人之揜君子能無蒻乎然而不欲盡法也使其知戢則已矣故示之以劓刖劓謂三刖謂初君人者當世之困豈得高拱而晏居必旦未明求衣日進羣賢討求所以出天下之困而之亨故爲困于赤紱象憂勤如是乃徐有說蓋先憂後樂之義也操是可以薦信于天神人鬼矣故利用祭祀赤紱君臣同之朱紱則獨君享獨以享上言祭則普矣義各有

當也位在君臣故稱紱初三體坎坎爲刑故稱劓刖五體兌故稱說兌而變震兌爲巫震爲帝出故稱利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王者刑期于无刑而至劓刖志豈得哉乃所以能先憂後樂者以中直故也玆其受福之基與五獨言福者即二之祀亦爲五祈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非揜剛者也然爲三所縈纏結不解故爲困于葛藟之象人實揜剛而我縈之得無并受其禍此不亦臲卼之勢乎上六之縈而不能去者則疑慮之過也曰不可動動則有悔而不知其疑於動乃所以有悔也惟翻然舍而去之之不困之地則吉矣易其所爲揜剛者以承剛則所謂不困之地也葛生于下其藤蔓而上附故以爲上與三纏結之象困而說故爲曰動悔之象變乾乾行健故又有征吉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不察禍且及己而縈之則慮之未當也惟動之悔乃有

惕惟是行之爲吉要亦因困極有通義故開之如此

䷯巽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爲木爲入木入水汲而上之井象也故名其卦爲井

按郭京舉正卦名下脫亨字井固自有亨道也古者建國邑必因井泉之便有遷邑无遷井故曰改邑不改井汲而不竭注而不盈故曰无喪无得汲者絡繹不絕故曰往來井井汲水幾至繘尚未出井而羸敗則凶之象也夫聖人何取於井而諄切乃爾蓋借以語性也天地萬物可改而性不可改此改邑不改井之說也性无增減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无喪无得之說也前而千百世之既往後而千百世之將來无不取足於斯者往來井井之說也然必參之至徹而後爲我有苟得一知半解曾未大徹而止則猶自棄故託汔至未繘井而羸瓶以警焉意深切矣不然何以曰井德之地又曰井以辨義井與困反對巽爲邑困之兌今改爲巽而坎自如改邑不改井象巽爲繩繘象互離爲缶瓶象兌爲毀折羸象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按郭京舉正養而不窮上脫亨字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字養而不窮正所以釋亨義乃以剛中則總改邑三句而釋之汔至四句直貫下謂未有功而敗其瓶是以凶也或曰剛中語性乎曰此聖人以象釋彖義然訓性爲剛中亦可以其不櫝命之剛可也以其不倚命之中可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凡大象取義象與彖異曰木上有水非巽乎水而上水之說也蓋甃井者必以木橫其底故曰木上有水井夫水者天之所生也甃而底之木以儲汲者人也故君子察焉以勞其民而勸相之勞者稱述其勞而慰諭之也勞而勸以其力之所及又相於其力之所不及夫民是以引養而不窮此君子所以贊化育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固源泉也然而泥滓不可食初六陰柔居下而无應則棄而不用之井也泥滓不渫誰其食之北方謂轆轤

之軸爲禽所以運繘汲水者井旣廢併轆轤俱廢矣故
曰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夫人本心自有源泉不自濊治
以致民養豈不惜哉故聖人設此象以示儆云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時舍以無應言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井谷莊周所稱缺甃之崖是也鮒井中之魚若蝦蟹蝌
蚪之屬井久不汲故生此而泉從缺甃下注之急而若
射故曰井谷射鮒甕汲器漢陰丈人抱甕以灌可徵也
九二陽剛本具可用之泉不能上出濟人顧下射鮒者
以所汲之器敗壞漏泄不能提攜以出故嗟乎此豈井
之罪哉可惋嘆已巽爲魚鮒魚陰蟲蓋謂初二互兌兌
爲毀折敝漏象巽下也伏也變艮爲止下伏而止井不
汲也然且入故象射鮒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正釋甕敝漏之義二五不相應故稱无與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陽剛得正當井之中去泥遠矣此井之潔者然猶

未出井上故爲井渫不食象天之生賢才也不數乃使
厄而不用能不爲我心惻乎我者作易者自我也蓋公
辭也憐才之心无已故又申之曰泉若斯可用汲矣使
遇明主而汲之后與賢且並受其福奈何不福賢以自
福哉必曰王明者賢者在下闇然而不自露又且介特
莫爲之揚非至明不能知而汲也蓋聖人之致望切而
寓感深矣巽爲潔齊渫象變坎爲心病爲加憂心惻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謂井渫不食卽行道心惻感思得于明汲之庶幾並受
其福耳懼人謂井之自惻也故稱行惻曰求王明蓋表
天下望君之心也以爲三自求者誤矣
六四井甃无咎
泉動而實者也井靜而虛者也故卦三陽爲泉三陰爲
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
不失正故曰甃甃於井所以禦汚而全其潔也才雖不
足以養人然養人者賴之而潔故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无咎非謂甃也謂夫甃之者也故釋之以修

九五井洌寒泉食

剛居剛故稱洌坎正北方之卦故稱寒泉洌且寒至美也然日出乎井上則旣汲而食之矣故曰井洌寒泉食此王者以其至德而養天下之象也變坤土作井故稱洌坤者萬物之所致養也泉而食乃克致養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王中心无爲以守至正乃可以養天下故託象以發之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井欄也以是收口也故曰收勿幕者公其汲於衆也

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天下悅而孚之矣此乃所稱井養而不窮也故以元吉歸焉上六賓師之位也公其德於天下天下心悅而誠服尼父以之處井上極收象陰耦勿幕象坎爲信又上與三應故稱有孚坎爲信亦孚象變巽爲行權德孚天下而可與權故能養天下而不窮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濼矣甃矣洌且食矣必至于收勿幕乃稱大成者井以上出爲功也

䷰ 兌上離下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之爲卦王者革命改政與天下更始之卦也己于名十干歷己而庚庚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己日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不卽孚浹日乃孚乃難辭也王者與天下更始甄陶一世此其德殆與乾同故亦曰元亨利貞革之不能无悔固也若湯之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是也然革乎其所不得不革故悔亡革義象傳具矣然夏變秋火爍金亦革象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

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是曰相息革象也二女同居睽矣況中少紊序志必攜亦革象革而人始信之故曰己日乃孚文明之德本足以化成天下又出之以說此所爲大亨以正也革若是其革乃當故悔亡天地聖人之革皆以時革之時詎不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火旺於離遇兌而伏火伏澤下此澤中有火之象也當

此之時陰必革陽秋必革夏故曰澤中有火革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厯明時夫厯先王所以厯日月星辰之躔次授民時者也顧歲久不能无差差必治焉以求其合厯不治則時不明時不明則上失政民失事是以君子重之也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厯而革卦之序正當四十有九亦見易道之妙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之而起水面文選海賦亦曰陰火潛然則澤中固自有火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本皮也去其毛爲革則其稱革也亦有變革之義黃中色牛順畜初九陽剛本有可革之才然處革初而位下此其時不可以有爲也則惟用中順之德變其文采遵養時晦以自固爾矣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殆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象矣離明於幾者變艮爲止當革之初見幾而止故其象如此離牛象於爻爲地故稱黃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文明中正利用革者也而承以柔順儻乎不敢萌革之心久之天與人歸然後不得已而革之故爲己日乃革之象以此而進此革之至吉而无咎者也若舜禹是已變乾君象乃自離日固以時升者也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惟無心於革而革故行有嘉行嘉即貼征吉无咎言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三居下卦之終勢且進上進則爲改命之事矣故征凶然當革之時不進則危道也故貞厲革言三就後者衆也有孚心後也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雖欲已得乎變震爲威武卦變隨天下隨之者也當革之時明而威武天下我隨故其象如此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義當進革无所逃避雖凶且危何暇顧矣此孔子決之之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離下卦而進上離改兌夏改秋故爲改命之象而以象所稱悔亡歸之衆心既孚正所稱順天應人者也故曰吉變坎爲信有孚象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釋有孚孟子論湯之事天下信之卽此信志之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四既改命則正位乎五矣聖人在天子之位剏制立法與民更始禮樂明備煥然一新故曰大人虎變乃眾志自三四既孚矣故曰未占有孚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為虎君子為豹兌虎象夏革而秋則希革變為毛毨其文新而澤虎變象變震為帝出為雷帝出而雷動萬物更新亦大人虎變之象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從革者也君子小人皆承大人之虎變而自新也其君子抒其素蓄潤色鴻猷如周公制禮作樂以定百年太平之基何其盛也不敢比於君德故稱豹變小人卽不能禰向也而今面周心悅誠服无復背叛此革面之說也化而至是猶思征焉則凶之道也惟居貞乃吉如周之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示天下不復用兵則所稱居貞之旨也變則兌為乾夫至使君子小人皆革而能斂諸寂非說以使民而廓乎天者其孰能與之
象曰君子變豹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大而文疎豹小而文密則君主要臣主詳之較也曰順從君則心革可知已

䷱ 離上巽下
鼎元吉亨
鼎之為物端而重凝而固大而能容用之烹飪以供賓祭于焉享帝于焉養賢蓋天下之神器也古人取之以象大寶之位故其卦直曰元吉亨與大有並无餘辭象取木火是矣要亦互乾金兌澤有鼎釜烹飪之象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凡卦皆象也獨於鼎言象何謂以卦象名也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而以木入火則又亨飪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言乎其用之鉅也道非巽不入非聰明不達巽入矣而

耳目聰明則達天之器也離爲目兼言耳者五鼎耳故
也六五乃革之六二本居下者也反而爲鼎則進居尊
位又得中而與九二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
剛元亨句恭通亨帝而下總結之按郭京舉正帝字下
脱而大亨三字當從之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麗木上凝於烹飪而不去者也故曰木上有火鼎昔
大禹鑄九鼎遂以爲傳國之寶歷殷及周成王定鼎于
郟鄏卜世卜年焉故君子觀于鼎以正位凝命乾九五

曰乃位乎天德鼎之正位卽正此天德之位也以斯德
而履斯位是曰正位位正則革所改之命凝于此矣故
鼎次革而象稱凝命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居鼎下故曰趾上應九四則顚矣然當其初鼎未有
實舊否穢之積因而出之以致潔詎爲悖哉天下惡乎
然固有不然而然者惡乎可固有不可而可者如妾非
儷之正也妾得其人夫且以其子无咎苟能誨穀何必
出於嫡哉是故君子貴因而惡執初陰而下妾象巽入

能敎象子謂二陽也鼎中實若女之孕然故稱子變乾
爲大爲尊卦變大有大而尊然且有衆貴象乃自巽初
子貴象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貴對否言將實以珍饍不得不出其否也然曰從貴并
以其子无咎釋之矣貴善其子耳妾何病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易以陽爲實九二陽實居中故其象爲鼎有實此大臣
之有才德而任重者也而六五方且應之不惟疎遠者

疾雖與我密比爲仇耦者亦且有疾心矣傾君子不能
使人之不我疾而能使疾者之不我能卽則以其剛中
自守彼不得而乘其隙也夫人之與我仇者勢易我卽
也能使仇之不我卽此豈易及乎哉若而人者國倚以
安民倚以奠吉何如之仇與詩好仇之仇同謂初陰也
近而不相得故疾變艮爲山風雖蕩其如山何故爲仇
疾不能卽之象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應五而比初惟其所之然旣有實矣之初則顚故不

可不慎也慎之使不我能卽雖仇何害故終无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耳五也言於三何三木之極也其應火之極也而皆過中木火迅烈鼎中騰沸並其耳熾熱而不可舉故爲鼎耳革之象物皆以足行鼎獨以耳耳既革故其行塞雖有雉膏之珍不見食矣此人臣之有才德而過於激烈以自塞者也雖然以剛正而遇柔順之君必且陰陽和而雨向者之悔且虧矣故終吉變坎故稱雨互離爲雉坎爲膏故稱雉膏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者裁也木火過烈不知所以裁之故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實至四鼎盈實重此大臣任國家重柄之象也九四才若剛而明然其心不中正徒倚其剛愎小慧適足以敗事而亂章而況託重陰邪之徒此何以勝任哉故其象爲鼎折足覆公餗餗卽雉膏之屬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國家既敗身安能逃故曰其形渥形渥古易作刑剭謂不于市而適甸師氏也新唐史元

載以罪誅贊引易稱鼎折足其刑剭此明徵也離爲艮火焚山敗其實亦鼎折覆公餗之象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事君必先資其言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今乃至覆公餗信何如哉益傷其不自度也感慨深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居鼎上中虛而對植耳象位中故稱黃變乾故稱金鉉所以舉鼎者也謂上九然乃繫之五五用之故也五虛中能受又得陽剛師保之臣以佐之故其象如此必曰利貞者執中不貳無違師保之訓玆乃克凝命而固鼎離爲乾大明中天玆用得知臨之宜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非鼎實中德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一陽橫亙乎鼎耳之上鉉象夫鼎豈有二鉉哉而金玉異何玉不可以爲鉉必金鉉而飾以玉也當其烹而薦也所恃以舉者在力故言金既薦而藏于廟則表其貴重爾矣故言玉何言乎玉鉉剛而位柔如玉之溫潤而

賁然故借所飾以贊其德也以位言則五剛而上柔以才言則五柔而上剛飾保在上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則咸有一德克亨天心旁招俊乂敷求哲人用祈邦家于永康故大吉无不利離爲震卦變恒則以動久道化成宜其吉爾也五亦言鉉則用鉉者五贊鉉卽所以贊五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上下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陽伏二陰之下必奮動而上故其卦爲震象爲雷雷旁地一聲凝者散鬱者舒此爲亨也虩虩驚顧狀啞啞不敢肆聲狀震來未有不虩虩然恐者致福之基也笑其所矣福以恐致雖樂而不失其則故曰笑言啞啞乾爲君坤爲土分乾之一以主坤土百里之侯象故傳曰震爲諸侯諸侯政教號令能如雷之震驚百里使其民皆惕然不敢爲非則所爲錫福於民也茲乃克永守宗祧不失匕鬯人君之于祭親匕鼎實薦鬯而已互坎爲棘故稱匕坎爲酒醴故稱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出卽帝出震之出主卽長子主器之主然主亦自帝出震言舊以爲君出而太子主祭者誤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相襲謂之洊雷雷而洊至能无震乎君子敬天之怒无敢戲豫戰戰兢兢時省其所不逮者而修之若高宗若宣王則所爲善承天心之仁愛也彼謂天變不足畏者自畚之孽而不悟悲夫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所以爲震初九也又當震之初故爻辭與彖同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謂初九億說文曰安也陽初奮而上勢必迅六二乘之能无危乎且有喪貝象而二惕然安受得喪不入于心方且超逸絕塵負然獨栖千仞之上故曰億喪貝躋于九陵以彼視喪如得豈計逐哉然陰陽相爲消長勢也詘久必信故告曰勿逐七日得其喪也若亡其得

也若故可謂不爲震震者矣六二柔順中正故能安變兌爲說震而能說億象變則互離爲蠃貝象互艮陵象震爲足而乘九故躋九陵陰極于六必反故曰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更生曰蘇昏而醒病而瘥亦曰蘇故記曰蟄蟲昭蘇六三始聞霆震懼而冥矣已乃憬然悟翻然覺悔其所以致天之怒者而不自安故爲震蘇蘇象然使悔而不改能无眚乎故告之以震行一發慮而不敢忘霆震一展審而不敢忘霆震則一念之蘇蘇百孽所由解也故无眚六三柔不中正故始懼而冥變離爲明故繼而蘇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當如二則億矣

九四震遂泥

震之爲道所以震陰而達陽也陽之既達則已矣故可奮而不可遂初九動于驚蟄之時凝者以散鬱者以舒則所爲亨也若收聲之後而又震焉陰且結之矣其无乃格而泥乎四與初皆震主也四以陽居陰又陷于四

陰之中故泥變坤爲土亦泥象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本光亨以其爲陰掩也故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二五皆乘剛者也初之震甚烈故二厲而喪貝四下牽于柔倏往倏來則其震緩矣故五雖厲而亦然无喪其所有事即所稱不喪匕鬯也要五以中德而履帝位故其象如此二五變皆兌故同稱億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厲者非獨謂危也謂其危行也危行與震行行字應有事于宗廟社稷惟以一中主之故无喪以位中故言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氣索狀矍矍視戫狀人懼甚則氣索氣索則視戫上以陰柔處震極故象如此人必心安神定始可濟變以彼方寸亂苟有征能无凶乎然上去四遠其懼也不于其躬于其鄰先事而爲之戒故雖凶无咎抑人當震極時无論疏遠者詬即婚媾不免有言爻辭及此蓋嘆

世也然使上如二五之億即疎遠無若何況婚媾故震
變離故能先事知戒離爲目故稱視於人爲言故稱言
婚媾謂四也婚媾以陽比陰言震婚媾以陽下陰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艮上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陽性升一陽在二陰之上則止矣故其卦爲艮按郭京舉正彖首脫艮亨二字夫艮非兀然不動之謂詘休心息慮意見不作不爲動動不爲靜靜此其道所以亨也

背體之止也學固有攝心於不動者則艮背之象也今夫人栖心於背則念自息當其時視身若遺也雖人行其庭弗之見矣於人我无交涉故无咎然而止之止也非不止之止也聖人以无所止爲止而賢者止于止亨與无咎所繇異也卦一陽隆然于上背象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按郭京舉正明下脫故亨二字夫所謂止者非與行對言之止時止則止我无心於止止固止也時行則行我无心於行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故曰亨何者道本無方所也若所謂艮其背者則止其所也止其所則一於止而已矣惡能動靜不失其時哉彼其心一于背即視身與背若不相涉視人與己茲若不相涉則上下敵應之象也曾謂不相與而能有成乎故可以无咎爾矣艮其止止字依晁氏作背古文背爲北當因訛爲止艮本有光明義故彖傳及之舊以艮背爲極則不宜僅曰无咎熊章二氏近矣然以時行云云爲漫

論彖傳无此體要惟不知古有故亨字故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而曰兼有兩山各止不易之象故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潛而潛位見而見位躍而躍位飛而飛此其止所謂不失其時者也與止其所異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居腓下偶而散故象趾趾本行者也以柔靜故止艮其趾則止諸初也夫人所以涉於咎者以其初之不愼也能止諸初夫何咎然豈必其終止哉利永貞爾矣苟

其貞時行而行可也初與四變皆離故皆知止然皆敵
應不相與故屬以衆之无咎而不許亨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以柔居下時當止故未失正使不當止而止非貞矣
聖言簡而括益爾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居趾上偶而立腓象亦以柔靜故止然腓隨股而動
者也動止之權在股而不在腓三爲艮止其所隨者也
二不能以其柔中而拯彼過剛之失不得已而姑隨之

蓋其權也乃其心安快哉莊生曰彼且爲嬰兒吾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无涯吾與之爲无涯此隨之說也至達
之入於无疵然後快君子救時之艱乃爾變巽巽以陰
下陽固隨象要以行權也故必拯乃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正釋心不快意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兩艮各自爲止三以一奇互其中若限然夫上下內外
之限惡可不肅然所以聯而浹者情也三過剛不中知
嚴其限而不知所以聯之則一體之情判不相屬若舉
脊膂而裂之故曰艮其限列其夤此其勢在家危家在
邦危邦厲之道也本欲嚴其限以安家邦詎料貽害至
此心之所以如薰與孔子曰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禮非
情浹而能行者否矣列當依義本作裂互坎爲心互震
爲火薰心象震四與初皆主也四互艮則失所爲震矣
故泥艮三與上皆主也三互震則失所爲艮矣故裂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心神明不測無出入無內
外非有所可止者也故以身言之艮身者栖其身於端
凝之所不爲物遷不爲欲奪斯亦足覘躬而範世矣故
无咎然僅曰无咎者以其非大止也大止者止於無所
止止於無所止則時行時止斯乃所爲亨也四柔靜得
正故能止以其柔也故不能止於無所止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躬即身也或以背言鑿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兩煩也五在上而偶輔象柔靜得中必能愼言者也
故爲艮其輔象言而愼則出之必有序益言有緩急有
先後有始末發令易其序則不行奏對易其序則不入
章教易其序則不喩故必言有序其悔乃亡此金緘之
銘白圭之復聖人所爲深嘉與變巽巽以出言故有序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之爲道要惟施之輔爲當故擧而歸之中德正當依
本義作羨文叶韻自見

上九敦艮吉

敦厚也艮爲坤稱敦艮爾雅丘再成爲敦兼山之象也
坤極亦敦象臨上亦以坤極稱敦夫大止者止于死所
止有所止則誠矣就止之中擇其可止者莫如敦益惟
民生厚因物有遷一於厚而不遷則所受以生者完矣
以此御衆則民安以此詒謀則福集所以獨吉與時行
時止聖也敦艮者仁也於象言聖於爻言仁深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居艮之終終于厚者也終于厚乃克稱敦故敦艮之吉
不歸三而歸上

易會卷六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illegible]　朱大復
門人[illegible]
男臣明　承明　同校

䷴艮上下

漸女歸吉利貞

漸與歸妹反對而曰女歸吉則兩卦皆以婚媾言巽長
女也當歸人久矣乃能止以待男之下然後巽而進故
名其卦爲漸而繫之女歸吉必利貞者女不貞雖吉弗
吉也四巽主也以陰居陰故曰貞要之女歸亦象也女

歸如此士進可知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當依朱子作漸益曰漸漸進也按王肅本吉下無也
字有利貞字益曰女歸吉利貞進得位往有功也何其
明顯且於各象體合歸妹之三位不當今進爲漸之四
則當故曰進得位往有功謂宜家也得位曰正可以正
邦謂宜其家以敎國也此正釋女歸吉利貞之義況以
九五言剛而中合兩卦言止而巽可不謂吉且貞哉此

又本卦象申釋彖義蓋彖傳體類爾不必弥扭爲君說

夫人止而不妄動及其動巽以出之所以動而不困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木生于山勢必漸而長故曰山上有木漸君子欲挽其俗於善詎可旦夕就哉必先自居於賢德感格而薰陶之夫且不言而浸化若木之在山不見其長有時而高則善世之妙道也若汲汲焉令驅而法繩之則格矣居者止而不遷之義德之不恒而幾俗善必不得之數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知時而進有序故取以爲漸之象六爻之漸舊皆以仕進言則君位豈漸進者哉至以上爲賓師位於漸義滋悖矣愚諦玩皆當以學言干水涯也鴻水宿者也始飛而漸于干不驟進之象于人爲小子殆學始于洒掃應對進退者與彼于至道未徹而涉世之初種種險阻臨其前能無厲乎高曠之士且誚以本之則無然而於義无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漸達之勢實始于干惡得咎之艮爲少男又處卦初故稱小子互坎在前故稱厲與四敵應不相得故有言變離離於人爲言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以其厲乃能達于不厲故義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水涯之石大而平者曰磐鴻由干而漸于磐則安矣六二居中得正進而得乎道之的蕩乎安適故爲漸于磐之象夫人飢食渴飲靡非妙道惟日用而不知方且淩恒以自苦二栖道之磐則旣悟夫飲食之卽道矣一飲一食衎衎自適天地爲徒造化爲伍吉何如之變巽爲善入爲權善入而止諸權故得道之的而自適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徒知其爲飲食而已則所謂素飽者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高平曰陸由磐而漸于陸浸高矣然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亟于進而不察夫道之的其造之深也乃適造于非其所故爲鴻漸陸象夫謂三婦謂四三四以比合而非正應故夫征不復溺於欲也婦孕不育格於義也學之漸非其所者方且躭爲妙緒而不返雖其精與之凝若結而孕終不能以應務而育物不亦類

是與以三之心乎進逐𡺸未必不思返然必奮然而決絕之若禦寇然乃克反而栖于安之所故勵之曰利禦寇艮而變坤山附地剝也故征不復孕不育蒙上與漸三皆以變坤稱利禦寇象皆釋以順可參玩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道固與人同者也得其同人者而栖之而後能成化育離其羣醜非同德也何以育物漸非其道害乃爾不決絕其故趣如禦寇終不克反于順而相保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巽爲木由陸而漸于木滋高矣然鴻之掌不能握枝木雖高非所安也六四志進而不中不察乎道之的強慕其高者而栖之有欲把握而不能者故爲漸于木之象然以居正體巽或得其平如桷者而栖之則猶可以少安故无咎盖道非高之貴高而平者之貴也巽本下而變乾亦強慕高之象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柔而正故曰順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鴻由木而漸于陵滋益高矣九五陽剛中正進而得乎道之的德崇業廣故爲漸于陵之象婦謂二二故五之正配雖爲三與四所隔歷三歲不孕然而終莫之勝則邪不能以奪正也故吉以彼德之崇猶有闕之者何關尹氏所謂以德交者有合有離是也陵雖最高足猶有可蹤非謂無行地者也抑猶未可語漸之至乎巽爲艮善入而止諸中故得道之的艮爲山陵象互離孕象二歷三四至五三歲象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二而孕者五之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諸儒作逵謂爲雲路是也鴻雲飛水宿之鳥不至于逵不止也由陵而進于逵故曰漸逵若以反而陸栖爲義何以稱漸上九以陽剛之德巽入而造於無上翺翔乎鴻濛之衢逍遥乎廣莫之墟所謂大而化之者也故爲鴻漸逵之象鴻飛入于雲霄可仰而不可即獨其羽翮秩然有序可以爲長幼尊卑之儀德至于化則其淵

微之妙天下不可得而窺獨其言爲世法行爲世則乃所爲羽儀之象也吉何如哉子思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以漸逵爲至命意最遠柰何以賢達高致當之乎漸陵猶或閒之漸逵則有儀而已關尹所稱以道交者无合无離其上九之謂與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者言其羽翮之秩也世有栖神無上而言行不任爲世儀抑猶漸之未至與

☳☱ 震兌上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妹少女之稱女之嫁必於少古之言嫁者率稱歸妹故詩亦稱俔天之妹兌少女以少女從長男故稱歸妹少女配長男正乎曰奚而不正禮丈夫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少於男固也或以少女歸長男爲妾則帝乙歸妹豈妾人者哉且謂之曰長非老也不然漸以老女歸士夫惡乎吉或以爲震兄嫁妹益非卦夫婦不備而稱歸必不其然兌爲震妹以乾坤六子言也何嫌爲配宋帝嘗常呼后爲妹云歸妹非凶曰征凶无攸利以卦

彖言也彖傳漸矣歸妹而不當何以稱天地之大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男女合好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交而後萬物興男女交而後嗣續廣父傳子子承父人道所繇以始終相續不絕也歸妹之義詎不大哉夫悅少者人之情也說以動以其所歸者妹也此以卦德釋卦名也三兌主也而位三則陰居陽四震主也而位四則陽居陰男女易位故

曰征凶兌以一柔乘二剛震以二柔乘一剛則是女操其權以制男也豈惟禍男女從自及矣故曰无攸利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澤上澤從雷動亦女從男象故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當歸妹始卽思所以永其終防於未然而後終可保迨其敝則無及矣明王慮國祚聖人慮道脉率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卦名歸妹故六爻皆以女言雖四爲震主亦稱妹四旣非夫必以三爲嫡者誤二雖中然以五抑禮乖二嫡故

亦不得以嫡稱而與初等言跛眇三則須而進爲娣者也初位下而無正應故象娣歸妹以娣者謂此妹之歸以娣也初剛而正非跛也乃曰跛能履者自姊與嫡並故能履而託之乎跛也巳實有才而能斂之以承嫡賢亦至矣操是以往何弗吉乎初足象兌毀折之故稱跛變坎卦爲解處險故託之乎跛險而解故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按郭京舉正娣下無以字娣姪之從古今恒禮故曰恒明非貶損也跛非正履而曰吉以其得承嫡之義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因初九之辭也二剛而中非眇也能視而託之乎眇以避嫡也韜其慧智抱道以恬非幽靜之女其孰能之幽靜故貞幽而貞安往不利故曰利幽人之貞互離視象兌毀折之故稱眇兌爲震詩所謂女士也故稱幽人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靜正女德之常雖眇視而能靜正女德之常未變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者賤女之稱天官書須女四星織女三星陸震註云織女貴須女賤六三陰柔不中正賤德也故象爲須歸妹以須謂此妹之歸本歸以須也須非娣匹然以其爲說之主能媚結夫君之心授之權至與嫡等娣反歸之矣反者訝之之辭六三居九二上歸以娣象兌爲乾賤女操夫柄故反歸以娣卦變大壯女壯則陵上勢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當平讀始以須歸尚未當君御也及歸以娣乃當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中而過者也年非少矣而無應則妹當于歸之期而未歸也故曰愆期五爲帝女則四乃大臣之女彼豈莫與偶者哉亦其剛明之德不茍從人必待男之賢者而後配之則其歸固自有時若孟光之得伯鸞是已震而坤動以順也歸妹愆期必動以順故爲待賢而配象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揭之以志壯之也以爲待年則命也非志矣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歸妹之最貴者王姬之象也故稱帝乙歸妹六五

在上女君也九二在下娣也五與二應能逮下者也不自擅寵而欲以其娣幸故飾其娣之袂勝於已此后妃之所以爲聖也月者大陰之精也月幾望者以象其嬪德之盛也樛木之累福履綏之矣故曰吉二陽也五陰也故爲君袂不如娣象互坎映東互離映西則日月相望之象變兑爲說妹之歸也說以使娣故其德如此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按郭京舉正良下无也字概諸爻傳例自晰貴謂德也德與貴乎中也位正中故能以其貴行无事乎區區之

飾以干寵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處歸妹之終而无應此女之窮也不言歸妹者不成其爲配也女承筐獻舅姑也士刲羊告宗廟也非不配也以配而不相應故不成其爲配也夫配而不相應則雖名存而實亡承筐无實刲羊无血實亡之象也配而名存而已矣將焉用之故曰无攸利震仰盂筐象兑羊象卦變睽歸妹而睽安得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承虛筐者女也而冠以上六女卽指上可知也或謂震男不宜爲女不知卦名歸妹六爻皆以妹言矣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王業綦隆民物蕃盛之卦也王者其明如日其威如雷光天之下靡不輝煌震動此固豐之象故名豐豐自有亨道故曰豐亨假與王假有家王假有廟之假同感假之義也夫人孰不欲豐盛而莫能得者則无德以感召之也惟王者建中和而成位育存神過化天地同流

乃克凝萃太和躋天下民物於豐亨此非可以區區才力致也故曰王假之王者方盛而慮危顧曰勿憂者何憂之且出於小智曲謀以自防適足以造釁而召孽第宜如日之方中徧照天下使天下無一不得其所釁孽自无繇生乃所爲保泰之道也離本日中象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故豐豐字當依林栗蔡抗本作亨尚大者謂王德之大

而後可以致豐也彖曰宜日中傳因言日中則昃而示
人以盈虛消息之義聖人發意彖外類如此而況鬼神
句據說苑衍文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今夫雷電之皆至也雷必大震電必大明故稱豐君子
察於雷電以合而章也故始而鞫獄必精心以察其情
無敢以疑似決之既得其情必按罪而致之辟無敢以
姑息縱之蓋不明而斷則枉情明而不斷則廢法何以
禁亂而戢衆哉夫人處豐則欲易熾欲熾則易爭故折
獄致刑亦君子所以御豐之大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古文旬卽均字配主四也初與四兩剛不相應而云配
主何以威明合而章也四非初無與咨謀初非四無與
展畫所以為配也賢臣好善而忘勢賢士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故雖與均禮而不為過操是以往明斷相資於
以佐君而保豐不亦可嘉尚乎故曰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卦變小過有可旬而不可過之義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无咎則止于旬焉可矣過則涉驕肆乃災乎雖傳
意重有節制要爻辭本含斯義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說文草覆蔽也斗卽酌以大斗之斗六二當豐世居
大臣之位蓋亦國之元勳也夫且以文明中正之德孚
天下而承陰柔之主勢必見疑不得已託於盤樂以自
汚於是蕃殖園林曾日中未昃而已操觴以自娛故曰
豐其蔀日中見斗蓋亦郭令公之意然使往而正之猶
不免於疑疾惟積其至誠以感發君之心志使其不言
而孚不諫而警乃克佐焉以保天下之豐故吉二互巽
巽為陰木蔀象應震震為量斗象舊說以蔀為覆以斗
為星斗夫至於日中而見星斗則昏暗極矣五雖陰未
必其昏至此卽令昏何遽使其臣至此若謂二自為則
離主而反至暗非象也暗果爾又安能有孚發若而致
吉卦變大壯惟天下之大壯乃能和其光而以孚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發志與人適政閒者異矣非有孚曷克臻此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澤也沬卽澤之飛沬如莊周所稱流沬是九三當豐世居藩屏之位所應者上六上六賸君而親幸者也彼亢然自高而三以剛正之德當之勢必見疑不得已託於遊觀以同其塵於是廣治澤沼曾日中未昃而已布席臨流矣故曰豐其沛日中見沬茲亦狄梁公與武三思博陸之意其心蓋欲結之以相與夾輔其君無柰上六驕亢不可與共事如兩肱而折其右肱以右爲力右肱旣折安所恃以僇力然此所遇非其人九三無如之何也故无咎六五中而順故二能以有孚發之上六過而亢故三不能挽之而至于折曰沛曰沬皆以互兌取象變爲純震惟天下之恐而則者乃克和其光至此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不可大事故託意於區區之觀然其觀非以爲娛也意欲有所用也至于右肱折則終不可用矣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二應五者也其德明而中四比五者也其德剛而正故其處疑同而託以自汙者亦同然欲匡輔其君非一人之力所能辦也幸而與初九爲應彼蓋抱剛明之德者

四能引以同升善謀善斷相與僇力佐君以保天下之豐不亦吉乎四與二同互巽故稱蔀體震故稱斗變坤爲順故能下賢卦變明夷故能晦其明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按郭京舉正吉下有志字良是位不當而見疑故不得不託之乎豐蔀也心之幽隱不能白人故不得不託之乎日中見斗也遇其夷主吉以其匡君之志得行也知所謂志則豐蔀見斗之說可繹已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當豐世而體震德亦奮然有爲之主也使以陽剛處之或愎而自用適足躁動天下而六五居以柔諸爲臣者又翩翩皆離明之賢五能虛中以招來之各因其才而布諸位相與策所以持盈保泰者慶譽所以集也吉何如之葢能以庶明之翼爲明此知臨之大君也然則四非其所來乎曰四能以明者進是亦明者也震爲兌動以說故克來章卦變革亦虎變文炳之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君以天下常豐爲慶慶以天下故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夫人當豐盛之時必守之以謙節之以約吐哺握髮以延天下之士然後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上六處豐極亢然自高方豐大其居以明得意家之幽深草日生而覆暖故曰豐其屋蔀其家自以爲天下之智莫我若深居簡出不知延納豪俊以咨謀議者歲久而不得一覿者故曰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俊離如此驕倨如此能無凶乎闃者寂靜无人之意自三而上象大壯大壯爲棟宇故稱屋震爲蕃鮮故稱蔀變離爲目故稱闚歷位三下窺其應故稱三歲不覿震爲離又皆處極當豐世而轟炎若此宜其及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豐其屋者彼實以爲翔翔天際莫我及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者彼實自藏而不與士接也此爻描寫豐豫驕倨之狀曲盡可爲深省

☶☲ 離上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旅與家人以離內外取義入而麗乎內所以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所以爲旅旅非可大有爲之地况主旅者柔也故雖亨亦小然旅必擇主主非其人且自累故必旅于貞乃吉要亦因卦具此才而示訓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據石磵易旅下小亨字衍文外謂外卦曰外者釋旅義也順剛以麗二陽言處旅而剛者窒柔而過者亦窒柔得中而順剛故亨體柔處外卦故亨小旅止擇明者而麗之故曰旅貞吉小其亨而大其時義者何顧用旅何如耳重耳在外十九年卒成霸業司馬遷歷四方攷覽風教文名百代抑此猶小者也孔子周流列國索天下賢士大夫相與究切大道卒爲萬世師旅可小視乎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者非其常也野燒暫延耳矣故曰旅獄之於民猶火也豈可淹留者哉夫人所以留獄者必其明之不足以立決也否則忽焉以爲淹之死大害也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瑣屑較計之狀夫人必有所不屑也而後可以大受必有所不較也而後可以廣容此其爲迓福之道也若乃競于錐刀屑屑瑟瑟錙較而寸量之雖家居未免菑禍而況旅乎夫人處羇旅之中諸所與交非必其婣朋之素也而以瑣瑣瑣蕊之所爲自取災與初陰柔居下識趣卑忍弗能予故象如此變離爲火亦災象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人不屑較錙銖必志存遠大者也志窮故以瑣瑣取災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就也旅必擇次舍而就之二居中得位此能即次者也旅患无資即有資患不能藏二承剛有實柔中善藏此能懷資者也旅寡與獨童僕是恃必得其人而後可二互巽乘初巽以御下此能得童僕者也處旅之道於斯爲正故曰貞艮爲閽寺初位下童僕象夫易假象示義擇主而託是曰即次懷才不露是曰懷資求賢自弼是曰得僕變巽爲利倍故稱資能伏故稱懷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无尤正釋貞義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旅以柔中爲道三過剛不中與物多忤既不爲上所容即所役亦叛之故有焚次喪童僕象雖以剛居剛非不正然不可施之旅也故厲二即次而三焚者二去離火稍遠而三近也二得童僕而三喪者二去初甚近而三遠也要之二以柔中得三以過剛不中失處旅者繹之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葢謂旅而焚次亦旣傷矣而猶以旅與下喪不亦宜乎以旅與下者謂視之如旅人也唐人詩云漸與骨肉遠轉於童僕親旅與親正相反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處對出言則居之義也九四抱剛明之德離下而上其旅也士之載質而出疆者也彼其心思一得當以行其道不遇同德之君授之位以康濟生民乃徒旅于處而已雖得資斧奚快哉季孟之待孔子以行國中授室孟子以去惡乎快變艮有止而不仕之象故稱旅處互巽利倍爲資象陽剛斧象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惟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不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帝位乃至旅居此必出征不共也故象爲射雉不共者誰上六也上六亦離故稱雉一矢亡者謂雉得而僅亡一矢以見射之命中適春由基受楚莊兩矢射呂錡中項以一矢復命則一矢亡之說也雖與不遺一矢有閒然兵不再試而敵服要亦以舉命終矣譽之者人也命之者天也以其兵之應天而順人也離爲弓矢射象變而乾明且健故克征不共以捷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謂由人而逮乎天也書稱格于上下是已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以剛乘五卽所稱不共之臣也君之在旅爲臣者益宜卑下以承之范蠡之事句踐是已乃挾其剛亢而陵焉五能忍之乎射以一矢必無幸矣故於象爲鳥焚其巢方其扼五也夫且自以爲得庸知其終之无所栖也故曰旅人先笑後號咷離爲牝牛六五之謂牛矣上惟狎视而失之故曰喪牛于易離鳥象五至三互巽木也鳥栖木上巢象離爲火焚象火聲无常若笑若號故爲笑號咷相繼象變震爲威武旅而用威武宜其及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貴乎能下也旅而處上宜其焚矣終莫之聞者亢而莫以告也

☴☴ 巽上下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伏也順也陰入而伏二陽之下順道也故其卦名巽夫巽之爲道可兼用而不可專倚也貞悔皆巽則專以巽爲道者也故僅可小亨然曰利有攸往者與物无忤莫之距也顧所巽者必擇其人而後可故又繫之曰利見大人蓋亦因卦具此才而示義云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按郭京舉正徐氏新義俱稱申命下有命乃行也句王弼本誤入註良是至德之化不言而諭不得已而以命諭則必反復丁寧務有以深入乎人心而後命可行此

重巽所以亨也剛巽中正謂二五剛而巽乎中正則不暴急以忤物而志可行此所爲利往也剛巽乎中正者大人也而兩柔皆順之利當何如故總結之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兩風相隨而至入物必深故曰巽命者君子所以風天下必反覆申明使民曉然知上意所存而後事必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君子秉一義以裁天下之務可進則進可退則退了無疑似初六柔而下又巽主也所稱爲進退爲不果初實當之矣欲進欲退猶豫狐疑何以有立哉必若武人之貞受命忘家受脤忘身見可則進知難則退雖君命有所不受斯乃丈夫之概與變而乾故曰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疑亂也不疑即治釋武人之貞以志治義最晰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所謂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古人尊者坐于牀卑者拜跪于牀下故曰巽在牀下此二所以承五也然二

五不相應必得人以道達誠意于君側若祭禱而用史巫然乃克感格而輸蓋忱故吉无咎王文定曰夫子嘆文王憂患作易陳九卦而終巽以行權茲爻也其文王行權之事乎羑里之囚不敢怨可謂巽在牀下矣泰顛閎夭之徒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竭其國珍寶良馬以獻四方諸侯又曰爲請斯不亦史巫紛若矣乎卒致釋其囚賜以弓矢鈇鉞專征伐則吉无咎之謂與變艮爲光明卦變漸明而巽行之以漸故能權若此互兌史巫象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下似卑紛若似媚然而曰中者以其時之不得不然所謂時中也得中即剛巽乎中正吉即志行

九三頻巽吝

三居兩巽之交有巽而又巽象故曰頻巽夫巽貴乎有節也巽而又巽則无節恭不近於禮能无恥辱乎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夫人志意窮蹙者急於卑巽以爲容往往巽而又巽三居下卦之極故稱志窮才位皆剛以志窮過巽乃爾所謂百鍊鋼化爲繞指柔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四視初則正矣况所順者陽剛中正之君巽若是何悔之有豈惟悔亡且如田之有獲至于三品之多何者巽以承君衆賢感其忠誠亦皆心折而巽之也三品謂下三爻三剛君剛乾互象初與我應資客象二應五克君庖象巽利倍故多獲互離爲網罟爲兵戈田象巽爲乾順乎天德故克以忠盡得衆志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以順承五則五之貞吉无不利固四之功也大臣而有功於君其何獲如之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當上下交巽之世豈不儼乎其若治然惰窳積而亂機伏矣得九五剛巽中正之君飭厲而振起之天下始爭自濯磨以圖治不亦世道更新之一會乎故貞吉悔亡无不利始窳而終飭始敝而終新則无初有終之說也乃卜其更新之期不在先庚三日則在後庚三日庚者更也更新之候也先庚三日子寅辰也後庚三日午申戌也五乘互兌兌西方庚象蠱亂極必治故曰終則有

始稱甲巽五飭敝爲新故曰无初有終稱庚蠱稱甲以諸互震巽稱庚取諸互兌合而觀之自晰巽五一變則成蠱又以知巽之不至爲蠱者九五之力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中正也

剛巽乎中正此其所以志行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均也二吉而上凶者何二懷中德彼豈以巽媚者哉蓋權以濟其忠也上不中不正處乎勢位之窮懷祿固寵巽以求容跡雖同而心則判矣庸知其諂愈過而身愈危且并其資斧而失之則其所以自全者乃所以自禍與猶曰貞者彼其蹟非不與二同也巽利倍故稱資陽剛故稱斧以過巽故喪之變坎爲陷亦喪象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亢矣而曰巽在牀下者何窮高反下故也正乎凶者謂雖正乎而實凶也正釋爻貞凶義

☱☱兌上下

兌亨利貞

陰爲陽下必說坎水不下流於象澤澤固說萬物者也

故其卦名兌貞悔皆兌則兩情交說之象也不曰說而曰兌者无言之說乃眞說也兩相說以貞必亨兩相說以貞必利兩相說以貞必貞彖意含辭外類若此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柔卦也然居中爲主者剛也天德介然不爲欲牽而外以柔道行之則其說也說以利貞非說以私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以使民能使民忘其勞說以犯難能使民忘其死必其所以說之者大也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是已不然區區小惠能致民自勸乎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之象也君子以朋友講習亦如之蓋至道之精淵深玄奧必藉朋友相與反復辨證精研密究然後能詣極入微世有獨學自潔者猥言朋友之益不在言說不知其狃於過見以自封也固矣然繫之兌者抑亦以天下之眞說固自朋友得與

初九和兌吉

吾人保合大和其心本自說也智慮啟而疑貿生於是乎拂鬱乘之矣初九陽剛得正居兌之初則天眞未鑿之士也敦龐醇素渾然太和之體得失不較順逆不分無所之而不自適是故謂之和兌兌而曰和無所盭於天下天下亦莫我盭也吉何如之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夫人必中有所疑而後不自說任天而行了無疑慮是故得和兌之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夫人德未足以孚天下天下或從而疑之心之不自說其所也九二陽剛得中行無不當非獨其心之自信且有以信天下故謂之孚兌則我之學可達于天下天下亦還以其學益我吉何如之初未鑿混沌者也二則人已之交矣人已之交宜不能无悔以其孚兌故悔亡吉一也爲初易爲二難卦變益民說无疆孚兌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初與二之說其所固有者也三之說則說自外來者矣

莊子不云乎軒冕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一切聲色貨賄名譽逢迎之類疇非儻來者哉以是爲說且至捐性命以求之凶可知已三居內兌之終外兌方來故有來兌之象要亦以陰柔不中正不能自適故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謂其位不中正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者百貨之所聚也四離下而上士入出仕之象一入仕途種種紛華靡麗之說陳于前且與吾之貞說爭衡矣兩者交戰于胸中故曰商兌未寧夫惟其介然不以外易內不以欲易義一念之決立戰勝而肥矣方操民柄朝志決而澤暮及于民茲不亦疾有喜乎剛居柔故涉商兌以其剛也故能介介乎貞悔之閒亦介象變坎爲加憂故稱未寧兌爲坎塞而通也故稱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澤及生民之謂慶以在上位故其介之錫福如此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陽者陰也謂三與上九五陽剛中正一德所感格非

惟好我者信之雖心乎剝我者亦孚而化矣旣孚于剝豈不說哉然曰有厲者兢業之衷不以剝孚而忘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聖人於九五不言兌而言厲深矣巽爲震巽而知懼順以動故雖剝亦孚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能使剝者孚以中正故也曰位當灼然于辭乃釋爲信邪舛矣

上六引兌

引兌者謂引其君於兌也君位至危勝君之任至艱君子之事君也引以知憂引以知懼始克佐其君以久安長治徒引君於說非策也上六爲兌主居兌終才位皆柔而比於五故象如此然不言凶者倘非引君於惡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事君若魏相李沆乃可謂光也已

☵☴渙巽上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坎水得巽風而散故曰渙渙非謂民心之渙謂渙天下之難也故曰渙亨王假有廟者謂王之精誠足以感格

祖考而後天下之難可渙也孔子極贊武周孝享之禮而曰明乎郊社禘嘗治國如視諸掌深矣乎非達天人幽明之故者其孰能信之天下之難要不可以坐而渙也巽而木有濟川之具必無憚涉險以圖之故曰利涉大川利貞渙必以正而後濟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所以亨者以二四兩爻言也剛謂二二坎主也柔謂四四巽主也節之九五來居二得中而不窮于險節之六三往居四得柔之正位于外卦而與五比此其所以亨也王乃在中五位中也以其德中故足以感格有廟也按郭京舉正大川下脫利貞字大川謂坎木謂巽夫必乘木而後可以濟川濟天下而不正是涉川而不以木也故總利涉大川利貞而釋之曰乘木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象以渙難言象以合渙言所謂合渙者非謂合天下之渙也萬物本乎天不知反其本於天則其心渙然與天不相貫先王制為享帝之禮以我之精誠通於天所以

合天人之渙也人本乎祖不知反其本於祖則其心渙然與祖不相貫先王制為廟祀之禮以我之精誠通於祖所以合祖孫之渙也聖人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無他精誠足以萃渙也苟以渙之心祭則如無祭

初六用拯馬壯吉

坎為馬故稱馬初六非剛也而曰馬壯何謂九二也用之者誰初六也所拯者何拯天下之難也初何能用二以拯天下不用之以跡而用之以神也彼知九二剛中其才德足以拯天下默運之神以啟其智潛授之畫以贊其成功及天下而已不尸所謂以無用為用也不亦吉乎初何以能爾以其柔而下也天下惟柔能用剛惟下人者能用人變為兌卦變中孚說以巽孚于九二亦所為能用以拯與拯之者渙之也故初不言渙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下而用上柔而用剛此豈能強之從哉要惟順其機而用之耳順之一字聖人示人以作用之妙可深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謂渙天下之難也机謂燕机人所憑以安也九二抱

陽剛之德能渙天下之難者欲渙天下之難必得所憑而後濟乃來居大臣之位又與同德之君孚則所謂机也坎爲亟心之馬而赴之不失其時故爲奔其机象亟於趨位宜有悔渙天下之難不得不爾故悔亡首以渙字深夫拯馬之用子房近之奔机之渙蕭何近之變坤卦爲觀有夷險爲順之才佐君以觀天下故象如此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謂得君以渙天下之難九二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處坎極而與巽接譬之水得風而散矣所應在上上固去而遯出者所謂超世之士也躬處乎世路波濤之中而志游乎世路波濤之外彼且渙然不自有其躬如浮雲如虛舟若是則雖處險而不害故无悔風渙木猶以彼渙此也三坎水變巽爲風則自渙也故曰渙其躬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上九與超世之人孚則亦能超世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

四渙其羣者非獨不樹黨也謂能散天下之黨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朋黨拯天下者莫大於渙天下之朋黨顧黨既合非可法禁而力排也又非可言諷而術解也六四柔而得正能巽以入神感默化如風之渙木不知其所以渙而渙不亦大善而吉乎邱聚也天下惟各樹其黨故心離散而不一朋黨既散天下合爲一心矣其渙也乃其所以聚也蘇洵曰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其得渙邱之旨與以渙爲聚與所以渙羣之用豈常人思慮所及故曰匪夷所思互艮邱象風與水猶自二也變乾爲天則風卽木水卽風故象渙邱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心不光大而能渙天下之羣者否矣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大君所以渙天下之難者豈事爲解而人爲劑哉要惟藉號令以布之夫令一出而不可反猶汗然故曰渙汗其大號何言乎大號欲渙天下之難者必擇安危利害之大者而布之令如周之散財發粟漢之約法三章是已不然徒瑣屑於細故無當也然大號之渙也可以感天下不可以定天下必先正王位而定都焉然後天下

知有所歸而景從則耿弇說光武之言可釋也王位豈可遽即以渙天下之難不得不爾故曰渙王居无咎五王象巽爲號令故稱號變艮爲門闕爲宗廟故稱王居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味正位而王居之義自晰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剛德居賓師之位佐其君以出天下於肝腦塗地之秋者也故爲渙其血象澤已布功已成宜可安其位以終矣必去而逖出者何負震世之功者不賞功成而

不退則懼禍之及也斯爻也子房范蠡以之變坎爲血處事外而剛斷故爲逖出之象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味遠害而逖出之義自晳

䷻ 坎上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水澤何以爲節澤節水也水之流無窮澤之容有限以有限蓄無窮故曰節行已有節則德降出言有節則尤寡用財有節則國裕矣不亨然所謂節者節之使不過也節其過以歸于中乃爲亨節而至于苦則不可貞矣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剛柔分者兌下而坎上也剛得中謂二五也此節之所爲亨也苦節則窮而難繼故曰不可貞夫節說以行險者也履險而无悶說以行之則節之出于天者也節出于天則不膠要必當其位而節葢節乎其所不容不節者也節而當位則其道中正而可通于天下夫然後亨彼苦節而可通乎哉曰說曰當位與苦反曰中正曰通

與窮反按郭京舉正中正以通下脫然後乃亨也句王弼本誤錄入註最是當去鑿讀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夏暑極秋節之冬寒極春節之故四時迭運不窮聖人節天下以制度使民無得過不及然後財不傷民不害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上則有所檢約而不濫故曰澤上有水節制數度議德行君子之所以節天下也以數爲度故曰數度度辨於數乃有必然之節而不得以其私越以爲德行

故曰德行行本於德乃有天然之節而不得以其意增
制者政也議者教也皆因民之節而節之者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所爲異習坎者則初以一奇塞兌底故能節坎之流
耳此爻本有宜塞不宜通象況上與四應往則入于坎
爲二以奇畫當其前又若有以塞之故曰不出戶庭无
咎夫當隱而隱當默而默當辭而辭當險而險皆所謂
當其位以節者也初陽剛得正知節之早故介然能守
如此苟執禹稷之仕而咎顏子之隱則膠矣操宮之奇

之諫而咎百里奚之默則固矣說文雙扉曰門半門爲
戶又外曰門內曰戶初前奇二前耦初於二爲內故初
曰戶二曰門並互艮臨其前故曰不出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以其知通塞之宜故能當塞而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君子之學固將有所用之也初之不出戶庭彼有所不
得已耳二亦有不得已乎哉履大臣之位非無柄也遇
同德之君非無主也三以耦畫當其前又非有所塞之

也然且不出門庭何與躬補綴奏牘之任而託括囊以
固位使也據開闔延賢之地而託寡交以逃訾陋也操
決凝定難之權而託遜讓以避怨好也以此爲節蓋措
其君與天下於一擲而博之者也不亦凶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當二之時而不出後雖欲爲無及矣則失時之極也故
凶卦變爲屯世方屯不出而爲經綸亦失時象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節坎者兌也所以爲兌者三也三豈不節者哉彼見若

不節輙咨嗟嘆息慚焉不能自安此其銳於節者也味
象傳不節之嗟可知已不然何以稱无咎以居兌口故
象嗟變而乾節儉變爲廣大故若不節而以節主視之
則心慙故若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不節爲嗟未有不節者也又誰得而咎之
六四安節亨
六四履近君之位以其勢則疑敵也以其權則疑逼也
然乃位正而承陽此其安於臣節者與故亨變兌爲[illegible]

節而說故安節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得承君之道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
書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五變坤故稱甘節節而曰甘則出乎性之自然而非矯也適乎情之已然而非厲也節以天而不自知其節節以天下而天下亦忘其爲節彖所謂中正以通者也故曰吉往有尙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中則不過而至于苦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苦節雖不可貞然世固有苦而貞者矣以其苦而貞故雖凶而悔亡夷齊之節豈不凶然守萬世綱常之正求仁得仁庸何悔處險之終居節之極而位正故象如此坎必往有尙變而巽則入於險凶其所矣以順故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苦節雖貞然不可通于世故曰道窮卦終與居中反也
☱☴巽上兌下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字從爪從子鳥之抱卵也誠中凝而雛自化故至信感人曰孚然有心於信非信之至也欲持此以感人難矣其中之泊然而无所涉則發乎天而人自孚此卦以四陽函二陰中虛之象也故名中孚豚魚者江豚也豚魚澤物風性風動澤中輙浮水面以迎之風无心於豚魚而豚魚自孚君子之孚民能如風之孚豚魚則吉矣故曰中孚豚魚吉中孚雖卦名然連下讀如履虎尾同人于野之類乘巽木以涉兌澤利涉象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以一卦言剛得中以二體言柔在內虛而能容剛得中漸而不激又且和說而巽順以此孚邦邦乃化卦所以爲中孚也鳥之孚也本有化生之義故必言化邦而孚義始足郭京舉正及字下誤增豚魚字曰信及正以釋中孚豚魚意亦惟中虛乃可乘以涉川此卦有中虛象故利涉王弼云用中孚以涉[illegible]乘木舟虛得

其解矣所謂中孚者必於事利於理貞其孚乃應乎天若匹夫之諒戕生害理則矯行者耳豈所語於天乎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如風之孚豚魚則天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莫知所以然而然中孚之象也故曰澤上有風中孚書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說者以爲爲囚求生道也求之而不得則囚與我皆無憾矣斯乃謂之中孚使不詳議其獄遽置之死地則用刑者雖明中必不能無含疑受刑者雖當中必不能無含憾惡在能孚哉若子羔之於刖者庶幾風澤之感矣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安樂意孟子所稱驩虞是也夫人本同一體无不相孚有不孚者必其中之有所拂也初九陽剛得正純一未漓與四爲應懽然相適孚之至也故曰虞吉使岐而之三兩陰不能無爭兼說之不得獨說之不得若之何能燕安也卦二陰或主順或主說故聖人慮其岐而戒之如此變坎有孚亦虞象卦變渙慮其渙也故戒有它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以位初故志未變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剛中之德與五合必且心孚所謂同聲相應者也故爲鶴鳴子和象曰在陰者以表其闇然之修不求孚而人自孚也好爵謂二二德剛中我實有天之尊爵非惟我自靡五亦靡之矣何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秉彝也懿德之好根於中心此所爲相和鳴與鶴澤鳥至秋則鳴又知夜半鳥之信者也故取以爲二象鶴性好陰二陰位故曰在陰靡子夏傳陸績作糜巽繩係象變震爲善鳴卦變益或益之十朋之龜和且糜可知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心願謂五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主兌四主巽兩陰相比勢必不能心孚故其象爲敵爲匹而三才柔位剛且動且靜心無定主故或怒其我敵而鼓之或知其不可敵而罷焉或懼不克敵而泣之或喜其不我敵而歌焉作止悲懽轉徙靡常慘可知已水之在澤也風動若鼓風息若罷風狂若號風徐若歌

三澤面而與風交故象如此又互震鼓象互艮罷象全
卦肖離火聲沸泣且歌象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故曰不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履巽得正守其柔嘉以承陽剛中正之君此陰德
之盛者也故曰月幾望月受光于日至于望則光無不
受亦明艮相孚之象匹謂三三於四有爭心故謂爲敵
四於三無爭心故謂爲匹馬匹亡謂不見其人也與人
無競而一心以承上故雖比陰而无咎震爲馬三四皆
互震故稱馬匹三不能亡而四能亡者則正與不正之
較與卦變履履四以履三而愬愬亦匹亡之義也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三同陰故稱類上謂五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孚謂孚四五陽四陰各得正位故同體相孚辭與小畜
九五同可徵也五爲中孚主當使萬邦作孚乃僅六四
之攣乎顧六四正人以正而孚故无咎巽繩三五互艮

艮手有攣象卦變損五亦益之十朋之龜孚攣可知也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苟爲不正雖有賢臣亦疑之而不孚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雞鳴必振拍其羽故雞曰翰音巽爲雞上居巽極天位
也故爲翰音登天之象所謂中孚者出乎中心之誠然
而無所矯強故能久道以成化雞之振羽不越斧丈飛
而高至若登天斯乃強力而上非其本性也雖貞亦凶
何者強過其力何可長也必墜无幸矣語云箭射虛空
力盡則反學不率其眞常而矯強以高世非所語中孚
之道也故聖人爲之戒如此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艮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
小謂陰也二陽四陰故曰小過於才柔勝剛於國臣勝
君皆所謂小者過也事或以柔勝而濟國或以臣勝而
昌則其過也過乎其所不得不過也故亨且利貞然陰

終不能任大稱其才位所及而籌之則可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彖之以飛鳥者二陽實內類身四陰張外類翼翼張則飛故稱飛鳥鳥窮飛而上則化故託飛鳥遺之音曰不宜上宜下大吉蓋以小過大非其常也倘可後然有先心乎惟卑下以自牧則得矣柔而能下則可為百谷王臣而能下則可為少主毘故不徒曰吉而曰大吉以小過猶得大吉於此見下人之功鉅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下當依俞氏脫亨字郭京舉正是以下脫可字小事下誤增吉字程子以為註語誤入是也當過而過則其過也乃所以諧於利而絜於貞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以二五柔得中故策其可濟小以三四剛失位不中故策其不可濟大逆順以二陰言上則乘剛故逆下則承陽故順孔子就卦象以釋彖義類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出地曰豫雷在天上曰大壯今在山上視出地之豫則過矣然未及乎天上之大壯則其過亦小也故曰山上有雷小過行與其倨也寧恭雖過乎恭可也然而大過則取辱喪與其易也寧哀雖過乎哀可也然而大過則滅性用與其奢也寧儉雖過乎儉可也然而大過則涉嗇故於小過發之益以見聖人用中之妙

初六飛鳥以凶

卦本飛鳥之象鳥之用在翼之鋭離為飛鳥初上變則成離故獨于兩爻稱飛鳥飛騰而上也初為下六為小而犯大下而淩上必無幸矣飛鳥非凶也以初六而凶故曰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莫救之辭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小過陰過陽也故於兩剛稱弗過二與六稱過內卦象家於家祖為陽妣為陰故以三為祖初為妣外卦象國於國君為陽臣為陰故以四為君五為臣二比初而配五故曰遇夫六二有過其祖之勢而適與妣遇妣固佐

其祖者必且爲祖節之矣且有過其君之勢而適與臣
過臣固衛其君者必且爲君節之矣此二所以得无咎
也要以得中變且巽故能受人之節與不及承過言謂
未及過也不曰過而曰不及者謹分也亦以其隔三有
不及之象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不可以過君故特變文而稱不及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當小過之時陽弗之能過也勢既弗過又以剛正爲群

陰所嫉可無防與然防之可耳若恃其重剛而從焉則
或起而戕之矣何者勢不敵也從如從禽從獸之從若
魯昭之於季高貴鄉公之於司馬是已三艮主位內卦
之上有防象互兌兌爲禍害戕象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凶如何甚之之辭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弗過與三同獨得无咎者三用之以剛而四用之
以柔也用之以柔故能自度其力之弗過而禮遇之玆

所以无咎耳使往而征之則必厲可无戒與然此一時
之微權也時移勢改當自有澄清之法惡可永永固守
此乎味孔子處陽貨始末則知斯爻之義矣往厲戒皆
震象卦變謙有弗過而能遇之象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以失位無以制陰故不得不暫遇之也雖往厲必戒然
而不可以長戒正釋勿用永貞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以二陽爲君故六五亦取大臣之象稱公六五之過德

之過乎君者也何也柔而得中非夫失位不中者倫也
彼其德之盛若雲之密滃然有霖雨天下之勢然而不
雨者君不我孚發之自臣終不克澤及天下故爲密雲
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雲自西之東則不雨變兌互亦兌
兌主西故稱西郊㩜借以象澤之自臣也雖然公豈能
忘情天下哉天下之賢才有隱于巖穴之內者弋而取
之以自輔庶幾相與格君而布霖雨之澤若後世之祓
是已全卦肖坎雲象坎爲弓矢互巽爲繩弋象穴謂六
二以其虛而在艮山之中故稱穴或曰小畜與此爻皆

文王之象故西郊稱我隱辭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巳上郭京擧正作巳止謂及止乎下而不升也陰陽和則雨陽止乎下故不雨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四陰皆過乎陽獨上曰過之者過者勢也而過之者其心也上處動極亢而自高故不知以禮遇陽而恣過之其心方且自以爲得志庸知如鳥之飛而窮上肌骨毛羽倏然離散不亦凶乎言凶矣復申曰是謂災眚者蓋

曰无妄之禍君子以爲猶福也此乃孽自已作天實怒而災之是乃謂災人實惡而眚之是乃謂眚使自知其至是而忍過哉噫可哀矣變離故稱飛鳥稱離之稱災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陽之亢也猶且有悔陰而亢能無凶乎

䷾ 離上坎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相交各當其用故名既濟坎在外亦出險之象何言乎亨小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小者亨之象也小非以人言謂小心畏愼者也恃泰而懷好大喜功之心則塞矣漢家既定承以文景則治至武帝則亂亨小之義微矣哉即知用小矣非固守正道亦不足保泰故利貞夫人當濟之始尙多畏愼久則玩玩則釁滋故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按郭京擧正亨下脫小字彖傳明釋小者亨猶或謂小亨或謂由小者致亨義不諧矣三剛三柔皆當其位正也故曰利貞初終以離坎取象二離主也柔而得中此

正能用小者故初吉水遇坎則止不能持之以畏愼而有止心所爲終亂也曰柔中曰止此又孔子借象以辨治亂之幾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可以成烹飪之用故其象爲既濟然而火熾亦足以涸水水覆亦足以滅火安得以其相濟而莫之防與時當既濟宜若無患矣然而天下之患常伏于承平無事之時及其發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思患所由而豫防之此其所以無患與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當濟難之初以剛居剛葢有能濟之才而果於任者也譬如良馬駕大車涉大川將登岸而未登竭力以曳其輪至於濡尾而不郤當其時不如是不足以濟故无咎玆爻也其周公東征之事與卦變蹇欲濟而蹇故不得不曳其輪輪謂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人臣爲國濟難義也雖過任何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當既濟之世而位大臣抱文明中正之德上與五應故稱婦明其爲五之正耦也以中女而配中男本婦象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藉茀以蔽詩稱翟茀以朝是九三者三之茀也而迫近坎四坎爲盜故稱喪其茀婦而無茀則不可乘車而適夫矣葢良臣遭讒閉不得通于君之象然濟世之具在我五方需賢弼以出險舍我其誰吾惟靜以俟之不久當自合故詔之曰勿逐七日得楊萬里曰管蔡謗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得爻義矣曰七日者自二反數之歷初數而還値二也卦變需亦勿逐象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以中感中故不求而自孚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九三剛居剛內治既濟則思奮兵遠討綏靖四夷故舉高宗伐鬼方以爲象必曰三年克之者見盛世用兵之難也葢當恬熙之後將士既不習于干戈民且憾於饋餉之煩故雖以高宗之賢猶待三年而後克可弗愼與當其伐也或不得已而任將才師克行賞若使小人得

操政柄其禍且深于鬼方何者移其外難而植之內必弗濟也然則如之何多予之鏹幣而隆其虛秩可耳離爲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坎體坎北方故稱鬼方三至上歷三爻故稱三年卦變屯動乎險中有克而難意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師老財匱能無憊乎味一憊字兵之不可輕用明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說文繻繒采也袽絮緼也當世治平常伏亂機如盛服之中敗絮藏焉坎爲隱伏故也四以柔居柔小心畏愼

初涉險而居多懼之地故其戒若是曰終日者離日晝而坎月方升之時也卦變革懼治之革而亂也故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疑夫治之伏亂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所稱東西鄰者非以五對二言以既濟對未濟言也承平之君承熙襲恬文物非不隆也法紀非不張也然而寅畏不篤徒倚文具以格天人不亦難乎會不如新造之國文物雖未備法紀雖未完然其心兢惕常思所以

迓天休而輯民和者福履之綏彼且凝之矣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實受其福聖人懼人君當既濟之世侈志張皇而忘惕厲故設之警如此離日爲東坎月爲西既濟之五坎主也然與離爲鄰故曰東鄰未濟之五離主也然與坎爲鄰故曰西鄰既濟之祭也自厚亦以離爲牛坎實刑之故稱殺牛未濟之祭也自薄亦以離爲夏夏祭曰禴故稱禴卦變明夷故警之如此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禴時祭也然吉大來者天之所福不於其物於其誠也

上六濡其首厲

治極則反勢已危矣而上六處以陰柔不知戒愼方且恃其承平恣爲淫樂能無及乎位上爲首水而至上濡首象與大過上六滅頂同坎爲巽亦入險之象雖濡首猶可奮而出也故不言凶而言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可久危象非必亡也

☲☵ 離上坎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火在水下不相爲用故名未濟坎在內亦未出險象夫曰未濟則固有濟勢特需時耳六五柔得中又自亨道故曰亨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穴居隱伏往來水閒者狐也故九家易曰坎爲狐以在下故稱小汔幾也幾濟而濡其尾則不克濟也何利哉老狐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恐陷也小狐未知戒不自度其力而冒進故至於濡尾天下之治恒以老成鍊達濟以少年輕銳敗聖人取象小狐以爲戒警夫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積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柔則不慎以僨事柔而中則不濡以失幾此能濟之才也故致亨曰幾濟則猶未出乎險中而力不足以積終能无濡尾何以不克積終以六爻皆不當位也然雖不當位而皆相應剛柔協力要於必濟故得稱未濟故曰亨文王以未濟終易孔子釋象已畢復申此旨皆以示易无終窮之理達斯義而後可與語易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在火上則水火各得其所而相濟火在水上兩失其

所此所為未濟也君子以此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使不相犯此濟世之大畧也蓋尊卑內外邪正夷夏之類一不止其所則階之亂耳可弗慎與

初六濡其尾吝
猶之濡尾也旣濟曰无咎此曰吝何方涉險而尾即濡與登岸而濡者異矣時當未濟以陰居下又非能濟之才不自度而冒進故足吝也卦變睽孤也亦不克濟象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者終極謂不自度其積終之難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抱剛中之德而應于五五所委任以濟難者也鞠躬盡瘁經綸屯蹇故爲曳其輪以濟之象不憚艱苦以出其君于險此臣之正義也故曰貞吉先儒以曳爲倒曳世豈有欲濟而倒曳者以曳輪爲柔順於義益不肖變坤卦爲晉順而麗乎明二乃晉而愁以受介福者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非正也曰貞吉者位中故也人心苟無所倚其行未有不正者故曰中以行正學者不務擇中而欲飭

行昧斯言可以悟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將出險矣然猶未出也故曰未濟征者進而有爲之意以陰居陽不度力而鋭進者也其身未出乎險遽欲進而有爲於天下譬如涉者未登岸而征行必且溺矣當先計所以出險者身在險外而後可徐有爲也故曰征凶利涉大川三坎體變則成巽益所謂木道乃行也又互乾則同人所謂乾行也故爲利涉大川象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陰而位陽故曰不當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以剛德而比柔順之主變則互震且居震極蒸挾震主之威者也苟爲不貞而或用其震于上必且自沒悔无及矣故告之貞吉悔亡其惟用其震于伐鬼方三年而克夫且有賞于大國孰與夫蹈險以邀不可幸之福哉噫聖人所爲防臣節之潰者深矣鬼方謂初初坎體也由四至初歷三爻故曰三年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謂用其震於鬼方而後志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離明之主而履中體柔故能虛心以受衆君子之益此正得知臨之宜者也故直曰貞吉无悔夫如是德輝之盛方且光被四表蓋衆君子之光皆萃而爲五之光矣然豈孚慕禮所可得哉彼其眞實心孚于衆賢各輸其誠以贊之玆用能濟天下于險故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光以離言乘承應皆剛而柔並諸之故稱有孚離而爲乾亦天與日光孚之象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日旁之光故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煇曰其暉吉以見吉不獨五並所孚者蒙其吉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濟之極知時將可以有爲與素所孚信之友飲酒宴樂以需之此亦達命者之爲故曰有孚飲酒无咎然使沈湎不反則雖有孚友方且共顚于酩酊即値事幾之會不知起而乘之无乃載胥及溺乎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是時也當其可之謂時時可濟而弗之

乘玆曰失是飲酒而曰濡首者人之溺于酒也猶溺于川故借濡首以形之上所孚者三也三坎體故象酒而上乃下孚之是首反向下而入于酒也故爲孚于飲酒濡其首之象變震卦爲解上本有動而解悖之才而以飲酒失故曰失是蓋深惜之辭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節者節侯之節蘇氏所謂事幾之會也曰不知節正釋失是之義

易會卷之七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士丙　朱大夏
門人甘懋美　賀中男
男　匡明　壻　劉承明　鈇　同校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章總言造化本有自然之易聖人特因而象之以設教所以著作易之原也葢觀天地尊卑之象而乾坤之先後定矣觀萬類高卑之陳而二五之貴賤位矣觀陽動陰靜之有常而奇耦之剛柔判矣觀類聚羣分不能無生得失而比應攻取之吉凶兆矣觀成象成形若日月之往來星辰之顯晦山川之聳伏潮汐人物之榮枯代謝而陰陽老少之變化見矣相摩相盪以造化之幾言非言卦畫也故遂以雷霆風雨繼之葢太極初判惟是乾剛坤柔相爲摩切而生六子六子與乾坤又互相推盪于亭毒之閟於是乎有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以化育萬物于无窮于中得乾道者成男得坤道者成女紛藉布濩于霄壤而易象以森然備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以下則又以乾坤統易而以易簡之德統乾坤所以揭聖學之宗也萬物之生必有所以始之者則乾實主之卽六字不得與也雖得氣始必有所以成之者則坤實作之卽乾亦不復與也然乾之知始也要以易知葢本乎氣之自然而非慮也匪易則知必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能盡萬物而資之始乎坤之作成也要以簡能葢因乎乾之自然而非爲也匪簡則作必有所及有所不及惡能盡萬物而資之生乎此无他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乾以本无極也故易坤以本无極也故簡易簡者乾坤之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亦不專屬乾坤言故下遂以人道繼之人心之良本自易簡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人惟其心之艱險則難

察難察則眾莫親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勢也人惟其
事之煩瑣則難從難從則功莫就簡則易從易從則有
功勢也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然乃得之自易
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然乃得之自簡故夫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可成位乎天地之
中而與參矣學子柰何自舍所爲易簡者而難且繁之
求哉中庸提出率性二字而極其用於位育參贊大與
此章相發明先儒專以易簡屬聖人亦非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上章言造化本有自然之易此乃言聖人作易以開人
事之變而教天下伏羲之設卦蓋以象告也使人繹其
象而吉凶判也柰世之能以象悟者罕文王周公於是
觀其象而繫之辭以明告吉凶于天下爻之有變化則
以剛柔相推而生也變化生而易之用乃始无窮不然
辭雖設止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爾矣何以開物成
務而冒天下之道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悔未至吉也然而吉之端也吝未至凶也然而凶之漸
也虞愁慮意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進退者言乎世運之升降人生之盛衰氣機之代謝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心之覺迷異幾國之明晦異狀用之誠信異態皆判若
晝夜故寓言晝夜以括之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動以變言極猶至也域中有三極曰天曰地曰人天必

陰陽交錯而相濟然後可以大生地必剛柔交錯而相
濟然後可以廣生人必仁義交錯而相濟然後可以爲
生民立命故非六爻變動不足以象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何謂序如當乾之姤則宜居而安乎潛當乾之同人則
宜居而安乎見以其不可亂也故曰序觀象玩辭既已
察乎天之道觀變玩占又且祇乎天之示我之心實與

天孚天惡得而不祐哉易不可以鹵莽得也故詔之以玩深夫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不獨以天地雷風之類言卦德卦形卦綜皆是變不獨以陰陽老少之變言如初變二二變三與乘承比應之變皆是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如以二視初則二貴矣以五視二則五又貴矣

齊小大者存乎卦

小大非謂陰陽言如以乾視坤則乾大矣以大有視同人則大有大矣卦之大者六爻之取義无弗大也卦之小者六爻之取義无弗小也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

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判決意謂必介然判決而後悔吝可免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奮動意謂必深心自悔而後能震奮以善補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與辭不必牽合險易以辭所指言行險必凶居易必吉故觀於辭之險易而吉凶辨也指其所之之吉凶使人知所趨避此聖人作易之本旨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易所以與天地準者以

其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今夫日月星辰之昭列其文炳如也日月有出有入星辰有見有隱惡謂明也而无幽乎山陵川澤之脉絡其理秩如也山勢之行有顯有藏水脉之流有出有洩惡謂明也而无幽乎何者陰陽之相生相乘此必然而不可易者也聖人觀乎天文而得其所以出入隱見察乎地理而得其所以顯藏出洩是故知幽明之故生死之相爲輪轉固也然性本无生死也夫人不自知本无生死與者耽奉高者思離總不免爲生死轉則未嘗自原其始而反其

終也聖人原其始之來本自來而无從來反其終之去本自去而无從去知吾之本无生死不取不舍超然不為生死轉斯其為知死生之說生而成形之謂物物也者合精與氣而結之者也精之靈曰魄氣之靈曰魂其合也精氣可見而魂魄不可見其離也魄之降可測而魂之游不可測倏而无倏而有狀何變也善則福不善則禍誠則享不誠則不享情何變也聖人察其所以物而知物之游為變察其所以變而知變之生於物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聖人會幽明死生鬼神之祕以作易故易之為道也與天地相似天地安得而違之夫人之過生於知不足以周物而道弗廣也易之為教也知周乎萬物之宜而道博濟乎天下故不過旁猶旁燭之旁流當依京房本作旁夫人之憂生於心之有所膠也不然則其不知命之係於天而弗能安也易之為教也旁行而無所留任樂其天之自然而安乎命故不憂夫人之不克愛者由有所擇於境公物之心以計自便而隔也易之為教也各安其土之適然而不以遷其性之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至大矣易能範圍之不過萬物至賾矣易能曲成之不遺晝夜之道至變矣易能通其道而知以此見神无方而易无體使有方體則所範圍曲成幾何晝夜之道又安能通而知哉陰陽之相為循環即晝夜可知也故提一晝夜而幽明死生鬼神之屬皆舉之矣世儒不察所謂晝夜之道猥云學欲晝夜常知此无論非易本旨彼以覺照為知非所語於不慮之知也焉得通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陰也一陽陽也一陰一陽循環不已是孰樞之而然耶顧索所以樞者不可得若有若无非有非无以其終日由之而不可任也故名之曰道然則夫人一動一靜一作一止一語一默一呼一吸何之非道要在人默識之爾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非可以善名也然而善之所從出也故曰繼之者善

蘇氏曰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性者自然之稱也道本无爲也而人以爲與焉則病道夫得道者得之於无以爲也故曰成之者性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見其繼之仁也而遂以道爲仁知者見其繼之知也而遂以道爲知則旣以其見而隔之百姓之所日用者莫非道也然而行不著習不察則又以其不知而迷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下總言道之妙皆歸諸天地者非易言乎道之顯諸仁天以資始地以資生聖人以贊化育此道之顯者也乃其所以用者則藏於无朕莫可測矣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見其莫之鼓而鼓也莫之鼓而鼓此其德之所以日新而業之所以富有也然則聖與道二與曰

道无爲者也聖人无爲而有爲有爲而无爲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至此方說到易上然皆本道來夫易何以名也陰生陽陽生陰以其相變易而无窮也故曰易道无象也至乾而始有成象道无法也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聖人之設乾坤蓋使天下因法象以見道也極蓍之數以知來之謂占卽其占而變通之以成務之謂事聖人之設蓍數蓋使天下因占變以游乎道也要之不外乎一陰一陽也陰也而或變乎陽陽也而或變乎陰以其兩在不測故曰神聖人神道設教而作易故極論道妙而歸之易如此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

此章贊易道之廣大而歸本於易簡蓋亦首章之意窮極幽深而靡限故曰不禦思爲不擾而行自當故曰靜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太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一而實故曰專曰直坤兩而虛故曰翕曰闢專以直使含易義翕以闢便含簡義廣大之析朱義備矣然專者動直之基也靜翕者動闢之基也故皆以靜爲先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承乾坤言而曰配天地則乾坤不專指天地可繹也變通以陰陽相變言陰陽之義以奇耦相對言德而

曰至則不思而得无爲而成者也何易簡如之易簡理得則天地四時日月之妙皆在我矣結以至德一語意最深切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易之作也聖人所以崇天下之德而廣天下之業者也蓋會易之蘊則知自崇踐易之教則禮自卑知欲其通微也雖極于无上而不爲杳禮欲其節志也雖處於最下而不爲降世儒移其崇於禮移其卑於知亦惑甚矣聖人崇效天而卑法地天地設位而崇卑之象已具矣故曰易行乎其中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謂吾人現成之性性本不滅而常存此道義之所從出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人苟徹性未有不當乎道義者蓋又約禮卑而歸於知崇之意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賾說文雜亂也古作嘖左傳曰嘖有煩言惡猶厭也天下事理之錯雜難言也聖人擬諸其形容而象其物宜以著卦是故謂之象天下事機之變動難裁也聖人察其要會而可通者定爲經常之禮以判失得是故謂之爻賾若可惡矣乃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得惡則其理當也動若可亂矣乃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則其理

析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易變化之道也謂道之變化而忞焉可乎擬之而後
言必當其典禮者而言也議之而後動必當其典禮者
而動也夫如是乃克成其變化忞所謂變化者變化以
從乎典禮者也忞而爲之則非所以成變化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樞機皆動於此而應於彼者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先號咷而後笑異而同者也故聖人借其辭以明君子
跡異而心同不必泥先後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

以往其无所失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
德愈盛則禮愈恭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
口舌亦一身之門戶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知盜謂知盜之所由招也聖人蓋借此諸爻以示擬議
之則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二十字韓康伯本在夫易何爲者上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上程朱從之良是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四十字韓康伯本在再扐後掛下朱義移置此亦是河圖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與十位中故曰五位陰陽之相得必矣故一六合而成水二

七合而成火三八合而成木四九合而成金五十合而成土此天地自然之數也天地之數各五合而成十則五之合也分而積之天數五五地數六五合而積之則爲十者五乃其奇又五故夫數統於五也夫天地之用五行而已矣故舉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歸之五以啟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五者數之祖也即此五數而極衍之盡得五十故曰大衍虛其一而不用者象太極也以示其无用而无不用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分二象兩則虛一之象太極可徵也掛一左右揲盡象不閏之歲三故再扐象再閏每變必掛故曰再扐而後掛要之以象者不期象而自象也謂蓍以象之則非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乾老陽也取老陽之策而六積之故得二百一十有六坤老陰也取老陰之策而六積之故得百四十有四合而得三百六十然以兩少之策合亦得三百六十通二篇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王宗傳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

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朱義祖陸績之說誤也必若爾則歸奇於扐者再併分二掛一揲四是爲五營矣豈得謂爲四哉唐一行之說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也變之扐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少多者奇耦之數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大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明陰陽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在乎三變之閒八卦之象也此其說與大傳所稱乾坤之策合不然乾未必六爻皆老也何以曰二百一十有六坤未必六爻皆老也何以曰百四十有四六十四卦之象由八卦之象而推也六十四卦之義由八卦之義而廣也故

曰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道无象以蓍而著故曰顯德行得蓍決之而益妙故曰神蓍一設神人之相應若賓主之交然故曰可與酬酢神不能自以吉凶告人蓍設而後有所託以告若易實助之故曰可與祐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蓍之變化則神實爲之聖人知神之所爲故能因其變化而立之蓍蓍以數告者也而數起于河圖故先陳河圖天地之數成變化而行鬼神然後極著蓍之變化而歸於神之爲見聖人皆因乎天地自然之數非以人與焉者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張敬夫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

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尙之則可以窮前知之神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言謂命蓍之言受命謂蓍曰精曰變曰神以易言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三而合之之謂參五而列之之謂伍參伍參互審覈之辭也左而揲之三右而揲之三或三多三少或一多一少參合而會之以定陰陽老少之變故曰參伍以變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帛之綜一上一下者也變既成則九六七八之數定矣操此之數而錯綜之或陽往陰來陰往陽來而相交或陽上陰下陰上陽下而相易卦象於是乎无方故曰錯綜其數蘇劉縱橫十五之說固奇然无當於變來知德錯綜之說固新然无當於數吾故取劉說以論洛書取來說以論伏羲圓圖與雜卦而不敢以釋斯義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當其未蓍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一感於蓍遂通天下之故何其神也心體之神亦爾然此自以蓍言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極究極也研研析也深至德之奥也幾動微之會也璭

究其深故能通天下之志動適其微故能成天下之務曰深曰幾曰神皆以易之所蘊言故下即繼易有聖人之道云云舊以深承精幾承變固矣古人文字原不沾沾如此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易開物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故以定天下之業易
會天下之道故以斷天下之疑斷疑承言道言謂凡道
之未明者得易以決之非專謂筮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貢當作貞蓍分合多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卦才
象體辭確不可淆故其德方以知六爻隨位所值各有
當否故其義易以貞易以貞者謂至正而无定局也此
学指蓍卦爻言心本无容染曷待於洗以人之思慮紛

擾若或染之一切死染斯之謂洗也已矣易去密謂言
思之所不能及視聞之所不能加也一切无染休其心
於何思何慮之境是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蓋聖人教爽
下使爾必以屬聖人則聖人惟藏密而後能作易豈藉
易而後藏密哉然本之於蓍卦爻者何盜心不圓而神
者必且滯於象不方以知者必且滑于識不易以貞者
必且膠于一此所爲不淨也得蓍卦爻之妙以開之乃
能一切死染休其心於何思何慮之境此聖教之至微
至妙者與獨以吉凶同患爲教亦或淺矣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
吉凶未形之兆見于蓍故曰知來事物已陳之跡含于
卦故曰藏往蓍之神即聖心之神也卦之知即聖心之
知也故推而歸諸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聰明
睿知燭幽洞微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茲所謂神武不殺
也要總贊作易者之至德以爲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之
論誤矣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夫惟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能洞曉造化之祕而深察
民心愛惡之常是用興神物以前民用蓍故神物實聖
人標焉以當大用故曰興人心之德本自神自明感於
物而或擾神明乃漓爾聖人興神物以前民用使人屏
較計之私捐意必之慮齋心祓志壹聽其可否於神而
不以己與焉斯所爲神明其德也聖人蓋假於蓍引天
下以返眞還元深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辭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易旡之非是也試即戸而論闔斯謂坤闢斯謂乾一
闔一闢斯謂變闔闢往來不窮斯謂通其可見也斯謂
象共成形也斯謂器制此而用之斯謂法以其利用出
入而民咸用之斯謂神繇斯以譚近而百體遠而萬彙
安往非易達斯之徵而後可退藏於密而後可神明其
德故結之以此淵夫

右第十一章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推原聖人作易實因造化本然生生之妙而象之爾
也易字讀有太極連下為句太極者道也以其至極旡
上也強而名之曰太極周子曰旡極而太極葢明太極
之為旡極也道生天地不曰天地而曰兩儀者指其體
與四象對也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者也故曰兩儀生
四象不言土者以其分旺四季也言四象而土在其中
矣水有陰陽而震巽生金有陰陽而乾兌生土有陰陽
而坤艮生水純陰火純陽故只為坎離此四象生八卦

之義也造化之原實爾故聖人象而為奇耦相生之序
以成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凡繫數之稱八卦皆謂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
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吉凶定人得以決疑定志
而成天下之務故曰吉凶生大業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
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按荀悅漢紀立下有象字富貴聖人蓍龜而繼天地四
時日月之後何蘇氏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時所
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及聖人通之聖人所不
通蓍龜決之是也然本借諸至大者以形蓍龜功用之
大爾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謂蓍聖人則蓍數而制之用天實生之者也陰陽

之變化天地之變化也卦爻之吉凶天象之吉凶也奇
耦之成文定象河圖洛書之文也聖人之作易蓋无一
而非因乎天也易明著聖人則圖書以作易而世儒歧
書爲叙疇何與然圖書之則規規然以方位與數論者
亦固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
四象朱義以爲陰陽大少是也蓋伏羲之易獨以象示
而已繫辭焉而定之吉凶則文王周公之易也伏羲之

含義也廣文王周公之詔人也詳
右第十二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也
解見大有此當在前章盜之招也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
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此章總明聖人立象以盡意俟夫人自得之也聖人非

不欲正言也以爲有不可勝言者矣故立象以盡之象
者何一⚋二畫是也
設卦以盡情僞
於卦之愛惡相攻遠近相取而天下之情僞畢著矣
繫辭焉以盡其言
繫辭亦書也顧能盡言者何稽實以待虛辭有盡而辭
之所寓者无窮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變通以易之義言如初主潛二主見所謂變也或潛而

見或見而潛所謂通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易繹其義而心曠決之占而志果使人躍然於道不
自知其所以然此聖人鼓舞之神也
乾坤其易之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
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之畫奇坤之畫偶故易言奇偶率稱乾坤易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悉於奇偶取之故乾坤易之藴也乾
與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夫易以陰陽相易而名也

乾坤而或毀且一爻所見易易不可見則乾爲獨陽坤
爲獨陰乾坤亦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一也自其形而上者謂之道自其形而下者謂之器
非一非二程伯子云原來只是此道在人默而識之有
味哉其言之也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
謂之事業
器膠于一者也器以道命則不可得而膠矣故化而裁

之謂之變變乎其所不容不變也推而行之謂之通通
乎其所不容不通也推猶剛柔相推之推作吹音不協
而義操變通之妙以宜民事業之所由成也事業成於
變通變通得於奇偶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承上幹此以起下故加是故夫象四字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
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此變通亦以易義言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其人聖則能神而明之若其人愚則不然存乎德行即
至道凝道意明而曰神謂參乎象之外也成而曰默謂
凝乎象之先也嗚呼至矣
右第十三章　十二十三原共一章分爲二亦有理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

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章明聖人作易闡吉凶以詔天下无非欲人法乾坤
之易簡而貞夫動也變謂陰陽老少之變動者人之動
也雖未有之而理已具故曰在其中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夫人之吉凶悔吝由動而生故動不可不愼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无窮之義皆起於剛柔故曰立本隨時之宜則存乎變
通故曰趣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吉之勝凶也遠矣貞則吉不貞則凶故曰貞勝天地以貞而觀日月以貞而明天地不能違而况人乎故夫天地之動惟此一貞而已觀古換切示也卽下確然示人隤然示人意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夫乾純乎奇者也則惟是一健爾矣故見其確然示人易也夫坤純乎偶者也則惟是一順爾矣故見其隤然示人簡也聖人察此之妙而爻以效之象以像之要以歸天下而納諸易簡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兆數見於卦故曰內失得徵乎事故曰外

功業見乎變

觀變玩占疑可斷志可通此功業所以成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象也變也占也皆聖人覺世之情也然而其顯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此乃就貞動之義而揭其大蓋德莫大於生而格好生之德者莫甚於違義以殖財此吉凶之大介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與天地合德未有不以生天下爲己任者然非位不足以布之故位者聖人之大寶也位之存亡寄乎民故守位以人民之死生寄乎財故聚人以財理財必先正其辭辭正而後民之爲非者可禁也此非義以擘之弗得矣故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義以理財財以聚人人以守位位以布德而生天下此聖人所爲作易以教天下之情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包犧會天地人物之精以作易舉歷聖之創制立法不能外也舊主制器尙象言誤矣神明之德幽而難測故曰通萬物之情雜而難辨故曰類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
離爲目朱子謂兩目相承而物麗是也離爲雉故稱佃
互巽爲魚故稱漁巽又繩象葢者彷彿之辭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
天下葢取諸益
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屈木之直而爲
之震巽皆木動而入又互坤土木入土而動耒耜象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葢取諸噬嗑
離日在上日中象震爲足又爲大塗致民象中爻互坎
艮坎水艮山百珍所出聚貨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蜡
物之有間者嚙而合之此亦噬嗑之義也生人之道食
爲急而貨次之此二聖所以首爲之所與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
神農氏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草衣无辨民不知貴
賤之等迨黃帝堯舜制爲典禮文物於是尊卑定位君

逸臣勞百官各修其職黃帝堯舜端拱垂衣裳而天下
治葢取諸乾知大始坤代有終之義十三卦所取莫非
變而通者獨發其義於此何制器之利皆民所樂道至
欲使民勞而我逸非當勢之窮且得所以通變神化之
妙不能使民安而從也乾爲衣坤爲裳上衣下裳亦有
天尊地卑象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葢葢取諸渙
刳空其中也剡薄銳其首也上巽下坎中且互震木動
水上舟楫象舟楫設而天下得以往來亦合渙之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葢取諸隨
牛性順故馴而服之以引重馬性馳故駕而乘之以致
遠震自坤變坤爲牛一奇拖其後引重象兌自乾變乾
爲馬一偶開其前致遠象橫渠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
而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
坤爲闔戶互艮又門重門象震木且善鳴柝象互坎爲
盜暴客象豫怠也擊柝亦警豫義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象全卦象坎臼陷象既已粒
食又杵臼以治之使精亦小過矣然而萬民以濟正所
謂過以利貞與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以絲弦之也剡斲而削之使銳也睽互坎弧象互離
矢象弧中弣強上下兩梢弱故象坎矢前鏃後括實中
笴虛故象離李鼎祚曰坎爲絲弦象兌毀折剡象以其
睽也故威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棟屋脊檁也宇兩垂而下者椽也周禮上尊而宇卑則
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爲宇是也震一陽在上卦之下
而承二陰故象棟乾三陽在下而相比故象宇外震風
雨飄搖象四陽大壯弗克淩蔽風雨象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爲隱伏葬埋象互重乾乾爲大

木棺槨象虞翻曰巽爲木兌爲口乾爲人木有口而人
入處之棺斂象杵臼養生也棺槨送死也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故不厭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書以刀筆畫於簡爲文字也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
予者執左取者操右合爲信也乾兌皆金乾爲言兌爲
決金以鐫言抉事書契象夬五奇象書契之刻上畫偶
又象契上端分處書契設而小人不得欺亦夬義

右第二章
是故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蘇氏曰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
也達者因似以識眞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
矣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
著也
材謂卦材效呈獻也姚舜牧曰此理之未形者聖人像
之象此理之未發者聖人闡之辭復何隱而不明故曰

吉凶生而悔吝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陽卦畫五奇數也陰卦畫四耦數也朱義自當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孔子借易辭而反之以明至道猶借棠棣之詩而闢未思何遠之指爻傳曰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則既以往來為害矣至此卻反之曰天下何思何慮非謂无思謂其思皆莫之思而思也非謂无慮謂其慮皆莫之慮而

慮也塗雖殊要於同歸慮雖百要於一致即憧憧往來何病今夫日月日相往來然以其相推也明乃生寒暑歲相往來然以其相推也歲乃成不聞其以往來病也夫物亦然尺蠖之屈乃以求信安覩夫屈之非信龍蛇之蟄乃以存身安覩夫蟄之非存往來屈信者迹也無往無來無屈無信者神也此其同歸而一致者也顧神不可以潦鹵入要存乎精義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無思之思思無不當無慮之慮慮無不審夫故用利而身安洒然常處於泰寧無事之天斯德之所崇也然此之為境猶可得而知也過此以往則不可得而知矣非莫知之超超絕特無所容其知也神不可測安所容吾窮然乃曰窮神正窮乎其所無容窮者也化不可為安所容吾知然乃曰知化正知乎其所無容知者也窮無窮知無知斯乃為德之盛也夫子思以無聲無臭為至孟子以聖不可知為神其有以達此矣神曰窮則非特入也德曰盛則非特崇也故曰過此以往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石不可困而困之是爲非所困而困蒺藜不可據而據之是爲非所據而據劉備不度吳之不可伐而伐卒爲陸遜所挫不度劉表之不可依而依卒爲曹操所攻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括結礙也此乃孔子發本爻言外意古人自耕釣版築一出而定天下之治則成器而後動故也器未成而亟自用卽有獲倅爾況倖之不可徼乎聖人揭成器爲言良可味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愧之而後仁懼之而後義賞之而後競刑之而後創故可小懲而大誡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小人所爲罪積而不可解者祇爲以小善爲无益以小惡爲无傷故闡發至此可謂痛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甚哉人之不可有所恃也安其位者勢必危保其存者勢必亡有其治者勢必亂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任古之人臣必量力度德而後受其君之任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萬事之變其幾必有先動者當其幾而爲之所行必當功必成古聖人所爲定大業如握券排大難如拉朽者知幾故也葢至於知幾如神矣然人心至神本无不燭

獨心有所繫天聽爲蔽夫故嘗幾而不知苟其心一无所繫上交以其本然之敬而不參之諂下交以其本然之和而不參之瀆此心空洞如水映鑑臨會何不足以知幾幾之動也朕兆未著故曰微適其幾則无弗吉故曰吉之先見而不言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言赴幾之速也介判決意夫人赴幾之不速由亦見之依違不斷故苟如石之鋸裂截然兩判審用終日故曰斷可識矣

舊以幾爲念初動介爲耿介作爲引去皆非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微彰以用之藏露言知微而不知彰者或當其宜彰而失之知彰而不知微者或當其宜微而失之知柔而不知剛者或當其宜而剛失之知剛而不知柔者或當其宜柔而失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所望以爲進退之候者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殆將意庶幾近詞正與回也其庶乎語意同以幾爲知幾之幾殊不然此兩字見左孟屢矣何得扭捏且幾上安著得庶字顏子見微而心切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要須識所謂善字是如何或曰顏子屢空何超也至此云云郤甚密意豈異耶予曰超故密密故超超而密時乃眞超密而超時乃眞密此處正可參顏子學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一致也

絪𦁧枲也緼緜絮也蓋借以形二氣纏綿交密意所謂致一者以兩相與言三則分矣玩引爻語意自明君臣之交不絪緼不能以致雍熙朋友之交不絪緼不能以究玄微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繫之立心勿恒凶

按郭京古本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最是易平易近民意懼以語謂以恐喝之言感天下也安其身三語大是經世要畧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總言聖人察陰陽之妙賦之名而闡之辭以明失得之報要因民心之貳而濟其行也乾謂奇坤謂偶乾坤闔闢而生變化此易之所從出也故以是爲易之門陰陽之德未嘗不合然其體之剛柔不易也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正於其合而分分而合得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卦爻之稱名至雜矣然而不越其類葢稽之審也顧所以若是繁者毋亦爲世之澆不得不詳詔之耳當盛世則卦畫足矣焉用此

夫易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而微而字當在顯字下理象已定故曰往吉凶未形故曰來顯者微之使探其源也幽者闡之使慎其動也道未始有名也易乃開而當之名以名爲不足而辨其物以寄意以物爲不足而正言之以言爲不足而斷以吉凶之辭不亦備乎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名者託衆人之所知以況其所不知也故小而寓大肆廣陳也上古民心出于一睢睢盱盱无得无失報於何有衰世民心貳矣情僞愛惡相感相攻而吉凶雜矣聖人因其貳而明失得之報以警之於以度諸危而措之安故曰濟葢至以報言而聖人之心戚矣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伏羲之易畫而已名其卦而繫之辭者文王也文王之易出而伏羲无窮之精義始著故稱易興於中古而曰作文王處羑里而作易故於處憂患之道曲而盡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

違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者禮也謹乎天澤之界而弗越之謂也夫人之欲无窮卑思淩尊少思踰長此萬過所繇叢也故夫履爲德基禮固所以和天下於不爭然而天之則也至道實於此具矣故曰和而至心不自下雖勉而由禮弗終也故次以謙謙以制禮而後德可執也故曰柄夫人未有不由履與謙而能脫於憂患者然而復其本也復者反也反其陽光而內照自察所爲眞常者也故曰復以自知些子靈妙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乃於物无弗辨此所以爲本與自知則得所爲眞常矣必次以恆者慮夫擇焉而弗能固也恒以一德故雖變化萬端而不厭德旣一矣焉用損德本一而或以欲牽或以見涸則害德者也損其所以害者而德粹矣故曰損德之修也然以粹白自足而不務深造無乃猶有遺德故次以益深造之以道非有所矯而助之長也故曰長裕而不設夫人處亨易處困難德誠益矣必困而不失其所亨乃可以自信故曰德之辨蓋自辨也德至於窮而通則旣有得矣然使有得喪者在非至也故次以井井无得无喪寂然

居所而用之不窮斯乃可以載萬善故夫井爲德之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故曰井以辨義得喪俱泯泊乎无爲以應天下斯可以權矣然必其心之伏而能入稱萬事之宜以制用而妙運乎人所不及窺乃克行權德至於能權則无險不夷无危不安尚何憂患之足慮故以巽終焉九德雖以處憂患言然易道至此備矣蓋聖人挈要之微言可弗玩夫小之爲言微也卽道心惟微之微老氏曰見小曰明正合此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夫易以前民用作也其爲書曷容遠索哉顧其爲道也屢遷要須神會難執求耳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六虛上下剛柔皆以爻言而曰道者何聖人立象以寓道爻之所在卽道也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玆其所爲易乎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

出入无定在之辭度法也以度謂以此法天下也外違
辭內卽辭以人之趣舍言句當從內讀謂易之剛柔上
下出入无定正以法人之趣舍使知儆懼又明於憂患
與所以憂患之故故雖无師保在前常若父母臨其上
而不敢忽盍其教之神如此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辭卦爻辭也方辭所指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則既有
典常可守矣然以其道之屢遷則固未始有常也神而
明之存乎人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離方以求道者
非執方以爲道者抑猶非言初卽含有終意言既卽含
末了意細玩自明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原始要終故六爻備列乃六爻所以相雜者惟其時與
物異也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有本則有末故初爻繫辭猶煩擬度卒則就所擬者成

之終爾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以中四爻兩互體言物卽謂陰陽撰述也德如健順
陷麗之類本正體之德而參以互其義乃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

要存亡吉凶總承六爻言爻雖閒出意見要不出彖辭
範圍之內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近謂近五蘇氏曰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柔者有
依而後能立二遠无依而免於咎者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

剛之爲道君用以功臣用以凶然三五皆陽也居以柔
類危居以剛類勝任則當位不當位之較也曰多曰邪
皆未必然之辭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卽承三才之道言道有變動故爻析爲六爻有尊卑
貴賤之等物象具矣故曰物尊卑貴賤相錯雜燦然成
文故曰文文不能以皆當也故吉凶生焉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

文王以盛德而當末世長短相形美惡相傾仲虺所謂
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粟之有秕者危可知也已
實以危心而得自脫於危是故其辭危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危者必平易者必傾若或有使之然者故曰使近而身
之禍福遠而家國天下之興亡靡不繇此故曰其道甚
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聖人所爲危其辭者正令人懼以終始罔敢參慢易之
心要其歸於无咎此所爲作易以教天下之心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章總論聖人秉易簡之德以知險阻故能作易以盡
天下之情使人知所趨吉而避凶也乾坤卽屬聖言又
非謂乾坤兩聖也聖合乾坤以成德者也至健則物莫
或撓故德行恆易至順則惟乾之從故德行恆簡立乎

无事者乃能鑑天下之事立乎无情者乃能照天下之
情故易則知險簡則知阻夫人所爲心弗愉慮弗審者
患生於知安而不知險知利而不知阻也險阻畢知故
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吉凶二句當是重出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卽云爲之變化夫人之變化云爲皆天也惡乎非
吉惡乎非祥之先徵獨言吉與吉之先見同義象事以
此知器蓋擬其所爲祥者利民用也占事以此知來蓋
揭其所爲祥者以詔民趨也世卽知象與占之尚竟知

其自人之變化云爲得哉微矣微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然而不能以告人也聖人作之易以教天下而後天地之能成焉蓋既謀之人復謀之蓍則咸知所趨吉而避凶故百姓亦得與能焉夫使百姓與能此所爲成天地之能也聖人何以使百姓與能乎八卦旣以象告矣爻彖抑又以情言矣故觀乎卦之剛柔雜居而吉凶犁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利猶以利爲本之利六爻陰陽之變動本皆出於自然乃有吉凶者卽以人之情遷也夫人方泯然同順何吉何凶愛惡相攻而逆順歧夫然後吉凶生焉方泊然无求何悔何吝遠近相取而爭端伏夫然後悔吝生焉方寂然无涉何利何害情僞相感而得失判夫然後利害生焉此所謂情遷者也然人之涉世莫難於近近而不相得則或以惡攻而凶或以僞感而害悔吝必弗免矣可弗慎與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就人之辭而辨其以情遷者吉一而已若叛若疑若躁若誣善若失守不亦情之險阻者哉而皆不能遁於其辭此聖人所爲易簡而自知也

易會卷之八

安成鄒德溥述

後學甘丙　朱大夏
門人楚士美　賀中男
壻甘允州　劉鎬
男匡明　承明　同校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章極闡聖人作易之妙生蓍謂生用蓍之法也與下文生爻生字同贊所以通賓主之言者也聖人立蓍法以通神明之德故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參天兩地而倚數

易之取於九六何也天數一三五凡三故參之而成九地數二四凡二故兩之而成六倚者依也謂易之數依此而起也以蓍數言九變皆奇三其三而九之此九之母也則過揲之策四其九而得三十六此九之子也蓋參之為十二者三九變皆偶二其三而六之此六之母也則過揲之策四其六而得二十有四此六之子也蓋兩之為十二者二乾大爻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策百四十有四則從七十二參而乾兩而坤也總乾策六千九百十有二坤策四千六百有八則從二千三百四參而乾兩而坤也聖人倚數之妙蓋如此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變以立卦言非指揲蓍之變也以八卦言乾一變則巽再變則艮坤一變則震再變則兌是也以八卦變六十四卦言乾初變則姤二變則遯坤初變則復二變則臨是也就所變之剛柔而發揮於是乎爻辭生焉蓋爻有剛柔得位者有剛柔不得位者有剛來文柔柔進文剛者就是闡之然後六爻時義惟變所適而不盡與卦同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道形而上非夫思議之可及者也以其為天地之始故其文從首從之德則根乎心之自然者也故其文從直從心道德者渾然不涉於名理者也自其秩而為事物之宜則曰義和順者因其自然而无所矯也理者析而治也蓋和順於道德而理之爾也理義非二也自其條理之不可紊命曰理性道非二也子思稱率性之謂道可繹也以其為心之所從生也故其文從生從心命以天所宰言聖人之作易也其於命也至遠矣然非億而中之也蓋窮理盡性以至是也曰盡曰至皆承窮言盡

謂窮盡至謂窮至也性者天之所以爲命者也不窮盡其性而能達命者必不得矣然性不可見其可見者理耳察乎其可見者以會乎其不可見者則窮理盡性之說也聖人實詔天下以道德性命之微而託蓍數卦爻以示之故下遂言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云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陰陽剛柔仁義正所謂性命之理也卽以爲性命則不可位陰陽閑列故曰分畫剛柔无常故曰迭經緯錯而成文故曰章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章著先天圖象因闡其爲教天下知來之數也薄者薄激而助雲雨也射害也錯陰陽相錯也山澤通氣故艮兌錯雷風相薄故震巽錯水火不相射故坎離錯乾坤定位而六子交則乾坤之交可知已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安石公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楊用修稱其超詣非唐宋諸儒所及良然必若朱說則易順逆相半曷云數逆謂未生卦爲來似矣曷云知乎蘇說雖超終牽合和玩辭意不叶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承八卦相錯而著其功雷所以動物於未萌者也風所以散物於初甲者也既甲而得雨以潤則物滋既滋而得日以烜則物鬯既鬯而得艮以止則物凝既凝而得兌以說則物遂造化萬物者六子也然非乾知之始无以君非坤之歸根无以藏乾坤又統六子者與君子之造化天下也亦然率作鼓舞所爲動也播命誕告所爲散也布仁煦育所爲潤也昭德臨照所爲烜也首出

庶物所爲君也篤恭不顯所爲藏也此聖人言外之旨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入者皆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遂言萬物出乎震必曰帝自出則齊乎巽帝自齊乎相見乎離帝相見乎勞去聲慰勞安息之意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蘇氏謂帝出云云爲古說此孔子從釋之也曰是萬物之盛衰於四時之閱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

帝者萬物之中有妙於萬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項氏曰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坤旺季夏義取中央故言地而不言西南兌以物成爲說故言秋而不言西胡氏曰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則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因帝王文定曰文王卦位與羲皇異取義故多此特就運行之序言蓋取天之四時地之四方與五行相生之次配以八卦而順推之如此

右第五章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成萬物者六子也然非陰陽合而相濟亦不能變化而成萬物羲文二圖合一之妙此亦足覩矣言六子之功不及乾坤者六子之功皆乾坤之功也艮不言山者終始萬物之義非山所概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本義也乾純陽故健坤純陰故順震陽生二陰之下則健而進故動坎陽在二陰之中則健爲險溺故陷艮陽在二陰之上雖健安往故止巽陰生二陽之下則順而伏故入離陰在二陽之中則順而附故麗兌陰在二陽之上則以順得爭故說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

造化權輿曰乾陽物也故馬蹄圓坤陰物也故牛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震爲龍

龍嘗依王虞本作駹震於色爲蒼駹蒼色虞云作龍非不應與乾同荀九家集解乾爲龍陸德明釋文謂陽氣也

巽爲雞

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而成雛吳幼清曰伏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

坎爲豕離爲雉

吳幼清曰前後皆陰之汙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孔氏曰坎爲溝瀆豕處於溼離爲文明雉有文章九家易曰六十四主時精爲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

艮爲狗

龔氏曰外剛而善禦內柔而附人者狗也九家易曰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二時日出故犬十二日而開目斗屈故犬卧屈斗運行四匝犬亦夜繞室也

兌爲羊

吳幼清曰內很而善觸外說而不能害人者羊也項氏曰羊直未而主兌金生於土也土王則金生庚伏必於建未之月羊屬土故土之怪爲羵羊土生金故羊有角而善觸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按麻衣易手作鼻股作手其言曰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坎爲耳離爲目水火相逮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管輅亦有鼻爲面山龔氏曰外圓而諸陽會者首也中寬而衆陰藏者腹也吳氏曰坎耳水內景陽在內也離目火外景陽在外也項氏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覺則用目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用耳聽坎月主夜也坎陽陷於陰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於陽故目資陽而能視王大古曰伏羲八卦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手之力在右王文定曰足蹈象雷手舞象風鼻不動如山山能出雲入風亦

呼吸之象也故爲艮口能說又水所出納也故爲兌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推明乾坤生六子之故而借男女長幼之字以別之與他章取象異故天父長男之類下文複出索求也陰陽之必相求勢也坤先求乾而乾應之則陽入陰中於是陰包陽而成男乾先求坤而坤應之則陰入陽中於是陽包陰而成女孔疏得之姜氏來氏說誣矣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夫乾大而无際惟天以之運而无極惟圜類之故以二象首焉以其主萬物也故曰君以其知大始也故曰父玉言其粹也金言其剛而能變也曰寒曰冰以其位西北寒冰之候也赤陽色也陽生於子故坎爲赤極於巳

故乾爲大赤乾故馬而曰良者語德純也乾老陽也故
曰老馬瘠馬多骨骨屬陽陽純故骨多非陽病也駁如
馬鋸齒食虎豹健而至威猛者也果者木之本又且圓
實在上荀九家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積陰故爲地作成物故爲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甫
北經而東西緯布象也釜虛而容熟物以養人者也吝
嗇者陰靜翕而不施也均虛而造物謂造瓦之均載土
以成器者也子母牛謂初生之母牛猶俗稱雛雛爲子
雛是也牛順物牛而母益順母牛而子滋益順大輿容
載駁也奇爲質偶爲文奇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爲
衆爲文也柄俞氏作枋乾極陽爲大赤坤極陰爲黑故
乾南而坤北王文定曰其於地也地字蓋色字之誤云荀
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爲作足爲的顙其於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張子曰陽在內者不得出故奮擊而爲雷龍當依虞氏
本作駹乾坤始交雜天地之色故爲玄黃孔疏謂取其
相雜而成蒼色是也旉當作車車動物上虛而一陽橫
下亦車象國語云震爲車左氏亦云震爲土車從馬萬
物之所出故爲大塗陽決陰闢前無壅塞亦大塗象陽
動決陰其動也躁此躁字已藏巽究爲躁義矣蒼筤色
筤謂色之美尚在實蓋筠也埤雅云萑似葦而小初生
爲菼長爲薍成則名萑葦初生爲葭長爲蘆成則名葦
竹與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震象也氣始亨故於馬
爲善鳴玉篇謂馬懸蹄者爲馵蓋一足伸一足挈起若
懸也作足猶駉頌斯馬斯作之作雙足並舉也皆一陽
下動之象的顙古訓白白巽色非震也吳幼淸謂如射
的之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的則取上畫虛之
象也陽反動陰下故於稼爲反生謂萌芽自下而生反
句向上宋氏曰麻豆之屬反戴孚甲而出者也陽長不
已其究爲乾之健蕃盛也鮮鮮美也物出震陽氣浸盛
必且蕃鮮故曰究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

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木曰曲直巽入之象也木根巽入于地地氣亦巽入于木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繩直取其順以達也工取其入以順也白取風吹去塵潔白也或曰巽居西南亦金方故爲白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中陽積而達于上故爲長爲高進退不果巽性爾也人柔則多疑剛則多決故巽疑而震決或曰長高以木上升言進退不果以風發止東西靡定言曰臭

者臭以風傳陰氣在下盤鬱不散二陽達之外也寡髮虞本作宣髮馬政寡按周禮車人之事半矩爲宣注頭髮頹落曰宣本自同寡義髮屬血陰血不行故髮少廣顙以陽氣上盛也眼之白屬陽黑屬陰離目上下白中黑閼而勻巽獨下黑見上中皆白故爲多白眼巽深於入情而算多者也離日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近一陰且下爲巽主上二陽皆其所有陽奇爲三奇畫二則其數六故爲近利市三倍究爲躁卦者巽變盡成震也荀九家有爲楊爲鸛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有究極之義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其於輿也爲曳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水內景坎陽在內故爲水二陰土之凹象中陽水流凹中象故爲溝瀆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矯曲而使之直也輮直而使之曲也水之曲直惟所導故爲矯輮弓輪中勁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吳氏曰中剛象弓

弣上下柔象弓之𢐀弰中奇象輪軸上下偶象輪之輻牙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視憂則有加矣故爲加憂火藏在心水勝之故爲心病水藏在腎竅于耳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於人爲火血於人爲水故稱血卦陽萌于地爲赤及其純也則爲乾乾之大赤坎得乾之中爻剛在中故爲美脊剛在內而躁故爲亟心上柔故首下下柔故蹄薄郭雍曰易云見輿曳馬不曳也當作其於輿也爲曳良是輿逢險阻力曳乃進也眚目翳也目屬離坎與離反故多眚坎心亨故爲通水流不滯亦

涵象月水之精也故方諸取水於月月亦內明益外陰
柔而心剛很也隱伏亦穿穴伏莽象木堅多心中剛也
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
桎梏爾雅小罍謂之坎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
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火中虛麗物而明其景外故屬離日火之精也故陽燧
取火於日中日之明亦外鄭玄曰大明者日皆明者電
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甲冑外剛離形也戈兵上銳離
性也大腹中虛也坤爲腹離乃稱大腹非離反大坤蓋
疾證火與日燥物者也故爲乾卦曰鼈曰蟹曰蠃曰蚌
曰龜皆外剛內柔者也龔氏曰蠃形銳而善麗蚌內虛
而含明科鳥巢蓋構結木枝而成者火炎上故於木爲
科上槁荀九家有爲牝牛爾雅大琴謂之離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
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山靜而止一陽隆起於地上亦山象震以陽闢陰无險
阻故爲大塗艮則陽阻而陰不能闢故爲徑路小石亦

剛卦之小故上陽亘下陰雙峙門闕象一剛在上象木
果二柔在下象草蓏乾純陽故但爲木果艮一陽二陰
故爲木之果又爲草之蓏項氏曰震蕃鮮草木之始艮
果蓏草木之終而又能始於艮象尤切閽人掌王宮中
門之禁止入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出剛
止內柔故爲閽寺指四肢之末而皆奇蓋陽之生於末
者狗漢上朱氏謂作豹爾雅謂熊虎醜其子豹蓋虎子
未有文似狗也爲狗爲鼠爲喙皆以剛在前故黔程迥
謂東北之色青黑雜也朱氏曰坎陽在內故木堅多心
艮陽在上故木堅多節木枝在上方有節荀九家有爲
鼻爲虎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
剛鹵爲妾爲羊
澤瀦水之地也地空虛而水聚焉則壅而爲澤兌爲澤
取上偶象土二陽象水聚坎取水流地中爲義固以中
陽爲木上下陰爲土巫口舌之官以口語說神者兌上
拆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金氣始凝條枯實落故爲毀折
附決謂一陰附二陽以決也震陽動故決兌不能自決

而附陽以決故曰附決氣潤爲鹵然使下土不堅則蹝
水虛漏而不可煎故鹵土必剛說文云鹵西方鹹也兌
正西又金也故爲剛鹵少女從姊爲娣故曰妾羊鄭康
成本作陽陽養无家女行賃炊爨賤於妾者郭璞引魯
詩曰陽如之何又曰巴濮之人自呼阿陽後漢西南夷
傳夷女爲媓徒背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按伏羲畫卦以類萬物之情諸若此象宜必有之夏商
遵用以卜筮特未制字耳文周繫易偶取一二以著義
固不必盡取也孔子慮後世執焉而遺諸象故悉錄以
垂後然尙當有逸者矣若見於左國與荀九家之類是
也蘇氏謂以卜筮存固然然達人所以變理陰陽與夫
晝人官之能物曲之利亦且有取於斯焉莊生謂不龜
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愚於諸象亦云
萬物統于八卦八卦者太極之所生也然則目之所覩
耳之所聞身之所觸意之所動安往而非太極之呈露
格物者正謂格此无徒以象求而後可與語易
右第十一章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惟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
非以盈訓屯謂物方屯而已盈天地閒此屯之所以次
乾坤也卦名本義已具象傳序卦類從卦名中提出一
義以相聯非正釋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
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此又提出屯之爲始生以啟蒙按郭京古本始生必蒙
誤作物蒙者蒙昧也誤脫昧字
需者飮食之道也飮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人所需以養莫如飮食故曰需者飮食之道人以爭所
養故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訟而不已必相攻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物至于衆必有所以比爲主乃克自寧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按郭京古本比者親比也既以比于一則必聚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聚則分殊分殊而後禮立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履必泰而後安朱義謂而泰字衍誤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
同人所以通否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

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
之以隨
豫順以動人必隨之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
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以說豫隨人者必壞亂天下而多事天下安則无事蠱
而後有事故曰蠱者事也非以事訓蠱蠱而有事然後
可以大高宗以商蠱而有事故商耑宣王以周蠱而有
事故周興凡曰臨者必以大臨小卦之名臨以二陽臨

四陰而言故曰臨者大也非以大訓臨也德位之大者
而後可以觀天下故以觀次臨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
必有可以觀天下者乃可以合天下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
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夫婦君臣朋友之交非有禮以賁之弗可久也然飾極
則實喪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陽窮於上則反下故復次剝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人心本无妄復則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心无妄乃可畜聚眾美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物畜聚乃可養民此畜義與上異故加物字以别之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養其民而後可動之故不嫌于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過則必陷陷必有所麗而後出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不言咸者何夫婦之道卽咸也猶上經言天地而乾坤具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之道終身不變者也不然而徒以情感感盡而離惡乎道故咸必繼之以恆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富久則府怨位久則基危故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以非承夫婦之道言故加物字以别之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時而遯可終於遯則不可此沮溺所爲異孔子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好剛者進以學尙勇者進以義此足繹晉旨矣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一於進不知與時消息故傷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以利合者難相棄以天合者難相收故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治家之道恩勝則瀆義勝則離故曰窮必乖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此解字以解難言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此卻以緩弛釋解起損義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此天道循環之幾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有分則有合決於此必遇於彼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物之聚必磊而上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不革則穢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學進而不已必得所歸宿得所歸宿則德大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旅親寡而无所容非巽順何以入之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道必入而後說處人亦然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氣憂則結說則散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人恣所欲則爭爭則離故節者所以萃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多出於僞故節信之爲貴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君子之信也惟義所在而不必故常得其至當有其信者必行之則過矣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天下之德者然後可以濟天下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局至於既濟畢矣然道无窮極寧遂止乎既濟矣猶必有未濟者爲終之以未濟而易於是乎无窮予嘗疑卦序以兩兩相比不應義適此之合恐非聖筆已乃知孔子實悟易義无窮故又借卦序而發此或以天或以人或以治或以學或以乘或以救逆逆足開迷而警怠惡得而忽諸

雜卦

文王序易或錯或綜兩兩相聯雜卦之作於中揭一相反之義對言之或乃以類合要總著易中无窮之妙必執象與彖與主爻而取者固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故曰與以物觀我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陽起而御世故曰見然乃居貞故曰不失其居包羣蒙而養之故曰雜然惟求我是應初筮是告抑何辯也故曰著屯動而定蒙包而辯故類言之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極必益故損爲盛基益極必損故益爲衰萌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艮而可以畜乾者時之適也无妄而災禍之偶也禍非自取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水聚必下木升必上易以上爲往下爲來

謙輕而豫怠也

蘇氏曰輕者銳於有爲怠者安於无事折節以下人必銳於有爲者也知樂而不憂必安於无事者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非食也然乃本於食賁色也然乃本於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

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天下我隨則可相安于无故至于蠱則不得不飭矣故序卦以蠱爲有事

剝爛也復反也

剝爛於上復反於下果爛而墜且復生

晉晝也明夷誅也

王文定謂誅恐夜字之誤艮是古韻夜元具反正與下遇音叶

井通而困相遇也

潘氏曰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以通與遇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

咸速也恆久也

咸必出於卒然故曰速

渙離也節止也

水乘風故離澤防水故止

解緩也蹇難也

震出險外故曰解已解則緩艮止險內故曰蹇方蹇則

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疏外也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葢上字之誤

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蘇氏曰親則於衆有所擇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命改正故曰去故正位凝命故曰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大之過小常也小者過斯乃謂過外之相孚貌也中心

孚斯乃謂信

豐多故也旅寡親也

當作旅寡親正與新信韻叶豐盛則故舊合覊旅則親

戚離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一陰而畜五陽其勢寡一陰履五陽之閒而可以處

乎此乃以陰不敵陽而類言之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不進則猶有所待不親則判然離矣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

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

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言大過而下不應殊

葢傳者誤也蘇蔡更正良是蔡次更優蔡曰大過顚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

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

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按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

則正以陰居之則顚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顚也既濟六

爻陰陽各得其位故曰定未濟六爻陰位陽陽反位陰

故曰男之窮也女始歸待男而行既歸則從夫而終矣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始乾而終以夬者夬盡則復於乾貞下起元之義也必詥以君子小人二語益示進賢遠奸乃挽回世運之樞要要歸于夬之一字深夫深夫

蘇氏曰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兩兩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既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謂其不

得已也變者八卦不可覆者也來氏錯綜之說本此

或問雜卦之作於道何居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使天下純乎陽則陽而已矣純乎陰則陰而已矣惡乎見道陰陽對列相乘相錯相生相尅而道始見焉今夫剛以柔乘柔以剛始樂以憂先憂以樂濟與或招求求或基與動而能定包而能辨此其所為易也聖人錯舉而言之味固自雋推此類融而玩之六十四卦皆可味聖人見得易中無窮之理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彼獨謂明錯綜之義斯亦淺之乎觀易矣

易會八卷 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明鄒德溥撰德溥字汝光安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司經局洗馬明史儒林傳附見其祖守益傳末是書用注疏本其說多主義理亦兼言象自繫辭以下所解甚畧自序謂就心所會者述之故名易會然往往亦借以寓意如解亢龍有悔曰亢而曰龍則亢乎其所不得不亢也蓋人處時勢之極固有必亢而後濟者惟聖人純乎天德無一毫全軀保命之思雖履盛滿蒙譏謗冒天下之不韙而弗之避也即勢且至於悔亦為天下甘之矣若慮其有悔而先自處於不亢之地則智士之所為耳何龍德之云乎此明季清流之見以愧選愞則可矣實非經義也

像抄六卷

〔明〕錢一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像抄六卷》

提要

像抄引

萬曆丙戌余復任螺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之幾二十年若彷彿窺見管中一斑不忍捘之水火因災木于甲辰名曰像象管見至于今又幾十年筆飥秃手亦顫矣因友人鞭勉隨覼隨讀隨讀隨抄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思

續爲木災以自備考鏡名
曰像抄孫盛有言易之爲
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
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註
解殆皆妄也此蓋不特箴

弼之失云余前見既嘗後
抄復然卽不任註與解然
應抄不抄非所抄而抄亦
自知妄無所逃罪或又曰
窮年兀兀在書冊中作活

計嘻此蠹魚也余曰書冊
安能蠹魚人人自蠹魚耳
余又見蠹魚一生活計作
于書冊中然似頗爲書冊
居守初不甚爲書冊蠹害

有蠹名無蠹實者蠹魚也
依書冊則生離書冊則死
生死以書冊猶書冊也若
蜉蝣焉朝生暮死于泥沙
汚濁中矣與其泥沙而蜉

蟫而生死毋寧書冊而蠹

魚而生死垢之言包也有

魚无咎无魚起凶蠹雖微

亦魚也人有家無書有書

無蠹如包无垢魚蔀爲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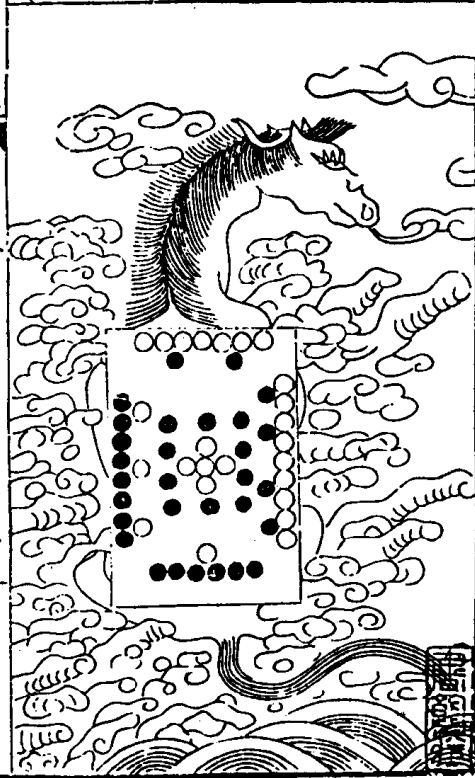
屋不懼窺其戶閴其无人

乎余尚恐不得比數于蠹

魚卒爲蟫蟫之朝夕若曰

無事書冊余曷敢昧心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春孟

之吉毘陵錢一本識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 易大傳

河圖上下左右皆九圈中具十五外包十五四合皆爲
十五中央四旁分爲五位皆以生數統成數而同處
其方徹上下三奇即爲乾三偶即爲坤二在五與七
之間即爲離一在六與十之間即爲坎自五而一而
六兩奇一偶反覆之即爲巽兌自十而二而七兩偶
一奇反覆之即爲震艮貫左右皆然即圖即卦伏羲
原不曾費手爲畫

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鄭氏曰木火用事而物
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遊魂爲變
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木火
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情之狀
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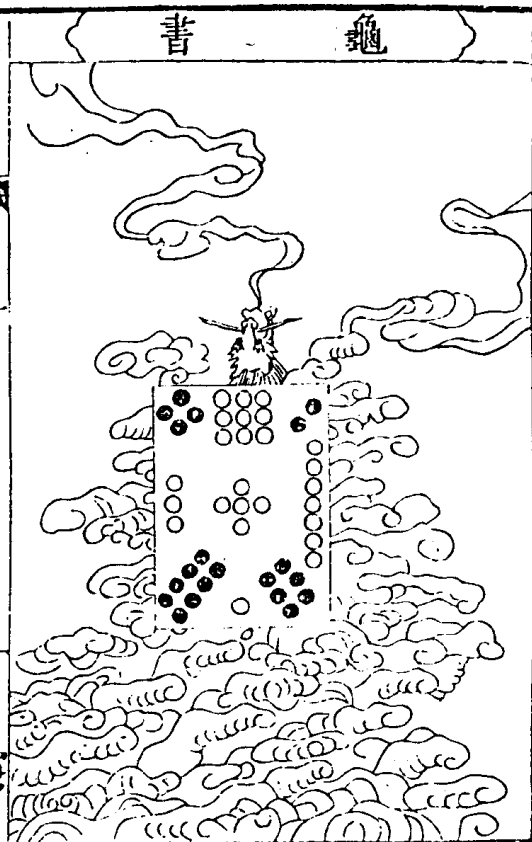
河圖中五圈便是五行本體中一圈便是土體萬物皆
生于土生此

河圖爲龍馬所負之圖圖圈內凡五樣古今无異議特
黑白之文爲旋毛則古今未言之惟鄭氏通志始有

之至宋廬陵朱公升臨川吳公澄皆謂其然近日靈
寶許公亦云然即今馬可以例見特今馬惟有旋毛
无此陰陽順逆生成象數耳又曰凡天陽數必在左
順而往凡地陰數必在右逆而來至于陽在陰中亦
左順而往陰在陽中亦右逆而來皆定體也 楊止菴

陽自後而生往前爲順一三入而爲主六八環于外而
從之陰自前而生來後爲逆二四入而爲主七九環
于外而從之一三自後而生往前爲順者陽中之陽
七九自前而生來後爲逆者陽中之陰二四自前而
生來後爲逆者陰中之陰六八自後而生往前爲順

者陰中之陽一奇一偶從先至後各順其序如兄弟
然一生一成從內至外各有其別如夫婦然
諺答人輒云无四六圖以生數言北與東一三共四南
與西二四共六以成數言北與東六八共十四南與
西七九共十六有四六則已全體造化矣易言哉易
言哉
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朱子 河圖許多圈子皆天地
氣數痕迹蔡虛齋
河圖陽生于正北長于正東盛于正南極于正西陰生
于正南長于正西極于正北終于正東縱觀則陽生

陰中陰生陽中橫觀則一九太陽居西北二八少陰
居東南以西則九分為二七以南則二七合為九此
河圖之相生而未始不相克也章本清
造化不出五行一六水即坎二七火即離三八木即震
巽四九金即兌乾五十土即艮坤此圖書之所同似
不必析某為某卦補某為某卦一一穿鑿以強合之
章本清
易曰參伍以變圖之中五與一四合五二三合五為三
五圖之中五與十為三五七八合為十五九六合為
十五亦皆三五三个五為十五五个三為十五參以
三伍以五三其五伍通為參五其三參通為伍圖與
書无往不合

洛書上下左右皆五層皆以奇數統偶數而各居其所

玉齊胡氏曰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六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三得五成八而合七又如二四成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處内三四成七而八在下書之九六七八无適而不遇其合也

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圏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圖洛書自一至九四十五畫之在龜背者其背文之坼有如字畫故謂之書非四十五數之外別有所謂書也

一十五河圖之中數三其一十五爲洛書之全數

洛書三其九爲二十七三其六爲一十八以成四十有五而乾遂得其九以爲九坤遂得其六以爲六此洛書所以爲天道

圖書之數自北而東同自南而西異物物生所同成所異物而无以自成者豈生數之固然蓋成數之不足耳故名之爲人而无以自成皆物乎物之數者也易逆數不論生底造化全論成底造化

河圖洛書皆木數居東伏羲畫卦皆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其卦八木之

成數重卦則亦兩其三八其八耳　胡廷芳

下天一之象進中五西北六之所由生左天三之象進中五東北八之所由生右天七之象退中五西南二之所由生上天九之象退中五東南四之所由生又六退中五成北之一八退中五成東之三二進中五成西之七四進中五成南之九

圖書三同二異或曰陽不可易而陰可易陽不可易謂一三五陰可易謂二七四九劉氏曰北東陽始生之方西南陽極盛之方陽主進數又必于進極而後變

胡雲峰曰相生則有不易之體相克故有變易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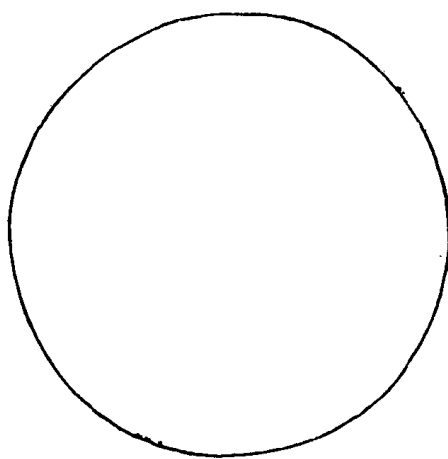
水木不變而金火通變蓋金入于火不別于火火能
煉金乃別其金金火固有通變之妙也
縱上下共十横東西共十右斜西南東北共十左斜東
南西北共十同河圖之十縱上中下共十五横左中
右共十五右斜西南中東北共十五左斜東南中西
北共十五又縱東四三八西二七六横南四九二北
八一六皆相乘十五同河圖之十五
圖對待爲流行書流行爲對待
圖生數居中成數附于五生數之外中爲主外爲客書
奇數居正偶數附于四奇數之側正爲君側爲臣造

化貴陽賤陰假圖書以顯其理出于自然之妙非可
容一毫智力抑揚于其間
天五居中地十合歸四隅既爲以陽統陰之象又若純
陽用事而陰氣盡斂无一用事之象
縱横合之成十既爲天地陰陽之大數四方合之各十
五象日月朔望之分上下合之成三十左右合之亦
成三十象日月晦朔之辨又爲日月陰陽之大數
圖明天地生成之體貴得偶書表陰陽消息之行主奇
陽谷鄭淸
圖二七在南書九在南陽究于九圖書不易在天爲明

命在人爲明德中天而生爲天下至聖之固聰明睿
知達天德禀受之初毫釐不容有偏纔偏便去知入
愚偏甚則爲下愚乃圖書全體則人人原自具足不
少虧欠
洛書陽生于正北長于正東極于正南消于正西陰生
于西南長于東南盛于東北終于西北九退爲七八
退爲六火金易位爲相克以南九分爲二七以西二
七合爲九亦未始不相生也章本淸
圖書生克不同而一之在下者无不同一萬化之根也
天一生水凡物之初生其形皆水水乃有生之最先

也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皆肇于子子水位也水
生于陽成于陰氣始動則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故
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以生水之初屬一至成水則
六矣章本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固是卦畫之原然易傳
明言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俯仰遠近无之非則无之
非畫程子謂見兎亦可起卦政如此
奇數南北一九分分東西三七分分偶數西南東北二

八分分。東南西北。四六分分。學者皆當心其所以然
水火互根木一而火九水陽內景始于一火陽外光究
于九也一而三爲進數爲發散爲木九而七爲退數
爲收歛爲金俱有至理
呂叔簡曰學問工夫只在箇定火火定則百物兼照萬
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
燥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能記甦定者水澄清而火
熄也故人非火不生非火不死事非火不濟非火不
敗惟君子善處火身安而德滋
圖與書俱出伏羲之世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或至禹時
又因洛書之傳而衍其義爲九章大法耳非至禹時
而洛書始出也或曰圭與龜通用禹時又有玄圭之
瑞因衍爲疇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又曰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云
瞿氏九思曰河圖洛書是合作一箇看底不是分作兩箇
看底書之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總是圖中一箇地十
分開來
王子植曰圖書皆一在下一者止之歸宿之地也止于
一者逆數也

易有太極圖一

此圖本來无一字邵子若問先天一字无馬明衡吾在
鴻濛未判中蘇伯厚欲求象外无窮意都在先天未
畫中王伯安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
人有個圓圈在不向蒲團坐死灰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无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又曰能造萬物者天地能造天地者太極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西山蔡氏曰邵子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是爲太極天道此立地道此立人道此立不特人物物亦有此一圖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只人是直生動物則横生植物乃倒生直生爲正横生倒生皆偏正者理通偏者理塞遂有靈蠢之異耳君子修之吉不失其直故曰人之生也直小人悖之凶便或横或倒了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太極只消一圖可以圓亦可以方合内外徹上下貫左右而无不通周子圖而爲五然无極此圖分二此圖分五此圖成男女此圖化生萬物此圖得意者總可以一圖而了也因其以无極沓易遂謂无極與易有兩般因其以五行沓八卦遂謂五行與八卦有兩般已无以得周子之意或又不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之大義而故盤旋于真精妙合二氣交感化生无窮之物類中第以冣靈自厚幸則又何時可望立脚太極之上而能

生兩生四生八以成大業于天下乎間嘗互證朱子之言其曰太極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然則陰靜陽動上加一圖只是明其不雜之意不然是離陰陽而言太極也）又曰今人説是陰陽上別有一箇无形无影底是太極非也（然則陰陽上別有圖全要得意于圖外）又曰理不外乎氣若説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爲二物（知此則分作五圖不特判爲二且似判爲五也）又曰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會五圖爲一圖便可无先後之疑）又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

同如此却因氣禀之異圖而爲五也北溪陳氏謂分而爲五非有欠
合而爲一非有餘得意于五而會歸于一由周子進
孔子因孔子及周子神明默成俱存乎人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要思這不是說個天地
虛懸道理。元初聖人畫卦。若是畫一畫象天畫一畫
象地又畫一畫象人。便是楊子雲之太玄了。知此圖
之圈而爲五。似以一圈爲人。而又以一圈爲物。學者
須是會五于一。始爲得之。
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
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

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
象八卦以至于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
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
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
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于无窮
皆然是故太極者无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
嘗虧損自古及今无時不存无時不在萬物无所不
禀則謂之曰命萬物无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无
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无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
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盡心知性以

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邵伯溫
泉南陳布衣眞晟。言心言敬。而以心字中之一點。規而
大之。爲太極。以不失此一點爲敬。意味殊是親切。須
知心之乚。一腔也。方寸也。橫列三點。三才也。三才統
體一太極。太極統體爲一心。君子戒愼恐懼。全體而
勿失此之謂敬耳。若指中一點爲太極。左右二點爲
動靜。似爲未圓之見。
朱子答何叔京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
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旣沒之後也其曰
執日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

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
朱子答楊子直謂太極含動靜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
極有動靜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
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夫
旣以太極爲形而上矣其解无極又謂所以著夫无
聲无臭之妙却似有兩層形而上也能知周子以无
極二字沓易字則自不爲兩層之辨矣
朱子婺源學藏書閣記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
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
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

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
作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敎之具粲然大備天
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
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无所
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

天地萬物晝夜寒暑彌滿六合流行今古皆易也主之
者太極 止菴楊氏

太極渾然一理其大无外其小无內人物各得一理似
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正如天地
閒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總是一月光 敬軒薛先生

朱子之言太極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玉齋胡氏謂此
不雜乎陰陽之太極形器已具而其理无眹玉齋胡
氏謂此不離乎陰陽之太極不雜之太極虛一之一
不離之太極掛一之一不雜之太極不可圖不離之
太極可圖具如右

薛文清先生曰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
之間後人論太極卽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
道遠矣

房審權曰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
不爲後

易有太極先要理會易字又要體貼有字蓋有易而无
太極者易无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一齊都
无說處

蠡測各具一太極本來自具非分而與之之謂統體一
太極千燈一光非還而合之之謂

明道先生曰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
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
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
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
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太極者兩儀未判之眞元乾元者乾儀先立之太極太
極在乾儀中卽名乾元太極在坤儀中卽名坤元實
非二物又曰乾儀立太極全體在乾元故大坤儀立
乾元全體在坤元故至天根乾元之端月窟坤元之
端爲物亦一而已又曰太極一圈卽乾坤二元之統
會也 管登之

極之爲言始于箕子申于孔子其爲物不貳而生二生
四至百千萬億以迹觀之渾无一物以理求之樞紐

萬物聖人見其理故曰太極昧者惑于迹故設爲太
清太虛太空之號而于太極之理无睹焉學術邪正
所由判也方逢卿
太極者造化之根柢未有天地由此生天地故曰先天
既有天地由此生人生物故曰後天非先天之外又
有一後天先天之體卽後天之用也非太極之外又
有先天後天天地之體用卽太極之體用也章本清
問論性者或以理言或以氣言或兼理氣言何如顧叔
時曰厥初一氣也孰主宰是理也所謂性蓋自其主
宰言之也曰如此得无遺氣曰旣曰自其主宰言便

是就氣上點出理來曷嘗遺氣吾儕要識性須從主
宰處認取方有下落雖曰性不離于氣亦必知其有
不墮于氣者存而後性之眞面目始見耳若向氣上
認取他這箇紛紛紜紜清濁純駁千態萬狀將指何
者爲性曰然則理與氣二乎曰識得理是氣之主宰
如何分而爲二曰然則理與氣一乎曰識得理是氣
之主宰如何混而爲一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人與禽獸都從那裏來有何差殊
其不同者只是這些子靈處耳曰何以有這些子不
同曰理同而氣異也曰這些子恐亦是理之發竅曰

誠然第謂之發竅便已落于氣矣這箇竅在禽獸僅
通一隅在人可周萬變自禽獸用之只成得箇禽獸
自人用之便成得箇人至于爲聖爲賢與天地並其
究判然懸絕而其分岐之初不過是這些子故曰幾
希此從源頭上看也又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
則人矣去之則禽獸矣存與去兩者其間不能以寸
故曰幾希此從念頭上看也從源頭上看便知人絕
无可自恃處從念頭上看便知人畧无可自肆處由
叔時之言觀之此一圖以乾南爲統體則誠明之性
乃人之源頭以離東爲發竅則明誠之教乃人之念

頭從源頭上看不通便塞絕无少可自恃處從念頭
上看不存便去畧无少可自肆處此一圖方始到手
張心虞曰學者講太極多說得高遠令人難尋如薛敬
軒之言極是切近其言曰只于身心口鼻耳目手足
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尤分明不必專
論于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然近者小者旣盡則遠
者大者可默識而一以貫之矣
或問易有太極何處見得龍岡賀氏曰吾心渾然一太
極也吾心本來无一物也而萬物皆備反觀之謂知
來順應之謂數往无時而不反觀隨時而爲順應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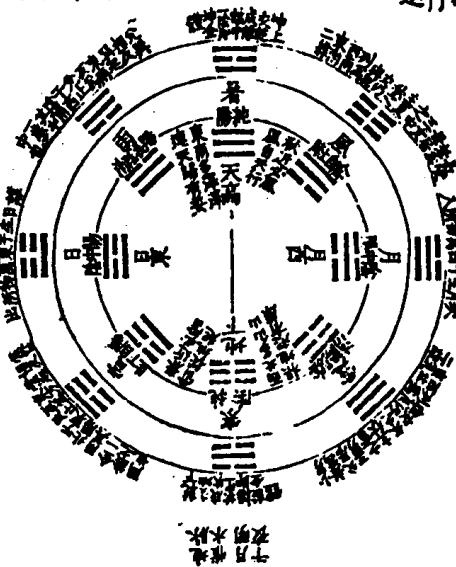
无所不用其極也又曰隨時制變者易也而廓然大公之體无不具廓然大公者太極也知易者渾身都是易都是極

今人言太極多似懸空撈摸不根易說王子植曰易變易也此體常運謂之生孔子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若指其呈露徧滿者而言自一息一念一舉動一語默一刻一時一日一月一年一紀以至元會運世之始終皆生生也皆變易也故舉易之一字而道無餘蘊矣學者要先知易然後可與言太極

易签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三極者參而三合而一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

體用一源卦圖

內體對待以陰陽交合爲義外用流行以四時進退爲序

對待中原自流行流行中亦自對待初无先後之分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乾坤定南北之經對待以立本震兌當春秋之分流行以致用立本者以陰陽交合爲義致用者以四時進退爲序體則陰陽相合用則陰陽有別 邵子

先天易之體也先致其用後天易之用也先立其體先天卦位以三女從乾三男從坤後天卦位以三男從乾三女從坤 通樂

卯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于戌至酉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

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
門也思齋翁氏
出震而晝全用坤道坤西南居巽離兌之中入兌而夜
全用乾道乾西北居坎艮震之首母親而父尊用和
而體嚴也潛谷鄧氏曰巽離坤皆陰卦而致用于南
乾坎艮皆陽卦而藏用于北生德必柔德成必剛聖
人秉剛德以自克自復致和柔以並生孳育乎民物
也念菴先生曰發育之功天地所固有然天地不常
有其功一氣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
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莫而枯槁矣嚮極而

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群卉茁氤氲動盪于宇宙之間
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
則致不遠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
易逆數或以自震而乾爲往而順自巽而坤爲來而逆
如此却是半順半逆念菴先生曰以其變易不窮終
不離于主宰而言故謂之逆又曰易有太極逆也生
兩儀是順今看來出震見離夾之巽坤之間入兌歸
坎夾之艮乾之間亦是逆數
纔動則坤之用行纔靜則乾之體立震兌動靜之門也
自出震以後匪坤列于西南萬物无以成自入坎以後
匪艮列于東北萬物无以生夏易首艮商易首坤疑
此
巽教有以心鼻相對爲息愈把捉愈不定硬坐久將虛
靈活潑天機盡窒殺羲文傳下方居則先天首定于
上身定于下天地定位象口止手恭鼻息口通山澤
通氣象足交而出股交而入雷風相薄象離目外照
坎耳內聽水火不相射象是爲太極對待之全體動
則後天東方明震出巽齊離見以坤役爲終西方晦
兌說乾戰坎歸以艮成爲止是爲太極流行之大用
離坎分晝夜言震之出至離而中兌之說至坎而中離

晝之明居巽坤之中欲其巽而順又常欲如坤之晦
坎夜之勞居乾艮之中欲其戰而惕又常欲如艮之止
離心明竅于目前乎坤冕旒以蔽之象坎心聰竅于耳
前乎艮黈纊以塞之象
乾兌離震同根陽儀乾兌同根太陽離震同根少陰巽
坎艮坤同根陰儀巽坎同根少陽艮坤同根太陰天
宇夜靜必零露雷發必雷隨風雨常交致山地相函
附皆以同根之故
有震出然後有離明明體剛高明柔克是以列離于巽
坤之間有兌入然後有坎陷陷力柔沉潛剛克是以

列坎于乾艮之閒坎尚行以震出要艮而止彊弗友
剛克離畜牝以巽入要兌而終燮友柔克
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閒有坤土焉火生土土生
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閒
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
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
生生生克克變化无極孰主宰之曰帝 雲峰胡氏
離南坎北天地中正之交震東兌西時令出入之序艮
東北巽東南輔震以出生坤西南乾西北輔兌以收
入聖人布置八卦方位其精如此或猶謂其多不可

曉殆未之深考耳
而二乾與坤勢若平分而坤必以乾爲主二而四四
而六乾坤與六子亦若平分而六子必以乾坤爲主
如卦圖次第坤乾夾兌而列于西蓋出震半邊屬陽
屬生且長男長女用事便已做得父母入兌半邊屬
陰屬殺不得父母爲主就便不成造化了也
坎離乃乾坤交之中故乾坤全副家當交與坎離震兌
乃造化出入門戶震出邊長男動而前少男止而後
之長男出而作長女入而助之凡以見離而全用其
出入兌邊坤母以藏之之道先其入乾父以君之之
道後其入凡以歸坎而全體其入全體其入正所以
全用其出蓋乾坤不自用而以六子爲用乾坤主乎
六子而妙用六子固如此
乾坤夾兌而西列夏秋之交爲斂秋冬之交爲藏皆老
之義兌入正當成功而去之時允爲老者宜居之位
此天道也而人事反此必辱且殆又何疑乎
乾坤六子初爲氣中爲精末爲形雷風氣也山澤形也
水火精也 平菴項氏
乾坤坎離反不轉陰陽之對待震艮巽兌反得轉一氣
之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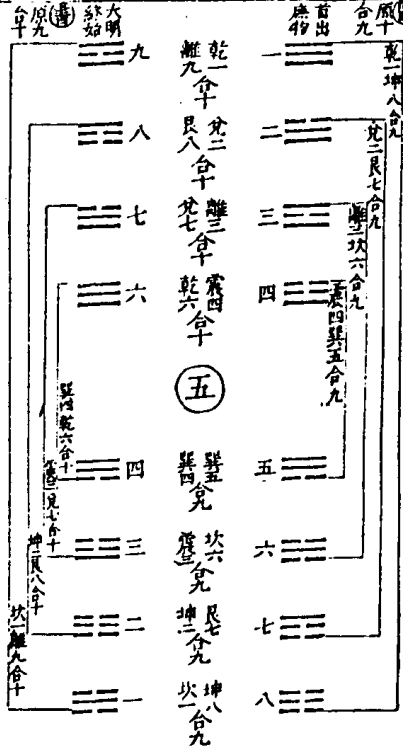
以方位論易乾南坤北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之象耳離
南坎北日升而晝火明于空月沈而夜水積于淵之
象耳神无方易无體易未可以方位論也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聖人合八物以象人巽教第以四
大言身漏缺一半
天體圓轉動而无窮何處放置得八卦只有地上可以
陳列八卦或謂文王八卦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
竟不得其所以安排之意竊疑以畫求之終竟難通
且不成文王以前便无如此次第只而今要移動一
位終移動不得此便是聖人天地自然之文章也

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聖人
原兼圖書以作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易不可爲典要如以乾南坤北等爲先天易以乾西北
坤西南等爲後天易皆典要之死殺易非所以爲易
須知八卦皆乾爲君乾非先天之定于南又豈後天
之定于西北乎聖人說天地定位章只是明八卦對
待之體原未折做兩截圖而爲圖說帝出乎震章則
是陳列地上明箇方位次第之理自然如此已耳
先天乾尊于南陽畫多于上陰畫多于下後天震用于
東陽卦降而下陰卦升而上先天定位爲尊卑貴賤
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雜居四隅後天交
易爲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
四隅
夏秋之交火金相克坤土居中以爲之生冬春之交水
木相生艮土居中以爲之克周子曰五氣順布四時
行于夏秋之交之土見之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于
冬春之交之土見之
出震動以用其靜齊巽見離役坤皆善動之則入兌靜
以體其動戰乾勞坎成艮皆主靜之功如謂動有而
靜无隳无以求靜去義文出震入兌之旨殊遠

皇明大統曆日載有嫁娶圖以乾爲翁坤爲姑夫居離
婦居震本之郊特牲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
之室也後人以陰陽家之親 皇祖治曆明時大義之
蝕晦亦非朝夕之故矣
日月晉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
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
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
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巳虞翻
纔出震即翕以坤土纔入兌又止以艮土出震无坤動
處旣多分散入兌无艮靜處又何歸宿謂易簡理得
而成位乎中謂圖從中起謂易爲逆數皆此
乾全體陽明而發竅在離乾曰大明離亦曰大明秉乾
之大明以爲明者離也乾離皆正南面之位惟人正
生故爲萬物之靈而人人具足虛靈不昧之明德物
橫生倒生便多塉塞不明人之正必明而邪必暗所
從來矣
帝出乎震總在明處出匪明以動即動而明相見乎離
大明中天矣特言相見不言獨見便可以識大學明
親合一明明德于天下之義旨
圖書一皆居下故坤坎之位不易坤乾之藏也坎火之

伏也乾之下不極火之伏不深萬物未有能生者凡
坤復晦朔亥子之際乃天下之極深處是之謂淵 本章
清
木金土各二以形王水火各一以氣王坤陰土故在陰
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
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
坤土王于季夏義在中央故言地不言方兌以成物
爲說故言秋不言西 項平甫
後天八卦坎離震兌居四方之正乾坤艮巽居四隅之
偏說卦傳曰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以此證後天之

方位一一脗合固不必推原其畫于何人何時也如
謂先天畫于伏羲後天改于文王進六子退乾坤則
伏羲仰觀俯察徒知先天而不知後天流傳數千載
未嘗无易何爲不知流行變動直待文王而後改哉
且伏羲之時帝不出震而文王之時天地定位曾得
而易之哉六子必非聖人所能進乾坤必非聖人所
能退也 章本清
離居乾位陽中含陰坎居坤位陰中含陽震居離陽之
升于下者起于東也兌居坎陰之見于上者盡于西
也艮居乎震陽有始而有終巽居乎兌陰雖終而復
始乾居艮者陽極于上至此爲純陽也坤居巽者陰
萌于下至此爲純陰也陰陽奇偶其變動不測如此
何必以先後天圖而拘泥之哉 章本清
瞿氏汝夔曰先天乾在南方是天地造化已付託于乾後
天離在南方以離代乾是天地造化又已付託于離
孔子始作八卦章後明明提出離來以爲千古綱領
見千古有德位底聖人俱得統于離而離之一卦其
爲千古學脈无疑矣又曰離是天地心法庖犧此箇
心法從天地傳得下來
王子植曰若謂別有先天在形氣之外不知此理安頓

何處又曰後天有爲功課皆是先天无爲妙理未可
岐而二之
先天爲八卦定位全體後天卽重卦流行大用後天謂
更定自文王以周易首乾而論耳不知夏易首艮商
易首坤乾一下西北坤卽往西南滿局變動而還復
遂成六十四故首艮者原尊乾首坤者卽承乾首乾
者乃下艮三代聖人授守一道其爲易首皆原重卦
之所自始初非至文王而始有更定之謂也

卦在有象之後皆屬後天然圖之卦位皆體之立書之卦位皆用之行故就後天中又權分先後如自昔相沿說

先天乾不已之天命後天坎惟危之人心乾即坎之全體降至坤而衷于民則陷成坎坎即乾之中體起其陷而麗于天則返爲乾

先天乾一陽明全體兌二一陰上生離三一陰中生震四二陰上中生巽五一陰下生坎六二陰上下生艮七二陰下中生坤八則全體爲陰乾一頭面全然不見陽明幾于消盡而陰陽互精有消即息此坎一所

以原後天之始自以陰函陽言則坎爲孕息之象自陽在陰中言則坎爲險陷之象次坤二次震三次巽四以全坤之順平坎險又統二長動之入之于其下徹始以要于五中次乾六次兌七次艮八以全乾之健拯坎險又統二少說之止之于其上徹終以要于五中以五中即乾一全體而坎一得之以爲中二長以先之先此中二少以後之後此中坎一盡翻遂爲離九坎一頭面陶鎔變化到離九亦全然不見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文序首乾坤中坎離終旣未濟皆此

先天乾坤爲主六子爲用後天坎離爲主合乾坤震巽艮兌皆坎離之用以乾坤中天地交而後有坎離之中用坎離之中必合乾坤全力統二長二少盡要于五中然後坎離之大用復歸乾坤之全體是爲體用一原先後无間

千古危微精一聖功總于坎上有事二順三動四入大分屬靜與生邊六健七說八止大分屬動與成邊三七合始東終西四六合始東南終西北二八合始西南終東北八終東北成之事止矣由是一九合始北終南即坎暗成離明長夜盡旦故曰相見乎離蓋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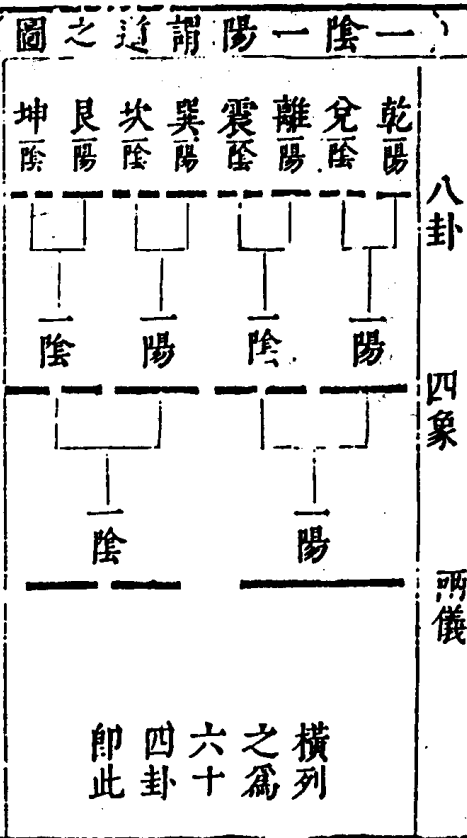
中天故曰大明終始
先天一二七八位數俱合三四五六八位數交錯後天一
二三四位數俱合六七八九位數交錯先天不言中
全體无非中也後天言中即中皆全體也先天方似
不易後天圓似易不易太極易无極易有不易不易
本易故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翻之曰无極而太極
太極本无極
乾南坤北從中一交便成離坎離非自東而之南坎非
自西而之北也乾離禪代離進居乾乾若退西北而
居艮天尊而上艮以陽上止即天尊定位乾无退也

乾既來艮艮又若出東北而居震震因正位離東矣
坤坎禪代坎進居坤坤若退西南而居巽地卑而下
巽以陰下入即地卑定位坤无退也坤既來巽巽又
若出東南而居兌兌因反位坎西矣自乾坤一易爲
離坎後天八卦方位一時天然齊易而竝列絕不容
絲毫人力安排布置
陰陽消息大義消自上息自下消爲陰息爲陽以先天
言之乾陽坤陰相爲消息則泰不則否以後天言之
坎陽離陰相爲消息則濟不則未合先後言之先天
之乾陽趨陰上陰不爲消且爲不生之孤陽後天之

坎陽孕陰中有坎之息方爲成列之乾坤列爲坤坤
道成女坤靜下處而二長一動一入于其下皆坎之
祇平之義列爲乾乾道成男乾動上運而二少一說
一止于其上皆坎之尚行之義蓋乾主施施即消不
消不虛中虛爲離故乾之離即陰消自上之象消盡
成坤而坎即息于坤中坤主受受即息不息不盈中
盈爲坎故坤之坎即陽息自下之象息極成乾而離
即消于乾中君子尚消息盈虛而曰天行皆此
先天八卦主一乾邵子曰道爲太極者是後天八卦主
一坎邵子曰心爲太極者是先天乾體純陽一畫上

消爲兌中消爲離下消爲巽二畫上消爲震上下消
爲坎下消爲艮三畫全消爲坤是謂有消而後有山
澤雷風水火之變化有先之消斯有後之息故恒言
謂之消息有先之消即有後之息故消息間不容息
先天乾陽分陰若有象之後後天坎陰含陽又无極
之前陰含陽以陽之施成陰之受以乾之消成坤之
息以離之虛成坎之實全體乾坤盡含之于一坎中
如乾男坤女盡孕之于母腹中文王繫心獨于坎邵
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皆此
乾用九而九乃爲離所居則六可以識大明終始天德

不爲首之義焉坤用六而六乃爲乾可以識大終之
義焉
人心發用皆坤坎而乾離无爲乾无爲故首出庶物離
无爲故大明終始心知乾離之象意物坤坎之象乾
中虛則離乾離无兩體心知可知矣坤中實則坎坤
坎无兩體意物可知矣乾但虛爲離坤即實爲坎虛
實无兩體心知意物可知矣

一陰一陽謂道之圖

一陰一陽之謂道兩儀一陰一陽四象陰儀之上一陰
一陽陽儀之上一陰一陽八卦二太之上一陰一陽
二少之上一陰一陽八之上各重以八第四畫兩儀
第五畫四象第六畫八卦卦位各以一陰一陽而立
卦數各以一陰一陽而對俱一陰一陽盤澗董氏曰
自兩儀生四象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
四象生八卦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
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天地生物只一陰一陽
交變錯綜生千生萬无窮无盡更不可限以數目故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胡叔心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若單是一陰謂之孤陰既偏于陰矣若單是一陽謂之孤陽又偏于陽矣繼之者善這一陰一陽不接續而惡且滋何善之繼之有成之者性這一陰一陽不完全而情且肆何性之成之有

一陰一陽如環无端謂陰陽只是一箇可謂陰陽却是千變萬化而无窮亦可一死一生同一陰一陽之道耳聖人明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死生之說亦終何自而知乎

初生之一奇一偶則兩儀兩之上各生一奇一偶爲四象四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爲八卦是皆自然而生瀵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擧无綱之網擧无領之裘直是无着力處朱子答袁機仲

程子曰開闔便是陰陽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有便齊有離了陰陽便无道又曰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惟此語截得上下㝡分明元來只此是道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

天地之造化萬類陰陽二者而已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問易龜山取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朱子謂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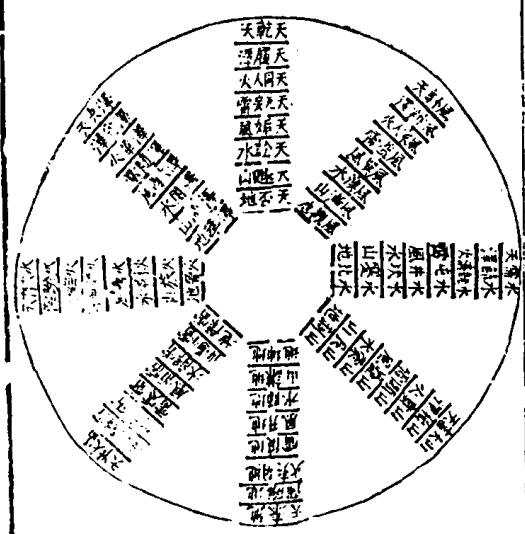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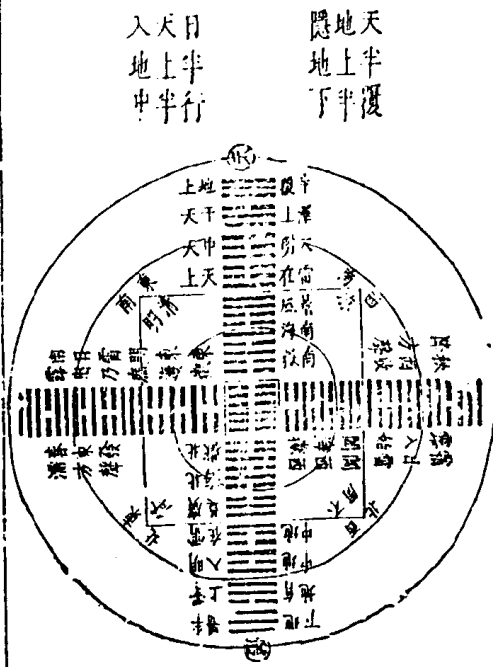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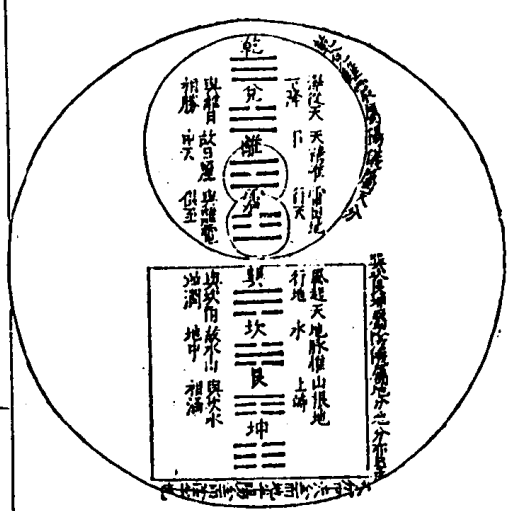
一陰一陽對待爲質交錯而成一定不易做兩箇看亦得流行爲氣循環不已變化无窮做一箇看亦得陰陽之質具于地升發于天爲氣陰陽之氣行于天凝聚于地爲質陰陽之理妙于人心合天道地道而爲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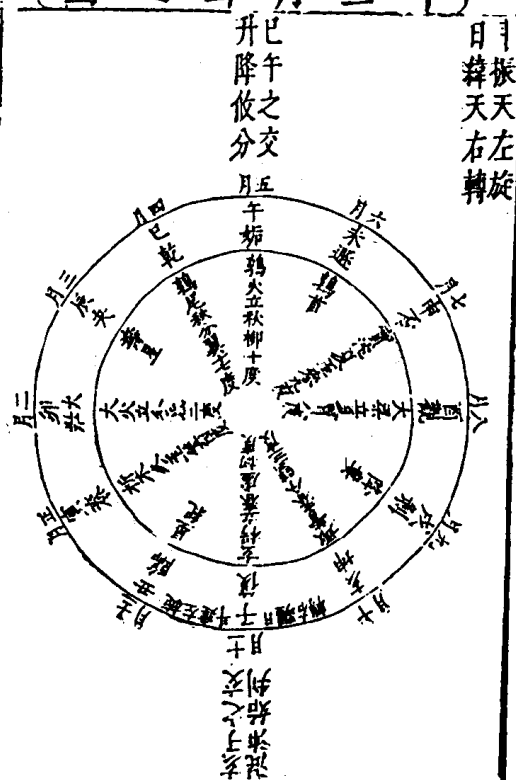
太極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不是動後方生陽靜後方生陰截然爲兩段先有此後有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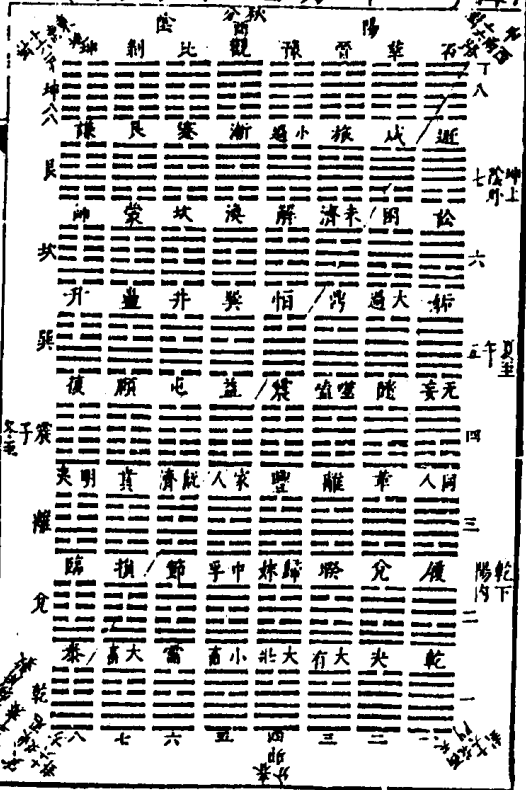
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于北長于東而盛于南陰始于南中于西而終于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刻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乎人者亦深矣朱子

一陰一陽之謂道原循環不已故言繼原完全无缺故
言成繼之者成之者繼與成都屬人分道如是人若
不繼何善之有人若不成何性之有
四端在人仁義一陰一陽禮智一陰一陽仁義禮智隨
處發見善之繼也仁義禮智渾全具足性之成也如
乍見惻生惻善端也若善端斷滅接續不來將乍見
而惻不生其惡不可勝言不得名爲人矣然非知皆
擴充火然泉達到克之足保四海亦不謂之成故繼
惟言善而成乃言性
一陰一陽即氣即理一息不來不繼一念非理不繼然

非息息俱來念念皆理亦不言成
八總之四四總之兩兩歸之一道盡之一也令一--不
足以象極待圖中焉象之是立象不足以盡意剛柔
不足以立本而一陰一陽不足以盡道也潛谷鄧氏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總是
分陰陽而成兩儀。如文序。乾坤陰陽平分。泰否平而
互分。隨蠱至既未十八卦。平而雜分。其餘二陰四陽。
二陽四陰。共三十卦。一陰五陽。一陽五陰。共十二卦。
俱以貞勝分。人之學與不學。世之治與不治。總在兩
儀分不分上辨

楊敬仲曰一吾之一也--吾之--也可畫而不可言也
可以默識而不可以知知也一者吾之全也--者吾
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一者吾性中之象--者
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章本清曰乾體本實而離爲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爲之
用所以坎離得陰陽之中震動艮止即坎中一陽之
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
是一陰一陽

乾兌離震全體巽坎艮坤半體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之
象乾兌同根太陽兌爲澤澤潤流于天上從天而降
艮坤同根太陰艮爲山山根發于地中從地而止天
精惟日故日麗天中地脉惟水故水由地中雷出地
行天由内而動于外常與離電俱至以離震同根少
陰之故風起天行地由外而入于内常與坎雨交發
以巽坎同根少陽之故崔氏曰地中有山與水猶人
身中有骨與血若地下則虚空也然則或謂天包水
水浮地者妄矣若水而可以浮地則日亦豈載天者
乎

十二月卦之圖

十二月卦或謂出于京房非也復至日臨八月易固言之矣皇極經世以一歲之月一日之辰配一元之會一運之世皆十二也亥子之交混沌始判巳午之交升降攸分一日十二時如此一歲十二月如此一元十二會如此乾坤俯仰之消息上下古今之盛衰觀此十二卦亦可見矣十二月三十六旬分之則七十二候十二卦三十六陽分之則七十二畫三十六陽貫乎三十六陰之中天地間无非一陽氣之運而已息于復盈于乾消于姤虛于坤消息盈虛天行也易獨于剝卦言之其意微矣雲峰胡氏

原圖　一中分造化方圖　先天

方圖分爲二右半陽左半陰兩之義分爲四右半下截陽之陽上截陽之陰左半下截陰之陽上截陰之陰四之義分爲八自乾至歸妹爲一八自同人至震爲二八自姤至解爲三八自遯至豫爲四八自小畜至臨爲五八自家人至復爲六八自巽至師爲七八自漸至坤爲八八八之義卦爻二分之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四分之陰陽各九十六就卦圖四分之陽之陽陽爻六十四陰爻三十二陰之陰陰爻六十四陽爻三十二陽之陰陽爻四十八陰爻四十八陰之陽陽爻四十八陰爻四十八陰陽之在宇

宙其平分而運固如此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期于平
而止亦以此有此一圖精神方謂之成位乎中方謂
之全生全歸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
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
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
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
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首向
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
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
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

生物也圓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之事 邵子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
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
卦相盪爲六十四 邵子
方圖貞悔相當四象。乾坤否泰。夬剝大畜萃。大有比需
晉。大壯觀小畜豫。震巽恒益。噬嗑井屯鼎。隨蠱頤大
過。无妄升復姤。坎離既未。蒙革困賁。師同人訟明夷
渙豐解家人。艮兌咸損。蹇睽旅節。漸歸妹小過中孚。
謙履遯臨。
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

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
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
之數前三十二卦爲陽後三十二卦爲陰古往今來
者也 西山蔡氏
方圖自中起有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
二陰二陽又然後成乾坤之三陰三陽其序皆自內
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
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有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
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有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
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有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

而十二十二而二十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
之妙以四隅言自外而內則乾坤否泰第一層之四
隅兌艮咸損第二層之四隅坎離既未濟第三層之
四隅震巽恒益第四層之四隅 止菴楊氏
方圖乾復坤姤之中爲乾坤天地之中臨同人遯師之
中爲坎離日月之中乾坤震巽上下正交兌艮坎離
左右對交
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于東南震居右而向于西
北是乾坤初畫之交易動則物萌其生意散則物發
其變結二者言生物之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是乾

坤中畫之交易潤則物以滋通㫄則物以舒榮二者言長物之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是乾坤三畫之交易止則物以成歛說則物以欣裕二者言收物之功次艮而位極于東南者坤次兌而位極于西北者乾乾于萬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坤于萬物无所不容是藏之也言君震離兌之陽得乾而皆有所君主言藏巽坎艮之陰得坤而皆有所歸宿也虛齋蔡氏

八卦相錯以一卦爲主錯綜合來皆十五三五五十五五三十五是爲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皆不出河圖之中數

震巽恒益四卦從中孕育爲一小方坎離旣未一氣週㫄十六卦爲大方兌艮咸損止說通氣三十六卦爲又次方乾坤否泰升降君藏六十四卦乃成一大方徹內外有四層原來都是十六卦四四十六四箇十六天地持衡震巽中萌山澤形用水火神行无往非四營成易之義章本清曰圖從中出震巽爲之中心蓋震巽屬木木主仁也玆可以見天地生物之心矣又曰先天圓圖即天地之運而循環无端方圖即天地之交而化生莫測蓋運主乎順陽極陰生由姤而坤陰極陽生由復而乾此所以惟順則行也交主乎逆震巽中起陰上陽下坤乾外包水上火下此所以惟逆則生也

氵四象自交成十六重卦乾夬大有大壯履兌睽歸妹同人革離豐无妄隨噬嗑震地四象自交成十六重卦坤剝比觀謙艮蹇漸師蒙坎渙升蠱井巽天四象交地得十六重卦否萃晉豫遯咸旅小過訟困未濟解姤大過鼎恒地四象交天得十六重卦泰大畜需小畜臨損節中孚明夷賁旣濟家人復頤屯益

張行成曰天統乎體體必分兩故圓圖各分四位地分乎用用必合一故方圖合爲一中又曰先天方圖衍

乾坤之兩儀而八之也故八而八之極于六十四又曰圓圖當兩用方圖當一用者陽一而用二陰二而用一也又曰陽之進數自一一而起至八八而終陰之退數自八八而起至一一而終迭相倡和各得六十四之六十四則四千九十六是爲重易之全數

重定一中分造化方圖（先天）

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生氣在首象動物

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生氣在根象植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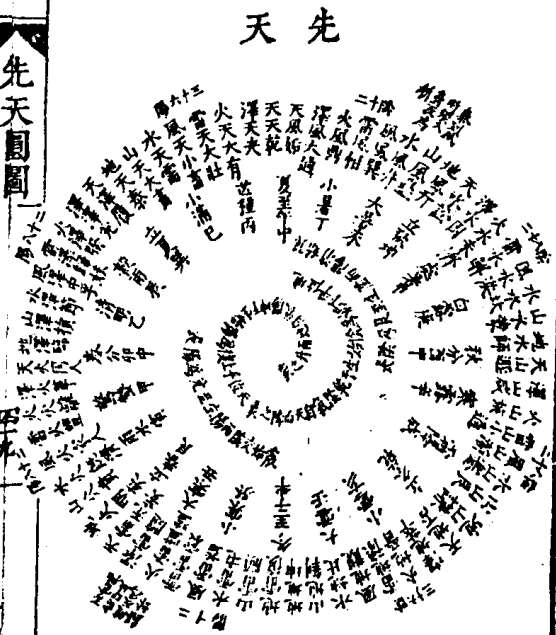
補定一中分造化方圖（後天）

南北水火之正東西水火之交南北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對待之正東西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參伍之交

卦圖始生自乾一至坤八六十四卦皆用一倍法兩兩生去繼未生出數可逆加故曰易逆數 潛室陳氏

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爲順陰陽互居其方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爲逆此自然之勢固有眞至之理也 朱子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大分小分內分外分横分直分左分右分正分斜分不差毫釐无往不合 朱子

圓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于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泰至乾三十六陽二十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陰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 思齊翁氏

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 邵伯溫

所謂圓圖其實卽横圖規而圓之耳横圖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于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莫不由乎其中矣 玉齋胡氏

先天圖八卦各自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不然臨本爲十二月之卦何以爲春分卯中遯本爲六月之卦何以爲秋分酉中 玉齋胡氏

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

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內山蔡氏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詩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无邵子

邵子之學全在先天圖上更不拈起文王周公易辭一生用力多在卦圖上虛齋蔡氏

古易六十四卦只是橫圖與圓圖方圖而已後世聖人

繫辭時遂不容不逐卦拆出看虛齋蔡氏

圖之左邊起乾夬歷八卦而至睽歸妹又歷八卦而至家人旣濟又歷八卦而至頤復圖之右邊起姤大過歷八卦而至未濟解又歷八卦而至漸蹇又歷八卦而至剝坤左右各二卦互一卦合六十四卦互體只成十六卦又合十六卦互體只成四卦乾坤旣濟未濟也周易始乾坤終旣濟未濟以此草廬吳氏

復至乾陽自少而多極于乾則一變爲姤姤至坤陰自少而多極于坤則一變爲復六十四卦兩兩相對皆歷三十二位而變而其幾則在坤復乾姤之間吳氏

一氣循環復至乾生物之始故震兌陰上陽下爲交泰之義主動言太極之用以行姤至坤成物之終故巽艮陽上陰下爲尊卑之位主靜言太極之體以立徐氏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邵子

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此皆以內八卦三畫陰陽言若以外八卦推之陰陽逆順行亦然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都是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朱子

冬至子之半冬至一陽胚于觀之半自觀之半合比剝復順至屯之半五卦皆屬子坤爲子中子半後半也子初爲前半子半爲後半朱子釵二十四氣有言初言半言中每月二氣前十五日爲初初卽前半曆家之所謂節後十五日爲中中卽後半曆家之所謂中

惟至分四節曰中以其爲子午卯酉之中圖之乾坤
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也揚止菴
圖夬姤夾乾剝復夾坤由姤至夬乾透體以坤道磨盪
一過矣由復至剝坤透體以乾道磨盪一過矣八卦
之互相磨盪也亦然序以乾坤剝復夬姤立三才之
義是爲羲文相授守一道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淩儀王應麟
邵子觀物外篇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
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
泰卽南北之運數泰南歷蠱凡十五卦至否共三十二卦否北歷隨凡十五卦至泰共

三十二卦
六十四卦圓爲天无不虛方爲地无不實人有圓之虛
方之實天下之能事備矣
夬極而乾反爲姤剝極而坤反爲復夬姤夾乾乾君定
于南剝復夾坤坤藏定于北
同人與師對待同人春之分師秋之分同人反大有師
反比亦對待履與謙對待履夏之立謙冬之立履反
小畜謙反豫亦對待同人大有小畜履皆主乾以開
泰師比謙豫皆主坤以傾否文序以此十卦合爲首
一局便盡皇羲先天一圖之義

六十四卦分配節氣二至二分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
兩卦外十六氣每氣各三卦合之爲六十四章本清
曰自乾之純陽歷離兌以至一陽之震而其原則爲
純陰自坤之純陰歷艮坎以至一陰之巽而其原則
爲純陽非數往之順乎自震之一陽歷離兌以至乾
之純陽而陰又將姤自巽之一陰歷坎艮以至坤之
純陰而陽又將復非知來之逆乎可見全圖一也由
左觀之陰陽皆逆由右觀之陰陽皆順左旋則總爲
知來右旋則總爲數往不必從中半分爲數往之順
半分爲知來之逆也易數皆未生總以知來爲主由

一奇以推極乎數之陽由一偶以推極乎數之陰自
震至乾自巽至坤按圖象與卦位皆逆數也況數其
已往知其將來理本一致而陰陽消息盈虛循環无
端惡可截然分之爲二哉又曰造化之理非逆則无
順使皆順窮矣聖人作易參贊之深旨全在於逆故
曰易逆數也
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而无書有占而无文時未
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
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
六十四卦內三陰三陽分二十卦六子內俱三震坎艮內合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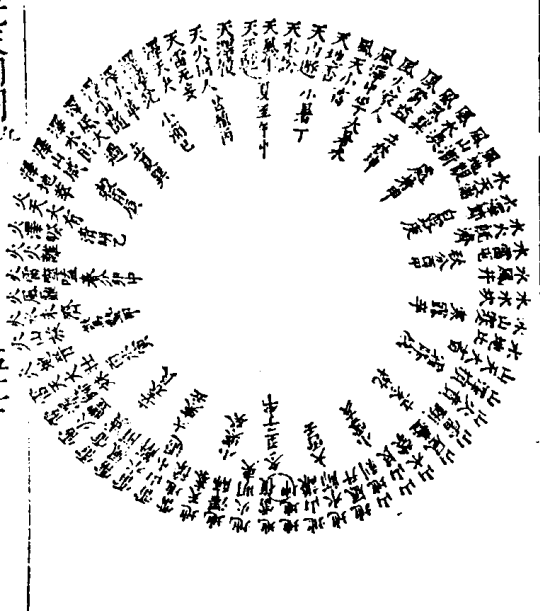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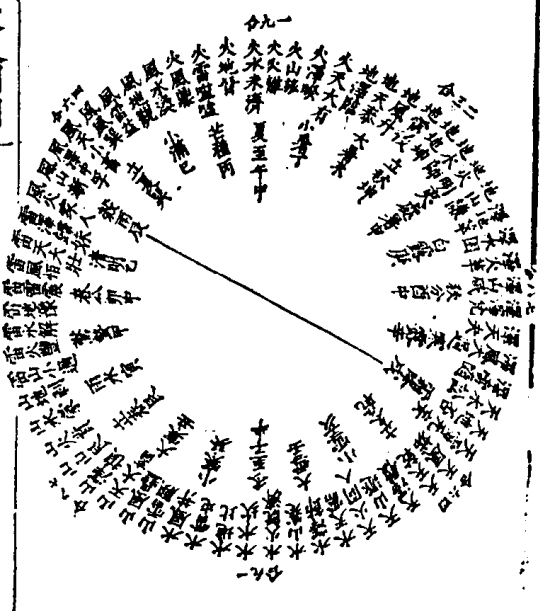
兌巽離兌內合震坎艮乾坤內唯一乾內合坤坤內合乾其一五分十二卦乾坤內各三乾內合巽離兌坤內合震坎艮六子內唯一震坎艮內合坤巽離兌內合乾二四分三十卦乾坤內各三乾內合震坎艮坤內合巽離兌六子內各四震坎艮內合乾巽離兌內合坤三三分一五分爲奇皆陰陽配合共三十二二四分合乾坤爲偶皆偏陽偏陰共三十二六十四蓋半交而半不交此冬夏所以全而春秋所以分孟子言天下之生久一治而一亂也

天地原是平分而運乾坤內三分者一一五分者三純者一二四分者三六子內一五分者一三分者三二

四分者四奇分半交偶分半不交卦卦皆然是之謂平无如人之不平何矣作易聖人之有憂患憂此患此

乾不變對坤盡變一變對五變共十二卦二變對四變共三十卦三變首尾共二十卦居中六變坤坤變即反此即乾坤而六子可知合之爲六十四可知其无不對待處便都是天地之平處也

先天圓圖卦氣或見與月卦不合欲有改爲此非可以人爲智巧與也間嘗考之坤復之交合十二畫止一陽爻其爲冬至子半一陽生之象无疑自冬至至大小寒八卦二十陽陽始生也自立春至雨水驚蟄八卦自春分至清明穀雨八卦俱二十八陽陽漸長也自立夏至小滿芒種八卦則三十六陽陽極盛矣此與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而乾夫何以異乾姤之交合十二畫止一陰爻其爲夏至午中一陰生之象无疑自夏至至大小暑八卦二十陰陰始生也自立秋至處暑白露八卦自秋分至寒露霜降八卦俱二十八陰陰漸長也自立冬至小雪大雪八卦則三十六陰陰極盛矣此與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又何以異而必區區以月卦爲拘夫乃非六十四

縱橫曲直反覆相生自然之造化也耶

天地一歲之運卽天地一元之運說卦氣者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配十二月自无不合但以先天圓圖六十四卦爲配除復稱至日復爲陽至爲十一月一陽生之卦則姤爲陰至爲五月一陰生之卦勿問可知乃臨十二月卦而屬春分泰正月卦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而俱屬立夏遯六月卦而屬秋分否七月卦觀八月卦剝九月卦而俱屬立冬並係舛牾且陰陽生長進退之序又復疏密不同是以有改爲一圖又竊推之聖人贊易旣于復卦可考合二至二分四立之消息亦原有帝出乎震一章

見于大傳似當有後天六十四卦一圓圖以明之蓋
先天體也統明陰陽之至後天用也分四分八分十
二詳見時令之全故又爲補添一圖如右俟知者詳
考
或曰子之謂先天似矣如後天所屬復多不類何曰冬
至坎中立春艮中春分震中立夏巽中夏至離中立
秋坤中秋分兌中立冬乾中此則四時八節十二月
无一不正且與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
成艮无一而不脗合初非私意小智有所强爲安排
布置于其間

先天坤復之交爲冬至子中後天既濟坎之交爲冬至
子中先天乾巽之交爲夏至午中後天未濟離之交
爲夏至午中先天坤陰窮而震陽始生後天坎得坤
位一陽正孕于坤中且與離互精而聯合既濟爲火
陰根乎水陽先天乾陽窮而巽陰始生後天離得乾
位一陰正孕于乾中且與坎互精而聯合未濟爲水
陽根乎火陰先天見天地定位之全體後天見火水
不相射之大用
離坎之中南北之正中天地之大中也左分爲陽爲生
右分爲陰爲成故坎起既濟爲火陰極而水陽生爲

冬日長至至未濟而水陽復極離起未濟爲水陽極
而火陰生爲夏日短至至既濟而火陰復極以一歲
分陰陽既濟半未濟半未濟邊三十二卦坎陽爲主
爲始終生數二十卦成數十二卦既濟邊三十二卦
離陰爲主爲始終成數二十卦生數十二卦統陰陽
觀歲運邵子所謂水火相逮既濟未濟于此可考
唐傅仁均曰理曆之本必推上元之歲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後既行度不
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餘分普盡還復總會之
時惟日分氣分得有可盡之理因其得盡即有三端

之元故造經立法者小餘盡即爲元首此乃紀其日
數之元不關合璧之事矣今圖冬至起既濟即古法
上元連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一九相因定象
俱在此每歲日行黃道一週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
有餘一週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
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亦
俱在此坎主冬至而既濟內體離爲極南故曰南至
離主夏至而未濟內體坎爲極北故曰北至又皆貫
理實象竝非牽合

乾坤易之門

乾

一爻變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五爻變

二爻變　遯　訟　巽　鼎　大過

无妄　家人　離　革

中孚　睽　兌

大畜　需　大壯　四爻變

三爻變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三爻變

四爻變　觀　晉　萃

艮　蹇　小過

蒙　坎　解　升

頤　屯　震　明夷　臨　二爻變

五爻變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一爻變

六爻變　坤

一爻變六。五爻變六。二爻變十五。四爻變十五。三爻變二十。六爻變一。合乾坤不變。爲六十四。所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爲易之門。皆如此。蓋六十二卦皆乾坤之變。而坤偶又皆乾奇之變。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朱子易學啓蒙列爲三十二圖。其實只是一圖也

乾坤坎離在上爲主各六在下各二（自相合爲卦八）（互相合爲卦八）震
艮巽兌在下爲主各六在上各二（自相合爲卦八）（互相合爲卦八）乾
合震艮巽兌（四在上）（四在下）坤合震艮巽兌（六在上）（二在下）坎離合
震艮巽兌（二在上）（六在下）乾坤十六體（十二在上）（四在下）巽兌十六
體（十二在下）（四在上）震艮十六體（上七）（下九）坎離十六體（坎上八）（離下八）
上（上六）（下十）震兌陽畫在下（上皆下卦以合陽）（下皆上卦以合陰）艮巽陽畫在
上（上皆上卦以合陽）（下皆下卦以合陰）上（坎不合離）（離不合坤）（震不交巽）（艮不交兌）下（震）（艮）
（不合坤離）（不合乾）
義畫對待之體文序流行之用以文序乾坤等八卦對
屯蒙等五十六卦八卦對待之體五十六卦流行之

用八卦乾坤配天地坎離配日月震艮巽兌合爲頤
大過中孚小過配四時天地日月四時萬古如一故
不變
上序陽以屯始屯貞爲震卽出震之義下序陰以咸始
咸悔爲兌卽入兌之義陽長自下陰消自上陽長自
東陰消自西朱子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進處
便是陽退處便是陰聖人尊陽抑陰之義卽此可以
槩見蔡氏曰爻之奇偶就該得消息卦之消息就當
個奇偶也
上乾坤正交爲泰否父母之象六子不交男女之象下
六子正交爲咸損恒益旣未濟夫婦之象
每卦必有對兩卦爲一對一直具十二畫畫卦此法重
卦此法序雜卦亦此法如首合乾坤兩卦而觀乾六
畫在上坤六畫在下便見乾爲主坤爲從天尊地卑
乾坤定之象又爲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
乾坤相綜爲變化而否泰居中坎離相綜爲變化而旣
未濟居終艮巽相綜爲變化而損益居中震兌相綜
爲變化而恒咸居中此泰否所以爲首局旣未濟所
以爲終局咸恒損益所以爲中局
三陰三陽之卦泰正交否定位正交全定位半隨蠱噬

嗑賁咸恒困井漸歸妹渙節十二卦皆先隨後蠱等
皆交泰之正交損益豐旅旣濟未濟六卦皆先損後
益等皆位否之定位无往非陽全陰半之義
乾坤屯蒙需訟合爲首一局十八畫剛爻十八畫柔爻
雖若剛柔平分實則純體陽剛屯蒙主震艮合坎屯
雷雨上動爲膏澤天下有君道蒙山泉下出爲源脈
天下有師道需訟主乾合坎以不陷外險爲需以有
孚內險爲訟需向外一步卽防失脚訟向裏一步卽
察非心四卦首序于乾坤成列後從文王爲臨保緝
熙在堯舜則危微精一萬古聖學真血脉真工夫便

于是可見
乾坤交而成泰否序先泰後否䷋乾居中爲主
坤居上下爲容泰固藉君子在内否亦藉君子在外
此從古以來之世道雖先否後泰䷊則君子
並生小人幷包兼容之天度也
坎一剛居坤二五用事成師比于泰先離一柔居乾二
五用事成同人大有于否後巽兌一柔居乾三四用
事成畜履于泰先艮震一剛居坤三四用事成謙豫
于否後一剛一柔爲主之卦各六主坎震艮者親地
主離巽兌者尊天四居泰先四居否後皆以夾輔乾

坤是爲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二爲剝復卽謙豫
之倒體又爲中十二卦主人二爲夬姤卽小畜履之
倒體又爲後十二卦主人
乾坤至謙豫凡十六卦屯蒙合三男以有事于坤(屯蒙中爻皆坤)
需訟合三女以有事于乾(需中爻爲離兌 訟中爻爲離巽)師比合
三男以有事于坤(師中爻爲震 比中爻爲艮)小畜履合三女以有
事于乾(小畜中爻爲離兌 履中爻爲離巽)同人大有合三女以有事
于乾(同人中爻爲離巽 大有中爻爲離兌)謙豫合三男以有事于坤(謙中爻爲坎震 豫中爻爲坎艮)殆若邵子所謂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然
反覆合之止成九卦又太陽數九之義象

震艮首用事合坎爲屯蒙合離爲噬嗑賁巽兌首用事
合乾爲小畜履合坤爲臨觀震艮巽兌互合爲隨蠱
泰之先有六坎皆震艮乾坤之合否之後有四離則
震艮與乾之合泰之先四乾二坤否之後四坤二乾
皆適相等
泰否合旣象乾内坤外泰前小畜履再前爲師比否後
同人大有再後爲謙豫亦象乾内坤外是爲序卦首
局内外賓主之辨邵子自古國家其興也未始不由
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
亡也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

夷狄之道盛咸于泰否象之矣
乾開坤闢後首序上六坎實象有三十六重險要出屯與
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坎之六畫包震艮于中屯
蒙无亨上下十二重循環逼塞爲險要動无出之處
要止无入之處需訟以坎包乾需訟无孚上下十二
重循環逼塞爲險但有入淵之凶並无涉川之利師
比以坤包坎師比无貞上下十二重從中結塞爲險
无師不爲天下之毒无比不成匪人之傷
自同人至大畜十四卦反覆止成七卦又若合爲一局
泰否合乾居中上下皆坤臨觀合雖純體陰柔亦乾

居中上下皆坤臨觀前隨蠱後噬嗑賁皆三陰三陽
再前謙豫再後剝復謙倒為剝剝倒為謙豫倒為復
復倒為豫皆一陽五陰再前為同人大有乾離之合
五陽一陰再後為无妄大畜乾與艮震之合四陽二
陰其先後夾輔臨觀亦如其夾輔泰否綠泰否中已
含臨觀二象臨觀中復含泰否二象之故泰否合先
師比後謙豫共十卦為一局臨觀合先同人大有後
无妄大畜共十四卦為一局剝復亦先隨蠱後坎離
共十四卦為一局屯蒙需訟四卦剛柔各十二畫合
乾坤為三十六居前頤大過坎離剛柔各十二畫合

乾坤亦三十六居後亦適相等
咸恒至損益十二卦合為一局咸恒兌巽包艮震于中
損益艮震包兌巽于中咸損相反恒益相反遯大壯
二柔四剛乾居艮震外晉明夷二剛四柔坤離之合
家人睽二柔四剛離與巽兌之合蹇解二剛四柔坎
居艮震外爻各三十六剛柔相等乾坤坎離俱備中孚
夬姤至革鼎八卦合為一局夬姤兌巽合乾萃升兌巽
合坤困井兌巽合坎革鼎兌巽合離震艮至渙節十
卦合為一局豐旅震艮合離渙節巽兌合坎漸歸妹
巽艮震兌之合震艮至既未濟十四卦合為一局震

艮居前巽兌居後分陰分陽多自為對此震艮巽兌
之分體漸歸妹中孚小過震艮巽兌之合體豐旅渙
節震艮巽兌之互體合中孚小過既未濟居終與上
經頤大過坎離同
坎離居中前頤大過後咸恒咸恒即頤大過之交合前
无妄大畜後遯大壯遯大壯即无妄大畜之交合无
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恒遯大壯十卦又若聯合為
中一局
泰否合中分之乾六爻居中坤六爻居上下臨觀合三
分之乾四爻居中坤四爻居上四爻居下遯大壯合

三分之坤四爻居中乾四爻居上四爻居下遯大壯
亦臨觀之反體臨觀純體坤柔遯大壯純體乾剛遯
大壯前十卦始剝復後十卦終夬姤剝復中爻純坤
无妄大畜上下皆乾咸恒中爻亦乾頤大過坎離四
卦居中頤坎即蹇解之合大過離即家人睽之合夬
姤中爻純乾損益中爻皆坤晉明夷上下亦坤家人
睽蹇解四卦居中巽兌合離為家人睽即大過離之
合艮震合坎為蹇解即頤坎之合剝復至夬姤二十
二卦聯合于中又為一大局
震原初始艮要上終自合為頤含剝復二象反而中合

即爲小過肖坎巽原初始兌要上終目合爲大過合
夬姤二象反而中合即爲中孚肖離
泰否居中前後四卦剛柔俱十二爻合乾坤爲三十六
剝復居中前六卦自隨至賁剛十六爻柔二十爻後
六卦自无妄至離柔十六爻剛二十爻合之三十六
夬姤居中前六卦自家人至益後六卦自萃至鼎剛
柔皆十八爻合之三十六序卦聖人之心之極其整
密于此亦畧可窺其萬一
乾坤合爲泰否重乾在中坎離合爲既未濟重離在中
參伍至此危微精一聖功无餘蘊矣

泰否後由隨蠱至既未濟凡十八變皆乾坤三陰三陽
之交合无非保泰傾否之用隨蠱否泰初上變邵
子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却成隨噬嗑賁困井
否泰二五初上變咸恒損益否泰三四初上變漸歸
妹否泰三四變豐旅渙節否泰二五三四變既未濟
否泰二五變自剝復至損益剛爻原始要終之卦多
自夬姤至既未濟柔爻原始要終之卦多以剝復反
覆十二卦又象成一坤道之故
乾坤列震艮首用事乃重震重艮至革鼎後方見以屯
盡變爲鼎蒙盡變爲革震艮能事至此而方備也重
巽重兌序于豐旅渙節間亦豐盡變爲渙旅盡變爲
節以重巽合坎而天下之險有不下渙者无之以重
兌合坎而天下之險有不上節者无之巽兌能事亦
至此而始畢耳
震艮巽兌四卦之合隨蠱咸恒損益漸歸妹皆長少之
交隨長男下少女之始歸妹少女歸長男之終蠱長
女事少男之始漸長女歸少男之終咸損則二少相
與恒益則二長相與皆交頤小過長少皆男大過中
孚長少皆女雖頤反小過大過反中孚皆不言交
噬嗑賁震艮合離困井兌巽合坎噬嗑盡變爲井賁盡

變爲困豐旅震艮合離渙節巽兌合坎豐盡變爲渙
旅盡變爲節噬嗑賁列隨蠱咸恒間困井列損益漸
歸妹間豐旅渙節列漸歸妹既未濟間以皆三陰三
陽由泰否變泰否父母之合原始既未濟中男中女
之合要終中則皆少長男女之合也
坤坎乾離四正卦之合爲師比同人大有巽兌合乾艮
震合坤爲小畜履謙豫小畜履中爻亦乾合離謙豫
中爻亦坤合坎居泰否先後爲乾坤全局畜履反夬
姤謙豫反剝復乾坤又若分爲兩局是爲三才三極
之

乾坤但列而不交卽象有否而无泰人知屯蒙需訟師比畜履八卦開于泰先不知實亦闢之否後也臨觀遯壯皆泰否消長之際剝復夬姤皆泰否消長之初與極序卦聖人尤致謹焉故以泰否居中爲首局之主次則臨觀爲主次則剝復爲主次則遯壯爲主次則夬姤爲主以之領袖諸卦剝復遯壯則震艮與乾坤合臨觀夬姤則巽兌與乾坤合故以重震艮重巽兌居後要終

坎中爻爲震艮震艮中爻爲坎離中爻爲巽兌巽兌中爻爲離體常不易陰陽之正性也中孚巽兌二陰之

合也而中爻爲震艮小過震艮二陽之合也而中爻爲巽兌頤震艮二陽之合也而中爻爲坤大過巽兌二陰之合也而中爻爲乾變乃雜居陰陽之互根也

乾坤坎離爲四正卦震艮巽兌爲四偏卦此亦相沿說震以動始艮以止終巽以入始兌以說終震以動陰巽以入陽艮以止陰兌以說陽非震无動非艮无止非巽无入非兌无說以德以體原无不正不得言偏特四可反易而爲二故五十六亦遂可反易而爲二十八耳

羲畫正卦生成不易之易文序反卦變通變易之易不易者常易常易者未始或易善窺伏羲之精意以畫善窺文王之精意兼序

邵子謂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坤與坎皆在北乾與離皆在南坤居乾上爲泰坎居離上爲旣濟皆北而南之象反之則爲否爲未濟皆南而北之象也

乾坤十卦後爲泰否泰否天地之中也泰乾坤之交不交卽否隨蠱至旣未濟十八卦亦若十有八變而成一卦總欲乾坤常交有泰无否之義劉氏曰非乾无始非坤无生非泰无物陰陽剛柔健順動靜不交則

二儀息屈伸往來浮沈升降不錯則四時忒雌雄牝牡吸噓唱和不比則物不育方圓動靜翕張受施不具則器不立語默作止應感取予不備則事不形內外上下要詳令共不合則治不興本末始終表裏大小不貫則學不成故非泰无二儀非泰无四序非泰无物非泰无器非泰无治非泰无學仰以觀乎天俯以察乎地遠以稽乎物近以取乎身无適非泰也文序泰居乾坤十卦後前師比小畜履後同人大有謙豫六子先後夾輔之深矣

上易之陽體也外也乾坤交而六子亡職六子則男女

也蓰于尊而從陽下易之陰體也內也六子交而乾
坤不用六子則夫婦也成于交而貴陰上乾合坎離
坎離合震艮不合巽兌正位乎外以齊外下乾合四
偏卦坤合三女離二體合坤不合乾正位乎內以蕭
內終既未濟則水火之交不交人道之終始夭壽之
原死生之分善敗禍福之所從起也鄧元錫

邵子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坎
離生物之數也天有四時故天地之體數皆四而生
物者必四離四陽坎四陰由乾坤至坎離屯蒙需訟
四卦居先屯蒙四陰地之體數需訟四陽天之體數

臨觀无妄大畜頤大過六卦居後臨觀頤四陰无妄
大畜大過四陽由咸恒至既未濟遯大壯晉明夷家
人睽蹇解八卦居先萃升革鼎震艮巽兌中孚小過
十卦居後皆四陰四陽皆坎離生物之體數體數四
用數三如時有四而月惟三故以屯蒙需訟原乾坤
交之始以頤大過合坎離而爲之中以中孚小過合
既未而要之終體數偶如地主生物用數奇如天主
運行乾坤二四陰四陽之卦三十皆體數偶數一陰
一陽之卦十二三陰三陽之卦二十皆用數奇數
上序乾坤始坎離終皆有體合用之象邵子所謂无極
之前陰含陽下序咸恒始既未濟終皆有用合體之
象邵子所謂有象之後陽分陰

屯蒙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皆震原始艮要終而合之
則爲頤頤盡變則爲大過震艮皆陽大以自下進長
爲義故序先震後艮大者過只是過乎中故要于坎
離之中而止咸恒夬姤萃升困井革鼎皆兌要終巽
原始而合之則爲中孚中孚盡變則爲小過兌巽皆
陰小以自上退消爲義故序先兌後巽小者過亦只
是過乎中故要于坎離之濟而止邵子自下而上謂
之升升者生也自上而下謂之降降者消也故陽生

于下而陰生于上也出震爲生而入兌爲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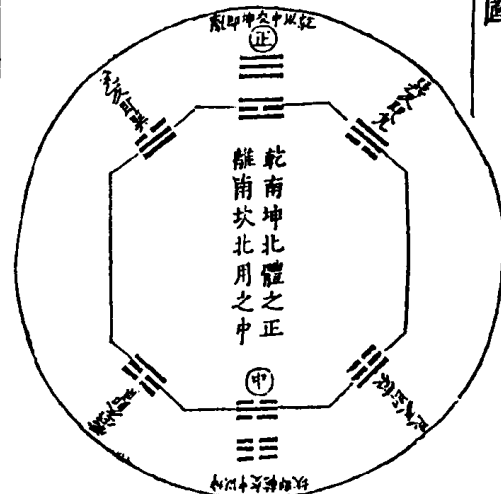
自姤至剝逆序姤恒下體剝咸下體姤至剝皆坤用事
不必剝盡而後爲坤自復至夬順序復恒上體夬咸
上體復至夬皆乾用事不必夬終而後爲乾

由復而臨而泰近由姤而遯而否遠皆逆序于泰否後
喜君子之進而易之憂小人之進而難之也由泰而
壯而夬遠由否而觀而剝近皆順序于泰否後見君
子之去小人常寬而小人之去君子常迫也復盡變
爲姤剝盡變爲夬剝復艮震于坤夬姤兌巽于乾復
姤震巽爲初剝夬艮兌爲終始終條理之交也剝而

復明治生于亂見天地之心夬而姤明亂生于治巖
天人之介。是為易之大綱
康節問伊川雷從何處起伊川答起處起乾坤列後雷
起于坎天造草昧雷雨滿盈為屯坎子中坎逢雷朱
子謂之夜半雷聲人无夜半雷聲雷聲不于坎起茫
茫宇宙萬古長夜别無開闢之日
天地設位易行乎中乾坤成列易立乎中須知乾坤後
六十二无非乾與坤易坤與乾易以定天地之位以
成乾坤之列易之立人之立易之行人之行人外无
易易外无人一有未立未行乾坤之列无不毁天地
之位无不虛皆仰愧俯怍徒具人形醉生夢死之行
屍已耳可懼也夫可懼也夫
章本清曰天地者陰陽之統會水火者陰陽之流行雷
風山澤者陰陽之節宣是以乾坤坎離為經之終始
而艮兌震巽交于下經之首又曰觀水火旣濟見乾
坤之體為不易觀水火未濟見乾坤之用為不窮妙
矣哉一陰一陽之道哉
瞿氏夔曰用大衍之數五十以成序卦次第之圖第自
乾數起歷五十卦至咼而止為第一周又自震數起
周而復始歷五十卦至明夷而止為第二周自家人

以後莫不皆然第循序挨次排去不假一毫安排布
置乃恰好至第三十二周凡二十五轉以終于未濟
而十有八變成卦之象自見此亦所謂彌綸天下之
道之所不廢也

文序先後一原圖

外圓乾。內方地。離坎。乾坤交之中。是為四正。震艮巽兌。乾坤交之偏。四偏皆以輔四正。就四正言。坎離輔乾坤者也。坤又輔乾者也。故乾為首正。離又輔坎者也。故坎尤正也。文序六十四以屯蒙需訟師比以始。以渙節中孚小過既未綜燦然指掌矣。

乾南坤北體之正
離南坎北用之中

卦					
乾坤	丨	乾坤	○天地定位		
屯蒙	一	艮震 坎			
需訟	丨	乾 坎			
師比	○	坤 坎	一陽為主居二五	○	
小畜履	一	巽兌 乾	一陰為主居三四	○	
泰否	丨	坤乾 ○	天地正交	○	
同人大有	○	離 乾	一陰為主居二五	○	師比全變為同人大有
謙豫	一	艮震 坤	一陽為主居三四 先後泰否為首一局	○	小畜復全變為謙豫
隨蠱	〢	巽兌 艮震	坎離前 五		
臨觀	一	巽兌 坤	坎離前 四		

卦					
噬嗑賁	一	艮震 離	坎離前 三		
剝復	一	艮震 坤			
无妄大畜	一 ○	艮震 乾	坎離前 二		
頤大過	〓	巽艮 兌震	坎離前 一		
坎離	丨	坎離 ○	水火不相射 乾坤交之正中		
咸恆	✕	巽艮 兌震	坎離後 一		
遯大壯	一 ○	艮震 乾	坎離後 二		臨觀全變為遯大壯
晉明夷	丨	離 坤	坎離後 三		需訟全變為晉明夷
家人睽	一	巽兌 離			
蹇解	一	艮震 坎	坎離後 四		

卦					
損益	✕	巽艮 兌震	坎離後 五 前十二卦後十二卦先後坎離為中一大局		咸恆之反
夬姤	一	巽兌 乾		○	剝復全變為夬姤
萃升	一	巽兌 坤		○	大畜无妄全變為萃升
困井	一	巽兌 坎		○	噬嗑賁全變為困井
革鼎	一	巽兌 離		○	屯蒙全變為革鼎
震艮	一	震艮			
漸歸妹	〢	巽艮 兌震			隨蠱之反
豐旅	一	艮震 離			
巽兌	一	巽兌			
渙節	一	巽兌 坎			

中孚 小過 ☰ 巽艮 兌震 巽始小畜終中孚皆悔 震原始屯之貞終小過之悔 兌始履終中孚皆貞 艮原始蒙之悔巽終小過之貞

既濟 未濟 ☷ 離坎 ○ 水火正交之正中 乾坤合交

屯蒙震艮合坎需訟乾合坎師比坤合坎原始渙節巽兌合坎中孚小過既未離合坎要終雲行雨施品物流行雲行雨施天下平俱此

三十六宮都是春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乾	泰 否	剝 復	咸 恒	夬 姤	豐 旅
陽爻十七 陰爻十九	坤	同人 大有	无妄 大畜	遯 大壯	萃 升	兌 巽
陽爻十七共五十三 陰爻十九共五十六	屯 蒙	謙 豫	頤	晉 明夷	困 井	渙 節
陽爻十八 陰爻十八	需 訟	隨 蠱	大過	家人 睽	革 鼎	中孚
陽爻十九 陰爻十七	師 比	臨 觀	坎	蹇 解	震 艮	小過
陽爻十九共五十六 陰爻十七共五十三	小畜 履	噬嗑 賁	離	損 益	漸 歸妹	既濟 未濟
	乾策六爻	乾策六爻	乾策三十六爻	乾策六爻	乾策三十六爻	乾策三十六爻

三百八十四爻合之止成二百一十有六爻總成一乾策之數

横竪進人所列

八卦不易者四變易者二共六卦六其六爲三十有六重卦不易者八變易者二十八合之亦三十有六惟有不易是以能易惟有不變是以能變所以謂之易有太極所以謂之无極而太極大極本无極

邵子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未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楊氏曰手探足躡日用不可須臾離便是手足有所措不然即是手足无所措矣安足以識人知物而得稱爲男子哉

睽 家人　睽外從睽上合共二十卦家人内從家人下合共二十卦二卦與序不易孫先家人後睽謂先睽爲外後家人爲内外以乾坤並列爲主内以乾坤交合爲主故家人後即受之以否泰

否 泰

大壯 遯

大有 同人　一柔以爲大有同人主夬小畜履夬姤夬以夬要一柔爲主之終於乎消以消小人乎在下

革 鼎

小過

中孚

豐 旅　否泰三變

離　咸恒與序不易自渙節至豐旅以十八卦合十卦居前自小畜履至夬以十二卦合十卦居後離坎居其中序先坎後離上下之等雜先離後坎内外之辨

坎

小畜 履

需 訟　乾坤合

大過　坤坎合比師原始乾坎合需訟要終小過過也小者過似不足貴故此謂之過大過顛也大者過何以爲君子故特謂之顛又另爲一局以致其望君子之意大者過小者姤漸以一小人去五君子反爲夬須是合五君子然後能去一小人小人去君子皆易而君子去小人其難同如此

姤

漸　否泰二變反爲歸妹

頤

既濟　否泰三變反爲未濟

歸妹　否泰四變

未濟　否泰五變

夬

文序三十六孔子雜之亦三十六以乾坤咸恒不易如序卦上下之分又以大過以下八卦反對止五卦上十六下二十合之亦三十六也然孔子明言睽外家人内睽以上合爲二十卦家人以下合爲二十卦勢若平分則兩之義自乾坤至隨蠱爲十二卦自剝復至中孚爲十二卦自豐旅至夬爲十三卦則列爲三才之義又大過以下另爲一局序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雜不對者八正對者二十八六十四又似總以八爲主

以乾坤爲上咸恒爲下分如序者上主陽一陽五陰之

卦隷乾坤後者六下主陰一陰五陽之卦隷咸恒後者六二陽四陰之卦十五隷乾坤後者十隷咸恒後者五二陰四陽之卦十五隷咸恒後者十一隷乾坤後者四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又以六十四論上陽爻七十二陰一百八陰多于陽三十六下陽爻一百二十陰八十四陽多于陰亦三十六以三十六論上陽爻三十九陰五十七陰多于陽十八下陽爻六十九陰五十一陽多于陰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

互爲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
妙愈可見矣筠雲峯
乾坤後比師始坤坎之合需訟終乾坎之合二分之咸
恒居中咸恒前自比師至井困共十四卦咸恒後自
渙節至需訟共十四卦首尾聯合皆以坎雜之以坎
陷爲憂蓋甚于序之以坎陷爲憂云
序泰否雜易以損益序損益雜易以泰否泰否天道之
大運无天之非人損益人道之大權无人之非天邵
子曰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
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事損益之道奚由

知權之所爲乎此損益否泰相通序雜天人合一之
義
胡氏曰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
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故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
人之道言之然要終曰剛決柔原始曰乾剛坤柔君
子小人之分別寧惟雜卦之末爲然已首致嚴于雜
卦之初而凡乾必剛凡剛必爲君子凡坤必柔凡柔
必爲小人蓋无一卦一爻非分別君子小人之道也
邵子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
也小人去君子始姤終剝序雜皆逆列君子去小人

始復終夬序雜皆順列雜更以夬終爲君子難進而
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自古然也姤小人已爲政遯
二小人合爲一否三小人合爲一觀四小人合爲一
剝五小人合爲一至于五小人合爲一而君子欲不
去得乎復君子已爲政臨二君子合爲一泰三君子
合爲一大壯四君子合爲一夬五君子合爲一至于
五君子合爲一而小人欲不去亦得乎君子小人之
迭爲消長固如此乃小人每多合而君子反多睽此
所以爲大過之顛此所以爲未濟男之窮雜以大過
以下另爲一局而以夬要終其爲天下後世君子謀

至矣
象山先生與羅春伯書宇宙无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
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
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
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
夬之上六耳舜于四凶孔子于少正卯亦治其家人
耳按宇宙一身天下一家卦有六十四皆一身一家
事雜分睽外家人內若有內外之分然家內終于夬
家外統于乾終爲合外內之道而曾不分爲自家他
家固如此

劉茗溪曰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
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
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
憂將圖之无所不至故曰不利即戎
朱子曰小人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
雜以夬終蓋聖人不得已之意
比一剛居五爲主次臨次泰次大壯終夬所謂有是君
有是臣有是政如陽剛之主不在尊位而欲君子彙
征並進以夬爲終世必无之比後即受以臨臨後歷
十六卦然後泰泰後即受以大壯大壯後歷十六卦

然後夬君子或先不同心而欲輕爲躁進終事于夬
世亦无之鄧汝極曰易道尊一而夬姤重微故雜以
比始以夬終
大者過小者姤責在大者大止于內小巽于外止而巽
動不窮是爲漸之女歸待男行以大包小原始要終
養之于中是爲頤之養正既有漸之吉又有頤之正
大小各得其位是爲既濟之定有如小乘大柔乘剛
女无歸妹之終而男有未濟之窮必終之以夬則君
子之不得已而惟以變其窮耳君子何心決去小人
如小人之必佹君子哉

聖人于序之泰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于否言小人道
長君子道消于雜之夬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然初
不于姤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憂小人違天逆理故有
憂君子樂天知命何憂之有惟消長不能違時耳章
本清曰從古君子小人不容並立曾有臯臯訑訑與
兢兢業業者可並用于朝堂之理哉後人欲爲調停
之術者計亦左矣
瞿氏濟同曰雜自乾至困爲上截自咸至夬爲下截上截
坤比師臨觀萃升謙豫剝復晉明夷皆合坤其爲坤
者一十有二而其合乾者不過乾大畜无妄三卦下

截否泰大壯遯大有同人小畜履需訟姤夬皆合乾
其爲乾者一十有二而其合坤者不過否泰二卦上
陽而坤多陽卦多陰也下陰而乾多陰卦多陽也以
乾始以夬終夬上六一變即純乾意在變柔爲剛返
坤于乾返後天于先天以寓返末世而登之上古之
意又曰乾兌離震是先天上四卦巽坎艮坤是先天
下四卦雜卦若不升兌于上而降巽于下升震于上
而降艮于下升離于上而降坎于下便與先天兌離
震在上巽坎艮在下之圖不合如何返得先天惟兌
離震自當在上巽坎艮自當在下故解蹇遯大壯大

有同人比師大畜无妄井困睽家人小過中孚一十六卦自不得不從之而上者反下下者反上此六十四卦所以獨一十六卦上下顛倒與序卦不同又曰序泰先于否雜否先于泰天地固是自然定位然非用了許多經綸措置從後天反其類迻過來如何便得自然定位孔子雜卦精蘊全在反其類句又曰用天數二十有五以成雜卦次第之圖第自乾數起歷二十五卦至剝而止爲第一周又自復數起終而復始歷二十五卦至旅而止爲第二周自離以後无不皆然第循序挨次排去不假一毫安排布置乃恰好

至六十四周凡二十三轉以終于夬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之象自見如乾坤比師天數二十五乾策三十六天然相接毫髮不爽以至大過姤漸頤既濟歸妹未濟夬莫不皆然或以大過下八卦爲有錯誤而欲序正之不知量甚矣

制器尚象十三卦

離 佃漁
益 耒耨
噬嗑 交易
乾
坤 衣裳
渙 舟楫
隨 服牛乘馬
豫 擊柝
小過 杵臼

睽 弧矢
大壯 棟宇
大過 棺槨
夬 書契

鄭子器曰益莫大于稼是以耒耜取諸益然離之佃漁噬嗑之交易必先于垂衣裳之乾坤明佃漁耒耜交易具然後君得垂衣裳而治之是君藉民一驗也市道興而不以通之則益者窮故爲渙之舟楫隨之服乘小過之杵臼以利用用之而有爭奪故爲豫之擊柝睽之弧矢以守貨守而獲安故爲大壯之棟宇

大過之棺槨以厚生然後張官置吏而爲夬之書契
則君道立是又官藉民一驗也田漁耒耜交易益之
原舟楫服乘杵臼益之通擊柝弧矢益之守棟宇棺
槨益之厚書契益之治雖謂諸卦皆益可聖人盡以
其益厚下而已穆然濬然惟上衣下裳垂以臨之有
損而已易言元亨而繼以利未嘗禁利且導之利程
子曰人无利直　是生不得王者盡人而導之利天
下之利舍王者將安歸是又不爲大利大益乎叔世
不然朘削之事百方俱試所爲佃漁舟車棟宇莫不
榷之而離之益盡稅履畝征鋤銚貸青苗而益之益

盡酤舛有榷鹽麪有額手實有斂市易有稽而噬嗑
之益盡算舟車賦武馬而渙隨之益盡蕭席黃蘆斲
酒坊牙契會竹有監木有課而睽豫大壯小過大過
之益盡所收之窠愈多所入之利愈纖而所出之用
愈不足蓋至于夬不能治而乾坤亦幾于易位語曰
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病火者啖彌多瘠彌甚啖不
足以益肌火鑠之也以損爲益何以異此

大衍之數

太陽一　掛扐十三（三奇動奇爲九）　過揲三十六（四九之數）
少陰二　掛扐十七（二奇一偶爲八靜偶）　過揲三十二（四八之數）
少陽三　掛扐廿一（二偶一奇爲七靜奇）　過揲二十八（四七之數）
太陰四　掛扐廿五（三偶動偶爲六）　過揲二十四（四六之數）

陽奇而陰偶是以掛扐之數老陽極少老陰極多而二
少者一進一退而交于中陽實而陰虛是以過揲之
數老陽極多老陰極少而二少者亦一進一退而交
于中朱子曰以四乘掛扐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四
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扐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

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无此爲
蓍之全數

四十九策除掛一而爲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
二約之爲四故其揲之一變也一四爲奇三分十二
而得一也朱子曰凡四爲奇是一個四也凡八爲偶
是兩個四也全氏曰書以五爲中圖兼十爲中五虛
其天一而用四爲奇十虛其地二而用八爲偶也三
個四加掛一爲十三四個四加掛一爲十七五個四
加掛一爲二十一六個四加掛一爲二十五虛一太
極之統體有定掛一太極之流行各足不虛一則分

兩者无所主宰不掛一則揲四者不能變動三個四五個四爲奇四個四六個四爲偶四個七四個九爲奇四個六四個八爲偶无往而非自然之數三個四爲十二乃老陽掛扐之數凡掛扐壹是皆以老陽之數爲準而去取以成九八七六是爲尊陽之義又以其備一歲周天之數全氏曰以四乘除一與三易三與一易一三爲奇用九之象二與二易四與四易二四爲偶用六之象又曰掛一者掛五中之一揲四者揲五中之四一餘九故陽用九四餘六故陰用六楊氏曰掛一以象三左陽象天右陰象地物生于天成于地天氣行于地中故從右陰地中掛一以此

一合左陽右陰之二卽三也故曰象三

去掛一之蓍老陽奇數十二（三個四）策數三十六（四九之數）少陰奇數十六（兩個四一個八陰爲主）策數三十二（四八之數）少陽奇數二十（兩個八一個四陽爲主）策數二十八（四七之數）老陰奇數二十四（三個八）策數二十四（四六之數）

揲數爲陽合之七十有六除掛一四數共七十二七十二候之數衍數爲陰合之一百二十一周天之數

朱子曰沈氏筆談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八爲少陰六爲老陰其九七八六之數皆有所從來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以一約四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諸家揲蓍說惟筆談簡而盡

朱子曰初一變得五者三得九者一故曰餘五九者五

三而九一後二變得四者二得八者二故曰餘四八者四八皆二三變之後爲老陽者十有二老陰者四故曰陽饒而陰乏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故曰陽少而陰多蔡元定曰五十之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爲奇者三爲偶者二是天三地二自然之數而三揲之變老陽老陰之數本皆八合之得十六二老以陽之動爲主故老陰以其四歸于老陽此老陰之數所以四老陽之數所以十二也少陽少陰之數本皆二十四合之四十八二少以陰之靜爲主故少陽以其四歸于少陰此少陽之數所以二十少陰之數所以二

十八也按老陽十二少陽二十合之爲三十二老陰四少陰二十八合之亦三十二陰陽之分原適相等

朱子曰四十九蓍虛一外止四十八分掛揲之餘爲奇偶各二老陽老陰變數各八少陰少陽變數各二十四合爲六十四八掛各得其八此乃奇偶對待加倍而得者體數也若天三地二衍而爲五十者用數也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饒而陰乏也此正造化之妙若陰陽同科老少一例是體數非用數蔡元定曰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玉齋胡氏曰用數陽三而陰一者于六十四變之中取其十六變爲

用又于十六變之中以四約之則老陽十二而用其三老陰四而用其一是一饒一乏爲陰陽之用也邵子云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其一是以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亦此西山蔡氏曰四十九蓍去掛一之蓍則四十八以四約之爲十二以十二約之爲四四與十二與四宛轉相因爲四十八故其數之成四與十二自然相爲經緯如老陽奇數十二以十二約之得一則一之象以四約之得三則三之象老陰奇數二十四以十二約之得二則二之象以四約之得六則☷之象少陽奇數二十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八由老陰而息蓋陽之未成者以四約之得五則☷☷之象少陰奇數十六以十二約之得一餘四由老陽而消蓋陰之未成者以四約之得四則☰☷之象策數之以十二與四相因爲進退亦如此

十三十七二十一二十五俱掛一之一以爲主數三個四合掛一爲十三四個四合掛一爲十七五個四合掛一爲二十一六個四合掛一爲二十五一有定主是爲太極之流行十三揲過三十六四其九十七揲過三十二四其八二十一揲過二十八四其七二十

五揲過二十四四其六四有定營是爲陰陽之大分自老陽掛扐十二進一四則爲少陰十六又進一四則爲少陽二十又進一四則爲老陰二十四自老陽過揲三十六退一四則爲少陰三十二又退一四則爲少陽二十八又退一四則爲老陰二十四二老之間相距十二掛扐過揲皆以四遞爲進退此亦四營成易之義

學者相傳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而卦爻止稱九六不稱七八以九六之數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七八之數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少陰少陽之數原隱于老陰老陽之中也楊氏曰
老少之别原所以生爻非所以名卦其實六爻之爲
陰陽者老少錯雜非乾坤獨老而六子皆少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極數極天地之數極大衍之數
數言極本之太極外天地之數外大衍之數无數數
不本之太極无極
纂言易以陰陽相易故名之曰易又曰包犧氏見天地
萬物之性情形體一陰一陽而已于是作一奇以象
陽作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之互相易也故自一
奇一偶相易而爲四象八卦極于六十四卦是爲卦

畫之象又作揲蓍之法自一變而極于十有八變是
爲蓍數之象

七十二營	六十營	四十八營	三十六營	二十四營	十二營
、	、	、	、	、	、
十八變	十五變	十二變	九變	六變	三變

凡初揲左手餘一餘二餘三皆爲奇餘四爲偶至再揲
三揲則餘三者亦爲偶故奇三而偶二
三變成爻爲七者二十四體卦爲震坎艮爲八者二十
四體卦爲巽離兌爲九者八體卦爲乾爲六者八體
卦爲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共三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共二十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每朞歲以二十四氣計則三百六十六日而不足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而有餘折中之爲三百六十日）少陽之策一百
六十八（六共二十八）少陰之策一百九十二（六共三十二）合之
亦三百有六十
聖人以蓍法教人明性命之理未分先必虛一有所以
立之于儀象之先巳分又復掛一有所以行之于儀
象之後是爲立脚太極之上和順道德理義窮理盡
性至命能事止于分揲掛扐之數而巳者日用不知
之百姓也

掛扐全數老陽十二變數亦十二樣少陽二十變數亦
二十樣老陰二十四變數乃止四樣少陰十六變數
乃有二十八樣胡氏曰老陽少陽得奇策本數初无
損益老陰以少陽之奇二十損之止得四少陰以老
陽之奇十二益之乃得二十八陽君道陰臣道陽得
制陰陰必從陽惟從陽故數多或爲陽所損數少或
爲陽所益惟制陰故可以損陰之多而爲少可以益
陰之少而爲多陽尊陰卑之義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合乾坤之策凡三
百有六十合六子之策亦各三百有六十此策湊手

當得期之日而无一日桀漏牽補當得萬物之數而无一物滲漏虧缺其于變化也幾乎

三變成爻一爻由是一卦由是十有八變成卦一卦由是八卦由是自暴自棄下愚一變不能安望其有成爻成卦之能事

四營成易纔于蓍策上分掛揲歸一次便已成易不待成爻成卦然後爲易論語所謂欲仁仁至者此

四十有九七七之陽數去掛一止四十八凡八卦之畫俱四十八乾四十八四分之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是陽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

四分之計三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分之三內一分爲所克之陽也然則乾策三十六而坤策十二十二卽老陽之奇數總之全體皆陽數以陽爲主耳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亦何容心于其間哉巽離兌俱四十八陽二十八陰二十陽多于陰者八震坎艮俱四十八陰二十八陽二十陰多于陽者入

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全數亦无當于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蓍之法具而掛扐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爲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圍三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圍四而用半故凡偶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此九六所以得數之實也至于兩奇一偶則亦參其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偶一奇則亦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三

五爲九二四爲六則雖合于積數之一端而于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章本清

就蓍法分來纔分便具足兩之儀四之象四九四三分爲太陽九四七四五分爲少陽七皆奇四六平分爲太陰六四八四四分爲少陰八皆偶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九對六陽數多于陰君子統小人便是治之象八對七陰數多于陽小人勝君子便是亂之象耳

瞿氏九思曰大衍之數五十亦是序卦之法非必設蓍之法易筌則述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

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亦一說云然不知總天地之實數乃五十有五曰大衍則有未衍之五以起于數之先矣曰其用四十有九又有不用之一以立于用之外矣此等聖筆直是化工而可妄有測度于其間乎

張行成曰積數以生卦者有定揲蓍以求卦者无常分二象兩掛一象三揲四象時再扐象閏三少爲九三多爲六兩少一多爲八兩多一少爲七四營成易十八變成卦此以蓍求卦法也陽進一進二陰退一退二虛張五分布十消前後一卦息前後一卦此以數生卦法也以蓍求卦卦自下而上者已往之卦也以數生卦卦自上而下者方來之卦也又曰太極太虛也太虛无物理爲實義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因象而有卦既有卦矣象數乃藏于其中故曰知以藏往作易者于是爲生蓍之法以探造化之原而求之因理以倚數因數以觀象因象以生爻積爻而成卦是故三四五六之倚策一象見于上則六七八九之用策一爻生于下三揲既備一象乃形十二變而四象具十八變而一卦成二十四變而八象足一百四十有四變而八卦小成是謂知來又曰五十之用起于

一者天也六十之用起于二者地也一无體而爲體之全故五十先虛一一不用而爲用之宗故七七又掛一餘四十八是爲六八之用自體言之爲十六之三則體中有用自用言之爲十二之四則用中有體

九卦

履	德之基	和而至	以和行
謙	德之柄	尊而光	以制禮
復	德之本	小而辨于物	以自知
恒	德之固	雜而不厭	以一德
損	德之修	先難而後易	以遠害
益	德之裕	長裕而不設	以興利
困	德之辨	窮而通	以寡怨
井	德之地	居其所而遷	以辨義
巽	德之制	稱而隱	以行權

九卦之序復是本心先之以履謙履之爲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身以達其素履須有得有失又繫于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于內不謙則精神渾流散于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舉措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恒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困蓋本心旣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恒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危蹈險所遭多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得左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于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雖密房奥室自一縫一罅卽能入之矣 陸子象山

九卦在上經者三在下經者六反對者四不反對者五爲乾者一尊乾也爲坤坎艮者二爲兌震者三爲巽者五巽入也重巽貴其深入之也其有坎坎者陷也其无離不用離也蒙大難者晦其明故終于隱隱至明之極也憂患人之所時有卽上聖大賢未有能自解免者乃其所以處憂患惟德非以憂患故修德而防危也豫之至也 鄞氏潛谷

復德之本與基相似基所行本所存井德之地與困相似固隨所得而守之地歸宿處

九卦首履劈頭便是發文王天王聖明上天下澤之分凜然不易惟履其素至義章本清曰九卦首履繼謙履象一陰明上下之分說而應乾履虎尾而不咥用六永貞以大終于履三一爻見之謙象一陽得遜順之宜內止外柔爲君子之有終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于謙三一爻見之

履德之基朱子曰如起屋須有基址許多梁柱方有頓處

瞿氏思九曰文王由履至謙純然以一敬緝熙无間以至
于巽此所以爲亹亹之文王由履和而至謙尊而光
以馴至于巽稱而隱渾然不露而人莫有知此所以
爲穆穆之文王
履謙乾坤人位之交。人道之立。一齊來底坤之三。爻于
乾之三。爲履。乾之三爻坤之三。爲謙。俱一陰一陽爲
主。履首明上下尊卑之分。謙盡忘功勞矜伐之心。至
于謙之三。下而爲初。以止翻動。時時處處无用不謙。
又時時處處无有不自知之時。又无非夜半雷聲。戒
謹恐懼之流行。是之謂復。次恒損益困井五卦。俱三
陰三陽之分。无用不平。終以巽。无之非柔巽謙抑之
爲。完結謙字一案。以明天澤之分。此作易聖人。所以
處憂患之道。憂患。人所時有也。聖人處憂患。且如此
餘可知矣。

四象交圖

太陽 ⚌ 太陽今謂之陽交俱仰
少陰 ⚎ 少陰
太陰 ⚏ 太陰今謂之陰交俱俯
少陽 ⚍ 少陽今俱謂之勝交一仰一俯

此羲畫傳下兩儀四象占三之則成卦而六十四悉具于其中

四象交卦全圖

少陰陽合離震巽坎 三十二
太陰艮坤 十六
九 太陽乾兌 十六

同人 姤 恒 豐 革 大過 益 渙 師 復 屯 蒙 頤 坎 訟 家人 兌 巽 明夷 睽 升 無妄 臨 噬嗑 賁 困 井 旣濟 未濟

遯 小過 咸 旅 觀 坤 比 剝 否 漸 謙 豫 晉 蹇 萃 艮

乾 大壯 大有 夬 中孚 臨 損 節 需 履 泰 大畜 兌

邵子曰易有眞數三而巳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爻之二十七三三而九也約之十八倍三而六也爻易之交以交故名爻也陽與陽交爲太陽爲乾兌之卦十六爲爻九陰與陰交爲太陰爲艮坤之卦十六爲爻九陽與陰交陰與陽交爲少陰少陽爲離震巽坎之卦三十二爲爻九二十七通乎六十四六十四而三之即二十七易有眞數三一陰一陽之列與一陰一陽之交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太陽九少陰少陽七八太陰六占法七八不變陰陽交于中也九六必變陽主進九進之極陰主退六退之極陰

陽太于上下故遇九必退而用八以交陰初非變九而爲八變陽而爲陰遇六必進而用七以交陽初非變六而爲七變陰而爲陽易窮則變變則通九六之變蓋以通陰陽之交之窮而常會合于陰陽之交之中也爻去聲效韻胡效切音與敎同杯爻古者以玉爲之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陰陽二少无日不合交于二太中此二太所以分爲二而二少所以合爲一俗占用少不用老此乃所謂日用不知之百姓巳耳

張行成曰天地自然之理無出乎四象者孔子混四者以爲一即太極也故億萬世不可易

朱子曰康節以四起數自易以後无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又曰想他看見天下事纔上手來便成四截了義皇初畫分兩兩交成四四者兩之分兩者四之合天地萬物之理兩對待四流行便無所不盡義畫原來如此初不是康節撰得出

以生數則一二三四分陰陽太少以成數則六七八九分陰陽太少一二三四生數屬陽順數九八七六成數屬陰逆數謂九餘一八餘二七餘三六餘四謂一函九二函八三函七四函六俱无不可

四象不言五皆自五來四象不言十未嘗无十至于二

三居一四之中二三合爲五一四亦合爲五七八居九六之中七八合爲十五九六亦合爲十五五洛書之中數十五河圖之中數中无往而不在十五无往而不在固如此

一二三四四象之位順布六七八九四象之數逆布九用八爲退數一用二即進位九一成十二八成十未嘗不是此位此數六用七爲進數四用三即退位六四成十三七成十未嘗不是此位此數進何進退何退總以義命爲權衡方謂之進退不失其正而深于消息存亡之理

太陽變化十六象以乾兌爲主少陰變化十六象以離震爲主少陽變化十六象以巽坎爲主太陰變化十六象以艮坤爲主邵子曰十六而天地之道畢

陽交九卽四象之太陽通乾兌之卦十六陰交九卽四象之太陰通艮坤之卦十六二太陰陽之純分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陰陽貞勝之交九卽四象少陰少陽之合通離震巽坎之卦三十二二少陰陽之雜合參天兩地而得之之象朱子曰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各有定位交法者四象之數自四而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俱括乎其中

邵子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此交法也

二十七反覆之止成十八十有八變而成卦卽此

八卦上下

乾上	乾	履	同人	无妄	姤	訟	遯	否
乾下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兌上	夬	兌	革	隨	大過	困	咸	萃
兌下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離上	大有	睽	離	噬嗑	鼎	未濟	旅	晉
離下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震上	大壯	歸妹	豐	震	恒	解	小過	豫
震下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相綜全圖

巽上	小畜	中孚	家人	益	巽	渙	漸	觀
巽下	姤	大過	鼎	恒	巽	井	蠱	升
坎上	需	節	既濟	屯	井	坎	蹇	比
坎下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艮上	大畜	損	賁	頤	蠱	蒙	艮	剝
艮下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坤上	泰	臨	明夷	復	升	師	謙	坤
坤下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陽生自下陰消自上全圖

姤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

遯　訟　无妄　巽　大過　家人　鼎　　革　睽　中孚　兌　大畜　需　大壯

否　漸　旅　咸　渙　未濟　困　蠱　井　恒　　益　噬嗑　隨　賁　既濟　豐　損　節　歸妹　泰

坤　艮　觀　晉　萃　艮　小過　蹇　蒙　　屯　解　頤　震　升　明夷　臨　兌　乾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乾　離　坎　坤

前河洛卦位合圖以先天八卦竪列自乾至坤爲順數爲消體以後天八卦竪列自坎至離爲逆數爲息體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此出孫聞斯說後見瞿氏九思重定先天一方圖其言曰舊圖以乾起西北坤終東南惟正月之寅位當泰七月之申位當否其餘俱與月卦不合今以乾始東南坤終西北然後十一月之復果在子十二月之臨果在丑正月之泰果在寅二月之大壯果在卯三月之夬果在辰四月之乾果在巳五月之姤果在午六月之遯果在未七月之否果在申八月之觀果在酉九月之剝果在戌十月之坤果在亥始與方位毫髮不爽此與竪列先天八卦自上至下不期符合因爲更布後天重卦一方圖則先坤後坎同位西北先乾後離同位東南凡離內外十六體列東與南爲春爲夏凡坎內外十六體列西與北爲秋爲冬乾坤退處坎離中天地以交而用事陰陽調寒暑時亦與竪列後天八卦自下至上不期符合舊止有先天方圓二圖別无後天今先後方圓俱備重復更定總无撰造而天地人物之理愈玩而愈无窮云

繫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後天一圖家人同人並列正南其人乎非其人乎學者宜醒目

先天圖震巽恒益爲中心震巽皆木木屬仁孟子曰仁人心也于先天一圖見之後天圖乾巽小畜姤爲中心乾爲天巽爲木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于後天一圖見之先天全體體卽用後天大用卽體先天後天原无二圖道心人心亦无二心道心曰微雷風方寂而涵于靜无人心曰危乾巽相遇而形于動有世有不知仁爲人心或知心而不知性知性復不知天者宜于此詳考焉

張行成謂乾三奇震坎艮各得其一巽離兌各得其二則十二畫也坤三偶巽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則二十四畫也陰陽之畫共三十六以此不知坤偶止是一畫合之爲二十四畫當一歲二十四氣之數

正易心法如羲皇易道包括萬象須知落處方有實用卦象示人本无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黙會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六十四卦无窮妙義盡在畫中合爲自然爻數三百八十有四以閏求之

其數脗合凡物之數有進有退進以此數退以此數皆粹語如六子則是乾坤破體偏陂反側不平之名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无有定實便俱亂道易有九六无七八大衍之數亦止有九六動靜之別无九六七八之異謂九變則八六變則七添出七八以言九六之變由未知夫陰陽對待陰陽相求之義耳蓋陰陽畫畫相爲對待卦爻止有此數陽必求陰故陽動則交易以陰初非變陽而爲陰變九而爲八也陰必求陽故陰動則交易以陽初非變陰而爲陽變六而爲七也

易占非如世人禍福之占乃聖人理義至命毫忽不敢
悖理之占占得天理熟爛眞是脚輕手快行得順便
故曰鼓之舞之以盡神
易中兩言幾一言于豫以雷出地奮爲象一言于復以
雷在地中爲象出幾吉之先見即幾即善故能知微
知彰知柔知剛伏幾嘗知不善非以有不善爲幾蓋
以嘗知不善爲幾非徒以嘗知不善爲幾蓋以未嘗
復行不善爲幾幾是人之夜半雷聲能開萬戸千門
者
呂叔簡曰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
八十四爻聖人特拈起三百八十四事來做題目易
是箇活底學者看做死底易是箇无方體底學者看
做有方體底又曰使千聖作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
四說都不外那陰陽道理
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
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
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
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
才一日无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
倒錯亂便都壞了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隨以震兌成
體震動也兌說也亦隨其物性之動而說者服且乘
之耳若強物性以不能而不堪安得爲之隨 章本淸
每一卦皆可變爲六十三卦自是每一卦便與六十三
卦俱合俱通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之義若謂某變自
某卦來滯而不達執而不通莫甚
不通古今爲一息終不是成性
凡卦畫陽質剛連亘中實陰質柔分斷中虛不可以一
爲一畫⚋爲二畫入筭數
彖古自上而視下所見爲險自下而升上所見爲阻乾
在上下交于坤而成艮坎震非特坎陷爲險艮震亦
皆險也坤在下上交于乾而成巽離兌非特離麗爲
阻巽兌亦皆阻也乾坤之知險阻蓋凡下交便知險
不敢容易行而下凡上交便知阻不敢容易進而上
此所以爲易簡此所以爲恒易恒簡恒易故恒知險
恒簡故恒知阻未有易簡而不知險阻者未有知險
阻而不本于易簡者
六十四卦一彖六爻之辭字字皆象皆實有著落不可
推移非可以已意懸空凌駕而語旁引強索而証
聖人以六十四卦爲一身三百八十四爻盡作身上事

六爻人人有用用此
一卦六位兩卦十二位而其交變則周流于十二位之
間程子謂易中只有反覆往來上下于此可見此周
易所以作
羲畫以生成自然次第爲象文序以正反往來爲象故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退藏于密退藏謂向裏密謂不可見聞直是盛水不漏
无一息不充塞无一處不充塞
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互變而爲往來不窮之通者趨
乎六爻所爲之時者也

一氣流行兩物對待原不缺一
河圖易之渾淪太極也洛書便是析河圖而爲八卦析
一六爲乾坎析三八爲震艮析二七爲坤兌析四九
爲巽離繫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九六天地相交之度參伍日月相交之數章本清
昔程叔子座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旁一人曰皆不
須得只乾坤足矣程叔子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
聖人分上使程叔子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易知有親章本清曰乾始含融洞徹與天地萬物瑩然
一體无所間隔方其幼也孩提之童无不知愛其親

此易知有親无所減也及其長也大人之學在明明
德親民此易知有親无所增也
易于八卦言天地言雷風言水火言山澤分之爲八物
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其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六者非他三才之道專以人道言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
千九百一十二策凡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
策合之得此數以當天地間萬物之數此亦是取象
之辭後世言天文者亦以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爲萬物繫命于天之數蓋有所自也

聖人畫卦已自脫了數今欲以數配卦俱不得
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則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于質
之內然其用實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
有必不可混而爲一者
蓍占百姓與能卦占聖人君子寡過之學有不可一日
而遠者
易以神明之理設教初不以鬼神能爲禍福設教
趙汝楳輯聞云聖人立象倚數使人因有象以悟无形
之妙卽變易以求不易之方易雅云人心未動則爲
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君子恐懼不睹不聞

致詳于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然此聖人
心筮之妙是爲筮蓍本旨
焦京以緯亂易何王以玄亂易
文序三十六卦上下分之兩儀之象三分之三才與三
極之象由乾坤至噬嗑賁二十二卦正反止十二卦
如卦之有初二兩爻以乾坤爲主乾坤合爲泰否前
小畜履後同人大有合三女以有事于乾前師比後
謙豫合三男以有事于坤屯蒙震艮合坎以從乾噬
嗑賁震艮合離以從坤需訟坎合乾同人大有離合
乾師比坎合坤謙豫艮震合坤小畜履巽兌合乾臨

觀兌巽合坤隨蠱兌震艮巽初交泰否之變與噬嗑
賁俱三陰三陽乾坤之分由剝復至損益二十卦正
反止十二卦如卦之有三四兩爻以乾陽一爻爲主
用事先坤後乾艮震爲交若以保泰是故剝復艮震
于坤无妄大畜震艮于乾坎離分居于中前頤大過
艮震兌巽之合後咸恒兌艮巽震再交咸恒損益之
中前遯大壯後蹇解主乾與坎而艮震爲合前晉明
夷後家人睽主坤與離而巽兌爲合咸損相反恒益
相反俱三陰三陽乾坤之分由夬姤至旣未濟二十
二卦正反止十二卦如卦之有五上兩爻以坤陰一
爻爲主用事先乾後坤兌巽爲交若以傾否是故夬
姤兌巽于乾萃升兌巽于坤困井革鼎兌巽于坎于
離震艮巽兌分居于中漸歸妹巽艮震兌三交豐旅
震艮于離渙節巽兌于坎中孚巽兌合而要終小過
震艮合而要終旣未濟坎離合而要終俱三陰三陽
乾坤之分

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諸卦爻而命之曰人此外别无
所以爲人聖人亦可謂明白懇惻之至而人猶區區
以六尺之形骸爲人生不知所以來死不知所以往
眞謂之大迷

蓍之德圓而神七七爲陽爲奇故爲圓陰陽不測故爲
神卦之德方以知八八爲陰爲偶故爲方吉凶有定
故爲知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這有字是字最要體認到手不然
總生不得兩儀而何有于四象八卦无有不爲儀象
卦爻之所役使者

未分而一在五十之中已分而一又在四十九之中善
學者于此悟入

焦贛易林衛元嵩元包敢于葉置文王彖辭而自支離
其說不勝杜撰不勝畫蛇添足卽坐舞文之誅何過

无中交雜撰則上下判爲兩截全在三四處置聯合得
是此所以有貴于人道
淮南子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以能知誘者爲知往不知
被禍爲不知來然則易之所謂神以知來豈非吉凶
與民同患惟義命之安毋利欲之急固亦在于尋常
日用之不可缺歟
知大始无一念不灭无一念不生作成物无一念自能
无一念自功
或曰天地始判之初未有人也忽焉而人生其間因分
前爲氣化後爲形化又如既以太極分陰陽生五行

而行四時又以眞精妙合成男女而化生人物此等
下語似失孔子繫易之旨源頭如何得明人分如何
得盡
易傳先言生生之謂易而後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
坤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等去處學者未明如
何謂之見道
顯諸仁藏諸用物物皆然譬一株果樹生許多枝葉開
許多花結許多果子果中各各有仁此便是顯諸仁
其仁又完完全全各各藏一株果樹在裡面此便是
藏諸用

揲法奇策初必五再與三三必四五一个四并掛一也四
一个四也偶策初必九再與三必八九兩个四并掛
一也八兩个四也後人不明其義遂以五四爲少爲
奇九八爲多爲偶三少爲老陽三多爲老陰兩多一
少爲少陽兩少一多爲少陰殊謬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龜山先生曰正心到寂
然不動處方是極致
人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非也致役乎坤戰乎乾豈曰
退亦豈不用之地乎只是乾道全要顯出一个離明
爲中而巽兌爲輔坤道全要顯出一个坎陷爲中而

震艮爲輔非離巽兌不足以成乾道非坎震艮不足
以成坤道天地之用莫大乎水火風雷山澤无水火
風雷山澤將不成其爲天地云爾
楊子安問伊川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先生以扇柄畫
地一下曰從這裡起子安无語後子安舉以告尹彦明
且曰當時悔不問此畫從甚處起彦明以告先生曰
待他問時只與默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歡也子安聞
之遂服顧叔時曰伊川若肯參禪何必在大慧中峰
諸人之下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夫易者交易也
變易也兩相與而後交而後變伊川右子安侍師弟

子相與相求易卽從此起矣盡地一下存乎人存乎
德行脚根點地而後爲踏實不然是徒問也得似箇
子安儀成儀象成象爻成爻卦成卦眞是到手更何
待騎驢覓驢
易有太極千觔萬兩在有字人此身都是易一日間有
許多變易與交易最怕无定主若是有了太極兩分
之有儀四分之有象八分之有卦有到八卦吉必趨
凶必避復有混淆不定者无之故曰八卦定吉凶吉
凶生大業
凡言明多連分字說凡言混多連互字說如大學首明

明德亦須心意知物四字分疏明白正誠致格四字
分貼明白稍或混而不分不明其于明明德乎何有
因貳以濟民行或曰貳卽一正一反因卽一先一後貳
相並之謂因相次之謂
陽極于九全用陰中于六半用亦陽全陰半之義謂陰
極于六者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十數中无一策不可
爲虛一之一无一策不可爲掛一之一合五十而爲
虛一掛一之一非有餘分五十而爲虛一掛一之一
非不足一之外无復有四十九而四十九之外无復

有一然而旣已四十九其虛一者自立于四十九之
先而初不雜于四十九之中雖不雜于四十九之中
而未嘗不流行于四十九之中其不雜于四十九之
中者虛一之一其流行于四十九之中者掛一之一
卽掛一之一爲虛一之一其失混離掛一之一求虛
一之一其失支若其日用于四十九之中而不知有
虛一掛一之一是爲凡民又或遺其四十有九之用
幻妄乎掛一之一而高妙乎虛一之一并所謂一者
而亦虛之以蕩之于空以滅之于无而更謂我有獨
尊者存是謂異端

雜終于夬雜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實是君子之澤永
世不斬事業文王出震成艮純亦不已孔子戰乾說
兌太和元氣流行四時與天地參而四時同
九卦首履雜卦終夬仲尼潛心文王一脉
易開卷教人便做乾坤做得乾坤乾坤成列而後有易
可學故曰易行乎其中
乾以君之以統臨謂之君先天所主在乾乾以全體言
帝出乎震以主宰謂之帝後天所主在震震以下畫
一陽爲主言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如啓蒙卦變以一卦爲主各具六

十四卦順變將去自初而終自上而下由乾以至于坤逆變將來自終而初自下而上由坤以至于乾

陽全陰半乾全坤半陽兼陰以爲道乾兼坤以爲道曰六位時成者兼三才以成乾道非專以天爲乾道也

坎離正對旣未匹配坤艮斜倚謙剝迤邐震東兌西歸妹隨兮巽四乾六姤夬小畜要歸五中八八俱通強名太極太極无極

盈天地皆人道所以謂之三才又謂之三極生人道之來而伸出幽而入明者死人道之往而屈出明而入幽者

太極全體如環无端只從闢處說起闢便喚做動動便喚做生陽總全體皆陽皆動分半體有陰有靜陰不與陽對靜不與動對如邵子復姤根窟詠姤亦不與復對窟亦不與根對

坎是心精離是心神若以離言心坎言腎直養生家之小術謬說耳聖人曾有是哉

上經只有小畜履臨觀大過五卦是巽兌爲主然聖人彖小畜曰剛中而志行彖履曰剛中正彖臨曰剛浸而長彖觀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彖大過曰剛過而中且以大名凡以剛爲主居中得位之卦皆居上經其餘皆居下經此剛柔尊卑之大分也

萬事不離乎陰陽只術人不識大義以小用之耳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逵卿曰非知晝夜也明陰陽之道也人心之體卽是一陰一陽心常惺惺流行不息便是知陰陽知陰陽便是通晝夜

龔深之曰流行于天地之間者无不受命于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生死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寂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

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方類定是聚或是其類而故渙之物羣定是分或非其羣而故合之无有不失聚所當聚分所當分无有不得故曰吉凶生

剛柔相磨八卦相盪五行相生相克乃有造化單生單克无造化矣如木生火而不生于火則焚金生水而不生于木則燥如金克木而不克于木則厲水克火而不克于火則寒皆可見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雖天地之化亦不能无過範圍之而不過者聖人也

人生于寅不是到寅會方生人寅是天地交泰之會人
得天地正交之氣以生惟人配得天地一般長大所
以謂之三才若萬物則皆天地之餘氣偏氣所主耳
易與天地準又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人而不與天地
準不與天地相似皆失其所以爲人者耳
安土敦乎仁稍有自擇便安之意便只知有已不知有
人豈不于仁爲日薄了
繼之者善也如金方在鎔成之者性也如金已成器金
只是一箇金无兩箇金但就金器言之盤盂釵釧大
小鉅細大成其大小成其小各各不同所以有箇聖

人有箇仁有箇智有箇百姓聖人仁智百姓本來同
此善同此性只是所見不同有見其全底有見半邊
底有全不見底易筌天人相接處爲繼人所稟賦處
爲成
百姓于仁智性非有兩只是仁智常立在明亮處做世
界百姓常立在黑暗處做世界若一成而不可變耳
一故神橫渠云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
覺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最旨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成性稍有虧失其于道義便是閉
殺了門也易筌德崇于知聖人之知日游于高明而

進進不已故知崇而德與之俱崇業廣于禮聖人之
禮日就于平易而步步著實故禮卑而業以之益廣
又曰存存本原之功也擬議言動之功也存存則擬
議者自明擬議則存存者益熟非擬議則所謂觀玩
者亦空言耳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聖人之所謂知來藏往惟著德之
圓神卦德之方知耳舍此言知言藏言來言往便都
是野狐精之妖見聖人所不道
中爻雜物撰德聖人明白言之于繫傳漢儒妄以爲互
體耳

邵子手探足躡可謂帖地之甚唯曰弄丸餘暇閑往閑
來稍似戲侮不恭
先天圖坤復之際以卦言卽豫萬以忠曰此知幾之學
也坤无之盡也震有之初也羲圖于有无交接處畧
示其意令人自神解耳蓋造化旣有發育生長必斂
到極坤處此幾方見斡旋吾人旣有視聽思慮亦必
斂到極靜處此幾方露端倪白沙詩云亥子中間得
最眞是也是謂坤復之際然此幾貫徹宇宙无一處
不到非必在坤復之際通乎晝夜无一息不運非必
在亥子中間特借後天象數交接空隙處指示令人

于此尋求耳

朱子曰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原顯微无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實不濟事也

卦爻四則應而合四象之義三則撰而合三才之義

明道先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

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濶急要說出來孔子之心

又不如文王寬濶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寖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旨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當道理此本義所以作東坡註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无此書朱子亦援以爲言東坡禪學宜有狂語朱子未宜至此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是一說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是一說姤南復北壯東觀西又是一說此亦所謂不可爲典要之義之一

易何嘗不是卜筮伏羲畫卦首要天下萬世之人俱卜俱筮然後方成得一箇人何嘗不是卜筮只聖人明說易有聖人之道四執一廢三遂成儒者之偏見所聖人所謂卜筮而俱失之耳

後兩變不掛則不得朱子已明辨之矣所以實見與影見不啻千里

天地設位易行其中明道先生曰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其中則人只于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按此數語最精二氏只于鬼神上求以爲神行其中也人不皆易人直一物與禽獸草木等耳人乎易乎易乎人乎人其易易其人天地之位其无虛設矣乎

雷從地出風自天行從地出宜有收斂之時故雷有時自天行无不運旋之時故風无時

天无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此生成四七之數四營成易本此

或曰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此只認卦畫爲死畫畫自畫人自人故其言如此

但說以陽居陰以陰居陽故其象占如此此則止是一爻死殺底道理豈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之謂哉

陰半陽全陰靜只見得一半陽動乃見得全體如人立
時是陰靜只見面前一半覆轉身來是陽動便前後
都无不見也
人不到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原初仍是屯要終仍是未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以雷風火水山澤言神耳
豈渺茫不可知之神乎
班固孔子晩而好易此非知孔子者孔子祖伏羲信而
好古自志學時已然豈待晩而後好
胡雲峰曰履以兌一陰躡于乾三陽之後履之爲禮也

謙以艮一陽抑于坤三陰之下謙之所以制禮也陰
爲小說而應乾安其爲小也所以履繼小畜之後陽
爲大勞而能謙忘其爲大也所以謙繼大有之後小
則安大則忘九卦言處憂患之道首履謙以此易埊
聖人論道極其要妙至于踐履處不過一禮後人纔
見到玄妙處便流蕩而不法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所知者通晝夜之道耳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須自到那神化地位方
知不然總是億見窺測甚事
損損巳益益人胡雲峰曰古者富厚之資寧使在民而
不在巳儉薄之用寧使在巳而不在人
釋氏驚天動地說許多神化直吾聖人之家常茶飯耳
且夫不測不可知之之謂神可測可知則豈謂之神
乎甚矣其言神化之誕也
不節之嗟履尾之凶一人之損滅頂之涉齋咨之涕洟
嗚呼非深于說者亦安能爲其所爲乎
項平甫以天道人事易象三者合言易不知易象是甚
天道人事是甚
毫釐雖小積而不已命數乘之
單有一片陽氣發生而无一片陰氣收斂但開花不結

果便亦不成其爲太極周子主靜立極之意蓋如此
于主靜下註无欲二字此必後人不得其意爲之畫
蛇添足也
果以剝碩極以靜立靜是剝功剝是靜功
滿眼是晝何如說无晝
易言義言命義命竝言陳恩獻曰一聽于命而放誕不
不反亦可謂不知義之甚矣
程子曰自孔子賛易之後更无人曾讀易先儒不見于
書者有則不可知見于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
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

卦有六十四反對止于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
有三百八十四反對止于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
之策數也
坎于艮震屯蒙在上經蹇解在下經離于艮震噬嗑賁
在上經豐旅在下經學者俱要思得之
動自初至上則止故震反爲艮艮反爲震動止一理入
自初至上則說故入反爲說說反爲入說入一理
復出入无疾剛動于内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亦以剛動
于内豫五貞疾不死亦以震體
積善之家合一家累世之人而无不善然後謂之積善

之家以其善一家者善一世然後謂之善世
乾坤陰陽剛柔之正管領十二卦剝復陽剛消長之際
管領十二卦夬姤陰柔消長之際管領十二卦是爲
合六十四卦而成三畫統體之卦
易始屯終未濟是以聖人戰兢惕厲没身未巳
一偶一奇變化无窮而一奇常爲之主此誠意所以必
先致知一奇常恐與一偶截然分而爲二此致知所
以必在格物
陽動動陰以生陰靜靜陽以成陽自爲動孤陽不生之
動耳陰自爲靜孤陰不成之靜耳世儒之言動靜有
不爲孤陽孤陰之動靜者鮮矣
豫言知幾之早復言省過之速
上下經皆列不相反對之卦二而後以坎離終明四卦
之變畢而後坎離之用終
震艮與巽兌相合于上經者一相合于下經者三乾坤
與坎離相合于上經者三相合于下經者一乾坤坎
離爲上經之主震巽艮兌爲下經之主也
大過小過震艮巽兌之肖坎者頤中孚震艮巽兌之肖
離者明震艮巽兌之體亦未嘗外于坎離故上下經
之終各以二卦附坎離

震起東方反爲艮止于東北巽起東南反爲兌止于西
陽全陰半此造化不易之定體也
既出震後都是坤陰用事于外乃乾陽則全體爲主于
内者
纔動則坤之用行纔靜則乾之體立震兌動靜之門也
无極易也无極而太極易有太極也太極本无極故曰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兩畫繫辭之稱乾坤凡易之
剛爻皆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
四月純陽而曰小滿十月純陰而曰陽止陰陽互根原

非絶而後生者
易何古今易只在畫自皇犧以來原未曾動何待攷正
夏商以前占惟觀象想與龜卜相似
鍾氏芳曰日短以克濕雨潤以制亢雷奮而陰慝解風
鼓而陽鬱宣皆至神之用也說者乃謂陰囚陽則奮
而爲雷陽薄陰則旋而爲風是則皆戾氣矣
雷以震陰故有時風以達陽故无時
憂悔吝者存乎介天下萬事俱始自纖介
劈頭從太極分來便有動靜兩端便有乾坤兩元便是
三才非既動而後靜先乾而後坤亦非先有天地而

後有人
太極生兩儀兩言儀從人爲義劈頭就從人說
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大小義无小大
智配貞而曰事之幹如冬之藏乃知聰明外炫者皆非
智而多足以殺身亦如冬令而不蟄藏之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之用无非一
也最可以明格物之旨末有萬本惟一一亾而萬盡
隳矣又何物之可言乎故聖人要終而特揭之曰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合之一格虛一之一分之萬格掛一之一

分陰陽用剛柔者仁義也以人而分天用地也
家人睽巽兌于離蹇解震艮于坎皆咸恒二體分于離
坎之交家人俱變爲解睽俱變爲蹇
尹焞語錄明道先生云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
乃皆格言觀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間嘗包涵數
意聖人嘗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
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
之材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
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此說坤二震

三巽四接連一段學問
萬以忠曰一部易隨時隨事剛柔莫爲典要然總是中
和中者和也中節也和又只是中中在何處討豈是
卦爻中間一畫又只在喜怒哀樂之未發耳是一部
易全在我故程門以看喜怒哀樂未發爲相傳旨訣
此伊川先生解易之髓也
王氏曰閏天之餘數也其法以日爲度日行十二月中
不匝十二度故置閏以歸其餘日陽也陽有餘物也
不盡用而歸之于終故常餘閏陽之餘也夫惟有餘
爲不可窮故曆家以置閏成歲物以之生而大衍歸

奇象閏再扐成卦通于其說者則知有餘之不可窮
爲天道矣
聖人畫一奇以象天畫一偶以象地不曾別畫一奇偶
以象人謂天地之外有人謂人之外有天地奇偶二
畫皆虛器耳矣
聖人以此洗心蘇典切 或云洗洗心猶云潔心圓神方知易貢
之心極天下之至潔而无以加故謂之洗心如所謂
道心赤心亦得之不然易自易而心自心何時凑泊
陰陽三五每一五而變七十二候二五而變三十六旬
三五而變二十四氣

闗于明時也者繫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者得君子之
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又曰時未定曰屯時
已定曰既濟屯濟時變之際也甚吉
八衍卦數七衍蓍數爻用九六原根七八來非其无七
八也
蓍得天數故圓而神卦得地數故方以知
舜典龜筮協從重易尚矣
潛虛餐馬日進駃騠可及君子畏盈小人怙成方春不
犁消秋而餞水厭其原木剝其根愼守而身勿爲鷄
鳴虎狼養子教之博噬直木不令其影自正能食嗜

呿畜犢之肥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積務之
鉏嘉穀扶踈學匪干祿祭匪求福蓬麻其植惟蓬亦
直豨腹饕餮爲人益膏恐之少時福祿无期愼于舉
趾差則千里皆粹語
陽明先生曰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凡卦
六爻爻爻本體爻爻工夫无合不得本體之工夫无
做不得工夫之本體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此之能過者爲誰
或曰兩儀猶未成卦兩儀不可言乾坤嗚呼一畫奇便
是陽是乾便是震坎艮之男體一畫偶便是陰是坤

便是巽離兌之女體耳四者兩之四非兩之外有四
八者兩之八非兩之外有八兩者人之兩非人之外
有兩謂人之外別有兩不知人者也
咸後有遯少男取女老者身退恒後有大壯長男當家
大之壯老之衰抑不待言矣
乾于兌夬坤于兌萃乾于巽姤坤于巽升剛柔之斷斷
此
雷風相與風恒有而雷不恒有六子中出震首雷而雷
不恒出震乾初之潛體動而不常動春分乃發聲秋
分卽收聲惟龍亦然龍之所在雷之所在故震爲雷

爲龍
无思无爲易也何思何慮咸也未能易无思无爲一語
全用不著未能咸何思何慮一語全用不著
三才不立二儀自運第于人分可愧耳
无極而太極流行而對待萬古不動太極本无極對待
本流行萬古不息
洗心退藏于密之密學者多无捉摸處但以不密反之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言
心聲口心竅口漏則心漏他无不漏可知不安于漏
即口即心出口是密何之非密

或問太極朱子曰如李樹上决不生出桃子如狗肚裏
决不生出猪兒
天地之數无所不通无往不合丁武陵曰天數五地數
五合而衍之偶數五十奇數四十有九五十藏諸用
四十有九顯諸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又曰一二三四先于五者也故由外而内歛而歸
于五六七八九後于五者也故由内而外由五散之
也又曰名爲八卦實得九數名爲九宮實得十數
易用九六以參天言九以兩地言六以九效天下之動
參天之能事也以六效天下之動兩地之能事也豈

區區九六之爻而已哉
知來曰神神蓍德須是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渾然全具方始可名爲神藏往曰知知卦德須是六
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條條井井分分明明方始可
名爲知後人懸空說神說知其實何神何知之有況
不賺入異端神怪道路去
羲易无文而六十四卦卦象各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
各别郁郁乎天下之至文曾有以加于此哉若文王
錯綜序來又别
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半陽半陰便是乾六畫坤六

畫之象乾六畫自子至巳之象坤六畫自午至亥之
象文王反復序之于乾曰元亨利貞乾六畫又該得
坤六畫之象以陽全陰半陽兼得陰陰兼不得陽也
有圖无書有乾南坤北一圖无離南坎北一圖俱不成
其爲造化可見圖書是一時所有故曰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二圖亦一時所具初无伏羲文王先天
後天之異
乾坤成列易立其中如乾六爻之數二百一十有六坤
六爻之數百四十有四合之共三百六十是爲一年
之數而四時寒暑屈伸之變无不具足豈不是易立

乎其中

卦體爻主與夫中爻雜物撰德之義傳義皆弗暇詳求以故說得來全无統紀頭腦止于逐爻推衍不過爻位二字相爲發明而已

理氣雖无兩箇若徒認氣爲理將差繆无所不至且以坎窞始而以徽纆叢棘終矣

震艮之後漸歸妹震艮與巽兌交四偏卦交之終豐旅震艮與離交以剛合明之終巽兌之後爲渙節巽兌與坎交以柔拯險之終

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三語不到手于

易總无干于學總无干

易中一字一義皆據掛爻發明實象實理

易以畫爲主畫卽象也有畫斯有卦有卦斯有辭畫本于伏羲辭本于文周孔子贊易皆所以發明伏羲文周之卦與辭耳若云周爻已不盡同于文王孔翼亦豈盡同文周則四聖各一其易矣而可乎

不二畫不同功天下无可效之動

繫辭傳上下各十二章始言易簡終言易簡始言德行終言德行不在言語

屈伸相感而利生屈伸相感全是天理也如之何不利

震是兜根動巽是透底入朱子曰巽是底心下意要制一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若心麄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

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非師保卽父母常若臨之在上知懼之學至矣乎

臨川吳氏曰內外旣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二正卦之體然後其義愈无遺闕非以此正體互體並觀則其義猶有不備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卦云互猶襲漢儒之吻聖人蓋明言六爻相雜也

兩謂之儀卦之第一畫四謂之象卦之第二畫八謂之卦卦之第三畫聖人作易只有此三畫便該盡易理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人人指示他一條道路如此者爲易不如此者爲險使自辨別而行走

成之者性程子曰却待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以卜筮爲教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不可使知之亦可使由之也士人而以百姓自居陋矣

陰陽有偏五行有一行不全總是物類不成人道

朱子曰物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

天曰參地在其中地曰兩地兼不得天也

卦必三畫三而參之爲九故九爲乾三而兩之爲六故
六爲坤
乾之策三十六倍之爲七十二七十二乃乾坤槖籥兩
其七十二卽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三其七十二卽乾
之策二百一十六
瞿氏睿夫曰參伍所以爲錯綜者錯綜所以成參伍者
自錯綜之象成而六十四卦始備自錯綜之法立而
六十四卦始成
三畫之八卦乾之策一百零八坤之策七十二震坎艮
之策各八十四巽離兌之策各九十六合之得七百

二十七百二十卽七十二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須三百八十四爻摩盪然後粹
出震則陽用事而伏陰爲災凡雷之發聲皆以震陰而
使之无伏入兌則陰用事而慫陽爲災凡雷之收聲
皆以歛陽而使之无慫
貞訓正而固正而不固便是都攙槍彗孛聰明聖智不固
亦然智屬冬藏之令今之用智者似全與藏義反矣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爲先見象
數方說得理不然事无實證則虛理易差
乾坤中天地交爲坎離以升降言謂乾降坤中爲坎坤
升乾中爲離可以先後天言謂乾離一體坤坎一體
乾中虛卽離離中實卽乾坤中實卽坎坎中虛卽坤
可總之乾坤者坎離之全體坎離者乾坤之中體乾
坤九六之用无非六子而坎離之于乾坤其用尤顯
如乾之雲雨坎也大明離也潛躍坎也利見離也坤
之氷血坎也文章離也而動入止說之義一一寓焉
矣
圖九終于西與一接水火相逮也書九終于南與一對
水火不相射也
坎中一陽全乾之體全離之用離中一陰全坤之體全

坎之用
寂然不動有虛一之寂然不動有掛一之寂然不動衆
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舍事如猢猻失樹
无時寧息此則掛一之寂且爲昏然而況其爲虛一
之寂乎
陷而平動得上止得下麗而黃入得上說得下長少四
子能事亦具備二中子中
圖全數五十五乾六爻六九五十四全數缺一一者太
極之隱體所以用九者在乾卽謂之乾元故曰乾元
用九坤六爻三十六乃乾一爻之策數耳一乾五坤

三十九二乾四坤四十二乾坤平四十五爲書之全數四乾二坤四十八五乾一坤五十一覩大衍五十之數餘一純乾之卦于圖全數缺一即虛一之一五乾一坤之卦于大衍之數餘一即掛一之一

九自一至六積數一奇一偶六自一至六積數俱偶陽兼陰陰不得兼陽是從來定數

寂太極感儀象卦爻一時具通擧一卦一爻二四生亦一時具通

乾坤全體坎離中用震艮巽兌皆原始要終以用坎離之中而體乾坤之全者

坎內陷故精明極其收斂離外麗故光輝極其發越

坤者乾之用離者坎之用巽者震之用兌者艮之用

離坎在先天原對待在後天亦對待中不可易也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易于剛直曰剛中于柔不直言中必曰得中得之爲言得剛中之中爲中中在剛不在柔也乃中孚之彖亦曰剛得中蓋因柔在內而發

萬以忠曰心何形云洗何前後去退密何所云藏此離言解也學者惟將退的意思向自心體貼將平日攏浮向外念頭收入身來漸歛伏澄徹則密體漸露洗與藏自漸了辨蓋知道心之微自知人心之危知所當藏自知所當洗此神明默成中事也

讀易不識有所謂太極讀中庸不識有所謂未發俱謂之无頭學問

覩不待形形无不覩矣聞不待聲聲无不聞矣易不待儀象卦爻儀象卦爻无不易矣大傳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者此

乾于太極一轉手坤于太極兩轉手震坎艮皆一轉手

巽離兌皆兩轉手

易无太極一卦不立而况六十四一爻不生而况三百八十四中庸无未發五道三德九經三重无一不淪于虛妄去

要知天地之間无物不易无易无不易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易有太極生兩生四生八以定吉凶生大業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九六乾坤之策七八六子之策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繫而餘非所與然文槩名之爲九六以七八即九六之分九六之外无七八也

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六子六爻之策亦然二篇
之策乾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坤四千六百有八凡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六子之策亦然故九六之外无七
八
合乾坤之策四分之九也故乾用九六分之六也故坤
用六二分之十有八也故十有八變而成卦十二分
之三也故卦必三畫爻必三變而爲三才之道
就蓍法分來四个三四个九乾也四个四四个八巽離
兌也四个五四个七震坎艮也四个六六个四坤也

皆四營之義也而或不知有掛一行于卦之內虛一
立于卦之外于大行之數仍无交涉
六子七八之變七八六子之用七日得而八月凶震兌
出入之門戶故首指以示人
數同而分異九六此數七八此數特變有不同耳動可
弗慎乎
三奇爲九三偶爲六一奇二偶爲七一偶二奇爲八都
是行數全體都是八卦全體
易逆數全重知來坎者萬物之所歸歸來也坎之三亦
來體而剛中不在故曰來之坎坎惟震若自坎首出

故震曰震來洊震則无往非來雖往皆來故震五曰
震往來需訟比蹇解困井渙既濟言來皆坎隨復无
安豐言來皆震若泰之大來否之小來賁之柔來離
之突來咸之憧憧往來兌之來兌則舉乾坤離兌諸
卦爻无一不來尤似可見至訟曰剛來而得中渙曰
剛來而不窮既濟之五曰吉大來來義更分明已
歸奇于扐以象閏三變之中必有一奇即掛一之一爲
之如四个三乾九之策宜十二而扐必十三四个四
巽離兌八之策宜十六而扐必十七四个五震坎艮
七之策宜二十而扐必二十一四个六坤六之策宜

二十四而扐必二十五三變必有一奇如三歲必有
一閏无奇不成卦无閏不成歲與諺所謂无零不算
數俱此數此理易爻三百八十四乃閏歲之全數易
可言逆數亦可言閏數
蓍用七卦用八故爻用九六六十五圖書之中數七八十
五九六十五用九六則七八在其中謂九變八六變
七老變少不變乃京郭之占術非文周之易旨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八卦八德也吉且不容名言有
何凶悔吝之足云動從重吉凶悔吝生乎重卦者也
蓋八者靜體君子主靜主此六十四者動用君子愼

動愼此八卦湊手而云主靜六十四有一滲漏而云愼動皆不可得

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往順坤道也來逆乾道也易逆數乾爲主一乾立而六十三盡在其中矣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來足以該往往卽藏于知來中又曰往來不窮謂之通不曰來往而曰往來往客而來主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往未或知可來不知何所于歸乎

坤對乾如牝對牡然到利貞方說牝馬坤之主卽乾坤之元亨卽乾之元亨也譬之男女各有陰陽之氣陽

氣主生男女所同陰氣主成男成爲男女成爲女便各別

乾坤之中爻坎離之用乾坤之初上震巽艮兌之用也乾坤中四爻之變同人對師大有對比兩合則成離坎離坎交爲旣未小畜對豫履對謙兩合則成中孚小過中孚小過之反爲頤大過故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謙豫先後泰否而離坎要上之終旣未要下之終頤大過聯合離坎中孚小過聯合旣未乾坤初上之變姤對復夬對剝故乾坤爲前十二卦之首剝復爲中十二卦之首夬姤爲後十二卦之首又屯蒙始渙節終等學者俱當詳繹其義

乾西北艮反震出東離日遂昱于乾中坤西南巽反兌入西坎水遂孕于坤中乾艮震叒于離中顯諸仁坤巽兌叒于坎中藏諸用離代乾艮爲上震爲下乾卽虛中成離陰而天光乃發坎代坤巽爲下兌爲上坤卽中實成坎陽而地脉乃流无艮震不成離无巽兌不成坎无離坎不成乾坤之大用世儒不得後天安排之故謂後天有安排怎生容得纖毫人力

圖書无二理先後无二天雖曰先天體後天用其實體用一原先後无間故凡一卦辭一爻辭先後天脉絡

无不具備于中如乾元統天定位于上此先天體也曰雲行雨施曰大明終始分明以離上坎下言用至于首出庶物則仍此乾定上位之先體如坤元承天定位于下此先天體也曰利西南得朋曰利東北喪朋分明以坤西南艮東北言用至于安貞吉則仍此坤定下位之先體又如卦位相重有先而後有後而先如震上坎下曰雷水解坎上艮下曰山水蹇若先天之序而彖皆曰利西南如下坎上艮曰山水蒙若後天之序而彖曰初筮雖未可一一如是定執而先後无之不互發又如坤下震上爲豫彖曰利建侯此

當爲雷已出地帝已出震之侯坎上震下爲屯彖曰
利建侯此當爲雷未出地帝未出震之侯豫利建巳
出之侯故四在上而侯義不復發屯利建未出之侯
故初在下而侯義又申言屯初伏坎下當未出之位
而用有攸往爲自衛爲失身志何以行于上屯五據
震上秉用中之權而于侯无建爲孤立爲无輔澤何
以下于民此上下相須坎震相重必然之理勢原初
聖人繫易卦卦爻爻俱如此聖人曾未嘗劈空立一
言无根生一枝也又如震上坎下爲解上六曰公用
射隼震上艮下爲小過六五曰公弋取彼在穴震已

出而在上五上兩爻皆尊于四故不止言侯而言公
黃氏正憲曰時舍聖人居身之所也弘大以乾言含光
以坤言厚德載物君有涼德則山崩川竭民物疵癘
天札之害在所不免則地之載猶有藉於君子者非
博厚配地何以載物屯初磐桓磐大石漢文紀云此
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溫桓威武貌磐桓狀其
雄固剛徤之才蒙三不有躬上擊也擊者攻其包之
所以窮比後夫凶謂不來水流下民歸仁後而不來
自外于王化絕滅人道便无人理故曰其道窮比之
无首猶首不屬于身身首分離之象泰四不戒以孚

三陰在上不敢爲主下順從陽皆出誠心所以外小
人而道消如此卑以自牧牧馴獸之名人之驕心客
氣最難降伏也介于石不終日非日終放倒明日又
豎起反復其道天地間都是一个陽氣只有動靜消
長其動而長盛時喚做陽其靜而消耗時喚做陰陽
消處便是陰非另討个陰來故陽來謂之復无妄不
利有攸往言存主要定不可他移如初九一往大往
小來便成否卦天地閉塞一事不可做一步不可行
了故曰何之大畜上九何天之衢天乾也之往也衢
四通八達之路也言上九負何乾陽而往大道也頤

自求口實循云不虛食之意大過大者過也慮陽剛
之過動也或意氣激昂而更張太驟則潤畧于根本
之地或承平玩愒而文網太踈則廢弛爲積衰之漸
此大之所以不能无過也習坎習慣熟也坎爲水道
水流而不息无時不行坎中故曰習坎明夷六二夷
于左股君子陽明之類故曰左股用拯竭股肱之力
以匡救文王以服事殷之事馬壯牝馬之貞也如從
女從后女之后陰之胚胎也濟主涉坎爲義濟難之
時以内治爲急故六二得以七日以威外爲緩故九
三遲以三年

屯二十年乃字復上至于十年不克征頤三十年勿用
皆以坤十積數言同人三三歲不興明夷初三日不
食漸五婦三歲不孕困初三歲不覿既濟三三年克
之未濟四三年有賞于大國皆以離三體數言坎上
三歲不得豐上三歲不覿皆以震三用數言臨彖至
于八月有凶坤積數八兌正秋亦八月也損彖二簋
可用享兌二坤二皆體數也震二既濟二皆曰七日
得以二五之合爲七復彖七日來復以剝反爲復一
六之反爲七也

晉管輅字公明正始元年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
鄧颺在座晏謂輅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爲作一卦知
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
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
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
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
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
多福之徵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今青蠅惡臭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
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

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
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
颺曰此老生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
不譚晏颺旋皆敗其舅氏問輅輅言與禍人會然後
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道夫鄧
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无手足
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
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
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

管公明語劉邠乾坤天地之象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
覆載萬物生長无首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于
西北坤位于西南而與六卦同列邠不能答公明亦
未明所以嘻乾處西北艮反爲震離乃正位于乾中
坤處西南巽反爲兌坎乃正位于坤中由乾之處西
北而艮震二陽原始要終昱陽精爲離日而大明中
天由坤之處西南而巽兌二陰原始要終晄陰精爲
坎水而由地中行處西北從艮始艮陽上止不失其
爲尊自少而長又明陽分之當進皆以正交乾中而
成離處西南從巽始巽陰下伏不失其爲卑自長而
少又明陰分之當退皆以正交坤中而成坎處西北

凡以主東北尊正北而天日遂交于正南處西南凡
以合東南尊正南而水 地遂比于正北謂乾坤與六
子同列似猶未深西北西南之旨
西北傾乾倡坤隨而六神妙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或遂認西北爲退
處亦得此即乾道之无首處藏密處也
或有問于畫前易者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五十衍者爲畫原有五
未衍畫安在
宋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遇蜀道士杜可久授以

先天學有吳浚彭復願從受易應淮許諾嘗醉戲之
曰黃口兒可與語先天人皆邵子矣又曰大莫大乎
範圍精莫精乎曲成安得起安樂窩中于九京與評
造化事耶及論後天則曰說卦非聖人筆不能作序
卦直俗儒陋耳
巽山以六甲蠱一陽上止无非春生仁育之德重巽以
六庚巽一陰下入无非秋成義正之事至于巽火而
聰明遍于上帝言行正于一家巽水而冽寒及于萬
民和甘注于萬里巽雷而方立以爲恒遷改以爲益
巽澤而原本要末以救過鶴鳴子和以咸孚巽天而
下施爲姤命上密爲畜雲巽地而上升爲順德之高
大下觀爲神道之設教雖若具有精義但惟就卦發
揮別无撰造此所以爲易簡理得之聖學
乾之西北雖少男已屹如巨人有父道故原其所自始
坤之西南非長女莫與字育成母道故要其所由成
陽生自少欲進欲長欲壯欲烈故艮一反震遂東出
而以離麗爲大明陰成自長欲退欲消欲稚欲弱故
巽一反兌遂西入而以坎歸爲至德
乾西北首合艮坤西南首合巽艮震相反巽兌相反皆
以輔乾坤坎離四正之中而三十二既備乾坤合坎

離合乾合坎離坤合坎離共十二四偏合共十二弃
重卦八而六十四遂成自乾首下西北而始有天地
交之泰自乾首居西北而始有坎離之中既未濟交
之終夏首艮商首坤周首乾總无二道
西北先天艮位乾何以來西北艮少男陽生自少也艮
反震出離明遂煥于正南陽以光顯彰明爲道常當
如日中天耳西南先天巽位坤何以往西南巽長女
陰成自長也巽反兌入坎源遂歸于正北陰以隱晦
退藏爲道常當如水歸壑耳
陽生自少艮反震尚其長故原始要終艮震合之卦多

在上經陰成自長巽反兌尚其消故原始要終巽兌
合之卦多在下經
艮震反而離上見陽之升而上也如遲日造化貴陽欲
其向長西北一下所從來矣巽兌反而坎下歸陰之
降而下也如逝水造化賤陰欲其向消西南一之所
從來矣
河圖五十有五乾六爻九積數五十有四而尚餘其一
或謂乾元即太極猶屬影響
瞿氏睿父曰小之爲十有八大之爲一百八十乃天地
橐籥之數一百八十加太陽之三十六則爲乾策之

二百一十有六一百八十去太陽之三十六則爲坤
策之一百四十有四故雷出地上凡一百八十日而
收聲雷入地中凡一百八十日而發聲皆造化之極
數十亦天地之極數屯顚復曰十年乃字曰十年勿
用曰至于十年不克征皆極數也
瞿氏睿父曰結繩網罟就是彌綸天地十三卦制器尚
象離以結繩始之夬以結繩終之疑衣裳宮室車馬
舟楫等還是彌綸之小事若非書契何以通乎萬世
故遂以彌綸付之書契有書契則離明之聖人不死
億千萬年皆有此書契之治在圓圖夬與乾爲交縫
接頭卦以此交縫如環无端剧而復始與天地萬物
永无終窮矣又曰孔子以夬爲前聖結尾又以履爲
文王起頭此見前聖即是文王文王即是前聖文王
與前聖不過換轉一下亦如夬履不過掉轉一下又
曰易之制器尚象即中庸之制禮作樂也又曰文王
用履接夬離初九曰履錯然敬之无咎敬之一字爲
堯舜以來相傳學脉而其源實出于離文王蓋與伏
羲一脉相授受者
瞿氏九思曰上繫觀象玩辭章既舉自天祐之爲言履
信思順章又舉自天祐之爲言下繫通其變使民不

倦章又舉自天祐之爲言一爻而三言之孔子于大
有之上其致意之深如此又曰上繫七卦下繫十卦
大有自天祐之介在二繫之中須知此一十八卦爲
孔子所用之易與文王九卦一致又曰二繫一十八
卦皆乾卦九二庸言庸行四句之事
易嚴君子小人之別師小人勿用泰內君子外小人否
內小人外君子大有小人弗克觀小人无咎剝小人
長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遯君子吉小人否大壯小人
用壯君子用罔解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革君
子豹變小人革面旣濟小人勿用繫傳小人而乘君

子之器盜思奪之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
而一民小人之道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
不勸不威不懲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以小惡
爲无傷而弗去雜卦傳夬決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皆
其彰明較著者
先後天之合曰水地比水體惟地地用惟水曰地風升
地體惟風風用惟地曰雷火豐雷體惟火火用惟雷
曰風澤中孚風體惟澤澤用惟風曰天山遯健體惟
止止用惟健曰澤水困澤體惟水水用惟澤曰山雷
頤止體惟動動用惟止曰火天大有火體惟天天用
惟火

十有八變而成卦到八卦已是百四十有四變而猶謂
之小成固是大衍而小成大衍者數而小成者卦大
衍者取類大而小成者稱名小之義其實百四十有
四變亦坤一卦之策數耳坤數湊手脚跟已不虛懸
實有竪立之地夫豈不謂之成然或乾數尚屬茫然
或未能窮之八八而萬物之數尚屬茫然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之變一有未備天下之能事如何便可謂
之畢元吉在上大成此聖人望人之深意
大衍之數五十不難識其用四十有九不難識要緊是
中間不說一句
震陽升于地巽陰降于天復陽升于地姤陰降于天離
陽中藏陰坎陰中藏陽既濟陽中藏陰未濟陰中藏
陽洗心藏密曾不外是
六十四消息无一不通文序約爲三十六以二卦反復
間更有線脉當通是乃易之所謂貞夫一語之所謂
一以貫耳
凡一卦一爻其衍數俱五十其用俱四十有九其策數
或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八或二十四乃其所值
之不同耳乾坤有九六二用之繫政恐人隨時隨處

知其用而昧于其所不用之一便都做无頭學問去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序卦四十九爲革革曰
去故五十爲鼎鼎曰取新鼎大象曰君子以正位凝
命史臣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
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况
有事聖賢之學以致中和之功其應神速又當何如
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世之人隨物變遷
至于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其可慨也夫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洪武辛亥上召周玄初至京見于
武樓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无踰

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无
以知雷之天人非雷无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
一理爾上說
震陽從下升兌陰從上降上升者順行爲全下降者逆
行惟半震卽全體乾陽其升于陰皆透過遂由乾歷
坎至艮而升止兌卽全體坤陰其降于陽不得侵止
由坤歷離至巽而降伏蓋震起而巽伏震出而巽脅
震巽聯合于東南陽全直是兼陰陰半不得侵陽震
兌定位于東西固如此
蔔王无功傳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溪弟子程生諳及

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有負
苓者問曰子何歎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
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
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
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
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
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
使天下智者施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
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于是知者
不知而太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也是言幾于

俯聖然肯尋求其用四十有九以前亦繫傳不言之
妙旨而文中子之深心也
乾西北艮于是反身出震而見離坤西南巽于是反身
入兌而歸坎坤彖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以明重
坤而下六十三卦之流行運用无一不尊西北之乾
爲君主耳
艮反震出東巽反兌入西此陰陽之大用卽乾坤之定
分而乾坤南北之交俱從西始夫乾其靜也專其動
也直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出必根入東必根西
動必根靜蓋宇宙　造化自然之理原如此

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幽贊神明而生蓍蘇氏曰天地鬼
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蓍龜爲之介紹
帝王世紀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黃帝
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
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
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
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
三聖代歷三古
帝出乎震易全帝字宜一讀不可連下作一句蓋八者
乃帝之所爲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曰萬物

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亦帝自齊相見乎離亦帝自相見也而可乎物至秋而成无不自得故說乾當陰陽之交故曰戰坎當萬物歸根之時故曰勞如勞而不伐之勞言成功也成則止止則復生故艮成終而成始

張行成曰先天自變數生卦其數有八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也卦之變止于六十四者八而八之主二位二象之變而言是爲易之體後天自策數生爻其數有四則六七八九也爻之變極于四千九十六者六十四而六十四之主六位六爻之變而言是爲易之

用

或問卦者掛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其義云何劉氏曰卦不以才離作爲也象不以亻離形體也爻不以文離言語也蓋渾然一太極焉卦加扌象加亻爻加文明學也由掛忘掛由像忘像由效忘效下學而上達矣

像抄卷二終

像抄附録各書

荅陳蒙山先生

易義精微一艮可了華嚴一部周子非欺我也如革言巳日解言甲拆天地生成消息明炳指掌一陽生子中坎中爻也一陰生午中離中爻也離言巳坎爲戊可以三隅反矣離中一陰遇兌而言巳言革坎中一陽遇震而爲戊爲解亦可以三隅反矣造化坎陽遇震而解離陰遇兌而革此等消息時時呈露于吾前呼之吸之生之成之無一息不與天地通一呼爲解爲生爲出吾出而有生一吸爲革爲成爲入吾入而有死謂生不知所

以來死不知所以往求之釋佛死生之超而不求吾孔易生死之盡得乎吾儒生死消息是陽是戊而遇春令之至未有不解而生者是陰是巳而遇秋令之至未有不革而成者又種子是戊死所不生生固生死亦生種子是巳无所不殺死固殺生亦殺是故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未有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根然則造化何能生死人亦人自生自死耳生死事釋氏詫以爲驚天動地之大而吾聖人明白指示于易則易知之易也有如此不審吾翁其以爲何如

答顧季時

天地定位四句陰陽老少對待成列自是定體至出震章盡易其位乃爲相錯竊疑天地定位六子行乎其中如天地之上交相錯便是山澤通氣天地之下交相錯便是雷風相薄天地之中交相錯便是水火不相射有六子便已盡易天地之位似不待至出震章然後爲盡易其位天定位于上而錯于下交地定位于下而錯于上交便已不相順而相逆故以言其逆乾逆坤爲震動爲坎陷爲艮止坤逆乾爲巽入爲離麗爲兌說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莫非乾爲之君坤爲之藏錯者

未嘗不定逆者原成其順單就八卦言之已是相錯已都爲逆數已是一部全易了也一

陰陽互根陽則生陰陰則生陽自陰儀中生者先陽後陰自陽儀中生者先陰後陽竊疑先後之說亦微未融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言道盡逆數大義以八卦次序橫圖玩之一陰一陽以六十四卦方圓玩之一陰一陽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兩生四一陰一陽四生八一陰一陽一齊都到无分先後若欲判兩儀而言所生之始謂陰儀所生始于坤陽儀所生始于震可如此者謂之地逢雷由坤逆而至乾亦逆則俱逆之說也謂陽儀所生始于乾陰儀所生始于巽可如此者謂之乾遇巽由乾順而至坤亦順則俱順之說也二

顏子庶幾謂爲後天之學以知在有後爲順數爲發然後禁竊詳夫子稱顏子語意有不善未嘗不知謂其更无不知之時也分明是嘗知朱子亦稱克己復禮爲乾道言乾則先知矣聖人知幾顏子庶幾只未達一間无先後截然之判夫復以自知聖人以復之初爻許顏子透底眞陽震動瑩爲眞明炳爲先幾无論三千卽七十子亦莫能與顏子之知果在有不善之先耶抑在有不善之後耶其發然後禁者耶抑禁乎未發者耶到念頭

上校勘家數與未嘗不知公案相去千里顏子嘗知故不貳過吾輩嘗不知是以二過三過以至于千過萬過通身坐在過中度日子猶不覺其爲過而陷于長傲遂非之歸者多矣三

先天後天无二圖亦无二說易有太極其先天乎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或圓而圖之或方而圖之其皆後天影樣乎天地山澤雷風水火八物皆帝皆神俱後太極而爲言依舊要完全還他一太極先乎由是後乎由是往乎由是來乎由是有先无後有往无來乾坤毀人類滅矣此易所以作故凡圖之方圓横

直都是後天只有一箇太極便是先天先天不可圖人生而靜以上不可說 四

性純乎理太極也得之心雜乎氣陰陽也亦微要分別陽儀道心也一无雜陰儀人心也拆而爲二則有雜矣聖人懼人二而二教人二而一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在孟子亦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孔孟教人只要心上尋得根出逆流上水尋出源頭來蓋人自形生神發以後都是順流水愈趨愈下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爻爻都撐逆水船一篙不得放緩故以逆而成順可以順而成逆又別論 五

雷出地上曰陽分陰雷在地中曰陰含陽只是要主張知幾庶幾之所以異故有此見解第平平理會聖人言語其曰雷出地奮曰雷在地中俱提掇一箇雷字爲頭面不曰雷出地上又必曰雷出地奮此處還分得不成其爲豫矣姑爲俚解聖人雷出而地奮故无不善顏子雷欲出而地未奮故有不善雷孔顏之所同地孔顏之微異幾孔顏之所同曰知而神曰殆而庶孔顏之微異豫固孔之樂在其中復亦顏之不改其樂知幾者道心純然十分庶幾者道心已是九分九厘九毫九絲第有一絲髮未化之人心故言其殆而庶耳 六

先天之學至矣以顏子猶然庶幾夫孰塗之人而求其初人人先天也而況顏子謂其非先天之學可乎不以先天爲學日用間尚別有第一親切工夫否 七

賢如堯夫尚且學先天而失之語殊未穩程子謂其根本不帖帖地夫根本太極也先天也不帖帖地此豈未達一間而已正謂其未能踏實先天脚跟遂有不黏地去處耳惡有學先天而反失之之理 八

認心爲性認人心爲道心夫能認心是猶知有心者也今有一種議論謂六經无心學連心都不認帳矣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人合而爲心者也陽儀曰乾乾

以易知陰儀曰坤坤以簡能言知則從乾上論矣言能則從坤上論矣從乾論則道心矣從坤論則人心矣道心一人心拆而二不拆爲二而合爲一人心卽道心道心卽性卽太極也心與性竟究有兩否乎人心道心竟究有兩否乎是故太極生兩儀心有兩兩儀一太極心惟一道心无兩人心有兩兩原是一人多拆而二之父子二則无親君臣二則无義夫婦二則无別長幼二則无序朋友二則无信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故二之不可不求一坤之不可不承乾也乾知大始是人家始初開頭一箇太極公子子孫孫皆其一體所分認得太

祖公的人共于宗支圖條條欵欵次然盡得分明決然
不會混帳也九
兩儀未生以前自屬于來原不言往來往二字亦甚活
如人端坐在家原不曾往何須說來聖人要人知來只
爲他一向往外喚他來家耳十
毋以拘拘于上下東西之往來而一以造化主宰乎其
間則有交而不測其交此神之所以爲妙云云竊疑八
卦之外似无另有一箇造化主宰乎八卦之間只舉天
地定位一句說謂天地非造化可乎謂定位非主宰可
乎夫太極生兩儀太極便在兩儀中兩儀之外又去另
尋一箇太極爲兩儀主宰以是爲帝爲神尚不能无疑

或者天地定位章指示人心一箇太極全體出震章指
示人心一箇出頭道路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或方而
順數之或圓而順數之自乾一順至坤從天墜到地上
矣易逆數便要從地仍舊上天其在坤震之交乎兆根
雷從地起言坤便逆該至巽言震便該逆至乾故以言
其帝出蓋逆數之起當從此出非其易天地之位實乃
定天地之所定而位天地之所位者也又曰齊巽一出
復一入一逆又一順自下而上爲地逢雷自上而下爲
乾遇巽出入逆順截然不亂是之謂齊至于見離役坤
說兌又齊巽的自然次序戰乾勞坎成艮又出震的自
然次序謂不拘拘于上下往來誰能動得他一動也十一

與友人

昨辱賜教則已身承法門昭然受發蒙之益矣何幸如
教肯蒙義一章敢以聽請山下出泉蒙入人有此山下
初出之泉兄所謂渾是聖人胚胎是也雖則渾是聖人
胚胎却被陰柔氣質包裹了一包裹如一陽陷于二陰
之中上面又止了一止故曰險而止蒙童蒙而能求我
出乎險而不止去蒙而成聖童蒙而不求我止乎險而
不出蒙日以蔽而去聖日以遠是故蒙之亨非以止以

行也非以再三而失時以初筮而及時也及時愼行以
窮山下之泉原以立天下之大本淵淵其淵取之左右
逢其原行中之功時中之聖也能无亨乎蒙亨則聖蒙
困則昧困然後昧蒙无昧也亨之自我困之自我我求
求我皆非人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志在我其
應乎其不應乎可自筮也我蒙我亨我求我筮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謂我不學而能教人謂我未能不厭而能
不倦者无之故曰成者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若
但發人而不自發擊人而不自擊或不可與發擊直絕
之于教外則天地有棄物聖人有絕人賜貨有見公山

肸肸之欲往取瑟之歌予不屑之教誨何爲乎于初筮告之義荒矣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我而學所以教人往人而教非以爲學兄謂本末始終四字把定入道之樞此處落脚不愁不實夫養正謂之聖功謂把得樞定落得脚實也以以道自重不至往教告之有節施于可受而不强其所不受爲時中其得爲把得樞定落得脚實否耶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孔子聖之時山下之泉之所自出未發之中也十五志學孔子之時也求此筮此行此得此樞无不定而脚无不實聖功也惟孔子有之故曰時中之聖人也蒙蓋以時中示人入道之樞

而以初筮求我示人落脚實地矣幸惟批敎乃似句取茹納發我擊我之度

荅于元時

來敎屯有馬而无乾離有牛而无坤云云馬之取象原不單指乎乾屯之上坎下震皆馬象也又牛順物也但有巽順之德即成牛象无妄或繫之牛巽也離之畜牝牛巽也乾馬坤牛然定取象聖人无是也

來敎比後受之以畜蠱後受之以臨復後受之以无妄頤後受之以大過等處於義未連意亦不貫云云此在序卦傳中畧備而宋王申子甚不取謂以一字相連屬於卦義頗无交涉也合六十四卦以立人譬之合四肢百骸爲一身今謂日後受之以鼻手後受之以足皮後受之以毛人其有不一閧笑之乎當時聖人指點人不以百骸四肢全體備具爲人身只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相磨相盪爲人身如俯察而見水之行地則既指之曰此人道之比也仰觀而見風之行天則又指之曰此人道之小畜矣覩山下之有風則曰此人道之蠱也覩澤上之有地則又曰此人道之臨矣天下无一處與我无相干天下无一處非我做學問處直是做得一箇天地之大方始成得一箇人道肢肢節節原无不相

連止於逐肢逐節捜尋而不見吾身全體之大血脉原自无不貫通此非所以爲易學也二

來敎洗心藏密玄妙未易形容云云心何洗密何藏世人皆龍統顢頇而汎以爲言耳聖人實指之曰以此此者何著德也卦德也爻義也人知百骸四肢人身无一可缺漏不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人身尤无一可缺漏但有一缺漏則疎矣但无一缺漏則密矣日日易默成象語成爻得此者也心能洗者也密能藏者也有一日不易默不成象語不成爻失此者也心不洗者也密不藏者也此處著不得言語著不得訓解弟故後之

耳二

答陳曰仁

承問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此本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而言後人訓解順逆多不得其義爲脫了八卦相錯一語但據八卦次序之圖爲說又或據六十四卦陳列之圖爲說而曰自震至乾順也自巽至坤逆也是半順而半逆也或曰由乾至坤順也由坤至乾逆也是全順而全逆也全順全逆比之半順半逆其義差優然皆似據八卦圖次序陳列爲說非據八卦相錯爲說乃聖人所謂順逆則本

八卦相錯而言以乾坤六子論乾錯坤而有震坎艮坤錯乾而有巽離兌自乾錯坤而生三男順也合三男而成其爲全乾逆也自坤錯乾而生三女順也合三女而成其爲全坤逆也譬之父母生育男女有貨財分于男女順也男女奉養父母有貨財奉于父母逆也易逆數全是敎人立人道爲順易而逆難順多而逆少也以六十四卦論凡一卦必上下相錯而成十六卦如以乾爲主而上錯下錯皆八卦順也上錯下錯之八卦无一不以乾爲主逆也餘七卦皆可例推矣擧要言之往水之流也來水之原也數往沿流之順也知來窮原之逆也由太極而陰陽五行數往之順也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知來之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作易全是敎人由形而下之器悟形而上之道人生斯世有順无逆但使順水船只管向下流日流日下必撐逆水篙方是向上流日撐日上凡皆往順來逆之義又如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是順彌高彌邵血氣有衰之時志氣无懈之日令此七尺軀交得還天地是逆交得還天地如人到家爲來交不得還天地如喪人如亾子客死于外爲不來聖人重知來以易爲逆數或如此

答友人

戰乎乾龍戰于野戰无兩義只是戰乎乾冠之以帝戰主在帝乾其戰之方也若坤上則稱龍戰不可稱戰龍又言戰于野亦異于戰乎乾帝似以八卦之主宰言如儀象之太極龍似以六陰爻之主宰言乃坤之乾也戰乎乾曰陰陽相薄其義乎戰于野曰陰疑于陽必戰其義軒輊陰陽相薄之戰陰陽不可相無如月令仲夏日長至曰陰陽爭陽將盡而陰來爭也仲冬日短至亦曰陰陽爭陰將盡而陽來爭也月令之所謂爭陰陽相薄之戰也陰疑于陽必戰又曰爲其嫌于无陽故稱龍禮

決嫌疑嫌疑之際君子不處此似以疑故必戰不使其有疑也以嫌故稱龍不使其有嫌也譬之極順之妻无疑于夫何必戰不嫌于无夫何必稱夫坤極于上處窮之位疑于夫故必戰嫌于无夫故必稱夫必戰稱夫此似坤上終極于順之能事二不疑其所行至上之窮不能无疑疑故必戰也于野何曰坤德方戰稱龍不可以方拘皆野矣其血何曰聖人明言猶未離其類故稱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類不當離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類當離矣至上而猶未離何云得主何云承天時行以嫌于无陽故稱龍所以別嫌以未離其類故稱血所以離喪朋類玄黃何曰聖人明言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乾坤成列天地各正初未有雜其雜六爻相雜雜物撰德從玄黃始也此乾坤以後入屯之象也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震爲龍爲玄黃坎爲血卦屯上又曰泣血其脉絡可見如此微獨屯嗣此六十二卦卦卦相雜物相雜故曰文皆玄黃成文之象也一

乾不爲首无非乾也六十四卦皆乾之全體皆以乾爲首也坤上曰龍戰不必向乾卦索龍只坤之主宰自爲出頭便是乾便是龍坤極于上主宰出頭震動恐懼便是龍戰龍戰忠臣孝子之極致若說戰龍便是亂臣賊

子弑逆之太惡二

行險用險皆坎德皆陷功行險不失其信能陷者也若子也行險僥倖爲陷者也小人也虞庭危人心以爲陷也微道心以能陷也孔子以相近言性先天首乾純乎理純无陷也以相遠言習後天首坎兼乎氣質兼有陷也形既生陷既成矣欲不爲陷定須能陷爲陷終身惕溺之小人能陷終身憂勞之君子一息尚存不容少懈一息不勞不得一息無功不得故曰行有尚故曰勞乎坎以其用得功勞多故坎爲勞卦以其爲刺血見血學問故坎又爲血卦

天險不可升只是不可升便喚做天險天何險之有地險山川丘陵只是山川丘陵高卑界限儼然截然便喚做地險地何險之有王公所以守國者此士庶所以守身可知是爲險之時用之大時時有此險用是爲坎之成德是爲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坎二曰有險方在能陷坎五曰既平陷已成功既平盡平也卽險爲易矣故君子未嘗不行險不用險只喚做居易水流不盈此人人固有之坎體纔盈便橫流汎濫懷山襄陵甚之滔天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坎五謂之大水可。以中。故不侈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詩曰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二求小得小亦原來坎體故
詩之咏文王曰小心翼翼只怕失故言求言得四約亦
然子曰以約失之者鮮前賢言心欲小又言大其心則
能體天下之物小心坎一原後天之始事大心乾一返
先天之終事小心入手工夫大心了手能事惟乾爲可
大乾豈人之所易言哉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
以知險坎二五乾體之知險者也餘非所望矣惟四在
下坎之上可望其能知故繫之自牖而明其終无咎終
義繫于自牖後應有要終能事在此亦盡心而後可望
知性知天知天而後天可與事命可與立說

民無信不立無信雖生无以自立如手足癱瘓如大筋
舒緩小筋弛長通身雖有脉絡不相維繫如何立得起
惟行險不失其信脉絡纏聯屬而心得亨血脉纏流貫
而行有尚維與行皆以孚致孚以坎致三
震之億喪貝義亦與坤之喪朋合陰爲富貨震陽來則
喪矣竊疑陰虛陽實如泰四謙五以陰爻故言不富小
畜之五以陽爻故言富乃家人之四又以陰爻言富謂
四能以陰虛而成一家之陽實象故明曰順在位也坤
于朋西南利得東北利喪此有喪有得喪不宜得得不
宜喪者若震二于貝方言喪旋言得此即喪即得喪其

所得得其所喪者朋乃同類貝似即已義已不同又坤
以往言得喪主不在坤震以來言得喪主自在震義更
不同震二爻柔體剛又最邇初故來與初同震是夜半
雷聲天理迅發首出端倪故于人稱貝猶諺言寶貝之
貝無盡藏之藏其言喪義不係于來而係于厲來厲應
是不及掩耳迅雷如人有鉅萬金玉寶貝猝逢疾雷一
震這所有若盡失之連這身子霎時間也如在九霄雲
裡少間依然故吾原無喪也二有得喪之間以初震之
危厲五無得喪之間直言無喪有事以洊震之危厲險
阻艱難二初嘗五備嘗故分量不同如此貝海介蟲羸

之大者離爲蠃爲龜頤象離故曰靈龜損益中爻亦象
離故皆曰十朋之龜震中爻亦有離象故曰貝易者象
也並不懸空鑿空說此所以有意味如離上折首以四
突獲匪其醜以三昃四何嘗突三何嘗昃兩離相重中
爻雜撰遂生突昃之象出來非所云假病者如此去其
雜撰之病還其本體之明此離上之所謂征以正邦也
至于陽貴无首陰貴喪朋微近于執用九見群龍无首
吉又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群龍非无首見其无首也
天德非无首不可爲首也似還要體貼見字與不可爲
字若陰而單貴喪朋西南利得云何西南利得與東北

利丧此似兩股板門文革也或躍在淵而曰或之者疑之也似與居之不疑疑義相反不疑自以爲是非龍并非躍矣又如卦有貞悔上而无悔非龍并非亢矣四

乾剛坤柔一而二二而一息息相推相盪交流竝運方成列方不毀屯于二四上俱言乘馬便其義馬无乘牡先而牝不後牝承而牡无倡匪孤陽卽孤陰匪偏陽卽偏陰譬之草木孚甲且无日天喬復何有

震坎相重之卦動免乎險曰解動乎險中曰屯屯二四上之班視坦途皆荊棘而况非坦途視軌道皆險阻而况其險阻常凛朽索之懼常懷叟駕之虞長慮却顧震

動竦懼時刻是箇盤桓居貞之心此所以爲險中動之屯之四柔爻三乘馬一卽鹿何以異曰二四上爻位俱正三則異矣以故二四上象在閑而三則在野二四上象就駕而三則野馳无虞无所主掌更見其在野而難卽之象又轉過念來入于林中无非躁動安動之象幾而舍亦便有班如之能事則以終爲震體其究爲健之故五

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向來但作不貳過解尊教謂亦卽不遷怒解最旨聞之先輩云不遷怒主人常定故不貳過主人常一故總在心體上論亦卽如尊教之旨恒言

戒怒平情易發難制莫如怒或一時有怒必戒必懲以期于平並無有怒做得主之時而此心隨之以移動曰不遷知過難改過尤難或一時有過必喜聞必樂受必速改以復于無過並無有過做得主之時而此心反爲之副貳曰不貳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政如此過爲不善不待言七情中惟怒易發難制并謂之不善亦不苟未嘗不知言常知主人常精常明常定常一有怒要時平得如何遷有過當下改得如何貳不遷不貳斯謂之不遠復纔遷則遠纔貳則遠无以語于常知之復體矣復初地中雷厲之微體也雷厲之體直

截迅疾故有怒與過當下便能消融克治得眞如紅爐點雪跕脚不住若使爐不甚紅或如雪片投來但須臾不消化便須臾作滯礙但頃刻不消化便頃刻作滯礙此之爲遷爲貳巳多若不學雖學不好者流乃如以雪塊滅爐紅者耳遷貳字樣怎生便說得故到不遷不貳惟顏子地位纔說得故曰好學

人有怒廓然便能平霽得人有過翻然便能改圖得此非自知主人十分得力殊未易到畧畧主人不得力逐怒便喚做心移故曰遷惲改便不是主一故曰貳考之字義遷登也人怒則心便高難于過揉得下貳副也相

裨益也人有過或拒不充受或惡不喜聞或文或飾每每多添却一層顏子心境到常平地分任風有吹而浪無湧曰不遷顏子心境到常見過地分如煙斯消而澌向泯並不增添加益曰不貳

大致復者復之于虛明平正也語意本圓昨又偕下商量一語蓋爲世多執見者發以執見觀曰復之于虛明必且以爲先有不虛明之時而後復之于虛明復之于平正必且以爲先有不平正之時而後復之于平正如是則如前人所云失而後復斷而後續而非易之剝復循環之復故云然微獨剝復夬姤亦然天地混闢之眞

消息于剝復夬姤皆可見此全體之微幾也然聖人贊易言幾獨于豫于復兩言之豫已動之幾復方動未動之幾已動之幾即豫體方動未動之幾即復體大致云不幾不足以言復正謂復與幾無兩義耳若云復之于虛明平正微似復之于幾似以幾爲主而復之似以虛明平正爲體而復之恐即復是幾即復是虛明平正之體不可以虛活字樣看做復故准本無可疑尊見亦自瞭然而偕求商量如此 六

泰否初茅皆曰茹皆乾坤之初之根泰初是至健之根否初亦至順之根有如是之根又合乾坤三爻爲彙泰初征以經營外三陰自无不吉否初貞以君主外三陽既吉亦亨泰征健之能事否貞德亦合乾能勿失其初也泰二有全乾力量全坤轉在其手泰三若以一身獨承外三陰之任矣艱貞艱難也根也如物根也初茹爲三陽之根三艱亦若聯三陰而爲之根然艱以爲貞根盤孔固平不得陂往不得復三陰外順成乎三陽內健勿恤豈不合外內而並禔其福乃四五孚而上卒復則泰極之不可久耳否二差弗失順意故曰包承包承以坤二直方反之小大自別順意亦別否三若以一身獨出外三陽之下矣包羞以坤三含章反之淑慝更別二

承厚意之來君子或弗恐却稍與爲通不生出調停之病必且抱失脚之恨安得亨惟大人正已无失人有承吾獨否故亨承不足以悅君子羞不足以慍君子四循理樂天所知惟命所有惟命故无咎五秉道執中于君子中如參天喬木之爲植立爲息止君子有群德不患孤小人相安亦若陰藉其休故既亨又吉至于上則傾亦否極之不可長耳泰上猶望其用師坤衆非乾君莫與統猶教之君乾惟君子所帥也否上猶曰先否君子小人終爲不可合之物君子終不可內交于小人失身于小人耳

否彖言不利君子貞爻兩言大人亨與吉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君子貞也否貞也否貞守身常法君子可與否亨與吉體道大權幾與泰亨之分量同非大人未易與似進君子一層

否五休與姤五含章遯五嘉觀五生剝上得輿諸義俱相發否五視內三陰蓋如天容如地界无忿疾已甚之爲等有不忍如傷之視君子自无勞拙之患小人亦獲免其鬬怒之惡與君子相安于无事故曰休非眞有天度量不能故曰大人吉

易于小人惟陰險而又有乘陵之惡如師與旣濟皆嚴

勿用之戒如解之必田必射以其邪媚如狐而鷙毒如隼其他則如陰陽晝夜之不能相无韓魏公云三家村裡也有一箇但知其小人處之而已甚不可有忿疾之心此深明易吉者以復臨泰壯夬剝觀否遯姤十卦消息觀之惟復于五陰曰朋復同在震體但有戒謹恐懼心不論陰陽皆同門之爻同方之士故喜其來泰三陰雖外順明曰小人不與爲朋故曰朋亾名雖小人等吾同胞故泰曰左右民臨曰容保民剝曰民所載觀尚觀民姤病遠民君子于民曰親曰仁无所不厚曾以小人不得與民等視而故忿疾之棄絕之故臨咸泰包荒壯利貞夬遇雨雖柄在君子惟有慼與包而无取乎觸尚乎戎若剝輿觀生否休遯嘉姤含章柄已不在君子徒與小人爲讐豈非自輸其載自不竝生自不肯休自耦怨自醞釀惡毒而莫之救以死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尤在處小人上得力處得小人妥帖小人不得稔其惡肆其毒以貽害于宗社生靈此皆姤章遯嘉觀生剝輿之能事而否五之休其成小人尤大故曰大人吉也

泰中爻之用爲兌震以震爲重否中爻之用爲巽艮以艮爲重泰是治平之世人心易溺于晏安二爲震恐竦

懼常如雷動域中故曰用馮河不遐遺否是閉塞之世人心易至于淆亂五爲鎭定砥砫不啻萬仞壁立故曰休泰以君子原始匪震无出至歸妹而震兌合德有東有西有生有成舉一世而躋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之域帝乙甲剛乙柔乾甲坤乙五以坤行震若不敢爲天下首也以祉福所止曰祉上自爲帝下逮庶人而止也故特稱元吉否以君子要終匪艮无成五止而若遺之休二巽而承之以吉止而巽動不窮于德旣儉何難不避元祿可榮身安爲榮泰亨進而道行之亨否亨退而道尊之亨自古君子進退皆有餘裕在內内重在外外

重否亨不讓于泰亨故于二持门大人否亨于五又曰
大人吉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以泰否觀之尤■分明七
姤陽中之陰動中之靜復陰中之陽靜中之動邵子詩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曰都是春便知根
窟來往滿盤都是生幾矣乃姤不言幾而復言幾以造
化乎分看則有陰陽動靜之分以造化合一看陽兼陰
動該靜復統姤故如主靜說猶似以姤起義從腹說起
如慎動說乃是以復起義從頭說起從頭說起故復可
言幾以全體該貫姤不可言幾以陰无直遂之義不可
並陽以爲主耳且不但不于姤言幾亦不于剝言幾以

剝剛上碩其體方寂就如一粟粒一木果完實堅固就
下地也不即生須待時至後生若是收藏得好便隔却
一兩年三四年也不壞也依然會生然必到下地微萌
時方謂之動之微方謂之幾若未下地時總無端倪可
言故不謂幾言幾欲人知劈頭慎動一脉不言幾但言
碩又欲人知感通前蚤有一步寂然不動安止欽止聖
功也如乾劈頭往西北仍是剝之果到艮反震方是復
之仁謂剝果復仁有兩般不得然剛止言碩是大哉乾
元之全體剛動言微則全體發動之端倪雖曰剛動之
端倪其實只是剛止之全體故聖人于復止曰剛反若

如後儒說十月純坤陰氣消盡陰極回陽逐日漸生積
到一月方始成其爲復恐非聖人于復一義直能見天
地之心之義耳八

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此通乎六十四者乃夫子象易止
于噬賁節三卦言分噬節俱言剛柔分噬又言合節言
剛得中噬言柔得中又言上行賁言分剛上柔不言分
亦不言得中云何天向一中分造化天地節而四時成
二分二至皆中春秋言分冬夏言至以冬之至爲日南
至短極陰極夏之至爲日北至長極陽極惟如二分乃
日晷黃道陰陽之中即天腰赤道之中天惟此一中春

秋分分此節惟此一中剛柔分分此故節之剛柔分乃
春秋分之分一中分造化之分節無不中所以爲分分
無不中所以爲節若噬之剛柔分剛下震而動柔上行
而明可分可合故言分又言合柔中非可自爲中原麗
乎剛中以爲中非上行則無賁故又言上行賁柔在下
非如噬柔上行賁剛上止亦異于噬剛下動故柔來文
剛不言分亦不言得中明其主不在柔剛上文柔言分
明賁剛之上止無異于節剛之得中而主在上其餘隨
蠱咸恒損益漸歸妹則無離坎剛柔之中困井豐旅渙
既未濟雖得離坎剛柔之中然于分義皆無取即如渙

者節之倒體節言分澤止之體有限制有分段渙不言
分風散之體無限制無分段耳九

荅湯汝敬

來敎天地人之動無端六爻之動亦無端天地人之動
不已六爻之動亦不已似若天地人之動與六爻之動
分爲兩截便非羲文周孔之易亦卽有板定移動不得
之處鄙意直謂易外無我我外無易乾坤成列而易行
乎其中者我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我此身無一息而
不動一息不動卽死卽來敎云一息不動則人道缺是
也既無一息不動便是無一息之動而非三極之道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直妄動耳無所謂道也聖人敎人學
易不止求諸書全是求諸我一息之動而得便成吉象
一息之動而失便成凶象故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一
息之動而能憂能虞便成悔象一息之動而弗憂弗虞
便成吝象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一息之動而進以
禮退以義進救民退修已日就月將日新月盛便成變
象久而熟焉利而安焉不知所以然而然焉便成化象
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一息之動而爲晝之旦便成
剛象一息之動而爲夜之晦便成柔象故曰剛柔者晝
夜之象也無息而無動動卽是爻無動而非三極之道

爻是卽道君子居而安樂而玩者如此而已矣來敎列
吾身之之貞賊云云此實獲我心者又云以易書之易
爲吾心之易以吾心之易會易書之易則程子云易不
止是一部書似無兩樣見解此處體認未至終是易自
易而我自我來敎晝有晝之道乾爲動直坤爲動闢于
人爲感通夜有夜之道乾爲靜專坤爲靜翕于人爲宴
息晝非自晝而爲夜之根夜非自夜而爲晝之根與夫
子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云微有未合不舍晝夜曰
逝通乎晝夜曰道此處間不容髮一息而舍卽非逝一
息不通卽非道人之感通宴息無截然晝夜之分如人

嚮去惟氣極昏濁之人纔有不覺不知處稍清明烱烱
靈明便瑩然自在有夢無夢夢吉夢凶一一記得此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時有晝夜而此知無晝夜念有動靜
翕闢而此知無動靜翕闢神无方而易无體便是此个
道理陽明先生喫緊爲後學提醒良知卽此通晝夜之
知亦卽乾知大始之知細細體認日間念起念滅一一
能知夜間有夢无夢一一能知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
知亦以意猶形而下日之念夜之夢皆意所變化知乃
形而上超乎念而下視乎念超乎夢而下視乎夢今人
念慮紛飛中一覺卽無魂夢擾亂中一醒卽無以門下

高明諒必有以覺此醒此矣一
承教鬼神不可分經内有兇于人兇于鬼神以鬼神對
人豈以兩而對一乎最是但此以幽明生死鬼神竝舉
幽明無二故死生無二說鬼神無二情狀岐而二之者
支幽有鬼神明有禮樂生爲人死爲鬼聖人以神道百
姓與鬼謀強而一之者混弟以鬼神分邪正直是不通
之論耳可一筆抹殺也今須密切反諸人身而求之尋
常怨詈人則曰鬼稱許人則曰神詩書記載之所及曰
生而神靈曰乃聖乃神此斷不可移神而爲鬼者也曰
其爲鬼睒其爲鬼幽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此斷不可

移鬼而爲神者也卽如經内曰天生神物曰神而明之
神而化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于此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曰神以知
來曰神明其德曰民咸用之謂之神曰鼓之舞之以盡
神曰精義入神曰窮神知化曰知幾其神曰幽贊神明
此處似添不得一鬼字曰人謀鬼謀曰載鬼一車曰高
宗伐鬼方曰震用伐鬼方此處似添不得一神字鄙意
鬼神爲德之盛質諸鬼神而無疑與鬼神合其吉凶此
鬼神乃與人相對竝舉之鬼神不可分言之其神也其
他則言神言鬼各有攸當猶之幽自幽而明自明生自

生而死自死神有神之情狀鬼有鬼之情狀似若微有
分辨又如中庸言鬼神之爲德似不是直言鬼神德者
得也言其質鬼神而無疑與鬼神合其吉凶有得于鬼
神之德故以言其盛也其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
體物而不可遺此鬼神爲德之盛非鬼神之盛也使天
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此當下與鬼神合吉凶當下質鬼神而無疑者也
進于神之格思思與神格不容測度不容厭怠此齊明
無久暫之渝盛服無離合之間時時承祭祀時時洋洋
如在德至此然後爲德之盛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如此夫也若脫去爲德字様直言鬼神之盛從不
成文理矣易言鬼神之情狀只是情狀鬼神與質而無
疑合其吉凶亦似微有分辨二
承教示心得又近日多暇云云凡人此理不到手恁從
舒暢瀟洒總謂之碌碌營營去聖賢名教樂處霄壤此
理到手日日暇時時暇也論語中言君子之泰君子之
和君子之坦蕩蕩此暇境也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
暇暇在我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忘食
以忘老矣不覺暇之至也善吾生卽善吾死生固暇死
亦暇也且夫死者形骸軀殼有時而壞如花之必謝葉

之必落者耳我之所以爲我者固與之而俱死否乎夜
者晝之驗死者生之驗且晝不清夢魂必濁生如無得
死必無歸子之發憤憤義從心從賁賁明也不憤不啓
憤斯啓矣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憤而啓
也時時憤時時樂終身憤終身樂不憤卽不樂不樂卽
不暇衆賁囂而雜處咸嘆老而嗟耳衆咸嘆老子獨不
知老則暇與不暇之究竟也來教云變化之成卽鬼神
之爲鄙愚竊亦有合看乾卦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攸白
分明卽以吾身觀之九竅百骸六腑五臟何處不是相
得有合若有一之不相得不有合便是病病甚卽死此

相得有合處卽是成變化卽是行鬼神總在人迷悟之
間耳來教云揲著之法只是一個變化知變化則知神
儒者有云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揲著之揲卽信手之拈
也拈來皆是此理所以謂之行鬼神不特拈來行住坐
卧磕著撞著都是此理來教云易之爲書非聖人思爲
之所及而其全體不過寂然不動則是易也從聖人之
極深研幾出來也至通志成務此所謂感而遂通也鄙
愚尚未能無疑謂幾深卽是聖心中不動本體則可謂
聖心不動非思爲之所能窺測則不可竊疑惟无思无
爲所以謂之寂然不動也所以謂之深與幾也所以謂

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至神也且夫寂之與感不可
判然分爲兩截請以鏡喩鏡體光明何思與爲常寂常
照何時有動何時無照不是隨物姸媸之故寂照之中
天地皆涵何等深微若是鏡中留些〻形影就如心中著
些〻思爲寂者動而感者窒矣聖人極深研幾完其本體
之謂也无思思之故也无爲爲之故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卽所謂故吾也來教云往來是吾人所不容無所
病者憧憧及造化往來物理屈伸皆自然而然正爲吾
人學問張本竊疑本義亦原如此但順理著意之間工
夫細密卒難到手又致用崇德以尺蠖龍蛇求之總是

人之屈而能信蟄而能存處龍蛇之蟄以存身君子之
蟄以致用以崇德似皆是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之學問
來教云知險知阻非知事之險阻知吾心之險阻理本
至易而出乎易則險理本至簡而出乎簡則阻云云至
矣但心之與事卽異教家亦有金獅子章之說以金作
獅看做獅子渾身是獅子而獅子之外無金看做金渾
身是金而金之外無獅子若要獅子之外覓金物外尋
一個理事外尋一個心心事切開兩片如何謂之合外
內之道也

答耿庭懷

恭惟文學書院之修舉實東南千古創見盛美𢇁雖不
肖已有神遊鄙願刻重之以召命之臨古易前已領敎
會語急讀一過執事眞精神眞學脉已若溢出而莫可
遏于前矣內與元質夜話六義中有人各一見之云此
眞實體驗語也像象無刻原不足塵台目中間甲庚自
是不易惟巳日出不肖之臆而執事更以乙辛丙丁壬
癸窮之實是茫然不知所措雖然舉十干而盡象之于
辭謂某卦納某干則後世術家之論耳恐文周不然只
謂五行是天地間正當道理出震爲甲入兌爲庚坎中
一陽爲生信爲戊離中一陰爲成信爲巳不妨實指以

示人然文周于戊義猶含于解卦中則正不欲瑣瑣定
指如世間陰陽五行之術耳若究而言之易中兩處稱
帝乙實卽是甲乙之乙商家原有帝甲乃不稱帝甲而
獨稱帝乙謂泰之五歸妹之五皆出震之柔爻故獨以
乙爲象而不稱甲以混也以甲庚乙巳之例反以三隅
言文明處爲丙丁言洊水處爲壬癸震之剛爻爲甲柔
爻爲乙則兌之剛爻爲庚柔爻爲辛亦彰彰明矣一
伏承敎示言言心得不惟某之謭陋無檝之病一一爲
之照破而執事之獨立物表遐視域外之深思亦畧得
使瞽愚闚覘彷彿其一二矣感感謝謝內中精義容細

細紬繹以請未敢漫以臆對以上負提命至意惟是食
子內進淫女禍君國褒姒之淫慝文王實市之而以亂
以尤物涸其君等語頗覺駭人明夷之六二曰明夷夷
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如來敎
云云文王之不順不則莫甚矣此恐干係世教人心不
小也昔人有言易奇而法今似單以奇言矣天地人物
不敢多爲支離卽如今日百姓有以僞來執事惟以誠
應一人由是千百人由是此所以爲虞山之賢父母也
此所以爲善用易也此所謂易有太極也謂執事有誠
外之應理外之應恐執事又自不肯招認矣二

來敎以易斷然爲知來之書知來必兼數往世未有知
來數往而不假借于甲子者如云後此幾月幾日或幾
年幾月幾日必自今日某甲子至後來某甲子方有的
據上古聖人作易卽作甲子易包羅天地人物而甲子
實經緯于其間文王繫易獨露甲庚巳三言餘皆不露
此必有不傳之秘在故以爲鑰也卽伏羲當時亦八卦
甲歷並興云夫原初聖人畫卦止是畫出乾奇坤偶兩
畫示人俾天下盡行曉得人之所以爲人底道理只有
此兩畫定要掛得到身子上如掛得到身子上便喚做
人如掛不到身子上便不喚做人其曰八卦定吉凶掛

得到身子上人也吉之定定此也掛不到身子上非人
也凶之定定此也聖人非欲預知人後來之吉凶而謂
之定也其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往古吉凶之理即今
來吉凶之理今來吉凶之理生于蓍往古吉凶之理具
于卦卦爻缺一而往无以藏矣蓍數缺一而來无以知
矣藏往體天地之撰知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藏
往先天地之始而无其始知來後天地之終而无其終
藏往无極而太極知來太極本无極藏往考三王而不
謬知來俟後聖而不惑藏往曰知以卦爲知而卦外无
知初非世之伎術之知知來曰神以蓍爲神而蓍外无

神初非世之神通之神茲義自孔翼外已盡遲晦无有
不賺入京焦伎術去若甲子又似緣卦畫而起今以甲
子爲易之鑰則陰陽曆日覗之易詎不爲尤要歟恐治
曆明時止是六十四中一卦之義耳夫易逆數也謂知
來之書詎曰不然顧聖人之言知來也以吉凶之前定
爲來乎以吉凶之貞勝爲來乎如吉凶皆前定中和位
育盡性參贊祈天永命等又安所用之行險僥倖將无
所不至矣知吉凶皆貞勝則遇災而懼反災爲祥矣恃
祥而忽反祥爲災矣易占義理之占徵往詔來之大業
伎占禍福之占揣摩推測之小數自秦漢以來盡以伎
占爲易占蓋大儒而猶未免矣

來教乾坤二卦爲諸卦門戶闔闢往來六十四卦盡在
其中有個關捩子麼既謂之乾坤自然一闔一闢闢戶
謂之乾乾則自闢闢故爲乾非乾之外又有關捩子以
爲之闢也闔戶謂之坤坤則自闔闔故爲坤非坤之外
又有關捩子以爲之闔也

來教升謙泰艮臨損節師渙蒙大畜中孚諸卦中爻各
含震何俱不繫以甲云云蠱言甲以震爲象此不易无
疑如升謙等卦亦復繫以甲聖人而爲此重複文字則
非所以爲聖筆矣雖然升之三曰虛邑四曰亨岐震爲

大塗故虛故亨也謙四撝五侵伐上征震動上行故无
不利也泰五曰帝乙歸妹兌爲妹震爲歸也艮四曰艮
其身下止爲屈上動爲伸艮止而震行也臨三曰既憂
之反說以爲憂懼者震體也損二戒征懼妄動節二戒
不出懼非所止而止皆震也師貞丈人吉長子渙奔机
蒙筮初大畜逐良馬中孚鳴和之鶴皆震象皆甲義也
不重複繫甲而與甲相通者也

來教瞽瞍殺舜紂囚文王爲理外之變浚井而出與夫
食子肉進濡女爲理外之應云云據史記舜穿井爲匿
空旁出若然瞽以非理加舜變也舜之應之有空可以

匪又可以出初不失其常矣紂以非理因文王變也文
之應之據子之翼易曰順以則初不失其常矣食子肉
進溺女之云似當入齊東語類中且惟極天下之至變
而初不失天下之至常故言不可爲典要而即足其義
曰既有典常夫是以謂之易有太極也若云稍變尋常
莫非理外翻倒太極矣
來教象數失傳謂用象用數之孔竅如言象雷以動之
一段與天地定位一段卦位因何不同帝出乎震一段
與雷以動之一段卦位因何又不同神也者一段因何
單言六子此等處謂孔子不傳象學不可若謂今人能

傳孔子之象學吾必以爲未當期之日與萬物之數必
非徒爲模擬四營十八變豈是揲蓍小法此等處謂孔
子不傳數學不可謂今人能傳孔子之數　學吾必以
爲未惟邵子得象數孔竅邵子曰天數二十五合之爲
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及存一去四云云及孔子
即象數中賛出許多理趣後人遂單認爲言理之書爲
誤云云夫象數失傳謂言象言數者溺四聖人之意則
可若徑謂孔子不傳象學數學然則易翼中所言又何
物乎訃今人不能傳孔子之象學數學可若謂又有用
象用數之孔竅在象數之外然則象數又何物乎邵子

曰易大衍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有五合之爲五十
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夫聖
人明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今卻云天數二十有五合之爲五十是兩個
二十有五矣此從何來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是兩個
三十矣此又從何來天數二十有五外劈空加一倍地
數三十外又劈空加一倍是天地之數凡一百有十矣
何以云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此邵子之倚數而非
聖人之倚數一邵子曰五十者蓍數也六十者卦數也

五者蓍之小衍也故五十爲大衍也夫卦從蓍立蓍以
求卦非蓍自蓍而卦自卦也以五十爲蓍數單是天數
而地无與矣以六十爲卦數單是地數而天无與矣總
天地之數爲五十有五虛五不用故曰大衍之數五十
如曰五者蓍之小衍彼五十者單是天數乎抑兼地數
而爲言乎抑就天數二十有五而衍其五乎抑就地數
三十而衍其五乎如以五十止是天數天數尤兩倍也
如以五十專爲蓍數六十專爲卦數以蓍則不通于卦
以卦則不通于蓍卦專屬地不應有乾坎艮震等策矣
蓍專屬天不應有巽離坤兌等卦矣此邵[illegible]

聖人之行二邵子曰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夫蓍之德圓而神則卦未立而以蓍言如天體之圓而无方所故曰神耳非蓍單屬天數而不兼乎地也卦之德方以知謂蓍既揲而以卦言如地體之方而有定位故曰知耳非卦單屬地數而不兼乎天也大衍之數五十合天地之數而衍之虛其一以爲太極故用四十有九謂四十有九適合七七之數可謂五十爲存一而并言之亦可乃謂卦數六十四六十者去四而言之豈如六十爲節去中孚以下四卦之說乎吾誠不知何故而去去且欲何之矣其曰蓍用數卦體數用以體爲基故存一體以用爲本故去四豈天爲用數而地爲體數乎抑陽專屬用而陰專屬體乎圓者本一故蓍存一巳不相通方者本四故卦去四尤无去處其曰蓍之用數七并其餘分亦存一之義掛其一亦去一之義與分二掛一歸奇之義不勝刺謬且既謂之自開一門戶自成一體裁又何能爲文孔之註疏也易以象爲像數爲衍今人不得邵子之意其于皇極經世之言象也象而已像何在乎于其言數也數而已衍何有乎易之言象數也以定天下之吉凶

今人之言象數也欲預知人未來之吉凶二程夫子與邵子同里閈數十年絕口不言蓋預稽邵子之流弊耳來教以後人單認易爲言理之書爲誤遂因病某始終認理爲易云云易之爲易繫辭中已有明訓无用多爲葛藤約言之乾坤兩畫一闔一闢而已試驗此兩畫湊手乎未乎如其湊手言數即數言象即象言理即理如未湊手言理非理言數非數言象非象來教云知易即知幾造化之妙隱于无而不能不露于幾以邵子聞天津杜鵑而知二十年後南相之禍以致亂豈无他人而獨曰相年數豈无遠近而必曰二十此非易不能此處謂非易易之爲道百物不廢也此處謂足以盡易恐羲文周孔之大旨不如是之瑣細矣且夫京郭管李等先知之術果羲文周孔之大旨乎果與邵子可以倒論否乎以京郭管李等倒邵子不知邵子者也以邵子倒羲文周孔謂之知羲文周孔或未矣尹和靖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朱子曰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于大體上有未瑩處或問朱子曰先生須得邵堯夫之術朱子曰吾之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此足以知康節之于羲文周孔不可

以例論矣抑邵子之自言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敎以認理言易爲謬誤得无爲邵子之所未許乎又考邵子之言循理則爲常理之外則爲異矣初未以理之外爲易也三　凡六條

古易質疑　六條

易猶鎖也鎖必有鑰而或者不明其鑰又擧而投之汶汶之地俾天下馳而不返則學易者之過也竊疑易既爲鎖未知何者爲鑰抑未知以鎖爲象乎抑言其鎖而不開必待鑰而後開乎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

一闢謂之變易也非其常鎖而不開常闔而不闢又有一物可名爲鑰用以開易之爲鎖者如謂另自有鑰以爲開鎖之具未審即在易內歟抑在易外歟不肖正投之汶汶之地者敢請發鑰

武王滅紂實爲丁丑之年武之出兵厥日癸巳受命踐祚厥日巳卯三言于斯悉符云云竊疑易有甲日庚日巳日之象並无丁日癸日之象言丁言癸訓詁家添出之辭耳今援以爲丁癸之符又甲日繫于蠱庚日繫于巽與革義似不相蒙或丁癸巳三言與武革命之事符矣象以聖人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適有待而湯則何徵蠱言甲亂則有治終則有始之義巽言庚巽爲進退不果庚乃斷制之義丁癸雖或有待而義象則似无取又如革之爲義乃徹骨徹髓盡爲翻轉透底變化之大學問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烈天下莫不風從之象亦非定指征伐爲革命爲虎變大人君子有透底變化之學問尤爲革命之大虎變之大者總之要自黃離巳日中流出兌離合而成革離即巳兌即庚巳而庚庚因巳有徹底變化之象庚巳大義似不過如此

一邵子循理爲常理之外爲易故易也者變也變也者

權也及唯變是適不論常理云云竊疑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詳其上下語意猶云不可以上下剛柔爲典要也唯變所適謂上下无常剛柔相易變之所適无適而非典要非其无典要也後結言既有典常謂以典要爲常原始謹初率其辭之所揣揆其方之所向出以度外入以度內卦卦所適之變盡以典要爲常而有其常爻爻所適之變盡以典要爲常而有其常如是則得其人而道行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一部易皆性命之理也以理之外爲易則謂易爲變將變在理外謂變爲權在理外豈常爲

理而變非理乎豈經爲理而權非理乎若謂有理外之變理外之權是以有理外之易常理在所勿論之云亦邵子之易非羲文周孔四聖人之易也

一象數失傳无從討究雖幸有邵子之皇極在而汗漫難尋機關尚隱云云竊疑易有卦爻卦卦象卦卦數爻爻象爻爻數也易在而象數在如以乾言之六畫皆奇乾之象也六畫皆乾奇之數也潛見惕躍飛亢皆象也初二三四五上爻各三十六策合之二百一十有六策皆數也舉一卦而卦卦之象數可推舉一爻而爻爻之象數可推不知何以謂之失傳若邵子之皇極自是邵

子之象數與易之象數似若負不相蒙然總不出易之象數中

元亨利貞易之四變也仁義禮智人之四應也假令當體仁而嘉會當和義而貞固已失其所以應變云云竊疑元亨利貞四字已該盡一部易理總之一體分作四截一氣分爲四段故有此四字名目假令當體仁而嘉會如春行夏令也當和義而貞固如秋行冬令也正以失其常理故至此聖人言易有太極常也周子𣴎之曰无極而太極太極本无極无極易也太極不易也至易而不易不易而至易至變而不失其常至常而未嘗不變此所以爲易謂易不論常而專論變應變爲易而拘常非易此足以破世人拘常之固而于易有太極之義似屬未圓又仁義禮智雖名性之四德其實只是一德時出一德者乾坤之元也元德虧欠易失全體遂有應用反背之處耳

用易之道有三有无心之用有有心之用有引証之用凡无心中忽有變動或身或物卦象自呈則幾來矣則用易之候矣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云云竊疑人外无易易外无人俟幾來而後用易則易有遂人之時矣且所云幾者謂何幾者動之微天理迅動之端倪也

聖人于復言幾于豫言幾復雷在地中豫雷出地上執事所云邵子雷起之問雷起者帝出乎震之旨也寂而感晦而朔亥而子皆雷起之義象執事无心中忽動其謂是與顧无心之變動義亦微有不同寂而感之變動或雷在天上或雷行天下此乾道无心之變動也晦而朔亥而子之變動或雷在地中或雷出地上此坤道无心之變動也聖人不于乾道之變動言幾而特于坤道之變動言幾此其義微之微矣是故雷自天行起之自天乾道也聖人分上事也雷從地出起之自地坤道也賢人君子分上事也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堯舜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佚幾來方爲用易之候趺洮
似屬太甚矣如何如何

古易題辭

易有今古之異乎羲畫文彖周爻孔翼皆古也无今也今古之分漢有費直本初畫全卦再畫本卦又畫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玄本于費本有省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于經于彖傳加彖曰字于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字曆代

因之是爲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呂大防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爲八卷呂祖謙復定爲十二卷一以古爲斷是爲古易瀛海耿侯之述古易其自彖象以下有所更置序正者易辭也其于易畫上下二篇以今文上篇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下篇三十四卦二百有四爻通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文上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下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通爲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變之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侯之言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體也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易之用也文王泄天地鬼神之秘

于指掌其用至妙而難言故寓不言之意于譜卦之中使學者得意而忘言嗚呼得意忘言茲侯之述古之遐思乎本至愚極陋原不能言而竊逆以意卦有六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有三百八十四而侯譜之止于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之策數也侯嘗憂象數難明而謂象數立則天地鬼神未來之秘如指諸掌舉全易之象而統之于乾象舉全易之數而統之于乾數乾象立天下其有遺象乎乾數立天下其有遺數乎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

卦爲一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恒至損益合六卦爲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既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剛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三四兩爻夬姤陰柔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又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象豈遠乎哉數豈多乎哉豈凡今學易者之所易窺乎哉昔者堯舜順稽古精而一孔子好古博而約侯懼人之多言也肯而曰學易者用易之謂也古易之譜譜

此或曰文之序无攺于義畫也侯之譜无攺于文序也余曰文雖无攺于義然不曰易興于中古乎侯茲无攺于文而譜之意則遠矣思挽今而進之古者至矣覩世之窮年矻矻殫精註解以言求易而卒无得者相去遠矣萬曆丙午秋季之吉

像抄 附錄 卷四 雜吟咏

○先後天圖雜咏十六首

坤乾夾兌夜歸坎艮巽扶雷晨向離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

乾坤南北有常位離坎東西亦定之顛倒乾坤翻日月四偏妙用少人窺

巽兌依乾日麗東山雷親地月華西羲皇聖訣歸丹訣千古人心盡自迷

龍虎鼎中調日月山河架上定坤乾世人不解先天旨妄謂羲夫有別傳

乾坤性命千年正日月光華萬古明山澤風雷函變化此身端不會虛生

離往乾中坎就坤兌開坎戶震離門生生化化无窮了只為陰陽自互根

巽兌相反艮震通巽坤乾艮亦相同陰陽變易終何易應識從來有主翁

坤虛坎到中方實乾實離來中乃虛自是誠明于聖脉留容異教妄加淤念羲皇去我久惟有卦畫何先天界何在南北分乾坤沈冥謾要辨陰陽互生互吞當其往來開逆者為天根太極本无極沿流豈无源如何大易內有圖不盡言翻令俑陽昧窺窮俯專門

四正陰陽了、樹精四隅根窩各分明安排詡劉羲文手
天地文章豈讓成
翻倒先天與後天東南東北只依然乾坤密意流行處
莫是義文亦傾傳
二判鴻蒙八已成更于四六要分明四如无象六无位
白日青天總是盲
十不平分何訥然九南一北露眞詮更將三七從頭看
全體時中義盡傳
一六源流未實研後先消息總茫然虞廷明指危微訣
更精圖書以象傳 先天乾一坎六 後天坎一乾六

八德原超形器論如无變易亦空尊時時處處盡翻轉
方有工夫許入門
天分于乾一力擔地功坤外別无堪都來六十還餘二
兼兩兼參故號三
全體乾坤唯當念周流妙作六虛環僅從畫後窺精意
混闢源頭尚一間
○先天八卦吟 六十四首
乾一 八首
太極何形豈有象一奇知是極傳神分二遂作三才位
成位乎中止一人
不探儀象卦交先乾畫將來止作芺見到乾龍盡无首
方知乘御有人乾
人乾要識統天乾天不違人人在先若以地論單是順
難容翻立到人前
一息之微是一元敢于方寸不知尊但教弗失司南意
便任從頭論到坤
物物之生首在先其生也直是人乾橫斯禽獸倒草木
太極應无偏與全
冂于九十六分之一義何曾有動移首出自來尊莫對
言无都屬後天時

爲問何爲无極眞七俱陰雜一陽純仙流且竊成冲舉
聖學難容獨腐陳
認之爲天盡在心認之爲命修在身庸言庸行只斯今
斯今不了俱无人
兌二 八首
浩渺東南直接天澤天一氣共洄漩略爲分出澤頭而
遂作天工二義傳
時物行生誰與言不言爲說有來原人人口代天爲兌
最忌貪天作口恩
坎水陽施兌以陰兌陰說物義深沈從脈渝決直透髓

補了无言一片心

離在陽儀已結精震來更若有聞聲獨濡洪湛彌天澤
默與天行一樣情

對宮有艮方通氣後列爲離到卽啼妙悟太虛雲一點
不應名遂始西歸

乾陽自上忽交陰祿施无窮巳上淋非待決之然後決
決之斯作後天吟

圖書十二行稱火象立東南以澤論澤火分形相息滅
誰曾一體反探原

入原如輻貫一轂二更天南近至尊有喜同人盡歡忭

欣欣草木亦俱蕃

離三 八首

陽明曾不自爲光認照爲明更眇茫知有精凝懸象外
求明安得但東方

太陽盡道屬人心心性微分索細吟不向性天求旦旦
自東雖出總霧霿（霧音蒙 霿音洸）

夜晦晝明爲日麗通乎晝夜是人離无人但日盡長夜
那得三才配兩儀

入三是木離何屬火體无形麗始成人不麗行憑獨見
寸天行只肯行

三生萬物一生三萬古文明盡此函不到後天方易位
日躔原只在天南

兌始陽消次卽離于乾全體總无虧自非虛極中如洞
安取東方獨出寅（寅以夷翼眞二切）

水火既稱相不射水何有燠火无寒世人不悟陽尊理
先合從東一醒看

未三之前麗何形有三之後然一星然之遂足照今古
不然不足照一標

震四 八首

由來天載寂无聲子半聲聞已後庚肯向不聞先恐懼

往來應謝洊爲驚

極陰之下一陽起謂是天根舊在誰若欲按圖尋起處
恐于初畫已傳枝

少陰三四屬同根震不先離妙義存明未東方先有震
轟天盡恐作驚魂

行天風起金爲母奮地雷來木作公長木首司翁媼事
滿函生氣已先東

陰非陽迅錮難開陽不陰蒙銳易摧識得先聲隱東北
動幾眇忽敢輕來

盡道艮翻纔出震誰知雷轉化山靈暫來東北分先後

動屬先聲止後形
凡聲聲必自无聲東北何聲輙有驚呆徹聲俱從寂發
空煩揣料發前情
一分至四俱爲動悔吝凶災俱動生爲有震要全動體
四无傾後入俱貞
巽五 八首
一氣陰陽神不測无心寂感妙隨時塵氛自不來天宇
也合先幾爲一吹
有竅生情輙怒號化工原不著絲毫相逢莫漫分根竅
來往離閑密有操

坤未來時定倚乾天教嘘拂我何權坤來遷出東南去
一切吹颸更對天
陽儀終震愼出往巽始陰儀逆入探入義不成安有出
先天一逆在西南
陰初曾不異陽初一闔專來歛一舒面目况從中五出
不東南也總春嘘
五惟中數巽當之入不干中義盡漓有欲先風知所自
一无偏倚是颸颸
風雷相薄俱神氣風比雷聲更遠徹千百世懸分上下
前如有作後俱與

後乃爲雲先則雷雲飛雷厲每俱來須臾雷雨齊收捲
景與清寧一樣開
坎六 八首
陽涵陰魄三通偶陰孕陽精六亦奇三六看來俱互體
東西不射更何疑
人言兌決成流水那識原通澤始鍾水派莫詳流自出
北歸仍不是朝宗
乾居一位坎爲六六以乾居坎一之一六後先更互見
渾淪淵浩少人窺（先天乾一坎六 後天坎一乾六）
有世界來都是陷先天何陷可形容只看陽在陰中象

便是層層險萬重
五前不作上巽水七後仍非下出川五七同根方靜翕
欲窺發象竟淵淵
萬折流來必自東沿流誰會泝西宮從西逆數知居六
方識源頭處處通
體原陽水數居陰空未雲時淵更沈向北有遷陽得數
子前依舊是希音
本體從初有習占原非文手爲加添泝來都是源頭水
纔習无波不是恬
艮七 八首

動靜互生原不易陰陽迭運更非遷應知止義從頭定
七未分來象已全

論形真是一卷少得數將无七亦多最惜當前无兩卓
空千萬仍嘆嗟峨

少男邪是偏慈母嚴父常令事四方懼到歸來身亦耄
母前安忍不傍偟

積氣曾聞一笠輕龍從邪得是山情後人係說艮成義
便道天无柱不擎

天不遇山方有遯有山天不在山巔少男一握先天掌
更不山中又覓天

乾坤重擔在人承小子從初便欲勝恃却光明少依待
轉頭不覺是翁稱

造化有流應有峙七如爲六秪中流到頭與八相函附
更欲同銷嚴險憂

睇望二情方忌滿回思七義復憂傾同攜五六歸坤靜
一靜能敎萬動貞

坤八 八首

承天應地始名坤地道光時天更尊擬向後先尋化義
尚疑終未徹坤元

乾陽盡隱坤陰見坤是全乾隱象身謬執坤消息[illegible]證

世間何物不空淪

天然定位列尊卑一義无爲八有司由八逆行要到二
盡頭都爲一揞槩

奇偶纔分輒八論要令六子盡承尊從初便是无成義
不待玄黃入語言

南北有經樞在北圖書俱以北爲原但迎自北來南氣
宇宙何時更有昏

裳衣上下總綱維治極黃虞只正垂又欲西南問行往
黃裳更作萬年儀

鵠飛曾不到差池定分如何可一移試看兩儀終至八

到頭一柄屬誰持

方圓相倚无碁重定得圓來每屬方先向北方求定義
一九彷佛已中央

○後天九章吟 八十三首

坎一 九章

物命要歸盡有根人生安得弄精魂若知竅妙天山裡
第一源頭怎自渾

從坤立命歸乾始自坎翻身亦九還坎不離坤爲性命
一沈遂不到人間

外陰任裹千重險不蝕中陽一點光萬古人心盡如此

北窻何事夢羲皇
一墜斯須便八層到頭猶喜是淵氷若非寒極氷爲骨
淵底如何有一升
一綫微陽伏九淵發來雷雨便彌天世人未識坤藏旨
蟻穴針芒處處穿
精在重淵已孵成不緣出地始稱明大明若向中天覓
依舊沈沈是黑阬
一物如何八物分八分仍是一爲君淵潛具足天飛量
卽不與時也自雲
坎窞人人故自投也緣坤坎不相求若敎履險如平地

步步光明到盡頭
地在天中似易知天居地内索沈思能了晝夜通爲一
方是劈頭相見時
坤二 九章
老退西南事合休如何與坎緊相求兩間男女俱无恙
尚抱邉邉陷溺憂
恒言重濁疑爲地亦謂惟坤乃地名偏局西南旣非義
輕清分得怎資生
翁因西北媪西南離坎遷來自互參少長一時咸速肖
入俱成七動成三 媪烏晧切音與襖同

原位先天正北中西南一去萬源通洗天浴日歸滄海
到底无踰平土功
未論厚載合无疆一振之多盡有常人不失常根一念
天冠地屨萬年康 屨九遇切音與據同
發散自來非獲已始終翕聚乃其常只司時物初秋令
便縮一元无盡藏
水木順來常逆克火金逆去順相生平持地緯爲中轂
六百三千盡受成
物宜何事推牛馬子母相隨牝順承人道若无含拆意
恐无尺土不墝埆 墝作棱切音與磽同

誰向虚空立得身盡由方寸地爲人人如不敢虧方寸
六合何生不我娠
震三 九章
一索爲男長莫先出三義在未三前以時出入皆依二
恐有歸藏意未傳
雷出人皆謂自東那知子半已霹靂不論癸半復收半
莫擬開天第一功
焦火凝氷若一生天昏地黑幾時清只由人耳自堅塞
造物何曾不大聲
雖雄未雷先有覺人生安得不知微時常淵默雷聲者

動未占祥已吉幾
欲問雷聲何處起由來起處不容思動幾不自无力出
掣地轟天總不奇
錮蔽何由得復開一聲應道自天囘聞聲莫向黔神會
嘷蹴當前俱洊來
戰兢一脉古來傳眞正英雄敢自便夜半人人有消息
无如酣夢日安眠
天意由來重絕人震躬不及必于鄰欲將惕厲憂勤意
散作千門萬戶春
先四今三以近遷爲催旭日到中天動生明矣明生動

每日東窻思奕然

巽四 九章

陽慾陰伏總爲災三動應須四散來不獨清明司正令
八俱從律曰時哉
母來遂出位東南此意誰知爲長男但一動時隨一撓
娶終何動可生憇（撓較敎切音與鬧同擾也亂也）
不潔從初便已迷不齊更自隊塗泥天工付物令自入
纔入微來便潔齊
雨暘寒燠具徵休每抱无端撓屈憂瞬息盡合消息理
如何恒盂不相求

聲從西北多愁慘解渙由來必自東古有虞皇倂妙手
時時更轉入南宮
虎嘯何爲頃刻生凡求同氣應同聲況蘭轉蕙流芳聞
安得人生无令名
恒言地不滿東南抑滿爲聲義甚闇雷出不驚離化日
一天膏雨更同甘
何者爲幾近自微滿園春色縱芳菲卽如萬彙愁人處
也屬生成造化機
四時默運爲神道宇宙交流是太和嘘古吸今惟一息
莫敎一息到偏頗

中五 九章

三三一四互相參生氣從中已滿[illegible]成卽是生都此數
原无一宅八爲龕
欲將十數兩平分兩莫能推便盡焚從一遞乘分至九
奇行方顯宅中君
降卽是水升卽火或左或右木金神居中不定爲專氣
奇偶分來作八純
不道從中推出去不從八外轃將來纖毫置待推移力
心目猶然扶未開
虛實俱從有主論虛何空寂實何痕只常喚得惺然在

天地翻來也自存
奇數分奇歸正列偶分成偶以偏居兩端妙義依稀具
泥五爲中義復跡
一疑未盡又求中中又何庸効八功卽八卽中无兩跡
用中不是八歸空
四隅爲窩全圖坎四正爲君全象離離坎之中卽中五
乾坤全力并于斯
九麗爲陽一陷陰三生七斂五中妊更將四偶來參伍
幾識平分造化心
乾六 九章

尊體何曾西北傾要從離九發天精况分艮出歸東北
始始終終更有成
六以六乘三十六六十四義遂无餘始知後六卽先一
獨運周天爲帝車
先一後六種一粒乎甲生來粒盡消一粒消成无限粒
一原非之六无饒
首出何緣又貴无凡爻有六盡乾符試占潛義原乾始
到用從初便足虞
六用爲坤那屬乾須知地外别无天天飛田見神不測
定位由來自不遷

三六合來原是九六驚三震卽乾乾人人乾體自不息
只不能強便不圓
四以七終分地戶六原三始列天門天行全體要終始
西北如何不宅尊
莫認偏居西北隅紫垣原屬帝尊樞幾人到此純无愧
風虎雲龍在合符
爲何倚蓋從旁轉時令須歸四正行獨抱嚴凝爲戰主
大生原自不生生
兌七 九章
母顧前兮父後貞相看少女喜如嬰人心感到和平極

恰恰嬰兒孩笑情
出三物物發生元入七都將肅殺論不到西成遂无實
秋門那得異春門
戚戚眞爲迷自心若求極樂亦邪淫異流竊向西方去
中國高明溺到今
水潴自地咸歸澤露湛從天莫戴恩知是至仁恩盡泯
未如天也說難言
恒言口舌是凶場半語如非并亦作狂朋友相求如澤麗
不容聲處盡輝光
易戒何爲示喪羊外柔内狠甚非祥體剛用順爲貞說

到處羣行寧有妨
木落泉枯華盡歛纍纍萬寶告秋成相逢講習緣何事
金不洪鑪永不精
先原屬火後成金誰物能移百鍊心但遇火來仍百鍊
无言至說此中尋
澤水如何滙七西漫流到此盡歸隄自從與坎相還返
一撈乾坤入手提

艮八 九章

少男莫把少來看驚震翻身到此安竪立人寰作天柱
橫空无不是龍盤

八七相及義不遷一周天運始終旋光明直上通巔頂
不到全乾已號圓
徹底深淵徹頂山峦重重是護天關凡思不出艮思位
迅雷驚雷不得閒
初中兩索到三成動不能驚陷亦平人有此身俱泰岱
如何東休又西傾
役役營營只肯休爲无歸宿地堪求夜來深藉山靈力
指我層層最上頭
尺寸從初不蹈空培摟无不到能從祇憂九仞垂成候
還缺要終一簣功

橫看爲嶺竪爲峰山亦何曾有定蹤不指山中笑山外
一源河洛盡來宗
始終萬物成爲盛行止兼來又妙時若懼當門无定脚
急回東北細尋思
百尺竿頭思進步即來絕頂未安身如知究九南歸意
儘有工夫與日新

離九 九章

大明南面要終始東出西沈見量然明眼都无方滯礙
時時應道是中天
驕陽燥性莫禁持東盡西流北潤之物物南方可相見
化工知到極和時

世人多謂天明暗明暗由來不屬天求旦且知昏曉義
人心何得遂茫然
五行生性俱偏發惟火尤爲不易平從一深潛要到八
一星都是一天明
九在先天本太陽一如爲首九何光須知離畫非中畫
无首羣龍盡此藏
燧皇作燧有深慈每爲圖書秘玉匙新火四時无一改
有生盡喚突焚屍
乾位由來以六成若論乾德盡離精和雲和雨同行施

无日中天不大明
水中生物恒无盡曽不闘從火裏生爲是有光都外發
不根内暗不成明
九于龜洛爲離位原在龍圖屬坎宮始識流形雲雨後
都歸終始大明功
○隨吟六首
隨道唯時係亦膠丈夫功在出門交有如只作閉門事
縱善難辭小子嘲
四方上下盡吾廬門内如何是定居係子係夫皆婦道
兒男安得婦襟裾

及時婚媾稱嘉禮惟善爲隨孚更嘉牛馬服乘寧憚遠
爲窮天地善无涯
下得柔來惟是剛更于晦處有深藏轟轟天一息根淵底
湛露何由到隕霜
盡人能下爲隨動淵默雷聲入息時王度自來惟正已
但令人喜便成私
一日長東暮必西自東有出入何嬪會家天下人中國
亨到西山始不迷
○蠱吟六首
无人不有乾坤事巽艮尤司重擔因巽入艮成方是幹
亦将六甲問丁辛
艮荷全乾巽負坤蠱稱父母恐離根根深幹乃參天長
到底難酬罔極恩
百病盡堪憂父母若淫惑疾更憂深須知標治皆枝葉
風必從東是幹心
平地无時不大川一絲惑溺況滔天二人爲此煎成病
利涉如何勿直前
莫將于病稱親病親病由來盡子瘉三日後先都是甲
回生起死在須史
王侯事任有時卸子分終身无日寛身不自甲親更尚

高山矗矗到頭看
剝復吟
幾年剝復循環讀註脚盤旋總隔膚剝宅到安方碩果
復關无閑盡迷途朋來自不通商旅民載誰曽蔑足趺
爛義更教先入手反生直闖後天圖
井鼎吟
井鼎何緣並上身坎離南北媾姻親井无泥谷是除舊
鼎到聰明爲取新改邑有瓶皆足綯鉉金无實不稱珍
細于水火求精義寸轡涓流盡入神
屯蒙吟

屯雨蒙泉莫外求盡于心坎覓因由但聲便有一天潤
纔應俱滄萬項湫女子是貞終乃字金夫无實也回頭
馬班三轉成三順雨意泉情一樣流

需訟吟

无人不共此心天與坎爲交盡大川需在血中應蚤出
訟于淵底怎長眠三來客意无相負三褫人心亦自平
得到終身是平水誰教天體有虧圓

次于元時論易 四首

求明須用折豐肱恒德還羞有或承太極一圈爲父祖
四千九十屬玄曾肺腸盡顯方成象手足无交亦遜蠅

直向犧皇心地膀相磨何處不孚朋
漫于理窟索精微子夜聲來見活機共惜刪餘詩不作
那知翼後易无譚一園美爾窩中是百衲慙子漢上非
得到洗心无事事只今三兩盡春沂
孤立无群義不成一爻一應鳥嚶嚶解非澍兩安孚甲
革用黃牛纔有庚番倒乾坤爲妙手正安離坎不心睛
頻年摸去重門錮項刻開來洊震行
盡言良不足爲書言到无言意有餘有健不粘乾是馬
入微却以巽爲魚虛談浪說无庸象實種看來要力鋤
湧我心期忘老至勝教空裏覓真如

先後卦圖雜吟 七言十二首

從先論後猶形影由後求先在逆揄下實上虛南北正
左升右降坎離勻山雷轉處流增順風澤旋時麗更新
欲得羲圖眞命而應于文序密潛神
日不于天爲失麗水非歸地是空流天光有竅從離發
地脉无涯迦坎求悟徹離來俱地載習知坎至盡天誅
但將坤坎立下脚定取乾離到上頭
八物相求數盡參震離纔得會三三是明必震應无察
凡動俱離寧有成震爲半啓來艮北離四全照到天南
三三入手終要六每日東窻夢亦酬

一念何爲分八貞羲文恐亦自難名乾坤混闢纔无我
日月升沈始有明息息風雷函變化時時山澤定平成
這般那是支離事畧放寬鬆便罔生
心象如何獨坎名人心多少陷難平但无竅地終歸漏
纔未盈科總不行原始屯蒙深莫極要終渙節奧俱傾
斯文千古茲常在四聖心傳誰與盟
文聖潛心盡伏羲試看序義更无爲求端定自屯盈始
要極應終未旣時不向坎中疏地脉怎于離內透乾知
分明先後如符合易簡工夫那有支
根窟相函有定論也應通變一翻掀掣天風入探何窟

奮地雷來躡執根亩密是乾皆姤遇豫莫无復不坤元
往來閑得亦忙得著得閑忙恐弄魂
休將井邑妄疑猜泰上曾從告命來泰初五兩爻變成井初泥不
教窮底汨骨音五泉怎得正中回大端氣質皆應變任有
功能未足材求到王明竝禔福便應脫換舊胚胎
屯女何爲待十笄天行癸甲每相禔順終勿用緣誰拂
復上无征祇自迷象在眼前呈妙義數于日用露天倪
自從象數經揮斥明顯俱驅入晦谿
換杌何爲必用奔水中那得是人村到如魚鱉方无悶
既具鬚眉怎許渾巨浪莫搖盤地石疾風只拔自榴根
三十

淋漓上血終期出況有從初馬壯存
漸陸要終卽是逵陸于南北有分岐南來人世盡羅綱
北去雲霄在羽儀小子且知防寇患征夫那忍遂安危
但令勿失于磐意任有狂風倒地吹
汔濟何爲病未狐任令善涉尾終濡只從牛武不眞處
便作終身大惑途靈變入神都是娟頭顱到白不成夫
至人象示心綦苦无奈臨岐盡泣朱

先後卦圖雜吟　五言二十首

掘泉在西北西北翕靜方泉必自山出先後先函藏始
雖涓涓微終成溟渤章泉源自湮寒枯槔頭白忙

知坎始知心知心亦知坎心地自到平性天誰復閟九
見根一歸一以八玄覽逆順先後間朝聞夕无欿胡感切
然不足意
言意傳較淺象義示似深雖勿病言恐還虞受象瘖或
欲專忘象空无膈又侵義文不可作迷罔到于今
八物莫非心何緣獨坎諶中光微一線外暗密千林子
半巳難識西原誰更尋有能醒陷義可免到頭陰
巽必乾離輔艮惟坤坎親但流俱有砥无照不成春出
入東西尸轉旋南北身一隅微彳亍八義盡湮淪
乾稱健者施施以實陰虛上施膏澤零下施和風噓中

施遲日麗物物有陽舒所以巽兌離尊乾俱南畬
坤稱順者受受以斂陽實上受兼山止下受洊雷出中
受習坎陷物物无陰恤所以震艮坎親坤俱北隲
後離反先乾離乾不相奪乾陽但中虛離光遂外發虛
自上下始巽兌交相竄全虛便成坤坤虛盡乾逆
後坎反先坤坎坤不相陵坤陰自內實坎精遂中凝實
之徹上下艮震交相憑全實便成乾乾實俱坤輿
陰陽分兩端允執惟一理乾旋坤必轉坎降離自起
艮一反身震兌東西倚兩化一故神分明用中旨
少壯者亡八子男女惟一我老去兼翁媼切衣遇父母總亦

汝乾坤兩岐稱窺焉謂中處仍恐一膜隔肝胆亦
乾坤爲首腹坎離爲耳目震巽足股隨艮兌手口拘俱
吾一身物如何向外逐百姓病不知君子寧无惡
相見是午正難求在子中後乾仍有戰先艮未遑躬謂
勞誰曾出云歸自故宮龜書湮塞後千古夜長夢
震惟動出端巽乃逆入始動出多透外逆入多向裏庸
愚昔順呼明昔珍逆揆忽然夜半風妙悟等雷起
順往十一易逆來千百難往來皆震厲逆順盡隨官濟
首應終沒屯桓必始盤祗憂到敦艮尚恐作閱觀
方知掛于入圓義章則九方必以圓行圓亦藉方守馬

或縶其足龜故阨其首韋編卽三絕一隙曾何有
天根不易躡月窟愼所遇靜翕全體天動闢大始路思
旨淵未發易數渺逆泝飄風久零亂驚雷但葸懼
形生神發後无竅不外漏閉關動成復貞祀靜亦姤往
來重逆數婚媾戒匪冠蒙卨自不啓屯泣誰可救
聰明非二物坎離根互之曷謂聰不明坎陽自中樞闢
言不勝逆一人无以離雙瞳任炯炯只可喚盲兒
天意重絕人人心滋不忍夬羊牽以和遯牛執亦愍姤
喜首包魚解悲終射隼孔聖欲居夷諸夏寧域吟

像抄 上經 卷上

☰

易以卦象發揮人道乾之彖曰元亨利貞明人道之乾
也今輒以元亨利貞歸諸天劈頭誤起
元亨利貞四字缺一便不成其爲乾道四字全大段已
是一部易了
元亨利貞是四象始而亨利于貞便是二象合之爲乾
道又只是一象
聖人從資始處就說統天始之統之皆人也如父母受
人育養恩生來子孫方受氣成形已是其人育養之

所及矣單謂爲父母所生可乎又如五穀豈不是天
施地生然收藏之者人播種之者人人蓋要天地施
生之終而又原天地施生之始矣統得來故御得來
統御得來故終始得來終始得來故統御得來此所
以爲三才之道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三才合一統天之雲雨雲行雨施
天下平此卻單是聖人御天之雲雨
大明終始從資始處已有人道故不至此纔露出人來
大明終始有乾元爲之始匪大明莫爲之終其始人亦
全不明者有粗淺小明者到大明便是與天地合德

之大人大明大人小明小人不明日用不知庶民去
之名人與禽獸无異者耳
乾元從頭說起乾道則原始要終以爲質者
資始流形何嘗不是乾道變化只到得聖人乘龍御天
後變化方全故性命由是各正太和由是保合
元亨合言三才之分量故曰統利貞專言人道之能事
故曰御利貞者性情也原始要終有聖人以爲之正
合性情而无不得其正故從初无失謂之乾始乾始
能以美利利天下卽聖人卽乾始故曰大也
潛龍一爻聖人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龜山先生謂他

卦爻皆當如是推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
之一事也
非天下之至健者不能潛
潛龍不易乎世于世道何賴然是兆根貞種子與徒隱
之士胥壞不同正世道之所深賴也
六位各爲一位六龍原是一龍或曰不易世不成名遯
世不見是而无悶古今无一遯者方是潛龍此以潛
言潛也旣曰潛時所乘乘秋冬而潛爲時乘春夏而
潛夫豈得爲時乃以一通六則有潛之潛有見之潛
有惕之潛有躍之潛有飛之潛有亢之潛有潛而潛

有潛而見有潛而惕有潛而躍有潛而飛有潛而亢
或謂以潛爲道者和光混俗而不以可法可則之迹
示諸人又謂非混迹于凡流則寄情于物外名教之
所不能束如此則豈所謂龍德而隱者乎无有不離
入異流去
乾卽☰之象只一奇已象乾然必三畫而後三才之
道備必六畫而後兼兩之道全非于一畫有加
大明乾之體終始乾之運卽天卽人更不分別
終日乾乾行事也全在行事上徵驗元城劉公旋晩開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

日不足而可遣乎
君子以成德爲行如天行決定不缺一時缺一時不成
其爲天缺一德不成其爲德不成其爲行不成其爲
君子
乾卦中爻天田人淵俱著箇在字最重君子依乎中庸
全在人字得力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聖
人危人而思潛也
不君不師不相而以人稱龍此便是宇宙間第一等事
業槩言人人可與能也特言人三才之道也
乾九三知至又知終乾上九知進不知退上三時位不

同至當不易之理自然如此必欲上之知進又知退
且謂至上唯宜靜不宜動此豈所以爲上之爲龍乎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以爲有窮通變轍之象近之以伊
尹出入于湯桀之間武王逡巡于孟津之會爲應此
象乾六爻孰爲桀孰爲紂又謂天與不取亦是進修
失時更似躍出淵外去重剛而不中解曰孔子上无
天子下无方伯而所如多窮國之姦重剛而不中也
文王上有商辛下有昆夷而所起僅百里之地亦重
剛而不中也三重二四重五故謂之重剛不中二五
其竊國之姦否抑五其商辛二其昆夷否上出五飛

之上故象亢解曰比干以宗臣剖心張仲以國老飲
鴆傷哉乎窮之災也五聖作物睹之大人固有如此
无道之象否
飛龍外又添出一神龍以推尊異教此漢唐以來所尤
蓋由不知潛見惕躍飛亢盡六龍皆神无一龍不神
耳
龍言乘九言用皆有意味故群龍而見有首亦是偏陽
強陽惟用九而見无首乃吉又曰乾元用九深體味
之眞所謂太和元氣流行也
見龍正中飛龍中正俱已造位大人又俱曰利見大人

此便是中未大與天德不爲首之義
見龍在田玩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之釋田字大有工夫
蓋治上爲田之田不止以凡地皆爲田也在天亦然
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方是在天分量
君子有龍德合天下而佃治之爲在田合天下而覆幬
之爲在天合天下之人爲人而使人盡其爲人爲在
人以其深心極天下之深使人人研幾以極深爲在
淵
乾坤用九用六之繫若如六爻皆變剛而能柔說陽變
陰是九變則八宜云用八陰變陽是六變則七宜云

用七若云九變則六六變則九占法又從无此例以
六爻皆變爲群龍无首之象又遺却見字
蔦以忠曰文王演易首提乾元叫醒人道人道立天地
方有主提得人道明學問方有頭腦夫子贊乾元曰
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者人也而以非衆保合首出
咸寧歸之人道將人道盡情叫破更无三才之別又
曰人雖與物同生天一付精神命脉全體在人許多
裁成輔相參贊彌綸事業惟人道爲能是人即天地
之心故三才全是人道
大明終始始即元終即貞終始即貞元不終即无始不

貞則无以爲元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文序一正一反卽天地貞元之理而每卦具有終始之義

以大明以下爲聖人體乾事一腴之隔幾以千里言大明首出不言聖人或曰大明首出非聖人而何近之而終未得不露出人微意蓋聖人贊乾合三才言乾道不單以天言乾道見乾道无非人道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是乾總頭學問用六利永貞是坤總頭學問亦頗不難明只九用而非用九便見群龍俱有首矣六用而非用六便永貞有不利矣用六六上有一層乾也用九九上有一層所謂易有太極也

用六之人坤道卽乾道用九之人立太極之脚開太極之眼天下一人人人龍也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能潛能見能愓能躍能飛能亢之群龍安見乾爻之六龍獨可爲首也見有一龍可爲首堯舜不與人同人不皆可以爲堯舜矣存有首之見棄一人于度外非天度非龍德矣君子有終身之憂終身不忍以禽獸待一人卽此无首之見也故曰慮以下人故曰欲竝生哉蓋无首之見乃全體太極用事之見

品物流形龜山先生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言萬物先已提出人道今雜人生于物類又謂乃統天天亦在乾元資始中皆說易相沿不通之論

品物流形之後若无箇御天之人道以性命言則不得各正以太和言則不得保合性命不正情何由正利貞者性情也性命正而情无一之不正合性情而歸于正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合六爻以效天下之動天地萬物竝无不正之情也

朱子謂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薰蒸故能成雨但尋常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爲之由是言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爲

之雲行雨施天下平則奚啻龍爲之亦乘龍者之爲之矣

聖人贊易資始統天御天等事屬之大哉乾元資生承天應地等事屬之至哉坤元所謂乾元坤元果乾坤備統之虛稱乎抑三極造位之實稱乎學者要思得之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以用也如自強不息君子之健君子之天行也若云健行在天而君子以之于己何時湊泊

張敬夫一日奏事上問天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

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今按一念纔是便爲健爲強而不息一念纔不是便爲不健不強而息更无別理

元者善之長等非解法乃言善之長爲人之元嘉之會爲人之亨義之和爲人之利事之幹爲人之貞

元以始萬物亨以通萬物利以遂萬物貞以正萬物日前常有此四象心天乃見乾道在我

亨者嘉之會兩美相接之謂嘉聚而爲一之謂會亨已美至利上又言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利更美雖是

種之美必開得花又必結得果方成其爲美種耳利貞者性情也人不到性其情總爲不果之花

利者義之和利萬物也利天下也天道以利成物聖人以美利利天下總不以私其身後世但知一身一家之利是乃所謂害而非所謂利是乃利之惡而何可謂利之美是乃義之害而何可謂義之和

貞者事之幹木旁生者爲枝正出者爲幹通作榦潛谷鄧氏曰木冬惟榦華葉盡剝一實而已智之藏用也亦然又曰君子體仁非故體之仁實其體方達卿曰義不自利而以利天下无論急人而周之宰制有方區畫有等遠近上下內外親踈各得其所此以義利之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

易筌君子之乾无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爲乾

朱子曰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又曰人多是將言語做没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

朱子曰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存義也都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須是見得方能恁地又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

意思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便見得透故其健自然如此更著力不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緊帖把捉有持守底意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

朱子曰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裡面如何會發生

朱子曰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列貴賤者存乎位朱子曰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恢說

有那難處有那易處乾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
如此九二位正中便不恁地

聖人全體天德不以上在天爲至下要有箇田中要有
箇人又要有箇淵无田萬物无生處无人幾與鳥獸
同群无淵將至淺陋而于物无以容故必在田在人
在淵而後在天爲全體天德之學

萬以忠曰九三乾學也業者日用功行之據身心棲泊
之所故曰居九三君子乾乾惕若思進德以大其用
必有所居之業亦惟在修辭立其誠辭庸言也立誠
言有物也惟于臣弟友家庭事使應酬唯諾之常修

省言辭體當自己誠意令有物而已蓋誠本人理人
理所見惟是言行言常易放故立誠須在修辭且如
接對尋常偶爾發辭不覺失謬如昔人云泥滓五寸
須說一尺意氣動浮出其本位便已非誠而況其他
故必片言半辭皆令當體從見在自心流出乃爲真
修真立何者修非爲辭爲立誠非誠非在外即見在
本分心通天地徹幽明貫古今隨處平滿總只是當
前一念毫髮增損便爲欠缺更復何論故思不出位
言行皆庸乃所謂誠亦曰忠信知至至此知終終此
自此默會誠源无論語默前後渾然一致則大人之
造也君子所以危而惕也

大戴禮女及日乎閨門之內及日猶言終日九三君子
終日乾乾及日也夕惕若及夜也四與三同其乾惕
進修无日夕之間曰及時日夕之互文也

修辭立誠人于辭說間心即是口口即是心並无一言
不真不實別无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其乾
乾而自強爲何如大抵人不忠信先已害了心怯症
言辭不實又重犯却口虛病君子先无此二病然後
于健字有少分可望魏莊渠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
若无真實心早自與理背了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人有實心必須做實事句句都是實話若容易出言
不檢點便散了這實心

呂叔簡曰君子進德修業業刻木如鋸齒古无文字用
以紀日行之事數也一事畢則去一刻事俱畢則盡
去之謂之修業古人未有一日不修業者故古人身
修事理而无怠惰荒寧之時常有憂勤惕厲之意一
日无事則一日不安懼業之不修而曠日之不可也
今人昏昏蕩蕩四肢不可收拾窮年終日无一猷爲
放逸而入于禽獸者无業故也人生兩間无一事可
見无一善可稱資衣藉食于人而偷安惰行以死可

蓋也已
與時偕行天必行天之生物皆于行見之天時之行无
已天行之時无已君子之行事與天俱无已
亢龍在六龍之世而做到底者也然已謂之有悔謂之
不可久若非此時定不到亢故緊足其義曰知進退
存亾而不失其正
後世臣子居乾上而不龍或卒于爲蛇虺只是有位有
民有輔亢龍无位无民无輔雖欲退亾喪五龍不容
其退亾喪然既无是三者雖不退亾喪其實是退亾
喪此所以終不失正而爲聖人

居高貴而无位差易辨纔見有恩澤自己出即有民矣
纔欲網羅賢人君子出其門下而爲之用即有輔矣
有是二者即有位矣後世龍德卒亾于公孫保傅之
位只是未易到得那三无
或躍在淵淵隨躍有可上可下可進可退到處有淵至
于上惟有上更下不得惟有進更退不得亦到處是
亢徒以悔爲災而疑聖人之无亢不知龍惡知易
乾初藏凡以主陰坤初疑凡以承陽即此亦可體認乾
坤之元之意乾必有初潜而後有二見坤必有初凝
而後有二動乾必專一而後直遂坤必翕聚而後發
散周子所謂主靜立人極主此立此
剛健中正純粹精此統論乾德若云爻爻皆然聖人何
以于三四皆曰重剛而不中于上又曰知進退存亾
而不失其正何待又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又如乾六
爻皆君德皆天位此亦是槩論不成六箇君可做一
處就乾六爻明之君位獨在五餘五爻皆從龍從虎
聲應氣求之水火風雲臣民事物耳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程子曰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
也利貞者性情也程子曰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
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

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萬以忠曰古人有以篤實剛方廉潔
恬退寬厚名者皆可謂成行不可謂成德德則在自
已心性上理會銷鎔氣質之偏以復還性情之正形
神渾然融歸中和乃爲成德未有德成而行不備者
也虞書九德洪範三德皆就氣質偏處涵養克治使
歸中和唐虞三代之盛上以此教下以此學並无他
說然其說德又只在事上見曰載采采世間虛浮一
種精神毫无著處
利貞者性情也君子涵養性情以成其德到利貞德纔

成性情纔理到至處

乾先天而天不違學問坤後天而奉天時學問震坎艮不皆屬乾斯須不健不得巽離兑皆屬坤斯須不順不得

乾知大始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太極圖主靜立極西銘繼志述事存順沒寧皆後天時奉之能事耳

大人先天而天弗違誠未易言大人後天而奉天時亦非君子所可幾及但能後天未能先天惟能先天乃能後天

乾上兩言其唯聖人坤四曰天地閉賢人隱此乾道坤道之別亦聖賢分量之別

乾上亢龍有悔亢龍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不能爲亢龍而悢以有悔爲疵疑聖人之无亢誤甚

易中有兩高有乾上无民之高有蠱上不事之高蠱上君子可能乾上非聖人不與

乾三惕二前固未易安乾上悔五上更不易處

群龍无首爾雅龍有三停九似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頭上有物名尺木龍无尺木不能升天其噓氣成雲因雲以蔽其身故不可見今江湖間時有見其一爪一尾唯頭不可得見用九見群龍无首是實象又龍之亢有逆鱗一尺不可犯亢龍升而不能下爲逆故有悔亦是實象

☷
乾元亨三才合一利貞專言南面大明人道坤元亨乾
坤合德利牝馬之貞專言北面應地人道
乾坤雖无二元然乾以陽爲元坤以陰爲元其判天壤
躡乾元所施之處而无不至故曰至哉坤元如乾有旋
而坤不至卽不爲順不爲承而物无由生矣
玩資始資生二資字萬物自始自生自性自命乾不坤
元亦特爲資之巳耳人因可不自竪立而成位天地
之中乎
坤陰以乾陽爲主无敢耦之爲朋故東北喪朋明有主

也若西南无朋陰之于陰柔之于柔臣之于臣子之
于子婦之于婦更不可與合又成甚學問
安貞不擇地而安得朋以代乾也失朋以從乾也
以陰必從陽離喪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是專以東北
爲利也以坤常減乾之半必反之西南乃終有慶又
專以西南爲利也試觀地之四方果有一方不利不
資生者否
君子有攸往往坤道也婦事夫臣事君俱往故坤三言
地道妻道臣道而不及子道子雖父在來者耳來曰
知曰察往曰數曰彰巳有辨小往大來泰大往小來
否更不容混
凡剛本在上者在下則上凡柔本在下者在上則下乾
剛自下而上爲大爲元亨利貞坤柔自上而下爲元
亨利牝馬之貞屯自下而上家自上而下皆倣此
坤擧西南東北以離坎爲正中西南恰得本位東北所
當止之地不言西北東南避乾并及巽也坤道君子
之愼于攸往如此西南三女屬焉合之爲朋不爲母
東北三男在焉尊之爲主不敢朋西南得朋不盡之
分矣東北喪朋无不安所止矣如是而更有夫脚之事
貽千古之恨者无之矣

專言乾坤自在其中專言坤不以乾爲主又成甚義理
以故坤六爻之陰勢初來定須因霜而堅凝極上來
定須稱龍以血戰二直方五黃裳三含章四括囊貞
若天威不違顏咫尺然此坤道所以爲順也
乾重元坤重貞乾元原其始而亨利貞爲之終坤貞要
其終而元亨利爲之始
程先生詩道通天地有形外乾元通乎氣外坤元通乎
形外
天以神用言行地以質用言勢九卽天行以奇六卽地
勢以偶纔偶便有高下尊卑纔有高下尊卑便不可

不順故地言勢而名坤
陰始凝凝成也定也氷堅也陰所患惟不凝到堅氷纔
凝子孝臣忠纔成纔定而永无亂賊之患故言順
姤初金柅之繫即坤初堅氷之至故曰貞吉
春雨至而發生秋霜至而堅凝一般是承天之順然春
生邊屬陽不屬陰故乾全體以雲雨明健坤原始以
氷霜明順
隕霜不殺菽无氷春秋皆爲記異然則時霜而霜時氷
而氷應嚴凝而嚴凝應寒沍而寒沍在天爲正令在
人爲正道故曰雨露霜雪无非教肅天之教履初之

順堅氷至滴水點凍至于腹堅馴伏而致極其順也
文言堅氷至象言至堅氷以堅氷爲至而至之自初
也陰承陽如是始謂之凝始謂之順若履霜而堅氷
不至仍不爲順此孫閩斯說實前所未發
堅氷至原始有終无成從中有終以大終要終有終
尹伯奇履霜中野幾有坤初之順只自沈便不是堅氷
之至
六二之動直以方若說六二之靜便不是直以方了又
如或從王事若說必從王事便不是知了又安得爲
光大

履霜堅氷句至句觀象解甚明霜上加氷斯之謂馴致
其道斯之謂至凡女待男士待君勞初來俱先不可
无此操履
陽濡則露陰結則霜陰沍斯氷陽解斯泮喜不忘勞不
忽用則行舍則藏子事父臣事君能如是斯免于爲
賊爲亂故聖人訓人早辯
處女寒士不春溫霜不解肅不東風氷不解堅原始履
霜從中括囊四隱是已用復隱總无改于氷霜之素
陽不舒于年有凍色時未至沒世无榮意未失是謂女
貞已夫是謂婦順

君終无代父在子專俱不霜不氷而逆莫甚初不待操
必然後名爲亂賊
曹彬事周世祖爲引進使典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酒彬
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
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余行之曰陳橋
之變甘心北面不欺于酒而不能不二于周也茲所
謂履霜而堅氷不至者
唐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曰王承宗无可書
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
裴均之子持萬縑詣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

豈忍爲此哉此亦履霜一義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公不下筯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盖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餐却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何如二公之操又履霜一義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羹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

像抄卷上 坤 五　　二十　　三百十六

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易之

余行之曰美珠之受无乃與剩菜之味異乎銀器之易无乃與還帶之風殊乎以文正之賢而晚節猶若是與寇平仲能决澶征而弱于天書胡邦衡敢攻奸檜而不能忍于黎渦兹皆所謂履霜而堅冰不至者

范質仕周爲宰相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嘗謂同列曰人能啜得三斗釅醋可爲宰相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之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黄兼餌蘆菔以

亥之木幾髭髮盡白準已不霜實叟亂霜

龜山先生曰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于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而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受人熱者也脚下无霜有是乎

嫌疑不處稍有嫌疑必戰必血嫌疑之事且无况其實有悖逆之事乎夫如是以子方可謂无一念不在親

像抄卷上 坤 六　　二十一　　三百十六

而免于賊以臣方可謂无一念不在君而免于亂

諺刀刀見血又有言一摑一掌血我這裏是兜鍪刀鋸學問皆坤上之戰之血

說卦傳帝出乎震戰乎乾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月令言爭如陽至而陰不爲伏則陽爭陰至而陽役爲従則陰爭此陰陽无辨之爭漢儒之言也易言出震戰乾既爲標出帝字又以震陽起于全陽之後爲出以乾陽要于全陰之終爲戰此陰陽有辨之戰聖人之言也

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周公之疑之嫌我之弗辟无以告

我先王此周公之戰東征此周公之于野天動威破
斧缺斯此周公玄黃之血王出郊天雨反風此周公
之天玄而地黃
畧有嫌疑必戰必血非大賢以上不能此所以爲坤上
坤初凝必冰所以堅其始坤上戰必血所以厚其終三
章必含无成有終有成必无終矣四囊必括无咎无
譽有譽必有咎矣譽稱美過實聲聞過情君子所耻
況在隱閉將位豈不爲害无譽闇修之至其行有常
之至象故言謹不害
坤彖言含弘光大二言直方大三言知光大用六曰以

大終此坤之德合之大耳坤之稱大稱元猶妻以大
稱配以元名相似
朱子以克己復禮爲乾道主敬行恕爲坤道克己復禮
禮卑如地惟卑法地健雖在己盡忘其己此群龍无
首之見无非取諸人而盡舍其己者故曰乾道主敬
行恕以乾爲主以己爲承无敢不敬而強恕以行此
利永貞以大終得所依歸能不失己者故曰坤道
乾无首坤不可无首乾不爲首坤不可莫爲之首乾見
无首然後能通天下之至變盡天下之至精坤知有
首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務

易用九六以圖書生數言九天數一三五之積六地數
二四之積以圖書成數言除十不用陽主進九陽進
之極數陰主退六陰退之極數以著策言乾用九九
者三奇之變四九之分坤用六六者三偶之變四六
之分圖有十書虛十用九虛一圖書之中之一乾奇
宅中之體用六虛四圖書之中之四坤偶四隅之體
以圖書分體用九六用圖中之十五體卽用不用原
爲用一四不用書中之五用卽體用原有不用以參
兩言九參天之數六兩地之數用九以參天用六以
兩地九六用而天地位易之所謂成位乎中者此

乾元卽太極坤元卽乾坤上稱龍卽乾龍馬貞曰牝龍
戰曰血不言牝以血見也象曰馬文曰龍馬八尺以
上亦龍也龍神物民咸用之之謂神初爲霜爲冰二
爲直爲方三爲章爲含四爲囊爲括五爲裳爲黃能
大能小能幽能明龍之能事皆坤所自有非至上然
後稱龍上窮而節見坤窮而龍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所以爲永貞之利也總言龍六原通一陽性无
疑陰性有疑動在无疑動闢有疑疑潛疑見疑惕疑
躍疑飛疑亢皆有戰也不稱龍似无主不稱血猶无
戰也乾初稱氣坤上稱血一原始一要終互見也坤

以乾行陰以陽行血以氣行乾初藏坤初凝氣凝與
凝也乾自二見至五飛坤自二動至五黃氣行與行
也上處乾坤之窮亢似氣鬱疑似血滯稱龍稱戰稱
血似氣血兼治實則陽先陰後氣主血從陽氣震盪
陰血必隨以通流故龍戰而曰于野陽餒而氣遍布
四支也其血而曰玄黃陰乏而血震動流行也震爲
玄黃是也潛藏以原乾始玄黃以厚坤終人身血氣
得理之時其即九六成用乾坤成位之日乎
坤初履霜脉絡從乾上來陽極而亢定是妻之以陰君
父有亢定是臣子之霜雪而非臣子之雨露坤初順

始不從春生處起脚惟從秋肅處起脚肅之以陰而
无敢不肅寒之以霜而益其爲寒直從脚底著實踐
履從霜上更加凛冽寒至骨徹凍至腹堅夫是之謂
堅氷至爻言堅氷至若天時自至象言至堅氷乃由
人必至之劈初頭有此霜嚴至操氷堅大節何歲寒
不可涉何窮冬有足虞原始堅氷貞是霜雪无非教
要終血戰雖于疑嫌亦不處是爲臣子忠孝之極致
然于臣子分義曾无毫末加也所由與亂賊有辨唯
此坤道之所爲順唯此
乾用九六在其中坤用六用九之二耳其一六不得而

用亦非六所能用用九直透乾元故乾元稱大用六
但可至乾故坤元稱至後天乾六坤所至之乾耳與
乾一之元微有先後一層之隔
坤德定是方不可貞定是有常不可无常含方覬貞含
有常覬无常无不立敗
脚跟无霜不秋而彫面孔无血見敵輙走
乾初潛藏坤初堅凝此兩爻非止乾坤六爻乃三百八
十四爻全體根基
禮決嫌疑嫌疑之際君子不處陰疑于陽必戰決不處
其疑爲其嫌于无陽故稱龍決不處其嫌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決要血決要離其類有西南之得不可
无東北之喪夫玄黃者天地之雜物相雜故曰文此
坤之所以爲文天玄而地黃天地又原是分清理白
此坤上終極于順之能事
直在乾方在坤直正之義方之猶形影敬以直內直是
原來本體敬是合本體工夫禮哀公問弗敬不正不
習无不利通習坎之習坤二習不直坎不習无大終
之日
首出无首乾道得朋喪朋坤道乾不首出與庶物爲伍
矣乾有首全體非乾矣西南不得朋乾坤不剝矣東

北不喪朋坤不承乾矣得朋而曰乃與類行喪朋而
曰乃終有慶何乾以奇立坤以偶行巽離兌皆坤朋
也何以西南言得得兌與行所以承艮得離與行所
以承坎得巽與行所以承震合之皆爲坤承乾何以
東北欲喪巽喪成歸于震而巽乃終離喪成歸于坎
而離乃終兌喪成歸于艮而兌乃終合之皆爲成歸
于乾而坤乃終譬之順妻事夫以宮人逮媵娣和妯
娌事非一端皆得朋而謂之與類行无攸遂在中饋
一无其功惟夫之功而夫功是終一无其能惟夫之
能而夫能是終皆喪朋而謂之乃終上當无成有終

之終如朋猶未喪是以必戰必血
易筌坤二曰不習不與其類相習也乾二言學坤二言
習欲明論語學習之義者考此
周氏弘論曰用上九非十分之聖神不能用上六非幾
聖之大賢不能以極陰對極陽處極陰猶難爲力也
管登之曰乾坤本无二元而兩儀既分則坤亦受乾
元之元爲元而生六子故坤牝馬也亦牝龍也又曰
吾人德性有小疵氣質有微滓便是血又曰本德性
猛鍊氣質豈非戰乎化形色渾成天性豈非戰勝乎
故曰用六永貞以大終大指乾元以大終謂以乾元

之大終也又曰坤用六以卦變言可言小始大終以
卦德言直是以大始以大終蓋无極之先止有一箇
太極之虛象而已一生二二生三而後可以始萬物
故乾以三奇成卦其最初一畫卽乾元也坤之六畫
卽開乾之三奇而偶之若分乾元之半以爲元者元
可分乎哉既列三才之象卽分矣坤元卽乾元所以
坤龍卽乾龍不害兩元兩龍之稱也此中含有二義
一指无物之先一指有物之後一在三才之表一在
三極之中也是坤原以大始亦以大終而中閒雜有
陰邪許多變態非戰不能還元故曰大終亦權詞也

何哉乾坤可分大小而乾元坤元何可以分小大用
九冠以乾元用六不冠以坤元以此又曰坤對乾雖
有淑慝而坤元之得統于乾元自始至終永无慝故
曰夫乾天下之至健夫坤天下之至順健順之用顯
則淑慝之用藏而顯藏亦互相爲用也
直方以直故方不直无方徐用中曰敬以直內渾是一
團天理无私欲芥蔕其中而有倚著橫邪去處則內
外自然昭融如影隨形視聽言動人倫事物因時制
義卽物裁成左右逢原觸處皆合故謂外方是卽合
外內之道

效法之謂坤六二所謂直直之謂正正之謂敬雖重複
解說總是形容坤二自然效法成順之象故曰不習
无不利
坤二含章可貞朱子曰學者須常收斂不可恁地放蕩
只看外面如此便見裏面意思才高須著實用工收
斂少間許多才都爲我使都濟事若不細心用工收
斂則其才愈高而其爲害愈大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錢肇陽曰人臣事君
只有一个不敢之心先束縛于名分而後漸可與明
代終之義

敬者德之聚夫坤其靜也翕便是敬也朱子曰敬只是
收斂來又曰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
是敬又曰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又曰持敬之說
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
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
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
矣又曰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又曰敬莫把做一件
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又曰敬有死敬
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
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又曰敬義

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又曰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
施于彼而合宜之謂又曰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按坤二之所謂直方便如此
陰以凝爲道不凝便不喚做順如草木之實箇箇結得
堅凝聚那全陽生意在其中方始是活種會發生凝
稍不堅无有不做敗種去陰始凝凝又要到堅苐如
薄冰猶未凝也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徹骨髓爲忠
爲孝爲節此不是容易俱有那冰心在
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只下與凝兩字便是乾

坤合德全體工夫朱子論凝道云這凝字最緊若不
能凝則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陰凝之凝亦
此凡父道君道夫道一下足以盡之子道臣道妻道
一凝足以盡之只看天道完全是下所以成其高明
地道完全是凝所以成其博厚若一息不下便都上
浮去了如何成得个天一息不凝便都下塹去了如
何成得个地陽惟下然後能發生陰惟凝然後能收
斂發生收斂原只是一氣
乾初潛不成乎名坤四括无咎无譽皆非人所易幾之
事或止以沈晦目括囊殊失易旨

坤言囊與爲腹同義彰見全坤化光之美襲其全坤承
載之量初非淺小包舉事業
坤三曰含章重柔而處剛位之象若但以柔居剛而謂
之含初與五皆然矣四曰括囊重柔而處柔位之象
若但以柔居柔而謂之括二與上皆然矣
曰乾夕惕繫于乾三其實通乾六爻而皆有事无成有
終繫乎坤三其實通坤六爻而皆有事此人道成位
乎中之義也
括囊无咎无譽劉氏曰有咎非括囊也有譽亦非括囊
也世之避咎而趨譽者衆矣不知譽且爲咎譽成而

咎滋多无咎之道其无譽乎又曰括囊之道順天地
之閉而然時閉則閉无毫髮之私
知光大順臣順妻人有乾知以爲之主故光故大
坤道之學用則含章有成非含无終非含含則括囊有
咎非括有譽非括含括二端之外无以自立于世
坤五黃裳曰文在中離二黃離曰得中道文明闇然在
中總不繇毫外炫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龜山先生曰盡其誠心而无
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
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

此出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又曰人之生也
直是以君子无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直
言其正以此
或不敢自決之辭從不敢造始之意无成不敢有所專
成有終有倡之于先必畀之于後可貞貞臣之理莫
章于此矣
坤道其順矣乎凡地道臣道妻道子道弟道稍不順无
有不做成大惡去只看乾坤後屯蒙諸卦六二之難
曰乘剛勿用取女曰行不順童蒙之吉曰順以巽利
用禦寇曰上下順需于血曰順以聽食舊德曰從上

吉比吉曰下順從卽一向背之間猶不可有毫釐之
差他可知矣
舜禹之攝原不曾南面原是相堯相舜是爲坤五黃裳
之事
孤疑嫌三義皆于坤爻發之地道承天妻道承夫臣道
承君孤不可疑不可嫌不可
乾爲馬乾卦不言而諸卦皆言之坤爲牛坤卦不言而
諸卦皆言之六子皆乾坤之分也震爲龍震卦不言
獨于乾卦言之乾之首出惟震震之首出卽乾又獨
于坤上言之震爲玄黃龍戰而曰其血玄黃敗明其

爲震龍耳

疑惑爲疑鈞敵亦爲疑天地二體地承天原一而不二

疑乃二二乃不一此坤上所以必戰

龜山先生曰乾之六爻有臣位坤之六爻无君位

坤六爻備極臣道初履霜堅氷節槩始事二直方三含章四括囊五黃裳隨時位以爲顯晦上龍戰節槩終事

戰乎乾龍戰于野戰無兩義只是戰乎乾冠之以帝以八卦之主宰言如儀象之太極龍戰乃以六陰爻之主宰言坤之乾也于野何曰坤德方戰稱龍不可以

方拘皆野矣其血何曰聖人明言猶未離其類故稱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類不當離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類當離矣至上而猶未離何云得主何云承天時行以嫌于无陽故稱龍所以別嫌以未離其類故稱血所以離喪朋類玄黃何曰聖人明言天地之雜天玄而地黃乾坤成列天地各正初未有雜其雜六爻相雜雜物撰德從玄黃始也此乾坤以後入屯之象也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震爲龍爲玄黃坎爲血卦屯上又曰泣血其脉絡可見如此微獨屯嗣此六十二卦卦卦相雜物相雜故曰文皆玄黃成文之象也

坤上曰龍戰忠臣孝子之極致若說戰龍便是亂臣賊子之大惡

乾坤之上皆曰窮乾上不是陽盡坤上不是陰盡坤上龍戰更不是陰將盡而陽來戰乾坤成列兩儀竝運不能一息相无乾不可變坤如夫不可爲婦坤不可變乾如婦不可爲夫乾坤之上之窮乃其極處究竟處之時位乾窮亢而悔坤窮戰而血乃其極處究竟處之成能若剝復之交則陽窮于上而生于下夬姤之交則陰窮于上而生于下剝而姤則爲陽盡而陰

來夬而復則爲陰盡而陽來此兩物對待一氣流行陰陽之辨也

八卦原屬一體乾離坤坎尤爲同位乾離一故乾曰大明終始明以離象坤坎一故坤初曰氷坤上曰血明以坎象

䷂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人處心若无雷雨天下之心卽有
經綸盡屬縱横又何經綸之與有至誠經綸天下之
大經无非雲雷之能事
險在下震從上動動之易故解險在上震從下動動之
難故屯
以震一索而得男爲剛柔始交巽一索而得女獨不爲
剛柔始交乎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凡爻皆以重卦論
遍六十四卦曾无有單指小成卦體論爻義者
萬物歸乎坎非震不出初震主坎四柔震初剛彖交之

始故曰剛柔始交坎五險中與初未合尚爲坎險所
難故曰難生萬物始生必冒險難而出如草木之生
必有甲有核如胎卵之生必有包有殼甲核包殼皆
險中也孚甲穿核破包蛻殼皆動乎險中也
初利居貞四求婚媾此屯所以治伊川先生云恭一日
與韓持國范夷叟汎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
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
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
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
曰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

如此持國便服按後世人才風俗盡不逮古无他只
爲上不下求而下倒求上習爲故然耳
平常底道理便是常久底道理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不字似過奇象故以乃字爲反常
民以鹿喩杜號山无定鹿
君子幾不如舍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皆謂之幾望屯三
以知幾待時之事
初利居貞二貞不字陳无已名師道一字履常苦節厲
志自其少時傳公欽之初爲吏部侍郎聞師道游京
師欲與相見先以問秦觀觀曰師道非持剌字俛理

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公曰非所望也吾
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于陳君乎公知其貧
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
後山集答秦少游書 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
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
于今而親于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
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
贄爲臣則不見于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
至于自鬻故先王謹其始而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
焉師道于公前有貴賤之嫌後无平生之舊公雖可

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
冒昧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
雖然有一于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
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于上東門外尚未晚也
屯其膏如雲方合之象雲須解爲雨不可貞雲貞則雨
必吝須是大解大澍小貞恐止于爲沾汁之數點而
无以語于普天率土之濊澤故吉小而凶大
蹇上應三而曰來碩吉三止險之主來三來以止五之
險上有求于三非三有求于上屯四應初而曰求婚
媾初動險之主四求初往往以動五之險其象與義

亦甚分明說者多謂初求四四往初何居
女子貞君子幾這兩樣時務非震體俱未易識得
男不下女而女從之斷非貞女君不下士而士從之斷
非貞士
屯二屯如邅如邅迍也俗作趂自後及之也初動主初
能先二能後言二之分量亦能自後及初
君子幾不如舍舍亦三之功屯難未解誠以轟雷澍雨
爲功然雷雨不成日日作遝須是止霽時節多五有
解險爲雨之象又有以險撰止之象以險撰止便是
雷雨既霽寧平无事之日屯三舍五爲止以輔佐太

平爲任豈非君子之幾人大怕強其所不能轟雷澍
雨是初之分量是初之能事二三則體剛而爻柔甚
亂禦侮非其所長而寧平佐理亦其所優爲耳
屯勿往貞其爲動蒙勿瀆貞其爲止
屯之中爲成群驚走之民曰庬屯之上爲窮棲叢棘之
民曰禽聖人目比上爲前禽與屯上同禽微之矣
屯初盤桓按山石之安爲磐龍伏而未升爲蟠通作盤
桓威也砰土服遠曰桓當天造草昧之初砰土服遠
威震域中惟屯初之能事以方伏而未動故象盤桓
恐其不求而往故繫之利居貞恐上不知求有求又

未必往如女子貞之不字故繫之利建侯貞曰居徵
裏由衷存主安固之詞驚遠懼邇霹靂震動事業從
竪砥橫砫山嶽鎮定心術流出斯謂之利居貞斯謂
之志行正
卽鹿无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
守禁无虞无典守之野鹿如无統御之亂民
泣血漣如漣風動水相連成文漣卽連也與蹇四來連
之義同亦有連合于初而相須濟屯之意
初建侯上泣血前人詩勸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
骨枯

屯爻三言乘馬孫聞斯曰物之健行不息者无如馬動
而險亦无如馬馬言乘卽剛柔合併而乘載之精神
无刻可停女子之貞婚媾之求泣血之漣其精神全
于此貫屬者
四婚媾上泣血亨屯拯險恐无二心迅雷轟霆淵底震
動解之澍瀰天之雨四所媾也觸之流成川之血上
所泣也雷霆所至无不爲雨亦當防血若但爲血民
且何辜象言何可長若不免于血雖出震何能長得
人可與長久此屯上爲生民立命一腔血心也
剛柔始交而難生謂難生可謂以難而生可孟子言生

于憂患死于安樂最深此意天所以厚人之生全在
一難字若曰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猶似失聖人
之意者
屯五屯膏之心卽坎五不盈之心聖人雲行雨施之心
遍天下及後世曾不自以爲足而況其動險之初乎
以動駕險危其險未易亨故十年不字以險乘動危其
動或失正故泣血漣如
乾坤以剛柔分故曰乾剛坤柔餘六十二卦俱以剛柔
爲貞勝爲分合屯蒙原始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蒙
曰剛柔接既未要終旣濟曰剛柔正而位當未濟曰
雖不當位剛柔應俱可考見
乾剛坤柔一而二二而一息息相推相盪交流並運方
成列方不毀屯于二四上俱言乘馬便其義馬无乘
牡先而牝不後牡承而牝无倡匪孤陽卽孤陰匪偏
陽卽偏陰譬之草木乎甲且无日夭喬後何有
震坎相重之卦動免乎險曰解動乎險中曰屯屯二四
上之班覩坦途皆荊棘而況非坦途覩軌道皆險阻
而況其險阻常凛朽索之懼常懷罣駕之虞長慮却
顧震動竦懼時刻是个盤桓居貞之心此所以爲險
中之動

屯初以動主遇險利居貞貞其動思以拯險也屯五以
險主遇動五而貞貞其險不思善動矣膏澤何時得
下于民小貞吉大貞凶得其小必失其大如堯舜而
无揖遜雷雨何以滿盈乎唐虞如湯武而无征誅雷
雨何以滿盈乎商周凡爲拘常襲故之動而不爲警
世之震爲一方一隅之雨而不爲稽天之浸俱吉小
凶大之貞未光之施而屯五之所不取
三巳不爲女子之貞五更无取小貞之吉三五同功之
義卽于此可見將雨无霈而枯槔抗抗月月无出而
熠火熒熒屯五大亨貞之主也決不其然故曰小貞

原缺第四十葉

備震坎之剛德是以于三特明曰君子幾言幾見三
雖卽鹿應終不處乘馬下三雖无虞應終不處泣血
下
乘馬班如雲雷合而齊驅竝駕廻翔徧歷周旋審視二
四上俱同心一德之人故其象竝同惟二對五則貞
不字不如是不由其道不足與有爲也四對初則求
見宜舉舉宜先上臣事君惟以人也上對三則泣血
氣勢之一開一闔雷聲之一疾一緩皆赤衷所注皆
血心所流夫是以雷雨有不動動必滿盈而屯所以
大亨貞皆此

屯行正正在五中行以震動蒙養正正在二中養以艮
止程子曰極須爲天下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坎
之中不止爲地中乃是天中故君天下之德澤師天
下之道脉皆以坎中爲正
劉彦沖蒙齋記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
所蒙兩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无所蒙
隋唐之士爲詞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滾沙
久以自渾如谷騰霧久以自暝初不知其豁然者常
存也

山下出泉蒙章本清曰山者泉之源也
蒙亨彖曰以亨行時中言二先知先覺亨先在已因以
其亨時行剛中以亨一卦之蒙蒙所以亨亨以二之
得時得中以其亨使人亨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停水曰涔今作汚濁也蒙之再三瀆不論大小總是不
流之水不流必汚必濁其何以告人其人何可告
山下出泉凡水皆下流惟山泉是向上湧出二震動湧
出五與正應故曰順以巽三乘二渴止其出故曰行
不順上應三導之使行疏之使通故曰利禦寇故曰
上下順不然以止而益三之乘何禦寇

蒙三勿用取女蔿以忠曰心源不淨一、切皆浮卽如讀
書會友近世儒者多靠此豈非好事但自无確實見
處終屬流浪所謂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者也
玩屯卦要看个窮字三上不相爲動終无雨也玩蒙卦
要看个實字四初不相爲止終成瀆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楊敬仲曰用正法以刑之也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世以邪法刑人盜人之桎梏者多矣又
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行地中有以容
之則聚无以容之无由而聚也又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未失道以退而生文肯不因乎進蓋觀三猶

未可進以五所貴尚不在三也又曰漸曰進得位往
有功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
使君不用之其何能爲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无
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无位聖人慮斯義之未白
繼曰其位剛得中明乎非人臣之位也又曰豐其屋
自高大也蔀其家自藏蔽其家使人不得至也闚其
戶闃其无人雖三歲之久亦不得見明其自藏之深
固也爲人上不能謙虛禮賢自大自足至于此禍可
勝言哉
屯二柔不字之女子蒙二剛克家之男子此剛柔男女
之別
後世舉業之師與凡有名位而好爲人師皆金夫也凡
務舉業而從師與依附名位而從之以爲師皆見金
六之女也
爻義論近論應隔一位幾以千里觀蒙四獨遠實可見
見金夫不有躬全身倒入功利上去了如何站立得住
然僅曰无攸利但論其見如是遂无攸利耳若是歸
了金夫又何足齒而論利不利
擊蒙不利爲寇就擊人者說利禦寇就受擊者說人无
刑擊益友鮮有不墮坑落塹而淪于險陷之歸者

蒙三頑冥不靈而必不可發然後寇視之然曰利禦寇
猶然包之心也包不足而擊有餘是未寇而先以寇
令耳故直謂之爲寇
蒙四困不特自困亦欲困初大抵四與三皆蒙之所謂
瀆蒙（爾雅水注澮曰瀆）與泉蒙友五童泉蒙也（爾雅泉源水濫泉正出沃泉垂出氿泉側出）蒙亨二以亨行合一卦而爲通流之泉五
二正應五泉正出三四仄出初垂出人人之初皆泉
而人人之筮不初再三瀆筮不克初人之故耳周子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靜山體清泉
體

蒙初曰利用刑人二有包有納有克事以俟刑感化爲
事此所以爲剛柔接此所以爲時中上以擊爲事即
利禦寇而不爲寇與二去以千里

小子始達之愛敬蒙之山泉也瀆不得逆行不得三言
順欲利導而放之四海成人旣充之仁義屯之雷雨
也宜滿盈宜光大其施三言班欲分布而沛之彌天

易筌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見少有著即性之牿
必說之而天乃不蔽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
有可欲即躬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

需于酒食貞吉這彌天之雲都是酒而盡天下之人可
以飲而醉都是食而盡天下之人可以食而飽四出
方爲行雲上入將爲收雲收所宜收猶不自爲主而
惟咎是敬是爲要終不陷不困窮之義

需上不速之客三人世人未易有其一須險精神到透
頂徹底方可與幾耳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屯雲似山出需雲似川出自山出
陽舒而多雨自川出陰歛而少雨小畜與小過之五
皆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出西行東大抵多无雨

諺雲行東日色紅

雲上于天水與天竝運也天與水違行雲下于天矣故
需之酒食即雲行雨施之膏澤而訟之歸逋亦雲開
見日之光華需有孚天宇自如而外坎爲上天之雲
則外險化盡訟有孚天行自如而內坎爲下流之水
則內險瀉盡

君子以飲食晏樂范文正公曰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
便喫食不下矧有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是在大怖
中飲食安得可下也

陰凝上結則合以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爲雨雲上于

天雲須天而後興天須雲而後雨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會有信天公
需四出自穴歐陽公與梅聖俞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
頭地
需須乾坎相須以成德下三爻惟微防有惟危上三爻
惟危透出惟微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需須之
義最分明五曰需于酒食五爲需主之義最分明
需有三解而義亦一需須也乾坎相須以成德也物稚
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人須險以成
德之健如須飲食以養物之穉也需不進卽言其不

陷也于郊用恒郊亦交也于險有交但是遠耳遠非
常理不恒將凡事避難何所不至于沙便在沙中于
泥便在泥中沙猶砥礪之資泥乃汚淖之物故小言
終吉而致寇可虞三泥疾垢初非陷穽四血憂患盡
屬生機自穴坎險何能穴人乃人自爲穴便象做却
一箇安身窠座四无需血力量亦无望其能出上在
需極能如四之自出可知入于穴以能出自不爲穴
故不妨于入能于險極中透出剛健來做得主人故
乾三陽亦稱客不速而來必敬之方未大失親仁就
道尊賢敬士如伐木之速諸父速諸舅兄弟无遠方

是客固不可一日而忘速也五酒食貞吉一切險陷
都是所須所養酒食穴之出入又不足言矣龜山先
生詩人生无艱危君子竟何別天地一穽中逼仄身
亦孤人生獨處有萬險豈必此地多風濤皆險在前
之說君子雖自服至潔宜若汚昭昭揭日月所向將
蝟如則于泥之說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
螯則酒食貞吉之說

訟不利涉大川象曰入于淵淵坎之坎窞也小民无知
而在陷上无道以拯之非擠入之于淵而何下險而
好訟自入于淵者也上以健制險而成民之訟入人
于淵亦自入于淵者也
乾坤後屯蒙需訟四卦不先湊手學問斷无入門之日
屯蒙震艮坎合以有事屯以天地生命起念纔震動
都是滿盈之雷而蒙以宇宙學脉起念纔艮止都是
湧出之山泉需訟乾坎合以有事需險在乾外時刻
以樂天循理爲事而以利涉公之于天下訟險在乾

內時刻以見過自訟爲事而以利涉先之于一已屯
與需便是文王視民如傷事蒙與訟便是文王望道
未見事堯舜兢業過一生仲尼潛心文王俱首在此
君子以作事謀始乾道心也坎人心也人心纔動便危
原始有謀全體道心即事即心即心即天天謀爲謀
謀在事先
歸逋竄歸二逋兼初與三逋擇爲竄逋亾也逃也竄匿
也藏也攺易也坎爲穴初三兩陰如鼠入穴逋亾自
全爲竄
鞶帶即禮之所謂男鞶革也以爲命服之鞶纓之誤

訟爭也又責也終凶訟人而忘自訟責人而忘自責如
書之所謂怙終故凶初不永二四不克方訟人即自
訟始訟人終自訟者三食德如爲人子不見父母之
非爲人臣不見君上之非爲人弟不見兄長之非自
訟有得故曰德從舊如此不是從新如此故曰舊德
五則全以大人正已物正之道率天下故元吉上乃
所謂聽訟之人以威服人故不足敬
需二曰小有言終吉訟初亦曰小有言終吉大有言不
得小无言无不賺入鄉愿路頭去也人謂寧百取譏
于流俗毋一得罪于先生謂之寧取亦未妥流俗之

百譏小之言无非箴規藥石如需之相須而訟之自
訟乃爲得之
訟初不永所事猶在事上醒頭訟三食舊德則已進而
有得此小言與貞厲之別

地險民衆有聚衆據險之亂應有統衆平險之治故一
剛動于險內五柔順于坤外統衆以平定之曰師毒
音篤詩亭之毒之亭訓品其形毒謂成其質一曰化
育之意一曰完厚之意漢儒誤釋爲害音牘便訓以
義動民雖毒天下亦可爲遺害不小地中有水疏曰
見地包水象其爲容畜不然當云地在水上或上地
下水水上有地
否臧凶蘇氏曰師出不可不以律否則雖臧亦凶以律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

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故凶
左次无咎凶事尚右惟左是次宛然長子丈人之心所
謂殺人衆多以悲哀莅之戰勝以喪禮處之皆其能
事故无咎不然是樂殺人也此輿尸之所以爲凶也
師或輿尸凶范文正公與韓魏公爲經畧安撫招討副
使約公進兵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
入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公曰大
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某未見其可魏公
舉兵入界失好水全師陷没魏公遽還至半途陣亾
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哀

慟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公
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敗于度外也
李伯紀曰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云云夫君子
小人于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誠以冦
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小人在朝蠹政害本根浸長
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贊周王以北伐
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討必去姦邪之
元稹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今宜留神照察
在于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
禦外患者有不難矣

師上曰小人勿用小人在內既三曰小人勿用小人在
外李伯紀曰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
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
在師中吉无咎師衆也即民即兵即兵衆即民衆无兩
般能以衆正可以王二在師中便其人是爲順治威
嚴樽俎折衝有備无患有征无戰之王師彖所謂丈
人之吉惟此故无咎初出以律有征无戰纔失律非
乗人而擠不備必殺人而尚首功輿尸兵凶戰危殺
戮斬獲多所詡一將成功萬骨枯世或獻馘獻囚盛
張功伐聖人以爲大无功此王伯[illegible][illegible]之辨四[illegible]矣

師不能无出出而不失師中之意故曰未失常五田
禽利執止於講武不是觀兵長子帥師止於有征原
來无戰戰而輿尸卽全捷損人多故貞凶上大君有
命曰正功全是正此師中之功小人勿用初失律三
輿師小人之所自入有此兩簣上佐命之臣操用人
之柄者故特以示戒
舞于苗格因壘崇降蠻荆來威淮南寢謀兵以不用爲
威上之所謂正功正此但如後世之斬馘爲功皆首
功而非正功皆後世雜伯雜夬之師而異于所謂王
師

四左次與三輿尸全反止是屯宿在那裏又且是箇左
方何待交兵而戰卽有匡王定國之功又必遜避弗
居故无咎故曰未失常易荃三四皆副將三以陰居
剛故躁動而有輿師之凶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
主帥之令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這還是輿
尸中事與文王伐崇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氣象殊遠
故自昔說詩以爲頌爲綏
王三錫命或見後之爲師專于討有罪而不知古之爲
師惟是命有德有五服五章之天命而五刑五用之
天討在其中有公卿大夫之錫命而方伯連帥之錫
命在其中如一邦有良牧一邦銷亂于未萌制勝于
不戰而一邦安萬邦有良牧萬邦銷亂于未萌制勝
于不戰而萬邦安古之王者之爲師唯如此二錫命
本于天惟有德是命上有命本于王終不忝厥命王
惟命德君道上更防小人臣道小人勿用亂本永弭
開國承家錫命之寵世世爲光萬邦永懷也夫
師或輿尸象曰大无功陳圖南先生詩愁聞匈戟扶危
主
蘇氏曰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

小人之所由入常自不以律始不以律而以奇勝其
人豈可與安居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
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此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
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師上大君有命上是大國之君又衆小國之君所待命
者有命總以三錫之王命爲命其平日爲師不在邊
境在朝廷不在兵衆在紀綱不在威強在德業能以
一邦之衆自歸于正推之萬邦皆然殊不以首功爲
尚如所謂輿尸者然象故曰以正功

原筮原以高平爲衆實卽原泉之原五非險陷之地而爲高平之原蓋地上有水象分散而流五其從出之原耳爻言盈缶惟有原故能盈也比五原放乎四海師二出在爲時雨與屯蒙需訟之二五俱同義筮比如无五涼涸可立待何元永貞之與有

後夫凶惟乾五有先天之能事自乾五外惟比五可與先天之能事後夫猶言後天其道指先天之道比五止爲後天則先天一脉遂幾絕于天下矣故凶故曰其道窮若大有六五止是後天能事故曰順乎天而

時行也乃終有慶无成有終用六永貞以大終終事是全坤之事比不但下體是坤并五爻俱全坤之體故㝵初下順曰終來上逆而不順便曰无所終非但上无終并下四爻而俱无終也

易筮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寧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來而不巳故曰上下應晉康侯來朝諸侯也康與寧同義又坎險多憂故爲不寧之象

比衆言原爻言孚言皆似一脉凡地上之水或爲斷港或爲絕流或如潢潦之涸可立待此无原者也或汎濫橫流此不歸原者也无原與不歸原皆水地无孚不成之者也以圖書言一六共宗而位北以卦言後天之坎位卽先天之坤位故比初卽稱有孚水地原比原有孚也曰然則水原固在地乎曰水原聚于地而生于天天一生水五其原也故從五而言旣曰原筮又曰元永貞也易原始要終爲賁人之于首也稱元首上以五爲首原與元之義俱備焉无首要終不爲斷港爲絕流爲潢潦立涸之水卽爲汎濫橫流之水而已矣地上有水之水不如是故曰无所終又以井推之比五顯地内隱而水外顯也井五寒内冥夏

令而外坎冬令也比上无首比天水天水下澍以滲地而无也井上有孚井地水地水上溢以升木而有也此實象亦實義也

大人首繫于乾二五未有不剛健中正而可爲大人君子首繫于乾三未有不日乾夕惕而可爲君子小人首繫于師上則知戈矛鬭怒无不爲小人矣匪人首繫于比三則知依阿澳涊无不爲匪人矣

古者大辟之刑身首異處比之世天下一君上不歸王化甘心做邪悖逆不順之民犯的是大辟去首之刑卽寺而湄綱首終不可保其有故凶故曰无所終亦

爲險極之象
王三錫命初不及于致討王用三驅必然解去一面此
王之所以爲王師得之而萬邦懷比得之而萬國親
也
比吉上坎爲天險不可升尊卑上下之制截然在上這
那是險都是不可犯之分義如有不輔便无主了有
不順不從便都做却逆亂之民了如之何其无比故
曰比吉下不可无上爲之比地不可无水爲之比先
王建萬國親諸侯教萬國之民各親其諸侯以爲之
比如地上之不可无水

比之匪人否之匪人天下无人道之患莫大乎下不順
從莫大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孟子故曰人莫大焉无
親戚君臣上下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險中有陷曰習坎天機飛舞在此險中有順曰比萬國
治安在此險中有動曰屯滿盈雷雨在此險中有入
曰井盡人无渴在此險中有健曰需彌天慶雲在此
險中有說曰節四時不忒在此險中有止曰蹇泰山
四維在此險中有明曰既濟長夜晝旦在此
師田比驅總无安意肆志可弛儆備之時然師貞要終
比元原始師以律臧比以缶乎師二如禹征苗湯征

葛武用介俱在師中比五如禹陟位湯建中武垂拱
俱履尊位故比言王惟五而師可以王惟二比三驅
以簡下順之坤民欲萬國永有親輔之樂師三錫以
懷上順之坤衆欲萬邦永无鋒鏑之憂比下三爻皆
範于驅以相親而三以匪比爲傷師上三爻皆承王
命以令衆而上以用小人爲亂匪人小人何在曰王
之左右不可盡目爲匪人而別无一君子然城社是
憑狐鼠分多師之三比之上凡皆君側乘剛極險之
爻也師三近銜王命而師上爲應爻比上近握王章
而比三爲應爻師上應三有援在內或衆得爲政必

矯命雄行比三應上有援在外如輔車相倚亦載胥
及溺師上衆爲政而煩有徒干戈滋大故曰必亂邦
比三非所親而失其身千古遺恨故曰不亦傷
米永亨曰易于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
卦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小畜之上稱尚德无取說輻之力爭見其巽于四履初稱素不顯說乾之能事見其巽于三

易筌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強暴是也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朱氏定國曰君子大綱大節原无可議而言動之間少有滲漏小人即得以瑕摘之故檢點議論飭厲躬行正防奸之善物也

九卦以履爲首一菴唐氏曰人當下進爲只從脚跟發軔此是學者第一步這處躐等縱飛輪神駿之功枉費心力天下古今不少英雄俊傑昂首軒眉弘希玄覽只未得著實脚踝趨趨步步徒作一場想像話頭現弄影相耳

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明道先生十事劄子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僭踰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

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无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

呂氏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

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有二教哉
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甞讀晉
國國語毎歎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
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
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无別焉民
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
也

履初素履二坦坦先是見得上下尊卑之定分有凛然
不可一毫踰越者在故率循初分而履之爲素恪安
二位而履之爲坦坦之道卽有履剛和乾能事而殊

不見其能此所以爲說而應乎乾此所以爲履虎尾
不咥人而亨三咥而凶只爲犯一能字武人爲于大
君是聖人哀其志而取之三原不敢犯分只寧咥而
凶之武人異于所謂履坦之幽人耳

中庸素位一章履初一爻可了崔仲鳧曰隨分而止人
之大美非分而求人之大惡

履道坦坦人但不安分便跬步无非荆棘

小畜巽風行天之上披拂成章故象文履兌澤在天之
下高卑有等故象禮畜以陰制陽而受畜者三履以
陰履陽而被履者四剛應柔而其文著柔履剛而其
禮嚴文禮一原也節本

夬上乘五剛之小人履三應五剛之武人履五亦爲夬
決說不易入故貞剛果自遂故厲

畜上尚德德莫尊於乾上能尚而巽之故成載履初素
履乾原无可加飾初惟以素履之故往吉如畜四有
制乾之意便反目履三以和乾爲能便咥剛柔大分
之不可易固如此

易筌乾爲虎四乃其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
履虎尾謂三來見履

孔子言求志孟子言尚志天下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

者易凡言志處志卽士君子未見于爲效天下之動
之事也或乃曰爻以位爲志如履三言志剛却補出
才弱履四言志行又謂九雖剛而志柔似屬蛇足且
聖人明言剛柔相易不可謂典要今說易者不知六
爻相雜之有主而但以爻位之剛柔言當與不當止
執一爻以論爻而不通六爻以論爻是一爻之變未
適也何以通之三百八十四爻乎哉

履道坦坦程子曰面前境路常須令寬狹隘使人難走

履上旋周中規折中矩視履履頭有㡛目夬履履頭有
硬尖

夬履貞厲三言未必中正然何莫而非五之良藥也君
上而決此忠讜必日遠朋友而夬此直諒必日疎
處眇跛而自以爲能固凶然而視實不可忽于眇也履
實不可忽于跛也于眇无忽全明者固可知矣于跛
无忽正行者固可知矣人以能自居則病而能无一
之可廢則取人之道也此夬履所以爲貞厲也
擬履三爲秦政項籍誠不倫或曰其志在統攝諸剛而
爲之君亦且不止于將矣若然是爲柔乘剛豈曰柔
履剛是爲逆而抗乎乾豈曰說而應乎乾是當爲賊
爲亂何止爲眇爲跛象曰志剛明其志在應乾而和

剛此豈斧鉞之誅詞也
夬履還是當夬還是不當夬若是當夬何以有貞厲之
戒履五固說之以道則說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視三
爲匪道是以直如夬之決去耳不知三說止是眇跛
不是匪道眇一目小耳豈明匪其明不以道之視跛
足偏廢耳豈行匪其行不以道之履象言不足以有
明不足以與行因眇跛而輕忽爲不足五所以夬五
所以爲貞厲
履二與五正應五以純剛至健底性居于人上要他放
教和說平易極是難事故說一个坦字不足又將一
个坦字來添而特謂之履道
履臨相綜看履初素二幽臨初二皆咸第以說意上和
以說意上咸耳未開說口也開口而說在三履三見
能四愬五夬上考于三皆有裁而于剛說兩爻若默
爲之應臨三有甘四至五知上敦于三皆弗入而于
剛說兩爻无弗受其臨以履三雜撰巽入上三爻皆
乾剛兼有斷制臨三雜撰坤順上三爻坤柔惟謹承
從耳
姤包魚與瓜遯畜臣妾否離祉觀生剝得輿夬遇雨壯
決藩泰包荒臨咸復无祇悔匪得數義而存之其于

處小人之道未有不失者
履四愬愬三而應初五夬三而貞二上旋三以下二
初皆以三位不當之故畜初復復至五上履上旋旋
至二初君子以同道爲朋故如此
履不處以有二剛在下人舉步聯屬不絕曰履又藉足
必及地有所承藉而始得進曰履履三匪藉二初固
无以行進而說應上乾也
易筌視履者進步處時時著眼離視以爲履者冥行耳

泰之上下交以五二君臣爲主若四與初上與三截然有君子小人之辨消長之分者

易笭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故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君子在内爲主小人在外爲客便是泰聖人豈不欲人盡君子无一小人顧君子小人相間世界凡有六十二純是君子若惟一乾純是小人亦若惟一坤耳

泰君子道長貞乾也前乎需訟受坎磨盪小畜履受巽兌磨盪後乎同人大有受離磨盪无妄大畜受艮震

磨盪乾之兼體全用六子固如此又統三十六論之前乎泰一六後乎泰五六終之覩始工夫若五倍然原始爲君子易而要終爲君子難又如此

朱氏定國曰泰内陽外陰以君心所存言理欲之分内健外順以君身所爲言邪正之分内君子而外小人以君所用言賢奸之分

動陷止皆以貞健入麗說皆以明順内健體立外順用行求人心无泰不可得已求世道无泰不可得已

泰朋何亾合以尚五邦不如娣袂之良之用心凡包荒馮河不遐遺非巳之能而初與三之能故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或曰古之建官曰公孤公无私孤无朋然覩元祐諸賢不和遂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遂爲崇寧小人所乘紹興趙張不和遂爲賊檜所乘以是知泰二之言朋亾蓋以得尚中行爲朋亾如坤之言東北喪朋耳

泰河凡小人諛說奸邪讒諂之言一不察便足流禍如千里之堤潰以蟻穴是以君子在有所必馮

泰三艱貞无咎大有初艱則无咎噬四利艱貞吉大畜三利艱貞大壯上艱則吉明夷彖利艱貞艱難也根也如物根也

堯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謂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禮妹誤

帝乙歸妹五處上君位二處下臣位言君臣則堂陛之分猶嚴言帝妹則魚水之情至篤以祉從中而左右四上爲以以陰必從陽以順必承健以小人必事君子以娣必尊君又如閽寺必統于冢宰宮中必監于丞相自内自外无一人不涎之以福是爲泰五之元吉

君子之于小人通可同不可不惡不絶皆通義雖泰交通耳不同也通所以亨不同所以吉故泰之彖曰小

往大來吉亨朱子曰若論陰陽須二氣交感方成歲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須消盡盡去小人盡用君子方能成治

泰四翩翩疾飛貌又往來貌急于奉公朝夕不暇啓處不遑也不富忘其家訃忘其身圖也初于三陽同類一德一心以其彙也四于三陽非同類左之右之无之不見其可親以其隣也法度明章程一君子不煩告戒小人无不委心承聽輸志說從不戒以孚也不戒以孚小人輸誠以事君子于內勿恤其孚君子推誠以任小人于外惟泰交之三四有此

泰五歸妹五爲震帝乙也二爲兌妹也二曰尚五曰歸泰交之象也今解作帝女下嫁帝乙爻下添出一箇帝女已屬蛇足且二雖剛泰之臣也以五嫁二二爲夫五爲婦五尚可南面而稱帝乙否

帝乙歸妹不是帝乙始制王姬下嫁之禮或是帝乙始制歸后之禮娶妻必親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而親迎也意古者天子亦親迎至帝乙始爲歸春秋桓八年冬祭公逆王后于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意唯天子得歸諸侯仍親迎春秋諸侯不親迎俱有刺譏攷以明其僭耳

泰曰朋亡解曰君子雖有解此爲第一然坤言得朋蹇言朋來解亦言朋至斯乎慶曆中上與執政論朋黨事范希文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趙閱道爲殿中侍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傅欽之事英宗一日奏事殿中英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公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敬納其言三言俱通易旨

泰時之小人在外方消之小人願交君子之小人通君
子之小人否時之小人在內方長之小人不欲交君
子之小人阻抑過塞君子之小人小人只阻抑過塞
君子不使之通便是極惡大罪了其他嫉妬傾害更
不須說
儉有作歛者易筌曰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
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嫱可以養壽命儉于心
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
疏之謂非戒君子也

凡草茅初進之士陽剛之必爲君子固无疑其質之陰
柔者方其初進亦豈遽甘心爲小人故否初猶以貞
望之惟兩箇陰柔合并來則小人已成又添一箇合
并來則全是小人道路別无君子道路可望行走也
人之爲人抱陽負陰否內陰外陽便是匪人之象
剝以上一爻爲乾之貞初二皆有蔑之象故凶否以外
三爻皆爲乾之貞非內三爻所利故曰不利君子貞
君子自无不貞也
泰內乾三爻之爲君子不待言否內坤三爻雖言小人
但肯貞于從君子无不吉亨初无茹與彙之足拘羞

君子小人止于邪正上分不是陽與剛必爲君子而
陰與柔必爲小人也
易之分別君子小人于否泰見例大凡三箇陽剛正大
之人合爲一羣其爲君子之道不問而知矣三箇陰
柔私小之人合爲一羣其爲小人之道亦勿問而知
矣
包承以承爲包皮膜外包包羞以羞爲包心術內包聖
人以小人吉立包承公案吉其承開小人遷善之門
小人其包醒君子鑒人之目
否初拔茅无以異于泰初小人之初人人君子也

傾否上之時當傾九之剛能傾傾謂倒而向下也
大人否亨象曰不亂羣這羣是亂不得底休否大人吉
休之義與忿疾憎惡反但有忿疾憎惡便是自稔亂
自速亾之道當否而有苞桑之繫全從休上植根休
天包之量惟天有休命惟大人有休否惟君子日休
惟一个臣休休
薛文清言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凡陰肯麗陽便都是福之所止故泰五以歸妹言祉否
四以疇離言祉
大人否亨曰不亂羣君子不與小人爲羣乎曰有羣之

時无亂之日且物以羣分人但知同之爲羣而不知
分之爲羣也
位不當履三咥臨三甘睽三曳兌三來孚三鼓罷否三
羞豫三盱噬三遇毒震三蘇蘇未三征晉四碩鼠萃
四大吉豐四蔀小過四遇之大壯五喪羊以三言不
當者十以四言不當者四以五言不當者一大抵兌
震二體爲多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言動不當无一
當矣若小人則不消做出別樣罪惡然後爲不當但
安處于內竊據高位恬然不動便要將一箇乾坤都
闔殺了也

泰否分別君子小人王巖叟字彥霖大名人舉明經事
宋哲宗言用人之際邪正難辨辨之少差治亂所係
又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欲理會邪正兩字正人
在朝則朝廷安人君无過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
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
之者衆上下蒙蔽人主无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
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
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无參用之
理聖人唯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
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人不能與君子同事
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
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此策
不可不察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事神宗
哲宗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无不言言无不盡每以
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嘗言微仲堯
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開倖門延入
李鄧排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世以
公爲知言
否五其亾其亾合三剛君子敬戒之繫于苞桑危安其
位亾保其存亂有其治也

張魏公浚入見宋高宗親書否泰二卦以賜浚浚奏曰
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
而進志在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趨向亦同曾
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
詐之踪莫可跡究故或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
符合以信實其口人主于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
在夫原其用心而已又曰臣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
一心之微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
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
而起矣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

德正厥心于上臣知其將可以爲泰矣異時天道復
禍幸而康寧則願常思其否云
朱子序潘義榮集天地之化包括无外運行无窮然其
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巳其動靜屈伸
往來闔闢升降浮沈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
不可一日而相无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
人事而擬諸形容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
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
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

明而柔者常暗剛者未常不正而柔者未常不邪剛
者未常不大而柔者未常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于
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
其禍此理之必然也
易筌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着
泰否之初俱象拔茅因泥包壓菁茅包茅不入又大過
之初藉用白茅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諸語自昔相
沿俱以用人彙征竝進爲說似與泰否初吉无干泰
初之茅拔人對外三陰言否初之茅自拔就內三陰
言泰之世萬物通矣然不虞爲間不用則茅塞之乎

諺云草不去根終當復生須是連根而拔又須是連
類而拔治地而使土无不闢由是治人而使人有可
用由是是爲泰初首義二乃際天所覆爲包極地所
載爲荒初拔茅如分畫而治之事二包荒如統均而
治之事又恐襟帶包絡不周壅決梗北時作須用馮
遐固不可泄遠尤不可忘須不遺坤朋可得可喪乾
主在應首出須用亡至于三益不敢易視土宇之平
治而謂无陂无復既艱又貞是爲泰三爻乾道大來
之作用否之世萬物不通矣然得无茅塞之患不在
人在巳不在身在心乎急須自雍其根又盡芟其類

以坤初氷霜之志自勵乃不失其貞而得亨是爲否
初首義二當天地不交之中一味以地承天當上下
不交之中一味以下承上以臣惟知有君不敢不承
以婦惟知有夫不敢不承以小人惟知有君子不敢
不承這是小人吉底道路若以坤二直方大之道論
天施而後地生夫先而後婦從天氣不下降地氣自
須收斂而不上升夫男不下女婦女定須貞固而无
妄從男小大不竝立承則小而吉否乃大而亨出乎
小人入乎大人守得徹骨寒豈无撲鼻香是之謂亨
三時位當閉塞之極无章可含惟有疾可藏污可納

垢可含辱可受曰包羞如此與初貞二否亦同凡背君子路不則便如歐陽公責高若訥謂其不復知有人間羞耻事乃爲徹底小人是爲否三爻坤道小來之作用以乾坤陰陽分內外泰內皆君子否內皆小人聖人已爲分別明白如何可混然小人回頭便是君子小人惟否非其否而不知有君子儉德之否大人不亂羣之否遂卒爲小人耳若知得小大惟人自取乾道坤道分量不論泰否一般可爲君子遇泰則泰而有泰之吉亨遇否則否而有否之吉亨天地度量自寬聖賢門戶亦寬終不過爲分別而忍棄一人

干小人之歸也

否儉德儉約也節也制也初拔茅便是兜根厚自芟柞約已節已制已眞工夫如此身世任他閉塞方寸却自開通此卽大人否之根基故曰貞吉而首與其亨

孰爲否初之茅曰无如榮祿蓋富貴利達之毒入人心髓久矣榮祿根自截拔得又推類而无不盡此心更有何物可入若有一絲榮祿根未盡榮祿類未充或不自拔而爲人拔根株終在終喚做茅塞萬物自通爾却自塞世道盡泰爾心獨否人自不察耳

泰亨豈非大人事惟到否亨其大尤見故否二卽係以大人既示君子處否之道尤以開萬世小人出小人大克念作聖之門

陽長至五然後決陰長至二便遯陽不爲陰用剛不爲柔用君子不爲小人用夫主不爲臣妾用中國不爲夷狄用乃天地之常經冠履之定分古今之正義于此无失方存剳得一箇君子住四曰好遯及乎好必歹矣五曰嘉遯及乎嘉必慝矣上曰肥遯及乎肥必瘠矣于君子宜何居聖賢每言无道則隱默容含藏卷懷獨善皆遯義二陰君子小人二四分分已遯三陰君子小人遂至相半于德且儉難敢不避祿卽爲

辱何祿可榮否五休亦畧如休官休致之爲休連世道責任也須放下君子非忍忘天下天下自不用君子君子固无如之何矣在遯而嘉在否而休非純乎天德全體乾剛怏乎有天度者不能若四陰成觀而曰我生五陰成剝而曰得輿巽與止之德視之乾健不逮故遯嘉否休亦若非其所優爲耳

泰小往大來吉亨否大往小來爻曰大人吉大人否亨可見君子之爲君子進有泰之吉亨退有否之吉亨否吉无異于泰吉否亨无異于泰亨而世或有以出處進退生二見亦不勝其自待之小矣

否彖明言大往小來二小來爲主之爻也既已名爲小人何又以大人與之如乾二五革五以剛爻名大人然蹇上柔爻也亦名大人如訟蹇以剛卦稱大人然離萃升困巽皆柔卦也亦名大人至于坤二曰直方大坤三曰知光大臨五曰大君師上亦曰大君見大人分量人人具足人卒自安于小人耳

位正當如履五否五兌五中孚五以噬渙例之噬五曰得當渙五曰正位則有正而不當有當而不正又有但得當不言位者正當係之位是就位言正言當如比五隨五巽五曰位正中又就位言正言中正同而當與中有別則當不可以混中中不可以混當不言位但言中正如姤五井五又如訟五豫二晉二艮五言中正加一以又不同言位曰正中既正又中不言位曰中正中先于正中重于正履五兌五中孚五以道非道之說混雜甚否五小人閉塞甚非正不足以消其邪邵子詩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非如當門當關之爲當不足以當正與當不是憑虛形容得令人望之而若有儼然植立者在故特言位位正中中義渾成位正當當有力並此正當與正中之辨不言位則以德論矣

凡地上一日无人闢治必草荒如莨莠不去嘉穀必不可得而樹故泰否之初俱以拔茅爲第一義泰通一通百通征正行也以正道行也泰初是无欲真脉一切淤不得直頭正行无之不吉否不通須漸次爲通其分量與泰初不同惟貞然後吉天下大務唯田與桑天下大患唯凍與餒泰三陽生長之卦屬春夏泰內乾若先男致二曰包荒三曰于食若棲畝被野朝饔夕飧使民无餒之事否三陰生長之卦屬秋冬否內坤若先女致五曰包桑四亦曰疇麻田爲疇若以麻以桑可績可蠶使民无凍之事桑麻都是寒具柰得寒守得煖柰得否守得泰此便是在否言亨之義否中有巽爲桑木卽桑象象易聖人一字都是實象

實義

否初拔而貞茅根都去了茅類都盡了尚須貞不貞始于拔中于承極于羞如王安石蔡京官爵都不入其心却附會周禮以利承君引用兇邪塞盡賢人君子之路天下人无不切齒怨惡猶傲然自賢自智跡其節槩寒于氷霜總不謂貞總是承羞一路人宋祚之否卒以是人致小來之戒其嚴如此

楚辭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從容富貴以媮生乎又

荃蕙化而爲茅孟郊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此皆
拔茅包羞可証之義象
承與羞是從右來小人一線氣脉只世間生出此等人
便將賢人君子否塞盡便將世道否塞盡否之匪人
總罪在小人之辭不利君子貞君子小人總不相能
總不相爲用之辭
凡尊君卑臣之世都是否世上有驕下无諂上有陵下
无援秉道執義不少回徇便是皎然大人風範曰否
亨隨否淺深俱斡旋出通路惜乎三代以下人臣俱
不足以語此承意沾帶未盡可羞面目終在小人窠

曰終跳不出否亨事業殆幾絕響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否亨大人第一義然則一
无承乎曰坤承天蠱承德承以天與德何害于承若
否之包承所包惟承萬分善承皆小人于巳无失之
事于世道何賴以致否塞沈痼曾无通路便在此故
小人之吉便是君子之否便是世道之不幸有大人
者舉世承大人否決不亂于小人之羣天經賴以不
墜地維賴以不裂存剳得一箇君子屹立乾坤路徃
便喚做否亨不是身否道亨亦不是惟否乃亨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弗爲包承小人吉大人弗爲

否是小人道長小人成羣之世于外君子中做得箇休
否大人猶易于內小人中做得箇否亨大人更難觀
五曰位正當二曰不亂羣便見位正當有四不亂羣
惟一從古難其人唐之狄文惠梁公似之
問君子否亨乎曰君子否貞否貞外君子一路分青理
白君子做得微若置身小人羣中獨能不亂做得否
亨事業此非大人未易與也

䷌同人于門武王門銘敬遇賓客貴賤无二
易筌二五同心同德物猶間之則知父子君臣間以間
而離者多矣故師若大于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
于小人而敵國爲易
瞿氏九思曰乾之大象當用乾字而用健字六十四卦
竝无應乎坤應乎離應乎坎應乎震應乎巽應乎艮
應乎兌而獨同人彖曰應乎乾亦竝无坤行也離行
也坎行也震行也巽行也艮行也兌行也而獨同人
曰乾行也然考震六三爻亦曰震行以先天乾兌離

震俱屬陽儀故惟離兌于乾可曰應乾亦惟同人震
可曰乾行震行若天行但曰健不曰乾六十四卦无
一非乾之分體莫尊于乾而不言乾是爲乾以君之
之大義

䷍大有初无交害不以有交五上自天祐之以五惟信是
履惟順是思又惟賢是尚是以特有自天之祐亦初
不以有爲五之有无此初所以无咎而上所以爲上
吉
同人之初惟恐二專麗乎初以爲同與之爲出門之同
大有之上惟恐五專麗乎上以爲有祐之以自天之
有自天凡頭上日下四旁方寸中盡皆天此之謂自
天象言應乎天而時行亦自巳所居天位之天五與
天應得來故上尊五如天以天祐五

晉稱王母離稱王公大有稱天子此尊威親慈與出地
行天之別
比初言孚水地融液周遍之孚大有之初言交天日交
初交中之交有孚盈缶比初地之過下水之窪下或
如潮汐之水循環得轉或如泉源之水瀵湧得上原
原委委溪溪曲曲流衍洋溢无不周徧充滿斯謂之
盈无交害日道交初謂之大首交中謂之天尾初原
始可謂之首在下又可謂之尾凡日行交道或自內
而外或自外而內正當其交處則有陵拚之害而初
不當內外之交故曰无交害惟三正當內外之交陰

亢陽月揜日每在此春秋記日食之變或夷狄侵中
國或妾婦乘其夫或小人陵君子三有小人之道將
雜撰兌毀以虧蔽離體故曰小人弗克小人害
易筌六五爲卦主四陽在下无不應之矣上一陽在上
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祐五也繫辭傳云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蓋陽在君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
其象爲師傅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
上九而後見其爲尚賢蓋當大有之世羣心皆應未
足爲大羣心已集而又能尊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
得其子爲師而後爲大有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

德而象辭亦曰大有上吉明事闗全卦非止上爻而
已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
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此而
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爲婦也

有所收歛向内不自滿亢曰謙有而不居曰謙功德在
外不自高亢矜伐曰謙屈已下物曰謙貶已從人曰
謙筌言艮山之高而在地下是貶抑其尊甘處物下
坤地之卑而在山上是推遜卑者使居已上易傳以
山降于地地蘊夫山合言謙義亦此意

姚崇執秤誠云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
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
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聖人爲衡
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存信去詐以公滅私

无偏无黨君子似之今按謙言平謙君子之衡也
謙不要于君子之正卽柔懦卽小人卽坎陷此謙初所
以用涉大川

誠齋楊氏曰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鍾磬焉
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功有勞而不伐不德
惟至厚者能之

謙言天道地道人到勞謙亦分明天地氣象

謙五不言謙而言侵伐或曰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已非
本旨或又改侵伐爲征伐拘曲莫甚

謙四撝定指乎三之止故无不利豫三盱張目乎四之

動故悔
宋氏曰易之利行師也以豫其征邑國也以謙不豫不
謙謂之悄忿之師近之地爲衆非主一之剛莫統豫
行師合坤衆有震雷之驚謙行師合坤衆有泰山之
安故皆利耳
謙三以功下人是爲下際光明是爲尊而光謙之四五
上又能下三是爲卑而上行是爲卑而不可踰
謝顯道艮佐與伊川先生相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相
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艮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
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裡若按伏得這

箇罪過方有向進處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艮
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
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
却去房裡喫爲甚恁地謙五之利用侵伐謙上之利
用行師征邑國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
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若非盡去其滿
假之盈心與矜功炫能之勝心妬功嫉能之忮心惟
天下之賢人君子是下是後是歸是服謙義終有未
盡終不湊手故有當潛師掠境而伐有當聲罪致討
而伐有當以上伐下正其不正以歸于正而征皆此

䷏
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雷天氣出地奮爲
豫應天之象澤地形下天下爲履配地之象又曰樂
者爲同禮者爲異雷地天地之交統同之象天澤天
地之判辨異之象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樂者敦
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豫悔震陽五
陰一陽一陽爲主樂由陽來之象履貞兌陰五陽一
陰一陰爲主禮自陰作之象又曰樂至則无怨豫之
刑罰清之象禮至則不爭履之民志定之象禮先樂
後故履先豫後

介于石不終日朱氏定國曰人心之天養之以靜則明
累之以欲則昏是以心无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
後能見事也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以下交上无卑屈心以上交下无
汚慢心夫是之謂順動順動順天理之動也夫子以
是言幾則知周子幾善惡非穩當語朱子爲圖以釋
之謂幾之正出者爲善幾之旁出者爲惡更未穩善
一日二日萬幾幾者動之微猶言萬感萬應无動而
弗微也非幾乃是惡故曰爾毋以剗冒貢于非幾
豫五貞疾與介石同義復雷主初正出入无疾豫雷主

四不正出恐不能无迅疾恒不死猶言恒不殺二中
正介之于下五中貞之于上以貞故恒化疾爲和又
乘爲應隨地奮出无非生幾震動非暫无疾而不死
乃常无疾而不死象謂刑清民服傳言神武不殺朱
子曰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皆此
家語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豫與復其所謂吐
納雷霆者歟
豫象之大者不害于物又借爲樂則作樂薦帝之義借
爲先則擊柝待暴之義

䷐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唐一菴曰造化機微
出入有度宴以休其應息以存其動莫呈寐先則莫
考寐後不收寐功則不致寤效
雷澤歸妹澤雷隨澤之于雷必歸必隨陰從陽靜根動
之義也
同人于門初欲二盡同乎以上之四剛隨初出門初欲
二以應隨五三以近隨四又欲二三與上合隨以君
五同人出門凡同皆君子矣隨出門凡隨皆君子矣
門内之同之隨父子惟文周夫婦惟任姒兄弟惟二

程二陸諸先生
門外有剛健之君子同人之初不出與同于同人乎何
有門外有剛說之君子隨初不出與交何隨之有
隨五孚于嘉二係子三係夫上係君凡柔必以剛爲係
惟剛所下皆可嘉二更專于門内小子之從而弗兼
與門外丈夫之事令他日震出有功之子光顯得兌
說丈夫之門戸尤可嘉五位正中合以成孚柔无遺
善剛不待言故吉
隨二曰係小子三曰失小子二三皆震出長人之體也
止爲澤中之滅伏如止爲門内之婦又震先艮後相

亥不爲震出之長子便是艮止之小子故以爲戒隨
五孚于嘉剛中說體出震長世聲音顏色悉足以來
天下之善以天下之善爲善惟人之善是隨而不自
有其善蓋與革五虎變事業同革五從烈火千般百
煉鑄成隨五從迅雷夜半一聲迸透

王用亨于岐山天下无不南征之賢人王用亨于西山
天下无不西歸之民心人君爲天下之歸往舍二端
之外无之矣

嚮晦入宴息陳圖南先生示金礪詩常人无所重惟睡
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无所知貪求

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一日有一客訪先
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
于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曰彼
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

王子植曰眞息卽是眞心若呼吸出入之息乃息之末
流耳

梅彬甫曰自古无不同之聖而有不同之時聖人者時
之主也天地將閉必有人以開其先天地將開必有
人以禪其後謂人不能逆時而一聽其權于代謝徭
移之運此肅衆人之所藉口不爲聖人說也聖人无

論時可爲與不可爲而无不引之爲已任隨時之義
之大隨此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取此

西山用亨與嚮晦宴息亦一義如春秋之不爲唐虞時
也卽春秋而爲唐虞則夫子隨時之亨與息也

李仲齡曰衡石之爲天下貴以其善隨昂隨重不任受
德低隨輕不任受怨衰隨多不任受盈益隨寡不任
受縮若衡石自避于多寡輕重之外何物之程是爲
隨初官有渝之大吉

三六

禮亨孰搵鄉當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此蠱

初之所謂有子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先意承志諭

父母于道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于理而不期父母

之從乎我此蠱初之所謂意承考從乾父坤母論六

爻皆子從上要終而止論五爻皆子有子之分量獨

在初初巽主能直要上止也

蠱之取象于幹父幹母欲人知有子道隨之取象于係

子係夫恐人淪爲婦道先天巽位西南後天坤來居

之一擔坤母之責任在巽先天艮位西北後天乾來

居之一擔乾父之責任在艮艮任乾于上巽任坤于

下乾上坤下則否是爲父母之蠱之象六十二卦俱

幹乾坤之事于蠱見例蠱元亨而天下治有乾元用

九而天下治分量以巽艮論先以乾坤論後巽坤柔

之所由入艮乾剛之所由止蠱遂兼得乾坤二元又

能先後而爲六日之甲也

蠱二不可貞以幹母自貞何能出震以起止之敝隨五

亨西山以失地爲拘何能善動以亨五之業此蠱則

于幹惟要上止而隨則于時惟王初動

隨吝二三兩柔內係而失其所動有以渝二三之係使

爲隨時之善動蠱吝四五兩柔苟安而失其所止有

以飭四五之止便爲涉大川先後甲之有事隨戒初

不出門震動之男欲其長世蠱尊上之高尚艮老爲

乾子考即父成功不退又非所以厚終也

巽兌陰卦坤純陰合爲臨觀見于上經尊二陽爻爲主
也臨以下人爲德觀以則于人爲道臨懼消以下體
兌觀尚生以上體巽兌乃正秋巽則東南耳下人是
何等虛懷二陽合并不啻有天地大生廣生之盛德
至于八月則忽變爲秋氣之肅殺安得无凶
臨曰剛浸而長言澤之浸長遯曰浸而長言山之浸長
兌本柔卦故以剛爻言浸長艮本剛卦故以柔爻言
浸長剛浸長而曰八月有凶剛長不專貴其浸也柔
浸長而曰小利貞柔長猶取其浸矣彖易聖人下二

浸字自別陰符說天地之道浸便謬
月令八月水始涸地澤臨秋澤也八月之水也長以積
漸消以倏忽是爲八月有凶是爲消不久
復剛長有雷震之迅臨剛浸而長便如巨浸大澤之水
姝未易頓長此皆是實理實象
甘臨无攸利表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
淡以成小人甘以壞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君子不以
口譽人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君子不以色親
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
長育之以累年摧殘之以一旦積漸之以累年消涸之
以一旦至使滿腔春生之意倏忽變爲秋殺之氣臨
之大亨以正之天道奚宜如是易盖以浸長爲難而
驟消爲戒示教思容保之君子知所從事故曰至于
八月有凶耳八豈例爲凶月哉
臨彖消不久以兌陰遇坤升上消不富以巽陰遇坤泰
小人道消以坤處乾外否君子道消以乾處坤外至
于剝之消息在順而能止豐之消息在動不過中特
刻俱在眼前並不須向外摸索
復一剛反滿局都是陽生之氣臨二剛浸長滿局反是
陰消之氣震一剛爲主一君二民君子之道兌二剛

爲主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
復剛曰反曰長艮震皆剛卦以艮反震言反以震長子
足以長五陰言長臨剛曰浸長兌柔卦以爻言剛言
浸長復以剛卦言反與長反猶反手長无積漸臨以
剛爻言浸長自復至臨浸以一月二剛方長得成浸
長成兌乃八月月卦之體積漸成浸長之剛倏忽成
頓消之體如爲震之生出甚難爲兌之收入甚易善
端之克長甚難消亾甚易賢人君子之培養甚難摧
折甚易教思容保之念引長之甚難斷絕之甚易不
令人喜不令人怒爲俾卑之臨甚難市私恩狥小惠

爲驩虞之臨甚易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故曰消不久
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或以沒其柔字見聖人抑
陰之意良是然震剛浸長爲兌是剛長爲柔反若以
長得消故以有凶示戒巽柔浸長爲艮是柔長爲剛
有長而不失其正之義故以小利貞示教震坎艮三
剛周流坤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爲剛巽離兌三柔
周流乾爻從初至上皆不失其爲柔旣无長象寧有
浸義惟震長一剛爲兌巽長一柔爲艮剛柔相易若
從中積久漸潰得來故皆曰浸至于兌剛一長則爲
乾聖人于夬曰利有攸往曰剛長乃終艮柔一長則

爲坤聖人于剝曰不利有攸往曰小人長夬欲以乾
終剝期于順止夬審所尚剝本天行皆聖人繫易之
精意
遯之浸而長者柔曰小利貞柔浸不失巽順之意且是
浸成剛止故以貞示利臨之浸而長者剛曰消不久
剛浸非復震迅之義反欲浸成柔說故以消戒凶

䷓
樂記孰亨而祀非達禮也得觀盥不薦之義
省方觀民設教安城劉氏曰學惟无量故不厭教惟无
方故不倦誠密修顯証登此身于无已之途隨方設
教㮚載斯人于康莊之上印之大道似更渾成若昭
昭然揭日而行懸鵠而射提單詞爲宗驅天下從之
則茫茫宇宙又若占一蹊徑而逐塊之士卽法成魔
者不盡无也夫風行地上執方則入而神无方者風
也如劉氏言似深觀民設教之旨
小人无咎君子何可以小人自安闚觀女貞丈夫何可

以女貞自處蘇氏曰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爲
事初童而未仕者也急于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
成者爲无咎二譬之女利貞而不利行如不待禮而
闚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初六童觀潛谷鄧氏曰初柔在下遯于上德高下懸而
莫之能覿也惟田尒田亦宅尒宅出作入息渴飲饑
食明王之道何知焉是固民之質也小人道也二處
中閨言不出梱行不踰閾惟壺政肅祇于外事何知
焉是固王化之基也禮流視曰濡闚觀其有濡乎貞
巳上以其道爲帝王師爲天下師王弼占子王弼君

子風于比屋君子无咎矣若猶未也后弗堯舜民不與被堯舜之澤若撻之市予過予謫志能平乎大人无巳通天下爲巳卽觀人觀巳也可以爲觀矣

小畜初二從風而有君子之復觀初二從風而止爲无咎之民利貞之女剛柔巽質若此

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箇風如小畜中孚之五俱曰有孚攣如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益五曰有孚惠心渙五曰渙汗其大號漸五曰婦三歳不孕終莫之勝觀五曰觀我生凡皆如程子所謂化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无不向也

易筌觀卦一爻勝于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別又曰觀以四陰而逼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爲天下所仰翻作一段絕好境界其扶陽抑陰往往如此

噬嗑足目俱到之學足到而目不到不合目到而足不到不合

噬嗑明罰勑法豐折獄致刑俱以震爲主刑罰皆以生人耳豈以戕人之生乎哉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小善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身者小惡之積也

噬腊肉遇毒王肅注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避其難

噬嗑食也又噬市也嗑合也然則所云膚腊胏肉非日中纖厭之市利人所日厭而不足者乎此而不噬不嗑非以誅身而剝于天下乃有漁商人毫末之利開人主侈大之心如安石之于宋其流禍至今未巳也可勝歎哉

賁中之坎得位噬中之坎不得位諸家謂噬四爲間亦是或曰噬賁豐旅皆陰陽之間故皆以用獄言之

噬嗑動而明則亨動稍不明謬一旨引衆旨相將入火坑噬初方滅趾噬上遂滅耳者此

噬嗑亨利用獄只當下一步不敢妄動將小罪小惡根

芽盡情精覈勿使滲遺直是快刀利斧必斷必絕方
稱利用妙手
龍門子厚味腊毒噬嗑遇毒亦賁象

賁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並无剛爲質柔爲文之說而紛
紛未已即一相沿之腐說猶然奚怪成心之難化也
噬嗑剛柔分而柔得中節剛柔分而剛得中噬反爲賁
不曰剛柔分而曰分剛亦柔中爲主之義聖人貴得
中之爻如此
无敢折獄非不折獄只存无敢之心耳與邪敢成之敢
同
與上與二麗三三震起至上而止便是與之義又與陵
義相關

白賁无咎陽明先生曰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
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
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今欲捄之惟有鞭辟近裏刪
削繁文返朴還淳是對症之藥
噬嗑賁倒體賁初火性遇止在前不上炎而能下便能
受上之止所以爲義弗乘噬上火性處動之上不克
下而炎上何以合下之動所以爲極惡大罪噬初宜
動而不動何以合明便爲小惡賁上宜止而終止文
明有止便爲得志爻象分明如此而或不勝異說之
支離謂何

☶

剝不利有攸往龜山先生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恭爲之而况于人乎然君子之

尚消息盈虛无時不然獨于剝言之蓋君子小人之

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

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况施于事

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

至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亾不知此故也

剝言牀孫聞斯曰剝變定自人之所安處始故曰危者

安其位君子安而不忘危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牀安身之几君民一體君子小人亦原一體安則俱安

君之所恃以安者民與牀君與民君自與其所安也

小人之所恃以安者君子剝牀小人剝君子小人亦

自剝其所安也然與牀而曰在牀下无隱不悉无微

不體旣設身以處之又抑身以下之剝牀而曰以足

以辨以膚不惟使君子无安身之地且欲使君子无

容身措足之地无完身自全之地君子小人用心之

不同如此乃小人有剝君子惟止小人自剝廬君子

自得輿容如地屹如山剝之厚下安宅之心不啻與

在牀下之心歷萬年不移也此所以爲君子蘇氏曰

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

之善蔑貞絕滅无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

子自其餘而懷之矣

剝初曰滅下下剝之民即指初剝二曰未有與與乃其

同類中之可與者如三如五

剝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凡男子女媵多皆剝道何

必天子此贊易聖人之微意與深戒又剝自姤始故

取象貫魚章本清曰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聽天下之外治鄭康成註爲當夕之說每十五夕而

一周鄙悖謬妄于是爲極或者天子統六官后統六

宮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官而莫非天子之所統

合庭臣之內職不外乎六宮而莫非后之所統即後

世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

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

之命婦朝于後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

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使

百官之命婦悉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內和而家理者

哉以此言之則又何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爲天

子宮中有名位之妾媵而後可也夫以天子之尊臣
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
女爲古帝王定制其不可明甚書有不邇聲色之訓
中庸有去讒遠色之言聖人于色荒唯恐防之不早
乃于昏義以此垂訓萬世吾不信也
剝上碩果不食范忠宣公繳奏歐陽修朋黨論䟽小人
无朋惟君子則有之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
忌而不敢爲唯空國无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无
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聖人嘗以剝之无咎許三以宮人

寵許五而要終則斷以爲不可用君子小人之辨其
嚴如此
緇衣小人毒其正小人視君子如仇讐常有禍之之心
始于剝牀終于剝廬其毒正爲何如
膚崔憬謂薦席也若謂體膚之膚則不止切近而已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六一合五二合四三合皆七二休
三頻四獨五敦皆反皆來上迷直前无反終止于六
不來爲七非復義矣故凶震二旣二皆七日得得以
二五之合至于八月有凶震陽長之卦兌陰消之卦
八月之象卽兌卽四陰皆是
復其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一箇物裏面都有一箇天地
之心人自迷而不見耳
出入无疾後漢郎顗上書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
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

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也
至日閉關月令章句云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
劉子翬字彥冲學者稱屛山先生崇安人嘗言吾于易
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因作
復齋銘曰學易者必有門戸復卦易之門戸也入室
者當自戸始學易者當自復始
休復之吉以下仁辟君采曰後世不務修身故亦不知
親賢之爲務君子是以知世俗之日陵夷也
復初曰仁剝上曰果凡果必具一仁一仁會生萬果无
復初之仁而欲碩剝上之果无剝上之果而欲下逮

初之仁天地從來无此造化
陽以進爲復陰便當以退爲復此王氏說如二乘初有
以下乎初而无敢上乎初俾進在初退在巳便象休
復三隔二一層退不勇便象頻復四初應爻象獨復
五居順中象敦復上无退步初何由進便象迷復
復六四曰獨復復惟一剛人能有之以爲獨也小畜九
二曰牽復上下合應有五剛也是爲君子之用心
復小而辨于物此是坤道靜翕主人剛自外來而爲主
于內此是乾道動直主人
人知復以一陽震發五陰不知復以五陰翕聚一陽所

謂復以自知者此顏之如愚亦以此
復君子之事而上迷爲小人剝小人之事而三之爲君
子小人中之君子許之无咎君子中之小人曰凶有
災眚曰大敗曰十年不克征戒之至矣
復上迷總以遠初用行師終有大敗以應三非長子五
主坤中爲國君上不能以以乃反厚歸薄故凶上四
合爲十年亦終不能如四之從初故曰至于十年不
克征頤三十年勿用三合上初爲十年言初上皆不
爲用屯二十年乃字五二合成十或四初既合加五
來亦是十

屯六二頤六三復上六皆以十年爲象二四六八十皆
地數而十則終數屯二字二雷五而陰陽終應也頤
三勿用三動上止陰陽終不應也復上不克征上終
迷无以下初也若同人三之三歲不興三不足以敵
五也坎上之三歲不得上乘五亦如三之乘二也漸
婦之三歲不孕巽從初子之言不敢或乘乎三夫也
既三之三年克之未四之三年有賞大國火陽水陰
南北定位又貞勝之道也
人不到見天地之心總謂之迷孔子四十不惑言能不
迷耳

屯小貞吉賁小利有攸往坎求小得遯小利貞睽小事
吉旅小亨巽小亨小過可小事既濟亨小稱名小取
類大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義不專以陽大陰小爲
小也如云復小而辨于物復義自是大不得大則物
不能辨矣
復亨亨以剛反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卦有下動上順之
象動而不順行將无動不成疾動以順行時雖方在
地中或發聲而出或收聲而入无非生機震動生意
流行何疾之有吉凶悔吝俱生乎動有動主无順朋
朋无助順主有妄動將无動不成咎動以順行以動

召順順輔動而不孤動以順而善補何咎之有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人有動易于向前難于却後遇阻多
歧遇順多傾惟天行至健惟自強不息終日乾乾之
君子爲能反復俱以天行復所稱反主惟一剛耳五
柔或以坤黒終迷有一无反如疾尚絅不稱反復或
以用六自晝不來爲七咎且旋生不稱來復初反而
五與俱反无一柔不以剛反爲道是爲反復其道三
四之合二五之合一六原始要終之合无日不七无
日不來而成復是爲七日來復如是者動以順行卽
終日乾乾反復道之天行復道原是乾道故反復來

復皆日天行
迷復不是迷而不復亦不是暫復旋迷迷其爲復如齊
王不忍觳觫之心豈其不復只喚做迷知有牛不知
有羊知有禽獸不知有百姓故曰凶有災眚甚且與
兵搆怨以求大欲无異于以鄒敵楚故曰用行師終
有大敗語之反本發政施仁則謂惛不能進俈欲嘗
試而齊卒不治故曰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是復不知是迷知卽不迷故
不可以仁知之見同于百姓之不知而謂君子之道
鮮

復剛反乾爲木果艮爲果蓏震爲反生剛反以倒體則
艮剛反生以全體則乾剛反生乾動直震動反雷在
地中如乾艮之果下種地中雖若方萌方茅實則至
翕至聚至收至斂精神專一向裏畧无一毫外透故
曰復以自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而後知知而後
不行无貴自知矣復之自知知在幾先不在幾後知
從内精不從外瑩如鑑照物物无遁形猶爲外知復
乃神鑑内朗透裏光明洞燭畧有塵滓不容自昧令
不善沾不得上落不得根何由得行夫是之謂剛反

夫是之謂自知初之所謂不遠復者批
乾三反復道也二反常復彖反復其道蹇大象反身蹇
三來反歸妹三反歸這反非全乾至健與震艮二剛
俱未易幾鄒甯贍曰復亨曰剛反人心之虛屬陽陽
必剛剛爲果决爲直遂不反則神不入神不入滔滔
東注何虛之與有反則專而翕專而翕所謂不遠復
休復敦復獨復與先王之不省方皆剛反義也
復四中行獨復四初正應一線不移中行由地中自有
之動以成順不緣初以能自出頭故爲獨復五自考
亦能不爲初以者自初言一動能以五順行自五順

言曾非分初之動以爲動故能各自出頭不爲動以
上迷反欲以初則反順而成逆矣故凶
復小而辨于物孫思邈曰心爲君君尚恭故曰小詩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初不遠猶言不離戒
謹不覩恐懼不聞須臾不敢離遠便是首得復小之
義
不遠復復本體不遠工夫如初之力量能到須臾不離
復體地分无祇悔如顏子不遷不貳不遷庶幾中節
不貳庶幾无過故不適于悔之途而稱元吉
剝三之失上下復四中行合上下凡來皆朋上之征亦

在其中然自到頭无迷悲故稱獨復
剝上得輿能使下五陰皆爲其民復初不遠更合上五
陰皆爲其朋剝要終上止復原始下動上下所處不
同乃其爲天地之心則一耳
剝固復夬亦姤剝而復之初君子即有修身之思唯恐
其有不善之萌夬而姤之初小人即有躑躅之孚唯
恐其无罅隙之乘復五敦君子所以終爲君子而无
如迷者之不悟姤五隕小人所以卒爲小人而亦无
如角者之不入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
其所就之不同如此

不遠復遠切于願離也違而去之也人所以遠復惟有不
善而不知知而復行其于自知復體便跬步千里顏
子有不善而常知其于不善當下覺當下消不到爲
不善所蔽離去自知復體故曰不遠復若云失之未
遠而復之則已適于悔之途矣安得謂之无祇悔而
元吉乎
不遠復不消論到行不善地頭但有不善便都蔽昧我
不得昏翳我不得常如大明中天寸雲无點常知不
善自无不善連爲善字様也不消論到二以下都以
行證知休與拙反知作僞心勞日拙作德心逸日休

二日用平常並不作僞惟有作德曰休復二休從從
容容地做工夫三頻急急忙忙地做工夫此二與三
之辨四正應初不單是行行必以中且又能自出頭
曰獨復五培養深厚工夫綿密曰敦復初不遠復常
知不善便所知是善所謂明善明此所謂擇中庸而
得一善得此自休至敦總亦不遠工夫但有生熟深
淺不同上于不善不消到全不知只不常知則知之
時少不知之時多斯謂之迷用行師也欲去惡也欲
討罪只知不透徹便行不端的善惡混淆便著數舛
錯故曰終有大敗至于以其國君一步事業更難堪

常知不善之人方始來得乾知大始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復知不善一人定國萬民是若幾遠已迷若迷
終遠如以迷導迷何以正國故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夫能知不善非常知不善尚有復行之患不知不善
不善坑塹與其身相爲終始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其
終也已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是如此
初故蔑而上惟得剝果所以碩上終迷而初无遠復身
所以修
彖繫朋惟坤復二卦坤得喪兩利復惟來非斯人之徒
而他有所與方寸地亦淤塞者耳剝日見天地之心

復猶諺所謂回往心剝有變復惟反此之謂回往心人
有是心能出能入可出可入起震歷乾自巽要坤全
體生生何疾之有人有是心不孤立必有朋已能來
人亦來何咎之有
復剛反此八人方萌之果核六爻便是六樣有事于復
工夫不遠復无祇悔近求諸身須臾不離不適于悔
无之不貞此幾于性安一路故元吉休止息也休復
如果核既已下地一下便定畧无些子震撼移動故
吉頻急也連也頻復連二初爲一體持之以危危以
爲安故无咎中行猶言中路在上下之交則兩岐路

居五陰之中則四叉路行之于可東可西可南可北
之中畧无一迷一直應初曰獨復五叉順體之中人
一已百人十已千必要于成故无悔惟上爲迷原始
无以應初要終遂无定主如木再植其根且傷剝其
眩惑无主遷徙不定故用師不得止是貪兵忿兵並
无義兵也以國君不得止是狥君逢君並不能正君
也至于十年不克征動步便舛舉足便錯盡天一地
十之數滿盤皆虛也復幾方動未動其動甚微故自
昔先王必以動而无動極其閉關爲義而況後人商
旅行羣動作后省方不居方萌芽一折无物能生君

道一反无復主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復上之迷之
謂矣
剝爛復反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行有不得皆反求諸
已幾于復矣而爛義如未入手反義猶屬影響試看
上以厚下安宅象辭下有剝上惟厚下逾剝下逾厚
稍推開稍隔礙出乎厚必入乎薄這便喚做臭惡嘴
臉歪賤骨頭齷齪肚腸須用腐化盡方是爛如顏子
一日克復克是爛字入手復乃反字得力也
復曰朋來豫亦曰朋盍簪剝曰民所載謙亦曰萬民服
復豫之于五陰皆曰朋震剛原始合坤動順二德宜

相取相下宜交修並進謙剝之于五陰皆曰民民則
要終合坤止爲君順爲民自當分剛柔辨上下定民
志然君民一體相須民分良不薄于朋誼也
大凡人從軀殼起念不從天地之心流迸出萌茁出都
喚是迷復
論一歲之運陰陽各分六位七則更生自子至午往爲
姤自午至子來爲復往姤不言來復言之往姤半體
之成來復全體之生文王約月爲日日就月將日遡
月征一月有一月之功一日有一日之功及得身轉
便以日易月无日不來庶幾眞見天地之心耳後人

有云七過三日即當剝日相待亦庶幾七日之復吉
乾所以爲至健惟其能主乎坤坤所以爲至順惟其能
承乎乾動而以順行這至微動幾合至順坤體爲行
置之出入反覆之衝而畧无毫髮可以攻置變移得
眞是動而无動所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只
有這些子宇宙之所以闔闢天地之所以施生亦只
這些子爲關這關容不得商旅馳騖故閉之而不許
行亦容不得后逐向外方做察察之明去故閉之而
不許省閉關與洗心退藏于密同義心密聖人時時
退時時藏復關先王日日至日日閉

人所以迷大關不出兩件一是功利淪人心髓做了千
萬年不起錮疾如以國君等事是一關一是全副精
神明于責人而獨昏于恕己是以求人不勝苛察如
用行師等事是一關這關全然閉塞得便喚做自知
畧有罅縫走透便喚做迷人
復四曰獨即復即獨眞如一夫當關商旅也行不得后
也省方不得精神既是專一工夫畧无滲漏曾思慌
獨義吉亦似從此體貼出
象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而豫居四震帝
所自出太極陽生之所自始天下之動之所自始先

王之所以動而世爲天下道惟此君子愼動惟此人
无坎德无歸處无巽德无入處无震德更无動處出
處七卦皆本先王言後王亦未易承當耳
復不省方篤恭天下平修己安百姓大畏民志不親反
仁不答反敬不治反知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惟省其
在已非方其在人觀省方觀民設教民各有方隨方
爲觀教各有方隨方爲設又別是一省法復不省方
觀省方姤誥四方風散雷動體本不同且觀行于地
姤下于天與復在地中義更別耳
君子以剝爲宅而安止如泰山先王以復爲關而閉塞

如厚地剝宅安天下无不碩之果矣復關閉天下无
終迷之目矣

☷☳
復動以地无妄動以天動以地日有不善動以天曰其
匪正義理无窮工夫无窮從此悟入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司馬公將至獨樂園危坐讀書
堂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
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
詩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
軀
雷之發聲衆物皆應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耕穫菑畬不是仍有妄種未消只如爲善得福便是耕

穫便是菑畬了但爲善禍福一聽之天福亦不喜禍
亦不懼何耕穫菑畬之有是爲无妄之正
或解无妄之三行人得牛指上邑人之災指初上曰行
有眚无攸利未見其爲得牛初曰无妄往吉往則未
見其爲邑人吉又未見其有災其于上下文俱似不
一顧也
趙氏曰知易莫如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全是无妄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易言天命无不正其匪正有眚
人以病目視之若有匪正是匪正生于有眚人之爲
耳天命曾何不正之有如无妄之災而无牛无妄之

疾而藥斯謂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素問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巳也无妄之疾

勿藥有喜吉矣

惠廸未必吉而反凶作善未必祥而反殃皆无妄之災

之疾若從逆未必凶而反吉作不善未必殃而反祥

此乃小人僥倖之爲原不在正命中數算君子不道

不耕穫透過功利關行人得牛透過災禍關勿藥有喜

透過生死關初往吉三關俱不待言象故明得志

不耕穫象曰未富章本清曰未嘗有欲富之心也以未

富而往以柔中往應剛中何往不利陰爻中虛即未

富之象

吳草廬解无妄之疾曰九五剛健中正可謂无妄矣而

下有應故曰疾疾者以外物之應能爲內心之病也

夫聖人明言剛中而應大亨以正矣而可反以應爲

疾乎

无妄天之命若无妄之疾无妄之災而稍可以弗順是

天又有妄命矣豈所以爲天哉

无妄之藥不可試邵子詩有命更危亦不死无命極醫

亦无效惟將以命聽于天此外誰能閑計較又詩請

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當門定脚是爲勿

藥之喜初非謂勿藥自愈而有喜

三曰无妄之災五曰无妄之疾動而自止健弗爲應便

象災健而發止動弗爲應便象疾故三明言止爲災

而動爲得五之勿藥有喜則巳在止外而與正動自

應也

无妄之藥或曰醫之用參朮也積痼之人不能效也有

良醫焉擇其藥之偏而有毒者攻之而於病也霍然

矣夫用違其癥即參朮亦有病而誠當其時即偏毒

之藥皆盧扁所藉手也兹亦所謂无妄之藥不可試

之一端

艮之畜乾大以正之君子之用心巽之畜乾制之而已
終不脫小人之體質此所以有大小之辨
小畜之初自復大畜之初利已于勇于受人之中而哲
知人之鑒毫髮不爽此所以爲君子
利有攸往上合志初遇四自巳二遇五自說四五皆非
初二合志之人也君子小人之辨其分明如此其嚴
如此世有以君子自命而不免上合小人以利往玆
其所以卒于失身而莫救以死乎
陸績認豶豕之牙爲豕牙亦遂以童牛之牿當作豶犢

角繭栗非傷人者其穿鑿不倫一至此
後世上臣有能以其身爲畜上之天衢凡登進皆剛健
之賢无賢不爲登進之四通八達惟賢人利往如是
而道不大行者无之童牛之牿豶豕之牙自古以養
道善成天下之賢只有此二局卽爲童牛而无牿卽
爲豶豕而无牙恐不免仍有所忮懻娼嫉觸嚙而傷
之者在小畜之上止于雨處大畜之上究于大行此
卦體剛柔大小之辨

頤主上成之者初上初兩剛卽口實之義象
山下有雷頤下頤如雷欲動上頤常如一座山壓止其
上更開口不得言語有不愼飮食有不節者无之
頤三民也卽賢非上所養矧其拂貞不得爲賢我　高
皇帝與儒臣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
治則國无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
補于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然則靈龜者
固自求之靈明亦知人之哲鑒也舍靈龜无以知初
矣惡能養初以及萬民哉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

凶
言語不愼以口而生罪過飮食不節以口而生疾病
雷聲于震蟄于乾坎艮艮東北冬而未春之交也山下
有雷陽氣之緘藏者方密故爲愼爲節而爲頤若如
冬雷動成災沴矣夫豈得爲頤乎

䷛

大過棟橈棟以三四爲象三上應爻上以弱三剛无所
于寄四初應爻初以弱四剛无所于附象橈獨立遯
世或曰上一柔在四剛之上獨立之象初一柔在四
剛之下遯世之象或曰四剛自固于中上不能乘初
不能消之象

觀大過大壯二象便知大當有以載乎小亦當有以下
乎小

大過取象于枯楊或曰楊性勁直堪爲屋材寧折終不
曲撓若榆性則懦軟久无不曲

大過之二以巽體生體老爲夫大過之五以兌體殺體
老爲婦老婦種子是殺根得其士夫士少壯之稱君
子可媚以君子爲夫小人可媚又以小人爲夫茲孔
孟之所謂閹然媚世之鄉原深惡而痛絕之者

四剛二柔之卦共十五宜皆大過而惟澤風爲大過四
柔二剛之卦共十五宜皆小過而惟雷山爲小過大
過四剛居中而居外者名中孚小過四柔居外而居
中者名頤二剛原始要終足以育養四柔爲頤居中
則失位不中故就小言過二柔居中以從剛大爲孚
其原始要終亦以中四剛爲主故就大言過聖人剛
柔之辨其嚴如此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過之時
大矣哉大過之事便是大事若小事將不成其大矣

學齋云大過本末弱也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
于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
上而枝葉向榮故爲末大過巽下兌上四陽畫積于
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

易筌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可生故二五皆以枯楊爲象

習坎見其爲原泉爲流水水不流喚做死水鳥不飛喚
做死鳥人不習亦俱喚做死人人自不省耳
鳥數飛爲習便見不可已亦政自已不得此六十四卦
外又文王一字之易而魯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
俱此
地險山川丘陵唐張裔山川心地内一念卽千重
麗以中爲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故曰黄離元吉得中
道坎曰水流而不盈水須上下通流故初入窞卽不
流旣曰失道上有係與寘卽不流亦曰失道

坎二求小得陷不在大失嘗在小如之何勿求
坎二曰未出中未濟小狐汔濟亦曰未出中二剛中不
爲險中猶凜凜惟危若未出于險中然坎五則中而
位乎天位矣不盈以科則當盈以流水之體則原不
可盈祗平原來是平而要于平虞廷所謂道心所謂
中不過不盈祗平而已彖曰中未大亦殊是大不得
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二求小五未大總是乾體自強
不息一脉坎中未大要于乾震主未光要于艮此通
八爲一脉絡
坎大象曰常德行爻曰祗旣平不常不平便无[illegible]非險

先天不待習後天必有習重卦皆後天文王于坎獨加
一習坎天一所生之始惟坎爲陷故惟坎名習也坤
二言不習何曰直方大坤二之動動與天合何必習
何待習坤二變坎動而成陷何能不習何可不習水
流相仍而來不已曰習坎鳥數飛爲習人服行所傳
之業熟復不已爲習惟坎自有習象惟坎亦自不能
无習功如旣爲鳥不飛不得不數飛不得
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與洊雷隨風兼山麗澤名卦
之義已別至于稱健不稱乾言明不言火坎上獨加
習尤俱有意義

習坎有孚剛中實孚象也然有无孚者矣无孚便喚做
小人行險僥倖如初之入三之枕上之係與寘有孚
便喚做君子居易俟命如二之有得五之旣平四之
自牖孚乃脉絡聯屬通貫故維而心亨行而有尚无
孚非斷流卽絶港維于何有行俱不得
統八純卦而言惟坎名習以下陷就坎六爻而言惟初
名習以下之又下陷之又陷
坎有險天險地險王公守國之險俱有之于二求小得
泉竇只涓涓涓不已流爲江河故得象明未出中
卽險中卽剛中旣小得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

後爲流水也
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性習之分亦先後天之判也習曰
相遠得則天險不可升失則入于坎窞是以君子必
慎其所習
離四雖剛爻是一團浮燥紛擾陰火用事坎四雖柔爻
是一泓收斂寧靜陽水用事所以吉凶霄壤不同
坎五猶象不盈四柔之科坎未易孚也凡人心術隱微
中只另有絲毫險意未化科終不盈盈科則成章矣
斐然成章聖人以爲吾黨不成章非吾黨矣祗既平
一瀉千里一碧萬頃是海二五剛中是淵四柔是未

易盈之科
下盈祗平許氏曰人行到憂患處如水流得滿然後行
過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如舜事瞽瞍到底豫時
是坑坎纔滿然後流得出
習從羽從白羽水音白水色是爲卽坎卽習以羽白言
无習功亦便无坎德如鳥去雨羽如何飛得動如没
溺污濁泥中過活何時有潔白日子
坎上加一習習卽坎故以坎名習坎卽習故以習名坎
晉論言學習言傳習言性習孔子之言習猶文王之
言習也坎陷也習亦陷也習于善王陷者也習于不
善爲陷者也謂習坎爲習于坎猶二之
坎陷也以陷象言四柔陷二剛者也二剛陷于四柔之
中者也以陷義言四柔爲陷者也二剛主陷者也四
柔爲陷如層城重壘如金城鐵壘二剛主陷如摧鋒
陷陣深入城壘之中掃蕩廓清城无留堅壘无留固
大凡形生以後理墮氣質之中人有如是之陷象人
有如是之陷義故坎言心俗言心坎又言人心險于
山川皆此
坎五祗平萬以忠曰平字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
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泠萬古常寂堯舜
添不得絲毫桀紂減不得絲毫按祗平乾象所謂雲

行雨施天下平亦此
坎有險惟危求小得惟微四納約惟不自侈而後能自
牖五不盈亦不自大而後能祗平皆求小之義若坎
窞之入旣異于求小而徽纆之係更異于納約象皆
謂之失道以微非其微則危乃益危耳
牖曰自牖便知坎窞之入坎中又有一窞以自爲陷阱
與徽纆之係叢棘之寘皆人之自入自係自寘可知
坎不盈惟不盈方无滿足而能祗方无汎溢而始平離
初敬坎五祗皆戒慎恐懼之性體爲之發越流行者

敬言于離初火性速而上戒于方焚之始祇言于坎
五水性緩而下尚于洊至之中也

坤爲牛又爲子母牛離之畜牝牛坤之子母牛也聞馬
駒于母上旬生前母行中旬生中半母行下旬生後
母行惟牛駒直是後母而行一步不離稍離輒呼母
是爲子母牛離性炎上已難遏抑得下以離重離明
不相借更多自作聰明之弊今以重離之明而畜養
得重坤之順如詩所謂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安得不吉二黃離以有天下如明王以
有國如明公得其中極其順明不觸物已如母牛五
繼之只須以後順爲道一毫聰明不用作凡一政一

事之間雖无失墜常恐失墜更如子牛于母一步遠
離輒有呼號五沱涕戚嗟而象謂之離王公政如此
夫是之謂重明麗正夫是之謂繼明照四方而獨以
大人稱
離麗也如人之目暗室黑夜俱无見欲有見須日月出
不然須有火光
全體乾道然後做得坎之學問全體坤道然後做得離
之學問坎行有尚尚天行之健也離畜牝牛畜承天
之順也
凡人目終日覗他人故心亦逐外走心終日按他事故

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故語亦頗通于離
畜牝牛黃離元吉易旨
離麗也兩相麗爲離父子麗无不親矣君臣麗无不義
矣夫婦麗无不別矣長幼麗无不序矣朋友麗无不
信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中實于人爲誠天誠爲誠也誠
著于心非有險而以危動爲險故坎爲陷離中虚于
人爲明天明爲明也明生于心非有體而以麗物爲
體故離爲麗
離初言敬卽堯之所謂欽明離四言突卽朱之所謂啓

明章本清曰欽明明曰欽而日見其不足啓明明日
開而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聖日有餘者狂
離性炎上昃乃下墜故曰匪醜而以獲爲正突乃上欻
許勿切 故目爲首而以折爲正
繼之者善一陰一陽緝續不斷爲繼大象于離明言繼
卦不重善將不繼以明見例耳
離五沱涕戚嗟只是原初一敬字
黃離元吉注離南方之卦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
之子胎于有明德能附麗于其父之道順成其業故
吉然添土爲子頗似蛇足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
輩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
說不一又曰世間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
今按離四之突焚死棄蓋所謂墮在火坑中與發狂
者
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禮器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缶壺與甒之類也
坎四用缶離三鼓缶缶之用百姓日用之用缶之鼓鼓
之舞之之鼓愈平常愈切至王文成公詩不離日用
尋常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日昃之離年已過中乃道明德立充然有得爲鼓缶而
歌之時不鼓缶而歌卽長年大老語云谿壑易塡人
心難滿蓋所謂凝擬老盜蹠壽耳
用缶納約險自无枕陷亦幾乎鼓缶而歌麗不失正矣
亦可久
坎陷全以剛健坎之三四與剛健反矣離麗全以柔順
離之三四與柔順反矣然坎三止勿用坎四終无咎
離三已不可久離四至无所容此中爻雜物撰德是
非之辨也
離四焚死棄五沱涕戚嗟上折首獲醜離之所貴者牝

牛之畜耳曾以用明爲明哉
章本清曰履錯之敬舉足之初一有急遁之心必至于
錯惟敬則心有所主而明生此君子謹始之心明善
之道也
凡人目如有突向外爆得火出決不是善類側視邪視
亦匪正人俗恒以青目望人時處青觸目皆怵惕惻
隱流形欲无離五之沱涕戚嗟不可得已
日麗天日日有昃凡人于日用彝倫不以正麗皆昃之離
也
欲識性情之正只鼓缶而歌一語可盡

至誠坎乎人合天下之實爲實至聖離亨人合天下之虛爲
虛聖賢言學必並問學固不專在己問尤必藉于人
水性常患緩弱故坎三忌枕火性常患燥烈故離四戒
突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兌之彖曰剛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說以先民說以犯難巽初兌上雖主爻而
君民之分截然不易固如此至于離以麗爲義離彖
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離上曰王用出
征剛爻爲君之義未常不儼然在也

離上正邦晉上伐邑上正其爲離使五從中有正麗四
不期正而自无不正矣坎上爻多爲五險離上爻多
爲五用此陷麗之別
孔子以大哉贊堯分明是乾元史以欽明文思克明峻
德贊堯分明是重離易之首出庶物乾也大明終始
離也
離二五大明中天大中至正之明也三東不宜昃而昃
四西不宜突而突與中正之麗俱反故必有上之征
折首獲醜而後一邦成正麗之化
突焚死棄俱強陽觸物之病知如此是病便知不如此

是藥離四剛明只指其病便當自醒故不設吉凶定
占
坎五祇平惟水爲天下至平既平盡平也亦適得坎體
之常而已稍不平无非波浪離五出涕戚嗟涕目淯
戚心動嗟口中喑啞天下有不明而生之明天下有
不照而普之照全是一腔並生之意故觸之而目必
涕心必戚口必嗟明如是方謂之離明照如是方謂
之離照不然其有明照皆驕陽烈日之爲耳惡乎戚
其爲王公之離哉
離初錯然明以闇爲章初以素爲履錯然便是咎了至

于旲則不中突則觸且惡故上折在突而獲不止共
匪其醜旲固戾于二中錯亦不與黃類也
凡人觸物之明察淵之見不中不正之知解過剛過銳
爲強爲猛皆離四之所謂突在黃離中俱容不得焚
死棄卽病卽藥千煆百煉銷容到盡如剩云爛然亦
離四剛克能事象所謂牝牛之畜者此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大首北夷匪南不得也離上折
首首已正南戒不得突耳突如其來說文突不順子
也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也
離四突。生于來。五。重二之柔爲柔繼二之明爲明。麗二

之中正爲中正者也。五重二而來四。四以剛心銳氣。
左右其來爲突。二。黃離。如之何其可容。焚死棄皆危
凶醒四之辭。
毋旲而過中毋突而失正皆麗明與繼明者之所有事
缶古之土音史記相如請秦王擊缶是也不可直以爲
秦聲鼓缶而歌庸言庸行魚躍鳶飛天下至剛極明
之學問曾何以過是卽得顏子之年而泰然其无遺
憾況其爲大耋乎故君子有志于重明繼明无論日
出之光與日中之暘卽日旲之離與炳燭之明未嘗
无可久之道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所謂一

念萬年皆鼓缶之歌皆久道也
震、坎艮皆乾道皆自爲主巽離兌皆坤道皆要從乾又
震坎艮皆以緯地皆以轉坤巽離兌皆以經天皆以
旋乾又經天緯地惟坎離爲中正惟坎離爲全體
陽實陰虛坎實離虛分截爲兩不得有陽之實是以成
陰之虛有坎之中實是以成離之中虛如離爲目其
瞳子一點坎精爲之也程子曰有主于內則虛是裏
面潔淨明瑩无昏雜如人家主人在內雜亂人不入
故虛異端言虛只是空屋无人矣胡敬齋曰儒者敬
以治心其心體湛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在家便能整

治家事是箇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
至于空虛是无主人矣又有只繫制其心使之存者
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如人家只得騃主人不會理
家事然則不本陽實而言陰虛不本坎實而言離虛
者亦所謂闚其戶閴其无人之虛而已矣
凡離中爻俱有虛中守順之義而以有爲俟之兩剛爻
凡坎中爻俱有執中行健之義而兩柔爻承其下者
能爲之用乘其上者多不能爲之用是以多凶
坤初履霜離初履錯俱從脚跟發仞匪霜不堅孰爲厚
載匪履无文何以化成

離者陰麗必醜巽兌坎者陽陷必合震艮此即貞一至
理
日之必昃此天道日何病于昃日昃之離祗以麗不中
正爲象耳然則三四亦得爲中正之麗乎曰以中爻
論三四皆有中義上爲正之三无患昃四无患突一
邪皆得正一邪皆化成矣
葛以忠曰心火也性本燥動形生後不知多少薪槱蘊
積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思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
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爭定水旦
夕澆浸之庶轉濁瀞爲清涼化強陽爲和粹故大學

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意大易艮背之旨洗心
之密皆先此爲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
然即見高論微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巳間恐增
薪槱耳未必牛山之雨露也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
天源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沈心默收中和位
育之效于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盡是資
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形以後活計也非至精至
一無以與此按此水一竅即五之沱若之涕是
或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灼便詫爲神奇事要推人異流
去不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此便是吾聖人之
所謂入水不濡也離利貞亨畜牝牛吉此便是吾聖
人之所謂入火不灼也一濡无不入坎窞矣一灼无
不突焚死棄矣
離三大耋之嗟馬丘甫歸山操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
死兮猶貪痴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

䷞

聖人以窮神知化繫于咸止而說咸也自震動而要于艮止爲能全體乾道自巽入而要于兌說爲能全體坤道故以止說之咸體明聖人盛德之極致與大明終始之分量爲合一

問感人不動何如錢洪甫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正文王名卦曰咸取其无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咸感也非以感釋咸惟无心于感然後物來无所不應

无所不徧乃所以爲感也舒氏曰感謂虛而通邵氏曰雷風氣也故曰相與山澤形也而其間相通者亦氣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

君子以虛受人書无逸篇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古人聞小人怨詈之言不止不怒而且自修恭德矧其爲君子忠讜直諒之言乎故上滕口說聖人不繫以凶咎爲君子虛无不受口說亦在所不棄也

徐氏曰人心惟至虛故至靈若著一物便窒而不能應又曰聖人之心未嘗有物以爲之蔽故其體常虛今

按山澤象虛艮少男兌少女艮內體兌外體所謂孩提赤子之心虛體尤可見也咸反損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亦以從幼虛體未失故能懲能窒

山以虛能受澤心以虛能受人山所謂虛以篤實艮止實所以爲虛也朱子曰今人大抵偪塞滿胸有許多伎倆如何便得他虛此則實非其實故虛非其虛耳

獨遠實當位實合坎艮言實尚有實中以爲實合離巽言實剛健篤實合乾艮言實自求口實合震艮言實虛受人合澤山言虛亦其實而能虛者耳

咸止主感說主應外有說而內无止便喚做感害

凡一切善言滲得入方爲咸之虛受王子植曰人必有所不受而後能受咸下體艮艮體篤實光明其于種種世味自然一切不受不受乃虛咸之以虛受人者此

虛是立人道之首事不虛咸道于是爲絕无以受一人感一人而況天下

山居地下爲謙山居澤下爲咸虛凡謙必虛凡虛亦謙自高自滿之人无有不日就于汚下淪胥顛溺而不自知者

咸四貞天下只有一個感應止貞感說貞應貞感常止

不論應之可否而遷轉爲隨貞應常説不論感之可
否而憧憧不定
咸四貞吉貞三以止如女從男近而相得可貞恒三不
恒其德迫四以動如婦持夫近不相得故吝
恒初浚入人之深心咸上頰舌説人之苦口特艮震二
主无爲要終原始皆不足以當之耳
咸初拇二腓俱非止之主止主在三以中爻雜物撰德
論易失其止且在下體故于身但爲股惟四居乾君
之中可稱心位爲一身感應之主三在四下既爲股
五在四上亦止爲脢上則口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乾

爲君心者天君朋聯合乾三爻爲言心官惟思四以
思脊首出爲貞以雜撰于少男少女中若其未免有
童心便不貞便爲憧憧憧憧如兒女昵昵娓娓惟初
是思由是五惟二思三惟上思一切往來皆相率而
爲憧憧之思四貞是爲思不出位由是三五皆從爾
四之思便合乾三爻而皆貞爲君主又安有不光大
憧憧便私小從爾思便光大也以卦言止而説男下
女以爻言剛宜主柔不得役役于柔是咸四之所謂
貞耳
蹇朋來以大蹇在五復朋來以剛反在初解朋至以解

拇在四豫朋盍以勿疑在四咸朋從亦以貞思在四
咸主有定故朋爲輔佐如天主有定則日月寒暑之
往來便无一而非其神化之妙用故繫辭極發同歸
致一之義
或曰乾九二无學問寛仁之義咸九四无歲時代謝之
義聖人不過借易以明理初不拘于説易也不知此
正不可移掇得若移在他爻他卦説便全无意義
朱子答門人胡伯量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
无无事底時節要无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著應
他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

死矣近多以此爲志末註脚朱子又曰定性者存養
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
謂貞也夫豈急于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以惡
外物爲心而求照于无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
燭理愈昧盍以憧憧而不自知耳夫内外兩忘非忘
也一循于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
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象之所謂未感害者
此
憧憧往來曰未光大貞則天爲徒憧憧則人爲偶此天
人之别

聖人論二氣之感應唯咸于恒止曰剛柔相應于師臨
无妄萃升止曰剛中而應于小畜曰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又必曰剛中而志行于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
而上下應之又必曰應乎天而時行蓋以應徵感而
感以主應欲人詳觀于應而致慎于感有如此
上天下澤履上火下澤睽履分上下不得少混宜辨睽
分上下不得苟同宜異至于澤上有雷歸妹澤上有
風中孚澤上有水節澤上有地臨皆主澤而言上有
澤上于天夬澤上于地萃皆主澤而言上于澤中有
火革澤中有雷隨皆主澤而言中有澤滅木大過澤

无木困亦主澤而言滅言无惟山上有澤咸山下有
澤損皆主山而不主澤咸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損天
地絪縕萬物化醇雖二氣交相應與男女尊卑大義
儼然常在終不失正與天澤火澤上下之辨同
咸拇從脚指發端當无不點地之患咸輔從面上徵應
夫寧病徒口之多故皆不著吉凶之占止主感不宜
後故以咸腓爲凶說主應不宜先故以咸脢爲无悔
彖言志末木上曰末如子于父如臣于君如婦于夫
本末昭然有辨二宜居而居五宜末而末亦皆咸貞
之義

咸上頰舌曰騰口說或曰騰卽傳播之義天下固有不
容不口不容不說者所謂播告之修也亦是感應正
理但專恃口說則不可耳
艮背卽不愧屋漏之止咸脢卽不言而信之說陸佃曰
脢在口下心上卽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旁注
云脢居喉中動而迎飲食以嚥扆是兌爲口舌能言
說脢則不言而亦若能作聲者故以爲象
腓聯股足旣下又後人所易失故凶然能知天下不可
上而故下之又知天下不可先而迎後之如有定居
豈不吉脢聯心口居四上之中職喉舌之司而以不

言爲感故自无失而致悔
謙山在地中咸山在澤下拇腓股皆以高山而居澤下
亦如謙之山在地中殊不自有其高故謙則萬民服
而咸則天下和平惟和其在已而後天下无不和惟
平其在已而後天下无不平
君子反身而誠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百體中但舉其一
體從拇而下自舌而上无不與天下感應相與无有
不通天下之故咸艮皆以身取象以天下原是一身
耳

☰☷
咸以止爲内主止三爻皆當下說三爻說三爻皆當應
止三爻匪止是主而說是主皆凶恒以動爲外主巽
三爻皆當順動三爻動三爻皆當制巽三爻匪動是
主而巽是主皆凶聖人示人剛柔男女内外之辨嚴
矣
恒外震内巽任其外之震動而内常自巽順此所以爲
德之固此所以爲一德
青人太甚其情又睽恒初之浚之凶以此
咸四恒三皆撰乾中爻咸四可望其貞四合三五爲乾

上視決之象下視遯之象一柔上決二柔下遯三止
正感四說正應故貞恒三无望其恒三合四二爲乾
下視姤之象上視壯之象一柔下姤二柔上壯四動
旣喙二巽復躁故不恒
恒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三上應爻不恒其德
猶言不常其巽于上无所入于上无所助也上以震
體要終或從而承順之三唯與唯三諾與諾如此收
成何名男子故足羞或承之萬一承之便足羞以見
男之不可不制義而惟婦是從是承也
下經貴兌巽咸宜貞止或從說以動恒宜貞動或從巽
以入便皆凶
恒四田无禽憂患則生安樂則死此生民日用之恒道
四震主恐懼修省即其四時講武之田事也无禽出
乎憂患入乎安樂所恒者皆死地耳故特明之曰非
其位
咸從上視下五爻有遯之象恒從初視上五爻有大壯
之象故咸恒後即受之以遯大壯咸上頰舌聒二居
之不克中恒初浚恒憎四動之非其位下經陰有兌
巽爲主之意艮不要終而兌終之震不原始而巽始
之故咸恒遂若无完爻也

振恒。說振矜之振。原通。巽而動。恆。五動唯巽。巽愞從婦。
唯婦言是聽之紂也。上動不巽。柔危是逞。又婦言不
聽之濠耳。
恒四田无禽。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
龍。下射彼。使无驚吾馬。三命。鄭龍不對。簡子怒。龍曰。
昔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爲踐土之盟。不戮一人。今吾
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
子楸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无從乎。還車輟田。
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又梁君出獵。事人
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四以初浚或不克

受其无禽也宜矣

恒内體巽宜巽順入伏于内却雜乾撰健只管要向外行去便不恒外震體宜利用大作于外却雜兌撰毀只管要退縮回來便大无功

乾彖曰各正性命性命合言訟四即命師二錫命師上有命泰上告命否四有命大有大象順天休命臨二未順命无妄彖大亨以正天之命姤大象施命姤五志不舍命萃彖順天命困大象致命革四改命鼎大象凝命旅五譽命巽彖象申命單言命命似可隨時隨事致力不及性性未易言性命合一更未易言也

至于性情亦惟乾之利貞合言之餘于咸恒萃止以情言矣

易筌雷風相與雷動則風發未嘗相離故曰恒若言交助其勢則爲益矣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爲豫矣巽入而在内震出而在外各居其所故曰立不易方

咸恒與損益相反咸秋冬之氣陰乏之體故以虚受人恒春夏之氣陽饒之體故立不易方

䷠

遯剛當位而應陰生至二與五爲應五便立脚不住了故與時行而遯

遯以隱然違去爲義易傳曰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大遯于朝小遯于野舜遯共驩不于歷山且遯管蔡不于曲阜孔子與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亦剛遯之意

遯初爲尾蜂蠆之尾也謝氏曰獸馴則尾帖猛則尾奮初居剛有恃強必進前害四剛之象故爲尾易筌初與二非遯者驅陽以遯者也往而迫陽聖人所惡故戒以勿往

遯上以成三遯爲肥

天下有山從山看天天在山頂登上山一步天高一步愈上愈高迥不相及從天視山以上覆下不惡乎下以大包小不惡乎小此象所謂遠與不惡之一義薛文清公曰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即絕口不言則小人无所鬧以發其怒絕口不言天下之山也此又象所謂嚴之一義

小人亦極欲羅網天下之賢人君子以爲己用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以此只君子斷不爲其所網而

用一爲其用无有不失足耳
夬初壯于前趾四其應爻姤上姤其角三其應爻夬四
亦名君子而將爲喜于鬬狠之羊者也姤三亦名君
子而將爲方孚蹢躅之豕者也至于壯初征而曰其
孚窮惟恐亦成四藩遯上肥而曰无所疑幸其遠于
三僭聖人于陽剛之類雖與其爲君子而常恐或墜
爲小人其成人美而不成人惡固如此
肥遯无不利。白居易感興。魚能深入寧憂釣。鳥解高飛
豈觸羅。朱子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
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黄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

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
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
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君子以遠小人或曰如不仁者遠矣之遠不惡而嚴不
止嚴毅嚴威良是嚴敬嚴憚此君子之天包度量山
立根基盡人而欲使之去其爲小人歸其爲君子盡
人而欲貽之以安爻故言好言嘉與肥此又象所謂
遠與嚴之一義

䷡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懼有非禮逢天震怒
大壯之初以征凶豫初以鳴凶皆不能不爲雷所震動
也震雷轟天而天不爲動是爲大壯之貞震雷奮地
而地不爲動是爲豫石之介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君子小人不相爲用者也大壯利
貞壯之所利者貞尤不可假小人以爲用者也有如
三以上爲應爻或假之事權俾得以用其壯則君子
遂入小人之罔无有不反爲小人所用了眞如羊頭
仲在籬甲裡欲進不得欲退不得君子小人滚做一

團聖人示君子貞厲之戒如此
三指上曰藩上指三亦曰藩俱以兌象四貞爲震不爲
兌便是藩決不羸之象
小人之小人易辨君子之小人難辨小人之小人如夬
上之柔說如姤初之柔巽皆小人中之小人也君子
之小人如壯五上皆以剛動儘奮發有爲如遯初二
皆以剛止儘鎮靜无擾皆君子中之小人也
壯三卽遯四反體遯曰君子好遯小人否惜小人之詞
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罔危君子之詞三曰羝羊觸藩
三爲羊而上爲藩上曰羝羊觸藩上爲羊而三爲藩

四曰藩決不羸謂四藩而初亦羊可五曰喪羊于易謂五亦指二爲羊可。朱子曰卦體似兑俱有羊象大壯之爻爲遯遯體似巽壯而旹爲羝羊之觸便失其貞遯而執用黄牛之革便无不亨皆實象實義

☷☲

易中言公侯屯豫解益小過皆屬震唯晉侯屬坤大有公屬乾其言君言王言帝言大君言國君言天子則諸卦皆備

晉自昭明夷用晦以出地之明自昭以入地之晦涖衆彼有明于察人而闇于反己其何以爲君子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初堅冰豫二介石剝三剝之晉三衆允之都所謂動剛要爲人所轄都不得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茲藉草之名二坤順中正原藉合三爻以成順亦藉合三爻以受福有不徒介諸一己

而已者晉名進上所進惟順麗三爻下所進合同順三爻故侯以康名爲安爲樂爲和爲五達之道諸義俱備

離上出征曰王用四突之侵迫者重明之五故本五命而特繫之王繫之征晉上伐邑曰維用四厖之推抑者衆康侯之進故本衆心而共謂之維謂之伐王用征折首獲醜正以天下維用伐罪止邑之爲厖者離上唯明成寅奉曰出晉上唯國是總持曰維始无上爾无以枕方乎之羸豕晉无上爾无以清己進之祉慰君子皆出于不得已而然故始上爲吝无咎而晉

上離厲爲吉也

䷣

明君在上下以坤順麗其明爲康侯之用明夷明侯在下上以坤順晦其明爲箕子之貞文王箕子從後覗之有商周之異自當時覗之一體商之臣子耳

北宮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于是懼而歸之史乃謂閎夭之徒求有莘之美女以獻紂謬甚此必齊東野人因范蠡進西施事而附會之耳不然聖人象易何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地澤知臨地天歸妹地水任帥地山利侵伐地雷敦復地風升階惟地火爲夷明乃知君如惡直臣如嫉正未有不爲亾紂之續而甘心與惡來飛廉同其誅滅者

明夷夷于左股坤三爻乘于三上上三應爻夷三左之爲二股也左股夷二不能行二无所麗故爲明夷

箕子之明夷利貞自靜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箕子以決不可去爲正也

主人有言二言不可疾貞二不可正文明柔順以蒙大難事

明夷上六初登于天或曰上在出震之上之象後人于地則下有坎陷之象龜山先生曰三仁未去紂非獨

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四逖五奴坤順全體毀裂止存上一爻有獨夫之象當曰命絕則爲獨夫是入地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群龍未嘗无首未嘗不貴首出只不可有首見但見无首非无首也旣上濡其首厲非首之患患濡也離上折首天德不可爲首離亦不可爲首也明夷之三得其大首離上出征則患有首明夷之三南狩又貴得其大首也比上比之无首凶比亦貴有首也明夷言大首與晉言大明相發明出地曰大明明入地但曰大首明方在晦之義

䷤

家人利女貞王應麟曰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爲極致

風自火出家人自火出之風解慍阜財長養萬物自南入風以南爲景祥之也人非此无家故爲家人益自東中孚自西渙自北家人益之風宜順遡中孚渙之風宜逆求不然死无緩无地匪涸流廟无立是水皆堅水

富家大吉象曰順在位順詞義理也陸子曰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相富等崇愷而人无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緵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

天與火同人人雖同一天若不與之火黑窣窣地各不相見惡乎同風自火出家人人非火不生活火便如人之有家有如止作飄風不自火出不有烹飪于何生養亂逢蓬地于何歸宿名爲人皆飄流蕩析而无家者耳故風惟自火出一噓一拂一生一養一言一動必南面必嚮明出有自入有歸不愧于人豈曰无家有家爲歸豈不成人故爲家人倒爲鼎享上帝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總是家成其爲家人成其爲人

亦无二義。諺亦每言門風家風。如可風。定自明出。家成箇家。人成箇人。如不可風。定自暗出。家不成箇家人不成箇人。

女史箴戊恭中饋謂祭祀飲食之務

易筌九三重剛无嘻笑理如禮嘻其甚矣之嘻謂爲歎

意言九三之剛使家人嗃嗃雖厲而吉又甚焉使婦子不能容而歎斯不免于吝矣亦肯

☲☱

上三卦中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以威天下二義

聖人思患預防其憂天下後世无所不至固如此

楊誠齋謂見惡人如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子與南子

寔與讓夫豈合德之爻相睽而惡之人乎

君臣朋友原睽能相成下以說麗上上以明應下便是

合睽也

遇主于巷睽二剛說得中三之五撰坎象巷主在巷原

欲下求二有遇豈其枉巳象故特明未失道

凡君臣朋友性格不同如上火下澤志趨不同如二女

同居皆睽之義爻言惡言疑乃其甚者儒行同弗與

異弗非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巳非其所可非不必

異乎巳君子以同而異似之

古以孤設官孤鶩无朋睽四上之孤以剛明獨立于成

物之表孤所宜孤无孤不成其爲睽无遇亦不成其

爲孤

同人于宗吝厥宗噬膚往何咎鄧氏曰同人之時開以

畛域之塗是離析之萌也睽之時獨存維繫之誼則

洽比之餼羊也

睽三无初有終睽上往遇雨則吉史記曹參初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无所變更一遵用何法龜山先生曰二人者苟无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念則排陷紛更將无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弗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楊誠齋曰下卦初爲弧二爲弦而相附者也上卦上之弦不附于四之弧者也五與三乃二矢象鑿甚且只說張弧說弧何曾說有弦无弦有矢无矢但從上視三先看是坎有張弧之象後知說體遂有說弧之象耳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民吏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輙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或爭徭役優重者使之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者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此亦威天下之利之一義

睽上載鬼一車坎爲狐狐執心不定妖獸鬼所乘也

震翻身止于艮陽全體也巽翻身止于兌陰半體也蠱曰終則有始震始而艮終蠱終于艮翻身卽爲震也巽五曰无初有終无初巽非震之初也有終兌要巽之終也睽三曰无初有終无初柔三不可爲初也有終剛上爲能要終也

睽上載鬼一車旣三未四皆曰伐鬼方火以水滅出明入幽出入入鬼矣睽遇雨旣克之柰有賞這兩足方站得住不上鬼車不墮鬼方去

遇雨之吉群疑亡趙氏曰天下惟疑根最難破疑者事之賊也吾蓄疑將復啓天下之疑舉天下成疑境而

天下事不知所終矣遲之悔往之吝毋從疑處諄諄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

屯初居貞蹇二來反亦一義屯初須四爲求蹇三須四爲連如不待其招而往未有不失巳者

屯五動乎險中之君二貞不字蹇五止乎險中之君二爲蹇蹇匪躬屯動主方居于初二宜合初居貞蹇止主巳進于三二宜隨三上進且天下事理動以止貞止以動善无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无事時鎮靜類如此

蹇諸爻四言往來蹇足艱不能行進之義往來不窮謂之通言往來則便不窮而通又須從往蹇中來初方

譽三方反四方連上方碩譽反連碩皆所謂西南之利若不自往蹇中來无不立有東北之窮蓋止不徒止以往爲止素險難行乎險難无入不得故无往不利不則以止爲止畏險避難于何不至究竟險難終不可侍免眞是一死殺窮底道路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屯險中有動原始蹇險中有止要終人一日无屯便不生无望貞一日无蹇便要名辱便多不克轉頭將无妄不與人折開或有一得非土凶即培塿與反連碩四字无望奏手

坤利西南自北而西南蹇解利西南自西而北自北而西南坤利西南得朋蹇曰朋來解曰朋至得義同坤利東北喪朋蹇則不利東北解則又有來復之吉喪義異云何坤東北之喪要終獨有所止也所謂安貞者也蹇利東北將終止于險矣解无來復將險猶未免不成其爲動矣解利西南坎而坤坤而震次序而動動險易故西南東北來往皆吉蹇利西南坎而坤坤而艮蹤等而止止險難故東北竟爲不利也

坤利西南以坤重坤一轉手工夫蹇解利西南以艮止險以震動險未巳更須以坤平坎兩轉手工夫險以

震動動原始宜初而在四險以艮止止要終宜上而在三非西南將有所弗利先天坤後天坎其位一也

蹇解利西南蹇外坎內艮艮東北以艮坤遥對爲西南解外震內坎震東坎北以自坎北滂沱及于離南自震東霆霿及于兌西爲西南或曰先天坤定位于北後天坤往西南則坎遂得坤位蹇解之坎從其得坤位說在蹇則高山之上層級无非平地在解則震雷之下遍地无非甘雨故皆曰利西南

以中節易筌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節

䷧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和魯公有觀畫鷹
獵兔詩雖是丹青物洸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
兔心忙豈動騷人與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似
製衣裳范文正觀之歎曰眞仁人之言也畫鷹猶然
其眞爲高墉之隼固可知矣大學惟仁人放流之屛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

剛柔以位言止爻義一端大體大要全論卦不然解二
四皆不正不當何以獨有解小人之能事然于五曰
君子維有解爻意亦自可見初非以君子維定須解

君子朋定須匹君子于泰言朋匹于解言維解皆以
合用五中爲至耳豈謂君子而顧可以无朋可以无
維乎哉

公用射隼以解悖來矣鮮曰以下叛上謂之悖三乘二
負四應上乘之惡顯負與應之惡隱其名負四其實
是慢四其外應上其中實反叛而欲摶噬乎上故特
以悖字定三之罪案

蹇解利西南坎得母坤之位者也坎來而坤遂往于西
南或母道不存于坎中其坎也乃爲險爲陷而已矣
故蹇以止險于上止之而成至順高山之峻如母斯
恃而不見爲險曰往得中解以動險于下動之而成
至順迅雷之轟如母斯親而不見爲險曰往得衆艮
震二男之遇坎震原始艮要終行父道艮內止震外
動行母道若坤之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有乾之西
北以率先三男斯有坤之西南以要束三女西南得
朋以母道貞女教以身爲準東北喪朋以父道彰男
教至艮而終其義各別

崔仲晁曰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二凉言刻薄盜言貪黷
競言強禦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乘言僣竊
拇言依附隼言悍鷙

易筌方其蹇也惟是反身修德及其解也又惟赦過宥
罪律已嚴待人恕君子之道可知矣

陸子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无也未
是學學者須是明理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問懲窒與
常人懲窒不同然則損大象徑言懲窒有未備乎曰
卦名損便都是學問兄五言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此非天下之至明不與也
損有時民猶說也損无時澤將竭矣然則下體兌中爻
坤此水始涸時損有時也上體艮爲冬春之交二前
震爲春此而損澤竭矣故聖人嚴之以弗損
損初曰已事朱子曰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

至于參天地贊化育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自出震到
說兌以兌說合艮成故損初便能認得爲已如此
天地男女絪縕構精之義聖人不以釋水火風雷之交
而以釋山澤之交又不以釋咸而以釋損是爲聖肇
化工之合
天地不絪縕无非戾氣男女不構精无非死氣泰正交
咸正感以全體論損之絪縕構精男外女內以女爲
主似非正感故單以主爻論而謂之一人行
三人行則損一人大凡對人言說也只好一箇開口兩
人齊說已雜而兄于三損三人以說上行初酌損二

弗損三竟謂之損義可知矣一人行則得其友又全
藉有上在上與三合志止之于五上故特稱友
履尾坙人過涉滅頂損一人此皆未可襲跡而爲之者
三人行則損一人以下二人陽剛之說爲主而聽四五
兩爻爲之從一人行則得其友以上一人陽剛之止
爲主而已爲之從所謂致一之義固如此一主也致
一得所主也陰以陽爲主女以男爲主地以天爲主
俱致一之道
記曰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損六五益六二曰十朋之
龜頤初九曰靈龜皆龜以爲畜之義

或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損三爲上也一人行指上也則
得其友五得上爲友也乃三旣行而爲上曾不見上
之下而爲三又不見上之下而爲三在損卦中幹甚
勾當世間有此奇詑事
損之初曰遄往四曰使遄初說而上行四止而下受初
剛而四柔也益之上曰莫益三曰凶事三任益上任
凶上剛而三柔耳又可見自下受之雨露霜雪无非
敎自上施之寧爲雨露无爲霜雪子曰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損下弗損枉已未有能直人无害其爲下益
上莫益財聚未有不民散深害其爲上此上下損益

之辨也爲人上者可以鑒矣
損者損其有餘益者益其不足自卦象言之艮一陽二陰則陽不足兌二陽一陰則陽有餘故損下益上其道上行震一陽二陰則下不足矣巽一陰二陽則上有餘矣故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可見卦之名義皆實
象章本清
序以泰否居首雜以損益代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立人道之大端也人匪麗无明山澤風雷合而坤虚全體成麗于其中是爲天下之至明故皆象以十朋之龜人无天下之至明而欲有事于懲窒遷改俱不可得

爲上宜安止无爲而以說下爲元龜爲下宜震動力作而以巽上爲元龜
少男少女以男下女則咸反則損說女情慾易動不可以爲主也長男長女男外女内則恒反亦益震男[illegible]勵有爲内外惟其所有事也
損益皆言十朋之龜范忠宣公奏議朋龜效靈庶職作舉朝廷獲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譏朋龜獻兆庶績咸熙堯舜三代之治可不勞而成今按損五以上之止靜克受下之讜議益其光明篤實爲朋龜益二以下之震動克受上之風勵益其恐懼修省爲朋龜

吉事凶事皆爲益故曰雨露霜雪无非教進此而益之能事方備故曰告公用圭聖人所謂吉凶生大業吉凶與民同患之義全如此張氏采曰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呂東萊曰天地之造化必有大凋落然後有大發生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
損上无家一志在君似與三不可互爲家以山澤分形難于轉徙益四遷國一志在民似與初可以互爲國以雷風一氣有可變動

泰否所以體乾坤之全損益所以用坎離之中損益序于家人睽蹇解之後損蹇睽下體之合益家人解上體之合皆合以用坎離之中者朋龜以十象坎一離九之合亦十也
家語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二簋用享損蓋以儉德昭天下耳
損其疾使遄有喜蘇氏曰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有限而上之求益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

喜

蠱剛上而柔下咸柔上而剛下恒剛上而柔下以是例
之損之爲卦艮剛上兌柔下損下益上其爲損柔益
剛无疑乃彖又言損剛益柔有時何居曰益損上益
下矣爲下者單受上益一无所報夫豈成其爲下乎
損損下益上矣爲上者單受下益一无所報又豈成
其爲上乎益之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
吉王用享于帝吉此下受上益而爲享上之報者也
損之五固益之二也其爲朋龜之益同則其爲享下
之心亦同益言于爻曰王用享于帝自民庶以至于

爲王由上帝視之王亦下也王特下民之爲首者耳
天生民立之王王爲天下之歸往寵異之惟上帝帝
天之命主于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畏
下民所以畏上帝益下民所以事上帝能爲王者能
享帝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損言于彖曰曷之用二簋
可用享損而有孚至于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
下益上損柔益剛之道備矣盡矣上剛亦何之而非
是道爲用乎二簋可用享以下言之玉帛可萬國筐
篚可九州水陸之輓可車可航以上言之一壺一飡
皆可養士瓠葉兔首皆可禮賢尺布斗粟皆可仁親

以下言之壤有則賦有成共惟正此不論時故无時
以上言之隨民之豐歉爲補助且下益上者萬會爲
一少而爲多上益下者一散爲萬多而爲少大損大
益中損中益下損下益其出之也或鉅萬其及之也
惟升斗蓋有二簋而上下之志无不應矣亦惟儉損
之時則有之豐登不必然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柔有時在益則无時不直截是益故曰凡益之道與
時偕行在損則上下有時交相損益故曰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享帝惟王上益下下享上上不居惠本之
帝王不抗帝衷之民民不實分首之王二簋用享曰

曷之下益上上享下匹夫匹婦皆勝予民視民聽皆
明威天下合以益一人一人何以益天下民財易匱
何以生之而不傷民力易竭何以節之而不困民隱
有一毫不迫身不成享民瘼有一毫不切已不成享
身在皇堂心周蔀屋尊居密勿慮竟四海无之非一
腔篤實真懇心爲之潛注默輸于无外而在貽泰山
四維之安茲之爲享也原不在多儀故曰二簋曾无
之非是故曰曷之也
上益下上總不居功夫何以受享惟有爲民祈報上帝
之事所當盡故益二曰王用享于帝吉下益上上何

可无報。何可不成亨。當无之而非愛養樽節。對答天
下。誠心實念之流注。故損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咸取女。恒制義以艮震主兌巽。乾道損上行。益下下。以
兌巽承艮震。坤道。
謂之雷風。便象順布。便象平寧常久世界。雷聲動而外
出。時出而出。无暴。風氣巽而內入。時入而入。无疾。爲
恒。謂之風雷。便象逆布。便象轟烈震蕩世界。撓萬物
莫疾乎風。風飛自天。主施動萬物莫疾乎雷。雷奮出
地。主生。爲益。至于澤山爲咸。亦順布。山澤爲損。亦逆
布。山上有澤。澤自上零。惟山有受。惟澤亦聚。曰咸。山

下有澤。澤從下瀉。山不克受。澤亦易消。曰損。皆實象。
亦實義。
上之益下。只須樹一个風聲。以鼓動域中。下之益上。凡
財力都竭膏脂。須是實輸以灌注乎上。又且毋如土
壤之于泰山。下爲錙銖之盡。上爲泥沙之视。故益下
非其无損。而止言益。益上亦有弗損而特言損。
損初曰巳事。山之爲止自如。而澤之爲潤无巳。事固其
心。益上曰恒心。雷或有時收聲而風无時息吹。心亦
其事。十朋之龜。龜者。洛書。即後天一圖。奇偶俱朋。爲
十。而坤十全體。具于損益中。離一陰麗于二陽中。爲

龜。損益。三陰麗于三陽中。豈非天下之元龜。龜象一。
損。柔說上行。剛止要終。而二剛朋之以原始。通體遂
成篤實之光明。益。柔巽下下。剛動原始而二剛朋之
以要終。通體遂成動變之光輝。龜象二。下說行。上安
止。一滴一滴盡決江河。凡以上受下者有此。其爲靈
也孰如。上風行下雷動。萬戶千門。次第洞開。凡以下
受上者有此。其爲靈也孰如。龜象三。
損初巳事上曰无家。豁然虛受之懷。故爲懲爲窒亦非
虛不能益。上勿恒。初曰大作。儼然方立之操。故爲遷
爲改亦惟立乃克

損澤益山。翻咸爲損。原不失其爲咸。不然亦勿用取之
女耳。損風益雷。翻恒爲益。原不失其爲恒。不然亦不
從一終之婦耳
爲下无損。必逋賦之亂民。兌爲毀折。故而上止。難安。故
以二簋教用享。爲上无益。必殖貨之暴君。巽爲近利
故而下震易動。故以大川示利涉。
損懲窒要終絕去。利曰。故曰无家。益遷改。原始不得息
緩。故曰大作。
咸恒損益總爲泰否之變。泰之內君子。上一爻于小人
上。爲損。二上相易亦然。其曰得臣无家。若有終前小

人爲臣終不與小人爲家之意否之外君子下一爻
于小人下爲益四初相易亦然其曰利用爲大作若
有爲大于小又有化小爲大之意損以艮要終保泰
君子已結果收成益以震原始傾否君子方從根撥
轉耳若咸則否之内小人上一爻于君子上者而頻
否之咸終无改于小人之口若恒則泰之外小人下
一爻于君子下者而始求以浚猶然小人求人之心
是爲君子小人之定辨
君子待小人之道如天之无不覆在泰内則包荒若憫
其饑而粒之食在否外則包桑若憫其寒而授之衣

上之于泰上爲損之有孚下之于否下爲益之利涉
以人惟萬物之靈欲盡人勿失其爲靈是爲十朋之
龜之益泰否損益之道行令凡世之爲小人爲民衆
既不至于凍餒有患又不至于冥頑弗靈夫是之謂
天覆之度夫是之謂君子之用心
頤有靈龜謂人无養正之吉言語有不愼飮食有不節
者无之損益有十朋之龜謂人有不克懲窒不克遷
改者无之
艮止也止則終以止爲終終而无始豈曰天行故凡艮
居上卦下合乾亨爲天衢下合震涉爲大川下合坎

利禦寇下兼山敦艮吉皆四剛卦之爲溢也至于下
合坤爲剝之碩果下合巽爲蠱之高尚下合離成賁
白下合兌无損家皆四柔卦之爲溢也而剝蠱損相
溢尤至剝變也柔變剛也以坤柔變艮剛由變而上
果方碩如无剝但華不果雖果藐乎其小者耳蠱者
一事也蠱則飭也穀積久變爲飛蠱蠱亦變也以巽柔
蠱艮剛由蠱而上事方无以尚方似其高如无蠱絕
頂之外遂无進步雖高而危抑有尚者耳損减也傷
也貶也虧失也以兌柔損艮剛由損而上原弗損原
爲益之如无損莫爲臣獨夫耳家于高危立崩之道

政不如其无耳剝碩肌膚脫落盡惟有精華在隆寒
窮陰常包一線之陽和蠱尚多病道心生多病于人
未足憂狂風疾颸愈鞏四維之磐石至于損无家惟
正其于萬邦富原藏之四海天下莫非其臣崇高一
无所有剝碩不顯蠱尚亦泯如是而後爲天下一家
之能事象故明之曰大得志
三人行則損一人三樣損法初與二陽剛有餘酌損之
如酌盈濟虛之酌隨盈虛以爲權並弗損益之三年
有一年之餘九年有三年之餘曾弗自損其有但益
之以所餘三陰柔不足有如益在其上必定損其往

三故曰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三損下益上主爻
也同志爲友相佐佑爲友善兄弟爲友三行與上易
地爲友初與四有不同志乎有不有无相爲佐佑乎
二與五有不同志乎有不有无相爲佐佑乎分巖上
下情藹兄弟名爲下損上益誼如朋友佐佑三人合
爲一人上下并无二心以下說要上止貞是一團和
氣布護于兩間一團說意流行充塞于宇宙胥自六
三一人行得之故繫傳極言絪縕構精之化
損初二如富民三如貧民富民終事好義易貧民終事
好義難富民供輸累千百非損貧民供輸纔升斗亦

損然亦損所當損一以說道行之畧起貧富二見便　三之九十四
是疑便說非其說故曰三則疑這一點說行意思自
少發生要之艮成而止在咸男以止下女在損女以
道說男故曰致一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損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
精萬物化生俱此
陰陽惟一氣爲升降上升卽陽下降卽陰兌象陰降之
始至巽而下伏震象陽升之始至艮而上止此升降
大義震原始艮要終陽主陰陰從陽此陰陽定分咸
之情艮下宜上兌上宜下此交感而相與者也損則
艮上適得要終之位不下兌以降陰居下或不上行
以益艮窮矣惟上行然後通故不曰情而曰道上行
恒之情雷動外出風巽內入此對待而方立者也益
則震下適得原始之位不上巽以伏陰居上或不下
下以益震窮矣惟下下然後光故亦不曰情而曰道
大光
以一卦陽饒陰乏之論損下乏上饒損下益上也益上乏
下饒損上益下也合二卦陰陽饒乏之論損秋冬之交
揫斂之時全體是損益春夏之交發生之時全體是
益不止損下爲損而益下爲益人无損忿不懲慾不

窒如當秋冬而无揫斂浮芥耳已人无益見善不遷　三之七十三
有過不改如當春夏而无發生死梗耳已
損以遠害人无損豈惟害人終必害已益以興利人有
益豈惟利已亦必利人
易筌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益
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孔子讀
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
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
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
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
夬揚于王庭范氏以爲内皆君子此賞罰明行之時
鴂音決一名巧婦柔乗五剛巧佞莫甚
易筌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
夬揚于王庭朱子與臺端書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
其根壅水而揚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
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乗其方睡而斃之之速蓋此等
小人存生以來自朝至暮无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
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
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

其日侍燕間逢迎縱曳使人主之心恬于逸欲而法
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于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
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奸邪堵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
之紀綱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
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于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
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贊聖王去邪勿
疑之志又引同類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
膏肓之病庶幾可去矣此書允可爲揚于王庭註疏
夬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范忠宣公曰大輅與柴車
較逐鸞凰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
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
亦非也韓魏公曰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无悶
小人不勝則交結黨婣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
復勝必肆毒于善良无所不爲求天下无亂不可得
已
夬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之作蓋取諸夬亦所以決去
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
往不勝或曰勝謂勝其任惟三五夬決夬夬便是能勝
夬任之象二夬夬以五先之五夬夬以三後之
澤以說萬物水以潤萬物說與潤何以異凡火必燥凡

水必潤常也曰膏澤曰福澤曰恩澤則若出于非常
而物爲說之矣故澤非異于水而說不止于潤又澤
有二義上天下地之澤此地之瀦水也澤上于天之
澤則天之露澤與雨澤矣
噬上何校滅耳曰聰不明夬四聞言不信亦曰聰不明
聰而明始乎坎終乎離坎化成離是爲耳順是爲固
聰明達天德而俯睿知之至聖
否三包羞夬上无號此乃小人窮毒窮狠情狀
易中兩言聰不明即既未濟鬼方之義象人只自聰之
極而不求其所以明便如離日中天而輒蔽之以黑

雲南國文明而亥淪入爲幽都故以鬼方象也

子夏傳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本草莧有陸種皆屬陰或曰莧陸昌陽也

耳兼目聞兼見聰兼明明從聰出聰以明顯故聖人于離特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又于噬嗑上夬四特有聰不明之戒

四牽羊悔亾三爲應上夬夬之交四居三前才力不逮三宜安出三後以讓三之進夬爲當而四非其人古今亦鮮見其人此聰明所以爲絕德聖賢所以爲絕學或曰牽者牽連而進四隨九五以進爲牽

周氏曰易于君子之合每致意焉人情于始交未有不固者也逮積安成疏耦俱生軋甘陵蜀洛之釁每動于羣賢極盛之時夬戒軋也故曰孚戒疏也故曰惕總之曰號易所謂號類詩所謂怨呼而懼靡應也故用號疾呼而猶患弗聞也故類怨怨者恭若憂國至誠懇惻之極思號者意召聲求同寅協恭之要術天下同室也君臣僚友之屬同舟也誠以壓溺之禍非一手足所能爲而衆亦均有責耳有孚號則天下之人羣合而國事濟矣

䷫

乾巽相遇小畜稱妻稱婦姤乃勿取畜巽志在于應乾姤巽志在于消乾畜巽在外卦乾爲主姤乾在外卦巽爲主也應君子之小人小人不爲主與之配合无不可長消君子之小人小人爲主與之配合不遺其啞不已一失脚爲千古恨如此

闔戶謂之坤復則闢闢戶謂之乾姤則闔

姤女壯勿用取女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邵子西晉

吟有刀難剖公閭腹无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宋史賈妃之冊以壬辰而禍亦以丙子遂與西晉同轍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固如此

鼎二妻初大過之二妻初姤曰勿用取女二于初不但不妻亦不妾井二鮒初曰射鮒微而土潰相附旅行不啻宵小之類射亦止于浥注之而巳姤二魚初曰包魚爲林林之生包更具有天度此井二姤二合坎合乾分量大小之別

剝上碩果反爲不遠之復夬上无號反爲羸豕之孚君子无故而去有時乎復仍有引過自咎之心小人有故而去有時乎姤无非報復毒螫之意君子小人所存之不同固如此

否初曰貞吉亨姤初曰貞吉從根上撥轉

姤爻取象曰魚曰瓜最有意味最可警有魚爛瓜潰皆始自內而外初不覺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道知其爲小人處之而已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姤之包有魚處之之道也包无魚遠之之道也

䷬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大抵人三爲衆自三人以上便當有不虞之戒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祭統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萃升假廟用禴、困亨祀、祭祀、觀盥皆以巽兌象、震陽巽兌陰、震明巽兌幽、精意巽兌說于幽陰而无不孚。其孚至矣、陽明不假言已。

冥升與虛邑一心一義

冥升在上消不富是論南征大人用世事業至上也定須知退知亾知喪而刹其爲富貴功名也者

萃初若號號四以順升上冥升與三俱冥三或以明入上必以暗出使升二有南征之吉而更有冥飛之舉其貞爲何如其利爲何如牛僧虔注之不已則溢爲

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顚引之不已則逸

冥豫冥升皆不可无以變其窮冥豫動體聖人教以渝无咎冥升順體聖人敎以消貞各因其固有

臨曰消不久、升曰消不富、姤言隕、履言夬、不論乾坤。凡遇兌巽爲內卦皆消體、時消與消、以消爲用。盛德大業便在此、世人喜息惡消、然卒不免于消。其如消息之天行何

困上有口不掩言之象故曰尚口乃窮

雷水爲解則澤水爲困可知震爲東方爲明旦明有禮樂故解五曰君子有解兌爲西方爲幽夜幽有鬼神故困五曰利用祭祀又山水爲蒙有止窒不流之意故以亨行澤水爲困有揫歛不舒之意故貞大人吉

朱彥修治一男子小便不通他醫治以利藥益甚彥修曰此積痰病也積痰在肺肺爲上焦膀胱爲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方大吐之吐已病如失此通于困卦

消息者

君子以致命遂志陳氏曰志由巳者也志囘則禮從釋之志端則禮從節之志純摯則竭情歸質而自致于天自致于天也者天之所不得違也聖人所不得制也敎之所不束也文之所不得傳也或闔闢而進于君子或章逢而非夫或荏苒而能遂或斬然自雄而易奪聖人之取舍宜何如哉

雷水爲解爲春夏爲陽氣發生之時令澤水爲困爲秋冬爲陰凝寒沍之時令

困五乃徐有說渙四匪夷所思不以小人之困可獨綏

而恐一物失所不以小人之思可獨忽而棄芻荛弗
詢此困五所以爲中直渙四所以爲光大
困二征凶无咎與大過上凶无咎同義既利用亨祀幽
可質鬼神明卽有人非原无愧雖征行于凶禍之途
夫何過咎之有
險以說不怨天盡所以對天不尤人盡所以宜人此便
是利用亨祀利用祭祀之道
困卦爻言大人言君子言亨祀言祭祀大人君子總以
林總蒼生陷溺失所起念匹夫匹婦納溝爲恥而曾
不以一身一家之困窮爲困窮

紱蔽膝上古衣蔽前而已紱猶象之困二朱紱方來言
可向明征進義五曰困于赤紱從二視五爲朱爲方
來從五自視猶赤猶困未能來二亦兌本色以天子
朱諸侯赤爲辨乃另義

困塞井通困上爻爲兌止有外塞坎水之流之象井初
爻爲巽入有内通坎水之源之象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但有喪有得往井未必來井來井
未必往井
困到利祭祀方是相遇井到寒泉食方是通
改邑不改井不得以坎爲井巽爲邑如是則上井下邑
義不相屬卦象通六爻爲井通六爻爲邑下體巽坤
居之上體坎進居坤全象俱穿坤土而成故曰改邑
初泥二谷三渫四甃巽進既爲中爻之兌兌又進居

上坎之下一改而巽風皆澤水再改而止水皆流泉
纔常渫而无泥常新而无舊常甃而无敝漏亦皆改
義乃五之剛中之泉原隨地皆有隨取皆足初何待
改夫是之謂改邑不改井
井改邑徹内徹下徹始革改命徹外徹上徹終淮南子
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管子杼井易水
此改邑之井水也論語鑽燧改火此改命之革火也
訟二其邑人比五邑人不誡泰上自邑告命謙上征邑
國无妄三邑人之災晉上維用伐邑夬彖告自邑升
三升虛邑井彖改邑邑象八卦俱取升虛邑井改邑

皆巽巽爲風風以神用旋轉八方逝于无形巽德之
制巽稱而隱巽以行權虛與改巽德之所尤備也
井谷射鮒象曰无與非謂二五皆剛兩剛相敵則不相
與如艮之上下敵應不相與若然五井何以冽五井
之冽以二剛之巽也五二原是合德之與二无與政
謂谷而射鮒則將不能成五之冽无與其爲五耳巽
水之主在初上水之主唯五二與五以剛合德爲井
泉宜上巽不宜下射谷戒詞二何以谷凡易之情近
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二初近交也二以巽
水上初而委巳從初谷矣小魚相附旅行爲鮒二初

相附以巽射注惟鮒而已矣二四同功二谷則四甃
不成甃亦不免敝且漏矣如是何以巽五而成冽故
曰无與戒二不得爲谷主乎初而不主初宜以剛直
遂上巽之義若困四曰有與有二爲與剝二曰未有
與未有上爲與俱與井二相發
乾乾謙謙坎坎蹇蹇夬夬皆言于爻惟井井言于彖井
井係之來往往井以上水言來井以巽水言有往无
來井體不立有來无往井用不行
舊井无禽樹渠先生嘗言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
新意朱子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

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來相尋
井汔至踐阼篇武王井銘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
常賦歛有節井上六勿幕有孚則常不至汔而絕矣
故元吉
雷水解風水渙有出幽谷遷喬木之象解上射隼高墉
渙上血去惕出義可知矣水雷屯水風井有下喬木
入幽谷之象屯初盤桓井初不食義可知矣
井初雖巽木之主爻從二覛之鮒耳二如昵初何以上
五而爲天下食抱朴子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

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中不肯橫海之巨鱗
困利用祭祀曰受福井求王明曰受福欲通幽明之故
者于此考之凡人困不利祭祀是爲窮困井不求王
明終爲泥井
王明並受其福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曰有是
四端而自謂不能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
也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井三之渫委可用汲然何能以一
人之渫遍及天下而使人无不汲但巽王而進之明
俶能以一人之渫及天下以一人之養養天下井是

告其所底居其所便若人有分邑而不相通王家天
下人中國无分邑故須改邑可用汲在三明在五五
汲其渫以爲天下養非三之渫而皆五之渫非王之
渫而皆天下之人之渫人无不食之惻人成可汲之
用三惟居其所五亦惟恭已南面而天下井井同風
故曰並受其福也
改邑不改井時乘六龍以御天雲行雨施天下平此聖
人隨時平治天下之雲雨井德之地井居其所而遷
此君子隨地養民之泉水井下體巽巽入也巽風也
風有八方所入各異巽水上水以成井惟一君子所

入所居如風不同方而井養之德惟一境改而心无
改地異而心无異此身到處一泓寒泉可爲人汲養
而不窮皆君子改邑不改井之德
天生賢人君子原以利天下福蒼生不使其自爲有餘
故其爲道非行即明非明即行明即其行行即其明
不明即爲不行不行即爲不明行者行其道以利天
下以福蒼生明者明其道以利天下以福蒼生明行
雖无兩項窮達各有地頭達是行底地頭窮是明底
地頭有如窮而不明又安望其達而能行故困初以
入幽谷爲戒而井三以求王明爲受福王者天下之

歸往王明天下歸往之明中天日月照臨之明不然
井蛙之見僅爲坐井觀天之明與困初之入幽谷夫
何以異
澤无水困天无雨須是澤有水賢人君子道足以濟天
下潤蒼生奚啻澤之爲水澤无水國无仁賢便都是
乾涸亢旱世界了普天率土于何潤澤故爲困匪以
君子一身之窮爲困也
君子處困雖徹底須是明須是龍朱紱赤紱行不在上
明自在下上半或爲暗世界下半自爲明世界利用
亨祀利用祭祀明或无禮樂幽自有鬼神此所以爲

君子之亨大人之貞
言井兼言邑井是民居相生相養之所故曰井邑又曰
廬井改邑爻有貴賤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
貴
井改邑所入之途異不改井所至之域同无喪原未分
我所有无得殊不自以爲功往井惟人所汲來井无
時不甃汔至亦未繘井極深不以責人羸其缾凶失
仍歸已
六十四德皆在身。井居其所。若不象隨身之物不知身
之遷徙轉移靡定到處爲邑到處有井。邑在井在。邑

有攺井无攺井若攺怎成邑故曰攺邑不攺井

䷰

巳日乃孚人到巳日由甲歷戊生數既備其于南面而聽嚮明而治至理纖悉洞曠于文明朗日中是以革其可革而人无不孚

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乃家人鼎中孚大過亦二女同居而俱攵乎睽革以火澤與性風火與風澤俱一氣耳

澤中有火革王邵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民疾火不救變疾必興漢禮儀志日夏至浚井攺水日冬至鑽燧攺火

人到口舌好大分巳屬君子易之有革只是革變邪兊口革去故另換一副口舌鼎取新重鑄一副肺腸

豺虎狼虎皆殘殺之物乾虎革虎神武不殺虎與龍同皆可首出而爲萬國主

唐裴旻善劍舞常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射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乾革皆以虎

象革以變虎變豹豕此命世神武之大人君子夫虎
可射而得者語曰虎豹出于山則狐狸號矣革无虎
豹之變將胥天下爲狐狸而以希小人之革面无之
復先王以至日閉關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吳晉明曰歲
十有二月三百六十日而朔虚六日氣盈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置閏三年一閏八年三閏十九年七閏氣
朔分齊謂之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此
其大畧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猶有此微
有餘之處（天餘六十四秒半大）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
猶有此微不足之處（歲縮七十五秒）而成歲差歲有差月有

閏天行之數殆難得而定矣推步之法以冬至爲始
又曰曆元子正初刻冬至四百甲子而一會至甲分
齊此曆家正法也天運自然不假安排莫能違矣然
古之造曆者以鍾律以蓍策以測影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但知逐年推步而不
明曆數始終之運以至逐會有差二十二會以後差
四十四刻訛傳之遠日用而不知可惜也夫又曰今
之談天者類言元會運世元會運世之說不合曆法
况洪荒開闢以來未必六萬餘年史外紀盤古三皇
駕空鑿虛其不可爲據明甚術數家以太乙求上玄

大齊甲子與曆法近而迹廓難尋且不明曆數始終
之運余近測遠稽一準曆法以冬至日躔求周天之
轉圜以冬至晷刻求日朔之齊會若歲差若閏法一
一指掌无少滲漏間有校定本之天運考之先賢罔
敢應說不越一歲之曆而宇宙一元之運了然目中
矣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得此之謂也又曰伏
羲畫八卦大撓作甲子羲和治曆陰陽家言其來尚
矣術家者流日用不知訛傳應說大失作者之意余
述一二以俟識者夫渾天甲子七政以日屬虚冬至
日與天會于玄枵虚宿此曆元也降是漸差于女于

牛于斗而今在箕矣曆家謂之歲差何爲其然哉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行晝夜不及
天一度此次舍躔度所由起也日行南北陸而四時
氣候隨之約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分至
啓閉所由起也然周天之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
餘不盡之數一歲之日亦豈能截然整齊或有奇欠
不足之數郭守敬謂天餘七十五秒歲縮七十五秒
每歲差一分五十秒六十六年有奇差一度此歲差
所由起也曆法十九年爲章至朔會于一時四章爲
蔀七十六年至朔會于子時二十蔀爲紀一千五百

二十年至朔會于甲子日子時三紀爲元至朔會于
甲子歲甲子日子時一元凡四千五百六十年黄帝
八年作甲子迄嘉靖四十三年爲第七十二甲子凡
四千三百餘年苟求其故曆元可攷而知也邵子元
會運世之說虚而无據余謂堯時冬至日在玄枵女
虚之交爲子會漢元和冬至日在星紀斗二十一度
梁大同在斗十二度爲丑會唐開元冬至日在析木
斗九度元授時曆在箕九度爲寅會天垂象顯然示
人矣國朝元統造大統曆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
元迄今萬曆壬寅凡二百一十九年冬至日在箕四

度歲差漸多曆法不可不更定也今之術家類稱開
禧授時夫宋寧宗開禧曆以開禧丁卯爲曆元乃第
六十六甲子元郭守敬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
乃第六十七甲子授時迄今壬寅越三百二十二年
大統曆猶以爲差而術者尚執開禧授時之說何居
或曰海之尾閭名爲焦釜之谷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泊
乾而无復有是爲澤中有火之革象又曰天地間如
洪鑪何物不消爍火在下澤在上何能有不滅者耶
　鄭東卿以革爲鑪亦此
歐陽文忠公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治曆明時

毫忽微眇畧不少差无時不治无時不明其于革也
爲庶幾矣

☲巽而耳目聰明萬以忠曰惟巽乃能耳目聰明也蓋聰
明人所自有只不巽便氣高心麄自用蔽塞耳巽便
有巽順虛下意思學者常體此自養便是眞火候又
曰木本是助火者只一巽字便成妙用令耳目聰明
之上加以意氣便是以薪助火
我仇有疾四殺三革疾若在于三四而特繫之于五所
以任用三四者五也不我能即愼所之之力量于是
爲見斯眞无愧于有實之稱矣
火在內巽風自外入而然之爲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火在外巽風自內入而然之爲鼎曰
享上帝養聖賢民非水火不生活徒養其形軀而已
乎徒以自養而已乎
鼎二言我仇有疾五以柔中麗于四上兩剛之間爲正
麗所亞尤在上鉉匪上是麗而三四是合即有說非
所說畢踰學小間大而聰明倒置之患聖人象之以
有疾爵萬世人君任人之炯戒有甚不我能即二能
不爲疾所即其實之堅定分量尤爲可知非眞有所
入而有天下之定見定守者不能
鼎折足在靈鞨嘗司楮淵淵不起曰比脚疾不能復起

靈鞨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
餗
巽而耳目聰明巽木原坎一之始巽火要離九之終鼎
兼井之用也且月明外覩耳聰內藏月巽入微日化
成耳明歸于聰故鼎五惟以黃耳象聖學期耳順耳
朝聞俱此
鼎黃耳中以爲實五中虛以二爲實如不以二爲實乃
空虛之虛耳並成其爲中乎陸子曰千虛不博一實
吾平生學問无他只是一實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
做實事又曰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閒話

所指人病即實病又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
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實事又曰
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
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又曰只說近易處者著就實
无尚虛見无務高遠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噬五得黃金鼎五黃耳金鉉這金原胎于震巽二木中
又皆從烈火中鍛就象易聖人蓋以明討勑法正位
凝命雷電合章享上帝養聖賢示教巽流竊之名九
轉金液還丹蓋以離爲九以九爲金爲火金火色皆
赤爲丹圖書七九互易故又假圖書名爲還丹遂使

羲文周孔之教夷爲哳喜鍾呂之術惜哉
劉劭曰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
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與矣
是故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用二八爲功湯以
扰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擧渭濵之叟爲治由是論
之聖人之爲治孰不勞聰明于求人獲安逸於任使
是爲鼎五上金鉉玉鉉之義象

䷲

人心戒懼斯言笑皆中天則象故曰後有則章本消
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亦透觀震二之億喪貝躋于九
陵金石之透且不足言矣人卽百行全萬善備三千
三百一无滲漏而侈然自有則地位不勝凡近卑下
只喚做下達只喚做入淵與喪貝躋陵之義全反此
无他只爲无夜半之聲而帝不出震故
億喪貝无施伐之盡躋于九陵地位直是峻絶億喪貝
一物无有躋于九陵此身如在太虛空裡勿逐七日
得貝原故吾九陵之躋不懸空只是平地

陽明陰晴七九皆成明之用故九躋而七得用九見羣
龍无首此是陽明之極致
趙氏曰恐懼畏心也修省改圖也厲患害也貝貨利也
以此思震震可知矣
震初虩虩啞啞巽初進退艮上敦兌上引此剛柔原始
要終之别
虩虩啞啞震體卽說體早剎有厲說體卽震體
巽五貞要于庚震二厲躋于九陵皆通身盡爲翻轉之
能事故曰吾弗能已
蓋世功勞當不得一箇矜字矜卽有其善之謂有其善

者兢兢然持之不啻以爲无盡寶藏此正喪厥善者
耳震二億喪貝艮是不有其善不有其善乃是不喪
厥善故曰勿逐七日得
初震來自來二震來來初之來五震往來震初方往震
四洊來合初與四俱來如此乎其有事不止可言萬
无一失便要之萬萬而无一失故曰億无喪有事
蘇蘇蘇而又蘇震怖幾死之象索索矍矍索而又索矍
而又矍敍急驚眩之象二非二之位上无五之中故
至此
震原始健行之事然須由坎歷艮到萬萬无失方喚做

有事若艮已要成終之事故艮上止曰敦巽原始順
承之事然須由離歷兌庚庚有實資斧奏手方喚做
有終若兌已居西成之位故兌上止曰引引止前導
而敦乃爲主此又艮剛兌柔之辨
震要坎艮如不喪七鬯坎也躋于九陵艮也巽要離兌
如武貞史巫三品先後庚資斧皆離與兌也
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正是幾先之震索索矍矍无先幾
故至此或問五上之隣矣于卦何如曰先止思動夫
入慮出皆于隣之義若因說生憂或朝迎日夕致月
舉頭纔知天措足纔知地皆病于于躬之晩者也

聖人每言何有與无能无知聖人心體時時震初何有
可名其次則顏子亦願无伐无施盖已見善勞在已
不啻貨貝之多而歉于未之易喪矣
億无喪有事十萬曰億又萬萬曰億萬无一失已密之
極而況萬萬无失乎聖學成始成終以一敬做成朱
子謂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以此
震三言青上言矍矍電發雷隨原是合章之物
震坎艮皆乾健分體而震艮又合離巽離兌皆坤順分
體而巽兌又合坎觀雷電合章艮光明水澤一體風
雨俱稱潤可見

震陽以動陰而陰不可以動陽故四有泥巽陰以入陽
而陽非陰之所入故四田有獲艮陽以止陰而陰不
不可以止陽故三有限兌陰以說陽而陽非陰之所
可說故三來則凶
震躋九陵以震始以艮終巽要六庚以巽始以兌終
億喪貝與商旅不行躋于九陵與后不省方勿逐七日
得與七日來復俱一脈

上下敵應不相與不消應不消相與夫是之謂各止其所

艮其背即背是身何爲又獲其身行其庭何人非已何爲又見其人艮背通六爻言止如一身故不獲其身行庭三人自行三人自止分六爻言止行止不同亦如一人故不見其人

二止上止止之止不必行止兼獲兩有所得是爲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三行上止行之止不必又起人已兩見是爲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象

艮背行庭人身而陽背陰而離背坎面南背北庭者宮中又爲直與乎艮中爻坎即背與庭之象林氏曰心之火易然也有順吾情者輒動心而隨之以喜此是火然而心不能止其所有逆吾情者輒動心而隨之以怒此亦火然而心不能止其所始則旦晝梏亡終則夜氣不存夫至于夜氣不存豈曰然之云乎而燎原之勢殆有不可得而撲滅矣

明道先生曰人心必有所止无止則聽于物必有所止艮其背也聽于物將所獲无非身所見无非人矣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念菴先生曰未發之中思之位也思有萬變而位未嘗出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常止也動亦定靜亦定常定也常止而定是天下之至靜而非杳也亦天下之至動而非賾也吾未嘗无作止語默往來進退而未嘗有所謂作止語默往來進退者以撓乎其微而搖乎其精如是而作止如是而往來進退是靜爲之主也非吾主乎靜也非不思也是心官之思是无思也又曰至靜而无思者思之位也如是而思思則得之或曰位者山之止也立于此不選于彼易方焉則失位矣

艮爲止止乃光明徐用中曰水止故泥沙定而清者存

心止則物欲息而天理見故光明

孫聞斯曰思不出位便是艮其背的眞像

周元公謂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又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艮卦可了元公之深于易固如此吾道自足何事他求固如此

朱子曰心在群妄自然退聽豈惟群妄四肢百骸雖非妄動有一未退聽心亦不稱在艮二艮並脈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明未退聽以此

思一于理理外无思便喚做思不出其位便喚做止

卦德无偏就艮震分說動中原有止止中原有動只爲

學者易偏執故震四言泥艮三言薰常示以靈丹一
粒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大象于咸曰虛以受人于艮曰思
不出位此皆聖人開闢啟鍵之玉匙也
艮其腓趾腓聯止便是隨了不拯便亦有身可獲而心
幾于不爲主安得快
艮四艮其身身伸也伸而上非巳之伸而三是伸三爻
上便爲震時行則行行而止也象又明其止諸躬屈
而下非巳之屈而三是屈三向下仍爲艮時止則止
止而止也申則行而止屈則止而止屈伸皆勿失其

止總以三爲中止之主
震四之泥與艮三之限同震何泥兩震相重四居洊震
之間故有泥艮何限兩艮相重三居兼艮之間故有
限震是以陽動陰本動二陰于上而四下又有二陰
若反爲下二陰所動豈成震主泥如執泥之泥務動
陰而不動于陰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畧不寬鬆
毫无假借是爲震四之泥有四之泥而上下四陰爻
皆合初而无不來矣艮是以陽止陰本止二陰于下
而三上又有二陰若反爲上二陰所止豈成止主限
如限制之限務止陰而不止于陰下二陰止于內令

其不出上二陰止于外令其不入內外旣有限三又
如脊深竪立四五分列兩邊如背肉左者列于左无
混于右右者列于右无混于左左右又有列旣限又
列其介甚嚴爲厲調劑在心爲薰薰如薰風之薰大
立小從心和體康自然爻物而能各止其所是爲艮
三之限有三之限而上下四柔爻皆合上而无不敦
矣
艮其輔以中正也止進于五便是中正了
厲薰心西山經浮山有草名薰麻葉而芳莖赤華而黑
實臭如蘼蕪可以巳厲能去惡臭令身香故古之祓

除以此草薰之因謂之薰草王逸云蕙薰也葉曰蕙
根曰薰陳藏器亦云薰一名蕙草今或訓薰爲熏謂
爲危厲熏心不安之甚何居
彖言心唯坎爻則明夷六四以坤益九五上九以巽井
九三亦以巽旅九四以離與艮之六二九三彖言思
唯艮與旣濟爻則咸九四以兌渙六四以巽惟乾震
未見乾心否震恐體不假言也。
卦以人身取象唯咸與艮然乾首坤腹等原合八卦爲
一身如蒙躬比首小畜目噬嗑趾膚鼻耳賁趾剝足
大過頂離首大壯趾明夷股腹睽膚蹇躬解拇夬頄

姤臀革面鼎耳豐肱渙躬既未首尾等之散見種種
背身象蓋以咸艮爲例耳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脬端一曰足肚二聯初
而止艮其腓也拯上舉又拯與援二亦止中而主在
三止于三下則上舉或非其時亦拯援不及隨如隨
風之隨趾腓相隨而止有以柔危用事而不受三限
不肯聽命于心之象其心安得爲快象故曰未退聽
艮以人身爲象咸相向艮相背三正如背上如後腦四
柔如後身象傳解曰艮其止止其所凡一身之主總
在心心者人之神明无方所者也既无方所如何得

止如何言止心之包絡繋于背背若心所然艮其背
便是心得所止之象也心得所止全身都是神明之
用而非形骸之用有何形骸之身之可獲艮以門闕
爲象三正如庭全艮俱止三及上爲震又象行三止
二初于下上止五四于上以其俱爲止主象兩人三
爲心絡之背時止而止卽心卽身卽身卽心既无身
之可獲三爲門闕之庭時行而行卽三卽上卽上卽
三又何人之可見不獲其身都是神用而非形用不
見其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震從下動初四爲主初震二三者四震五上者乃四在

震中處二三之上假使二三得以動四又烏成其爲
震主遂初震方來而四震繼至泥能勿爲二三所動
而更有以善二三之動與初通爲一震初所謂虩虩
啞啞政此艮從上止上三爲主上止五四者三止二
初者乃三在艮中處五四之下假使五四得以止三
又烏成其爲止主艮其限能限二初于下使勿出亦
能限五四于上使勿入孫間斯曰内外限也陰陽限
也理欲亦限也最得其旨列其夤夤脊正中聯屬
上下之大維絡列行次也位序也陳也布也上下聯
屬脉絡分明屈伸以時是之謂列既限又列強力堅

持爲厲調劑其心上通下暢爲薰能勿爲五四所止
而更有以善於五四之止與上通爲一止上所謂敦
政此
凡人六腑不和生癰五藏不調生疝名爲發背艮其背
无不調不和之患可知薰香草一名蘼蕪上行頭目
下行血海之藥艮從上止以上止下單下止不上行
上九于上三欝于中鮮有不成偏戾心疾癰疝發背
俱由此生薰上行則有以補下止之偏心得其理止
得其主自然百體各止其所故彖言艮背是无病心
爻言薰心是背底對症治未病方

艮其背諺誰人背後无人說又前點心後點背人到背與面一般背後更无人說得更无人指點得則其人之通體光明不待言矣艮二陽如面四陰如背二陽主止四陰從所止徹面徹背背如其面是爲艮其背之象人惟背面有兩樣面前是一身背後又一身當面是一身轉背又一身是以隨處有失則隨處要獲令背面如一只有一團天理别无兩副形軀夫有失則有獲无失又何獲是之謂不獲其身庭凡中庭明廷大廷皆謂之廷三主止于中反艮爲震時止也是這个人時行也是這个人屋漏也是這个人行庭也

是這个人行之于家庭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行之于朝廷君臣正朋友信都是一體都无人已二見是之謂不見其人尋常人破面爲不善者不足道卽有飭躬厲行者苟其背地裡有纖毫未慊亦但是艮面以言乎艮背猶千里到艮背纔是人之歸宿處故曰艮止也

䷴

漸之進。或曰三主漸。三。止體也。之。謂往。進。猶逆。必三往以逆四女。四女乃爲之歸。故曰之進。故曰女歸。如是則吉。

易筌居賢德善俗謂居于賢德善俗之間以漸摩而成其學卽里仁爲美之意

漸朱子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范忠宣公奏議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

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佞近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憤怨作所以景帝削七國而鼂錯受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大興宋襄急于求霸以致喪師唐文宗切于除姦而訓註禍作人才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亦深得居賢德善俗之意義

鴻漸于陸九三南陸爲木落南翔之陸入于人中多凶上九北陸爲氷泮北歸之陸超于天外无患或欲改上陸作逵殊失繫易聖人精意

一陰一陽之謂道世之作聰明而不忠禮卑法地者皆

夫征不復者也任才質而不思知崇效天者皆婦孕不育者也章本清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玩頤卦常如泰山一座壓于雷上雷不能震飲食其有不節乎玩漸卦常如泰山一座峙于風中風不能搖夫婦其有不相保冠其有不禦乎

漸初于干于犯也初在下惟恐于在上者有干犯也故厲而言乃无咎二于磐龍未升天謂之蟠通作盤二盤旋未能高飛者故衎衎乃吉三于陸高平地也諺平地上多吃跌故重以征不復孕不育示冠教四于

木鴻南翔乃木落時于木有借時零落意得桷又有爲大于小辭大任小意易坌此時回翔木杪其飛漸高或得平柯猶暫爲棲息可進而不遽進爲漸之最善之象五于陵尊高在我雖易事在我人可爲婦而終不敢以夫亢天下故三歲不孕終莫之勝人惟婦而我非夫要終何以自勝故吉上于陸終始圖難于易三爲夫有征不復之患三爲婦有孕不育之患无所適而不亂至上羽可爲儀幾于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故吉

漸 五巽體要終以順道率天下單稱婦人惟婦我不敢夫我惟婦亦不至以人爲夫故至于三歲而不孕爲其巳在崇高巖峻之位不難爲夫而難爲婦不難以夫道率天下而難以婦道率天下又不患其不勝而惟患其能勝終莫之勝有以自勝永无陵下之患故吉

道專在乾。故曰首出庶物。然且曰不可爲首。婦道專在漸。兩岐則有不復不育之患。其曰利禦寇。曰順相保。是單以巽順明漸義。其取象于隨陽鳥。以此。

家人利女貞漸女歸吉觀利女貞小畜婦貞厲外體皆巽凡卦終于巽以行權天理于是爲爛熟矣

䷵歸妹人之終始倪氏女後魏涇州人許嫁彭生家貧常出谷汲水以養母生往犯之不從生曰汝終不爲吾婦耶女曰女道正終婦道正始禮未及成何得相辱

幽人多爲超世絕俗之行以自高然曰幽人貞吉曰利幽人之貞貞在幽卽幽爲明未嘗不吉且利也惟入于幽谷爲不可耳

歸妹卦義以下女歸上男何敝之有以少女歸長男終之有敝不可勝言矣故夫子之翼歸妹直斷之曰君子以永終知敝

易筌凡說而動皆不正之事以長男慕少女未有不爲禍者所謂征凶无攸利也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三初易位爲恒象故曰以恒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待是對待歸妹之四无與對待故愆蹇初宜待亦爲四連三不與初作對待之故

䷶豐鄉射禮設豐燕禮有豐注豐形似豆而卑三禮圖云罰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盂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李尤豐侯銘豐侯醉亂乃象其形豐外體震謂象荷罌負缶戒盈戒具亦得之

學者知雖旬无咎之義世上福只享三分便已當虞其過

方言謂人多詶不照又多謂不濟常照與濟天下之能事備矣

豐之有蔀與噬嗑之有膚腊胏肉同義

豐五來章有慶譽大動自大明而出安得无慶安得无譽抱朴子駃騄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畢其飛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雷霆之駭不能細其聲

豐其蔀日中見斗五无以來明動之章自爲斗也毀在君明動不合以爲五用則君之爲斗臣下實蒙蔽以成之罪在臣

風雷益傳曰積風成雷雷電噬嗑雷電皆至豐埤雅曰陰陽聚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其聲爲雷然月令二月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則雷電固有不

合而章亦有不皆至者惟合而章乃成噬嗑惟皆至
乃成豐耳

☲☶旅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吳語越王告吳王
曰民生于地上寓也古詩人生忽如寄
說而應乎乾爲履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爲同人人无
此二應一步且必失足一人不可與處說而麗乎明
爲睽止而麗乎明爲旅人无此二麗无之而不張弧
載鬼无之而不瑣瑣取災
旅四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武王斧銘恐之須臾乃全汝
軀刀銘刀利磑磑无爲汝開
韓魏公明足以照人之奸未嘗形諸詞色四得其資斧

我心不快明觸物也上焚巢明極而爲燥火也五射
雉惟柔中是用不用其明乃所以爲明夫是之謂旅
貞耳
噬嗑上旅上鼎五皆目也噬曰滅耳鼎曰黃耳旅曰終
莫之聞可見坎爲耳離亦爲耳震爲馬巽亦爲馬艮
爲虎兌亦爲虎乾爲龍坤亦爲龍而陽以主陰陰唯
陽用之義俱可類見
噬嗑上何校滅耳曰聰不明旅上喪牛于易曰終莫之
聞或曰噬旅上九皆離離爲牛牛有耳而无竅本以
鼻聽噬上滅鼻旅三焚次故噬上極于滅耳旅上終

莫之聞

旅上鳥焚其巢漢人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
不顧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
意忻笑其後必號咷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亾
其毛也故稱凶意儘暢但謂牛亾其毛則蛇足耳

旅五射雉雉有力健鬬其羽文明一名華蟲旅卦象上
離下艮合而成旅以下言貴以止而麗上之明以上
言貴以得中之柔而順下之剛五有其明性或喜鬬
文止外華便非所謂以柔順剛射雉不有其明惟柔
惟中惟順之義一矢亾一日克復之義如是下止麗

以成明人可卽以爲次无之而不得所止者衆矣故
曰終以譽命象故曰上逮解二得黃矢坎中陽畫象
矢故云得旅五一矢亾離中虛故云亾皆實象

朱子言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直拔判
決者震也巽有進退之疑故劈頭須武貞以治要終
貴資斧以斷

凡陽剛是一畫進則進退則退无疑陰柔是一一畫便有
兩端故巽初進退曰志疑又巽入也内也入而内安
忘危治忘亂存忘亾甚多故利武人之貞曰志治

二用史巫前巫後史謂用初而俾之麗于内爲史用四
而俾之說于外爲巫可四有離兌二雜謂史巫俱用
四可總皆剛巽得中之能事是以吉

崔仲鳧曰學莫善于巽莫不善于伐故增高者卑者也
内流者下者也崒嵂之形抔土不居滔涌之浸涓流
難入夫心易實而難虛氣易揚而難抑自視爲有則
眇人如无自聰之極則聽言如醉又曰巽者伏也從
明之謂伏成業隳于一矜素履敗于項肆瞻物亢而
賢者避言任雄而君子哂故有善不巽是𢍰善也得
是義而巽之大旨了然矣

坤西南得朋具見母之能事統乎二二女巽田獲三品亦
見長女之能非兼乎中少

恆四田无禽巽初爲主震四出而田襲之自外也巽四

田獲三品四卽初主入以爲出原非外驚又不求盈
也
二用史巫。史。記事。从又持中。記事主于中者。巫。祝。能齋
肅事神明者。男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陰不變直名
巫。无覡稱。禮王前巫而後史。皆剛巽中正之義象故
明得中
巽入也入乎理順乎剛也欲入理先去欲欲順剛先克
柔故巽初利武貞曰志治巽四田獲三品曰有功陽
文陰武武貞陰无不正矣陽生陰殺三品俱獲殺无
不正功及生民矣

甲庚三日注甲主仁先後皆以寬令示之庚主義先後
皆以嚴令示之
睽三无初有終睽不自三爲初而合睽則須終之自三。
巽五无初有終。巽不自五爲初。而成巽則須終之自
五。
蠱言甲艮反則震陽全之能事巽言庚巽反則兌陰半
之能事
先甲後甲貞而元冬而春晦而朔亥而子先庚後庚東
南而西苗而實花而果
巽入也而曰柔皆順乎剛離麗也而曰畜牝牛兌說也
而曰順天應人雖有入麗說之分而順義則一兌與
艮俱要終事兌五曰孚于剝可見與艮无異惟巽是
柔伏之體不有六日之庚无初是矣无終奚貴于巽
巽。无初有終。坤。无成有終。一義。
巽四田而獲自內而外入有所入兌三來而凶自外而
內說非其說此所以相反

☱孚兌吉隺仲鳬曰待匪人之道孚而止矣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兩剛君上也
有以下民而惟民之視聽以爲主使之說也勞之亦
說也生之說也殺之亦說也直使民至于忘勞忘死
此說道所以爲大
巽柔兌柔同一柔也以巽四居于上下四剛之中曰悔
亾田獲三品以兌三居于上下四剛之中曰來兌凶
位之當不當所繫有如此
聖人繫兌之辭簡或曰兌爲不言之說言貴簡也夫乾

始坤生始雖在乾而生實在坤坤之德行乃恒簡者
兌坤道所自始也咸之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損
之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觀
此則知乾坤化生根柢尤在艮兌二少而兌尤首得
坤簡以爲簡如枝榦托始惟一初萌果蓏從生惟一
方蕊嗣續由傳惟一少女方其爲初萌爲方蕊爲少
女固不待多爲形容而亦豈必他有擬議乎觀兌上
惟繫一引引之爲言長也延也導也大傳所謂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能事備矣便俱備此一引中
又木胎于金兌者金行金之所成木之所胎引兌而

曰未光以方引其端若光則旣竟其施矣孟子言樂
則生生則惡可已朱子言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
天地萬物造端托始生幾全根柢一兌但爲三來不
有上引便喚做剝剝爛也焦芽腐種也孚于剝皆生
芽活種矣君子小人之分一曰坦蕩蕩一曰長戚戚
戚戚一念兌之剝也坦坦一念兌初之和二五之孚
上之引也兌不尚言在心浹洽說體本簡繫辭亦簡
所從來矣
兌三來兌凶兌剛中而柔外三柔宜往外却來內是內
荏之爲耳故凶

乾自強坤載物坎常德行離照四方震恐懼修省巽申
命行事艮思不出位兌朋友講習凡乾道皆全體之
立以自治爲主凡坤道皆大用之行兼以治人爲事
幹蠱之幹與幹事之幹和兌之和與和義之和俱一脉
君子以朋友講習朱子䟦胡文定與呂尚書帖曰朋友
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
賜也各盡其道而无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
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
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
无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于當年而遺風餘烈可

傳于世者豈徒然哉按孚兌和兌或責善或取善皆
盡朋友之道而一无所苟者纔來與引便是苟魏莊
渠先生曰後世口說身不行却是把講字代習字
羊說群之物君子如不以朋友講習于兌是一羊之不
若矣
孚于剝有厲與孚號有厲同義
凡坤定須承乾凡柔定須從剛凡陰定須順陽皆往道
无來理況兌以剛中柔外爲德兌三不外而內外剛
內柔已非君子之道在說尤是諂媚諛佞一路
麗澤兌澤是聚水江湖河海是澤江湖河海之水无不

通流是麗一有不麗江自江湖自湖河自河海自海
不免都做斷流絕港死水去如人身血脉不通流便
都成病痛如何說
傳習是師弟事講習是朋友事總之師友俱朋友也當
得師來可稱傳當不得師來惟有講習是源頭洊至
之水有不傳有不講任你聚得水多如那汪洋大澤
也都要做死水去
夬履孚剝其正當同而操術異以履三志于和五兌三
且欲入五履三之主說无兩而兌三之主說有偶故
履五以夬爲正兌五以孚爲正也

介疾孚剝朱子曰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
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凡聽商如離羣羊商兌離三不可合三不可故未寧
千門萬戶洞開在霹地一聲千紅萬紫發榮在說意一
點故震初言來而兌上言引中庸首言戒懼震之來
也論語首言學習兌之引也
隨五孚于嘉吉象曰位正中兌五孚于剝有厲象曰位
正當聖人贊易緊嚴當在一字間
乾坤主乎六子者也坎離之中又用乎四子之偏者也

故坎離自出頭面曰水洊至曰明兩作與天行地勢
同若雷風山澤則曰洊曰兼曰隨曰麗若有從來皆
非其自爲之矣
洊雷兼山取中乎坎用坎之中而根乎離隨風麗澤取
中乎離用離之中而根乎坎

䷺坎爲險爲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結如氷之凝沍
散如水之泮渙憂患渙散而亨通故曰渙亨又坎水
凝沍于下得巽風而流散爲渙坎水流動于上得兌
澤而底定爲節此俱俞氏琰說易肯處

渙初用拯馬壯自巳畧无棄座二奔机一滴散爲萬點
无非天下憑倚之具三渙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別无事于委瓜俯僂

享帝立廟詛曰功德不敢忘即木本水源亦何敢忘是
以雖窮冬沍寒滴水皆氷而實无堅不泮无寒氷不

春水所以謂之渙也

萃與渙俱有假廟之象萃有求諸陰之義渙有求諸陽
之義朱子曰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
得他不教便散了又曰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
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所以安
聚他魂魄不教便散推此萃之兌陰在坤上魄之較
定者也渙之坎陽在巽下魂之常飛者也故順以求
乎兌陰之魄爲萃之假巽以求乎坎陽之魂爲渙之
假

存立廟之心九族只是一身矣存享帝之心宇宙民物
只是一身矣將置身于險得乎

澤水困水始涸始氷木澤腹堅風水渙便是東風解凍
也

渙其躬渙有丘渙王居俱離艮撰止之象若不謂徒作
飄風之颺散而巳又水歸山下爲返源渙只作離散
說三聖人无此

渙其躬不爲坎險之躬而爲艮止之躬无爲風靡无爲
波流是以无悔隆山李氏曰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
終不能自脫于險者有我而巳六三雖不中正而高
出坎險之上于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于

外自然无悔矣

渙其血去逖出如所所謂去盡風波止存水世間何事
不能平是爲渙之極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于葉傍觀欲損神他年
在平地无忽險中人渙其躬象曰志在外巳在平地
也

師王三錫命比王用三驅履帝位而不疚泰帝乙歸
妹大有公用亨于天子自天祐之豫殷薦之上帝隨
王用亨于西山大畜何天之衢離王用出征家人王
假有家益王用享于帝吉萃王假有廟升王用亨于

岐山井王明豐王假之渙王假有廟王居无咎程子
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皆言帝有一箇包涵
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个公共无私底意思則言
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乾南坤北體之正離南坎北用之中凡言中正如姤五
井五以中正如需訟五豫晉二艮五直舉其體用合
一之德曰位正中如比五巽五隨五曰位在中如妹
五曰居位中如節五德既正中聖人之大寶曰位更
有貴于位矣曰位正當如履五否五兌五中孚五曰
正位如渙五俱以位言當言正而中正之德有不待
言也

王惟理曰蹇渙二卦易之善言朋也蹇之言連也先躬
之匪躬見夫臣之耳目心思无一不當輸之王非匪
其躬則往者不來連何由集渙之言群也先躬之渙
頁見夫國之爵賞謀猷无一可執之于已非渙其躬
則群者不散大何由成漢唐諸君子有大蹇必及之
思而莫得來連之助則其躬未匪也有宋諸君子當
小群既渙之後而莫收大丘之益則其躬未渙也人
臣而以人事君也其可有已乎哉
同人之初出門南面嚮明直達天德之門隨初出門震
兌相函春秋出入日月運行之門節二不出門庭止
爲秋冬閉塞之門去隨時之門殊遠象故曰失時極
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君子之德行于何而議總不出
于數度有制中世蓋未有滑其多寡之數踰其隆殺
之度而復有德行可議者

原缺第九十二葉

䷻苦節不可貞苦節貞凶凡節非出于心之所安與其心
之所甘未有久而不渝者也四安安于初之剛正之
說五甘甘于二之剛中之說節從剛陽中正心髓中
流出故安故甘而反是者无有不入于上之苦
一身之門戶在口故節初貴其不出一身之根基在足
故九卦首履而曰德之基魏莊渠先生曰此心若走
作耳目口體皆其透漏之路而口之透漏爲多又曰
此心之放皆緣境而生纔舉念時便已着境稍處透
漏與明處透漏亦總一般

明道先生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

乎以闇不以的乎以中不以外如初吉而上凶亦初
內而上外也士君子忽其居室而徵應于千里其皆
登天之翰音曾得爲在陰之鳴鶴乎
乘木舟虛白居易感興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
虛舟
鶴以感秋警露鳴鶴鳴燕去中孚之初二五之虞也故
以不燕象孿象乎虞四時在澤燕春來秋去此虞燕
之别鳴鶴志閒翰音意的此初上之别
鳴鶴在陰韓文公雀鳴朝營食鳩鳴莽覓群獨有知時
鶴雖鳴不緣身噎蟬終不鳴有抱不列陳蛙黽鳴无

謂閣閣祇亂人風土記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高
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白居易鷄贈鶴一聲
警露君能薄五德司晨我用多此即登天之喻
位不當復三臨三睽三歸妹象中孚三皆兌之三爻與
來兌同萃四亦兌體否三豫三晉三皆坤噬嗑三大
壯五震三豐四小過四皆震而未濟之三則坎云
我有好爵困學紀聞鳳凰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爵
即鳳凰飲器象爵亦取其鳴節節足足之義若鳥雀
之通爲爵特烏之濡者耳
翰音登于天貞凶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亦此

中孚上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鼓罷風氣之作止

上四以孚三泣歌澤流之湍夷主三以孚四丙不相

下兩不相當故未孚而爲敵惟敵乃成孚艮上下敵

應不相與應之宜敵者中孚得敵敵之宜得者

豚魚爾雅以爲鯢一名嗔魚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來

中孚十一月冬至之卦此魚應之而來是信之著或

以爲即此物然不如江豚吹浪夜還風更似的大抵

魚類之來多有信如鯢以冬至至鯊以正月至次鯉

至次鱖至如三月桃花水至而鱖肥是鮪亦以三月

泝河上龍門鯉一名石首其來以春名春來至秋化

爲冠鳧鯊與石首皆以三月八月出故江賦云鯼鮆

順時而往還又水經言海鰌穴居海底入穴則海溢

爲潮出穴則潮退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又鯨出則

潮下入則潮上其出入有節故鯨潮有期而江賦亦

云介鯨乘潮以出入

八卦成列並无低昂輕重只看時位如何有宜相摩者

有宜相盪者有宜相推者有宜相易者有宜相薄者

有宜相錯者有宜相攻者有宜相取者有宜相感者

有宜相得者孚三得敵則相攻之謂耳

卦言利涉大川者六需曰往有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

應乎天益曰木道乃行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

舟虛有問陳瑩中以當世之務者瑩中曰請以所乘

舟爲喩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

行矣

䷽

救小者之過唯有防遇兩途救大者之過亦唯有藉涉兩法

小過六二得中進上過四遇五不爲上逆退下不及三遇二適爲下順此所以无咎

小過用過乎儉古語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伅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大過大者過也日剛過而中小過小者過也日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其所謂過皆有餘之詞惟過大成其大如獨立遯世等事小成其小如過恭過哀過儉等事初不是過剛過柔更不是過中故大過之後受之以坎離之中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未濟之中君子以天下與世論須是大過以家與身論須是小過大過以剛大有餘爲用剛中之能事小過以柔小有餘爲用柔中之能事剛中又巽兌之柔之用柔中又震艮之剛之用都不是過中之過又匪專以坎爲剛中離爲柔中故隨小大而皆亨

分陰分陽迭用剛柔用柔小事用剛大事柔而大事不得剛而小事不得小事宜柔大事宜剛小事而剛不可大事而柔不可

䷾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與家人六二无攸遂同義

小人勿用一繫于師上一繫于既三以行師之際或以
貪詐可使既濟之時或以小人易與又可化爲君子
此而勿用見无時可用聖人之于用人其嚴如此

睽初喪馬勿逐震二喪貝勿逐既濟之二喪茀勿逐前
人詩分明一座上天梯手手扳援步步躋今日恍然
天上坐却嫌一向被梯迷又却緣一向被梯迷不用
扳援不用躋自是從來天上坐何嘗間隔一毫絲此
睽初所以言自復而震既皆言七日得睽止轉却目

睛震亦去其目眚既則去疑去亂還其正明遂言得
耳

坎終係寘比終无首屯終泣血井終勿幕需終入穴節
終苦蹇終碩既終濡首俱陷義了手能事

泰二朋亾初茹无遺三貞用永而惟五中是尚既二喪
茀後挽初輪前推三轂而惟五礿是祇後世大臣知
此義者鮮矣

既二婦五之道盡付東西兩隣而不必其自已爲東隣
離體而雜撰則爲坎之中西隣坎體而雜撰則爲離
之中東隣剛正位當而以柔克西隣柔正位當而以
剛克是二人者皆從透底大中至正學問得來

易嚴小人勿用之戒惟是坎之乘剛上爻解獲狐射隼
爲狐爲隼皆此乘剛之小人勿用斷不爲用其他小
人或決之使行流或孚之使退消或外之使勿內遠
之使勿近止之使爲輿包之使爲瓜爲魚畜之使爲
臣爲妾便是處法

師上既三小人勿用陽剛方在陷陰柔又下石而乘之
兹其所以必爲小人必亂邦惟師上柔正極順既三
剛正極明之君子能蚤辨而勿用默消亂于將來此
師上既三用人之功不後于師中之功而有加于代

遠之功也

屯四求初以動五蹇四連三以濟五坎四納二以牖五
屯五非初无動蹇五非三无止坎五非二无平若井
四欲冽五泉在甃初泥節四欲剛五甘在安三嗟既
四欲禔五福在袽二繻剛柔交主之有辨固如此後
世近臣有知此義其于以人事君思過半矣

坎上爻處卦終應乾九三象三人來應艮九三象來碩
應巽九三象井收應離九三乃象濡首求上火下以
水克火恐終无以受人也其諸无剛爻爲應與比无
首節苦坎係叢棘屯泣血易重剛德君子爲應與固

如此。

既濟卽是患君子是以思而豫防未濟恒以方君子是

以愼辨而居

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既

上濡首之厲亦此

小人勿用聖人繫之師上與既三師。外順内險。伏戈矛

于至順之中。既下明上險。肆狠毒于強明之外。天下

惟此二項爲亂邦小人其餘皆所謂庸惡陋劣小人

一至于泰否之分別君子小人如三箇陽明剛正之人

做一群同心而共事卽不純君子其爲君子之道勿

問而知矣小人亦是是爲品隲人群之大法

井汔至不勝内涸四十八之衍數俱虛未汔濟不勝外

燔六十四之終事竟絕善學者于茲二汔尤宜亟省

履四愬愬終吉否四有命无咎睽四交孚无咎未濟四

貞吉悔亡皆曰志行履否。健志得行。睽未濟明志得

行。升象南征吉曰志行巽東南坤西南合而南征明

在其中留問之矣

䷋

今人開口咎人輒曰不濟看來全要一箇濟字湊手

既濟水升火降泰也未濟火炎水流否也

聖人言造次顚沛必於是程子曰天下之事歸于一是

朱子曰學者只求一箇是未濟以有孚失是終有能

成就得一箇是而天下之能事有不備者无之李伸

魯曰是卽國是在書爲執中在詩爲美刺在春秋爲

褒貶執中者一世之是褒貶者萬世之是美刺者一

人一事之是

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西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殷

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堯命和叔宅朔方曰幽

都幽都鬼方義亦相近

履否睽未濟九四俱曰志行陳錫玄說儲狄梁公性閑

醫藥尤妙鍼術應制入關時有富室兒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兩眼

爲贅所縋目睛翻白延甚垂絕其家揭巨牌求療之

者許酬絹千疋公一見惻然曰吾能爲也卽于腦後

下鍼寸許仍詢病者㓨鍼氣已達病處遽抽鍼贅應

手落目瞪如初其家且泣且拜致所酬絹公笑曰吾

急病行志耳（急病謂急人之病出左傳）不顧而去後世徒以事女

主爲公咎而公急病行止忘之心晦矣
張敬夫說伊川在涪方論易有栖楠人以未濟男之窮
也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俱失位朱子曰此語
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
了夫歸妹女之終以兌女得所歸故曰終未濟男之
窮以坎男阨于險故曰窮歸妹兌女震男女待男行
此常理也未濟坎男離女男待女行可乎聖人于卦
終惻然傷之故特謂之窮耳亦豈如三陽失位之說
哉
本義卦變說如升南征解云巽坤二卦撰得箇南如看

命人虛拱底說話未濟六三云占者可以水浮而不
可以陸走是將一掃聖人翼易之義理而直以焦贛
易林爲宗其失甚不小也
易于離體皆言明而于未濟之五獨言光不惟以五位
陽而爻陰且見水火互根外光必本內明之故
既終必濡首未終方飲酒旋懼濡首得斯義也方不爲
小人无忌憚之中庸而庶幾戒愼恐懼君子之中庸
人一片隱微心術滿盤托出常如大明中天之日然後
爲君子之光之有孚有不孚如朱子所云未過誠意
關七分是小人在易叠人君之光非一人所能獨成

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光也吉管輅曰日
中爲光朝日爲暉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
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五以二而獲吉也先儒以暉
爲光之散者非
既未濟之上皆曰濡其首只一既字也要没頭浸却了
人只一未字也要没頭浸却了人
既未濟之三四皆取象于伐鬼方世人或在水窟中作
活計或在火燄中作活計都是鬼趣未是人理既初
曳輪則火燄中能回車者未二曳輪則水窟中能回
車者

婦喪其茀勿逐婦主夫以順爲正无一可有攸遂之事
既二天下成家之婦也喪茀勿逐進退惟夫存亡惟
夫得喪惟夫一无遂心諺談裏寒氷結虞舜夔夔之
孝周公几几之忠俱如此
既下三爻以明體不爲坎陷爲濟初尾无濡勞頭就不
是兆根徹底家數二弗无喪巩終涉于影響疑似而
无靦面目于三鬼方无伐神州斷亦陸沉而終身于
水窟裡作生計者上三爻以坎體透露離明爲濟亦
首下三爻之用心初濡尾欲水之浸漬徹底上濡首
心明又爲不首出濟如是原始要終方爲徹首徹尾

之既

既二喪茀夫夫婦婦夫正位乎外婦正位乎內極其好
合非意中或夫倡而婦不隨或婦行而夫故阻夫車
爲前婦車不後安知相反非以相成故勿逐凡日枝
目一歷七皆正對日幹自一歷七皆正克坎子離午
二五合七名爲正對正克之日此日不得便于百日
也亦得此日得一得永得故曰七日得易言七日凡
三復言于卦一六之反震既濟言于爻俱二五之合
既三曰高宗伐鬼方此日中之光守成之令圖亦似反
之之聖之事未四曰震用伐鬼方此日出之陽開創

之大業亦似性之之聖之事
聖人擬人心之陷于血于寇于隼于狐于蒺藜于徽纆
于叢棘已不勝其懇惻至于擬以鬼方則其情益至
如是而猶迷焉莫醒終其身以鬼方爲安宅日用云
爲都是鬼趣抑何不思之甚也
諺之詈人也曰見鬼曰活鬼纔開眼莫不見鬼否纔乘
車莫不載鬼否未到死而爲鬼莫不一生都做了活
鬼否
未濟小狐汔濟易主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
之疑疑不必大只有絲髮未化便爲通身陷溺病根

更无出頭日子如何得濟或言老狐善涉水夫小之
爲言猶閔惜之詞聖人肯以老狐待人乎
泰五言帝妹既五言東西隣泰否天地之位經正南北
既未水火之交緯具東西天地經而日月緯也泰言
歸既言不如經主南既必有下乎北緯主東亦必有
取乎西此世所以常泰與既不然亦立否與未之道
也
既濟要歸先天之元故曰東西隣未濟仍起後天之用
故曰震用
常存泰五歸妹之心天下无否之患矣常存既五不如

之心天下无未之患矣
乾龍无飛革虎无變而以濟狐汔令人有不勝終身望
洋之嘅
既未伐鬼方是原始要終直窮險陷之窟穴而爲之掃
蕩廓清如除草薙根之法必曰三年學无速效速效
終不入筭數暫時削平竊發隨至不足道也
聖人彖乾于乾元資始後曰雲行雨施曰大明終始无
非水火交濟之大用成終資始之能事既戒終止未
成不續終坤以終乾之事六子以離坎爲中又皆以
終乾坤之事坎中一陽即乾之全體資始以是終始

亦以是
黃氏澤曰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宋夏商之
易以成一代之經
大象六在大有火在天上大壯雷在天上復雷在地中
大畜天在山中其二則水火交在
卦象坤牝馬離牝牛猶有利與畜之義履虎尾中孚豚
魚小過飛鳥未濟小狐直是即象即義
旅小亨以離柔言小巽小亨以巽柔言小既濟亨小雖
亦以離柔言小然與小亨意義差異小亨義別于大
亨亨小小者離柔亨之者坎剛也是既濟之所以亨

也是爲聖人要終分剛柔之大義
解田獲三狐未濟小狐汔濟人之涉世无之而不爲坎
人心之疑稍有未斷亦无之而不爲狐惟夜半一聲
爲首出故解二雖亦水中不曰濟而曰田于狐不僅
言汔而竟言獲以未濟視解以明徹暗與以動免險
分量尚不可同年語于是可見
內坎外離幾有原一究九能事方原初始故于狐曰小
幾于究九故于濟曰汔只病在尾末一弱能不爲強
弩之末方利與涖无邊際畔岸者不同故止曰无攸
利柔尾雖濡剛首自若續而終之猶有可望故云亦

止曰不續終
坎求小得曰未出中未濟小狐汔濟亦曰未出中這中
語君子造位應无不出語君子存心恐終身亦是未
出故曰堯舜猶病故曰文王望道未見故曰一息尚
存此志不容少懈
既初曳輪如棄甲曳兵之曳雖若退敗劣著无非利濟
宏施濡尾汚辱在所不辭形跡更非所避二喪茀或
幾于出頭露面而原非攸遂或隣于有咎不臨而初
无不順三于鬼方必伐必克何止中國即極幽極遠
之方无不欲躋之于冠裳禮義人文成化之域而不

忍棄一人于蠻夷戎狄魑魅魍魎之歸濟如是其于
既也是爲思過半四衣袽五禴祭上濡首不視治爲
治而視治甚乎亂不視安爲安而視安甚乎危不視
既爲既而視既甚于未此所以爲亨小此所以爲既之
亨
繻有衣袽美縉曰繻敝絮曰袽既繻必轉爲袽故新縉
不如舊袽殺牛不如禴祭列鼎不如菲食華衮不如
惡衣瓊宮不如卑宮皆實理實事以中爻盈蝕時所
必至濡其首厲君子思患豫防常未雨徹土而剝于
既雨常先盛戒衰而剝于將衰乾上六曰盈不可久

既上濡曰何可久但高危滿覆之深心君子之所必有事也

既五正當乾五南面而聽嚮明而治尊位乾坤正位于南北離坎歸元于東西五自南復東如水倒溢如日再中是爲盈不可久五自南而西如水流惟下如日中必昃是爲承天時行蓋殺牛似止春華禴祭乃成秋實有發散无翕聚便不成箇天時了有發散有翕聚方來无窮矣故曰實受其福故曰吉大來

既初曳輪當極治極安而故退故亾未二曳輪當未治未安而持重鎮靜既初濡尾是入世本以經世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于潔身故曰義无咎未初濡尾是枉尺不可以直尋辱已何以正天下故曰亦不知極既上濡首恐終溺于盈成之塹故曰何可久未上濡首又旋入于將濟之淵故曰亦不知節既多功虧一簣之止未多方覆一簣之進存一既心唯聖罔念作狂存一未心唯狂克念作聖

人通體光明而有絲髮之疑結爲中心黒暗根便終身沒溺于洪流巨濤中非不恍見有岸時常隱隱在前而卒无以自濟爲邪爲僻爲妖爲媚皆所必至此未之所以取象于汔濟之小狐

人處陽明鬼行幽暗凡人處心積慮舉意動念有一毫不可與天知有一毫不可與人知皆名爲鬼不名爲人皆與鬼爲偶不與人爲偶既未三四示人區別人鬼之關至爲明切但以治人論曰克之曰震用曰三年不遽闔之爲鬼闢而徐開之以人路又自有條理

未濡尾曰不續終水火相濟不啻如頭足之相續有水无火有首无尾是爲中絕曰不續明其遂无其生理終于沒溺也

易首乾。繫以龍。終未濟。繫以狐。張行成曰狐之妖媚變態萬狀幾與神龍同。然終不能逝其尾也故曰濡其

尾无攸利不續終論語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人雖情僞萬端察其所安究其歸宿處則質性終自見耳夫人人之初龍也而忍竟以狐終可乎占易者宜深省焉

像抄六卷內府藏本

明錢一本撰一本有像象管見已著錄是書雖以象爲名實則衍陳摶之數學凡卦圖二卷附錄書札及雜吟二卷上下經解二卷其卦圖以朱子本義所列九圖衍爲三十二圖圖各有說縱横比對自謂言象而理在其中然孔子所謂象者像也即指卦爻朱子所列九圖後儒已不免異同一本借以旁推尤爲支蔓雖易道廣大隨拈一義皆有理可通究非聖人設教之本旨也

四聖一心錄六卷

〔明〕錢一本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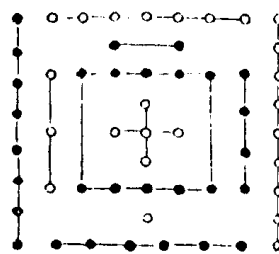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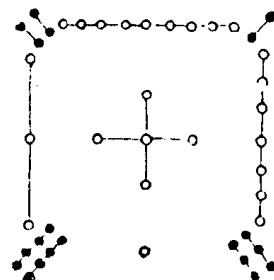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錢濟世蘭雪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聖一心錄六卷》提要

四聖一心錄

毘陵錢一本國端甫著　玄孫濟世校梓

河圖

洛書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河圖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圖洛書是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書圖負於龍馬圖即龍馬變化成象之圖無龍馬之負而以言圖紙上之圖也書負於神龜書即神龜神靈著見之書無神龜之負而以言書疇中之書也圖出河書出洛天一生水圖書之所自始即圖書之所自出也圖書之數始於一是道心之淵源一故微一一而二是人心之萌動二故危一一而二危矣一二而三復歸於微一三而四危矣一四而五復歸於微一五而六危矣一六而七復歸於微一七而八

危矣一八而九復歸於微一九而十危矣一十乃一
故圖終於十而書止於九復歸於微參三以究於九
伍五以貞於一全體道心之微底定人心之危此堯
舜禹之精一執中考諸羲皇而不謬百世以俟文周
孔子而不惑者也

河圖是先天洛書是後天伏羲之八卦畫於圖文王之
八卦敘於書

無得於圖者塊然死物焉望其變化無得於書者蠢然
無知之物甚是非靈按圖尋龍發書炙龜知變化之
道通神明之德者當得意於圖書之外

圖書之數皆以五居中一三七九之中數也滿腔子是
惟微之道心抵於未有天地萬物之先而不見其始
之合引於既有天地萬物之後而不見其終之離四
方上下往古來今一齊穿紐無少滲漏人皆可以為
堯舜個個人心有仲尼惟其有此

世傳圖曰綠圖書曰丹書圖則陰陽相間故以名綠書
則純是陽數為主而陰數退聽於四隅故以名丹人
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迄今羲文周孔之
心炳然中天照耀萬古豈隨死而亡哉孟子所謂大
人不失赤子之心即此

陳希夷曰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illegible]
脚下盤旋陸象山六經註脚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

語云河出圖洛出書堯時許由達其道堯致天下而讓
焉由不受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
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為煩棄之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禹有天
下既受堯舜之讓矣而又以為不與舜禹不與之心
豈即由之不受之心歟堯舜禹之相傳也曰允執厥
中由之得達其道抑與三大聖人同歟孟子曰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由其全

所性者歟將舜禹猶在樂之者歟然使舜禹而樂之
夫子何以明其不與也潁山之草箕山之水可以茹
之終身可以飲之終身其無意於天下一耳從由視
之天下一瓢也以為煩則棄之從舜視之天下敝蹝
也視為重則棄之彼讓天下而不受此受天下而不
與君子未可優劣於其間世之知由淺於舜禹殆未
考其所得而已矣倘有得由之所得達由之所達夫
寧以舜禹易由哉

易之用九用六河圖中數十五之合

毘陵錢一本國端甫著　玄孫濟世校梓

䷀

乾元亨利貞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乾之六畫性之象也性不可象伏羲立乾以象之欲人超然自悟其性於象像之外也以乾合乾而乾行以象明象而象著内三畫乾也外三畫乾乾者也乾乾者性性者也但攙和一分陰柔之私便虧欠一分陽剛之德則乾乾息而畫性之學荒矣元亨利貞流行於一歲爲四時流行於一

日爲十二時時曰天時德曰天德即時即德非德之外又有所謂時非時之外又有所謂德今欲以天道明乾義此則時自時而德自德且天自天而乾自乾矣程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自堯舜以至塗人自一世以至百千萬世人人有乾道人人全體元亨利貞之四德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文言甚明自不必別以天道來發明

初九潛龍勿用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退藏即是潛潛者勿用用者勿潛龍蛇之蟄以存身蟄即潛也蛇且以蟄存身况於龍乎而况龍德之君子乎乾資始乾之初又乾之始始者無失其爲始到底是潛而勿用見在田躍在淵飛在天潛不言所在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淵而淵無定在可求乾初之象固如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聖人之學步步踏實進於博厚配地故云見在田高明配天故云飛在天淵淵其淵故云躍在淵初二兩爻地道之位九二之動爲離體爲文明云見云田其取象也顯而明矣利見大人即指九二乾易知九二中正之德通體顯諸仁無不可見於人無不爲人所

見物物之所快覩也若是暗昧不測則謂之小人也固宜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晝之有爲通乎晝之道而知夕惕夜之有得通乎夜之道而知日乾是全體天道夕惕是全部心易心外无易此心透徹潔淨精微方是惕如有絲髮不潔淨不精微不可以言惕其可以言易乎无君子之惕而言易易書之易也非心易之易也其云厲猶書所謂人心之危若厲无咎得寡過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與潛應初淡潛四或躍不敢居之不疑也在淵淵之爲言淡也所謂極淡而研幾者也三四皆言无咎人道之所以立惟有善補過而已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造位大德作之師而爲孔子飛在天也利見之大人也作之君而爲堯舜飛在天也利見之大人也然則與九二之大人有以異乎曰无以異也時成九二之位所謂博厚配地者也故以象其見在田時成九五之位所謂高明配天者也故以象其飛在天其

爲天下利見之大人則一耳初勿用上有悔勿用者大人所以藏於密有悔者大人所以變其窮三惕四躍皆言无咎善補過也三應上惕以行悔四應初躍以試潛上必飛天下必見田此補過之極功而大人之能事所以爲成位乎其中者乎

上九亢龍有悔

凡人志易盈滿鮮克有悔矧居高貴之極尤其易盈滿者安得復有悔心之動乎惟聖人不自滿假高極天下而不自以爲高貴極天下而不自以爲貴乾乎其乾而終日以之惕乎其惕而終夜以之惟其有悔

此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此其所以爲龍德之變化而無終窮也震无咎者存乎悔六十四卦惟亢龍有悔三以危而无咎四以疑而无咎所以震三四之无咎者皆是悔也何也日夕惕厲本乾體剛健之自然潛於初而勿用天下无足以易我亢於上而有悔天下无足以盈我惟此日夕惕厲之心懼以終始其要歸於无咎已耳然則何以言窮之災曰聖人以龍全於亢不悔則必爲災匪以有悔爲災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悔固自凶而趨吉矣又何災之可言哉如以有悔爲災以潛爲未可施用則潛亢二

龍一无可乘乘之者非徒无用而又適取其災耳安得有六龍之可乘而以御乎天也哉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羣龍无首猶言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也凡事有在頭處方有起頭處故有間斷先後則有首无間斷先後則无首用九之聖人渾身一團天理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无少止息莫能一乾從之不息者耳安見其有首耶若謂當潛而潛則潛龍爲首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寧有不潛之時乎時當見而見則見龍爲首矣聖人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寧有

不見之時乎或曰如此則羣龍果无首乎曰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羣龍无首纔謂之用九而吉這見字最重見羣龍无首即謂之見天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仍是有首之見必見到羣龍无首纔是仁智合一非全體乾道之大人不足以與于此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哉乾元於元亨利貞中首舉元德以明乾之爲大

也萬物資始物物皆備於我物物資元以爲始也物之於元猶其有首故人之首謂之元首天下有一物不資以爲始嘗之无首之物未有能生者也乃統天資始一物一物各統一天資始萬物萬物合統一天物資乾元之化工天資始物之法象也始物統天這乾元人人之固有時作而爲雲時沛而爲雨統天而行之統天而施之於是物物無不得所資而生理條暢如雨之流如雲之行何亨如之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萬物資始所以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品物流行所以大學謂之格物大明終始陽大陰小陽明陰暗乾體原來如此大明君子終日乾乾大者無失其爲大明者無失其爲明統天之終而大明乎終統大之始而大明乎始徹終徹始無不明也六位時成乾卦六位兼三才而兩之時成其爲天道陰陽和而風雨節也時成其爲地道剛柔際而寒暑時也時成其爲人道仁義並行而天地同流也時乘六龍以御大六龍即六位以言其一定而不易謂之位以言其變化而無窮謂之龍六位之成曰時六龍之乘曰時一歲四時一日十二時無一時而不戊乎乾之位無一時而不乘乎乾之龍以體則統天以用則御天體

天體用天用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龍以爲乘天以爲御則无一時而非變化无變化而非乾道乾道一定而不移性之正也正其性則能正萬物之性乾道流行而不已命之正也正其命則能正萬物之命正其性者不逆乎命正其命者不鑿乎性性命之順相保也大和之保也性命之順和合也大和之合也到此便是大和元氣流行於四時而无一物之相害何利如之无一時之或忒何貞如之乾道之元始亨通又如此乎利且貞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夫人莫不有性命性命統始謂之元性命流行謂之亨性命保

合謂之利性命各正謂之貞易凡言元言亨言利言貞皆性命之理之學也故曰易之爲書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今人置性命之學於不講又何元何亨何利何貞之有哉大明終始至乾道變化只一義乾有六位大明乎初位時成其爲潛龍時乘潛龍以御天用乾道以變化乎其始大明乎上位時成其爲亢龍時乘亢龍以御天用乾道以變化乎其終此便是徹終徹始无不大明无不變化故乘龍御天即謂之乾道變化時乘六龍非聖人不能時乘一龍不失爲賢人爲君子一龍不乘日用不知之百姓乘馬乘牛爲

禽爲獸不遠者耳如此者與庶物爲伍又或埋沒於庶物之下聖人乘龍御天雖與庶物並生不與庶物爲伍此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首出乎庶物之上者也作之君以行其政作之師以行其教以體則統乎天而人德立以用則御乎天而王道行雲行雨施萬國孰不蒙其潤終始大明萬國孰不被其光萬國之所以咸寧也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之節即見天則之則時時中節終始中節大和之保合然也不然有時乎失則不復保有時乎離則不復合此則性命俱舛塊然死物已耳朱子論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今看來只是一個雨潤日晅而不以時則霪日不以時則亢以時而潤以時而晅時時潤時時晅品物以是流行性命以是各正大和以是保合蓋離日坎雨陰陽之正交日以晅之便是乾之大明雨以潤之便是乾之雲雨雷動風散兌說艮止皆不外是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言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日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故以言行而言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是用全力君子之行天之行也君子之健天之健

也強曰自強人人之所能強一息即不強一不強即餧而至於死君子欲不自強可得哉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陽在下學問全靠透底陽在下是造端託始透底其學問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進于无咎之位者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於大人之位者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上居盈位盈不可久是以動而有悔不自居其盈所以可久也卦義有內貞外悔之說以體用之

義言之內爲體外爲用體必貞用必悔凡倒用上定
要囘轉省悔一悔故聖人發有悔之義于亢龍初潛
上亢聖人皆不言其所在可見處處是潛處處有亢
時亢而亢亢乎其所不得不亢乃所以爲龍昔吾夫
子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狂進取狷不爲振拔流俗汚
世之表猶是亢龍氣象若同流合汚闇然媚世之鄉
原則淺惡而痛絕之正以卑卑孤媚之行不可與矯
矯龍德之學同日而道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天
德而有可以爲首使是甚六龍爲六截豈是成片段
的學問故謂之用九者全體天德以爲用者也若云

陽剛不可爲物先陰柔顧可以爲物先乎是故乾道
變化專言乾天地變化兼言乾坤六爻之動三極之
道分言六爻各有變化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分陰以
用柔爲變化分陽以用剛爲變化若以陽必變陰爲
變化則陽復爲陰矣陰必變陽爲變化則陰又爲陽
矣豈乾道變化天地變化之義哉大抵變化以乾爲
主以坤之承乾爲得主到與天地合其德只如此變
化天德不可爲首正是君子自強不息工夫乾之言
陽天德之陽也乾之言剛天德之剛也君子以天德
之陽爲陽以天德之剛爲剛全體天德終始大明如

環無端有何可以爲首惟不可爲首是以首出庶物
或問六爻秉陽德皆名爲龍龍德聖德也亦有名爲
龍不得名爲聖者與曰六爻雖有各自爲義若但乾
之六龍龍則舉其全象而言六則就其變動之象而
各言之耳龍之爲龍能大能小能幽能明變化莫測
如一爻自爲一龍潛則不可以飛飛則不可復潛滯
甚矣安所語於龍哉顏子龍德孟子稱其與禹稷同
功易地皆然无潛之非飛无飛之非潛也昔者堯舜
之聖爲无名爲无爲潛也爲文思爲文明見也兢兢
業業惕也或都或俞或吁或咈躍也垂衣而理徧明

而治飛也世雖極治而猶以爲病亢而悔也昔者孔
子之聖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潛也无行不與見也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惕也可仕可止可久可速躍也立
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飛也聖不自聖欲然自
以爲无知无能亢而悔也禹湯文武之王周公之相
顏曾思孟之賢周程張朱陸之儒所以爲聖人者有
性反安勉之不同其爲龍一也所以學聖人者有至
有未至其爲龍德亦一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四德一乾也四
德之行一乾之徙也君子行此四德无不徙故吉或
言元吉衆始以該乎終或言貞吉衆終以該乎始或
言吉亨或言吉无不利衆中以該乎終始小人不能
行此四德有不徙故凶或言貞凶則以明其窮極乎
凶不可復反于吉而已矣无咎者善補過也善反此
四德者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悔者省悟此四德故
自凶而趨吉吝者短少此四德故自吉而向凶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凡學問不沉潛全是自用或作聰
明或務知識或任見解自以爲能轉移世道矣而世
味未忘自以爲修質行矣而名心未忘自以爲超然
世外衆世共之不顧矣而悶心未忘若此者全副精
神仍走向外作弄光景其何當于潛之義乎能之爲
潛淡泊世味滌洗名心遯世而自得不見是而自信
樂則行之行乎其所可行其龍德之潛而隱者大行
不加確乎其不可拔也憂則違之違乎其所當違其
龍德之潛而隱者窮居不損確乎其不可拔也到不
可拔斯謂之龍德而隱斯謂之潛龍勿用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子曰九二地位高邪卑邪偽然則何以爲邪庸言
一不信庸行一不謹悉邪也信言謹行便是閑邪工
夫邪既閑則誠自无不存矣其曰善世而不伐與遯
世无悶血脈正相貫君子所性隨處充滿无少欠缺

遯世原未減得毫釐如何悶善世原未加得毫釐如
何伐謙而信即是存誠亦即是九三之忠信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人道惟在忠信忠信二字卽是誠之一字得之心爲
德修之辭爲業今人德不進只是不忠信業不修只
是言辭交誕而不誠修辭立其誠心口合一心之所

得如是口之所宜如是絶無自誑誑人處大凡說的話都是實理以此存存於心德之進也以此吶吶於口業之居也所以居業以進德爲所居之業非德之外又有所謂業也知至至之知忠信爲至而至之也至於忠信動安有弗微乎是故可與幾也知終終之知忠信爲終而終之也終于忠信時措安有不宜乎是故可與存義也至於忠信終始一于忠信德至此謂之盛德業至此爲之大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爲二之善世不伐在下位而不憂爲初之遯世无悶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至至之卽至命之學又曰原始要終以爲質知終終之卽要終之學知至知終是大明至之終之是大明終始非乘龍御天之聖人亦不足以與此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就是知上而又知下進退无恒就是知進而又知退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記曰三年視敬業樂羣道莫大於能羣其不樂羣也必有辟也不然必有呲也九四進德修業欲及其時承五則可以飛而无常于上應初則可以潛而无常于下無非以求性命之各正也非爲邪也以進則爲樂而行之而无恒于進以退則爲憂而違之而无恒於退無非與斯人之徒共爲之也非離羣也上下進退之際莫非進德修業之時有上下而德業之進修无上下上下无常而所以進修者不失其常時有進退而德業之進修无進退進退无恒而所以進修者不失其恒欲及時如學如不及之及孔子聖之時只及時進修之極耳其曰非爲邪與閑邪存誠亦是一塗轍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聲應氣求水濕火燥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矧聖人與我同類乎聖作物覩人物俱本天地以生本天親上本地親下聖人作而崇效天萬物覩之而親上聖人作而卑法地萬物覩之而親下匪作何覩匪本何親物我共覩上下交親作者出類覩而親者各從其類此所以爲利見所以爲上治也以堯舜孔子明之堯舜作之君飛龍在一世之天一世之人利見之一世

之人親之孔子作之師飛龍在萬世之天萬世之人
利見之萬世之人親之聲相應氣相求人皆可以爲
堯舜個個人心有仲尼也雲從龍風從虎堯舜龍飛
而虎變禹皐稷契諸臣際風雲之會於唐虞孔子龍
飛而虎變顏曾冉閔諸賢際風雲之會於春秋親上
親下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而民親之也各從其類人
人可以盡性人人可以至命也不從其類則自暴自
棄下愚之不移者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性未始離命也乾本天道上居
乾極最上則幾於上而不下進而不退其於性命各
正之道似未免於有過焉是故極天下之至貴而不
可以離乎賤貴賤之位然也貴而无位安所立乎極
天下之至高而不可以離乎卑卑高之陳然也高而
无民寧一君乎極天下之至貴至高而必求賢以自
輔人己之相須然也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不自卑乎
是以動而有悔也悔與動隨動以悔善惟龍而後有
悔惟有悔而龍德愈光進退存亡无不得其正也性
命之各正一也九五大人進退上下合于一四之躍
以疑而求及時上之亢以悔而不失正進修及時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爲大人而已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
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之義一下足以盡之下即是潛時舍舍止也舍止
于田時止于其所當止止于至善之止也邪不閑便
要走作時時閑邪存其誠時舍也行事即孟子必有
事之事自試試之爲言式也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磨涅

其不磷緇也者幾希是故君子之德業全要自試以
驗其進修之何如方有實得上治猶云盛治治至飛
龍在天無以尙之之治也窮之災聖人不患災只患
利其災聖人不患窮只患窮而不能變是以動而必
有悔也乾行四德四德一乾主乎乾而言之也乾元
用九六龍皆九用九皆元主乎元而言之也用九而
天下治者原始以盡性知終以至命性命各正太和
保合天下所以無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無潛藏之
學而以言變化爲蚓而已矣其何以爲龍不云陽德
而云陽氣理外固無氣也氣外固無理也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堯欽明文思光被四表舜濬哲文明重華
協于帝禹文命敷于四海皆在田之見龍也何以云
不在上位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自朝至夕無時而
非乾惕也或躍在淵乾道乃革躍與潛應活潑潑地
四之變革之妙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乃是
九五之坐位非以天位爲位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亦以其有天德之位耳亢龍有悔與時偕
極極至也有悔所以詣其極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非人所易見惟望道未見者能見之乾體坤用剛
體柔用坤承乾柔動剛方是乾道變化非以剛反變
柔爲天則六爻皆用九無有一爻之用不見天則者
也初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見已之見不見人之
見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上下孰得而悶其心无
悶之心見天則之心也九二見之于以閑言行之邪
九三見之于以立忠信之誠九四見之斯厲進修于
及時九五見之斯合上下以相親上九見之是以動

而有悔動皆天時也行皆天德也見皆天則也天之
則惟用九乃見用六亦莫之見也天則之全體爲剛
健中正純粹精天德之大用爲六爻之發揮旁通爲
六龍之時乘爲雲雨之行施則在一人則其則者在
天下非聖人一人之則而天下之人無不則其則天
下所以平也天則亡六龍隱雲雨靳其施一切以雷
霆赫其威霜雪布其嚴後世之天下其平也耶其未
平也耶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
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程子曰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
矣是也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謂善也天下無不利之性亦無不貞之情不
利之性非性也不貞之情非情也利貞性情程子所
謂性其情是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
矣哉言美又言大惟乾始之利爲然除却乾始之利
可以利一己不可以利天下以利爲利不能不言所
利若此之利便是惡何云乎美便是小何云乎大初
遯世乾始之利不言失故无悶二善世乾始之利不

言得故不代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以乾始之
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故爲大乎乾之二五皆言
利見大人大人爲天下之利見有得于乾始之利者
也士君子處世尊師取友士必希賢賢必希聖聖必
希天不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此天下莫大之
利也此所以爲人人之利見也若懲忿窒慾改過遷
善動心忍性堅志熟仁非大川之利涉乎又如利有
攸往者往見大人則利往涉大川則利也舍此言利
則皆義之害而无所謂義之和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乾內剛外柔行中守正四者合一而純无間而粹不
雜於外物而精以七字形容乾之爲大此人之性也
性不可見見於六爻發揮旁通之間此人之情也發
揮旁通即人之盡性之功乾卦六爻合三百八十四
爻无爻不效發揮之功而極旁通之趣乃若其情爻
爻效之而曲盡也則爲剛爲健而中正爲純爲粹而
精何者非我所自盡之性乎夫乾性也而言命性命
未始有二也言情性情未始有二也時乘六龍以御
天雲行雨施天下平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
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三代以下无善治徒以智
力法制把持之而謂之平非聖人乘龍御天行雲施
雨之平也聖人之平天下以龍爲乘以天爲御龍興
致雲雲行施雨爻爻莫不有雲雨之行施故沛然德
教溢乎四海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豈其偶哉或
問乾稱龍坤稱馬于乾則曰乘龍御天于坤不曰乘
馬行地何歟曰今人不識性命之理宜于此而潛心
焉可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日可見之行日日可以驗諸行事之實也一日之間
行稍不驗敗缺多矣其何以言成德乎潛之爲言也
晦隱而不輕於表見敦行而不矜然自居其成是以
君子弗用也言其近裏若已變化入于淡微以之極
淡用在淡勿在淺以之何幾用在微勿在顯如是其
爲潛也所以謂之成德也若泥其辭而曰未可施用
淡潛之學不足用孰爲可用者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德猶言天德此德人人之所同得人人之所不可

不備不特君天下者為然天子以此君天下諸侯以此君一國大夫以此君一家士庶人以此君一身莫非君也不學何聚為散為漫不問何辨為泥為滯不寬何居失之隘陋不仁何行失之淺賊君德喪亡亦為人役而已矣君子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念念是實得步步是實地處處充實而有光輝故為見龍在田之大人得此乃可主宰百為役使萃動故稱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上在天有天道焉下在田有地道焉中在人有人道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三之重剛不中與天地無以合其德三之咎也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不飛于天則不已不見于田則不已三所以進于无咎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四之重剛不中無以參三才而會天地人之至妙至妙四之咎也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四之疑與居之不疑正相反易以斷天下之疑以此進之此處能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四所以進于无咎也三四兩爻皆人道之位四不在人三在人歟曰人亦無不在天不在田而懸空自立之理聖人各就爻義發明之若曰處三之位而无惕何以兆立乾坤處四之位而无疑何以通乎三極惕者震動竦懼疑者體驗參求欲使人深思而自得乎安身立命之所在耳夫在天大人也在天則在人矣在田大人也在田則在人矣豈謂在田之不足而必在天歟上在天下在田之不足而必中在人歟堯舜作之君又兼孔子之師孔子作之師又兼堯舜之君憂禹稷之憂又退而樂顏子之樂樂顏子之樂又進而憂禹稷之憂韓范事功之不足而為周程之學術周程學

術之不足而為韓范之事功此從古以來之所無也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達有餘而窮不足也故曰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末世士人卑卑者无足道矣間有有志者要做好人品又要有好官爵要明大學術又要立大事功是堯舜孔子禹稷顏子韓范周程之所不能兼而欲兼為于一身宜其多止于半和秀才而終無以要其成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夫到大人合天地以爲德合日月以爲明合四時以爲序合鬼神以爲吉凶何曾于性分上添得些子其曰先天而天弗違先天地之始而无始者我也其曰後天而奉天時後天地之終而无終者我也前言統天御天此言先後天繫辭又言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大人之能事夫非人人之能事乎而奈之何但以六尺爲形軀汶汶而生泯泯而死僅爲天地間之一蠹物朽株也然所謂先後天總是大明終始純亦不已不可爲首之天德原無間斷先後今人有萬念皆

天之語進此則亦先後天而不違矣天且弗違建之而不悖也而况于人考之于前其有謬俟之于後其有惑焉者乎而况于鬼神質之于幽其有疑焉者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到底學問只是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而不失其正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之有悔乎唯有悔故能不失其正正者貞也乾之四德所以終于貞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體坤用乾爲龍又爲馬坤不云馬而云牝馬以乾爲壯以坤爲牝利牝馬之貞明其以從壯爲貞也君子所往所安無不利牝馬之貞方有得於坤道至哉

坤元以坤元合乾元可以稱至不可以稱大此坤乾之別也萬物資生亦只在始裏生失其始未有能生者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坤不自生惟順承天以資之生已耳乾健始物其德无疆坤厚載物德合乾健之无疆含弘合天光大合天物物無不遂生而咸亨此坤元之所以爲亨也云利牝馬之貞何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極其柔而且順者法其柔順以爲柔順利此柔順之貞以爲貞斯謂之順承天而利牝馬之貞此君子之所攸行也云先迷後得主利何乾先坤後君父先臣子後此常道也坤順承天不居其先而居

其後以從乾爲主此其順而得常故利也蓋先迷失
主爲凶後順得主爲利也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不順承天者也東北喪朋不與
類行順以承天者也順承天則无成而代有終矣其
无慶于譬如爲人臣但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不與臣
類同行此代終之臣也臣之慶也爲人子但知有父
而不知有身不與子類同行此代終之子也子之慶
也順坤道之常盡臣子之職非牝馬之貞而何能安
此貞而不遷然後謂之安貞之吉而應地无疆德合
乾矣章內三无疆疆卽疆界把道路界斷便行不去

此三无疆窮宙宇亘古今無處界斷人只是不肯有
攸往耳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便是界
斷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地勢只是順君子以厚德載物只以順承天
爲厚不順承天薄甚矣將甚麽來載得物天下有不
順君之臣有不順父之子便是亂賊說甚忠孝大則
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更無一物承載擔當得來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冰也

乾初言潛坤初言履皆是眞切工夫通乾象龍體得
乾來都是和風甘雨都是祥雲化日坤順承乾以變
化起初着了半點凝霜便有所凝滯而變化不去安
得而無履一履便不復凝永可以無堅冰之患或曰
履霜以防龍戰之漸旨哉言矣大抵乾爲父坤爲母
父始母生始生端倪稍不融化而凝結卽是死塊如
何生長得來初六之霜能殺物聖人懼其凝故貴早
辯也早辯卽是履重陰之下透底變動歸根復命窮
理盡性全靠此一履以早辯爲履夫豈虛見懸解之
可承當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
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无不直動无不方直方則无
不大全是順以承乾乾陽震動自然如此陰是習動
而直方不囿于習故无不利地道光囿于習則暗不
囿于習則光直方而大便是合德于乾而爲二五利
見之大人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六爻爻爻順承乾章明也陽明陰暗去暗含明三

之承乾之順也含章然後爲可貞章不含失其貞也甚矣從王事下一或字大有斟酌故謂之知光大六三之動是有悟于天下之事皆是王事而非巳事凡臣職之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亦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美不能晦含而驕吝可乎可貞之發時時是從王之正道時時是无成而有終乾初九行而未成即此无成從王事成歸于君從父事成歸于親所以終臣子之職也乾言進脩坤言含括皆于三四兩爻發之立人道之關鍵莫切于此矣以時發不是有時而發時時是發時時是含所以爲可貞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括囊之學是困勉者百倍工夫四重陰不中天地閉塞之時也賢人潛心變化人一巳百人十巳千便是隱便是括囊乃透底一片眞心變化于云爲之間者何止括結于囊口之末哉无咎得寡過无譽不近名不能寡過固是害有意近名亦是害愼不害可以不動于戈稍不愼便有害直要血戰一場到不害即是有美坤有美以何爲美以承乾爲美三含章是斂藏其美四括囊是變化其不美以至于美五美之至二美而大初不美之端故用履上不美之極故用戰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言黃可見便有玄爲之王言裳可見便有衣爲之主坤之順承天爻爻備之六五其盛者文在中中是中德文在中所以爲文文在外的然之文也非君子之所謂文矣黃裳正是在中之文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此便是湯武革命之學朱子所謂到這裏須盡翻轉從新鑄造一番其道窮也到此巳窮窮故須變是故唐虞極治而堯舜病亢龍之悔也商周反亂而湯武懃戰龍之血也君子亢乎其所當亢戰乎其所必戰寧以悔爲災而血爲傷乎悔亢斯不失正血戰斯無不克皆處乾坤之窮而得善反之道者也子之所愼

如戰又曰我戰則克直是血戰今人甘自屈降于物欲而不戰戰又不必力宜其撓敗亡死之無日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以動者尙其變上六之變動即是龍戰何必向爻外求索其血玄黃猶書血流漂杵武王未嘗有傷則陽未嘗有傷可知但到戰時若覺其爲雜耳其實天玄而地黃何可雜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乾象龍聖人謂之六龍坤象牝馬聖人不謂之六馬上六不云馬戰又云龍戰乾奇而坤偶奇一而偶二一合而二分上六之變郎爲龍一則合二則戰戰所以爲合也二所以歸一也用六永貞而以大終乾知大始坤順承乾牝馬順而化龍二而一之合德于乾郎乾之性命各正大和保合故曰以大終也乾坤之用九用六郎所謂六子之用乾之初與四巽風之入也是故爲潛而莫窺其朕爲躍而莫測其端乾之二與五離火之麗也是故爲見而文明于田爲飛而光昭於天乾之三與上兌澤之說也是故爲惕而周流

于晝夜爲悔而梍注于不盈坤之初與四震雷之動也是故辯之早而漸萌以杜愼之至而害㦯不生坤之二與五坎水之陷也是故出險而不囿于習順下而無失其常坤之三與上艮山之止也是故含章以凝爲貨之輝光血戰以奠地維于苞固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柔動剛動剛就是承天坤靜德方德方就是時行方言其義時措无所不宜謂之時行有不方便是回邪便沴戾不時而阻塞不行後得主而有常以承乾爲得主含萬物而化光陽大陰小陽明陰暗乾大明坤化光小化大暗化光此坤之所謂順承天也大抵明涵而蓄光發而散明必有光光本于明明其體光其用坤道所以爲順全在化光物物承天而生化物物生化而輝光凡資生處无不化无不光所以謂之承天時行生而不化便是滯碍化而不光便是暗塞難以語于坤道之順矣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蓋言順也郎坤順也之順順之反爲逆弑君弑父逆之極也學問主腦全在一念發端處辯得分明書曰人心惟危郎坤初之陰惟能不使之凝便是順順心一生則无所不順通身一團生理謂之積善稍凝便是逆逆心一生則无所不逆通身一團殺氣謂之積不善積善是忠孝積不善是弑逆凡臣子的心稍不順于君父而但在自己身上營營便是不善積而不已便是弑逆大惡所以履義爲至重履霜則霜且不使之凝而何有于堅冰履言其順蓋如此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

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大是人人之所固有直其正正即爲直方其義

義即爲方君子敬以直內是戒懼以存此理于內無

不直也今人却要曲意徇物君子義以方外是將措

以善此道于外無不方也今人却要侚那圓通皆所

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也是故不直而曲便是無忌憚

之小人於敬何有不方而圓便是計功謀利之小人

於義何有內曲外圓敬義不立害之所謂獨夫也孤

莫甚矣假倀乎其何之而能不疑其所行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徹內外洞表裏陽明用事而陰習消除此

六二之无不利聖人俱從承乾上發揮來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君子一身在家則都是服父事在國則都是從王事

服父從王都是用用合體便是陰之美用悖體便是

陰之惡雖有美弗敢成況惡乎到美在其中而暢于

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亦終是弗敢成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十月純陰天地閉塞而成冬賢人之括囊賢人之隱

也隱非隱遁之隱與龍德而隱同乃是賢人效天地

之變化處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

事業美之至也

坤之位在乾之中以下爲位爲體不黃者失中塞而

不通亂而無理不裳者越分陵上名位混淆而不正

體統倒置而不居君子之黃裳黃言其中之通而理

也裳言其位之正而體之居也通中之德理中之義

正下之位居下之體五之順以承乾於斯盛矣到美

之至也地位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象所

謂用六永貞以大終也所以爲元吉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疑于陽必戰上六之變便是一陽首出以爲王如

神兵自天而下百萬之寇一戰敗衂全軍覆沒者爲

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陰疑于陽是无陽也于疑

于父是無父也臣疑于君是無君也必戰陽必戰也

不戰則子弑父臣弑君必戰則亂臣賊子始無所容

于天地之間故稱父則無父之子誅稱君則無君之

臣討稱龍則無陽之陰退猶未離其類是猶西南之

得朋西非東北之喪朋也故稱血焉陰類未絕必滸滋暗長重復爲害血戰以盡亡其類俾疑陽之陰黨一洗而無餘庶幾揭大明于重光而朗乾坤于再覩也寧復有天地之雜乎未離其類天地所以雜離其類則天玄而地黃天清而地寧矣是故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未離其類者也東北喪朋則旣離其類矣乃終有慶陰不疑陽子不疑父臣不疑君戡戈橐弓歸馬放牛雲行而施天下平也終之有慶不其大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人心卽天地萬物始生于其間必多草雜昧晦故屯以言其難也險也若使地未逢雷帝不出震震剛不交于坤初之柔而不見其難震雷不動于坎險之中而安處于險震雷不迅坎雨不甚无以震動充滿于屯盈之兩間其於草昧止以人爲圖芟定而不以天造運經綸此則人心眩惑而靡主如四海潰亂而无君屯難何以解屯險何以夷安得有大亨而貞之日乎不知屯初一爻天德之剛乃人人之主宰人人所固有乾剛始交于坤柔則震動竦厲而難生劈頭難到底易矣震剛一動乎險中則險中一剛亦可震奮而出頭上下四爻陰柔之險无不爲之夷而平矣雷動雨溢險夷難解屯所以大亨貞以利建初剛以爲之侯也建侯而往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草雜之不除何昧晦之不廓故云天造草昧不建侯而用往人爲膠擾私意紛更草

方除而旋生昧方啟而旋晦其將焉往又安所用也
所以勿用有攸往也始交難生不得不難建侯不寧
莫敢遑寧茲贊人爲寶皆天造人白黎之人自限之
耳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君子合宇宙爲一心盈天地間之經綸都是天造絕
不與以區區智巧人力說卦傳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乾君坤藏經綸之大端即是天造自屯以下卦卦都
是乾君而坤藏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
磐山石之安者桓武也又威也磐如泰山之亘地而
安不可搖桓如大將之當關而威不可犯初九之力
量自能如此非有所強而制之以爲安赫而震之以
爲威也雖磐桓以應陰恐有未正故利居貞恐失所
主故利建侯象明之曰以貴下賤下如降下之下孟
子曰无以小害大无以賤害貴建侯則能以陽剛之
貴降下陰柔之賤以君侯之貴降下丘民之賤先立
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奪也大得民一聲霹靂百里震
驚有統理萬方宰制六合氣象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王初以爲侯乾爲馬故明乘馬爲乘剛邅回也回
復於初也班還也還顧其初也匪寇婚媾與初婚媾
而不至寇傷也白沙子曰時時心氣要和平心氣工
夫一體成此求婚媾而匪寇婚媾者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只一意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人无二侯女子
无二夫初屯主二貞乎字初以人心聽命乎道心即
虞廷所謂惟一之功五陷險中非二之所宜字字五
便是二夫故貞而不字十年乃字言其斷不字五猶

言寧耐十年之意尋常二與五爲正應此獨不然故
云反常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三居上下兩陰之中震體能動有即鹿之象下不應
初君侯不出虞人安至有即鹿无虞之象如此者從
獸爲荒惟有陷入林中之險者耳將欲芟夷其草昧
其可得乎外險體故象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將以即
鹿必先得虞將欲招虞必先建侯舍其外鶩之心審
其內炳之幾庶不窮于其所往而免林中之入乎往

吝而窮象故曰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見三之幾將勿失之草求四之明又何有於昧幾非
外鑠明登人爲皆天造也人自不審而妄往耳三往
吝窮于外馳四往吉明于內反二乘初懼其陵犯故
云匪寇四應初恐爲二三間隔故以求往云明吉人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有以貴下賤之君然後有翻
然之往義亦如此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與初合德在坎爲雨雷雨之動滿盈必得迅雷聲

震然後助得雨勢大迅雷甚雨施无不足何光如之
五陷險中與初不應雨意雖作雷聲不震乃雨未通
而爲雲雖有膏潤不能光大其施者也小貞吉膏潤
之小者堅固而不施或儉以制用則不濫或約以自
處則不淫故吉大貞凶膏潤之大者堅固而不施天
下離與澤舉生離與濟故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二四之馬乘乎初如雷斯震甚得力上六之馬乘乎
五如雨未通甚不得力蓋不利建侯不求婚媾而以
陰柔居險難之終到底草昧不除而爲林中之陷入

者耳泣血漣如不亦宜乎象曰何可長冬至一陽生
謂之長至可見陽德在人悠久无疆與天地同其長
久者失了這陽德雖逸樂終身聖人以爲泣血終身
雖老而不死聖人以爲凶短折者而已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之外無大人童蒙之外無我我求童蒙似要倒轉身來求童蒙求我只這眼前身子就是原初童蒙身子求之即是初筮之初即靡不有初之初再三瀆即決川成瀆之瀆山下初出清泉流到淵洋裏去滙而爲瀆

一時營易滋清得來此告與不告之所由異也不云山下有水而云有險險而止蒙一陽陷二陰之中前而又止一止所以蒙陷乎這二陰以止乎其所當止斯蒙者無失其爲蒙是故蒙之所以亨亨以行而求我時而得中志應其求而勿失之相悖筮求其初而不瀆于再三日日如此培養便教做養正聖功蒙是人人聖胎求之自我養之自我是人人聖功人病不求與失其養耳或以昏蒙蒙闇爲解去蒙義殊遠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蒙泉從山下初出無半點泥沙夾雜一泓清澈純是白水此人人胸中混混常出不竭之原泉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要速決早圖乃探本窮源工夫故可以作聖陽明子曰直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辨濁清向支流而辨濁清者橫流泛濫之水再三之瀆蒙也從根本而求生死者山下初出之泉初筮之童蒙也學者不可以不辨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初陰應陰在險之下身上拖帶了桎梏未易開卸得去以居剛承二故可以求我而發之發之維何身上

帶了桎梏如有罪人一般了故須利用刑人以脫之刑而脫之便是正法不刑而脫之便是不正法正了法脫了桎梏如山下之泉淘去了泥沙便還其原初水矣險而止蒙用脫桎梏改而止也以往則險而不止橫流泛濫將安所極故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陽剛是山下初出清泉以得中不曾夾雜泥沙少有滲漏有包象故吉上下四柔皆是婦茹而納之教誨之中則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爲納婦之吉包其在我納其在人以父乾母坤樂育英才一

體萬物之義求之此克家之子也象曰剛柔接以巳之剛接人之柔柔以剛克剛以柔克此則涓涓滴滴孰非作聖之功象所謂志應成巳而成物克一家以家天下不外此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二納婦三勿取女婦與女皆柔象二剛是男可以納其爲婦三柔是女何可復用取女須將自巳不中不正陰柔之身磨洗刮除丢下了這箇女身去爲男子丈夫又須翻轉身來利見正人君子如九二之陽剛

以爲巳輔方可不失其身而有攸往之利若是陰柔功利之私心未忘雖不取女乃見了金夫將欲學爲丈夫非夫也乃不有其躬者耳其何利之有乎金夫自四之五皆是以四五在三之前三所易見故取象以爲戒也象曰行不順柔順剛便是養正柔不順剛便是不能養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四陰柔上下亦皆陰柔比近乎三與二爲遠困也比近乎五與上爲遠亦困也寧無吝乎困與亨反蒙有亨道惟求則亨不求則困求則隨其所至

于聖功上必有交涉不求而困如四民斯爲下矣山下之泉淤而爲土矣象曰獨遠實獨遠實則全是虛白沙子曰渾是一包膿血包裹一塊大骨頭生爲虛生死爲虛死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五上近上九下應九二物誘未化良心未鑿正童蒙求我而初筮者童蒙之吉猶今人所謂童修初爲聖胎繼有聖功者也象曰順以巽以陰應陽謂之順去陰入陽謂之巽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卦以一爲主九二主乎蒙者也二包上擊擊包之反也童蒙不求我我求童蒙而擊之非爲寇而何甚非上之利也利禦寇勿爲寇也勿爲寇者爲二之包不爲上之擊也蒙以養正曰聖功包所以爲養擊非所以爲養也象言養大象又言育人能育養保守這山下一泓清泉到貧淡逆原便點滴皆是聖功初何待于增益矯揉乎初在各上爲寇不利其義一也象曰上下順不爲寇而惟禦寇便不是擊便是包上下人己之交皆順而養之以正矣爻內三言順與孟子惡智者之鑿同意蒙與屯反對建屯之侯求蒙之我經

綸天造育養聖功希聖而聖希天而天默而成之皆存乎其人耳豈容致其纖毫寇擊之人力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徤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險在前柔懦者遇之鮮有不陷鮮有不困窮者以乾遇坎則剛徤之德信有諸己初二三五所居之位俱是天位二五又居天位正中以所見則光而明夫何不亨以所守則貞而固夫何不吉雖遇大川之險亦若坦途之涉无不利矣棠山陳氏曰人之涉世何往而非大川也易言利涉始此利涉而曰往有功需非

不往只是不陷非但不陷且能利涉所以爲有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雖未雨而雨可待君子涉世修其在己爲所當爲爲所能爲至于成敗利鈍一聽之天何必戚戚皇皇不安不樂今且坦坦蕩蕩朝夕間啜一頓安樂茶飯則其樂天循理居易俟命无一朝之患可知寧有復陷于險者乎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險在前一般爲險尤甚遠近只我之所以需者不同

初不犯難而三致寇初得位上失位也初剛徙居位得正險難在前而居易在我不至犯難而行非需于郊之象乎然終以應陰易陷故利用恒乃得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乾至徙而德行恒易易平也衍亦平也二剛徙而又得中外有險難內无廹隘從容寬裕以需不失足於塗泥沙之象衍之義也小有言終吉二五同德五陷險中往則將有胥溺之憂不往則失拯溺之義可逝不可陷也有功可往无功不可往也時義當需類於

遷延不惟衆人疑之達者亦不遽信之故小有言然需所當需度己之可往又度其人之可以往不惟己之不陷而亦可以拯人之陷象故明之曰以吉終正所謂利涉大川往有功者或曰二不至致寇故曰小有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沙潔而泥汚三交於四而又應上出門一步便欠潔淨於此以需四上險難之寇必且自我而致其至葢一居下流則天下之惡皆歸焉勢之所必至也然三本陽剛君子災由外來不從內作寇以惰慢而至亦以敬愼而去泥途之中勿少濡滯急爲拔足亦其剛徤不陷之能事也苟一敗而不可收拾者倫哉二衍在中三災在外惕中者衍馳外者災初之所謂未失常辨此而已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三以近四爲泥四以自陷爲血需泥致寇防其陷溺也需血出穴善其刱艾也象曰順以聽以四居五三二陽之間抑其躁妄之心以順聽乎二陽之夾持顛沛必於是威武不能屈素患難行乎患難如此其需

便亦无入而不自得雖在險陷之中終亦必得自出出自穴則大川涉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說卦傳戰乎乾勞乎坎五與內乾三陽合德易以知險无險非易酒食之養盡皆天理光亨貞吉利涉大川皆其有諸己之信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上皆陰象穴四順陽象出上背陽象入陽致陰象寇陰來陽象客剛徤不陷義不困窮全靠自己作主

客共輔我者耳詩以速諸父以速諸舅主速而客至內主而外客以客而輔主者也不速之客來幾於不能自主而內外賓主之辨淆矣如此而又不敬則既无當於主之位又有以慢客之來必且終陷於險夫非上之大失乎敬之終吉則主雖不當客有正輔斷非終入于穴而不出者故得終吉三人皆陽剛正人君子之客非泛泛者比上雖陰然象雲上于天亦是大理路上人所以有君子之客不速而至敬之終吉慢之終凶可知敬之未大失慢之有大失可知屯建侯蒙求我需敬客爲仁由已以友輔仁之義備矣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有孚窒窒止也有孚則訟止矣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惕中吉中剛來得中之中乃人人之中心惕然自動其中心則不終訟而吉矣終凶即有孚惕中之反利見大人大人能使人无訟者不利涉大川教人立心於易而勿蹈於險之意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作事謀事謀自謀也即所謂見過而內自訟者也始事不謀到末後來過惡已成雖訟何益是故訟而長一時了結不得訟而成終身了結不得此所謂下愚之不移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詩所可詳也言之長也訟而長一時安能辯明得許多初與四雖違行然承九二得中之剛於事之發端處見有不是便自廓然收斂忍默得不到長永難辯

夫處雖小有言以能謀始必得善終故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聖人以爲厚取邑人三百戶似非邑之小者以二對五二爲下五爲上如子對父如臣對君二剛來而得中宜无訟然與五之剛中正尚不免於違行寧得无訟以有孚惕中故能不向君父身上訟還歸而向子臣身上訟凡屬不孝不忠等私意盡行除去盡數逋逃而竄伏曰无眚雖如此自訟于子臣之分不能加得分毫僅可免患而已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陰以從陽爲德自來如此故云舊德三之食舊德全於以陰從陽以下從上堅貞危厲毋敢怠遑其能改過必矣不終吉乎從陽之陰即致身之臣或從王事惟以自卑爲臣之分耳寧有成功之可居无成而功名之志薄食德而仁義之飽淡即險以居易應從以自强雖居訟體而无訟事終吉之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克訟而歸不克訟而復歸與復俱是反求諸其身四與初違行不訟初而自訟復而即命渝而安貞如爲父止慈爲君止仁惟務自盡於臣子身上亦求之甚恕此非四之吉乎象明之曰不失以四居陰應陰幾如上之入于淵但以剛居徙始作急回復於正理故能不失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之訟正利見大人之訟爻義於訟之上不加聽字何可斷其爲聽訟五剛中正二剛得中于違汝弼若戒臣規吁咈都俞可否獻替虎爭殿上色動朝端

事有相拂而實相成皆五之元吉之訟也不然如虞芮止爭於文王角牙明僞於召伯亦登聽之而得其平然乎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凡人自身上純是陽剛到底无可訟便是終吉帶了陰柔到底有可訟便是終凶終吉之訟大人達諸天終凶之訟小人入于淵上九居陰應陰與陽剛中正之尚到底相違身上到底不乾淨到底被人有是非可訟所謂終凶所謂入于淵者如此之人縱使受鞶

帶命服之榮可鄙可賤可輕可慢殊甚又何足敬之
有若曰訟勝而受命服之賞則古來似無此事但以
明終凶之戒可耳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
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
何咎矣
九二一陽自人得之爲正理自天賦之爲正命大君
奉此以命將大將奉此以帥師君子奉此以容民畜
衆允可以稱民之師帥不止興兵戎之師然後謂之
師貞正也正已也能以衆正正已而物正也不能正
已如衆正何正已而衆正乃王者之師故云可以王
剛中而應二之一陽足以應上下五陰而使之正行
險而順行此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以以此從從此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暴亂不除則民无所容而衆无以畜畜止也養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君子懷刑君子行法凡師于未出之先者皆律也臧
在已者也若欲以不臧之身出无失律之師已則不
律焉能律人此失律而凶者耳初承二故无不律以
質陰故恐其失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得師之中二之吉即初之律與臧吉无咎則何用不臧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唯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上有湯武之君應天順人而興昭受天寵伊呂佐之以安民濟世爲心得師中之吉道是順承天寵以致之於湯武也果何咎乎王三錫命王者之師將奉天以承寵於王王奉天以錫命其將以此除暴亂綏萬邦師之所至若時雨降民大悅萬邦孰不懷而歸也懷萬邦則小人之亂邦者必勿用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輿尸程子謂之衆主或將相不調和或如相州九節

度之師而不爲置大將皆是九二剛中而應師出於二三處衆陰之中不中不正乘在二上不肯受二節制師既不貞又非丈人以帥之或蹈不測之險以斃民於死亡幸而有功亦所喪甚多故云大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陽左陰右左即二之剛中之地左次自右而退於左以左爲次若舜之舞干苗格文之因壘崇降皆退而增修其德者也四貞而未中必左次然後不失其常陰以從陽爲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師以二之剛中爲貞五與之爲正應二在中五行其中當敵加於己之日與奉辭伐罪之師任長子以爲之帥何其當乎然以質陰恐其信任長子之心未免疑似二三故又以使不當爲戒弟子上下五陰皆是不必指定三與四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但憑藉自己陰柔之見失於張主太過而欲從中以制節是弟子輿尸貞凶正乎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命謂天命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如武王當四海毒痡之日奉順天命以興開國之師如宣王當玁狁內侵蠻荊背叛之日奉順天命以興承家之師皆要用丈人任長子然後爲師之貞而可以正天下象明之曰正功謂行師之功則以正天下也天下正而師止矣小人邀功生事貪功稔禍安能以正天下爲心故在所勿用若用之開國必亂其國用之承家必亂其家上六居陰應陰與九二之剛中不相應全是功利全不能正故特嚴小人勿用之戒

䷇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吉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強比所以吉也原初也筮求也元永貞卽九五居中得正之陽剛陽剛之德在人爲元循其有首原來能反已自求不失此元善之德而長永正固以要其所終然後可以親諸侯比萬國而无咎不寧方來寧荒寧也來來應也自強不息在我要使上下五陰俱源源而來以比五然後吉後

夫與原筮反後而失之便是荒寧便有不來以此言比比道遂窮寧得長永而堅貞乎其凶必矣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親諸侯卽所以親民五之顯比正明德親民之學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爻皆以比五爲主詩寧莫我有有他有五也凡比之道必有孚然後无咎以初比五遠不相應故貴積有盈缶之孚自始至終而終來含已從五而有他然後爲初六之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比之自內以己之柔中正應五之剛中正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乃比其在我而非比其在人者何至自失程子曰自內謂由己如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汲汲以求比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義利公私之閒三不應五出乎君子必入乎小人乘二合初交四應上皆傷害之匪人也雖不言凶咎凶咎大矣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

士非有擬於匪人之戒哉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視三以下皆不賢惟五爲賢不內比而外比不從下而從上比之正也吉之道也何也見賢而從必見不賢而省外比于賢以親其在人必能內不自失以貞其在己比道曷以尚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己之比人人之比己稍涉于私便是偏黨或能信之於昭昭不能不爽之於冥冥或能欺於公庭之君子

不能喻於私屬之小人九五之顯比逆而去舍之順而來取之親己與否任其在人初不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此則无私得正已之盡至中妙應物之感邑人不誡而其於君子也不占有孚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首卽陽剛中正之九五彖所謂原筮之元也比之无首以上居五外與五不應自以爲安而不來甘爲人下而後之與初之終來正相反故云无所終而凶

☰☴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正小畜之象假如有些雲起便下雨不過數點便了惟密布其雲如詩之所謂上天同雲不輕易下雨這雨自然來得大人之所畜皆當如是若稍有所得便搬出來用或南征北伐或東馳西騖源旣不淡流安得長膏旣不沃光安得燁本旣不盛末安得茂今且從我西郊收歛地方藏而又藏畜而又畜密切精細體認天理纖毫不致疎漏放過其何患於施之不大行也乎昔吾夫子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仕行可於季桓子都是小畜學問東陽西陰西郊之取象只就六四一爻上生義乾是小畜內體從我西郊有遏欲存理工夫循理樂天氣象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卦有離象故云文德君子要畜到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地位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初九以得正之剛應得

位之柔陰陽正應藉六四切磋之功復自己剛正之道何咎之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程子謂中重於正二中四正以二之中牽四之正以為復則可因中以得正亦不自失其正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四是得位之柔三應之有夫道然過剛不中而妻則甚正苟能相取以為畜便是得了內助之賢乃以剛自恃寅行妄作不取其正便是迷復之凶其能有攸往之利乎到行不得時被四反目而視之且將有乘

夫之患矣何能以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四居位得正上下五陽衆君子俱應之以為畜若專於畜人而忘自畜又何以為四乎四虛中為有孚之象以其陰柔為血而務抑其血氣之私以進之於德性用事之純忠告以導友而不至於取友之辱至誠以告君而不至於致君之懟然後為正是有孚於血之去也以一陰畜五陽或以不勝為憂然一正可以爭千邪一誠可以消百偽大師可克同心與世沮之而必為孤忠可矢報王天下非之而不顧是有孚於惕之出也如此則不以己之得正為足而務上進以合衆君子之志其何咎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三四反目夫不夫妻不妻也五四攣如四有孚以上合五有孚以下交夫夫而妻妻也德不孤必有鄰五陽剛中正應得位之柔而相取以為善日邁月征日就月將无所不畜无所不有身安之富既在五矣而寧自私其有乎五居尊剛中而志行既能感乎得六四一陰之心來豈不能感乎得上下四陽之心來是則一人之心通乎上下諸君子之鄰以為心一人之

富公乎上下諸君子之鄰以為富夫豈獨富而已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獨上九則不雨而雨不反目而處既雨則陰陽和既處則夫婦正可尚之德積有一載矣不其厚積矣乎但小畜之義以應六四為主六四得位居正婦既貞矣又能危厲以持之方是月幾望而可滿其貞德之量此為四戒也書疑謀勿成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五陽君子藉四以裨己則可推己以附四則不可父言征內言君子如不能自復其道或至倒入在

四之陰柔類中去是其內也象明之曰有所疑謂如初之復則明如上之征則暗明无疑暗有疑也此如內助之賢固亦君子之所亟取然至於失其制義之道而從婦使婦可以疑夫又豈不爲凶哉此爲諸君子戒也象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應而自復爲乎應而失己爲疑乎者戒其爲畜疑者不戒其爲畜言征凶則復吉可知以復反觀征凶之義思過半矣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私滅公欲滅理虎咥人六三一柔履進於剛兌說而應乾剛純是一團天理不爲半毫私意所剝蝕我去踏伏倒虎毋容虎來咥我此履之所以亨也履帝位而不疚直是履到克配上帝地位雲峯胡氏曰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履道易之危辭莫危于履虎尾之辭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履進上而天固是天退下而澤說應乎乾亦是天上下皆天君子之志之所以定也而以辨上下者定其民志則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爲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爲天身雖貴无其爵不敢服其服家雖富无其祿不敢用其財上下辨然後民志爲有定故辨者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初以剛履剛一團天理无纖毫物欲之染謂之素履君子素其位而行行此獨行願與獨遠實相反獨遠實人皆得而我失之者也獨行願人皆失而我得之

者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天理上不容加一物无纖毫險阻无纖毫暴著故言坦言幽皆所謂道也履道之人自有一段收斂沉潛氣象悖道之人自有一段恣睢暴戾氣象故幽人與武人亦正相反初獨行願不願乎爲三二中不自亂亦不亂於其爲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聖人未見蹈仁而死豈有履乾而見傷害者虎咥人即指三言三伏乾後故以象尾履虎尾要用全力踏伏倒虎不是輕犯得的三不中正柔而志剛眇跛之人自任能視能履多見其昏惑顛躓以死而莫之救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履三正是虎尾自上履下雖无不勝然而君子之心到底戒慎恐懼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故愬愬然後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決盡陰柔以爲履又堅貞危厲以持之正象之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者蓋人之所履稍有一毫陰柔之私牽滯不決便是疚便欠光明如五之夬又貞又厲固无不決之病亦何所恃而傷象明之曰位正當履至九五光明无疚抑何其甚正也哉抑何其甚當也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履上柔志剛眇視跛履而有咥人之凶視履皆戚戚者上履三剛踐柔天理流行私欲淨盡以視則足以有明以履則足以與行視履皆成祥者視履成祥

周旋以天折旋以天應乾而能旋乎乾大有福慶之履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
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
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萬物莫非己也財成
輔相匪離己而求之天地若離己而求之天地把甚
麼來爲之財成爲之輔相須是與天地合德之后以
左右民天地之道人人之道也天地之宜人人之宜
也后不過左右之而已棠山陳氏曰孔子不得位刪
述垂憲即是財成輔相處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之義聖人明言志在外指外卦小人言也天下
之不泰全以小人盤據爲患誠拔去其根而盡亡其
類非開泰之最初一義乎其云征吉言如是征行則
吉也是故泰初之茅以拔人否初之茅以自拔泰之
小人在外否之小人在內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泰所尙中行之道只在處置外卦小人處置小人
得中人可使爲君子此泰治之所以益開也二剛健
得中君臣道合上下志通登顯君子而亦非忿疾小
人其有一長可取則取之而不概棄其生平其有片
善可錄則錄之而且盡忘其他穢有包荒之象泰之
世或以閒暇而倡豐亨豫大之說或以无虞而獻遊
淫觀逸之訣皆泰河之溺人者二正色立朝憂盛危
明絕險之必踰而大川之必涉有馮河之象計安於
內慮周於外无以巧令之微而不畏无以側陋之隱
而不揚有不遐遺之象日進君子而匪以同己日遠
小人而匪以異己有朋亡之象如此光明用心正大
行事中行之道无以尙玆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三處乎極應上能无陂上
處往極應三能无復天地際際之爲言極也當此際
極之時全在艱貞方得无咎所謂艱亦只是艱於尙
中行所謂貞亦只是貞於尙中行如此則雖无平不
陂可勿憂其陂矣雖无往不復可勿憂其復矣豈不
食福也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初應四以拔去小人爲義四應初以登進君子爲義翩翩不富鴻冥鳳舉翱翔霄漢之上於獨山林高尙之士有之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周相天下而不居其功皆所謂翩翩不富也皆失實者盡失其實如周公叔父之親冢宰之尊勤勞之大盡數遜讓不居惟吐握以來天下之士書臣哉鄰哉鄰哉臣哉以其鄰以用也謂用賢也不戒以孚大臣能用天下之賢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也若謂言不富者皆陰爻家人六四富家大吉非以陰爻而言富乎陰既云虛原未有實何名失實既皆失實氣力俱已消索何能合交以害正道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順也

帝乙殷之賢君帝女下嫁明章婦順自帝乙始故取以爲虛中任賢之象初拔茅二包荒三艱貞皆以防外之小人四以鄰相爲天下擇百執事之賢五行順君爲天下擇相皆以任內之君子君子滿朝小人遠去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萃於雍熙太和之朝二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隆此道耳諸本或作行順或作行願上居中順之體行順近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使要用師鑿斯池而築斯城與民守之如啟之征有扈如高宗之平荆楚如宣王之伐玁狁征蠻荆再開夏商周之泰此大聖人之作爲用上六之師者也若有扈荆楚玁狁蠻荆之師不用止於自治其邑天下之亂其何極也亦可吝之甚矣故云貞吝象曰其命亂也言自邑告命乃亂道也即貞吝之謂也

䷋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否六爻皆言君子易否之事大抵陰陽剛柔君子小人常相半亦不並立小人可使爲君子世道便自否而復泰君子或墜爲小人世道便自泰而復否否之匪人匪人即小人以小人在內有害於君子之正道大徃小來所以否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君子見害不避所惡有甚於死故患有所不避曰避難不類於偷生全軀之士乎曰邦无道危言危行默足以容徒取殺身而无救於君則君子之所不貴也末世士人以酬於利祿爲榮利在而趨害至而避豈君子儉德避難之義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內小人而外君子以全象論內三爻皆小人也以一爻自爲一義論爻者言乎變者也初居陽剛君子之位應九四陽剛君子之德其動而變也爲能自拔其陰柔之根盡去其陰柔之類當否而利君子之貞所志純乎在君其不轉凶而爲吉易否而爲亨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內三爻爲小人之羣然二以陰柔中正應五陽剛中正其動而變也爲能包承包實能容之承以節取之如此雖與小人爲羣初不亂於其羣而有所轉移變化於其間小人可使爲君子大人所以處否而能亨此道行也其吉也宜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三陰柔位不當於中正有愧於初

與二之吉亨故可羞以居剛應剛故能包三之包羞恥其不善則必有以進於善陽日長而陰日消斯不終於否也已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四應初柔如彌子以衛卿要孔子孔子曰有命進以禮則成休否之功退以義不失否亨之道進退皆得行其志故云志行疇離祉四旣有以自處豈无所以處人處人不失其道遂能使小人之類皆轉禍而獲福與初之拔茅貞吉正相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否九五居陽剛中正君子之位旣正且當所謂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自然能轉移得內卦小人來使小人之道不傾而自消故云休否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終以內有小人之故新都楊氏曰苞桑非固結之物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泰否相尋以人事勝不以天道勝否終則傾非以否極則不可長而自然能傾傾以上九之陽剛君子握其開泰之權於在我勿使世道之長否耳先否後喜與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同程子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不能變屯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人人同得乎天以爲人通天下之人同一天亦通天下之人同一人何爲有不同有不同乎人者以人滅天以欲勝理係累於陰柔比暱之私情耳陰柔比暱之私指六二一爻以明其義五爻皆陽剛唯六二一柔間於其中所以有不同然六二之柔乃得位得中

而應乎乾者也以中正之柔應全體之乾則人欲淨盡无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以斯同人四海吾家八荒吾闥六合吾人豈非同人于野而得其亨者乎天下大同則无論安常處順以之當險阻共患難大川之涉何不利乎此君子同人之正道君子之所攸利也曰應乎乾曰乾行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可見六二一柔又卦內文明之主爲能達觀天人之介洞晰理欲之幾本之以至明而運之以至健與乾徤全體無不應合則徹內徹外皆歸乎天我一天矣天一我矣天人一理更無分別通天下之志爲一志同天下之

人爲一人孰非君子同人之正道哉同人之亨亨此
同人之利貞利此貞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同人要同人登是勉强同得的須先就自己
本心之天光明起人人同此天何故同不來只緣被
那陰柔類族牽引陷溺錮蔽本心之天失了文明之
火無與爲辨所以同不來君子以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以類而辨毋使陰陽之混淆以族而辨毋使公私
邪正小大之倒置天得火而明火應天而健君子之
所以同人有如此亦全在一柔交上生節目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君子同人之正道原來成不獨成立必俱立達必俱
達若但閉了門獨爲君子則蘧伯玉耻焉況六二得
位得中卽在初九門外與初九不甚隔遠忍絶之
而不與同初九出門而同之貞无我之公廣與人之
量惓惓汲引與之利涉大川而共登康莊將內無失
己外無失人矣又誰得而咎之誠齋楊氏曰吾與人
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
吾同者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二與五中正而應非其係於私者有子曰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宗主也非黨也後之儒者多論宗旨卽
此于宗之宗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便見夫
子之同人未嘗有宗二專宗五不及衆君子微有吝
道耳非正吝者此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三欲同二而剛不中便是自己之鹵莽處須先伏戎
以自敵而不務於敵二所謂攻其惡无攻人之惡也
伏戎與卽戎反專務敵人便是卽戎專務反己便是

伏戎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三處二上有高陵之象旣
伏戎自治將此身升進高陵之上至於三歲之久戎
其常伏而不興猶云三年學不至于穀也象曰安行
言如此我此身步步是高陵脚脚是實地便是應乎
乾便是乾行應乾以行寧有不安之患哉故謂之安
行安己所以安人其于二也不言同而自無不同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三以近比乎二爲莽四以高出二上爲墉以四之高
下視乎二乘高攻下挾貴交人此非君子之同人也

乘墉弗攻以義自克好人之善忘己之勢尊人之德自牧以卑四之吉也象明之曰困而反則處高則反己甚難自廣則乘人甚易非困苦著實反求循乎剛克柔克之則亦何能有得於同人之義乎三安行安己所以安人人可使之同行四反則己所以則人人可使之同則是為君子同人之正道卦於三四兩爻不言同以明人无不同有不同者皆由己之不至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同五為各以其不應全乾之體而獨有所宗也以五之剛中正同二之柔中正何為而號咷又何為而用大師之相克乎蓋五之與二中正而應雖稱二人同心然終是剛柔異質必也先號咷乎以五之剛中迪二之柔中取二之柔中輔五之剛中至誠懇惻彼此切劘或大聲疾呼以長鳴之或垂涕泣而道之用一番大師相克之功然後得相遇合而笑耳繫辭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斷即鍛也同心之人德相勸過相規著實切偲透底變化如金之在鎔則於千鍛百鍊以成其精亦猶朱子所謂到這裏須盡翻轉從新鑄造一番過夫是之謂斷金之利夫是之謂大師之克到此方是人己並合為君子足稱二人同心之道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邑外為郊又距國百里為郊上與二雖非出門相遇之同而尚號為于郊之同以二无宗上之心上亦無所用其大師之克特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已其如所謂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既有所表見於世則豈曰獨行其道獨善其身而已乎我有以見於世世必有見於我人或不同於我我无不同於人其迹遐而其心無所絕焉同也其地遠而其神時有交焉同也遠而不失其同故无悔未能如五與二之相遇故明其志未得初无咎以同而有交人己相成故得補過上无悔以同而无交然初無失亡故无所致悔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書云天其申命用休有善无惡人之性也天中之休命也大有剛健文明則全善矣又何惡之可遏所謂惡指六五一柔以發其義德必純乎陽剛然後爲純善若是陰柔稍有纖毫未化皆人之惡也君子以離之至明察善惡之幾以乾之至健致遏揚之決其遏之也期於纖惡悉除其揚之也期於萬善畢備斯爲

奉順天之美命而所有其無不大乎以六爻大有之義言之初有克艱之大守二有任載之大量三有格心之大忠四有遜屑之大德上有履信思順尚賢之大祐皆臣道所有之大也五成天下之大信合天下之大交而履天下之大威君道所有之大無以尚茲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六爻皆以應五爲主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此人之所以有交害也初九以陽居陽上應六五之柔而尊其所當尊從其所以大纖毫不爲陰柔物欲所干涉亦無纖毫有所阿徇於其五故无交害而爲咎但君子之心若亡若虛不以己之有善无惡而生慢易不以五之尊位大中而忘儆戒故必克艱然後无咎曰艱則无咎見不艱則不免於有咎矣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柔得尊位大中二與之爲正應以二載五卽爲五載至誠感動盡力扶持厚積其剛中之德而有攸往則可以納君於軌物可以範馳驅於天下之臣民可以

通道於九夷八蠻可爲指南以施諸後世無往而不利矣奚其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之亨五如同人之五大師克二而遇之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九三有焉小人害承无交害來言小人則交害而已豈惟弗克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四明體以明應五爲之明理義以致其知爲之杜蔽惑以誠其意守初之艱大二之載用三之亨承上之

祐而不自張其功伐非其明哲煌煌辨之早辨晳之
至晳何以幾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五虛中以交上下之賢其志之所發皆信也詩所謂
成王之孚者也威如之吉乃文明之德在我明白顯
易如日月光昭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非有假於
刑驅勢迫之威者故云易而无備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虛中爲信坤體爲順旣信且順爲賢上九履五

之信以陳信於五思五之順以將順於五如此其尊
尚信順之賢君而奉天命以祐助之是藎臣之上理
察相之大忠也吉无不利順天休命則天亦順之應
天時行則天亦應之不亦宜乎

䷎謙亨君子有終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謙與盈反盈者有而有謙者有而無孔之何有於我
顏之若无若虛眞切道理是如此君子有終非先屈
後伸之終乃原始要終之終若謙而無終亦不足以
爲君子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坤順之中有艮止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
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君子以裒
多益寡稱物平施卦中陰多陽寡險阻不平君子在
天理人欲上劑量多寡裒去人欲分數之多增益天
理分數之寡俾九三陽剛一爻出頭作主若持衡稱
物以平其所施蓋從自己心上平非從物上平也乾
以易知易平也九三一爻如衡斯平上下五陰不得
以低昂輕重於我到家齊國治天下平不過以此平
之而已此君子之謙君子所以有終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也

謙以九三爲主初居剛艮體止於在下謙而又謙之君子也然終以己之陰柔承二之陰柔爲大川故必用涉大川然後吉涉大川斯有以自濟而庶幾登乎勞謙君子之岸矣若是大川不涉其不流於象恭滔天之僞也者幾希象曰卑以自牧牧卽牧牛羊之牧馴服於卑所以進於高也故曰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以柔中正順承九三中心所得莫非天理以此爲謙

廼由裏達外根心生色聲實相孚之謙豈聲音笑貌僞爲於外者哉故貞而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三艮主成言乎艮高山裒裒上下仰止而伏於至卑之下勞而能謙之象也勞卽稱物平施之勞遠乎天下近乎家國酌天地鬼神人害福好惡之施皆是君子有終到底不施其勞也若是无終又安足貴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萬民之服不亦宜乎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四處三上三有功且下人四顧可以上三乎撝如手之撝言指讓乎三以爲謙之則程子所謂動息進退必施其謙是也如是則可望其躋於君子有終之域矣故曰无不利撝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陽義陰利五又衆陰之主何能不富五之不富以中順居剛行格於不伐不德之君子故能以不富爲謙又以不富之謙公己公人成不獨成達必俱達俾上下四陰皆有所則以爲謙以其鄰也利用侵伐自己

不富天下有爲富者勞臣能謙天下有炫才矜能或稱其功以加於下或伐其技以憑於上者皆利用侵伐之侵其所當侵伐其所當伐皆所以崇謙道於有終也象曰征不服五君道當防其過於柔巽不服之征卽初之大川之涉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之鳴似與二同二曰中心得上曰志未得何居曰二以承三爲鳴相須有得故云中心得上以應三爲鳴旣處陰極又有五四兩陰爲間得無聲音顏色之

有餘而中心實得之不足乎故云志未得志既未得邑不可以無征邑如得正國亦不可無征行師征邑初之涉川之利也行師征國五之侵伐之利也初涉川五侵伐上行師可見一畫陽剛若爲上下陰翳遮塞而謙非其所謙者險於大川何可以不涉甚於寇亂何可以不征謙謙君子謙所當謙兼全天理絕去人欲兼體陽剛絕去陰柔其於謙也終其義矣不然弘之東閣非大川乎莽之下士非大寇乎志於謙者不可以不辨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建侯建九四一爻陽剛之侯行師行征伐上下五爻陰柔之師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作樂崇德先王順動之德通於神明克配上帝有素樂非徒作而配亦非强合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豫利建侯建自已之侯有得於中心之悅也初陰柔應豫主以爲豫而不勝其志得意滿之樂是安其所以危樂其所以亡者故窮而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柔順中正應剛以行其志建其所建行其所行其介如石而知幾如神絕無遲留不决之私以牽滯於其中如此則一掃徇欲之戚而復還循理之樂矣非豫之最正而吉者乎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三近四陰不中正不自建侯而張目乎四以爲豫去初之鳴亦無幾必行速悔之師方得免於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上乎天理以爲豫四之所以大有得也然豫之四以陽居陰失其位不如謙之三以陽居陽得其位終有疑在必勇决行師以伐去其疑斯五陰之朋盡聚而歸我以爲豫如簪之聚於首矣夫能使上下五陰皆由我之豫以爲豫不曰樂以天下乎故曰志大行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五應四柔乘剛取四之剛德正已之柔疾疾其有瘳乎有疾故非豫疾瘳則豫矣恒不死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陰居豫極侯且滅亡有昏冥之象何可長心死故也以剛應動體故倘能行有渝之師而得免於咎

䷐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剛來而下柔震初之剛自兌上之柔而來於下以爲隨主以二則隨初以三則隨四以上則隨五以柔隨剛以小隨大隨得其時所以爲大亨之正而无咎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息義從自從心此人之自心以發散之理晦含在翕聚之中收斂乎陰柔充實乎陽剛從其自心入得所安此澤中之雷晦中之息也蓋人未生居母之腹隨

母呼吸無視無聽惟有一息及其旣生神出氣移遂不復守母腹中之一息矣是故凡人之情識未忘機心未絕稍有絲髮外馳而不能入纖毫駘蕩而不能安皆不可謂之入宴息息不入安命非已有此至命君子所以不多見於天下也入宴息卽天下隨時之義天時運行無息人心變化無息隨而進於入宴息心一時矣時一心矣君子時中時措時出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隨時之義豈不大哉或曰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亦此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初隨主人心所主謂之官故孟子曰心之官有渝貞吉初比二稍有適莫而無渝變便失其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貞而吉矣又初四合德動必以正說必以道以此相隨出門而交入閤有宴息之功出亦有麗澤之功何失之有昔者趙簡子問羊殖成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是故官有渝變之於始

成有渝變之於終其義一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陰小陽大小子謂三丈夫謂初與五二承三但少係三之柔必失從初應五之剛是係小子而失丈夫非隨之正也象曰弗兼與係小則失大係柔則失剛偏滯甚矣惡得爲隨時之隨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剛居三上爲丈夫六二柔居三下爲小子係上之剛舍下之柔此三之有求於四而得所求者也然係以言求而有係寧無不正之嫌故利居貞如初之渝無求而隨謂之貞如三之係有求而隨卽謂之不貞不必係小子爲不貞雖係丈夫亦謂之不貞矣傳與本義皆以失小子爲失初初乃隨卦之主失初則失其所隨之主矣又何以爲隨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大亨貞方盡隨義四上有五下有初彼丈夫此丈夫皆志同道合之君子三有求於四而得隨四不爲三係而應初從五可以謂之貞吉若但以三之從我爲

獲則四之一身便爲三所係縛雖相求而不謂之孚雖相得而不謂之道其究必至樹黨欺君徇私滅公邪暗甚矣豈不正乎凶乎有孚在道以明有孚於初以交有功有孚於五而不自以爲獲皆道也以明明其道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自然德日起而大有功矣又何凶咎之可言哉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謀曰嘉謀賓曰嘉賓嘉善也九五何以孚于嘉居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合初與四陽剛同德之善而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應上下交孚何莫而非嘉之會

乎此可以言隨之大亨貞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有渝者無係無渝者有係係小子係丈夫得失雖殊但有所係即去隨時從正之義遠矣上以陰居陰爲拘係應三爲維係而拘且維則係益甚所從寧有得其正者乎故云窮王用亨于西山方是動無弗說而絕去乎係之病西山借言兌方王借言太王太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王業從此亨通何無係如之若拘係維縶於居邠而不免於狄人之難窮而凶甚矣安

所語於隨時之義哉自古人君所從只有一箇天理即世守之土地亦可舍而去也土地之外其無所係又可知矣初渝上亨皆無係者所以爲隨時初下故云官上上故云王初震主上兌主震來下兌其惟隨之王翁歟這王翁時時嚮晦入宴息要其極便是至誠無息地位夫子七十從心即此隨息之極今人時時馳逐在外何曾一時隨著自心而有安息之期哉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甲者日之始猶言元爲善之長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到底不失此元善之始非體天行之健者不能故云天行先後三日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要終原始不出六畫成卦六位成章之間以此治天下謂之國家之令甲三年之治必世之仁皆此貽之天下之蠱所以無不治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民風日趨於柔下則剛德日至於敝壞蠱之象也君子以振起柔下之民育養剛上之德起敝維風莫加於此矣所謂蠱元亨而天下治罔如此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言父又言考考者父有成德之稱乾稱父坤稱母宇宙內事皆乾父坤母之事皆吾分內之所當有事初在巽柔下體其性務入幹蠱而至於暴揚前人之短則未免使其考居於有過之地若此者謂之不順乎

起不可以爲子安得稱爲有子惟能巽居剛位振起
柔德有隱無犯起敬起孝先意承志而諭親於道如
此幹蠱斯稱有子而考得无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
者可也而不以曾子之孝爲有餘然則冰淵戰兢死
而後已其曾子之所以爲厲而終吉乎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居巽體柔位之中如子服母事以剛巽柔得乎幹
治之中道者也若以剛正柔矯拂傷恩則不合乎道
之中矣不可貞求其中也非廢剛而用柔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
三之幹蠱似與初同而三不設有子之戒者初柔三
剛初不得正三得正也王湘卿曰三過於剛爲臣則
爲諍君之臣爲子則爲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
故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善故无大咎幹蠱者寧
過剛而悔無寧過柔而吝其庶矣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以陰居陰應陰失其利涉之勇故不免於裕裕與幹
反幹蠱不中且有悔況其裕乎象曰往未得甚言裕
蠱之非計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初承父意即所謂善繼人之志五承父德即所謂成
文武之德皆在自己身上討分曉其云幹幹乃自己
植立身于先後三日之甲也初巽剛心之所發都是
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中事尚未成德故止云意承考
又必厲而終吉五應二柔中剛克篤實與剛從合德
以德幹父其有譽於天下固其所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乃有事之秋上九未嘗在事外乃以艮剛獨立巽
卦之上所謂帝倬萬物之上者士何事曰尚志上九

以高尚之事爲其志固將移易一世之人心而返之
古挽回萬世之風俗而歸于淳何在拘拘謫謫大王
小侯運量之間此上下與天地同流六五帝而四三
王高出人間尚友千古之事象故明其志可則也子
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不與天下舜
禹所以朋天下之泰不事王侯君子所以治王侯之
蠱其事同其志同

䷒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至于八月有凶不必向卦外求索如以遯爲有凶遯云亨以觀爲有凶觀以中正觀天下似不必借別卦以幫補臨義友予曰消不久若是經歷八箇月應有許多時何得言不久三月尚言久况八月乎八月即指內卦六三一爻以發其義六三爲兌主八月卦氣屬兌爻之所謂甘臨孟子所謂驩虞之霸王道幾于

滅息故云有凶剛浸而長未幾再長一剛便泰而亨故云消不久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感之以無心曰咸初剛正四柔正四以正求初初以正應四以此相感而爲臨得獲上治民之正道貞吉宜矣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正是浸長之剛與五相感以爲臨二以剛中輔五五以柔中任二至誠相感是以吉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五順體二說體五惟順其所可說二亦說其所當順乃其精神之感意氣之孚之順初不由於順上之命也其行君令而致之民亦若是而已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甘與咸反三陰柔不中正爲說之主而當上交之時位或有所阿於四或有所逢於五皆謂之甘夫甘小人之交也甘以臨民違道干譽且無所不至矣其何利乎然以近浸長之剛故可望其反甘而爲憂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正應剛得至當不易之理上以堯舜其君下以堯舜其民此道行也四所以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以中順之德應浸長之剛中而用其中以爲中以臨羣臣以臨萬民豈不稱知而得大君之宜若自任其知適爲不知如書所云自用則小者而已耳何以宜其爲大君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在內猶記言內心根浸長之剛以爲志而敦厚臨道之終凡尊之臨卑高之臨下而有得乎此皆吉而

无咎之道也臨終益厚絕無八月之凶之患矣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句一義當其盥手未薦之初有孚誠顒然盛大在上足以交於神明寧不足以爲人之觀乎此觀之象也聖人神道設教神道只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便是天之神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便是聖人之神道觀我生觀其生便是君子之神道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人而不失其本心則生人

而失其本心則死生卽神道死卽鬼道聖人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以神道設教胥天下而納之並生之域天下所以觀而化也如其不然是以鬼道設教而率天下以攜貳者耳天下惡乎化乎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君子之德風先王所以觀民全不在條教號令只是有以風之省方觀民設教就是神道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都從自己身上立標準蓋觀民以設教非令民以爲教此所以爲風行地上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中正以觀天下必陽剛中正爲大人爲丈夫始無愧於在上之觀道初以陰柔居下與五不應二以陰柔居内又爲三四所蔽如童穉之道婉孌丱角使小人賞歎以爲觀寧非君子之吝乎如女子之貞以順爲正使外人竊窺以爲觀寧非丈夫之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三木中正然以順極交巽初可以巽入九五之中正反已量度我此生其得免於小人之道而爲君子之觀否乎其得免於女人之醜而爲丈夫之觀否乎如

其得爲君子丈夫也則進而行否則退而修若然進必以道退必以道進退皆足以爲人之觀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又曰旣見君子爲龍爲光四得正近五寧非王國所觀以爲龍爲光者乎利用賓于王非朝覲仕進之占天下必有不名之臣然後成其大有爲之君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又利在自重而尚賓爲可嘉可樂之君子爲居仁立禮由義之丈夫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中正在我神道在我我此生純然君子寧不足以爲觀於天下如五之觀無人無我合天下以爲我而無不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觀其在民益可以驗其在我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以此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我親之之詞上九與五爲同德君子寧不足以爲觀于天下但九五當尊上處其外人之觀之疎遠一層未甚親切故不云我而云其象明之曰志未平通天下以爲我者人人君子也志巳平不通天下以爲我者獨行其道獨善其身獨爲君子者也志故未平然

總非小道女貞之觀而爲君子之觀故无咎唐虞之巢由周之夷齊漢之子陵晉之靖節宋之和靖堯夫之流其神矣乎其神矣乎

☲☳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六五一陰間乎上四二陽之中六二六三兩陰間於四初二陽之中此頤中之物也噬而嗑之則絕去陰柔之私而全體陽剛之德故亨利用獄以之治已以之治人皆以噬而嗑之爲利剛柔分分剛爲陽物分柔爲陰物以剛爲噬以柔爲所噬動而明則嗑矣雷電合而章則嗑矣柔得中而上行雖無當于初四上

堅剛噬嚙之位然以得中上行之離明顯著震驚百里之震動以得中上行之電章發越驚遠懼邇之雷聲以斯用獄又何不利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明罰勑法即是用獄將頤中所有陰柔之物盡行罰治而寘之於法幼于張氏曰卦言刑獄皆主離明加震威則爲噬嗑爲豐遇艮止則爲旅爲賁皆明刑也夫震則動止則愼動無滯獄愼無冤民若中孚之議獄緩死則一於懇惻而威與明不與焉然玩體爻象威明固在其中矣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初與四同德未謂之合德以有間也初四之中有物爲間初動而未進於中就是初之小過薄罪乘其未積未大之初噬而嗑之雖有惡必止而不行如人滅了趾如何行得去此獄之用於初然也餘五爻皆如此用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在頤中雖本陰物以中正如膚易噬乘初之剛濟二之柔滅鼻而一湊噬之其能以無嗑乎故无咎若以噬膚爲噬初此則物在頤外以物而噬頤矣奚可

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三中正如膚柔脆易噬三不中正便如腊肉堅韌難噬然三所居乃剛位又承九四之剛此就是三的作用若能着力喫緊以噬之或至傷壞其口而遇毒此小吝耳有不噬噬必嗑何咎之有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與初同力噬物四居陰又如自己頤中一塊粘皮帶骨之乾胏噬而嗑之方始鍛鍊得精純而得金方能致曲以還吾本來之直而得矢但以居陰未光明

不至而章不合看將來終是一件艱難事能以艱貞爲利而噬之則亦未有不嗑而吉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正得中上行之柔明德章體爲能洞見自巳本質陰柔總爲頤中一物乾肉必噬而嗑之然後中德光大而精純粹美此黃金之所以得也以噬得黃金爲貞而固守勿失以噬得黃金爲厲而勤惕勿忘此五之得當之噬而无咎之道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不明聖人於象屢言之蓋坎爲耳坎者陷也陰氣

額蒙而一陽陷入于其中則如掘井得泉而地脉於是乎上通坎所以象水也惟人之耳陷入於體而爲心聰之發竅此而不明方寸之地塊然土塞而已矣寧復有開悟之日乎噬嗑上九雖亦陽剛然以居陰應陰過中失正噬人而不能自噬離明昃而將盡電章微而幾息與震動雷聲遠而不合惡始於微而成於著罪積於小而極於大此何校滅耳莫救其終者也夫獄於初猶可止於微獄於上遂莫救其終然則審聽早圖之計君子顧可以不汲汲哉或云初上無位爲受刑之象不知何以言無位且當何人之刑若云受五之刑是以五而噬上也非頤中有物曰噬嗑之象矣聖人立象以盡意顧可混淆倒置如此哉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以坤上之柔來文乾中之剛剛之文皆柔順之著見故離明于內而無不亨剛上文柔分乾中之剛上文坤上之柔柔之文皆陽剛之發越故艮止于外而小利有攸往小利有攸往凡日用動靜作止語默之閒纖悉無不麗於貞明幾微無不要其所止此攸往之利也即天文也天有列宿皆借日爲光一

天列宿之文孰非日光之分布柔分剛以爲文一身容止之文孰非剛德之輝光文明以止文明各止其所如列宿爲章於天此人文也即其所以爲天文者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星失次謂之天變一威儀容止之愆不謂之哉及其身可乎觀之察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或愆以人文而合天文則化成天下而賁道盡矣程子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政曰明折獄曰无敢无敢之心即書所云惟良折獄之義審之詳發之重也非不聽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內卦柔來文剛故亨初剛在下得二而文明有賁趾之象舍車而徒以比二應四取義蓋以柔文剛則可推剛附柔則不可比二非義之車也應四非義之車也初剛明守義故寧舍之而徒行徒行非安而由義爲安舍車非患而失義爲患其斯爲利有攸往文明以止之賁哉或曰仕謂登車止謂懸車車乘不如徒

步朝市不如丘園皆以義所不在耳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如印須我友之須二柔來文剛初三皆其所須剛性上進初在二後二或從前須之以鎮其躁三在二前二或從後須之以抑其過皆賁須之象而文剛之義也象曰與上興猶言上進須初與三而與之上進以要其所止以興化成之義於天下至矣哉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剛過不中下爲二柔所文賁也上爲四柔所文賁也此文之得當賁之光彩而潤澤者也但只一剛居

一柔之間易爲惑溺若能長永堅貞見之明守之固
終不爲上下二柔有所侵陵於我然後爲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
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皤白也翰亦白也六四所當以柔居柔乃陰疑之位
未免有尤以應初分初之剛文四之柔故得其賁而
皤如四乘三三又四之所乘之白馬也人白而馬亦
白豈不益增其翰如之光輝乎賁初婚媾也初四相
合而勿至於寇傷賁三婚媾也三四相合而勿至於
寇傷陰不疑陽柔得剛文賁道善矣夫寧終於有尤
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
也
艮體象丘而上又高上乃剛止之所以五之柔承上
之剛以爲賁有賁於丘園之象如山林高尚之士尊
德樂義囂囂然無求隱處蕭晰而可以成天下敦本尚
實之化者又以爲實之體應文明之德加以樸實頭
略去文飾此何足爲五之吝乎乃終吉有喜之賁也
以五反觀得意嚴廊笙匯嬰嬰驕吝暴殄不終凶乎
官邪一敗身名俱喪寧無憂乎是故居今之世有舍
車而踽踽徒行賁園而戔戔爲吝者印爲之執鞭所
欣願矣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原柔位以剛上文而爲賁乃無文之文無色之色
故以象其白也以止于上五四二陰自然不得而陵
之雖不設永貞之戒而自可以无咎象故明之爲得
志夫曰皤如曰翰如猶有白之色相至此直言白賁
以三上同德涵之爲剛明之德斯煥之爲陽明之光
賁之氣體至上顯矣易言白賁詩言素絢孔子從先
進以是哉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內順外正順而要其所止此便是君子之剝君子之剝不利有攸往以消爲息以虛爲盈法天行之健者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下有剝于上上惟厚于下生之而不傷扶之而不危䕶之而不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上以厚下爲安宅也厚如坤之厚安如山之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牀人之所藉以安居安寢者陰習之氣用事未有不蔑其陽剛之德如牀而剝其足剝其辨其能安乎初所蔑之貞是自己所居之陽剛也初便自絕其天理吾如有萌焉何哉故曰以滅下二所蔑之貞是自己所有柔順中正之德若是有佐助之友還有開明之日而二所居上下皆柔先後莫非小人安得有君子正人爲之佐助乎故曰未有與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四陰之剝皆以柔剝剛不宜剝而剝者也三處羣陰之中居剛應剛剝之匪上之剝而已之剝乃重在自剝其柔而匪有所剝乎其剛宜剝而剝者也夫能如是以剝謂之洗盡鉛華而獨存本質可美故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剝也柔變剛也柔不勝剛何能剝剛適取蔑亡之禍耳是故觀象而順止反災以爲祥此小人之幸也初二于上差遠四于上甚近剝愈近而禍愈甚故云切近災切近之災惟四自取上杓故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剝上何能无尤以柔得中而居剛位又爲羣陰之長若能反其剝剛之習率先自剝以爲下四陰之倡俾之順序而進如貫魚然用宮人進御于君之道以承上九之恩寵則不徒五一人能反以自剝而能使衆柔皆反以自剝不徒五一人能反以自變而能使衆柔皆反以自變于已固不爲小人于人皆化爲君子豈惟无蔑貞之凶而且有從正之吉豈惟无剝廬之禍而且有噬肉之慶矣夫寧終于有尤也哉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碩果不食這碩果原來食不得雖大惡如桀紂其可以爲堯舜之性自在也君子得輿衆陰盛長而摧剝君子君子因而恐懼修省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衆陰之所以剝君子乃所以載君子也得民所載卽不自失所覆君子之輿亦君子之安宅也已矣若小人遇有摧敗困逆便自焚棄紛擾胥戕胥虐陷于危亡大是之謂剝廬之凶又何安宅之可言哉

䷗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陽復則出入以度故无疾坤言喪朋泰言朋亡朋來而言无咎何曰朋來於復後固無妨也動而以順行習氣雖有查滓未化將不久而自消故无咎反復其道終日乾乾也七日來復朱子云到這裏須盡翻轉從新鑄造一番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過六逾七則乾坤再造日月重光從新鑄造一番過矣不來復乎天行也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之反復來復以天行之健爲行夫豈尋常有息之行乎所謂復者固如此復其見天地之心象山子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此人人天地之心也惟復然後可見今人但見方寸之心而不見天地之心全是迷而不復耳卲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天心卽人心亘萬古而不改移者夫子曰復以自知人道自家主張形骸的一點靈明之知亘萬古而不磨泯者人惟自暴自棄便却似自家無此知一般若能

磨礱得自知出頭作主便是自家受用公案更不必
向古人言句上文字裏做活計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
雷在地中復不必雷出地奮方謂之復邵子謂之天
根謂之子半戌性存存一眞自如乃人人不可改移
之天心若於此稍放縱而不爲閉關便多營營于功
利憧憧于往來商旅何以不行一人未能元良萬邦
不得以貞后何以不省方先王以至日閉關則以至
動之雷藏至靜之地如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亘

萬古而常不動者如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亘萬古
而常不發者如此其閉且關則功利無容於馳騖往
來不病於憧憧此商旅之不行也省其在一人而不
必省其在四方明明在御自然穆穆在朝熙熙皡皡
在野蔦恭而天下平修己而百姓安此后之不省方
也先王之所爲復固如此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二曰下仁四曰從道俱指初言初之不遠復仁也道
也欲仁斯至道不遠人雷在地中復其在我寧遠乎
哉无祇悔祇卽神祇之祇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以迄於今今不遠之復在我一靈烱烱炳天地照古
今通神明絕無毫髮之私足爲吾神明之悔到此地
位與无悔悔亡差別故夫子獨以稱顏子象曰不遠
之復以修身君子之所以修身者唯有此不遠之復
而已失此則以何爲修只是修得一箇軀殼與木雕
泥塑之身何以異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二以下初爲仁初之仁莫非二之仁書曰作德心逸
日休此二之優游閒暇之復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不近初然以居剛頻進于復而持以危厲義能自
勉故得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不遠之復本與物無對六四行於四陰之中而獨從
初以爲復非獨行其道者乎象故明其爲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不應初全在得中以中自考篤厚其復故得无悔
復自知不待外求中自考亦不待外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不應初居陰應陰故逃逃之反爲悟悟爲復逃爲不復逃有災眚悟有福慶不待言矣逃有大敗悟有大勝不待言矣逃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悟以其國君吉亨用終日不待言矣凡禍自外來曰災過由已作曰眚象曰反君道君指初如二之休如四之獨如三之頻如五之敦皆與君道合者上終逃而不悟故與君道獨反反乎其爲君道將改移其爲天心矣何由復見天地之心哉曰十年不克征是下愚之到底不移者或問用行師終有大敗其始亦或有勝乎曰然今人憑著血氣用事血氣盛時慷慨激烈

奮勇直前亦自所向無敵到得血氣衰便索然餒而不振小小利害亦足動心至有盡喪生平一敗塗地者此終有大敗之明驗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妄生于陰一切憧憧往來熒惑于思慮種種鬼怪形見于夢寐都是陰氣習心變幻都是人之眚災疾病都是妄无妄大復復以自知則一切虛妄無毫髮之不照妄自站腳不住如太陽一出而魑魅魍魎無不爲之潛消者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若云九自二來而居于初謂之剛自內來則可豈得謂之剛自外來

乎剛自外來從外卦純乾之剛來而爲主于初也初爲无妄之主此主與天合一永言配命便是大亨以正自一瞬至萬年絕無有災眚疾病之時絕無有不利攸往之時時時與萬物同其長茂而不枯槁時時與萬物同其生育而不萎死此先王之所以隆而後人之所以莫及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卦名无妄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純乎陽剛之德而無一毫陰柔之氣方盡其義

初九以剛居剛應剛動而徤動必以天正而又正樂天知命之至者天命之所必祐也故云得志无妄之志唯初得之餘皆不及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二雖中正而應剛中然終是陰柔而匪正故須盡去其功利之私心然後謂之无妄蓋耕而穫菑而畬事求可功求成皆是功利惟耕而不計穫惟菑而不計畬盡其己聽其天方不是功利故象言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實理自然不是動手脚做成底三處動極以陰居陽爲匪正匪正便是災无妄非有災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便須著實牢固繫牛繫牛直養而無害順道而不逆也繫之不固而爲行人所得災必逮夫身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四以居陰比陰爲匪正進于可貞然後可以完固无妄之實理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雖剛中正亦以應陰爲疾疾如季孫之愛我疾疢也之疾既有疾須是若藥瞑眩到不消藥治時然後爲愈如小小試嘗其藥病根終是不能拔去象故明其義曰不可試言不可少嘗須如書之所謂瞑眩方到全瘳地位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居无妄終位雖是陽剛然以居陰應陰如邑厲內荏外面十分剛強裏面到底粘帶了刺骨陰氣如此之人脚跟下步步踏著災眚要行一步行不得故以爲窮而爲災无妄而到窮之災所存者塊然之形而

生理則盡槁矣尚何茂之有哉所餘者未斃之軀而本心則盡亡矣尚何育之有哉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徤篤實煇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徤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大止也大德之有所止也小畜小止也小德之有所止也剛上而尚賢剛上于上而尊尚下之三賢也不家食吉觀四五皆可以爲賢推己之賢以養人之賢非食以食乎人也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正恥其徒家食耳大川亦指四五二陰以發其義牛觸豕突風波汹湧夫非人之大川乎牿之豶之則盡化乎

人所以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前言前人之德言往行往哲之德行多識以畜其德非謂多聞辟如後世博學能文之士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初與四相畜初以往四爲災而利于止則劈頭便不是畜矣何名曰大畜初陽四陰以陰畜陽以石攻玉有厲于己己之利也未嘗非福何云犯災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升止而不進二剛中得五柔中之畜而可以安於其所止輿說輹之象也小畜之說輻病其難行大畜之說輹善其能止象明之曰中无尤徤而能止有得於中故无尤也若徤而不止則亦不免有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合上志同德相畜以要其所止有良馬逐之象以承四五兩陰故又利在艱難貞固曰閑閑習其馬也輿衛輿有輔衛也馬良而且閑輿衛而有輔以斯攸往卽可騁步天衢尚何不利之有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初應四二應五曰厲曰尤四應初以自牿五應二以自豶曰牛曰豕牛豕禽獸也四五不諱自言以陰氣未盡質雖人畢竟沾帶了牛觸豕突之氣耳童牛而牿得禁于未發之豫大善之吉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坎爲豕五鄰上互坎體豕象也豕性剛躁而牙尤猛利以陰居陽不無厲躁陵突之患不豶其牙便是人之災肯豶其牙便是人之福慶象故明其爲有慶爾雅云豶大防也五六艮體牿之與豶皆禁制之義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詩何大之休何天之龍剛上而尙賢止到天路上面去此豈塵世道路乎三合上志上尙三賢能止健大正也上之所以亨也末世人心趨於仕進靡於利祿以制科華選爲天衢不知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爲天衢則又何怪其措足之差而失脚之易哉

☰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下二陽內含四陰爲不正故貞則吉以四陰爲頤不以二陽爲頤則必失其口之實故須自求自求于己取之也取諸陰則自求膏粱之口食取諸陽則自求仁義之口實自觀自求皆不由人者也觀義最重如初之靈龜然後能觀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一人之賢以及于千萬人之賢如天地之養萬物養道大

矣豈止爲一人之自養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飮食

愼言語則言爲有物節飮食則飮食而知味口之在我者庶乎其不虛正所謂口實之自求者且爲愼爲節俱有及民處亦不止是一身之養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以陽剛居得正位似乎養正匪其動於欲者以中含四陰如食含在口旁初又動主故象其易動于欲也人惟萬物之靈謂龜爲靈而人弗靈于龜可乎人

人自有靈龜以靈龜爲爾而舍之以朶頤爲我而觀之舍所不當舍觀所不當觀這一身夫誰爲爾夫誰爲我也靈甚矣亦與虫蟻並活于天地之間而已耳不是貴則人賤之所以凶稽叔夜詩靈龜樂蟠泥榮名殘人身希慕榮寵奔趨利祿皆朶頤之欲之觀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以常理論之六二柔順中正若其求養于初于上則能從陽而養賢何得爲凶亦其以陰居陰應陰縱橫顛倒皆口腹之養而非心志之養失其頤貞之吉故云顛頤拂經于丘頤二與上不相應丘非上之象

三四五處二上皆丘象也二近初當從初法卑以爲頤不于卑頤于丘頤則自三而四而五皆陰柔飲食之人往而從之必爲賤場師與狼疾人全身走入在小人類中大寧復可在君子類中求乎于丘頤征凶明如四之求初則吉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三不取應上以動極交艮初四五兩陰當其前六二一陰曳其後阻而不能自進退緉而墮落飲食小人坑塹之中大拂其養正之道故甚言其悖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二之顛以征于三四五四之顛以下求于初四柔初剛以四下初而相取以正故雖顛而吉然初不免舍靈龜而觀朶頤四必何如而後无咎虎視眈眈眈眈下視貌下視靈龜精注而目攝之不欲爲初之舍而求爲己之得也其欲逐逐去其朶頤之欲而不之觀也如此則靈龜在我而朶頤勿徇方得无咎象曰上施光既顛則似下之養上之光而不知四之善于取初自養養賢施及萬民乃其居上所頤之正所施之

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以應二爲常理不拘應二之常理而居從上之正理其跡似拂其理則順此拂經居貞之吉也云不可涉大川何剛止四陰之上利涉大川乃上九之能事六五一意順從上九則上九之利涉孰非六五之利涉爭必功之自己爲而力之自己出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初上同德原始要終一無不正之養能使中含之四

陰皆由我之頤以爲頤加以危懼而厲不其吉乎利
涉大川大川即四陰上以陽剛居四陰之上故能利
涉大川涉而萬物萬民無不在我所養之中矣晏平
仲云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上九有之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
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
矣哉

大過之過過在本末弱本弱是無站立之地末弱是
無結果之處故必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中巽而說
行雖卦體自有之德然必過者約之于中以巽則巽
入乎剛中而強其本以說則說懌乎剛中而強其末
如此則有始有卒自強不息而本末無患其弱矣攸
行寧无利乎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全在一時如以
臣放君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行之以有伊尹之時
在也以弟誅兄天下未嘗有是而周公爲之以有周
公之時在也程子曰大過之時其事甚大如立非常
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
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君子不懼無悶全以巽入說懌至盡化本末之陰
柔而極其剛盡黜撓弱之偏倚而極其中故能然不
然要不懼何所恃而能不懼要无悶何所得而能无
悶澤滅木全是一團義理之說如水之浸灌滋潤而

莫知其從入之端故云滅程子曰天下非之而不顧
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陽淸陰濁陽明陰暗澄濁而淸徹暗而明如斯利往
雖弱必强故无咎子曰愼斯術也以往是着實敬愼
以往稽于四陽者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初雖本弱然居剛巽剛還是一箇有生理之人二剛
過不免于枯然居柔得中亦如易生之物一般二初

相與得中用柔藉初之巽順潰巳之枯槁過而不過
此稊之所以生也稊生則無不生矣凡草木之生在
根不在華二之過以乘初從根上灌植生意不覺勃
然五之過以比上在華上潤色生意蕭索雖榮定是
不久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二四五皆三之同德皆可爲三之輔以剛居剛過而
又過上應末弱之陰如人犯了痿痺病症一般自巳
脚跟站立不得他人何可輔之以行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四當巽而說行之交以剛居柔過而不過以合德二
三五之剛爲隆而吉復以應初之弱爲橈而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大過之過原不以中四陽爲過乃以本末弱爲過初
之弱象女妻二與之配合强弱尚可相濟故无不利
上之弱象士夫然處末弱之位又爲說極之爻五與
之配合雖无過咎然亦何美之足稱祇取晚節不終
之羞耳象故特明其可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古云蓋棺事始定人之晚節末路稍一蹉跌便舉其
平生而盡棄之上六居末弱之位如百里程途巳行
到九十里前面忽遇一川澤便須撲幾箇沒頭勇猛
涉過去方是到得百里不然行百里半九十中道而
止前功盡棄者耳凡人學問不透底終是箇血氣用
事血氣剛百般向前血氣衰百般退縮至于叢天下
之大不避在身而有所不顧只是不肯撲幾箇沒頭
無爲滅頂之涉耳滅頂之凶不可咎是上六之所以
補其大過處補得這大過方爲大過人彖曰棟橈本
末弱也本弱故須過愼以强其本末弱故須過涉以

強其末蒙山陳氏曰上六過于决裂奮忠亦以植綱常初六過于畏慎惕日夕以存人道其義備矣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八卦之上並無所加獨坎上加一習雙羽蔽日兩陰蔽陽習有坎象坎有習象故特名之曰習坎習坎重險也其象陷也其功亦以陷也時時習之時時能陷以一陽陷二陰直是摧陷了金鐵城壘百二用得氣力大功勞多故名勞卦水流而不盈建安丘氏曰坎流水也兌止水也兌陰靜故止坎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江淮河漢無地不流初不見其盈也行險而不失其信龍門積石無險不行初不失其就下之信也此坎之所以為有孚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以一陽陷二陰直從心髓中併透出門路四郊寧復有堅壘乎此其功之莫尚者也戰乎乾勞乎坎只恁這畫乾剛鏖戰得勝而歸因撫勞之險之時用天地之險皆人之險天地之險之用皆人之用天險不可升不知幾千萬重高地險山川丘陵不知幾千萬重淡王公所設以守國之險皆天地合德之

險所以爲大也程子曰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若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流行無一息之停一息不流便壅一息不行便滯君子於教事一時不習德行便失其常便要入坎窞係徽纆寘叢棘以至于死教事即脩道之教之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爲陷正是人之出頭處初以陰柔之故而頓委于坎之下不能尚往失却坎窞之道所以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剛中坎陷有功如曹武惠巳下江南是有險也然却唯恐將士殺人益加慎封府庫籍人民以獻於朝不敢恃功而驕小小有所差失以臣子之分義無窮功業無窮尚未到流于旣溢湧出不竭足此逼彼而出中也不然武惠之功止于能下江南一節而巳前面更無所往不求小得將爲大失又何自充于中而溢于外滔滔如汩汩如放而至于四海以成浴日月浸乾坤之能事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坎以尚往爲功三交于四皆陰柔不得力未能直前爲坎而但來于三之于四以爲坎安能如二之有險乎險且枕陰不中正志不足以帥氣中道而止進寸退尺且不免枕乎險也枕險則與初之入坎窞何以異雖曰坎坎終無成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以內外之體論各以一陽陷二陰之中以全象論四與三又以二陰陷于上下二陽之中何得无咎以四

柔得正而居下體之上自巳有地步肯尚往與三之入坎不同四五相際柔以剛克悟彼昏之喪命鑒若流之爲憂惡文勝之滅質誓放侈之罔終將之以樽酒陳之以簋貳用之以瓦缶收斂檢束納之以約而不侈然自放若此其崇簡尚質因明通蔽則必不溺于人欲之流而入于坎窞之下可以先登于岸可以利涉大川有功之往夫孰以尚故終无咎詩天之牖民牖開也自牖自開也以之牖君亦若是而巳矣蒙山陳氏曰人雖至愚豈無一隙之明天牖其衷人自蔽之以蔽爲樂久而安焉所謂下愚之不移者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盈原來已不得盈不得惟陰柔之私有間斷故已有阻塞故盈五陽剛中正有乎心亨不失其信而無乎不通適得其流而不盈之體故曰坎不盈然坎以往爲尚方且祇懼抑畏不敢康寧要使陷而無陷險而無險將險陷處盡數夷平雖尚險陷之功殊無險陷之跡方得无咎蓋二有險尚有峻嶒圭角五既平則渾然天成氣象平一已以平天下使天下盡歸于太平不過于此矣二求小五祇平小無不大險無不平皆有尚之往也象曰中未大

中雖在我不侈然自大必敬懼以臻于盡平此祇既平之義也不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尚謂之未大孰爲大乎或云未出中中未大皆所以危之也亦通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之失道與初同但初爲內私意內萌象坎窞之陷人以居剛或得出頭故止凶其入上爲外物染外誘象徽纆之係人叢棘之刺人以居陰終未易解脫故甚其凶于三歲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是乾體中一爻雖陰以麗陽而明全體陽明胥於中間空虛發出初三四上雖陽以其不虛其象反似蔽塞不明語云人之身如薪之火火不出則薪常存火發外炎薪之盡也神智外弛樸之散也是故學問只是在天理上充實充實則有自然之光輝離之明乃天理充實自然之光輝非表暴烜耀之光輝故必

畜牝牛然後吉牝牛不畜則火息而寒畜之而不麗乎中正則火揚而燥燥之害大故孟子淡病夫揠苗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善不繼則惡長明不繼則暗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大人繼續其明是以能照四方若是逐照而不務明則既不續其明又安能續其照此天下之所以終于貿貿而卒于昏昏也畜牝牛正是繼明之功坎陷以運乾之健故云往有尚離麗以貞坤之順故云畜牝牛運乾之健以宰制乎坤貞坤之順以奉順乎乾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以此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正坎離合德之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明兩作離兩之爲言合也勿忘勿助以畜牝牛合乎中正之麗者也初兩四不免于燥故有錯然之履詩稱文王於緝熙敬止敬之則能繼續其明故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兩五麗中得正與日月麗天之明合其明元吉宜矣離之二曰黃離坤之五曰黃裳皆中順之德之最盛者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人有七情皆是欲凡動於欲者皆是火浮燥飛揚火之熾也故曰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二兩五麗于中正是日月之正明三兩上不麗于中正是熾情之焦火鼓缶而歌喜之極者大耋之嗟憂之極者不如彼而喜則如此而憂憂喜無常暗莫甚焉明之不繼死棄將至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凡人之心思念慮終日浮游馳騖於外使了許多機械費了許多計較徒自燔灼其心把一生精神命脉耗盡以至於死亡何其悲也象曰无所容熾情一焚非死即棄何所措其躬何所容於天地之間初猶可避以火炎于下雖錯于下而未甚四無所容以火炎于上故突于上而益驕凡飄忽閃爍狡獪而不可方物已非正人君子况突如而來矜高侈肆喑啞叱咤之流乎如此之人威傾勢壓觸之爛靡之焦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亦有死棄而已矣突之反爲坦坦爲平平孟子集義養氣節度只是勿忘勿助離火不畜便忘離火一燥便助火候調夷其突而平之雖出一生于萬死可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戰戰兢兢臨淵履薄是如此家法曰王曰公皆中正之主公離王公即麗乎中正之謂也初錯履二憂喜任情四突如便見其有驕矜睢恣肆然無忌悍然不顧氣象五出涕戚嗟何等戒謹所以爲畜牝牛在坎則二不及五在離則五不及二水不下漏而尚上行火不上炎而貴下降行有尚畜牝牛之義備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尚柔順戒剛燥上九于上爲剛燥之渠魁初三四爲剛燥之醜類出征之王如坤上六之龍上廹五爲五門庭之寇故用出征爲甲胄爲干戈離所自有以之出征故無不服折上之首獲初三四之醜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邦之所以正功之所以有嘉也到正邦便已化成天下矣是故坎以剛陷乾道也凡坎窞徽纆叢棘皆牽柔以剬剛要使盡數芟柞而夷平離以柔麗坤道也其魁首羣醜皆恃剛以反柔要使盡數折馘而俘獲盡斯義者在坎謂之行有尚在離謂之畜牝牛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艮其在我說其在人此咸之所以爲亨爲貞也男下女爲咸之正故云取女吉仴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一物不忍棄之度外則淡于取女之義矣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男感而女應相與之正道也由是則成男成女皆正人矣女感而男應相與之邪道也由是則成男成女皆邪人矣止而說男下女不止而說說易得轉動止而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一時此說終身此說到底不改到底都是男下女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只是一箇貞而正一念正則所感無不正一念邪則所感無不邪天地之否泰不常物情之善惡不齊都是此理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見乾坤是一箇大夫婦夫婦是一箇大乾坤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虛者萬物化生之原天下和平之府是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眞境界謂之受是無所不受不論逆順白沙先生謂之天度量非以量而容擇合而受之受也以虛受即以正感感之正與萬物同其化生感之不正與萬物同其滅死有得乎咸亦便是透得生死關不必向杳冥昏默處別有商量棠山陳氏曰彖傳著和平之感象傳表虛受之應善學者宜默而識之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大指人身站立得定皆由此指所以古有刖刑刖此則無以立其何以行此肉刑之所以防民也初

雖柔然是艮男剛體以正應九四爲咸於己站立不定何由感動得四咸其拇從自己腳下一節將指發彻要使跬步必踏實地出門一步不至失腳此咸拇之象也曰志在外止其在我所以咸其在四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九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隨足而動二止于三之下而比乎初如腓隨足而動動皆私也感皆害也凶之道也其唯居乎居有止義內本艮止之體五爲正應二五相咸有所說而無所動外常說而內常止夫是之謂順于道不害于咸曾不吉乎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股如股肱之股最有力九三所處下比二柔上應一柔上爲上所引下爲初與二所牽幾于隨人轉動不克自主者咸其股乃以一陽止二陰之上著實坐得定鎮得下上下之柔我皆有以下之而不爲所惑象故明其不處如非道之富貴君子不處之處也不然以剛隨柔以男隨女以爲說所執豈不下所往豈不吝乎其云吝者在執其隨執則不虛隨則無主皆非咸之正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四居陰未正以介于上下二陽之間未正者可歸于正正則吉而悔亡不正則仍有悔朋從之思是也初而志四以女從男不失其貞四而思初以男從女惡得無害程子曰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未感害慮而受也不虛則不能受未有不爲感所害者矣憧憧朱子所謂只是加一箇忙底心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他不下是也朋以陰居陰陰柔之朋從

脫不下往往來來到處相隨是朋從也如此之咸便是私小如何可號爲光大光大則虛而受貞而吉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剛中正柔中正艮止兌說咸應無不中正咸之脢艮之背也艮其背者止其所當止咸其脢者說其所可止程子曰五若係二而說止則偏私淺狹豈能感天下乎故取相背爲義如此以咸則往來不撓于感朋類不從其思非有所隨于人非有所執于己无悔宜矣象曰志末猶初之言志在外志外者有得于內志末者有得其本末之言无无所係也男女相咸于室

父子兄弟相咸于家君臣朋友相咸于國如是未有不善者若云不能感物何以云咸又何以云无悔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之卦體在止而說初之拇三之股五之脢皆止象也進而欽厥止安汝止則貞也二之腓上之輔頰舌皆與止義相反大抵感人之道原在躬行不在口說上以柔居咸極將以口說動人而不本于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如孟子所稱霸者之民歡虞如也豈不是輔頰舌之咸若王者之咸篤恭不顯不言而信固有不令人喜者矣夫是之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恆以攸往爲利者凡終而無始則向前道路易絕便无攸往之處終而有始則向前道路無窮攸往亦自无窮何久如之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終則有始吸則有噓亥則有子晦則有朔冬則有春終始相生一

息由是萬古由是天地之所以恆久不已也日月得此故能久照四時變化此故能久成聖人之道久此故天下化成天地之混闢萬物之化生莫不皆然故其情可以見于恆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剛上柔下男外女內君令臣共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義婦從此等道理界限分明截然不易與天地同運與日月並明毫髮不可僭差是爲人之所立之方常永貞固震動巽入立此方內是爲君子之恆若易了這方便昏天黑地無處可以安身孔子七十而從

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易方末世學術大壞胥天下之人昏逃顛倒于闒然媚世之術而動以圓爲尙上者下替下者上陵至于婦乘夫女亂男臣悖君子逆父弟抗兄下無善俗上無善治其所由來皆圓之說誤之而立不易方之學未之講也然則人之无恒殆非朝夕之故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何以浚而凶當相與相應之始執婦道以深求乎夫柔居剛位或忘巽順乎震動之剛而以務入之爲是剛不可犯而犯之雷霆不可觸而觸之寧有利乎孟子深惡智者之鑿即恒初之浚之凶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剛上柔下曰恒二剛五柔則相反矣何得无悔以二剛中率此巽五慮善以動有巽入无深求二之道所以能久二之悔所以得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本巽體剛過不中上居動極不剛而弱以是相與巽非所巽動非所動不恒其德者也或承之羞三居四二之中二又承三二能久中爲正人爲君子三覥顏二上能勿取羞于二乎象曰无所容仰愧俯怍无所容于正人君子之列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剛居柔位不正不中與初相應初方有求于四四何所得于初吉日車攻剛心銳氣與之田殊遠故不能得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五應二以陰從陽以婦從夫可謂恒其德而貞矣然五果婦人乎二果夫子乎剛上而柔下五震體原爲

夫子二巽體原爲婦人五不能斷制以義正其爲夫夫之剛率其爲婦婦之柔反以夫子而從婦人此何足爲恒德之貞乃其失義而凶者耳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到極處到底立不易方久于其道何謂不常孟子曰金聲玉振子思曰振河海而不洩春秋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莫我若也振收也亦矜也陽發舒陰收歛陽光大陰吝嗇上以陰柔處動振應巽終夫義不制婦貞是守不能終始利往不能恒久不已以動則終

足未善以巽則終爲無得如此收成結果自矜其得
從前工夫都置之无用之地故云大无功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二氏家常言出世循吾聖人之所謂遯世也聖人之處世無一時而非遯遯則亨不遯則不亨剛當位而應以陽剛中正之五應二之柔以常伸萬物之上之君子應人間之世何時不行何時非遯與時行者與時遯者也小利貞觀象審時二陰浸長勤小物矜細行纖悉幾微無不以貞爲利遯之時義所以爲大也若

云小人利貞則如小人道消小人用壯小人剝廬之類聖人必爲明白言之况君子以遠小人大象尤著明其訓乎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不惡而嚴不見小人之惡而惟嚴以自治猶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也凡君子立身行己森然規矩法度之中小人自不能近故稱遠自治嚴待人寬則身既益修而人亦易從此尤見君子無時不應世無時不遯世之嘉美寬裕處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子曰君子上達遯象下有二陰以去陰柔而日進乎陽剛去人欲而日進乎天理爲其義須要夙決早圖

六居遯初遲留牽滯不能勇决以遯故以象尾其云厲危在勿用有攸往蓋勿用攸往是蹇其尾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象曰不往何災也明以不往爲災訓之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以中順之志應當位之剛其志固其遯堅有不惡而嚴氣象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畜臣妾吉若謂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竊恐畜不賢之臣則敗王畜不賢之妾則奪嫡而乘夫何得爲吉亦以三而係初是爲人役也三而係二是妾從人而爲妾婦也人役以任役爲義則吉妾婦以順爲正則吉此畜臣妾之吉而顧可以臣妾自待其身乎以臣妾自待以畜臣妾之吉爲吉疾憊何瘳此三之係遯之厲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好遯以遯爲好猶好仁者以仁爲好除却仁何者爲可好除却遯何者爲可好四之好遯好其在己之剛德而不爲初六所牽君子從吾所好之好也小人未免從人故否謂不能如此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二固志因其在己五正志正己而物正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未嘗不行未嘗非遯所以爲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易以斷天下之疑凡人陰暗有疑陽明無疑陰暗者落在世網何能遯陽明者超然物表何莫非遯九居

乾健之上與下二陰絕不相係居仁由義旣飽以德心廣體胖睟面盎背爲冥冥之飛鴻爲千仞之翔鳳愈遠愈嘉豈不遯而肥乎君子以此修身爲身之肥以此齊家爲家之肥以此治國爲國之肥以此平天下爲天下之肥故无不利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
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貞正而固也原始要終到底不失其壯也
程子曰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
也大者壯小者弱也可知大者正小者不正也可知
復其見天地之心人人之心天地之心也正大而見
天地之情人人之情天地之情也人但不能自見耳
見天地之心者爲復從一陽初動處論見天地之情
者爲大壯從四陽盛長上論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子曰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于克己
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
弗履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剛以動故壯初四相應乾剛震動不其壯乎而初居
下象之以趾雜卦傳大壯則止趾之爲言止也明其
立得脚定一步無非禮之履一步無妄動也不止而
征便是妄動凶有孚凶在征不在壯世有出門一步
遂不能無失脚此凶有孚之征也象云其孚窮窮即
是征言征則必凶也君子以非禮弗履全在自己脚
跟立得定征凶有孚不其宜哉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剛徙得中以居陰應五恐有不貞進于貞動無不
中壯無不正二之所以貞而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三剛過不中應終極之柔又不以正小人以爲壯而
用之君子以爲壯非所壯而不用也故曰小人用壯
君子罔也君子處此直是貞厲貞如二之貞厲如上

之艱正固艱危定要剖陰柔藩籬以尚往羸角何顧
此君子之所以爲壯也若不觸這藩如何决决得開
不妨角之羸三之貞厲之義如此羊加以羝取喻男
子丈夫之象藩當前羝羊必觸之陰柔牽滞于君子
之前無以自决又何以語于君子非禮弗履之壯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决不
羸尚往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極其剛則全體天行之健
矣寧有反以不極其剛爲貞之理大壯利貞貞者自
强不息貞固其壯者也九居四比五大而不正必得

其貞斯無所失而悔亡藩决不羸剖破自家不正藩籬便可以見天地正大之情長驅遠駕果何行之不利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五陰柔無當于陽剛之位必抑其血氣之私履中正之禮見正大之情方得无悔朱子曰卦體似兌有羊象兌爲少女爲羊女陰也羊亦陰也三上之羊云羝此但云羊明其喪六五之柔而進之以剛然後无悔也剛以動故壯柔以動則弱寧有反以尙柔失壯爲喪羊爲无悔哉趾以履壯于趾是爲履禮之壯兌爲

口不喪羊是爲尙口之壯尙口之壯去壯趾之壯千里故須喪易如君子居易之易無藩籬以爲之險阻是五之易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之咎以柔處終正怪其不剛何謂幸其不剛不詳者不詳于禮觸之而不能决故進退皆有所不利也艱是艱于貞定要决破可退可遂方有攸利而吉象曰咎不長謂惟如此然後大者無不壯大者無不正一切係累陰柔之私之咎皆有所不長矣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諸侯從王之象即百體從令天君之象凡人明出頭總安而康明不出頭頭出頭沒一身不能安而况安人安百姓乎錫馬蕃庶載驂載駟騤騤騑騑何往不利晝日三接俾昌俾熾日新又新學有緝熙于光明書所謂昭受上帝中命用休皆其所必致矣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雲峯胡氏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之所貴順麗柔進初以柔順爲正而晉之以摧如退抑以爲晉不躁急以爲進所以爲貞而吉貞則宜无不孚宜必受命但以初進四未麗大明之正未進上行之中故有未孚蕃庶三接之寵在天爲天命在君爲君命誠未足以格天信未足以格君但能處之以寬裕終不失其順麗柔進之道无咎宜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順麗柔進在初爲摧在二爲愁二之愁如憂患而進不喜豫而進也夫如是則必生于憂患而不死于安樂寧不貞吉而受福乎王母以六五居尊明義大明上行之君順麗當天若不見有君之尊而惟見有母之親故稱王母介福即蕃庶三接之謂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初二順麗柔進而上行三居柔順之極稽于衆舍己從人初上行三允初而上行二上行三允二而上行

順麗柔進上臣以人事君之道不加于此矣若此者其是安國之康侯蕃庶之錫三接之寵皆所必致安得有悔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不中正不順而逆進不柔而躁進正乎厲者也五爲順麗之明后四匪忠順之康侯凡依阿于是非之介惶惑于利害之交首鼠兩端左顧右盼日不暇給者皆鼫鼠之晉也如斯之人雖有蕃庶之錫祇立多凶之地雖承三接之寵且有三褫之辱亦曰殆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爲大明上行之君下得康侯爲用悔所以亡失得勿恤雖以陰柔不免功利之計謀然其義實自四上而發以晉鼫晉角之人皆無當于康侯之用于五焉能爲有無惟失得勿恤而更求其所往然後吉无不利如宋神宗憂不得王安石而用之便釀成天下之患是其鑒也然則何如曰天下不少推如愁如而晉衆允上行之臣亦顧明君之所恤所往何如耳此君道也亦相道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晉以順麗明柔上行爲義上四皆剛不中正與順麗柔進相反此鼫鼠與角之所由象也然四據非其位猶止是首鼠摸稜上則高而盈滿而溢忿嫉于頑剛愎自用角而鬭矣如斯之晉維用伐邑安可征國雖著實剷落角距反以自伐以厲爲吉爲无咎然去順麗柔進之道終是差遠終有未光故云貞吝四貞厲到底是厲上貞吝到底是吝與初二貞吉之義正相反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之明夷內文明而懋緝熙之敬外柔順而敦服事之忠以蒙紂之大難羑里一囚猷繫商家六百之祚使不至于速亡此文王之所為文周德之所以為至也若箕子之明夷徉狂受辱不與比干同死所晦者迹所正者志不忍使紂冒連殺諫臣之惡而尚冀紂之有所感悟志之有可靖獻亦孰非以天下萬世

彝倫之攸敘為志乎聖人以利艱貞屬之箕子見文王之蒙難從容調劑之功將以延及其君箕子之正志艱難正固之守期以自畢其分於文王曰至德于箕子曰仁深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與不明晦正相反晦其明者晦而明反觀內照以為明而無晦非明初乎登天後乎登天者也不明晦者明而晦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初乎登天後乎入地者也君子之貞明原自不息原若登天然乃自棄而安于入地也哀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利在一艱貞初以明體入于地中稍靡係于不義之食依違于枉道之合而不為于行不為攸往便是終入于地而大失其貞其惟鴻冥鳳舉為垂翼之飛乎垂謂不峻翼以飛戢斂其羽以去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寧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而不安于不行有攸往主人有言寧于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而不安于不往此初九艱貞之義也訟九二曰小有言終吉漸初六曰有言无咎

此則直謂主人有言若要主人無言便賺入衆皆悅之闇然媚世坑裏去雲峰胡氏曰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決之貴之初不可乘而不乘義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卦皆離體決去就之義非明者不能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左陽方股下體二居下卦二陽之中若安于入地而不求其出頭此夷于左股居之不安者也乾為馬二陽得位皆馬之壯者用拯馬壯如初之飛如三之狩

斯順于則而无不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陽南陰北陽大陰小乾首坤腹三以陽居陽去暗求明不安于北而狩于南有南狩之象小往則大來而首出庶物在我有得其大首之象若此者必以艱貞爲利然後可得以當明夷之時也稍疾害其艱貞之德雖得之必失之矣何望其有大得哉本義以湯起夏臺文興羑里向明除害得其首惡爲解甚害事獨不曰文明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乎文王而欲向

明除害何以云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而欲得紂之首惡何以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夏桀天命未絕湯亦勵無預蓄放桀之心之理若等湯文之心于羿浞之儔何以爲天下訓也或曰火與地相連因火以田爲南狩古者田狩之禮大獸公之而獻于虞旗之下故云得其大首凡獸皆以首計也不可疾貞者田狩之禮天子殺下大綏次諸侯殺下小綏次大夫殺止佐車佐車止然後任百姓田獵其義不可疾也亦通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四坤體爲腹以乘三合三四之中有入于左腹之象四在三外自三而之四有出門庭之象四所晦者明夷之迹四所獲者明夷之心入以爲出晦以爲明四之所以艱貞而利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入坤闇之中如箕子入奴囚之中自人視之爲辱自箕子視之爲貞他人病狂或喪其心箕子佯狂自正其志象故明之曰明不可息見箕子未嘗息其明特晦其明耳後世有招君過以爲忠身受直之名而

君被傒之謗其于箕子之用心爲何如是故明夷之箕子諫臣之鵠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靡不有初也後入于地鮮克有終也全體皆是明入于地何獨上六爲入地以六居明夷之終到底不能自出故病其失則耳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二拯馬壯曰順則上應三不得用三之馬以自拯竟至于失則何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自暴自棄謂之下愚不移求之天下比

比而是奚翅一闇君之可象哉

䷤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illegible]

家人利女貞巽長女離中女二四兩陰又爲卦中之女母儀婦順各得其正尤家人之所難故利也坤正位居體鼎正位凝命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父子兄弟夫婦正位乎家君臣朋友正位乎國與天下天下之能事畢矣父嚴母慈而母亦謂之嚴君趙氏曰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之閑是閑二與四胥二與四而約之規矩準繩紀綱法度之中是之謂閑稍踰卽爲變志至有婦不順夫而彭生之難作母不從子而敝笱之刺興悔將安極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都是不踰此閑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居中得正以爲婦則順夫以爲母則從子乘初承三應五都是順巽之道女貞之利于事父弟事兄亦

是如此巽順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以陽剛處二四陰柔之間嗃嗃而嚴雖不能無悔爲而吉與之嘻嘻未有不爲情愛狎昵之私所牽者蕩檢踰閑且不知其所終矣能無吝哉上之終吉正與三之終吝相反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二言中饋四言富家此女貞莫大之利也中饋不止精五飯羃酒槳之能事就見其得撙節調劑之中而

無侈靡吝慾之失富家亦不止是玉帛之充財貨之聚易之言富猶記之言肥故以明其順也朱子說詩陰陽和而雨澤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寧有家道成而不可以言富乎世俗富家問舍求田玉籠金積貨財雖聚道德無聞甚者以柔乘剛以婦制夫人以爲富君子以爲貧莫甚也卽此且謂之大凶又何大吉之有哉或曰四居上近君乃卿大夫之有家者柔順得正能保其家故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以王道假其家假乎四與二也恤從心從血心有病痛徒以力假則凶心無病痛誠心以假則吉交相愛父子兄弟皆然亦不止于夫婦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自初至五男女無一不得其正上九陽剛儼然正位于家人之上以爲父則信足以爲子之法以爲兄則信足以爲弟之法以爲夫則信足以爲婦之法此有孚威如之吉不徒女貞之利而尤貴男教之修象故言其反身也反身而誠亦只是言有物而行有恒古之聖王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家天下人中國是以謂之王上九有孚威如王道本于誠意尤爲

可見

☲☱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水曰未濟火澤曰睽火與水乃陰陽正交火與澤原不通氣故也離中女兌少女皆屬陰小陰二君而一民以小爲主從其小而事之故云小事吉說麗明柔上行得中應剛皆小事之義爻內見惡人遇巷主匪寇婚媾皆小事之所當有事者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以異而異者小人之睽小人別是一箇志向所以人不能同以同而異者君子之睽君子自公天下以爲志人自不與之同耳如孔子違衆而下拜孟子不與右師言豈有見于理之同何害其爲俗之異哉是故天下有不同而異者祇爲絕物將惡人不見而天下無可與之人于巷不遇而天下無可事之君天下有同而不異者未免合污將負塗而不見其污載鬼而自罔其生以語君子之睽皆不免于千里君子之睽說乎其所可說明乎其所自明睽乎其所當睽此睽之時用所以爲大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四志不同行然皆陽剛以同而異何害于睽故得悔亡喪馬志不同行失其所以行也勿逐自復行有不得反求諸其身也惡人不指四借三與五以發其義陽淑陰慝三五皆陰有其象矣見惡人與惡人之來見已非枉己以見惡人之謂程子曰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于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其義盡矣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以二遇五不免以陽遇陰然五乃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之主二于巷以遇之雖有委曲未爲失道其不然者不能正其身如正君何多見其有枉道徇人之失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以陰乘二承四應上當睽之時與二不同行則不安與四不同行則不順與上不同行則自己之罪過

何以自解然三爲說王說而麗明登無見者見到二之以與曳我命後車以載之也四之以牛掣我俾之舍逆而取順也上之有所天且劓于我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將使我之改過而遷善也刺鑿其額曰天特明之曰其人恐乖巽之時亦猜上之爲豕爲鬼也二四上皆剛德君子三能從二則安從四則順從上則可改過自新无初有終而曰遇剛其義如此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以一陽剛處于上下二陰柔之中爲睽而孤昔之君子有寧孤立無助不失身于可賤之人者九四是

也乃睽其所當睽孤其所當孤者也元夫不但指初五上有上三下有二皆同德之元夫也應而遇初與之交孚去其如五就其如上去其如三就其如二與之交孚同德相求同志相信寧復有不同行而睽者乎象曰志行以此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柔進上行得中應剛悔可以亡厥宗不止宗二凡陽剛君子皆是噬膚喫緊親賢不失之舒緩也二于巷以遇主五噬膚以宗其所親二不失道五往有慶睽之時用之大于斯見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四以介于二陰之間爲孤上以比陰應陰爲孤乃其睽而孤非其同而孤也陽潔陰汚見豕負塗見五與三之爲汚也陽神陰鬼陽生陰殺載鬼一車以乘應皆陰見五與三之爲豕而不自見其一車之所載皆鬼也何也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至衆動有天劓于人疾不仁而已甚惡惡人而使之無所容面前純是一團殺氣非載鬼一車之象而何先張之弧始以攻人也後脫之弧終以反已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起其

死而同之生食而愛愛而敬不忍以豕交獸畜之道薄待吾人類匪寇其爲婚媾也以斯而往婚媾合而陰陽和是遇雨也既已遇雨以豕則無不洗其汚寧復有負塗之見哉以鬼則無不遁其形寧復有一車之載哉此遇雨之吉而羣疑之所以亡也夫爲豕爲鬼似皆不復有人道而上能匪寇婚媾卒至遇雨而吉天下無可絕之人無不可改之過可知此睽之所以爲事同爲志通爲事類也邵子詩曰幽瑞巖崖生鬼魅此上之睽孤之時清平郊野見鸞凰此上之遇雨之時六三見輿之見見人之是而見已之非上九

見豕之見未免見人之非而不自見其非所以必遇雨而後吉君子以同而異同非尚同異非立異君子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聖人明以見險能止爲智險者坎也止者艮也若以東北艮方爲險阻是險在後不在前矣所止皆險非見險能止之義矣夫山上有水所以爲蹇利西南者從山上而下平地脫去其險所以利也不利東北者復倒上山帶水拖泥沒足陷身泥淖汚垢何時得止

所以不利也利見大人貞吉親師取友尊賢好善之功即居常不可無而况險難在前乎且在前之險難無時無處無之習心難除習俗易染宴安酖毒談笑戈矛靡麗蕩心功名滅性奔而趨爲往振而拔爲來往則未有不蹇來則曰譽曰反曰連曰碩隨有所得人苦不自見難見不能止知不足以及之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易象示人處難之道三屯濟以動故曰經綸困濟以說故曰遂志蹇欲止于至善故曰修德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有所未善則改之

無歉于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爻俱在能止上做工夫能止便是來不能止便是往往則蹇陷于險也來有譽止于初也初剛位能來而止以求其中見大人以交有功窮則變變則通之以盡其利以居剛位爲貞而無失其當此見險而能止可以稱智者也寧無譽乎象曰宜待待則能止不待則不能止初待所當待故云宜亦有不宜待者二之蹇蹇五之大蹇是也蒙山陳氏曰六爻初往則蹇三往亦蹇四上往亦蹇戒其輕往非敎以勿往不然

何以云利西南往得中見大人往有功也得中有功則往不蹇而蹇濟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如伋去君誰與守便是蹇蹇二以天下國家之蹇爲蹇匪以己之蹇爲蹇知有君不知有身事君致身見危授命履中行義志匡王室成敗利鈍一非所論故云終无尤不然趨利避害偸生全軀無所不至其罪有不可勝誅矣豈但有尤而已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爲艮之主止之篤實而光明智之沉幾而先物者也反只是反還其當止之處陽性上進反而止其所當止非智者其孰能與于斯不能止則險難可憂能止則居易可樂故云內喜之若以反就二陰爲得其安幾于近小人而危矣何得安幾于爲小人之戚戚矣何得喜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如所謂連諸侯之連四陰躁以妄動上往爲往蹇合于三之艮山爲來連自己得正爲當位虛己從陽爲有實以此待于初爲實譽蹇于二爲實心大于五

爲實德碩于上爲實功夏易首艮曰連山亦此來連之義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以剛健中正居尊位爲天下利見之大人爲智臨之大君來致上下譽反連碩之朋以濟其蹇此大蹇而朋來者也象明之曰以中節山上有水滿而易溢高而易危五以中道節其在己不自用而用人其五之所以爲大乎又陽大陰小在大止蹇卽是在天理上兢業夫二與五皆不以往爲蹇何也蹇難也爲君難爲臣不易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五而以往

爲蹇則天下之蹇誰當濟之者哉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與內喜之之內合凡言內者皆指內卦來連連于艮山也來碩碩從石義亦艮山也皆以發能止之義也連不可移碩不在小其大智也歟利見大人大人謂五獨于上爻發之者下四爻從下視上爲易見上一爻瞻前忽後爲難見故耳見大人曰從貴不見大人非從賤乎朋來曰大苟直諒多聞之士遠讒諂面諛之人至不其爲小人乎當位曰實不當位此

生不虛乎喜之反爲憂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无尤之反爲有罪何所逃于天地之間也譽之反爲毀穢德腥聞臭遺萬年何時已也乃知反身修德之時用君子有不可造次顛沛而少違者矣且夫蹇極爲碩遯上名肥與豐翔益擊升豫皆冥之義不爲比類並觀進退存亡之間有能得其正而不陷于險者幾何人哉幾何人哉

䷧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解以西南爲利震動在東坎險在北二卦合而險以動者也震動者自東而西坎陷者自北而南不其動而免于險乎故以言西南之利也无所往解之又解以至于無可解兢兢業業反復以圖其解者曾不少失此來復之吉也若尙解之未盡而有可往之地自

非早見賾圖以求險難之必解其何以爲解乎坤爲衆彖明利西南爲得衆解上下皆坤體也四往坤下二往坤中陽剛在我陰柔順服王道蕩蕩平平而天下適之以爲歸衆之得也動免乎險險而无險故云得中動无弗善故云有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解義理之充溢若雷霆之奮江河之浸膏澤之潤君子以之自解可以寡過可以遠罪而以之解人有過與赦有罪與宥豈徒赦之宥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潤萬物者莫潤乎水雷動雨潤過與天下共

改之罪與天下共遠之有所以解之者在也程子曰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柔四剛初險四動險而能動柔而剛克剛柔相摩雷雨動滋險難其有不解乎初之无咎之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坎純坤陰體未濟坎居下體亦象以狐三爲成數此三狐之所以象卦有四陰必欲去五之一而言三非也二剛得中應四以動何險之不能出有田獲三狐

之象邪私既去中直自還既以正己亦可正物有得黃矢之象疑曰狐疑媚曰狐媚莫大罪過于此捻成獲三狐以盡免天下之險得黃矢以完復降衷之直解之貞吉無以尚之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居四下宜負負上而動則免乎險矣三位二上不宜乘不敢乘二而動則免乎險矣不上之負而下之乘故以負且乘爲義負乘竊位之人于四爲慢于二爲暴四二皆君子也君子無可慢何所不容人之慢君子無可暴何所不容人之暴然其同類之小人則私心覬覦而慕效之無不欲去其所負而乘其所乘習其慢以爲慢習其暴以爲暴也豈不爲盜之招也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震主動于險上險似解在足下而云朋至斯孚何明非君子之朋乃小人之朋也凡解要從中心迸透如雷轟九天而雨溢四海纔是解之當今以九居四外陽剛內陰柔居四拇乎險者也比三拇乎險者也應初拇乎險者也一舉足而步步是險故云解而拇

蓋動而未能盡免乎險之象也夫然則陰朋之至若其素孚亦如曀曀其陰虺虺其雷暫開復曀暫解復結者耳象故明其爲未當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五居剛應剛又乘藉四剛震動去險已遠能到君子地位維有解吉六五能自解其陰柔而從陽剛故吉也又曰有孚于小人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矣門內無小人門外小人退矣能使小人退而爲君子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胥天下而納之恐懼修省之域沛

然德敎溢乎四海斯其爲君子赦過宥罪動免乎險之極致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三乘二五上乘四皆以柔乘剛總謂之悖上震動在上居解之極有公象去險逾遠則險可免而悖可解有射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之象凡鷹搏噬不能無失惟隼爲有準毋發必中是故旅之射雉得其明也解之射隼得其直也人之生也直乾之動也直上之射隼與二之得黃矢同射于高墉之上而獲之動

無不直無動而不免乎險者也解至此然後有功故云无不利繫辭傳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其義甚明學者觀解之象變玩解之辭占試自省察于一日之間得無邪媚而爲狐乎負乘而爲寇乎同惡相濟而爲小人之未退乎悖道犯分而高墉之隼之未射乎有一不解皆險以動動而不免乎險過極而不可射罪大而不可宥者也

䷨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三柔在中上一剛下二剛下多一剛損而之上以剛益柔不使有餘在下不足在上下損則上益上益必下損故以名其損也損必有孚然後爲元吉爲无咎爲可貞爲利往而何者爲有孚之損大象中虛爲有孚有孚上行之道如孝道上行于父忠道

上行于君弟道上行于兄必從小處積累起細流不擇可以成深土壤不讓可以成高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勿以一介而輕取與勿以細行而不矜勿以小物而不勤當損之時二簋之約可以用享豈不信夫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山下有澤損少男之下有少女情愛牽引相失則忿生交惑則慾熾肆情鬱性何損如之君子觀象反躬以懲以窒損之又損以至于無內則理義悅心外則篤實艮止然後樂處可尋忿不期懲而自懲天理流

行慾不則窒而自窒其斯為損之有孚者哉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今人開口只說了人事何曾說了已事所以視天下
事與已都不相干便利則往不便不利就十分推托
若此者个是推奸避事豈成一箇士人之志初之巳
事遄往程子所謂認得為已何所不至雖欲不遄往
不可得者象云尚合志初三皆剛自三而四而五皆
柔初二合志當損剛益柔之時已溺已飢被髮纓冠
而往救何用弗遄稍弗遄便延緩如禹遄而稷緩稷
遄而禹緩皆咎也皆非合志之尚矣酌損之程量以

征漸次上行無乎不往而亦一無妄往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二之貞即自已剛中之貞其云征猶征伐之征二居
損剛益柔之中正已物正其道自然上行方有攸利
非可有征于上也征則凶矣弗征而貞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俾曰三而四而五皆潛孚默化于吾中于已
無損于人有益寧非弗損而益之者乎初尚合志合
乎二之中二中以為志居已于中欲使人皆取則以
為中上之大得志即其得此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

三則疑也
三人行則損一人這一人損到何處去三與四五皆
柔三近二尤在三人之先三能先自把損以受二之
損剛益柔之益損一人而使二人從之以為損名曰
三人行其實一人行已耳一行二後一倡二從近而
友二弗損益之之益在焉遠而友上弗損益之之益
在焉為直為諒為多聞何者而非其所得之友耶象
明之曰三則疑疑謂鈞敵而不相上下如時所當損
而顧牽煩溺莖左顧右盼前推後阻然則何時可昭
二簋用享之明信乎故必須一人損起損自一人便

是一人出頭作主而天下豈其無響應之者一鄉之
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推之一國天下莫不皆然雲
龍風虎聲應氣求固其所必致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凡人有疾都在陰柔上生大象所謂忿與慾即是人
人常犯之疾陽剛之人無此疾惟陰柔之人有此疾
四居兩柔之中疾尤易生損此弗遄便入纏綿沉痼
坑裏去故必遄損而後為有喜初遄往四使遄救人
治已汲汲惓惓總一心無兩心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人惟萬物之靈奚啻十朋之龜但稍爲忿慾蔽累便多昏昏弗靈有弗靈者非其初也患懲窒之不至耳五應二承上二或弗損而益之五必受之上或弗損而益之五必受之以懲以窒去其柔暗益其剛明十朋之龜即其固有非背而去元吉之道也象明之曰自上祐損剛益柔剛道上行至上而止五承上故云自上祐若使弗懲弗窒將這點靈明汨沒斲喪在忿慾中去則有匪奪其鑒必墜其命者又何祐之有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剛益柔有時二之上皆柔有時自下而上以益之上之下皆柔有時自上而下以益之于柔爲益故下剛言損其實何嘗分此以與彼故二與上皆言弗損益之也二正已以行其道故以貞爲利而凶其征上得志與民由之故得寡其過而正乎吉利有攸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堯舜且以安百姓爲病何能止而不往也得臣利益及人無思不服也无家以天下爲一家賜非家賜益非人益也三得友損在一人上得臣益徧天下初已事以人中國爲志上无家以家天下爲公損道至上大行象故明之曰大得志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與損反損上益下自上下下卽與損同義損以有餘之剛在下故當損下以益上益以有餘之剛在上故當損上以益下觀象昭然明白易知不必强爲煩難之說以求之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益乾遇巽時爲月窟既往之愆與化俱徂此有過之可改也地逢雷處見天根將來之善與日俱新此有善之可遷也君子以見善則遷遷善全要自見改過亦然子言見過而內自訟人若不能自見其過何由可改蒙山陳氏曰人情悠悠者多夫子發風雷之象而教人遷善改過兩則字直是風烈雷迅不容停待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自上下下而爲下主以地道則當代天以有終以臣道則當代君以有終以子道則當代父以有終迅雷烈風交相助益見善則與天下共遷之有過則與天下共改之此便是初之大作下之厚事程子曰莫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人做以此對越上帝以此忠君以此孝親皆本分內事元吉之道非有所加厚于事之外也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凡懲忿窒慾遷善改過非獨抱明哲者不能損之五以應二承上益之二以近初應五雖陰暗而陽明易開或受初或受五皆十朋之龜之益也弗克違是承受得起永貞吉到底承受得起王用享于帝吉遷善改過從享帝之心流出便是實得若從觸發感動而興起恐有轉換時節故須弗違永貞用享于帝然後爲吉象明之曰自外來言人皆得以益之益自外來正以明用享之誠當由中出也或益而至于永貞弗違其外來也莫非其中心之得矣益長裕而不設其義如此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處三陰之中居震動之極自上下三益之以震動恐懼之事乃凶事之益无咎之道也陰爻不孚三又不中因此日遷月改有孚于中行之道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信其在已通其在上告公用圭也蓋三之遷改從心髓上透迸眞是有諸已而信見善則信能遷有過則信能改豈不固有而信有諸巳乎蒙山陳氏曰隕霜不殺則物之生機不潛遜樂終身則人之生理不固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之告公五與上皆是四與三皆不中以中爲行告公而從合起風雷相助之勢或遷善或改過第依此從公之志而行之至于遷國無不利矣況其小者哉大凡作事依奉天理而行自無不利遷國舉其大者言之也曰遷國便見不可在時局世套中求之一切改邑徙家殺身舍生之事惟其所利用矣象明之曰益志國可遷而此志不可遷時可與勢可殊而此志不可異不可殊乾坤毀而此志不可毀其斯爲無方之益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今之益人者未能透底失其一片眞實之心以愛人而動輒問人以言惠其得爲無方之益否乎天勿問而施地勿問而生九五正當損上益下之位勿問而惠誠心信志旁皇周浹丁自上下下之交此九五之惠心一天地施生之心也所以爲元吉也至于人之惠我德與惠以姑息者殊是不同而亦眞實有孚以交之我之惠心不因之而益廣乎心德相惠人巳交孚合天下之心爲一心合天下之德爲一德其益人也莫非其自益者矣夫非篤恭而天下平脩巳而百姓安之氣象乎故云大得志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天施地生之心無閒可息自上下下之心亦無閒可息惟無息所以爲全所以爲立心之恒上居五上五能損以益下上苟恃有五在或至上而不下損上益下之心任了一任遷善改過之心亦或懈弛了一懈弛便偏而不全乃有始無終之益也象故明其爲偏也或擊之以與天施地生之心相悖上帝必且赫然震怒而擊之也然亦不待擊之而後爲凶立心勿恒

自已自然過意不去自然杌棿不安凶莫大矣豈以擊之自外來者爲凶哉或益之自外來或擊之自外來俱不足算惟于立心之恆與不恆之閒辨之此處恆自已勘得過便是吉此處不恆自已勘不過便是凶乾遇巽地逢雷曰雷風相薄巽而動相薄有常曰恆動而巽相薄無方曰益益之曰恆卽雷風之所謂恆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亦自有大氣力盤窟城社如何輕易決得他去五剛君子同心協德事急于奉公志專于報王凡所覲揚對揚無不惓切于公家以名號則有孚非驚虛聲而無實德又加之以危厲非偷晏安而怠憂勤凡所告戒而脩治者惟務反求而先去某一已之

私意不于彼務攻擊而于已務進脩此則君子之道自日長而小人之道自日消所以爲健而說決而和若云孚號其衆則一正足以敵千邪一眞足以消百僞豈必合衆君子之力以爲一已之力哉剛長乃終學問不到純乾地位終是不了事件不盡路頭惟長而終力是原始要終有始有卒之學問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以陽決陰有一毫利之之心不可故君子以施祿及下所以沛其澤也有一毫得之之心不可故君子以居德則忌不自有其澤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何以不勝在下居後未當能決之位未操可決之權壯于前趾之往幾于忘其自邑之告自已站立不定何以決人故恐其有不勝之咎耳若是能勝而往決所當決亦何過咎之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名號已正而又將之以惕厲則自邑而告者許矣不尚即戎而莫夜之戎無能害已終必潛消故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三決上何得言合壯于頄剛過不中以柔爲易決而以剛爲足恃徵于聲色見于顏面輒欲即戎故有凶也然則何如君子夬夬告之自邑孤忠自許獨立敢言即之於人決人之所不能決決人之所不敢決爲獨行健而未嘗不說決而未嘗不和有平易而無忿嫉以正直而兼忠厚爲遇雨夫遇雨則不能無澤若濡者一時和說以決之跡耳獨行則不能無慍有慍者一時流俗衆人之心耳君子豈終有咎之者哉若云爲君子所慍以五剛決一柔恐君子自有同心亦無反致其慍之理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四係累于陰柔欲決小人而自邑未告坐而不決則不安行而決之則次且而不能勇決然則何如其惟牽羊而後悔亡乎四兌體有羊象四之羊猶五之莧牽羊決莧皆象所謂告自邑也說體多係羊性善羣幾于不決故有不信之虞戒甚言其不可不自牽而去之也信能牽羊而明于自告則垂紳正笏而秉道嫉邪舉直錯枉而不仁遠去果何居之不安而行之

不進之患乎噬嗑上九何校滅耳曰聰不明夬九四聞言不信亦曰聰不明可見只一聞言不信便與惡極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同科君子其可侮聖人之言而或有所弗信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比上如莧陸之感陰氣以生者然夬夬而合于中行且爲未光況不自夬而徒夬人乎程子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是也夫五剛皆以決柔

爲大而初咎前趾二戒惕號三凶壯頄四牽羊五決莧切切爲自邑之告若曾不少置正猶規矩準繩必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也昔後世之決小人則皆以印戎爲利若耳所尚安得而不窮小人安得而决去乎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夬大義全要有號孟子曰先生之號則不可乎號尚云有厲惕號止云勿恤况无號乎凡無諸已而求諸人有諸已而非諸人皆无號之終有凶也象明之曰終不可長无號之人生理幾于自絶自且不可長而况决人乎

姤女壯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遇壯女勿用取女然則絶之乎曰金柅以繫其在我杞以包其在彼則女不得以牽男婦不得以乘夫男女正夫婦和天地遇而品物章矣乾遇巽時爲月窟此處不遇則乾坤毁人物消寧復有生理乎天地萬物生理盡數窟藏于此乾巽之一遇至于坤震交而天根見亦何莫而非從此出耶云不可與長要使長

在男不在女陽常足以勝陰陰不至于侵陽然後爲姤之中正品物咸章以此天下大行以此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君子之遇小人第一在自已脚步立得定稍立不定小人便跳踉恣睢輈轢蹂躝君子其能當之否乎羸豕蹢躅牽連絏絆牽得人七顛八倒存站不住此金柅之繫所以爲貞吉也自已豎立得定又包容得下宇宙內人何不可與之相遇乎相遇則無不並生品

物咸章以此相遇則無往不逼天下大行亦以此昔者孔子卒老于行人以爲不遇不知周流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陽貨可見公山佛肸可往何人不遇此其道之大行于天下萬世而迫今如日中天也此姤之所以爲姤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包初不與之爲賓主言權常在于九二伸縮得以自由此所以无咎若以爲賓便幾于抗主非包有魚之義矣蒙山陳氏曰遇而包之則小人不得肆其惡二之所以无咎五之所以有隕自天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遇也如云無所遇安得謂之姤三居巽極巽爲躁卦又爲不果包之不能不包亦不能居則不安不安于不包行則不進又不果于包其咎大矣然則何如其惟厲乎厲者不安坐而決于行也象曰行未牽言能決于行則不爲柔道所牽而可以包而制之如二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初正應而曰包无魚直言其不包也以其不中正故不能包也應而不包其害滋大故曰起凶言凶自此起也不包似乎遠小人而象曰遠民何也小人亦民也以小人爲義則不可不遠以民爲義則不可遠姤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直絶小人非天地相遇之義也二不以爲賓而惟一我所主四有所不遠而幷包以爲民其于中正大行之義幾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曰包曰含與防義似遠杞在上瓜在下周公明象其包未象其防也若云防其潰又何以謂之含章魚與

瓜皆陰物之美者包瓜則美在其中郎含章也魚无包瓜且潰乾不遇巽月窟或幾乎毀矣何以爲姤哉此爻正是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如衆君子在上固是太行其志一小人在下亦惟君子之所左右而奔走但見其可用而不見其可棄但見其爲美而不見其爲惡人有是志天有是命志命相合無相舍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九五能包能含有隕自天回天易命皆其能事上九高亢剛極稜角峭厲既臨幷包之量終鮮含弘之度相遇咸章中正大行之道至此而窮其爲姤角之象

乎吝之道也然而儒者有云吾人當學子路此又上之无咎之義也神物潛淵則珠貝不採巨獸伏山則林木不伐峻采振世則邪慝回心言角而猶稱姤安見其爲不遇无咎宜矣或問世之治常少亂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奈何曰于夬而湙于去小人之道于姤而湙于處小人之道何憂乎不治何畏乎小人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詩序云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洽周徧自有不能已者以假有廟以見大人自非一段透底精神爲之感格其可以言萃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以此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人之精神原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以假有廟已之精神

與祖考鬼神相爲流通矣以見大人已之精神與聖賢君子相爲流通矣天地萬物之情不可以見于萃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物聚必爭可以羣羣而不黨便是君子戎器之除不虞之戒匪必以干戈爲戎兵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與四應爲有孚初四皆失正爲不終此非正而萃乃亂而萃者也剛中而應故聚五剛中爲天下利見

之大人必利見九五然後謂之聚以正下順體詩萬民是若若順也四臣五君初不應五爲逆爲亂舍四從五以臣應君名號方順遂一握而爲笑即所謂順以說也言相契合也勿恤往勿恤其與四相悖而惟以順五爲利往也如此則不終之患可無虞而有孚之萃爲得正故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順五說相與爲萃以柔順中正應剛健中正已之所萃之正不待言矣以居二陰之中又引二陰以萃于五引初若號引三上巽爲牽復以進爲拔茅以征

吉而无咎之道也孚乃利用禴二虛中上通有孚義多爲登覦而匪以樹私廣爲明揚而惟以事君既盡誠矣以之用禴何弗利乎言用禴者君道隆貴大牲以盡物臣道恭貴禴祭以致誠也象明之曰中未變中謂二之中德未變謂不受變于二陰不變于陰則有以引而變陰可知矣凡人之心孚則不變不孚則多爲物所遷孚則光不孚則多爲物所蔽二孚故云未變五匪孚故云未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剛中而應故聚二萃五乃利見大人之正聚以其知有五不知有四也初應四三近四以此相萃爲乞墦爲媚竈初故亂二故嗟皆謂之不正之聚安得而有攸利乎往无咎上巽也越四巽五而以大人爲利見然後得免于咎也然四當三前四非大吉之人三必由之以萃故仍不免有小吝末世士人借足權門以苟富貴者固不足道而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亦乃亂嗟如之道也此聖人之所深戒而甚言其不利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卦二陽四陰四近五而均敵于五非有大吉以勝之

則如書所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使恩威出于己而天下向我以爲萃凶國害家之道也故必大吉然後爲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亨王假有廟廟有二王則不假矣五得萃位威福在己天下順之无咎之道也然剛中之德爲擅權君側之四所蔽雖有相應而不相孚故云匪孚元永貞體元立極長永正固出頭作主有總攬而無旁落有獨斷而無自用有所任于四而非有所假于四俾四

行吾之令以致之于天下而不俾四竊吾之威福以要結于天下如此然後聚以正而得亡其悔耳象明之曰志未光萃而志光假廟之王其爲顯比天下之王也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爲說王與三同德兩陰相求說之不以道者位在五上當公卿輔弼之責其可以是利見剛中之大人而徒爲容悅之臣否乎必也齎咨涕洟毋爲甘言而爲苦言切投之以其所樂而規之以其所憂毋侈豐亨豫大之說而切游淫怠荒之儆世已治而曰未治

民已安而曰未安如賈誼之太息流涕痛哭于漢廷然後爲无咎耳象所謂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蓋如此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蒙山陳氏曰柔以時升謂坤上行惟時升故元亨惟柔故用見大人則勿恤南征則吉勉柔之從陽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即柔巽之順德陽剛爲大爲南見大人南征以陰而從陽從小處積累以進于高大君子之德莫順于是矣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以上巽二陽爲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萃六二柔中爲中虛升九二剛中爲中實故皆曰孚乃利用禴巽而順剛中而應二之利禴不止以誠意通于五合上下而無所不通所以爲有喜也君子南征而坦蕩蕩有喜有慶小人北走而長戚戚多憂多恤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一人只有疑心體便不虛便易動易以斷天下之疑无

所疑明无疑也陽明无疑陰暗有疑无疑之人如損
之上爲無家如升之三爲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
也
太王避狄邑岐王業從此亨通自常情論之以棄土
地爲逆自太王視之以不爭地害人爲順此太王之
順事也四順體進于巽上用太王岐山之亨以爲升
上順君之升下順賢之升已則順德進修而以日躋
高大爲其事吉而无咎不亦宜乎反是則逆惡乎言
順不順則必墜敗惡乎能升蒙山陳氏曰二四不言

升二人臣之正位也四近五升則逼于君故亦不言
升二孚四順臣道之升不加于此矣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以柔中下應剛中爲貞階即階級有次第而升者
有循序漸進之天德便可以語必世後仁之王道象
故明之曰大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初之允二之孚三之虛四之亨五之階皆順之德也
皆所謂南征之吉也陰居升極與二之剛中不應陰
北方與南征反冥于升與順反象故明之曰消不富

言貪求無已之人滿則必溢盛則必衰但有消亡無
復增加甚言其不利也所利者反求不息之明以爲
貞耳不息之貞所謂本體之明初未嘗息者於此積
小以升日新富有可以日躋于高大亦不患其消矣
程子曰小人以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進德何善如之
此不息之貞之利也或云未至升進之極求升可乎
蒙山陳氏曰人之福量鉅細有涯以杯勺之量強進
於升斗則溢矣豈必享人間得意之極又求進不已
然後爲冥升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掩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大人之困不言而信所得于心者深故不窮尚口乃窮以無得于心也兌爲口而處困上故以尚口示戒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致極其命也遂志直遂其志也謂將自己一命拚以與人而不之有何輕棄如是且見危授命亦是還之于天不成授之于人困未必危奈何拚以與人

凡言疑命改命革命至命與致命總是一般到底學問今人處險難都輕易蹉過去卑者惟有戚戚高者亦是擺脫排遣何曾說君子不失其所亨却是險而說到險而說的地位造化在我故云致命行無不得故云遂志若是命不能致便是志不得遂看君子遂志處眞是說眞是不失其所亨眞是有諸己而信心可得而惟口不可得而言蒙山陳氏曰死生有命死生非命也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命也子在回何敢死可以生則生也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可以死則死也致命然後志可遂志遂則亨亨在志也非身全而事亨也鼎言凝命惟凝命然後能致命身可死命不可不凝故曰死生非命也朱子曰困阨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身須命有不暇恤只是成就一箇是處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剛掩也剛爲柔掩且困而況其質之本柔者乎初質本柔又處困之最下枯槁全無生理有株木之象一隙之明不通有幽谷之象子曰困而不學民斯爲

下初把身子安坐在無生理去處日流于汚暗之地此便謂之臀困臀困坐困也困而不學自暴自棄之下愚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者也言三歲不覿終身無復有出幽遷喬之日可知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坎剛爲兌柔所掩二又爲下體兩柔所掩豈既醉既飽飲食宴樂之時乎此困于酒而不飲困于食而不食君子之困其所當困者也以五合德爲朱紱方來窮而通也利用亨祀就此過絕沉湎之禍洗滌口腹

之養用以黼黻皇猷感格君心對越帝命其有慶也
大矣征凶无咎古之君子有犯險難履危途觸禍機
而足以濟天下者豈以征凶爲咎哉總謂之困而不
失其所亨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
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應上上濕三枯石之困也以一柔乘二剛之間蒺
藜之據也於此求出尚有生路入而寢處忍辱安危
則死妻之不可見也所謂石所謂蒺藜皆其宮之所
自有者不可指四爲石二爲蒺藜四二皆陽剛爲金
爲玉惡乎爲石爲恒易之德行惡乎爲蒺藜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
雖不當位有與也
以陽居陰處不當位與初爲應所志在下故欲其來
徐徐徐徐其來可以免幽谷之入矣近比乎三蒺藜
之地一步不可行爲困于金車金車困而不行可以
免蒺藜之據矣夫輪轅飾而弗庸虛車也四之吝也
然剛德在我下之二上之五皆吾致命遂志貞大人
吉之與也此所以雖吝而有終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

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于上陰刖于下險困于水涸澤枯陽剛君子爲陰
柔小人所掩蔽而赤紱不爲佐助是可以躁心乘之
乎五本中直而居說體二四皆道同德合之賢四徐
徐以合下五徐徐而來四二盡誠以亨祀而上交五
亦盡誠以祭祀而下交徐必相應而來誠必交孚而
合乃徐則有說而且受福矣古之人有行之者成王
是也三監啟釁二叔流言碩膚遜而赤舄以東四國
疑而王宮杌隉非所謂劓刖而困志未得之時乎比
及三年竦厲風雷之變感悟鴟鴞之什九罭賦而袞
衣還朝東山征而四國是正天命既固二后右享禮
樂四達不悖姬籙開于八百殆非成王一人之受福
而天下之人之無不蒙其福也象曰以中直與同人
九五同變正言直直言其正以之同人有三代直道
之遐思以之處困有萬折不回之志節謂直比正義
差緩非是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
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與三陰柔牽引上下垂三上纍如葛藟之纏綿依
附然此臲卼不安之困也其惟動悔有悔困心衡慮

解𦁛脫紼然後爲吉行乎三凶上吉以蒺蔾之下盤
者𩐉翦而葛藟之上附者易伐也困而安坐于初卒
無開見之期困而䠥卼于終尚有征行之吉甚矣困
而不學者之終爲下民也三之蒺蔾聖人以爲不祥
五之祭祀聖人以爲受福乃有不肯受福以生而卒
廾于不祥以死亦獨何哉

䷯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
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
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改邑不改井改人不改心也无喪无得不爲堯存不
爲桀亡也往來井井千百世之既往千百世之將來
此心此理無不同也井井卽是辨義六尺之形軀有
壞方寸之義理無壞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往來
無不井其井其于義也湥矣井井者繘至而不羸其
瓶者也羸對肥言有得爲肥無得爲羸又毁敗爲羸
汔至汲將至也亦未繘井繘不足也繘既不足又復
羸其瓶是以凶也羸瓶之人良心滅絕一無所得惡
得無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序卦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
之所歸也君子以井勞民欲使人人自得其所歸耳
不以此勸相爲勞儘饒豐足衣食只是一包膿血包
裹一大塊骨頭或自以爲富而不知其爲天下之第
一窮民也豈不羸瓶而凶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初方巽乎水而未上乎水最在井下上又無應故不泉而象泥人之所不可食也泉上出則渫治而新泥下停則滓穢而舊禽所不嚮而况人乎時之所共棄也井井者何如掘其泥而必上乎水斯革舊而新功及物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泉出通川爲谷一曰窮也二比初未能上出而反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九本陽剛而乃居陰强猛其

外而腐敗其中有甕敝漏之象甕說文亦作瓫瓶以敝漏之甕汲射鮒之谷井卽汔至繘井固不能得升斗之水以自養而養人也象故明其无與也昔有慨士之修于家而壞于天子之庭者夫能修于家猶是抱全甕而出今却先壞于家直抱敝漏之甕而出者耳不尤爲可慨之甚哉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巽乎二之上爲渫未上乎四之上故亦不食爲我心惻憂國憂民不忍私之一己而欲行之天下也可用汲可以及人也但承四應上爲暗明珠暗投且按劒而覩矣王明並受其福而象云求王明明必能求求必爲明玆豈賢人之受福實乃明王之受福也世有認泥作渫不勝其惻而急于用仮卒至名辱身危而徒爲敝漏之甕羸敗之瓶其去求王明之義固甚遠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已巽乎三上而上水甃者修治之謂澄初之泥窒二之谷近三可以爲渫承五可以爲洌其不食也修其所未至其用汲也修其所不窮蓋无喪无得而无

乎不修往來皆可井井者故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以辨義義者心之宜井之泉也心之宜非襲之可得井之泉上出斯不窮是故辨義于心者上水于井也五二陽剛合德下巽上行豈不洌寒而可食乎言洌又言寒坎者正北方之卦於時爲冬于氣爲寒又乾陽爲寒不泥而匪谷既渫而且甃泉之所以洌而寒也凡人于世情冷不下全是一片熱心腸以滯泥焚灼于其中君子蠹沈世情澹以寒泉泠然清淵然潔焦火不入熱中不生將出之不竭而取之無窮矣

女所往而不爲養安所往而不爲義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收即繘井之繘汔而能至者也勿幕往來井井養而不窮無所不用人之汲也有孚衆泉在中資之淺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故以爲大成也井至大成則豈惟無羸敗之凶敝漏之患將無福之不並受矣困以窒怨曰受福井以辨義亦曰受福然則聖賢所爲詩書以無怨遠怨喻義集義訓天下後世者豈非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之意哉特人自逃而不悟棄而弗受已耳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巳日之革六爻惟見之六二彖又明言革而信之巳即是信革于信乃謂之革革不以信革面之革非革心之革也其革安得當其悔安得亡十干戊巳爲中土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革之巳蠱之甲巽之庚其義一也夫水火不相射相射相害也離火然則坎水乾坎水決則離火滅是相害也若革之水火相息乃澤水離火相違則睽相息則革水以息火而火於是乎下降下降者輝光之照耀歛而藏之以爲內之明火以息水而水於是乎上升上升者義理之涵蓄充而溢之以爲外之說此革之所以爲虎變而爲大人爲豹變而爲君子也九四改命之吉與湯武革命同進于革命改命水火之相息也至矣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一疵不存然後萬理明淨一毫之陰氣未盡而以言乎乾道之變化天德之純全不可得也況二女同居純是陰氣用事其志何由而相得乎夫

惟革其不相得之志而志于爲大人爲君子然後謂之信志然後不至于爲同居之二女爲從人之妾婦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曆非紀數之書乃曆日月而迎送之曆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時就一日而論之無一時之差忒統一歲而論之無四時之差忒時時是明時時是治時時是革革之時所以爲大程傳云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是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陽剛所居所應又皆陽剛地黃而牛順離兌皆坤

柔而初四相應皆乾剛鞏用黃牛之革坤順承乾之革也聖學無所爲而爲初九無所爲而革以四息初除了循天理外別無所爲便是黃牛之革著實固守勿失便是鞏遯六二執用黃牛堅其必遯之志革初九鞏用黃牛貞其信革之心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五雖不相得二柔順中正而內文明故能信于從五以陰順應乎陽而革其在陰以女順應乎男而革其在女革之至當行之有嘉者也征吉无咎信初信三信四信五無征不吉寧有過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與上相息而爲革三火剛燥全要上水來息一息如不貞其在三而貞其在上其無凶乎此非三之所革之當也夫惟艱貞危厲自四而五而上三有所就以言革其斯爲革而信之者乎象曰又何之就其如四爲改命之吉就其如五爲虎變大人就其如上爲豹變君子其于革也思過半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乘三承五應初一片純是剛德悔所以亡如是其

相孚以革則造化在我而命改矣非湯武順天應人之革何以幾此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五內積文明之中德而外昭和說之威儀根心生色睟面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炳然洞徹表裏著見光明此虎變之大人未占而人無不信者象曰其文炳與其文蔚差別蔚止于盛英華發外炳極其明昭明有融革九五之文炳乃乾九五文明之能事也故在乾謂之飛龍在革謂之變虎人而飛不如龍變不如虎不爲大人亦小人而已矣有志于革者審

之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山獸之君豹似虎古詩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量而食其字從勺是也此五上之變虎豹取象之別也上應三進于四五之上循循雅飭可爲豹變之君子以質陰難于透底又象革面之小人革止于面免而無恥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刑罰衰敎化廢復蹢躅而爲惡矣寧無凶乎其惟以豹變爲貞而居之然後修之吉而可爲君子順以從君象之義進小人以革于心然後得終爲君子也棠山陳氏曰程子于上六革面之義以變化氣質言之旣淚罪夫自暴自棄者而又曰下愚能革面者何也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遠罪則與人同也惟其與人同所以知非性之罪也朱子曰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補敝逐些補緝若是更革則須徹底從新鑄造一番二先生之言吾黨宜時時誦之毋徒冒豹變之名而自甘革面之實也

䷱

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以木巽火優游漸進漸漬不迫必期於熟而後已者也烹卽熟仁之功一日不烹便要饑餓而死聖人烹以享上帝與天地爲一體大烹以養聖賢與東西南北千百世上下之聖賢爲一體而胥納之並生之域斯其爲鼎立乾坤者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位凝命位者立人之道也命者天賦之理也烹飪得義理熟私欲盡如水浚其源而流長木培其根而葉茂人道盡矣天命不在我乎故云凝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正命我凝天地陰陽吉凶禍福有不得以囿我矣若是桎梏巖牆而死惟不正厥位乃早墜厥命天曷故哉卲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人人耳目聰明而正位凝命之君子不多見于天下則知烹飪以養其耳目之形體不知烹飪以養其耳目之聰明故耳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巽初鼎下有趾象自二以至四皆剛而初獨柔爲否
剛強而柔弱爲顚利出否就顚以爲功故利益人自
形生以來耳濡目染不知積有多少否惡在以目則
蔽于明以耳則壅其聰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是其否也出此否惡去故就新烹飪到淨虛而明
通爲雉膏之食動直而公溥爲公餗之不覆耳聰目
明上達天德享上帝矣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從
其大體爲大人養聖賢矣因顚以爲利以賤而致貴
鼎初之補過不其善哉掌山陳氏曰初六在革之後

鼎之初故言變化氣質之全功顚趾是徹底掀翻朱
子所謂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正此意趾不顚否不出
雖有雉膏總成毒味以夙生葷血未淨也必顚趾而
出否然後可以正位而凝命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
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以剛實居中爲鼎中有實之象二之實在三爲雉
膏爲義在四爲公餗爲信此非我一人之獨有而天
下之人之所同有也鼎之烹飪全在有實無實而烹
鼎且立見其破裂矣我仇謂五詩赳赳武夫公侯好

仇仇與逑同有疾如損六四之疾乃五之陰柔之疾
五處中以應二二剛中以上交五之疾必且自瘳夫
豈累及于二此九二烹飪之功之及于五爲能愼其
所之者也若以初爲仇則以木巽火顚趾出否從前
否惡固已灰燼無存矣何能復求于二相陷于惡而
爲仇耶五之疾不卽于二二之實能公諸五自見于
言外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
耳革失其義也
六爻明以初象趾象足五象耳三居二四之中爲雉

膏上不應五無能以此食于五耳之革也程子所謂
三與五異而不合變革爲異是也下不應初無能以
此食于初行之塞也象明之曰失其義失其食人之
義也方雨虧悔二三四上皆食人者初五皆食于人
者九三與五與初兩相求而相遇則方雨而人其悔
以耳則不革以行則不塞食人者食于人者不必得
爲在人不必失爲在已成不獨成達與俱達有終吉
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三四兩爻居鼎之中爲義信之實以木巽火烹飪而

熟文明之腴故云雉膏以其爲天下之所同嗜公天
下而不私故云公餗三耳革而至于塞以無應四折
足而至于覆以應陰無應止于不能及人故云失應
陰也且喪其在我故云凶孟子所云養小失大養賤
害貴使都是覆公餗者此等人止是一包濃血包裹
一大塊骨頭形雖潤澤直死人耳不亦凶乎象明之
曰信如何民無信不立折足之鼎豎立不起盡喪其
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鼎之鉉貫乎鼎之耳者以應二爲鉉是貫乎鼎之腹
不貫乎鼎之耳矣中以爲實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二
之實即爲五之實耳所以象黃也金鉉乾剛爲金以
五承上黃實金相何貴如之何重如之金百鍛而剛
不改五質柔故又有利貞之戒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五受上貫象金上貫乎五又象玉蓋烹飪而至于五
離火中烈千鍛百鍊是精金也烹飪而至于上離明
外瑩既琢復磨是良玉也金和玉節金輝玉潤斯其
爲天下之重器哉上剛居柔以剛節柔透底變化如
良璧完瑜絕無纖毫石氣以爲之瑕纇故大吉而无

不利書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即是剛柔節之義

䷲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便是震亨繫辭鼓之以雷霆帝出乎震乃坤復之交警省人心最初一著洊雷震無時不震來來無窮相續不絕謂之震來若云當震之來時則寧有不來之時乎震有不來之時則恐懼修省有間斷矣所喪不既多乎子曰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憤樂原是一時事虩虩啞啞亦一時事虩虩而無啞啞則葸而已矣啞啞而非虩虩則處堂之燕雀而已矣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守得宗廟社稷主得祭來非時時恐懼修省齋戒以神明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其孰能與于此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陽德之人恐懼修省初無嚴厲總是一團春風和氣之用事耳若大嚴厲便如秋氣嚴霜肅殺一般故上六索索便凶震云來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震初吉以下爲主艮上吉以上爲主震四亦初而云泥巳失初之則也艮三亦上而云危未厚上之終也震初成始艮上成終故曰帝出乎震成言乎艮帝不出于初而于四則泥成非厚于上而于三則危然則學者將任其埋沒而不爲首出之思乎抑遵道而行半途而遂巳乎既無以成始又無以成終此自暴自棄者遍天下而來孟氏之哀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五億无喪象明之曰大无喪億義甚明億喪貝者盡絕大計功謀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究于高明廣大之域此君子之恐懼修省無求獲之心而有自獲之理也初震主二乘之以爲震著實恐懼修省二之厲也二之乘剛之震也貝即二之六陵即初之九七日得與七日來復同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朱子所云須盡翻轉從新鑄造一番便是逾六而得七之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故不免蘇蘇以居陽故能行行謂行去其所居

之不正以就于正也程子曰動以就正爲善二勿逐
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以剛故遂處柔故泥遂而直前泥而滯後前後相牽
進退無據緩急未適總之陽剛累于陰柔通體光明
有未透耳故云未光若云不能自震遂而不反則怠
惰放肆極矣何止未光而已哉蒙山陳氏曰遂泥非
不震也震而不已之謂遂震而欠通之謂泥葢一于
憂懼不能轉移變動者徒憂無益故不言吉猶勝于
不憂者故不言凶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
事在中大无喪也
二曰震來厲五曰震往來厲二乘初爲得主五乘四
爲不得主但以居得剛中之位與初四二剛有相應
相求之義震往于初以爲厲務協其則震來于四以
爲厲克化其光如此其有事于恐懼修省則匕鬯自
我而獲玆亦可謂大有得矣寧至大有喪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懼貌矍矍視遽貌左右驚顧也蒙山陳氏曰人
心妄動則視矍矍所謂莫良于眸子也如是而征未
有不凶然則何如震索索則傷于急震蘇蘇則失之
緩上六之震能不于其躬之索索而于其鄰之蘇蘇
以鄰之緩糾己之急以眚爲畏以凶爲戒其于震之
中道可以幾矣斯可以補索索矍矍之過矣婚媾有
言執蘇蘇索索之中終未進于和平必如初之虩虩
啞啞則和平之極矣子之申申夭夭不蘇蘇而怠緩
亦不索索而嚴厲便是婚媾而無言者若云震未及
身震而有一時不及其身便是怠惰放肆惡得爲恐
懼修省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人身面陽而背陰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上一陽卽面下二陰卽背也陰柔稍有未化何以至止于陽剛之德故須直從背陰處艮止此艮背之義也云不獲其身者人於自己身上多自以爲得到別人便見許多好歹長短出來但見人不

見己此是人的常病今却曉得艮是坤體有二陰伏在一陽之下我這身子全是陰柔如何可自以爲獲惟自見其不獲而不見人之不獲專於自治而不責人專於自見而不見人雖行有人之所如入無人之地此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不亦可以補過乎艮止也時止則止寂然不動時時止也時行則行感而遂通時時行也無時不止未應非先無時不行已應非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一陽著見于二陰之上陽明用事陰不得而蔽之故稱光明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行止動靜一以其時則可以與天地同體此背已艮陰暗盡消光明透底所以能止其所也艮其止止其所也止乎其所當止也非以背爲止之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非絕人也不相與者固不可與強而合也是以云云我不與人要思得非在我人不與我不見失爲在人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人所立君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以立天立地立人爲一道凡其竭智盡慮于經綸參贊財成輔相之間以至天地自我而位總謂之思不出其位局淺陋以言思執方寸以言位而謂之不出非君子所謂思

不出之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初陰柔一步不可行若是行便是邪暗之動故取義于艮趾然後无咎坤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今惟艮止乎陰柔而進長以陽剛然後爲永貞之利不失正之艮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二近

初隨足而艮趾艮則腓亦艮是艮其腓也幾乎無妄
動矣不知艮之義以止于陽剛爲極以陰柔退聽乎
陽剛然後爲心之快二不能自拯其陰柔之失至于
隨初爲艮是未退聽乎陽剛以爲艮者也其心惡得
爲快哉若謂三止乎上不肯退聽乎二之拯陽剛固
無退聽陰柔之理且二乃陰柔自身尚不獲何以拯
乎三也棠山陳氏曰退聽卽收聽反視之意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上下四陰之中未可頃刻安處又與上敵應不
相與上止而不下我亦上而不上其道之光明只透

得半截半上半下仍舊落在陰柔氣習堆中豈是人
的歇脚處於此歇下或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如人
身腰膂之處硬任了完全屈伸不得則夤且分列心
必薰灼如何謂之安汝止惟前進直透到底方始安
而快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四居三之上此身已大半站立在高明去處但仍是
陰質必須通身滌去其柔暗求進于光明然後可以
要其所止而進于无咎象曰止諸躬身之從躬正也
止諸躬正身之君子不隨身以妄動安于其所止也

古者男子生而懸弧射以觀德卽此便是艮身止躬
之義或云不能止物惟自止其身不稱大臣之位无
取之甚不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乎未有不艮其身而能艮天下者也未有
艮其身而不能艮天下者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居陽承上身上已乾淨但以質陰恐未免有躁妄
之病在且力行難放言易故以艮輔爲義又曰言有
序明艮輔非不言但不妄言耳大抵艮爲成終成始
之學自初至五皆未能要其所止此背之所以當艮

身之所以當不獲思之所以不可出位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上九如大明麗于中天陽德上光一切陰氣盡出
其下其陰氣日以消薄則其陽德日以長厚故云敦
敦艮者不見人惟見已不見已之獲惟見已之失自
艮趾以至艮輔長永正固必進極于上而後已如爲
山九仞而功不虧於一簣象故明之曰厚終艮自下
升初曰利永貞便見就有要終之意至于上乃爲厚
耳若始初不以永貞爲利終何由厚哉程子曰天下
之事惟終守之爲難節或移于晩守或失于終事或

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盡善
所以吉也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
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
窮也
女歸以陰而從陽也以陰從陽故云進得位又曰進
以正止而巽動不窮凡以男歸女者動必窮雖或不
窮而通乃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以女歸男
者雖或窮而不通然能爲男子爲丈夫則天下至富
至貴在我矣何窮之有哉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世人以宮室爲居君子以賢德爲居惟賢惟德可以
善俗大人而思爲善俗計也漸進于賢德之居而已
矣賢德之居廣居也居之安者也不以賢德爲居懷
居者也居之不安者也初始進于所安于義即爲无
咎則其進而不已者乎進而不已深造自得自得則
居之安惟賢惟德莫不裕于其躬何樂如之三或汲
于世網涉于他岐差毫釐而謬千里寧有復還之期
乎困之生也幸而免又寧有生道乎雖然使其一旦
悔禍而反正于死亡寇亂之途斯亦可以保其不終
于亂焉四且旁入于谿徑而旋自適于康莊之安五

雖絕俗以爲高而終不失其所趨之正進于上而羽可爲儀聞風者心悅觀德者心醉風以漸移而俗以默易矣君子之吉孰有大焉者哉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下艮體水之涯山之足也漸于干之進于其所安郎所謂女歸者也云小子者勞頭從乾道上變化大人也勞頭從陰柔上克治小子也詩云小子有造漸初居剛就要之進于正危言危行與俗不和而有言人言雖至其何傷于賢德之居乎故云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磐山石之安者于磐之漸承三應五進之甚正自得之而居之安到此幾是飲食知味故云飲食衎衎今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譬如養了犬彘蟲蟻一般皆謂之素飽到不素飽庶幾不失爲人矣進以正可以正邦衎衎之飲食君子匪以自養而亦以養人若是食弗愛愛弗敬豕交獸畜亦君子之所弗安也君子修己以安人安百姓合人己以進于于磐之安衎衎之吉者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高平曰陸艮之象也三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象鴻之漸陸居于上下三陰之中女不歸而反歸女以陽離于陰比巽掩之羣醜不能反顧義理象夫征之不復三交于四合之不正失夫婦之道雖孕何生象婦孕之不育不復不育豈上下之陰之能寇三亦三之自寇耳振拔三陰之中禦止羣醜之寇以正自進則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與三陰以順相保故利程子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

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相保也大凡人之學問走錯了路徑愈失愈遠何時可復半途生意也無何孕何育之有惟作急回頭反以自攻尚可保其不終于亂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此正是山上之木陰不可安爲漸木止三入五待男以行順巽以正爲得桷出入于老釋汎濫于諸家而或盡棄異學以進于淳如之歸者得桷之漸鴻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

勝吉得所願也

九五穹然艮山之上象陵婦三歲不孕凡言三歲三年皆久也五進得位進以正進于陽則日遠于陰與婦不合安得孕三與四合非所孕而孕不正之孕也故孕而不育此則直是不孕以其究意高明勿求同俗而求同理將欲盡超塵俗雖乘四絕四而進雖應二絕二而進故婦至三歲而有不孕五不與之媾合也到此直是女歸男男終不歸女陽勝陰陰終不勝陽豈不遂其進正之願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

吉不可亂也

漸陵漸陸總是鳳翔千仞氣象上處三五之上又山外之山陸上之陸也君子所進不漸于上九恐只是塵也人物到底泥于流俗而可亂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止于天上故云天衢此則巽于山上山雖高但謂之陸而已詩高山仰止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即漸陸之義秋陽江漢玉振金聲刪述六經憲垂萬世即羽可爲儀之吉

歸妹征凶无攸利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以陰從陽天地之大義歸之義也以柔乘剛天下之至凶征之謂也凶在征不在歸妹歸于男而乘在男上則凶而无所利矣程子曰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若是有所歸而無所乘則天地交而萬物化醇男女交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大義人道

之終始胥于歸妹乎全之何凶何不利之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君子以永終知敝不是合之不正之故始初歸時便謹始慮終不使柔得乘剛此永終知敝之道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娣以用也用娣道也九四震主走人間剛壯之長男以初歸之而用娣道不敢與之爲抗而曲盡婉娩之道方永久無敝故云以恒恒者夫婦無敝之正道也陰從陽少事長豈不恒乎跛履征吉以跛履之道

承助其君而無失此恒理豈不吉乎此之跛履乃謙
處不能之謂與履卦不同若以娣爲賤亦未有陽剛
而可目之爲賤者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跛履眇視二即蒙初而不復言歸妹見二初同德而
同以歸四爲主也然二居陰不如初之純二歸四不
如初之吉故須以幽貞爲利幽貞猶詩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慾之感毋介乎
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先須貞其在我然後可
以承其在四此幽人之貞之利也不特妻道爲然凡

臣道子道弟道皆然未變常即以恒稍變常便是征
而凶便是乘夫而无攸利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承四妹歸男何爲未當以三乘二上前有所歸而
後有所乘故以言其未當者也以須須待也即不征
之義不敢乘二而抗乎四也反歸以娣反歸而用初
二跛履眇視之娣道以歸乎四然後當也陰性上係
宜不能反以居陽故能反正失諸正鵠反求諸身行
有不得反求諸己世有失身于人者只欠一反故卒
爲窮人而無所歸又咸以二少相與恒以二長相與

漸士夫老婦也歸妹女妻老夫也聖人教漸之三曰
禦寇教歸妹之三曰反歸明男女夫婦之正道也其
象顯而其義深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震主三兌主三交于四四男三女男爲女歸似歸
妹之正者何以愆而遲遲去聲使彼徐行以待此曰
遲四因處前後二陰之中不欲使前爲五所乘又不
欲使後爲三所征思其終思其復如大象之永終知
敝故寧愆其期而遲其歸總之與三不失其所歸之
期故云有時或以賢女不輕從人爲愆上且終目之

爲士而傾可以四爲女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程子曰六五妹之高貴者也下應于二爲下嫁之象
今玩二聖爻象之義五非下嫁于二者四震主從下
歸之皆爲諸娣之良五欲下嫁于四而不免乘于四
之上是挾貴以驕其夫去肅雝王姬之義遠矣而可
乎君不如娣娣良乎君不以君加娣而以娣益君娣
之良莫非君之良庶幾滿其婦德之量而不虧矣謂

咨詠工皆岳牧之賢非堯舜之賢吐握所來百執事之賢非周公之賢可乎哉或曰予欲不目四爲女五亦震男之體也何以云妹曰四剛五柔男女截然有辨況又冠之以帝乙則隨時取義之中亦有不淆其等而不失其主者在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女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體原是士其質又象女凡以女歸男方有實以三歸上是以女而歸女承以无實之筐何所歸乎震爲士兌爲羊士而刲有血之羊可以得女之歸以上刲三上以柔動三以柔說徇情肆欲惟說是動不由義理是爲无血之羊又安得有取女之吉乎兼士女二義以明征凶之无攸利如此繫辭傳原始要終雜卦傳歸妹女之終也陰以從陽爲終女以歸男爲終若此爻便是女之无終者聖人以爲罔之生也幸而免又何足與之知生死之說哉惟君子善始以令終故曰君子以永終知敝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詩假哉皇考假大也王假之假之爲言大也言王者以大爲尙也以大爲尙者宜日中之大明也豐盈之時忌暗昧尙光大宜日中而常照天下所以保其豐大也日昃月盈雖天地盈虛消息之常理君子存以日中常照之心昃與盈亦又何憂而況于人而況于鬼神人與鬼神聖人每舉以並言蓋通乎神明之德者人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此其常照天下者也惟照心息而可憂者斯至耳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君子懷刑君子行法總是折獄致刑尙威明之大以自治而無失其常照之心者以之折人致人亦若是而已矣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這事理立法以待異時之用故曰明罰敕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故云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災也

四震主爲迅雷初應之雷電皆至有遇其配主之象配主相遇明動相資雖旬无咎書七旬有苗格孟子五旬而舉之一月三旬旬者進于月之三分之一如日之升尚未至中故无咎也過旬則中中必昃而災矣往有尚如旬而往則可嘉尚象之所謂宜日中而能常照天下乃處豐初之第一義爲能常保其豐而可以勿憂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初旬无咎日未至中二則中矣二明而質暗五動而體弱明以動故豐暗以弱故蔀如是則日中之照蔽矣中天者不見日之明但見斗之光斗何以照天下也往得疑疾往即是動不明而動明非貞明動爲妄動已且自疑何能使人勿疑動成猜疑厥疾何瘳其惟有孚發若而後吉乎有孚發若者誠立明通發其至明之志以善天下之動信于己所以信于人也信于子所以信于父也信于臣所以信于君也誠無不孚則明無不照明無不照則動無不善厥孚交如而疑疾瘳矣故吉昔有功益天下而主不疑者功益天下不謂之豐功乎而卒能使主不疑則以志之所發足以感孚乎君眞有不言而信者在耳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交于四剛明震動登曰不盛而大不知于旬已過于日已昃此豐沛而見沫者也沛如字與蔀同義而障蔽尤甚故日中至于見沫不明如此雖處豐大之時而顧可大有所事乎折其右肱者人之有事以右肱爲便折之云者內不少作聰明外不少有躁動居其歉不居其盈湙憂夫災之不獲免終不以侈然尚大爲事也如此則常照之明不息而慮善之動可幾故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離下而上且憂其昃況又居過中之位乎進无以善動退匪以求明與二同其蔀者也遇其夷主取其不過旬之明善吾不當位之動則不明可進于明不當可期于當故云吉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非晴主乃尚大之豐主豐號多故而率柔危之質

以動或厲威嚴或恣強愎則雷霆之所擊誰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誰不靡滅者天下大可憂之事且至矣其惟來章乎人臣而有乎所謂含章可貞知之光大孰尚有以來之程子所云匪明則動無所之君勿憂匪動則明無所用臣勿憂中天大明之治垂之萬年而勿替矣豈不有慶譽而吉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凡侈然自以爲有餘之人高亢盈滿飛揚浮躁此身絕無安頓處故云天際翔謂如鳥之盤飛天際而不

知其所底止也豐尚大而上終蔽于小豐宜日中而上應其昃且食故有其象程子曰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自身仍在此則戶內尚有人此云无人不覿心遊而身與之俱遊心翔而人與之俱翔譬之人去而家存所遺者屋與戶耳其人則何有哉是故心死而身存之人自以爲存不知其亡也自以爲有人以爲无也曰自藏自且不可覿人又何所闚而覿之大抵宜照天下之心乃人人本心之明日中見斗見沬雖云幽不明畢竟還有明在所見之斗與沬卽是其明之不盡處到上六則全是昏天黑地世界這身子何處安頓何處撈摸眞是罔生雖有高堂邃宇以爲居由君子觀之則罟擭陷阱之中囹圄桎梏之地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耳何足道哉且人之所居上棟下宇取其待風雨而免于穴居野處之患而已耳懷居者孔子以爲不足爲士爲宮室之美者孟子以爲失其本心豐屋蔀家易雖言象卽是實戒亦豈其假設者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古人有言生寄死歸是故百年一瞬也乾坤一旅也人之任世山上之火耳一炎卽去其可久留乎其不可久留乎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人人各有當止之處隨其所止由中及外皆順乎剛纖悉細微皆麗乎明則何所于止而何所不止此旅之所以爲貞所以爲小亨也小亨以小順大爲亨也豐尙大旅亨小其義一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旣明且愼以刑法自治而不留獄于其身則仰不愧俯不怍此身浩然宇宙之間可以洞三光而不老可以役天地而長存是故不留獄于其身所以存我不留獄于其人所以存人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能順四之剛心胸便自開拓志意便自舒展可爲有慶有喜之旅乃以陰柔居下與二爲比迷於所止方且以六尺之軀旦夕之寓爲百年不逝之光景而徘徊瞻戀至老而猶瑣瑣不已何其鄙也瑣瑣卽瑣瑣屑屑不能隨分安居第有廹促狹隘之狀殊無安舒暇裕之態者故云志窮災惟志窮故爲災若是身窮豈得爲災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二順三之剛麗五之明有卽次懷資之象次無定在卽次爲旅無適而非安居也懷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失是資者元善滅亡生理斬絕何取寓形天地之間懷其資無入而不自得者也

若以貨財爲寶則商賈之旅耳其何以爲士君子之旅乎得童僕貞二能順三之剛初亦從二之順主貞則童僕亦無不貞推以役使羣動可矣夫寧至于有尤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止于二陰之上似有卽次之安下二陰皆順乎三似得童僕之貞以剛過而燥廹近離體匪其麗乎明乃其傷于燥者燥火一熾至焚其次傷哉主翁死亡將至這靡爛僅存之身何處安頓若是站立不住

便要退縮且未免墮落在下二爻陰柔類中去役于人之不暇矣而何能復得童僕之爲役乎言貞厲者正乎危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火性炎上原不處者四乃陰柔之位下復應陰尤非陽剛君子安處之地于時處處爲不得位資斧非懷資之資乃人之藉以斧斷者四既非所處而處與即次之安相反縱使得其翦裁劈畫之具有所割正斷制于其間心地究竟係累于陰柔之私而欠豁達光

明故有所不快夫四與三上皆陽剛柔之所順者四不快心三上皆焚何居曰離火易炎故聖人戒之畜牝牛矧火在山上尤其易炎者乎是故三四爻而不快于處上三合而上下皆焚以剛非其處而柔得乎中此小亨之義所由發也從其小而事之也小進大柔順剛止麗明旅之時義思過半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止而麗乎明射雉而一矢亡之者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於昭于天在帝左右終以譽命而上逮之義也上逮之旅宇宙爲次造化爲資萬物爲童僕總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去處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五以得中順剛爲上逮上既不中又居陰而不順乎剛極其驕亢一團燥火上炎此豈人之可旅之地乎旅此者其義必焚鳥焚其巢以何爲棲身之所旅人至此非特無次可即抑且無家可歸或倡狂而鼓舞爲樂則先笑乎終憤懣而大耋爲嗟其號咷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先憂其憂而後樂其樂絕有收拾結煞處爲最好消息旅人先笑後號咷泣之不得而或

歌歌之不得而或泣絕無收拾結煞處最爲不好消息喪牛于易凶柔不順剛豈曰焚其巢且恐焚如死如棄如身與巢而俱焚也已矣是故終以譽命者載色載笑有登天之慶終莫之聞者惡極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有入地之凶旅之時義君子其可以不三復然而射雉難喪牛易此旅貞君子所以不多見于天下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重巽以申命巽順而入以陰從陽以柔順剛以下達上念念皆天事事有命一一以天命為主而奉順之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剛不巽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為邪柔皆順乎剛柔不順乎剛則將阿媚而為諂故柔順剛剛巽乎中正者巽也巽也者辨志之道也武以嚴治于其始斧以果斷于其終先庚以勵

變化之功後庚以恒變化之德其斯為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乎志行則治志窮則疑志治者吉志疑者凶辨志而學其所入也深哉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凡日用動靜語默之間一稟于命以為之推行謂之申命行事與行法俟命同義鼎凝命困致命巽申命總無二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柔順乎剛而巽未中正故利武人之貞利武人貞則决然有進無退矣象曰志疑凡人不知有命而信之者只是疑志治亦只是去其疑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剛巽乎中而未正牀人所藉以安居安寢者牀之下乃陰暗卑下之地以九居二與以九居上皆居陰而巽不中正有巽在牀下之象矣用史巫紛若只是悔過遷善以返于正之意二用史巫則可因中以求正上得資斧則可裁之以歸于中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剛巽乎正而不中承四又幾于以剛而順柔故吝而窮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以柔順剛巽乎正矣以己之正就五之正中則三品既獲而田其為有功乎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此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徹底從新鑄造一番過也是故先甲後甲者原始之學故曰終則有始先庚後庚者要終之學故曰无初

有終先後三日郎是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當
以程傳爲正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剛巽乎不中不正乃失其中正之德而非失其
陽剛之德者全要得其資斧若巽至此又喪其資斧
則何所藉以判割而裁之以歸于中正乎曰貞凶豈
惟不知有命而信之且并其命而喪之莫可究其終
之所入矣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
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以朋友講習講何講習何習論語二十篇開卷在一
學學不學說不說之所分也說則爲坦蕩蕩之君子
不說則爲長戚戚之小人然則人而一日不說其得
號爲君子乎其得免爲小人乎朋友而一日不講不
習其得進于說否乎君子以朋友講習說所以有于
君子也推此以說民至于忘死忘勞推此以說萬物
能使天下無一不被其澤以民心則勸于下以天命
則佑于上至于順天而應人說言乎兌豈不大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與四爲麗澤之朋雖俱正人君子但初之正過于
四有所和于四而無所同于四故言和陽明陰暗明
無疑暗有疑凡言疑者皆係累于陰柔邪暗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與五爲麗澤之朋五中正二承比陰柔志不及五
孚者篤信于五以志相信二能自信其志便能信得

五之志吉而悔亡不亦宜乎若信五而忘自信則悔亦有所不免矣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來即修文德以來之之來三陰柔自己所說不中正其所來者上六之陰柔又不中正則相與以陷于邪僻之歸而已矣故凶若云來就二陽以求說則以陰而從陽矣焉得爲枉道失己而凶且三已見二陽之上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方以不來爲失必不以能來爲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豫之遲兌之商皆遲疑牽滯而不決者九以居四比三爲商而不寧以一洗情慾之私純然義理之說應初從五其介如石其疾如風如雷爲有喜慶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說必以道下復有中行麗澤之朋與之相孚其不信于上六可知君子雖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孚于剝上能剝五五不爲上剝而能剝乎上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即有孚于小人之解也云有厲者陰柔之說肆無忌憚陽剛之說戒慎恐懼五之有厲不亦宜乎是爲五之正當之說以爲但信于上六則有危傅義備矣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引三以爲說非引二陽以爲說若欲引二陽以爲說譬如有二君子于此豈一小人之所能引乎三處衆君子之間從上視之亦其勝己之朋但不能屈己以親衆君子而止引三以爲說以類相從自下之上雖不陷溺于邪竟何得于時習之說朋來之樂象云未光不光直是疑直是暗不云凶來者下流而引者猶上達也若欲光須是同德君子之朋故能引二陽則同德之朋合矣何爲而反有未光哉孟子曰一鄉

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初和四喜二五相孚三來上引聲應氣求毫髮不爽以朋友講習者於己取之而已矣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剛來而不窮剛自四而來二也剛不來則否而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四居陰爲得位乎外上同同乎五也剛來則内柔爲陷上同則以柔順剛純是一團天理用事矣豈不亨乎王假有廟萃云致孝享渙云王乃在中王乃在中以剛爲中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精神萃聚私意自無可容私意渙散中心惟

守至正故萃與渙皆云亨王假有廟有廟之假通乎神明亨之大者也乘木有功乘四以上同乎五所以爲涉川而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享帝立廟只一無私便足以對越在天而無忝所生非祝史陳信之享與昭穆世次制度沿革之僅立焉而已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以居剛承二爲壯馬以陰應陰爲滿目風波不用壯馬以自拯便要汲溺于風波之溟淵而無出頭登岸之日矣拯馬之吉即是乘木之功不特大川有風波大陸亦有風波故變木而言馬象云順謂順于剛中之九二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只是順更無別法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居二陰之間在坎之中非可安坐之處稍延緩滯泥怠惰放肆便有胥溺之虞與五合德故能奔奔者急走而去之之義謂不少安坐也即臨溟履薄之心也所以謂之剛來而不窮也昔者程子中流誠敬便是奔其机風波不足以撼我便是得願傳義或以初

爲机或以二爲安以二奔初則陷而失足以二爲安則何名曰奔風行水上曰渙而乃安坐水中何以言得願也初拯二奔俱一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交于四居其身于風流波靡之地而加勉涉川乘木之功因之澡滌愆尤洗濯汚垢毋使此身從風而偃隨波而逝與俗而爲浮沉爲疾風之勁草爲中流之砥柱爲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之德量夫是之謂渙其躬而无悔乎象明之曰志在外男子有事四方夫惟此身洗滌潔淨一塵無染而後能爲天下用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得位之柔原不偏黨何羣可渙云渙羣者吐哺握髮以來天下之士惟以事吾君而已於己無與也刈四所居比三應初皆是陰柔之羣其可以無渙乎渙其羣而上同于五此四之高世之功也渙有丘惟渙斯有丘不渙則爲大川之沒溺而已矣匪夷所思凡人所思都是落在常套所以不能成超世之功六四所思超越尋常乃皐夔之處心而伊周之積慮也故云光大自古有渙羣之大臣斯能登進天下渙躬之

自執事顧渙躬之士常有而渙羣之大臣不常有然則得君專行政久而功烈如彼其卑奚足怪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五行而二應大號之渙噓以和風潤以甘雨合四海九州浹洽爲一體如汗之出皮毛爪甲無不霑透非大君仁覆之治乎假有廟曰王假汗大號曰王居王者所以孝享祖考而鼓舞萬民皆有所以爲之本者在矣孟子曰居惡在仁是也五之王居居此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何以爲上九之血所居所應之陰柔也此血不渙安危利菑凶家害國何所不至惟去之而勿使之畱逖之而勿使之近出之而勿使之入自然寵利不居而功成知退假廟涉川無不利且貞矣言去言逖又言出與明辯皙三字疊用同義

䷻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剛柔分而剛得中剛得中則能節陰能行險故亨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胥自得中之剛流出得中爲甘過中失正卽爲苦不可貞不可固守以爲常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凡千駟萬鍾與一介取與一一莫不有數一一莫不

有度一一有所品節制限於其間而德行于是乎可議不然聖人之所謂未足與議者耳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陽剛得正四以陰居陰陷于險體之下初若匪節而止匪止而出必然剛爲柔剝失足匪人貽恨千古塞而不通莫甚初能審時度勢以不輕出爲節止與二爲闔戶之交謹言信行循理樂天知通知塞无咎宜哉繫辭中言言語愼密之道言語人之戶庭也失臣失身俱以言語爲階言語之關于人豈不重哉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五剛得中二應之時既可出以九居二前有二陰時又當出是故說以行險正九二之能事也乃一味畏險避難可出不出以是爲節是朝有濟險之明君而吾無以爲之佐失臣職之甚者也家有能作之慈父而吾無以爲之述失子職之甚者也初之不出以居剛塞而未始不通二之不出以居陰塞而終止于塞閉之口而不出省之心而有疚克伐不行而克伐之病根不除怨欲不行而怨欲之病根不除凶甚矣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三比四應上以陰柔之說行窮極之險說乎其所不

當說行乎其所不可行傷財害民無所不至安能節乎然以居剛近二若能以戚嗟其不節而求進于節亦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也又誰得而咎之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以四承五上就有道就其數度而制焉就其德行而議焉五之節莫非四之節矣安如頤安承教之安蓋初五同道下應初上承五以柔承剛裁制以歸于中正皆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尙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四安于承上五甘于得中中正以通之節節一已以

節天下通天下以爲節而無不甘者也往有尙浹上之苦劑三之嗟拯二之極皆九五之所常有事者志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甘幾乎達安近于守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陰柔之人做事非放俢而無節即窮隘而過苦何哉以其于陽明一路未之透悟耳然終曰悔亡與其不節也寧苦初云知通塞知守最重非陽剛君子不能上六之苦病在不知知則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敝衆而耕歌聲天地雖極其困窮未始不說也何苦之有棠山子曰仲子之節至于避兄

離母世方慕而趨之不知其拂天和而乖人紀也甚矣此豈可久之道哉以仲子爲苦節最當苦之與儉義微不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三爲兌主四爲巽主三四兩爻皆變動則純乎乾矣故云應乎天中孚是從中變化若不從中變化只是外孚不是中孚豚魚無知之物中孚豚魚如鳥獸魚鼈莫不使之咸若即其孚也孚及豚魚而況于民小民無知而犯法故君子以議獄緩死獄所當死而且

從緩議之矧其不當死者一念好生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君子所以孚天下之萬物萬民惟其有此故云孚乃化邦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初之虞只是反覩內照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貞其在我之志不爲三四之陰柔所變者有他是無我矣且將爲三四所變矣安得爲燕乎大抵自己方寸中籌度得定實見得是則眞信在我義理之說在我何用不燕初之所以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于和之中心願也

鶴愛陰故有曰鶴爲陰羽者在陰不止以所居之位爲象其義實取中之三四兩陰也鳴在陰修于隱謹于微在此處孚非聲音笑貌僞爲于外如上九之爲者初虞五孚是虞此孚此或問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鳴其有和之者乎曰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自昔聖賢未有不爲鳴道覺人者聖遠教湮鳴鶴希聲而子和寥寥則無怪矣雖然無文猶與吾爾共靡君子非以子和而鳴或强閉不出或效彼寒蟬仗馬而不鳴則何得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艮上下敵應不相與六三對上九則有應與矣安得爲敵既名其爲敵又安得唯敵是從三所得之敵乃六四也說而巽孚乃化邦以說極交巽初兩陰相遇不應乎大故不相孚而成敵或鼓而進敵或罷而避敵或泣而憂懼不知所以敵或歌而怡然不知禍至之在敵方寸之中交戰無主且不勝其內訌之病矣其何當于中孚之義乎故云位不當若是鼓而不罷則有直前之勇泣而不歌則有臨事之懼自勝在我

人誰不服且無敵于天下矣中夏安則外夷不侵中心固則外物不入又何敵之有哉蒙山陳氏曰七情皆能遷人而怒爲尤甚離九三躁體怒而遷也中孚六三說體喜而遷也怒而遷鼓缶喜而遷或泣凡遷者多無常也病人元氣不能作主則寒熱交戰不學者正念不能作主則喜怒無常甚可畏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四近五有月幾望之象馬匹指三不指初初與四剛柔巽體爲得爲類以柔應剛爲應乎天又奈何絶之四與三同一陰類乃絶三而上乎五也三得四敵勝

其在三格其在四則孚矣四爲三匹絶其在三進其在五則孚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五之孚即是和二之所鳴敬修可願我好爾縻固結而不可解攣如之象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鳴鶴在陰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在幽微陰闇處充積不期鳴而鳴不期和而和此利貞之中孚也上居內陰外陽內柔外剛之位過中失正中不中孚不孚做些小善小信輙嘵嘵自鳴其爲信急人知而聞之以

翰音而登于天豈不正乎凶乎象云何可長甚言不孚于中而孚于外者之非孚也知翰音登天爲貞凶爲不可長則知鶴之鳴陰爲貞吉爲可長必矣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者過而亨小者過大者來而亨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在小處有事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不在大處有事此與時偕行之正道也凡陰性必輕忽慓疾故小過有飛鳥之象禽鳥得氣之先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不宜逆而宜順也君子勤小物矜細行于飛鳥之遺音而不逆其無所逆可知矣于飛鳥之遺音而順其無不順可知矣小過之初飛鳥以凶小過之上飛鳥離之凶上而不下逆而不順是以凶也道無分于大小學無間于精粗祇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順于大而不逆夫是之謂大過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順于小而不逆夫是之謂小過大過宏鉅處過人小過細微處過人大過而過爲棟橈之凶小過而過爲飛鳥之凶過而不過小大皆止于中斯盡善之道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過恭過哀過儉皆于小處有事此處放過便是上而不下逆而不順何亨何貞何大吉之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過既有飛鳥之象初居小過最下而不勝其越分陵上侵陽犯剛之狀故直言其凶君子立身行已當如雷霆之為威而山岳之為重乾龍之為飛而革虎之為變中孚之鶴之為鳴而漸鴻之羽之為儀乃為飛鳥之慓悍急疾其凶如何象曰不可如何二剛失

位不中小人僭踰君子即戢翼斂羽嚮處靜俟尚恐不免于災而況上而不下逆而不順乎雖君子重于絕人初却甘于自絕固無奈于初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二柔得中可小事過三四遇六五惟于小處有事順而不逆祖之過妣之過也不于失位之剛有事人不與適政不與間不及其君不可大事也惟于得中之柔有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遇其臣可小事也不遇妣不過臣而以妣加祖以臣及君則可小事之義荒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陰既過陽三之防之當如山之屹立而安固不搖方得免于戕害之患三弗為過防或以所應為所從或以所比為所從以失中之剛而從過極之陰其不為羣陰之所戕害者幾希三凶其從四戒其往當小過之時利貞之道宜然此聖人教君子之自立也所謂狀陽者也從如妾婦妾從人之從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震主九三艮主四三合德而四位三上以震懼之小心履艮止之實地思患預防可以无咎然以弗能過陰之陽而又遇不中之位其位之不當為何如往厲必戒陽性上行或站立不定而有所往非寘行而取困即妄動而成災故必戒也勿用永貞不當之位非失位不中之君子所可固守之地也九而永貞于四陽之所存者固無幾矣終其可與長乎然則何如戒往懲來穩立腳跟遵養時晦則危者可安勿為陰柔之固守而為陽剛之震動戒慎恐懼修飭其躬循省其過則謹始圖終而可以與長此四之可以永

貞于无咎也言當于小過中求無過正不可大事之義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此與小畜辭同而意義異畜雲密而不雨象曰尚往再有所蒸終必雨也過雲密而不雨象曰已上小過已過雲上則不雨也畜之自我西郊儲巽風于天上而不輕于施過之自我西郊隱震雷于艮山而不輕于發陰小陽大陰西陽東此小畜小過皆以曰我西郊爲象也公弋取彼在穴穴卽艮山之穴彼在穴卽

世俗旱魃所求之龍小畜陰陽和終得雨小過二體皆陽亢龍在山終不得雨故須弋取在穴以爲助春秋趙大旱使酅擊月令季夏伐蛟皆其義也不得乎上則取乎下二柔得中五取以爲已助其爲宜下之小事乎二遇其臣不宜上而不止五弋在穴宜下而下象云已上以五處二陽之上非所宜上故在穴之弋取凡以救其已上之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全象本不宜上上亢于三四二陽之上弗能爲遇妣

遇臣之過而乃有過祖及君之過此離于初之飛鳥之凶者也謂之災眚皆其自取于人何尤天曷故哉

䷾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離本乾體坎本坤體水火之相濟即天地之交泰卦所以名既濟也亨小陽大陰小二柔得中主乎內而濟乎外小所以亨初所以吉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下之治以剛爲主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即王道也牽于柔則未有不累乎剛者此終之所以亂道之所以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柔內而剛外便要到小人長而君子消安得無患思之早而防之豫庶無終亂之患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離初易錯而得四濟則可以鎮其躁而銷其邪抑其過而補其不及曳輪以己之剛德爲安車不妄進也濡尾藉四之水濡己之火浸灌滋潤自首徹尾無不如濡而透徹也初之无咎其義如此古者舟車皆用以濟曳輪取象于車以濟初衣袽取象于舟以濟四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喪茀與匪彭之義同五剛二柔五夫二婦事親若曾

子可也曾子之孝非有餘也何可自多其孝事君若周公可也周公之忠非有餘也何可自多其忠不矜不伐喪茀于己稱親稱君勿逐于五卒之忠孝之盛天下孰加焉七日得也此二五之所以爲濟也象曰以中道以用也言用中之道固如此也若曰九五不能下賢以行其道安所稱二五之相濟乎又云時過則行既濟之時已過便爲未濟又可行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鬼方陰暗之極三爲日昃之離陰火既燥又復應陰有其象矣三上相濟內外相合體用相須故伐而能克三年之憊寧至困憊必期于克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爲天下烈也小人勿用小人多急功利必以三年爲久而阻撓以敗者蒙山陳氏曰三曷爲鬼方離陰也代乾用事以氣質勝也陰性好動而難靖氣質易拘而多蔽三又失中偏蔽之甚故也未濟之四與既濟之三以二體反對觀之即一爻也辭皆取于伐鬼方亦一義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四切相濟以水濟火匪以水勝火也水下漏則火滅

縞有衣袽縞繒采一曰帛邊袽本作絮一曰敝絮大抵縞衣之中常佩帶有袽絮以備窒塞滲漏之用者也如此預防不使水得滅火柔得勝剛而存之以終日敝戒之心其能相與以有成也又何疑乎象明之曰有所疑謂疑初執狐疑之心來讒邪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訑訑之聲音顏色則拒人于千里之外四以柔近五或至自賢而疑初之不若己始滲以涓滴終決以滔天始忽于小補終墜于大敗夫安可以不戒乎四之終日戒戒其疑陽二之七日得得其爲柔思患豫防其義一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伏羲八卦方位離東坎西東鄰即下卦之離西鄰即上卦之坎離文明卦亦取象于牝牛故云殺牛坎有孚孚乃利用禴故云禴祭既濟六二之臣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黼黻皇猷以潤色鴻業殺牛以祭也既濟九五之君至德淵微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恭己以正南面而用禴以祭也東鄰不如西鄰不及其君遇其臣五臣則曰舜之德十亂則曰武之功非以天下之時在九五乎是故主聖臣忠

王馳帝驟即九五之時禴祭受福即九五之君君謂五不如二陽剛中正之君有何愧于文明柔順之臣謂時在二而不在五則實受其福亦將在二而不在五也耶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初濡尾无咎濡其所當濡也上濡首厲濡其所不當濡也初以剛居剛得四之濡爲相濟上以柔居柔以三濟之既當强弩之末上復自爲陷阱如水益淺其何能淑惟有載胥及溺而已矣到此便是終止而亂既濟之初吉終亂君子不可不爲思患而豫防是患

此防此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旣濟云終亂未濟云濡尾不續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民大抵然也人少壯血氣強盛或能勉強爲善到血氣衰志意銷沮爲善不終晩節盡喪者比比然矣可不畏哉大抵學問不透底不歸元坎水下漏而功不上行則乾健息離火上炎而明不內畜則坤順乖此未濟之所以爲不續終卒無救于其死亡也小

狐汔濟未出中中謂柔中不出柔中終其身沒溺于人欲之流而無以自濟者耳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乾陽物坤陰物陽物有時而居陰方于其所以爲陽者終愼辨而無失斯坎以健行乾道盡矣陰物有時而居陽方于其所以爲陰者終愼辨而無失斯離以柔畜坤道盡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義俱收拾在此一愼辨中愼而辨此者續終混而淆此者不續終續終者盡其道而死正命也不續終者桎梏巖牆而死非正命也易之爲書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于愼辨物居方觀其深矣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旣濟初之濡尾義在不躁此之濡尾吝在不行初坎體坎初易陷尙其行詩云誰因誰極極至也不知極言欲行而不知其所至也初與四雖剛柔相應以不交故無所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旣濟初之曳輪處離之初與四相濟曳其在己莫非濟其在人此之曳輪當坎之中與五不交範我馳驅不爲詭遇貞之義也吉之占也行之有尙者也盖以

不妄行爲曳非以止而不進爲曳如以止而不進爲曳則不謂之中以行正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三上不交以三征上是以柔敵剛也故凶然以居剛有應以上之剛治己之柔則亦可以涉大川之險而不患其終于未濟矣故利大川卽指在己之陰柔而言涉大川亦坎之有尙之行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貞是續終之學貞者事之幹也智之德也聖人透底

學問只是一箇貞透底緝熙于光明便是大人之繼明照于四方離也者明也四之貞豈非四之所固有第以燥火居陰其性上炎下水不可與濟爲鬼方非震用伐之必失其貞而有悔率四之貞勵四之志震伐三年大國之賞其可辭乎蒙山陳氏曰伐鬼方者匪震弗克恐懼修省震之義也四能恐懼修省以變化其氣質又久而不懈其功然後可以望其有成功也其大要在立志未有無志而成者故曰貞吉悔亡志行也既濟之三未濟之四皆取象于鬼方這鬼方除是性之之聖纔無在反之之聖皆有湯武革命高

宗伐鬼方其義一也三年克之三年有賞戰必勝攻必取學不期于速效高宗且然而況其萬萬不如高宗者乎鬼方不伐神州陸沉相率而墮于鬼幽鬼躁之歸者比比而是遂使高宗赫赫濯濯聲靈盡湮于後世其亦可哀之甚哉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五柔得中而居剛位與二雖未濟而能相應貞吉則不止于悔亡而无悔五之貞過于四之貞也以貞爲明貞明于內光暉于外君子之光之有孚也夫水火不相射而萬物皆相見離明之在人不以濟與未濟而有見與不見之分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若光而不孚則離明且昃而萬物有時不相見矣是故既濟勿逐乎喪茀當嚮明之盛時益以徹其外之蔽未濟有孚之暉光丁不交之否運務以貞其內之明此萬物所以無不相見之時而恭已南面之治之所以隆大明中天之學之所以盛也後世信于昭昭而墮于冥冥見其一人所獨見之見而不見其萬物皆相見之見或作聰明以自障而茀則不喪或侈爝火之爲光而孚則不存此則惟有貞凶

而已耳寧復有君子之貞吉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說卦傳離爲目以目取象長于見人而短于自見此是人之第一大病痛是故四之鬼方不伐人道斷乎滅亡上之濡飲不節亦必沉湎而死此物不可窮火在水上乃其明之不可息者也濡首不必指狐象云飲酒濡首其義甚明既濟上六之濡首沒溺于坎窞之深淵故以爲厲未濟上九之濡首驕縱于沉湎之狂飲故以爲不知節有孚于飲酒者斟酌飽滿根心

生色由中徹外此知節之飲也濡其首有孚失是者樂酒無厭放縱無節任其不美之質託名于無修無證之說以爲自然而不知戰兢惕厲從中變化此不知節之飲也知節之飲爲集義不知節之飲爲義襲知節之飲爲有孚不知節之飲爲匪孚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則道無不明道無不行易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知節則離以柔麗貞孚坤坎以剛陷運乎乾乾健原始坤順要終夫寧有不續終之患也哉夫子自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其傳序卦乾坤以下必曰受之以某卦至于受之以未濟而終明人必受學至此然後不爲汔濟濡尾之小狐得全人道而可終也後世不學之流一卦未受間有尋行數墨者或欲以一日推測之見而妄窺聖人數年三絕之功卒之自誤誤天下俾皆不得其所終而死可勝悼哉可勝歎哉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邵子曰須信畫前原有易易豈止是一部書要當反諸其身而求之反諸其身而求者一身中有一乾坤也今人但見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不知吾身成位乎其中亦原有自定之乾坤試仰而觀之天不如是其尊乎而人人莫不有天之尊此吾乾之所自定也試俯而察之地不如是其卑乎而人人莫不有地之卑此吾坤之所自定也乾坤原來自定而卑高未曾陳列則貴賤何以位動靜每失其常則剛柔何以斷夫惟高者上陳不失其貴卑者下陳無悖其賤貴賤位矣乾動有常剛健常運坤靜有常柔順常貞剛柔斷矣卑高貴賤動靜剛柔之交類而聚之其高貴之爲方而乾剛之常動者乎其卑賤之爲方而坤柔之常靜者乎羣而分之其高而貴動而剛而爲乾之陽物乎其卑而賤靜而柔而爲坤之陰物乎比類而所聚有方向吉而背凶辨羣而所分異物得吉而失凶吉凶生矣吉凶生亦要善看聖人吉凶與民同

患如天以陽生萬物長育之以春夏吉也以陰成萬
物肅殺之以秋冬凶也在天成象在我何象尊尊而
貴貴靜專而動直成乎其爲天象者此吾乾道之變
化也在地成形在我何形卑卑而賤賤靜翕而動闢
成乎其爲地形者此吾坤道之變化也天地變化而
吾身亦變天地之所變化天地之所化一身中有一
乾坤人奈何其自小之哉大凡人乾坤不定便是翻
覆貴賤不位便是混淆剛柔不斷便是疑惑吉凶不
生便是滯物變化不見便是死塊夫子曰乾坤毀則
无以見易言人道於此滅亡也然則易其可以不學

哉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
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象成形變化見矣變化者剛柔之相摩八卦之相
盪是也剛柔不相摩而偏勝無與化八卦不相盪而
渣滓無與滌乾猶未可言定也在天安得而成象乎
坤猶未可言定也在地安得而成形乎夫剛柔之斷
或以剛摩柔或以柔摩剛以相摩爲變化也八卦之
畫乾坤以爲縱六子以爲橫以相盪爲變化也剛柔
八卦之摩盪乾君坤藏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
說爲雷霆之鼓舞爲風雨之潤澤爲日月之運行爲
寒暑之代謝天地以此摩盪變化吾身亦必摩盪變
化由是成象不在天而在我以乾道則成其爲男成
形不在地而在我以坤道則成其爲女成男震坎艮
皆男也此乾道也即天象也無二成也成女巽離兌
皆女也此坤道也即地形也無二成也所謂變化見

者固如此天變化以成象地變化以成形吾身合天
地之變化以成男女成男象也成女形也乾男坤女
道也成者自成而道自道非由外鑠我也雷霆風雨
日月寒暑剛柔八卦相摩相盪中無一不備如震雷
巽風離日坎月爲寒爲火聖人盡己分明畫出若但
以此爲變化之成象男女爲變化之成形則雷霆惟
有聲寒暑惟有氣如何謂之成象謂天地有雷霆吾
心無雷霆則帝出乎震之義亦荒矣且男女畫爲兩
截謂之變化成形則大始之知屬男成物之作屬女
乾以易知屬男坤以簡能屬女謂男子惟有知女人

惟有能此成何等義理也乾知大始人人之知都是大始之乾知坤作成物作贓助切人人之作都是成物之坤作大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始之也者乾之知也乾之大也成物不是動手脚做成乃乾坤變化中物物現成完全具足如草木之根幹花實色色天然原來如此現成坤特以成物爲作非有所造作于其物也乾道成男其知大始天下無一人不可以與知道在易而已矣坤道成女其能成物天下無一人不可以與能道在簡而已矣人之知而非大始之知如木之無根而水之無源難且甚矣安得言易人之能而非成物之作如破觚以爲圓而捥直以爲曲頗且甚矣安得言簡乾以易知惟易故人人易知人人之知同也坤以簡能惟簡故人人易從人人之能同也易知則有親以其易者與天下共知之安得無親若是難知是人人易知吾顧自處于使人難知之地而自絕于物也何親之有易從則有功以其簡者與天下共能之安得無功若是難從是人人易從吾顧自處于使人難從之地而自喪其能也何功之有有親則可久合天下之易知以爲知乾健不息久一天也無親則自處于孑然孤立之地而不可與一朝居

何久之有有功則可大合天下之簡能以爲能德合无疆以大終也無功則日淪于頹敗廢棄之歸而不免于小何大之有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夫子賢于堯舜便是賢人之德業非謂可大可久止乎爲賢人之德業不可以稱聖人之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知到德可久只是一易能到業可大只是一簡天下之理盡于知易能簡之中而已矣知其易知只是不失大始之乾知從其易從只是不失成物之坤作乾知之道成男坤作之道成女成男成女不謂之成位乎其中而何哉○學者不知所以變化至于象不成其爲象而乾毁形不成其爲形而坤毁只是缺却相摩相盪一段工夫間有從事于摩盪者又無得乎易簡之理此乾坤所以無成位之日也○成象之謂天成人之象有天道焉謂之乾道成男成形之謂地成人之形有地道焉謂之坤道成女成男變化而盡乾道者成女變化而盡坤道者古之聖人如堯舜禹湯文武乾道也極其爲男者也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坤道也極其爲女者也如堯舜禹湯文武不自用而任之乎臣又成其爲坤道矣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斷其身以效之乎君又成其爲乾道

矣凡皆盡性至命之能事古治之所以隆而後世之所以莫及也○大始以言乾知乾無知也無知之知故曰乾以易知成物以言坤作坤無作也無作之作故曰坤以簡能○明德在於親民便是易知而有親親民以明其明德便是易從而有功可久以言德便是天尊而乾定可大以言業便是地卑而坤定乾定者乾成乾位得乎易之理而已矣坤定者坤成坤位得乎簡之理而已矣○剛柔八卦皆人心之定理非人力所可安排布置非私智所可擬議增損然而聖人學易之功則實有用力之地焉如不以剛摩柔大

柔則廢矣如不以柔摩剛大剛則折矣如不盪之以乾惡乎健如不盪之以坤惡乎順如不盪之以震惡乎動如不盪之以巽惡乎入如不盪之以坎惡乎陷如不盪之以離如何麗如不盪之以艮如何止如不盪之以兌如何說故謂相摩相盪爲易簡自然之定理可也謂相摩相盪爲易簡當然之工夫亦可也不然聖人學易之功又孰從而稽之哉○天原尊人多卑之而不尊有暴而棄之者有傷而滅之者皆卑之而不尊焉者也地原卑人多高之而不卑有純用乎氣質者有徒貴其形軀者皆高之而不卑焉者也然

則乾坤之位何能有定乎哉○乾坤定矣然後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惟定故能成位乎其中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者象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設卦以盡情僞

教人觀象以學易也繫辭焉而明吉凶只在象上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只在象上推且生何以在象上明吉凶無象得失有象悔吝無象憂虞有象於此觀之謹其得失謹其憂虞吉凶明矣何以在象上推且生變化無象進退有象剛柔無象晝夜有象於此觀之晝必有爲所以用剛夜必有得所以用柔進六於七所以變柔退九於八所以化剛剛柔斷而變化見矣觀得失之象而動必有吉而無凶觀憂虞之象而動必有悔而無吝觀進退之象而動何所不變而何所不化觀晝夜之象而動剛得其剛而柔得其柔以

效天道之用卦象之陰陽爻也動則天道之極立焉以效地道之用卦象之剛柔爻也動則地道之極立焉以效人道之用卦象之陽剛之仁陰柔之義之爻也動則人道之極立焉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蓋非徒觀之以象而皆觀之以其道者也是故君子居安乎易之序易的次第便是君子之安居舍此便成險阻樂玩乎爻之辭易的爻辭便是君子之玩樂舍此便入憂戚是故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動則觀象之變而玩其占其觀之也深故其玩之也樂其玩之也樂故其居之也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不亦宜乎新

都楊氏曰憂虞之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娛之義也憂爲悔象虞爲吝象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聖人明以吉凶悔吝爲象不以吉凶悔吝爲占可見占具象中非可於象外別求所謂占夫易彖于文王彖言乎象君子居觀其象所以師文王以學易也爻于周公爻言乎變君子動觀其變所以師周公以學易也居觀其象而深于彖動觀其變而深于爻觀象變之吉凶可以微已之有得失焉觀象變之悔吝可以微己之有小疵焉觀象變之无咎可以微已之有補過之善焉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六爻之變各有所居之正位居得其位吉之象也得之道也悔而可以補其過也而天下之貴在我矣居失其位凶之象也失之道也吝而無以補其過也而天下之賤在我矣齊小大者存乎卦八卦之象各有小大小大何以齊齊以其位之

貴者立乎大者也從其大者爲大人矣齊以其位之賤者立乎小者也從其小者爲小人矣辨吉凶者存乎辭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以辭列乎其貴而貴之齊乎其大而大之此人之得也而吉于是乎辨矣列乎其賤而賤之齊乎其小而小之此人之失也而凶於此乎辨矣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得失也憂悔吝者存乎介介有分辨亦即纖介之介悔吝路口爭差不得些子全要介得分明出乎悔必入乎吝吾介而憂之斯可亡其悔乎不然雖小必有悔也出乎吝必入乎悔吾介而憂之斯不至于吝乎不然雖小必有吝

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震无咎者存乎悔乾上九亢龍有悔惟有龍德然後能有悔人之所以起死回生者全在此悔棠山陳氏曰此不是念輒隨罷口說便休如今人之所謂悔今人屢悔而不知改雖有悔過一念良心不能勝習氣終亦必亡而已矣於得謂之善補過乎如果是悔過眞心覿體呈露當下懲此一念恐懼修省捨其舊而圖其新未有不可爲君子者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卦有小大而貴賤列辭有險易而吉凶辨辭之險繫于卦之小指其象變所之之凶而以言其失否則亦必有小疵辭之

易繫于卦之大指其象變所之之吉而以言其得否則亦可以補過學易者而求補過之善其惟以悔爲震乎求小疵之不存其惟以介爲憂乎悔以震无咎介以憂悔吝則必常得而無失惠廸吉而不至于從逆凶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陰陽合德日月合明人之易也天地之準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無不準諸易也

天地之道有幽明有死生有鬼神有幽明必有幽明之故孰從而知之以易而準之準之以易者仰以觀於天文其昭回于天者豈不燦然明乎而高明之不可窮者又甚幽也仰觀而求其故天之文卽人之文此幽明之故之可知也俯以察於地理其條列于地者又不燦然明乎而博厚之不可極者又甚幽也俯

察而求其故地之理卽人之理此幽明之故之可知也有死生必有死生之說孰從而知之以易而準之準之以易者原天地之始而無其始亦原吾身之始而無其始原始無始此生之說始無可原則死而已矣反天地之終而無其終亦反吾身之終而無其終反終無終此生之說終無可反則死而已矣有鬼神必有鬼神之情狀孰從而知之以易而準之準之以易者天地以陰陽之精之氣生而爲物物物以精氣之魂游而爲變不貳而生物不測此天地之爲物而爲變也其情狀顯于天地之鬼神矣體物不遺而洋

洋如在此吾身之爲物而爲變也其情狀顯于吾身之鬼神矣知幽明之故幽明何故故吾易也知死生之說死生何說說吾易也知鬼神之情狀鬼神何情狀情狀吾易也是故易者天地之準也似之天地天地不得而違也似以其知萬物皆易之所周似以其道天下皆易之所濟一周一濟皆有定準者也夫何過旁行猶言旁通偏旁幽曲之處推而行之無不通或經或權皆有定準者也夫何流樂天知命以命則與天爲準有所樂而玩焉有所知而順焉夫何憂安土敦乎仁以仁則與土爲準隨所居而安焉以所安

而安人安百姓焉夫何所不愛以範圍乎天地之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程子謂規模出一天地耳非在外也夫何過紛于張氏曰知周而仁弗濟則過化行而氣不節則過故知周道濟範圍天地皆稱不過以曲成于萬物物曲之利皆易道之成能夫何遺幽明死生鬼神晝夜一道也通乎幽明之故而知通乎死生之說而知通乎鬼神之情狀而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一知也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則陰陽不測而無可求之以其方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易則惟變所適而無可執之以爲

體無方而天地萬物以爲方無體而天地萬物以爲體此易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也中庸夫焉有所倚有方則倚于方有體則倚于體无方體即是無所倚今人倚在軀殼上起念做得來十分好畢竟有方有體此則陰陽之氣且得而圍之况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通知晝夜之道耶○或問死生之說曰乾資始坤厚終原始推原其始也原始而無失其始乾道在我矣反終反求其終也反終而無失其終坤道在我矣乾大生是惟吾生坤廣生是惟吾生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可見有得于易便是生生者

夫何死無得于易便是死死者夫何生○或問鬼神之情狀曰鬼神有何情狀亦指吾身而情狀之耳吾身之精氣便是鬼神爲物之情狀吾身之游魂便是鬼神爲變之情狀今人說鬼神舍却自身別去懸空求一箇鬼神之情狀如何情狀得須是反諸身而求之其不免爲鬼躁歟鬼幽歟其得號爲神明歟神靈歟如其不免爲鬼也當下此身已卽是鬼矣豈待死而後謂之鬼乎如其得號爲神也當下此身已卽是神矣豈待死而後謂之神乎情狀之以吾身者爲鬼爲神此心之明當下了然斷不必求之吾身之外與

夫死生之際也○或問幽明之故曰故者幽明之自然者也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處便是幽闢處便是明仰以觀於天文闢戶之觀也俯以察於地理闔戶之察也時時有闔闢時時有幽明時時而觀察之則知其故矣念念有闔闢念念有幽明念念而觀察之則知其故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是兩儀一是太極到得陰陽不測是聖神全體太極會太極動靜之全者也以六子明之風雷者天之陰陽山澤者地之陰陽坎離者天之日月地之水火二氣之陰陽也水中有火火中有水陰陽中有陰陽也惟有陰陽則有交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惟有交易則有生長故曰生生之謂易也繼之者善繼續此一而無間斷人之善也成之者性成全此一而無虧欠人之性也仁者見之見此一也日用無非

是也知者見之見此一也日用無非是也日用而知雖善斯成性道所以有于君子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雖均有是善而不能繼雖均有是性而不能成君子之道于是乎鮮矣謂之仁知皆繼之成之而見道分明者見乃謂之象仁知微落于見未如聖人之合一耳苟無此見便都是日用不知之百姓何以爲君子君子之道顯諸仁仁者見之之仁也藏諸用知者見之之知也仁顯其體知藏其用仁知合一之謂聖人聖人合仁知爲一道通萬物爲一身以其顯仁者鼓萬物而憂天下不得爲仁者之仁以其藏用者鼓萬物而憂天下不得爲知者之知聖人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其爲一體萬物之已也天地生萬物聖人成萬物天地化之以無心聖人鼓之以有憂無心之天地待有憂之聖人以成能天地不與聖人同有憂聖人不與天地同無心以此裁成天地參贊化育此聖人之盛德大業所以爲至而非天下後世之所能及也劝于張氏曰不憂者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也憂者吉凶與民同患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也體曰顯即乾之明白而易知用曰藏即坤之要約而簡能用藏得去然後仁顯得來若是藏不去推疊在一處富

有日新何處頓放得下今人無論一肚子物欲卽一肚子理義總謂之茅塞此心非聖人藏用之學也仁何自而顯乎聖人之盛德大業日日顯日日藏顯以用其藏藏以體其顯夫是以无有不富而謂之大業无日不新而謂之盛德也德日新一乾之大生業日富一坤之廣生生生之謂易生生在聖人易在聖人也成象之謂乾生生而成全其象明白可見聖人之乾道也效法之謂坤生生而效呈其法要約易從聖人之坤道也極乾坤之數而知來則謂之聖人之占通乾坤之變而不至于窮則謂之聖人之事占何占

以生生爲占事何事以生生爲事也聖人德業之生生其盛大如此欲執一陰一陽之道以求聖人則非不有所繼且成而莫測其所以繼所以成非不有所顯與藏而莫測其所以顯所以藏仁知各有所見聖人無所庸其見也百姓日用不知聖人亦有所不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人苟不以百姓自待而有志於君子者奈何知及之仁守之善繼之性成之學聖人之易成聖人之象效聖人之法極聖人之占通聖人之事存聖人之神則易不在聖人而在我矣其不然者善不繼則惡日長性不成則道日裂終爲日用不知之百姓而已耳何以爲君子何以進于聖人哉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非以易之廣大配天地之廣大也大生莫大于天廣生莫廣于地以言乎易之廣大則備焉變通莫廣大于四時以言乎易之變通則備焉陰陽

之義莫廣大于日月以言乎易之陰陽則備焉易簡之善莫易簡于天地四時日月之至德以言乎易之易簡則備焉天地之間易無不備遠而億千萬里此大生也此廣生也地不足以禦之也遠而億千萬年此大生也此廣生也世不足以禦之也邇而一息通之乎億千萬里之遠邇而一瞬通之乎億千萬年之遠所以爲大生者靜專而正是以其動無不直也所以爲廣生者靜翕而正是以其動無不闢也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靜而正然後能不禦于遠易所以爲廣大而以言乎天地之間無不備

也蒙山陳氏曰乾之動直體之用也坤之靜翕用之
體也性命之理妙合而凝一陰一陽之道盡于此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
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
存存道義之門
程子曰易是箇甚又不是這一部書又不是一件事
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所謂盡天理聖人之德業其
至也聖人之知崇效天聖人之禮卑法地崇效天聖
人易行乎乾而乾存卑法地聖人易行乎坤而坤存
乾坤合德易簡成性存而又存道義之所自出也易

其至矣乎非聖人其孰能至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
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
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
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
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
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
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
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
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盜之招也
易何以謂之象天下之萬物雖至賾而不可勝窮然
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形容必有一物之物宜譬之馬
牛擬諸馬牛之形容而象馬牛之物宜則成其爲馬
牛之象夠其在人者乎擬諸健順之形容象其健順
之物宜是故謂之乾坤之象凡山澤雷風水火莫不

以形容爲擬而以物宜爲象是象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不可惡是以可樂而玩也一有可惡則天下之至賾無不失其宜也已矣易又何以謂之爻天下之萬務雖至動而不可勝窮然約而求之莫不有其統會者焉推而行之莫不有其貫通者焉觀其統而會貫而通者以行其典禮行乎其大經禮三百皆典常也行乎其小曲禮三千皆典常也㓜于張氏曰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于廟堂之上從容于樽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而行典禮者哉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爻之動其

有合乎典禮者動必會通而可行於是繫之吉辭以斷其得其有悖乎典禮者動必窒塞而難行於是繫之凶辭以斷其失是爻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不可亂是以可居而安也一有可亂則天下之至動皆其妄也已矣至賾而有象至動而有爻擬之象爻而後言言成象也言成爻也議之象爻而後動動成象也動成爻也一言一動之間寧有不象其物宜者乎寧有不合于典禮者乎擬言而變化成于言議動而變化成于動寧復有一之可惡者乎寧復有一之可亂者乎自昔君子變化之功只在言動之間聖門

高弟莫若顏曾顏之克復曾之精察力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擬議變化其有實固如此後世玄言玄行胥天下高明之士盡溺于虛無寂滅之學而不知其所終或哓哓自言其變化不知其變化而入于夷也豈不深可痛哉學易者而思擬議變化當如之何得中乎之九二不必遠有所鶩近在居室之間求之可以動天地者在此也得同人之九五不必泛有所交得二人與之同心精鍊如斷金契合如臭蘭可以明出處宜語默者在此也得大過之初六藉物且可

重用況其重者乎是無微而不當慎也得謙之九三有功且以下人矧無功而欲上人乎是無適而不當謙也得乾之上九處高貴則思亢極之悔得節之初九念亂階則峻戶庭之防得解之六三懼致寇則切負乘之危以此擬言言必有物以此議動動必有恒以此言動共能從新鑄造透底變化舉一象而象象以此爲擬爲議舉一爻而爻爻以此爲擬爲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雖吾夫子變化之聖功不加于此矣或舍言動而求變化棄易學而崇玄虛叛羲文周孔而歸老釋道術之爲天下裂學術之爲後世禍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
也微斯人吾誰與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
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一爻三十六合純乾之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十四合純坤之六爻得百四十四）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
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天地之數始於一中於五一一而二一二而三一三
而四一四而五一之生也五一而六五二而七五三
而八五四而九五五而十五之成也天數五地數五
合之五十有五五而十十而五歸于中也成變化而
行鬼神鬼神不在變化之外變化即在五而十十而
五之中變化之成鬼神之爲也鬼神之爲行乎五十
有五之數而不囿乎五十有五之數者也今人不知
變化之道而妄測鬼神之情狀止可謂之言鬼神不
可謂之行鬼神大衍之數五十五十有五之數旣行
其五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中又行其一行五天下
之動貞夫一也行一易有太極也聖人立象以盡意
因數而以神道設天下之教能知神之所爲盡行者
也不知神之所爲則數而已矣四營而成易營與融
同進于數也十有八變而成卦缺一不成也八卦而
小成六十四而大成也引而伸之伸如伸于萬物之
上之伸伸之則二篇之策都是道之顯示者矣觸類

而長之長餘也多也長之則二篇之策都是德行之
通乎神明者矣天下之能事畢天下人之所以爲能
天下人之所當有事盡于此矣若不爲引伸則拘滯
沈泥徇象而何以見道不爲觸類而長則支離汗漫
未能豁然無物而何以入神如堯夫之學明道不爲
天下之能事正懼其有未畢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
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
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
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
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尙上也猶言無以尙之也尙易之辭則辭皆聖人之
言焉尙易之變則變皆聖人之動焉尙易之象則制
事制心莫非聖人之成器焉尙易之占則吉凶與民
同患莫非聖人之卜筮焉易一聖人聖人一易謂易

爲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可也謂聖人爲天下之至
精至變至神可也人人有易人人至精至變至神辭
變象占則人人未有能尙之也不尙聖人之辭妄言
而已矣不尙聖人之變妄動而已矣不尙聖人之象
失制之器而已矣不尙聖人之占星官曆師之卜筮
而已矣將以求至精至變至神其可得哉蒙山陳氏
曰辭變象占總是描畫此心故稱之至精至變至神
也易惟至精至變至神是故聖人極深研幾而入神
深不極則天下之志不通而精者粗幾不研則天下
之務不成而變者滯志不通務不成則疾之未必速

行之未必至而神者卒于昏昏以死矣安得有所謂
聖人之道哉○凡人之言爲無二道心口無二理問
于易而以言猶問于心而以言心口自相答問者也
今人有爲有行問人而以言人以爲可爲而爲未必
其慊于心也人以爲可行而行未必其慊于心也惟
問易而以言則爲其心之所可爲而爲無不慊于心
矣行其心之所可行而行無不慊于心矣斯不謂之
受命如嚮乎嚮者心之所向也口之所言如其心之
所向也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無不受命如嚮也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聖人之辭變象占前

定于心此所以爲天下之至精也參伍以變錯綜其
數天地之數兩于三中于五三其五爲十五五其三
亦爲十五九六爲十五七八亦爲十五三五之所以
相乘皆本乎圖書之中數惟參伍而後有變不參不
伍于易而以言變無變之可言也惟以參伍錯綜而
後有數不錯不綜于易而以言數無數之可言也通
參伍之變遂成天地之文天地之文圖書之文也萬
古不可磨泯之文也其不然者雖如先秦作者韓歐
名家亦雕蟲小技之文而已矣極錯綜之數遂定天
下之象乾坤以定吾心天地之象艮兌以定吾心山

澤之象巽震以定吾心風雷之象坎離以定吾心水火之象也其不然者譬如寫影傳神其耳目口鼻雖無絲髮之不脗合亦象之粗跡而已矣是故舍易而言文非聖人至變之文也何也以局于變而不通也舍易而言象非聖人至變之象也何也以泥于數而不極也○易无思也无爲也羲皇尙矣文王之不識不知文王之无思无爲也周公之不驕不吝周公之无思无爲也孔子之無知無能孔子之无思无爲也故易非羲文周孔四聖人作也羲文周孔四聖人一易也寂然不動原來不動舉天下無一物足以動之

者程子曰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是故寂然不動于其思感而遂通天下之思之故寂然不動于其爲感而遂通天下之爲之故寂而未始不感感而未始不寂寂感之故有神存焉非思之所可通也非爲之所可能也思以无思而思神爲以无爲而爲神所以爲天下之至神何也辭變象占聖心之所存自神也夫人以有思有爲撓其寂然之體而窒其感通之用則多物于物而不神況天下之至神也哉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所謂物圖書一三五七九之陽物開以二四六八十之陰物所謂人心惟危

若屯之草昧然未易開除者也所謂務即務于開物之務也物不開則塞其何以通天下之志務不成則毀其何以定天下之業志不通而疑愈疑而愈不通業不定而疑愈疑而愈不定其何以斷天下之疑是故易之所爲作也聖人開物以通天下之志成務以定天下之業通志定業又皆以斷天下之疑易所以冒天下之道也然聖人所以斷天下之疑者從以蓍而神卦而知爻而貢哉天生神物則有蓍聖人之心先得蓍之德焉蓍之德其圓如天而無不神夫何疑蓍以筮之而有卦聖人之心先得卦之德焉卦之

德其方如地而無不知夫何疑卦必有六爻聖人之心先得爻之義焉六爻之義變易于圓與方之間而貢示夫神與知之德夫何疑聖人所以斷天下之疑斷以聖心之無疑者也夫人心之疑不斷則汚乎物欲物欲之汚稍有絲髮未滌而洗則一絲一髮皆得以牽而引之闖而奪之罅隙既形疎漏更甚勢抽既見顧慮尤多夫何退藏于密之有聖人之心無絲髮物欲之汚則無絲髮之疑之不斷以圓神者洗心而欲窺其圓神之朕兆則杳然何有以方知者洗心而欲測其方知之端倪則寂然何得以易貢者洗心而

欲問其易貢之機緘則即之而無其所愈洗愈退愈退愈藏以其無絲髮物欲之可間而入也謂之退藏于密而已矣洗何工夫密何方體耶吉凶與民同患以此通天下之志由密而通則吉否則凶其志同其患同以此定天下之業由密而定則吉否則凶其業同其患同以此斷天下之疑千萬年之將來神以知之而無疑千萬年之既往知以藏之而無疑神知來來者伸也自今以來更千萬年再不磨滅昏昧者也知藏往往者屈也與藏諸用同從前都收拾淨盡一無所存不留着一毫渣滓者也若此者其惟古之聰

明睿知神武不殺之聖人爲能無疑如此乎陽生陰殺天理流行私欲淨盡神明英武不間以私謂之神武不殺生生之謂易亦只是不殺殺即不生自古人心不死而多自殺以死亦獨何哉聖人惟無疑是以出入造化則于天道無不明進退古今則于民故無不察以聖心神知之德易貢之義見之蓍而神物以與設之卦立之爻而民用以前聖人至明而無疑亦以此與天下之民共明而無疑聖人至察而無疑亦以此與天下之民共察而無疑至明至察在聖人共明共察在天下聖人之所爲洗心而齋吉凶與民同

患而戒以神明其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德者於是爲獨至矣又何天下之疑之有不斷哉天下之疑有不斷則凡闔闢往來利用出入之間無不滯于物天下之疑無不斷則凡闔闢往來利用出入之間無不妙于神神也者非獨聰明睿知神明其德之聖人用之也而實天下之民之咸用之也是故誰能出入不由戶乎戶闔非戶也順以寧謂之坤矣戶闢非戶也健以運謂之乾矣戶之一闔一闢即乾坤之一闔一闢闔闢相乘或闔而闢或闢而闔茲不謂之變乎民之往來不窮闔之者順無闔而不與坤通闢之者健

無闢而不與乾通茲不謂之通乎凡闔闢變通往來之間可見乃謂之象不見者夫豈囿于象乎有形乃謂之器無形者夫豈滯于器乎制于象器而用之者謂之法超于象器而用之者夫豈泥于法乎以此利用以此出入自聖人以至塗人莫不用之其神同也特聖人爲能齋戒以神明之衆人則日用而不知耳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與此同意有能從闔闢而悟變通之利從象器而得制用之精以入于神則民之神明其德亦與聖人同歸矣是故易有太極太極者天地鬼神之與神明之原即所謂洗

心退藏于密之密也聖人會太極之全而兩儀四象八卦生焉八卦列而吉凶定吉凶定而大業生焉是故法象之大天地也不在天地而在易變通之大四時也不在四時而在易懸象著明之大日月也不在日月而在易崇高之大富貴也不在富貴而在易易也者備天地之法象以致天地之用備四時之變通以致四時之用備日月之著明以致日月之用備富貴之崇高以致富貴之用凡成器之所以立而天下之所爲利皆易也皆聖人之大業也聖人之大業莫大乎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亹亹猶勉勉

詩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成天下之亹亹則天下之吉於此乎定焉不成天下之亹亹則天下之凶於此乎定焉未有不亹亹而疑于可以吉也未有亹亹而疑于或以凶也聖人所以斷天下之疑者斷諸易者也斷諸易者斷諸蓍龜者也言天下之至賾至隱至深至遠而蓍龜有以探之索之鈎之致之吉凶以定亹亹以成者蓍龜之神之所以爲大也皆聖人之易之所以爲大也是故聖人之易則蓍龜之神物以爲神效天地之變化以爲變化象天垂象之吉凶以爲吉凶則龍馬負圖之出于

河者以爲圖則神龜負書之呈于洛者以爲書聖人之所則而效象而則者蓍龜之神物天地之變化天象之吉凶河洛之圖書聖人之所全而體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極之全體分明畫出所以示也四象生八卦而繫辭焉所以告也所謂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也八卦定吉凶所以斷也所謂以斷天下之疑也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如斯而已者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原合書不盡言爲一章文中子曰有德行者神而明之則變化無不成而自天以下無不祐之矣是也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辭能盡言矣不得其辭亦何以異于書象能盡意矣不得其象亦何以異于言其惟變而通之于象與辭之間方盡利乎鼓之舞之于象與辭之間方盡神乎變

通鼓舞得其象而忘其所爲象也得其辭而忘其所爲辭也夫是以能盡利而盡神也乾坤其易之緼乾坤聖人立象之大者緼一曰亂麻一曰舊絮乾坤因緼所以盡利盡神者有出于乾坤成列之外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豈易與乾坤並立而爲三乎易立乎乾坤易其形而上之道乾坤其形而下之器也乾坤毁則无以見易執器不可以爲道離器亦何以求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道器非可判然截而爲二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之緼道之器也意之象也言之辭也所以必變通

而後盡利者變也者化乎器而裁之以道斯不局于器而謂之變也通也者推乎器而行之以道斯不滯于器而謂之通也所以必鼓舞而後盡神者神也者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事業舉乎器而措此道于天下之民使皆得以變其所變而通其所通斯無器非道鼓舞盡神而謂之事業也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象者卦之象辭者爻之辭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象所以盡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爻辭所以盡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惟化裁而變推行而通神而

明此形上之道斯盡利盡神由象而得意矣夫是則可以盡意矣化裁而變推行而通默而成此形上之道不言而信有此形上之道斯盡利盡神由象而得言矣夫是則可以盡言矣得意何言言不盡意得言何書書不盡言匪存乎人匪存乎德行其何以與于此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固其宜矣蒙山陳氏曰既曰神而明則徇象執有離形去智者不明矣既曰默而成不言而信則不默者不成矣言者不信矣此是孔子喫緊爲人處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天下之道貫于一天下之動貞夫一也一也者易之太極也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卦成列一之象也故曰象在其中因而重之一之爻也故曰爻在其中剛柔相推一之變也故曰變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一之動也故曰動在其中所謂其中皆指一而言也動而貞于一則吉動而不貞于一則凶動而介于一與不一之間則悔與吝隨之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之一與不一者也一而二二而一剛柔之立本者也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重之六位時成六爻相雜惟其時物變通之趣時者

也一動罔不吉不一動罔不凶吉凶之貞勝者也一之道天地日月之所不違而况夫下之動乎天下之動貞夫一以全體言之則太極也以剛柔立本言之則乾之易而坤之簡也爻以效此一象以像此一爻象動乎內動此一吉凶見乎外見此一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莫非見此一乾以易知天得一以大生坤以簡能地得一以廣生稱之曰大德聖人恒易恒簡得一以體天地之德以全立人之道以成位乎其中稱之曰大寶居聖人作君之位則堯舜以寶乎唐虞居聖人作師之位則孔子以寶乎萬世宋人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寶之義可識矣寶得其寶者仁寶失其寶者不仁一而勿二以二則仁矣仁則聖人大寶之位可以與守矣仁者人也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則人聚失此生理則人散人散而不可與聚凡以財之不得其理也財得其財不失乎所生之理以聚天下爲一人可也以聚千萬世爲一人可也財以聚人以義而理非以利而理義者措之于辭而辭正加之于民而民共遵以爲是利者措之于辭而辭邪加之于民而民相習以爲非是

故辭之未正民之爲非者未禁而以言理財之義不可得也正辭而如其所行禁民爲非而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其理財也所謂理于義也義立而財理財理而人聚人聚而仁存仁存而位守聖人之大寶不在聖人而在我矣寶得其寶者貞夫一而吉寶失其寶者不貞夫一而凶謂天下之動不貞夫一也可乎哉

蒙山陳氏曰敎天下守一以善動聖人之情也聖人非私智也乾易坤簡爲物不貳天地貞觀亦一而已惟其一故象言至賾不可厭爻言至動不可亂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只是一易簡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暌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包犧氏通天地萬物爲一身而八卦始作非强作也俯仰皆觀遠近皆取齋戒神明包犧氏有以通之而爲德也德通于神明情類于萬物以類一物之情而神明通于一物矣以類萬物之情而神明通于萬物矣今人但以塊然之形軀爲一身而俯仰不知所以觀近遠不知所以取向何八卦之可作而神明之德之可通萬物之情之可類乎朱子詩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知言哉○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伏羲八卦方位離居正東生物之始也物生必有養上古民未粒食以鮮食爲養作結繩而爲網罟網罟以結繩疏之密也山以佃禽獸澤以漁魚鼈自包犧氏始此先天以明

萬世烝民之生養也取諸離離明也明者以養其大體可以通神明之德可以類萬物之情不明者以養其小體孟子所謂飲食之人而已矣甚者繁網密罟漁獵其民以爲己養結繩之治不可復見于後世作易者之有憂患何時已哉○聖人制器尚象取諸離以爲網罟取諸益以爲耒耜取諸噬嗑以爲市取諸乾坤以爲衣裳取諸渙以爲舟楫取諸隨以服乘牛馬取諸豫以爲門柝取諸小過以爲臼杵取諸暌以爲弧矢取諸大壯以爲宮室取諸大過以爲棺槨取諸夬以爲書契學易者將何所制而何所尚乎局于網罟之制無以尚離之象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或以辟侵錯之咎或以征匪醜之邦于是網罟之制不良于此矣泥于耒耜之制無以尚益之象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善而熟芟柞之功改過而勤墾闢之務于是耒耜之制不加于此矣以聚貨交易爲市無以尚噬嗑之象也先王以明罰敕法噬乾胏而得金矢噬乾肉而得黃金此則所謂市義也非市利也以此交易而退退無不得其所也已矣以衣裳爲衣裳無以尚乾坤之象也君子以自强不息厚德載物自强以崇效乎天厚載以卑法乎地衣得其

爲衣而裳不失其爲裳矣以舟楫爲舟楫無以尙渙之象也惟渙躬以散己之私渙羣以散己之黨斯不通之所由濟而能致遠以利天下乎以牛馬爲服乘無以尙隨之象也寧係丈夫失小子毋寧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爲己任不亦重乎引以致道不亦遠乎以門柝爲門柝無以尙豫之象也窮于初冥于上客無暴于此焉堅二之介恒五之貞其吾門之所爲重其吾柝之所爲擊乎以斷木掘地爲臼杵無以尙小過之象也曰恭曰哀曰儉或舂或揄或簸或揉其糠粃之所以去而萬民之無不濟歟以弦木剡木爲弧矢無以尙睽之象也可見惡人而使人之易其惡可遇巷主而使主之格其非其羣疑之所以亡而天下之無不威歟以宮室爲宮室無以尙大壯之象也君子以非禮弗履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上棟下宇居之而安風雨之所以攸除也以喪葬爲棺槨無以尙大過之象也君子以獨立不懼何懼乎溝壑遯世无悶何悶乎喪元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書契爲書契無以尙夬之象也君子夬夬正心誠意充實光輝默成象語成爻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百官之無不治萬民之無不察也是故以離爲網罟所以佃漁吾禽獸之

心也以益爲耒耜所以耕耨吾禮義之田也以噬嗑爲市所以交易吾道德之貨也以乾坤爲衣裳所以衣被吾鼎立天地之身而使其有章也以渙爲舟楫所以濟吾身之不通也以隨爲牛馬所以任吾身之重而道吾身之遠也以豫爲門柝所以禦吾身之暴客也以小過爲臼杵所以鑿吾身之糠粃也以睽爲弧矢所以迎吾身威如之吉也以大壯爲宮室居天下之廣居居之其無不安乎以大過爲棺槨寧患其無葬身之地而死于道路乎以夬爲書契六經莫非我之註脚乎其于易也思過半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畫前易原無象畫後易斯有象象言像猶乾坤言易之緼非易之眞面目也今人會讀一部易總是假像何曾覩見易之眞面目彖言成卦之材爻言倣效天下之物而發動象者茅犀之名義取知幾知辨爻者交疏之總義取旁通吉凶生而悔吝著生是生此象爻著亦著此彖爻彖言象材爻言象動是故吉凶悔吝總名曰象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

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乾純陽坤純陰乾之子則皆二陰坤之女則皆二陽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蒙山陳氏曰卦以一爲主一君二民主在一君陰從陽也故爲君子之道二君一民主在一民陽從陰也故爲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

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蒙山陳氏曰上章言易卦具君子小人之道故此下

備舉十一爻教君子爲善勉小人遠刑也小人全身而避罪君子研幾而改過此易所以無棄人也○何思何慮不是不思不思則不得不是不慮不慮則無獲但天下之人失却思慮主宰而憧憧以爲思都是妄思憧憧以爲慮都是妄慮或往或來都是朋類此等思慮熟爛于胸中便與土塊填塞一般夫子教天下之人以何爲思而以何爲慮看來天下道理其塗雖殊而其歸則無不同其慮雖百而其致則無不一然則何苦而爲此憧憧往來之思慮乎夫亦思慮其所同歸一致者而已矣同歸一致者天下公共之天

理非有我一人之私也程子曰貞者虛中無我之謂虛中無我便純是一團天理思慮又何病于往來之憧憧乎同言歸毫釐走作不得一言致毫釐散漫不得統歸其同極致其一慮之至也幼于張氏曰天下之動必貞夫一苟識其要不在博求理必由乎其宗事各本乎其根歸根則窮天下之理得矣文子曰流水之不腐逝故也戶樞之不蠹運故也是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往故也尺蠖龍蛇之信與存屈故也蟄故也日月寒暑不往而何以有來而何以生明而何以成歲尺蠖不屈而何以求信龍蛇

不蟄而何以存身惟往而後來惟屈而後信惟蟄而後存惟同而能殊惟一而斯百殊者同之所化百者一之所分不役思慮于殊與百而凝思慮于同與一精研此義至乎入神與日月合明與寒暑合序與尺蠖龍蛇合其屈信蟄存擧而措之天下用不求利而自利以致用也致之用者利居之身者安德不期崇而自崇以崇德也過此以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窮神而神天德知化而化天道非甚盛德其孰能與于此上章所謂一君二民君子之道精此義者千思萬思歸于一思千慮萬慮歸于一慮放四海而皆準

四海一君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萬世一君也如此者爲君子不如此者爲小人爲君子者無所困而困名必榮得所據而據身必安爲小人者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榮且安則德日崇既辱且危則死日迫又何崇德之有君子能安其身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小人不能安其身小惡不懲終至滅身不可解君子有獲爲安爲存爲治小人罪惡不可解爲危爲亡爲亂然而危者未始不可與安亡者未始不可與存亂者未始不可與治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夫是以保其身

以保其國家小人反是折足之凶凶于而國害于而家身之不保抑又可知矣身之保與未保係于用之利與不利用之利與不利係于義之精與不精蓋義者至精至微涵于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即謂之幾郤子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這幾字最認得分明君子精義入神所謂知幾其神者也知幾者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此理在眼前人須是當下密切理會然亦不但與人交爲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君子一思一慮莫非妙道之流形而精義之運用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一思一慮莫不超于形器之外而不滯于形

器之中不諂而無卑屈于道不瀆而無濆决于器何知幾如之幾者動之微動而無動動而不括故爲吉之先見若動而有動則動而括矣不將爲凶之先見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動無弗微是以神也故曰知幾其神也聖門惟顔子知幾故孔子稱之曰殆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有不善與爲不善不同有不善是過爲不善是惡雖有不善不蔽明體故曰過知之未嘗復行故曰不貳過不貳過者精之至也同之歸也一之致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天地此致一之道男女搆精萬物化生男女此致一之道致一則身安動寧括乎致一則心易語寧懼乎致一則交定其寧諂與瀆乎如此者以立心言所謂恒也以思慮言所謂貞也皆積義之全功而神化盛德之能事也懼以語則民不應柴氏中行曰心無險陂則易心有險陂則懼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乾坤其易之門然則易其乾坤之室乎未有入室而不由門者得其門者爲誰羲文周孔四聖人之外或寡矣又曰乾陽物坤陰物兩儀生于太極而有對待故以物名也至于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則形而上者在是矣得其門而入于室矣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名即六十四卦之名雜即物相雜之雜不越非天地之撰即神明之德初不越乎其門衰世之意四聖人之意蓋皆憂後世之衰而思以挽于治古之隆也其云備猶吾夫子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易之變

由乾坤而起至于無往不彰無來不察微以之顯幽以之闡開而當名云云開如洞開重門之開曰彰曰察曰顯曰闡皆闡其門而開之之義也開而當名名必當其實也辨物陰陽剛柔之愼辨也正言修辭立其誠也斷辭繫辭焉而明吉凶也如此則既備矣而又言名不徒當其稱之也小其類萬物之情也則甚大辭不徒斷其旨甚遠而且文言不徒正又曲而中物不徒辨事又肆而隱凡皆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報即曉然開示而使天下後世之人俱得遊于其門也曰因貳以濟者民行之衰衰于不貞夫一

而二以貳故因其貳而作易以濟之吉凶者言乎其失得故曰以明失得之報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作易者之有憂患即生于憂患之憂患君子有終身之憂憂此九卦是君子反身修德終身憂患之大端履德之基第一在於躬行今人將學問放在口裏說即此便是無基業之人謙德之柄大學云此之謂自謙謙與驕泰反進此纔有欛柄到手次以復一點眞陽奮于重陰之下人之本木之根草之芽也次以恒知及而仁守完固不傾移也損言修修其所未固益言裕裕其所能修困之辨困則生于憂患不困則死于安樂其大分較然辨也井之地地與基其義何居履言步履之跡實如堂室之有基井言淵泉之渾涵如心地之言地也巽之制制者裁制之謂化而裁之

以盡利非巽順弗能也蒙山陳氏曰損有時而後于復遷怒之習氣至于妄復之後不能無也困有時而後于益怨尤之習氣至于遷善之後不能無也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人能默識此心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故稱雜而不厭巽以行權行權不與守正對重巽申命便是行權旁行而不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都是行權不必指湯武革命等事爲行權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

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不可遠不可須臾離也屢遷下學而上達也六位言虛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變之所適無適而非典要也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變之所適卽爲典要其出以度人之外所謂義以方外也其入以度人之內所謂敬以直內也出入內外無不以度無敢不懼不徒知懼而又明于憂患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明于憂患而懼者師保父母常若臨之在上不有師保之臨卽有父母之

臨無時無處而不知懼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初字最重方卽是度典常卽典要之常原始謹初率辭揆方出以度外入以度內卦卦所適之變皆典常爻爻所適之變皆典常也易之不可遠如此蒙山陳氏曰孔子論心既曰無出入之時無內外之鄉矣其贊易則曰出入以度內外知懼何也入之與內心之體也出之與外心之用也未嘗不以出入言而又曰出入無時正以明動靜一原初不以寂感分二時未嘗不以內外言而又曰莫知其鄉正以明顯微無間初不以內外分兩鄉曰出入曰外內此吾心條理之密不可得而混淆者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吾心統會之全不可得而分裂者也此義明而後可與語事心之學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曰小人無忌憚只是不知懼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之爲書彖于文王爻于周公彖者材也材猶材質一卦之材質也原始要終以爲質徹始徹終之義理莫不具于彖之材質之中也爻以效天下之動而云六爻相雜者質言其體之純雜言其用之變也相雜惟其時六位時成也相雜唯其物爻有等故曰物也初爻難知動之本也上爻易知動之末也初辭擬之辭卽爻辭擬之慮終而謹其初也卒成之終正其本萬事理也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物相雜故曰文雜物物相雜也撰德體天地之撰

以通神明之德也雜物而當撰德而得則是可辨雜物而不當撰德而無得則非可辨此則莫備于二三四五之中爻也擬初成上本末具舉愼辨其中是非五決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六爻相推之時與物也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居即所居而安之居言不待變動而吉凶存亡亦無不可知以有原始要終之爲質者在也故知者觀文王之彖辭所思已是過半而況其全體兼備于六爻者乎六爻之中初上本末之義昭然甚明再舉中爻言之二多譽終曰柔不利遠五多功終曰柔危剛勝然則中爻之剛柔亦

爻有本末之分難易之辨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六者非他三才之道才之爲言裁也言裁成天地裁成萬物也中人以下自成其才者絕尠天地萬物將焉賴乎不成其才謂之不成其人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也道有變動謂之爻爻有等謂之物所謂格物之物物相雜謂之文即所謂博文之文俱從道之變動來朱子曰等謂遠近貴賤之差變動以近以貴物之本也變動以遠以賤物之末也大學致知在格物正謂物有本末合本末而從其無不格心意者心之所發心之所發千變萬化千條萬緒便有千萬其等千萬其等便是千萬其物物有差等所以謂之物有本末本末混淆便無差等清源正本提領挈綱正其本而萬事理便有差等物物有差等而不失其本末之差便是格物便是物相雜而謂之文文也章也則也皆物格知至之謂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惠迪吉只是文得當從逆凶只是文得不當當與不當亦只

于當下認取當下當便是吉當下不當便是凶吉者能盡其才凶者不能盡其才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則豈人之性也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便是周之盛德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者否終則傾文王于此系易遡湯禹舜堯而上接乎羲皇故以言易之興也其辭危無一爻可易其道大

無一物可廢總之懼以終始其要歸于无咎而已无咎者善補過也聖人要在无咎聖人懼以終始雖欲不爲補過之圖不可得也五十學易可無大過聖人之危懼與文王同後世易學湮晦玩易忘危兢業本體不勝滅裂至于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眞若百孔千瘡從何處下手補之此無他只是不知懼或是始懼而終不懼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德行云者眞實得之于心而措之于行也乾至健確然示人以易至健在我德行之易在我矣乾之險坎也河圖天一在下陷在二險之中故文王以坎代坤坎陷坤險矣險與易反故易必知險知險而運乾之健斯不復陷于險此德行之恒易以知險也坤至順隤然示人以簡至順在我德行之簡在我矣坤之阻離也河圖地二居上麗在一陽之中故文王以離代乾離麗乾阻矣阻與簡反故簡必知阻知阻而貞坤之順斯不復困于阻此德行之恒簡以知阻也知險無險恒易在我而能說諸心知阻無阻恒簡在我而能研諸侯之慮也常險難利用建侯研諸侯之慮坤順承乾有主之慮也乾坤合德險阻盡平故能定吉凶而成亹亹以此變

化于云爲之間擬之後言議之後動所謂一日二日有萬幾者其動無弗微也無弗微則無弗吉或云或爲孰非有祥之吉事乎故曰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凡事皆有吉象象其爲淸廟之重器象其爲明堂之偉器是爲有祥否則凶占事知來凡事皆得吉占占厥修之乃來占有朋之方來是爲有祥否則凶吉凶之定定此矣亹亹之成成此矣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成其定吉凶成亹亹之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所謂聖人之成能亦人鬼合謀成其百姓之所與能者而已耳夫豈能人之所不能亦豈百姓不可以與聖人

之成能者哉蒙山陳氏曰人謀鬼謀四字最曲盡不盡人謀而詢鬼謀非聖人教人意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遠而相得則吉不待言矣或害之悔且吝或害其相得之道必悔且吝剝其全不相得而窮不謂之凶乎將叛者其辭慙慙辭知其叛枝辭知其疑寡辭知其吉躁辭知其凶游辭知其誣善屈辭知其失守此孔子之知言詖辭知其所蔽云云此孟子之知言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聖人之作易有蓍有數有卦有爻其足以盡易乎其不足以盡易乎夫易者聖人道德義理性命之奥也聖人通乎神明之德而成位天地之中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是故易之蓍數卦爻所由作焉筮蓍以求易易不可見也有所以生蓍者聖人蓋有神明之幽贊者在焉極數以求易易不可見也有所以倚數者

聖人蓋有天地之參兩者在焉畫卦以求易易不可見也有所以立卦者聖人蓋有陰陽之變之洞觀者在焉效爻以求易易不可見也有所以生爻者聖人蓋有剛柔之發揮者在焉無聖人之幽贊而以言蓍非蓍也無聖人之參兩而以言數非數也無聖人之觀變發揮而以言卦言爻非卦非爻也蓍生于神明數倚于天地卦立于陰陽爻生于剛柔得之幽贊參兩之渋本之變化發揮之妙則率由之謂道固有之謂德孰有不極和且順也將措之謂義孰有不得其理也天命之謂性性命之理何者猶有所未窮也窮

之斯無不盡聖人所以盡其性也盡之斯無不至聖人所以至于命也徒以著數卦爻而已者若數卦爻之易也非道德義理性命之易也說者謂九師興而易道微柳何由而復見四聖之心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性命之理在天爲陰陽在地爲剛柔在人爲仁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性命只一理無二理窮理盡性

以至于命便是順性命之理今人多是逆是以性曰鑿而不可以語於盡命曰外而不可以語於至聖人有憂之故作易以教人之有所順而無所逆天道有陰陽吾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順乎天而不逆天道自我而立也性命之理之順也地道有剛柔吾以其剛爲剛克以其柔爲柔克順乎地而不逆地道自我而立也性命之理之順也人道有仁義吾之以仁育也天之陽也地之剛也吾之以義正也天之陰也地之柔也順乎人而不逆人道自我而立也性命之理之順也天地人之道謂之三才之道兼三才而兩之立得天道地道便是立得人道立得人道便是立得天道地道易之六畫而成卦也合之有以盡三才之道之大者也此吾性命之理之統體無不順也卦有六畫謂之六位一畫而分天之陽用地之剛則成人之仁焉一畫而分天之陰用地之柔則成人之義焉易之六位而成章也析之有以極三才之道之精者也此吾性命之理之精微無不順也儒者之論曰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孰從而賦之孰從而受之也子聖人言性命原來甚分明其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明其合也其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明其分也性者一定而不易所以立體命者流行而不已所以達用天行健只是一陽地承天只是一剛聖門之學主于求仁只是一仁陽體而陰爲之用剛體而柔爲之用仁體而義爲之用聖人所謂盡性以至于命者立體以達于用也體用不可判然分而爲兩哉此性命之理所以爲合一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分陽用剛以成仁分陰用柔以成義體用不可混而爲一途此又性命之理所以爲各正也今人不識性命之理何由而得順性命之學以任情爲順性非性也以隨寓爲順命

非命也順性者自至于命順命者求順其性故言盡性以至于命不言至命以盡于性也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先天圖乾南坤北此天地之位亘萬古而常定不易者也乾坤相錯于上交而為艮兌艮西北兌東南曰

山澤通氣乾坤相錯于下交而為震巽震東北巽西南曰雷風相薄乾坤相錯于中交而為坎離離東坎西曰水火不相射此八卦之相錯也即天地交而為泰也天地之定位為體山澤之通氣雷風之相薄水火之不相射為用是故具太極體用之全者先天之心學也定于八卦相錯之先者謂之往錯于天地定位之後者謂之來數往者順位有常定也知來者逆山通氣于澤澤通氣于山雷薄風風薄雷水不射火火不射水天地無時而不交上者下交下者上交若不相順而相逆然故以言其逆也是故易逆數也乾以逆坤為震動為坎陷為艮止坤以逆乾為巽入為離麗為兌說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莫非乾之君而坤之藏皆逆數也往者常定來者相錯錯所以為定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逆所以為順也以數言之謂之逆以理言之謂之窮今人上水亦謂之逆流朔易之為書全是教人窮性命之理由形而下之器達形而上之道謂為逆數不亦宜乎新都楊氏曰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如邵子朱子之說一半順一半逆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是人之神明主宰人人有是帝人之帝與天之帝合便是克配上帝邵子詩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是

帝之出震乾遇巽時覩月窟月窟是帝之齊巽進雷而帝出乎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懼以終始自非恐懼修省鼓之以雷霆此帝便一生埋沒不得出頭帝不出頭上下僭亂天地翻覆上焉者雜霸雜夷下焉者皆夷狄亂華者而已矣遇巽而帝齊能出而後能齊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湛然純一潔淨精微齊其在我者眞可以齊天下之不齊而致其齊者也帝出以言天根不出者逆折而絕其根帝齊以言月窟不齊者汚蔑而毀其窟出震齊巽此先天圖坤復乾姤之始交雷風相薄之大端也

相見乎離中天大明之帝聖作物覩之君也離本乾南之位帝不出則晦藏不齊則汚暗惟出而齊進乾之明繼離之照乾離合德日月有明天下光萬萬古旦焉此離之所以爲相見也帝之由潔齊而進于光大者也致役乎坤離者麗也坤以麗乾之中相見以輝光其德致役以篤厚其光形跡之不著也辭色之不大也所以養其相見之明體而貞其麗天之順德也帝之篤恭而不顯者然也說言乎兌坤順之致養者充乎中而溢于外帝德淵微宇宙太和雍熙無虞之景象也戰乎乾自出震而齊巽而見離而役坤而說兌純體天德無時而不業業無時而不兢兢皆帝之所以爲戰也勞乎坎坎者陷也乾以陷坤之中戰無不克險無不陷帝之高天下之功在是帝之休息慰撫者亦在是也成言乎艮帝之歸于其天帝之要其所止其艮止也即止於其所自出之震也先天圖震居東北後天之艮先天之震位也此帝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艮止要終震出原始終則有始天行也帝之無間而可息者也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文周孔子皆親見乎伏羲者也夜半雷辟在文王

爲日昃之勤在周公爲待旦之思在孔子爲不食不寢之學余何人有是雷而人不能震則何怪乎親見伏羲者之不多見于天下後世也周子論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帝者萬物之所同天下無一物無帝無帝便是死物但有帝不出與無帝同出而不齊與不出同齊而不相見與不齊同相見而不致役與不相見同致役而不說與不致役同說而不戰與不說同戰而不勞與不戰同勞而不成與不勞同則又安得出震而成艮者與之語於成終成始之學哉或疑文王八卦之方位何以異於伏羲八

卦之方位曰無以異也乾坤定矣震巽一交曰雷風相薄帝之出震而齊巽是也離坎再交曰水火不相射帝之見離而勞坎是也兌艮三交曰山澤通氣帝之說兌而成艮是也震坎艮乾父之男也而皆役乎坤役乎坤初爲雷動役乎坤中爲雨潤役乎坤上爲艮止巽離兌坤母之女也而皆戰乎乾戰乎乾初爲風散戰乎乾中爲日晅戰乎乾上爲澤說帝之役坤以藏之也帝之戰乾乾以君之也離代乾地二之火原位于圖之南坎代坤天一之水原位于圖之北乾坤者離坎之定位也離坎者乾坤之相錯也震代

離天二之水原位于圖之東兌代坎地四之金原位于圖之西震木以生離火嚮乎其南以從乾也兌金以生坎水歸乎其北以從坤也至于巽代兌而坤代巽乃坤之自下而上起于巽初歷于離中出于兌上以上錯于乾凡皆坤之所入也坤所以代巽也艮代震而乾代艮乃乾之自上而下起于艮上歷于坎中下于震下以下錯于坤凡皆乾之所止也乾所以代艮也巽代兌位于東南坤代巽位于西南而離居正南之中履中正者離之巽畜牝牛者離之坤離麗而貞坤之順此德行之恒簡以知阻而無困于阻也艮

代震位于東北乾代艮位于西北而坎居正北之中祗既平者坎之艮行有尚者坎之乾坎陷而運乾之健此德行之恒易以知險而無陷于險也離居巽入坤順之中震木所生之離火于是乎盛此又地二之火之先于乾父而定其爲乾者乎坎居艮止乾健之中兌金所生之坎水于是乎盛此又天一之水之流于坤母而定其爲坤者乎是故先後無二天卦位無二方羲文相授守一道俟之周公之爻孔子之繫由一世以至于百千萬世斷乎其無疑確乎其不惑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妙萬物帝之神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雷以動萬物風以撓萬物火以燥萬物澤以說萬物水以潤萬物艮以終始乎萬物其所以妙萬物而成變化者皆神也皆帝也不言乾坤者水火之相逮雷風之不相悖山澤之通氣

何莫而非乾君坤藏之至妙至妙者哉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乾健也震動坎陷艮止皆健之爲也坤順也巽入離麗兌說皆順之爲也是故健動而順入健陷而順麗健止而順說主之者之謂帝妙之者之謂神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馬性健牛性順龍性動雞性入豕性陷雉性麗狗性止羊性說人而失其健順之性則馬牛之不如失其所止而不得其說則犬羊之不如聖人取象之意深切矣哉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乾爲首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此聖人之首務也今人全不學易又多不得其要領雖汲汲孜孜如聖人總謂之無頭學問震爲足行萬里之遠必始于跬步地逢雷而爲震卽子謂之天根跬步發初踏實此根步步黃金何可勝用艮爲手成言乎艮纔受用到手不然如入寶山空手回全不得些受用坎耳離目兌口皆附于首首之用全在耳目所以後天以坎離代乾坤自古聖人只是一箇聰明聖知達天德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是離麗而目明恐懼乎其所不聞是坎陷而耳聰聰明之具爲賢聰明之至爲聖若是不聰不明便是死塊兌爲口全在知味知味者說得其所說便是養其大者爲大人不知味者說失其所說便是養其小者爲小人兌口通乎坤腹爲芻豢之說口而求道義之充腹不可得也昔人詩云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然則爲口腹之養者可以戒矣乾首

坤腹震足巽股坎耳離目艮手兌口聖人不是取象要人知得人之一身有首有腹有足有股有耳有目有手有口此箇形軀會有斃壞時何足爲貴須要體認得乾爲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強不息而頫屈于物欲之下是無首者也坤爲我之腹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隘陋以居之是無腹者也震爲我之足我如不能恐懼修省出門一步而遂不能無失脚是無足者也巽爲我之股我如不能中命行事而隨足以妄動是無股者也坎爲我之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敎事而天聰以爲聰是無耳者也離爲我之目我如不能

繼明照于四方而天明以爲明是無目者也艮爲我之手我如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守之不堅是無手者也兌爲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朶頤之是觀是無口者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云以制器者尙其象人而至于首不首腹不腹足不足股不股耳不耳目不目手不手口不口象乎哉不象乎哉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父坤母人人有一大乾坤人人稱父而可以父天下人人稱母而可以母天下孟子曰人病不求耳求者索也一不索遂無震巽再不索遂無坎離三不索遂無艮兌六子亡而父母或幾乎毁矣是故乾道成男成其爲長男之震中男之坎少男之艮者也坤道成女成其爲長女之巽中女之離少女之兌者也夫豈成其男女之形之謂哉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似也非眞也執象以求易按圜而索驥者也爲天爲圜爲君爲父其義自明玉潤金精寒冽冰潔半點瑕疵半毫炎熱之勢味沾染不上其剛徤之至乎陽爲大南方之色爲赤調于天德者爲良用九而見天則爲老獨立物表首出庶物爲瘠天德之剛絕無人欲之可剝蝕爲駁四德流行初無間斷而生生不已爲木果或曰圓而在上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承天時行爲布六十四升曰

釜地包六十四卦爲釜簡而不煩爲吝嗇資生不偏爲均順而多孕爲子母牛方而載爲大輿含萬物而化光爲文奇爲寡故偶爲衆乾爲圓故坤爲柄黑是正北方之色南赤北黑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徤爲蕃鮮

乾交于坤初爲玄黃長育爲旉震驚百里萬物畢出爲大塗主匕鬯之重器爲長子以陽決陰爲決躁竹之節堅著筤青色取其貫四時而不改萑葦之在水

也似鉤亦竹類取驚懸而懼廻虩虩啞啞爲善鳴之
馬九陵之蹄其馬足之馵而白乎四足皆白曰馵其
馬足之作而起乎詩思馬斯作恐懼修省根心生色
其馬之爲的顙乎剛反下故于稼爲反稼之反生夫
根之露其端也其究爲健而成乾爲蕃鮮而極其盛
長之不可量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
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
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木曰曲直既曲而𠕋直爲繩直居肆致道爲工涅不可

緇爲白循理爲長上達爲高如風行如木升故爲長
爲高陰性多疑爲進退爲不果一氣周旋不息爲臭
寡髮廣顙出頭露額所入淡也多白眼猶能爲白眼
衆世無足以塵其目也近利市三倍田之三品之獲
也其究爲躁卦巽終變震始于不果而終進于果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
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
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
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行水用溝停水用瀆比地順流爲隱爲伏矯輮以去
習氣之偏弓輪以完德性之全惟重險故爲加憂心
病病其心之不亨耳痛痛其聰之不開血卦徽纆之
係叢棘之寘爲之傷也乾爲大赤陷坎之中設之爲
血卦乘之爲赤心人之貫天日而質神明有此而已
美脊則能勝重任亟心則志在千里下首則範我馳
驅薄蹄則險不爲枕曳則有尙以行此坎之於馬之
象也以行險爲多眚以流而不行爲通以納約自牖
爲月以負乘致寇爲盜此坎之于輿之象也中心如
自固外物豈能侵謂有孚之心非木之多心之堅乎
此坎之於木之象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
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
上槁

今人稱烽火兵燹甲胄戈兵以禦亂除暴亦火之炎
日之晅電之章之義其於人也爲大腹坤爲腹離以
柔麗坤道也爲乾卦秋陽以暴之熇熇乎不可尙也
鼈蟹蠃蚌龜皆水中之甲屬科上槁附而躁也亦乾
卦之義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

震爲大塗艮爲徑路小石合小大之道也爲山尙矣
徑路小石聖人所云硜硜信果之人狹隘而不廣堅
确而不移抑亦可以爲士者也門闕則闕行止動靜
之交果蓏則含成終成始之理閽寺言守因門闕也
指言示艮爲手也以陽止于外者狗也狗言吅以除
止于內者鼠也鼠言禮立黔喙之屬剛在前無堅不
啄多節之木剛在外歲寒不凋皆有艮象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
爲剛鹵爲妾爲羊

人與鬼神聖人每舉以並言淡于爲巫之義者質諸

鬼神而無疑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捷給之口遊說
之舌此口舌之所不可有上殿相爭如虎之口罵賊
之舌此口舌之所不可無爲彼者憂爲此者說毀折
附決毀者折之以成就其質見之是附者決之以斬
絕其牽係之私其于說也淡哉西方謂之鹵乃產金
產鹽之地爲地之剛鹵者潤下作鹹貌曰恭恭作肅
爲妾者以順爲正爲羊者善觸而和皆推類以盡兌
說之義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
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
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飮食之道也飮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
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
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
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
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
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
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然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
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
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
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

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
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
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
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
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
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
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
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
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
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
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
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
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
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
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

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
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
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
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
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後世儒者不解格物之義盡考之序卦傳盈天地之
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夫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坎
遇震則爲屯萬物于是乎始生屯言盈猶孟子所謂
萬物皆備於我也盈故備備故盈不盈則有所不備
不備則有所不盈其何以爲我萬物森然畢備於我
有不格窮無雜亂而晦冥夫惟建侯而征動乎險中
然後謂之天造草昧而雜亂者無不得其理晦冥者
無不開其明此格物致知造端之始義也夫子曰卦
之德方以知方即是格六十四卦卦是方卦卦是
格帝出乎震在屯言侯侯便是格物的主人物之始生
處便是本君子于始生處經綸便是格于此不格其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不益
以增其草雜晦冥之亂哉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
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程子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

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卦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乾剛坤柔剛決柔柔承剛君子之道之長小人之道之憂也反是者小人之道之長君子之道之憂也卦卦此義故雜卦傳以乾坤始而以夬終

四聖一心錄終

四聖一心錄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錢一本撰是書於象抄之外又舍數而言理其言理舍天而言人其言人又舍事而言心推闡之以至於性命體例近乎語錄其論亦多支離如謂許由讓王爲能知河洛之道又謂序卦傳爲格物之學大抵皆故爲高論也

易筌六卷附論一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提要

易筌序

聖人之微言備載於易所謂
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儒者
習而弗察而易浸不傳於是
矜激於名義汩溺於訓故而
失彌遠矣二氏因駕其說而
与儒角不知皆儒學之固然也
善乎李覯之言無思無為之
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
之識泯而因果作學諸饑渴

之飲食不可一日無二氏乘其
飢渴而鼓行之焉往而不利
余竊悲之晚而學易戛戛乎
難入也時羣同志者講焉研味
久之知禔躬涉世窮深入微
理參弗具而異學之果參以
為矣會同學者漸以散去
所聞恐至於遺忘輒命兒子
籍記之為就正之地嗟乎
是編出學者知二氏所長

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絶倫不
可為國家者則易之所無
也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
瘳已乎

萬曆壬子夏焦竑書

乾☰☰　　焦竑學

乾元亨利貞

乾備元亨利貞四德葢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無不利故不用戒辭

文人上為元元為衆善之長如首為衆體之長也亨與獻享之享同亨者百嘉會聚如人之備物以享然故謂之亨利者宜於事如刀之刈禾順而便也貞者主其事如木之楨榦正而固也古語牆中之植木為榦今謂之永久木

初九潛龍勿用

凡看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靈變不測之謂龍此特自其在淵言之其實二見五飛即初之潛者耳埤雅云蟲莫智於龍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易曰震為龍以動故也故乾六爻動皆謂之龍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若厲斷句

六爻皆君子也此爻正當人位故以君子發之在下乾之終故曰終日二乾相繼故曰乾乾夕惕若厲自為一句淮南子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張衡思玄賦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是兩漢以前皆作此讀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躍進而上也在淵退而下也或字兼二義言或躍或在淵改革之際進退未定如此文言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上下進退釋躍與淵字無常無恒釋或字淵指初而言與四相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利見即萬物覩

上九亢龍有悔

上天際之極龍之居杳冥而不能為雨者故曰

亢悔者變也卽洪範曰貞曰悔之悔陽盛極而
生陰龍倦飛而思潛此自然之變若一向往而
不返是死鰍死鱔不足爲龍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
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
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六十四卦盡于乾坤乾坤盡于九六蓋一經之
中非九則六故聖人于篇首特立此例旁注以

爲六爻皆變與介甫之說皆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

大明終始至御天十五字吳幼淸移爲國咸寧
之下此不必也乾道變化四句皆就聖人說聖
人乘龍御天則聖人之變化卽乾道之變化性
命則各正之太和則保合之於是裁成輔相之
道盡元亨者乃得利遂貞成而天道有終矣我
高皇帝嘗論洪範舊解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二語皆歸之天則人君所幹何事書意正言天
雖陰騭乎民必人君輔相而協其居乃可以代
天有終也與此可相證觀後云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亦以雲行雨施屬之聖人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胡安定云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

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
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
一晝夜有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
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或曰健當作乾集韻乾一作陡當是陡譌爲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
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
也

自上而下爲復自下而上爲反九三上下皆乾

故曰反復道也此釋乾乾二字乾乾即重剛也論位則重剛故危論德則反復合道故无咎九四進退皆乾故得无咎三以自脩故曰反復四以自試故曰進退

首事造制謂之造

經言无首而已傳云不可爲首以用易者言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者萬善之大宗亨者百嘉之都會利者萬宜之和氣貞者庶事之楨榦

禮以會而後行會以嘉而合禮

利自義出義安處便是利非義外又有利也利與義皆訓宜凡利已而不利於物則悖義而不和豈所宜哉惟利物而不以已害物則足以和義而不悖宜孰大焉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是義不明至於廉耻喪寵賂彰而國隨之是以楚瓦好賄郢城危晉盈求貨覇業衰秦賂讒牧遷爲虜漢金間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皆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微獨易戒之矣

貞何以言固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貞者元之本也此韓非解老之言可以明貞固之説

君子之乾無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爲乾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即論語丘不與易之易初九未用未能以道變易乎世也

遯世無悶難遯世矣而不見是其無悶尤難

樂行憂違如流行坎止其所乘之遇則然而一念霖雨天下之心確然不可拔此其所以爲潛龍也二見五飛即初之潛者賈生以謂潛龍入而不能出不知龍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信庸行謹何以有邪況無功曰於庸處稍加纖毫便為邪是矣龍潛遁世而無悶龍見善世而不伐人見有潛見之異龍德之人初不知遯世之為可悶善世之為可伐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

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終日乾乾必有事焉進德修業是已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二之上故曰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修辭立其誠修於内則為誠修於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言語文字皆曰辭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及時與小象進无咎也進字相應蓋以决爻之或也自下而上以向乎天非敢為干上之邪也

不退而進以躍於淵非欲離在下之羣也平日之進脩固欲其及時也及時則上與進適當其可何咎之有舜自匹夫而陟帝位湯武去諸侯之卑而就天子之尊亦時使然爾舜湯武何心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秦淮海易解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温温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陽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能召

陽故風從虎

又張璠云從音去聲乃隨從之從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如曰龍從雲虎從風也蓋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如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往往如此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在卦外故无位去初遠故无民二三四皆從五而不從上故无輔爻言有悔孔子言動而有悔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无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下皆以人事明乾也陽在下以氣言此下也以人言時舍舍止也去聲讀龍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時寓于此故曰時舍如舜之

納麓宅揆時耳試如試可乃已之試有酌量之意言躍與淵在臨時自酌其宜以四近而多凶未敢遽進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時行則與之偕行可也時極而與之偕極是不知變也

天不爲首天則也君不爲首順帝之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玩詞云始而亨者乾之事業利貞者乾之性情也性情以本體言之利者散而爲萬貞者合而爲一巳散而復合巳萬而復一言乾性純一其情不二故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其所謂虛

一者未嘗動也性情鄭康成本作情性
楊廷秀云元亨者始而後有通利貞者情必復於性然利豈能自利哉皆出於元而已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止言利而不言所利者其利大而不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
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李習之云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
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以金諭之不雜者金之純不雜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也揮廣雅云動王肅云散也言動而散于諸卦故曰旁通不但乾之六爻也情也者三畫純陽巳盡乾義重爲六爻隨乾陽所在而發揮所以曲盡乾之用也橫渠所謂徧被六十四是巳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成德爲行二句引起下文乃抑揚之辭行而未

成非謂德未成蓋時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所以行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乾六爻無臣道聖人恐人以二爲臣位故再言君德以明之
學聚問辨誠齋云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擇善故一不善不入南沙云學者覺也覺之則存

存所謂聚也去華云學者著察於庸言庸行之間日覺與我湊泊也所謂聚也三人之言皆可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三四皆人位然三下履二地乃人所常居九四則上戴五天在人頭上空虛之處故曰中不在

人不在天不在田又不在人則無依着停泊之處故疑而未決可以至天則躍未可則在淵而潛蓋四可經過而非可久駐故審其可而後无咎虞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仲虎曰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進退言人事存亡得喪言時命存與得之時進之時也喪與亡之時退之時也

天德者貴下喜中而忌上者也四在上卦而能居下五在上卦而得中位三在下卦之上猶有下義亦可无咎也惟上九一爻无中无下惟有上義而已无中則无位无下則无民最天德之

所忌也然而性无凝滯窮則能變必无遂亢之理故爻辭不言凶咎止言有悔悔則能變也象與文言皆言時而不言德又曰窮之災也明出於天非人為也蓋有龍德者必不至於窮而不返故雖亢矣而猶稱龍焉以見時有亢而德無窮也

九三居下體之極知至而又知終上九居上體之極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九三所以无咎上九所以有悔知與不

知之異也

蔡澤引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

坤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之元亨利三德同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王輔嗣誤讀利牝馬之貞後相沿襲非

也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他羣坤之貞全在從乾故曰牝馬之貞乾爲馬牝馬則爲坤君子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也曰先迷後得主利言利在得主不利爲主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也凡此皆見所利所貞止於從乾更无他道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乾之弘以坤含之則其美蓄藏而積盛此坤之靜翕也乾之大以坤成之則其用虛明而化光此坤之動闢也

西南坤之本鄉與離兌巽三女同居爲得朋出而從乾震艮坎三男同居爲喪朋非得吉而喪凶也孔子恐人誤認其意故釋之曰陰當從陽

西南得朋雖與類行不能有生物之慶也東北喪朋得乾爲主乃終有慶耳參同契言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剝卦五陰獨三與上應孔子言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言其失郤諸陰而獨應乎乾所以无咎卽此意

安則不躁於動貞則不納於邪不躁不邪安得不吉

釋典引易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
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于子左行而
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
貴右也可謂妙得其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氷也
履最下初象諸卦初爻多取象於履如履如噬
嗑如離皆是也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魏志許芝
引易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今本傳譌耳馴卽
卦中不習習字盖言順也順字積不善積字言
事勢之來不知不覺因循積漸而至于此也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
也履霜堅氷至卽女壯之戒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則曲六二獨直柔則刓六二獨方此其所以
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

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不必習也
不習不與其類相習也初陰居陽位不中不正
之陰故與類相習而馴致堅氷馴者習也二居
中得正與陽位之五應則有喪朋之義知其不
與陰習也無不利卽乃終有慶二居重爻故乾
二曰學坤二曰習
陽大而陰小陽動而陰靜今二爻言大言動皆
主從陽而言六爻不言地獨于此言之以其爲
坤之主爻也用修云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
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
直而不絞方而不劌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
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爲文故三曰章五曰文坤三爻三索而得兌
兌爲口有含意四三畫坤之初一索而得巽巽
爲繩有括意囊則坤中虛之象爻言含象言發
聖言之互相備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无咎難无譽尤難蓋四在重陰之中多懼之地
才智鋒鍔稍稍頴出皆足以招尤而買禍故言
慎不害也非慎則害必隨之矣伯厚曰潛龍以
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
襲所以戒繁欽也故曰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大傳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蓋合二卦上
下相重而取象乾為上衣坤為下裳也周官内
司服掌王后六服四曰鞠衣注謂黃衣也詩綠

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于坤六
五則知為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于言君又
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位又嫌于
敵乾故象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
臣之辨如此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
也

坤之六陰皆民也上六化陽而僭擬於龍五陰
孰肯從之戰於野則上六必敗而傷以五陰理
直故戰而勝上六理不直故敗而傷也何以知
上六之傷以血之玄黃知之也蓋下五陰之傷
其色黃而已無玄也且玄且黃二色混雜非上
六之血而何上六陰質化陽非君非民如王莽
黃巢之為故聖人深惡而戒之血本屬陰無與
陽事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言貞獨多於他卦曰利貞曰安貞又曰永貞
蓋能安而不能永猶非利也陽大陰小坤何以
大終言坤之永貞到底從乾而行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
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
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
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

乾四以陽居陰坤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之
者疑之也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何疑之有
六二居臣位盡臣道何疑何嫌故曰不疑上六
與陽相抗故曰疑又曰嫌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
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之美即資生之德是也乾能始萬物而已非
地何由而生有終之終正對乾之始而言
人臣有大美而不能含者淺也有大美而不從

王事者吝也從王事而自居其成者驕也聖人
三致意于坤之六三臣道見矣
陰雖有美含之一句總說下弗敢成無成而代
有終皆是含章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
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坤無君位五乃陰之正位與乾之九五相對故

曰正位居體即乾乃位乎天德之位也
六五陰居陽而陽不散故曰美在其中陽明內
蘊陰體虛含自中自正自卑自恭自有四肢充
暢之容理之通者動乎四體也理不中通神不
宅體四肢皆形骸之牿不爲吾用矣通暢發揮
雖在坤而實本之乾故美與三同而中德爲尤
盛也
三爲坤之全體猶在上卦之下故雖美而含之
焉耳若五則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六五

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
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君子敬義夾持涵
養熟矣操存固矣胷中洞然事理渾一更无疑
滯謂之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居此體也非正五
之位將何居焉六二直內方外兩致其力至五
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貫无所容其力矣
潘子醇曰智慮外通所見者在彼故知人者智
黃中中通所覩者自性故自知者明所見者在
彼體亦從而與之旁行所觀者自性體亦從而

居於正位正位者自乾坤未成列八卦未定位
而所謂眞君者居焉獨於坤五明之者坤歸藏
者也正位居體如龍蛇之蟄而五尤冲氣爲精
神之全中正之至者也故五行之土五色之黃
五聲之宮五味之甘所以各尊於其類者皆此
理耳黃中通理以徹其原聖人所以造上達也
正位居體以止其所聖人所以未始出吾宗也
然非偏不足以成正非旁行不足以體常知正
之爲常而有歸知偏之爲應而能反則出入无

不可而均爲无妄矣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
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
而地黃

乾六爻惟初欲潛上戒動其中四爻曰見曰惕
曰躍曰飛皆取動意陽道也君道也坤六爻初
履霜上龍戰皆非吉象中四爻惟二正居臣位
無所嫌疑故曰不疑其他曰含曰括曰裳皆取
靜意陰道也臣道也

玩辭曰易以變易爲書故爻辭多取變象爲言
至本爻義重者則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或者
專用變象則反爲執一非易也然乾之二五與
坤之二三皆明用變象今特發之乾之變離爲
乾之同人故爲見龍爲文明爲利見皆離之象
也田取德博施普之義卽同人之同人于野也
乾五亦變離爲乾之大有故爲飛爲利見亦離
之象也聖人作而萬物覩卽大有之得尊位大
中而上下應之也坤二變陽爲乾在坤中有内

直外方之象故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
也言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爲大故曰直方
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陽爲光故曰地
道光也坤三兼常變二象其曰含章可貞則指
其不變之時言之曰或從王事无成則指其變
時言之從王卽從陽也六三變艮爲坤之謙其
從王事則謙之勞也其有終卽謙之終也陽爲
光爲大故曰知光大也此皆變象之甚明者可
例諸卦

屯䷂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凡卦辭總一卦之大義爻則探卦辭之所指因六爻析而明之如吉無不利則亨利之義磐桓班如幾不如舍小貞皆勿用有攸往之義初之建侯則明卦辭利建侯專爲初發餘卦可類推震萑葦爲草互坤上有坎位爲昧坎變有乾體

爲天造震下承互坤爲建侯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人心有所繫亂乃可定故曰利建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先定規模次及事業經綸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辭利建侯獨屬初爻以爲一卦之主也磐桓是從容不遽動之象非不動也居貞如所謂大居正之義非靜處爲居也春秋傳曰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卦主震震主初居貞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爲主便爲志行正便爲居貞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

也

卦爻稱馬者皆陰爻也易中言馬者自良老瘠駁外皆不屬乾乘者卦中四陰爲乘也班如班列之班言其不進也四馬之中獨六三居剛故無虞而徑進二四上居柔皆班列而不行當屯之時柔者皆不能行也班邅磐桓皆屯之象六二柔順中正守常而不知變謂初九爲寇而不知其乃婚媾也稱女子者是賢而不從世難而不救此女子之貞非丈夫之事也初九康屯之

主而以寇視之豈明識之士然方難之初近乘初九方與之震抗而不答其事至難故於四陰之中獨有屯邅之象雖不爲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初九上歷純坤始得君位與二相應坤爲十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十年者從初數至六爻盡得五又從初數至五得五共爲十則初九進而九五矣二安得不從之

卦中二陽皆可爲主但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爲屯主六爻皆從初立意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蔡邕石經作何以從禽也

凡陰必資陽以有爲六三陰柔居剛不中不正而二四又皆以陰柔相比遠于陽剛陰柔既不能濟屯居剛則不免躁動又無應援將安之乎故爲即鹿无虞入于林中之象六三互體艮止聖人于震之動而猶冀其知艮之止故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曰往吝戒其動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六四應初故乘馬也欲進與初同事以濟屯也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六四雖與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稱其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者坎爲雨也詩云陰雨膏之此卦坎在上爲雲而不爲雨屯膏之象九五陽德陷于險中爲二陽所掩故曰未光屯不主九五而主初初九動乎險中天造草昧皆自下起故也若五能主事則不爲屯矣凡立事皆當艱難惟施澤不可五以坎水在上當屯之時艱以施澤者也何以濟屯故曰小貞吉大貞凶言小人小事守此則吉大人大事守此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六乘馬班如與二爻四爻不與然二與初比
事定而從四與初應待求而往若上者君位已
定乘馬班如將何待乎屯道之窮無所歸命有
泣血漣如而已與比後夫凶義同

蒙䷃艮坎

乾坤既定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
正作之師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利貞

貞者貞靜之意以艮體言也師之養蒙貴于能
止止者待其自化無求多也故曰利貞貞自能
亨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
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二上皆陽然二得中得時上過中失時故二陽
之中又以二爲卦主

呂伯恭曰教者必待童蒙求我固是正理苟亢
然自高學者將望風不進道何由明玩志應二
字必此有以感之庶彼有以應之應生于感也
剛中指九二言再三瀆是瀆發蒙者乃曰再三
瀆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厭人之瀆我
所以不告者以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
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不告彼雖不達胸中之
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彼將入於
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所謂瀆蒙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子曰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正言蒙爲赤子之
心養之即爲聖功故云以果行育德言斷然養
其本有之德不必增益于良心之外也一說力
行者以戇強不可回有進而無退養德者以愚
深觀默存闇然而內充皆蒙之象雖切蒙意終
非象旨

周南仲云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復者去其
不善而復於善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

教必以正已正於上人觀於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脫如囚得釋何快如之更往而求多不免於吝矣刑者法也如刑于二女之刑故曰以正法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刑人之謂也

玩一說字是彼先有桎梏而吾爲脫之耳若如時解是增其桎梏何以養蒙鄙意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只作一句讀發蒙者當如用刑之人脫

其桎梏不宜反增其枷鎖也此乃教人之正法正即蒙養以正之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稚則蒙至長而納婦則有家矣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解者謂克家爲能幹家事另作一意則剛柔接也一句說不去

人之至親無如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紀聞曰剛柔有上下之分故屯二之於初惡其乘剛柔有往來之情故蒙二之於五喜其接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互坤爲女又變巽爲長女三不中不正而挾坎險之行故獨不言蒙陰柔易於近比又坎體趨下見九二納婦而從之此之謂失其本心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資陽以爲明六四陰居陰位上下與二陰相比獨遠於陽故曰困蒙困者欲自振則限於師友之無助欲自安則病於心思之未寧非吝而何蒙乃真性四不知蒙之爲美而反以爲困欲穿鑿求知增益於本性之外由無師友涵養之乃顛倒如此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艮少男爲童又互坤兼坤順艮止二德故能順

弱内無知識之萌外無開見之雜蒙者之求而
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於童蒙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
艮手爲擊三陰居坎上爲寇蓋坎爲盜也爲去
聲禦寇止寇也取艮義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内
障也見少有着卽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鑿
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見有可欲卽躬之
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

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於蒙也能包
之治之以寬也上九過剛不中其於蒙也乃擊
之治之以猛也觀卦中數順字見蒙養在順其
本然不必深求於分外
初取刑人象上取禦寇象聖人之用刑與兵無
非爲弼教計耳

需䷄ 乾 坎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
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
川往有功也
楊廷秀曰坎中實有孚也水體至明光也坎爲
通亨也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
能不動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
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是惟無動動則亨
吉雖大川可涉矣大川者坎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則所以雨者具矣故可待其自至若

人事不盡何以需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
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初在卦外故曰郊凡乾初皆有潛而勿用意利
用恒用其居常之道卽勿用義他卦他爻可以
類推觀訟之食舊德可見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初可以遠害而不可以濟時故止得无咎而已

三則太逼險而致寇使非敬愼敗且不免況望其他乎惟二進不入泥退不在郊處將用未用之際而又以剛處中與五相應異日濟險者必是此人需之至善者也然目前所處未免致人之疑初則疑其不能退而遠有所避三則疑其不能進而大有所爲所以小有言卒之天下之險賴以有濟故曰終吉王輔嗣所云近不逼患遠不後時此爻之義也

楊用修云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

書地名有郿衍衍之文承需沙爲義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坎水爲泥坎北方爲寇坎險爲災坎上爲災在外薛仁貴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易億云離爲火有禮文恭敬之象故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需三至五互體成離三即離之初也故亦曰敬愼不敗若象中原無此意而強安排以立教則三百八十四爻何往而不可安排也耶此語甚有理不知凡九三皆有乾乾夕惕之意蓋諸卦皆乾坤之變其不變者自若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郊者險地尚遠人所必不避也而避焉以剛而能守也需于血者險難迫切人所必不安也而安焉以柔而不競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爻亦須説出需義五雖居中得正猶陷于險中須諸陽之進而後爲夬今玆未能然諸陽已

有必進之勢直酒食以需之而已處險難之中不憂不懼安意以俟其有孚光亨貞吉之道具矣

坎爲血爲酒四陰柔則取象于血五陽剛則取象于酒玩詞曰六四以順聽稱需九五至剛亦稱需者一卦之主也三陽恃其有孚故堅忍以需之若上無九五則賢者絕望久矣又何需焉需者飲食之會在禮速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三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

於酒食明其爲主也猶曰貞吉者當
需之時所恃者九五可不貞乎五坎體也使
其正位而不中則必比陰爲險不容三陽之來
使其雖中而不正則亦不能主持三陽而使之
進也惟九五既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
溺於險而能爲主人以速佳客以保君子之貞
而成天下之吉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四與上坎之二陰故皆曰穴猶坎卦初與三皆
曰坎窞也四外卦之初尚有可之之處上外卦
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自藏出逊其巢穴所
以避陽而去入伏於巢穴所以安陽之來
入于穴自外而入內也四爲穴上與三應自外
而入於內也不速之客言其徐徐而來也正需
意間六爻以言上六本爲當位析三才而言上
六天象則不當位矣陰窮入穴其敬君子乃爾
故未爲失若傲然居三君子之上斯爲大失矣

需以進爲功以不輕進爲正以行爲體以敬慎
爲用

訟☰☵乾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
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
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晁氏曰上以剛凌下下不險則未必訟下以險
陷上上不剛則未必訟故曰上剛下險此訟之

事也外健而內不險未必生訟內險而外不健
未必能訟故曰險而健此訟之人也
需以有實故需无實而需時至何用訟以有實
故訟无實而訟情得必窮故二卦皆以有孚爲
主
剛來而得中指九二蓋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
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爲需之主則剛處于五今
爲訟之主則剛來于二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始本一氣一麗於形天上行水下潤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也爭訟之端起於微眇亦如天水然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是已能自訟於心不爲形隔類判之見而一反於始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訟端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所事初四交爭之事初柔在下四剛在上初非

四敵何敢永事惟小有言聊以自白幸四渝變其命乃終得吉使初以機巧肆辯必激四之剛而終凶矣彖傳訟不可成言訟之通義不欲其成爻傳訟不可長以初爲訟端不欲其長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而逋剛句

卦取九二而爻不取各自爲義可爲各卦凡例程傳甚明九二險體恃其剛而與五爭以下訟上豈有能克之理以其在下體之中遂能歸而逋避九五諒其伏辜不奪其邑故得无眚无眚者周禮馮弱犯寡則眚之眚四面削其地也坎爲隱伏故逋坎爲眚坎變則坤故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訟有三等小則言語次則命秩大則封邑古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本六二受大夫之祿今升居三當受再命之服上以應三來訟以爭之三惟食其舊德之祿退然不較守正而厲遂得終

吉凡言終吉始必嘗有凶也

六三卽坤之六三食舊德卽從事无成之舊德也六十四卦皆乾坤之變特以此見例耳三柔非與訟者故得守其素不致逋竄然介二剛之間雖貞而厲以其柔而不爭終於得吉无成者正應上九方以終訟爲事三不過順承之而已不敢專主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命聽訟者之命也方初之有言九四與之爭雖有上命未必遽聽今復其常而惟命之從變其爭心安于正理吉道也四變成巽巽爲命故有此象渝卽春秋鄭人來渝平之渝

二四皆以剛居柔剛故訟柔故不克訟蓋二四互離有離之明則知終訟之凶故皆稱不克訟不克訟皆有吉道二變坤故不眚邑四變巽故卽命坤爲邑巽爲命也變而從吉故曰逋曰渝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爻皆不正惟九五一爻旣中且正爲可尙中則我不終訟正則人不克訟相訟者或卽中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中止此訟之最善者故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爻與象皆稱訟不必指聽訟者言或德尊或位尊皆是不必專指人君

或謂不必指君上說以臣无訟君之理也然晉郤至與周爭鄇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耳未幾三郤皆以爭田之怨基殺身之禍患至擬之[illegible][illegible]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帶所以束服爻言帶象言服互明之也命服本三所宜得今上以訟而得之訟者小人之事服者君子之飾小人而被君子之服終朝三褫榮少辱多何足敬哉錫出或然見其无可錫之理終朝三褫見其有必敗之凶

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强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卽命二四皆以剛居柔故能如此

鄭康成注以褫作拕音徒可反言上剛之極本以訟得三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於人也如此方與小象受服合不知孔子正發文王言外之旨蓋文王以爲服必見奪孔子以爲雖不見奪亦不足敬也不足敬其辱有甚於褫之者矣其說蓋互相備也

師䷆坤坎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吳幼清改丈人爲大人此不必然丈人乃尊老者碩之稱年少寡謀輕銳嗜殺行師必得丈人而後可泰穆用蹇叔則吉用孟明則敗是其事也太玄擬師卦曰丈人摧孥足證古易非大人字論衡人形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

翁嫗爲丈人藥之攻疾者爲毒以兵靖亂不無毒苦故亦謂之毒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不見其有水也鑿之則爲水兵寓於農不見其有兵也用之則爲兵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无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通糧運而給民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詳具六韜農器篇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之初曰師出初六陰柔不中在險陷之始故以失律爲戒否方有反卽失律也失律者雖臧亦凶善用兵爲臧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象之吉无咎惟九二備之六四六五非師主但得象之无咎足矣不能得象之吉也

在師中吉剛中也承天寵則應也懷萬邦則民從之可知矣九二乃將在軍之象衆知有將而不知有君之時故言在師中吉言惟在師中則吉耳他處則專擅之罪不能免矣又言王三錫命以見將之得專皆出于君所爲坊无君之漸如此師自五至二歷三位故言三錫如比自二至五爲三驅也二卦反對各以主爻言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或者未必然之辭程傳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

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得成功若或使衆主之凶之道也以三在二上失位乘剛故發此義如春秋傳趙穿撓史駢之謀欒黶違荀偃之令是也若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何消更言凶與大無功耶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乘坎之上與兵法右背山陵意合故曰左六四以柔居柔審已量力不敢輕進故曰次蓋師能依險而止雖不致勝可以免敗故曰无咎三

四皆副將三以陰居剛故躁動而有輿尸之凶四以陰居柔故左次以聽主帥之令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初之所以敢棄師律者恃其臧也弟子之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正也六五柔弱恐无定見故有長子弟子之戒

自二至四互震九二震之下畫有長子象六三次之上畫有弟子象震爲長男坎爲中男也弟子輿尸亦假設之辭與家人嗃嗃繼以婦子嘻嘻同長子即丈人彖言師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一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安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坤爲地爲方國象上變體艮門闕家象損艮變爲坤故稱无家師坤變爲艮故稱承家

初與四對初戰四不戰也二與五對二將五將

將也三與上對三敗事上成事也一卦中行師之道无不畢具宋人有一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爲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易書兵法其理一也

比 ䷇ 坤坎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凡卦六爻貴於正應惟此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比之義盡矣

禮莫有原之原再也本草原蠶娥第二蠶也漢書原廟左氏原田同義王伯厚曰彖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比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乃得之也故彖曰初筮而比曰原筮

考工記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古謂諸侯之不朝貢者爲不寧比之世不寧之侯亦方來而不已故曰上下應也晉卦來朝諸侯亦曰康侯康亦寧意

萃比下同體坤萃四有分權勢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无分權者故元永貞於彖言

方來與朱紱方來同屯之初六動乎坎中故爲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爲不寧方來坎險而多憂爲不寧之象此又一說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莊子水之守地也審正比意子夏傳云地得水

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云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地而流土得水而柔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之吉得於五者也五非正應故曰他吉象又提出初六二字以釋之六二則不言他矣

初比四以陰比陰雖若有咎然四則有孚於五者也上後於五故六三比之爲匪人四孚於五

故初六比之爲无咎非獨无咎而已九五之孚既盈於六四之缶必且自四而來及初矣初與五非正應而得其吉故曰有他吉坎卦五爲有孚四爲用缶坎水盈則下流故初六取以爲象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三之所比者上也舍五而比上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爲內初爲外五二爲內比四初爲外比位應

不容不比聖人斷之曰賢蓋外而非賢雖應不比四本比五今乃比初以四之外比將以初從五非苟比之故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在外之賢非左右爲之薦進何以自達曰賢曰從上皆爻義所无聖人足其所未及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前禽斷然指上六邑人指六二坤有邑象二與

五應不待告誡而悅從者也二有中德曰上使同德感孚不謀自合若使之耳此使字與師六五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陽剛中正凡卦九五皆然而莫盛於比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權聖作物覩之象也陽明爲顯比五中心无爲顯然以元永貞之德親比天下如太陽中天而來者後者皆无容心焉其象爲王者之田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吉可知矣三驅者因田教戰凡馳驟進趍以三爲節周官大司馬仲冬大閱立三表是其法也惟不盡物而聽其去故爲王者之畋不誡人而人自知故爲王者之比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是倒解逆者如覆盆不見天日非光景之不明舍者如梟鴟不討去來非鄙夷而不納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陽爲首六居陽上爲无首五陰前進而上六越居九五之前自五視上爲前禽自上視五爲後

夫當比之世陰爭比陽上六乃獨處其後及比道已成天下大定雖欲比之亦已晚矣故曰後夫凶此田橫公孫述之徒所以罔終也竇融錢俶能知此義故免于難

宋永亨云易於乾坤二卦之後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卦皆有坎聖人防危慮險之意深矣

小畜䷈乾巽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看來畜字不是與陽爲敵而力止之如容民畜衆如以畜其德只是包容養育之意此文王所以善處商紂終其世不爲所毒也及考鄭康成解亦曰畜養也知古注疏原是如此

柔得位則陰乃畜陽者上下應之則陽乃受陰之畜者剛中卽健志行卽巽之志行所謂巽以行之也故亨觀乃字可見尚往者陽未受畜尚

欲上進也施未行者陰猶未能止陽所施雨澤猶未大行也曰志行曰未行以見巽畜乾之難如此

卦雖以一陰爲主實是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細玩卦爻之詞自見

象曰風行天下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剛不能制剛而柔能之如衣冠可以化强暴是也文德正柔順之德不尚威武之謂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天上地下其體也其用則交爲泰不交爲否然地氣升必復降天氣降必復升反復升降未嘗少息故初二並言復

剛本在上之物自下而復以應于四乃其故道不知者或疑其咎然實義之所在何咎之有二隨初之復者牽連而進以應于四又必以爲自失矣然二陽剛在中非苟從人者故初既合義二亦不爲自失也一陰得位之時方喜陽之復

升共濟天下而奚咎與自失之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與上應本欲往而從上如輿之方行二止而不進則三脫其輹矣只得近比於四而妻之彼以躁動之心失中正之位而四又體巽爲多白眼故有反目之象然謂不爲四之所畜不可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孚五也易於陰陽相際處多言血六四所
以能固結于九五者蓋血陰物也血去則雖純
陰而絕无陰血之累惕乾惕也惕出則雖非乾
而終日皆乾惕之心一片精誠合志於上蓋巽
以行健者惟四可以當之所謂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剛中而志行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
也

四五二孚字正相應公羊傳曰東伯者季氏之

孚乃交相信之義五與四以一誠相攣結而衆
陽歸之所以爲富然五之富四之力也柔濟剛
弱濟强陰陽相資畜道乃成故曰富以其鄰鄰
単指六四說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爻總論一卦之義如大有之上爻非獨以上
言上九畜道巳成昔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
尚往者今既處矣昔之脫輹者今既載矣昔之
反目者今爲婦矣彖之所謂亨者於是見之處
者陽復其所也陽爲德而陰載之三陽故曰德
積載

婦不可抗夫故曰婦貞厲月不可抗日故曰月
幾望此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也若更有所往則
陰疑於陽臣疑於君非以服事殷之心矣先正
謂文王道在小畜良然

王伯厚云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
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
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
陽消矣

履䷉ 兌乾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六三爲履卦之主爻體悅應乾柔下剛上是以
履虎尾不咥人亨若當爻以陰處陽履非其位
互體離兌水火相形故獨被咥而凶卦爻往往

不同如此疚病也陰干陽則陽爲之病九五以剛處上得中居正而履乎尊位六三雖主爻然以柔處下不能病我而九五之光明自若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易以乾居上者不獨一卦於履獨言帝位蓋履辨名分之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其實臣也下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其敢僭諸故特稱九五之尊曰帝位其嚴於君臣之際如此

小畜之亨在巽巽之陰能順于三陽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于三陽之下也大氐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學術乃見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爲處憂患之道以履爲首

履虎尾如常言履其後云爾乾剛在前柔自後而履之乾爲虎四乃其尾三言履虎尾謂三往履四四言履虎尾謂三來見履語同而意異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爲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爲否之天下无邦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兌居西方爲白初未爲紛華所染故稱素履初往上旋相應上能考祥其旋正不改其素履之謂如言不變塞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臣位而言幽人者以其无應于上雖處富貴淡然不以得失自亂故也豈必深山窮谷之士始爲幽人哉不以芬華染其醇白之行則曰素不以巖廊損其山林之致則曰幽

素履者宜安于素而反謂之往謂之行願坦坦者若可平行无礙而反謂幽人之貞蓋以爻位之剛柔言之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素則无咎矣學者初心皆在行志既仕始失之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歆美有

坦坦寬閒之意故曰幽人之貞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楊廷秀云聖人于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何則以陰居陽志非不剛才則陰柔而不能有爲也若眇而自任能視跛而自任能履以柔懦而介于五剛之間欲履至危以立大功如履虎尾而逢咥也何凶如之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其志則可憐矣武而欲有爲于

大君剛而欲有立于當世夫何罪哉故前言其凶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四多懼故曰愬愬初獨行願遠君也四志行近君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者在履而當夬位也夬只是決斷之義不必專言決小人九五以陽剛居尊位剛決乃其所宜彖云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此爻貞厲者不貞則剛失於過不厲則陰易以乘蓋在九五之位不得不然故曰位正當也先儒謂君德以剛爲主有至理可味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考祥其旋斷句
視履者進步處時時着眼審於朕兆方動之時奉身而退復還其素履幽貞之初吉孰大焉如阿衡功成而去亳兩疏見幾而解組是也履至

上九履道巳成若一向冥行而不知止非吉道也上乃居剛應柔高而不亢有回旋自考之象故以元吉歸之若以爲未定之辭何以爲大有慶耶
視履與眇能視相應履卦專言踐履也而不能離視以爲履離視以爲履者冥行也世乃有言學貴躬行而不必知者何哉
初爲行願二爲中不自亂三爲志剛四爲志行踐履无不由志爲邪正皆主位言之蓋其所自

處如此則志可知矣
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于行也二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行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决于行五之夬履是也
楊廷秀云履主于行然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于行而三凶懼于行而四吉五决于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處也未嘗忘于處也

泰䷊ 坤乾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魏文靖事宋穆陵進講泰卦嘗曰内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苐在外而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内而情意不親不爲内一時聞者无不歎賞公之納約自牖者微矣
道長者一步長一步道消者一步消一步即復卦浸字意然謂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故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郭璞洞林讀此爻至彙字斷句泰之征吉引其

類以有爲否之貞吉擇其人以有待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作一頭馮河不遐遺朋亡三件皆包荒内事玩辭云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聯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旣濟以此處泰何光大如之五交二成離有光大象二

致五成坎有馮河象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地故曰天地際也三四爻中二孚字正相應三孚四四孚三彼此相信所以爲交泰彖獨于此指出天地際也一語蓋三四相孚則内外卦皆舉之矣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翩翩飛而向下之象陰爲虛不富也以其鄰九三也不戒以孚四與三同志相孚也當泰之時上之三陰皆順乎陽不敢自主故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之象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六五九二上下相交其志同於中行所以爲泰九二之陽上交於五如舜之尚見於帝故曰得尚于中行九二之中行即指六五中以行願也六五之陰下交於二如帝女之下嫁於諸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而已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及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事君臣之相與有成如此

帝乙即微子之父殷之賢君書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言與經背不知何故注易者因史記之言

遂以帝乙爲成湯儒者信史疑經以甲作乙其悖謬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生否聖人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極警戒之意亦消長之理斂師勿用告戒邑人僅僅自保能守正則止于吝未必遽喪亡也勾踐之棲會稽蓋用此道

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爲貞九三將變而

有陽剛之才能艱難以保貞則可以无咎上六已亂而以重陰處之則所謂貞者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難免于吝也其命亂也如疾病則亂之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爲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爲方虎非命亂而何

否☷☰ 坤乾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

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正道之不利者多矣但君子不以不利而失其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儉不必作斂化書云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嬪嬙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不可榮以祿如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之謂非刑君子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其類一着此彙字正與九四疇字相應此非私交故曰志在君又曰有命謂君命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包承小人斷句

曰包承小人曰包羞如婁師德狄梁公輩皆是也此眞大人亨否之道與儉德辟難者又是一

等若以包承包羞爲小人象何以曰志在君曰不亂羣不亂羣者善與之處而中實不亂所謂入獸不亂羣是也若飄然遠舉何以爲此言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包羞有含垢忍恥以待機會之意因權未到手不得不隱忍以俟之故曰位不當也此聖人亮之之辭拔茅以厚集君子之勢包承以潛移其不肖之心包羞以俟其可乘之隙如陳平之於

呂后狄梁公之於武曌其作用大率近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君主持世道四爲近君大臣能宣其命以通於下何咎之有祉字與貞吉亨相應否塞可通善類蒙福故曰志行亦與初爻志在君志字相應大臣忌專九四以剛居柔奉九五之命不敢自擅不獨已可无咎同類之人皆因而麗于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

之吉位正當也
桑之方苞柔而不可繫物此正如朽索之喻陸宣公請罷兵狀云邦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可證休否惟大人則吉非大人當五位否未易休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與六二大人否亨正相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傾者倒也否爲泰之倒體否極則倒而成泰
同人䷌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人目所望地連天際處爲野同人以柔爲主然徒柔不能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至利涉大川又曰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

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此皆柔爲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此乾之所以爲大歟坤得主而有常之義此諸卦足以發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當大同之世而不能辨别孼孽必生君子以類族分辨物之同異乃處同之道如士與士類農與農類謂之類辨張與張族李與李族謂之族

辨辨析分明則物各止其所雖同而不亂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不能同以其隔藩墻分比鄰也出門則无所
限隔矣爻言同人于門象加出字其意愈明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于宗吝斷句
詩云宗之君之宗的指五而言二五雖正應然
在同人則承乘應比皆所不論只是一味大同
而已于野一无繫着于郊則郊關之內已有界
限非大同之道所以止于无悔謂之志未得者

非通天下之志之謂也二之應五亦是有所偏
繫故謂之吝雖在同人不免專固乃是理之固
然故象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如言臣道也妻
道也此孔子發爻所未備之義又是一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
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莽處下卦也升高望上卦也不興終不與五
爭也自三至五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興始雖有
覬終於安分而行故不言凶吉升言與言敵剛
皆明敵在上卦恐人誤以為攻二也一說三伏
而不與則二可安行无忌與五相遇亦通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遠於五故邀擊於野外四鄰於五故乘其宮
墻而攻之然卒不能攻者非力之弱乃顧義知
困反循軌則故耳與九二不克訟同皆陽居陰
位陽故有訟有攻陰故不克訟不克攻
四止以不遂事為吉與他卦言吉者不同如鄧

曼謂楚子曰若師行无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
亦此意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
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二與五皆中皆直五乾之動直二坤之直方也
二五正應以三四為間有先號咷之象以其中
直終必得同有後笑之象三四皆剛非易克者
九五獨能克之有大師克相遇之象二五同心
同德物猶間之知君臣父子間以間而離者可

勝言哉故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
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大有☲☰離乾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
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五陽皆一陰所有故曰大有猶豫之言大有得
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

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
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
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
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休命是命德討罪之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
害也
大有同人反對大有之初九卽同人之上九皆
遠於柔者也故同人六爻獨上九爲不得志大
有六爻獨初九爲无交然六二當同於人而上
九乃不見同此二之吝非上之傲也故无悔六
五受人之交而初九獨不往交則害於義矣此
居初之時則然非其咎也若能危行言遜艱以
自守庶可免咎焉衍梁鴻皆居大有而无交者
也衍退而自脩卒以无咎鴻作五噫之歌章帝
非之失克艱之義矣一說一人非其所有卽大
有之害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不須注釋而

義自明與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相同自是象中
一體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
不敗也
大有之時上下皆應而任天下之重者九二而
已二居乾之中上下皆陽所積者厚故引重而
不敗使非積中而冒然居之必有破轅折軸之
患矣不敗解无咎二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害也

三居下體之上有君公之象剛而得正不以大有自私有亨於天子之象若小人挾其所有不知奉上之道則不能矣凡卦九三多具二義以其處上下之際故也害卽无交害之害但初之无交爲大有之害小人則以所有自害爲不同耳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九四近君用事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咎所歸也能以匪其彭居之可以无咎詩出車云出車彭彭烝民云四牡彭彭皆強盛貌曰匪其彭是以諸陽皆六五所有非四之有也雖勢逼于五若无若虛何咎之有明辯晳者言其處嫌疑之際于上下分義能明辯而晳也以陽居陰故匪其彭居離之初故明辯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王注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旣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爲而不威如爲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厥孚交如之交卽无交害之交泰與大有以交而成然應六五者雖衆陽之志必五有以發之然後衆志調一歸于大同故曰信以發志威如者離明在上洞照羣隱人不敢欺故易而无備人自畏服如馬伏波之論光武者是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六五爲卦主四陽在下无不應之矣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應五五是天之佑五也

繫辭傳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以上爲師傅之賢又是一意蓋陽在君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玩辭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尚賢蓋當大有之世羣心皆應未足爲大羣心已集而又能

尊賢如武王天下大定必得箕子爲師而後爲
大有故大傳以此爲六五之全德而象辭亦曰
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而已此猶師
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
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小畜上九論畜之道至
此而成稱月與婦亦指六四非謂上九爲婦也

門人謝與棟

季子潤生仝校

謙 ䷎ 坤艮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

凡一陽統五陰之卦彖傳皆指出一剛字復曰
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剝曰
柔變剛惟謙不然謙不貴剛也

鄭司農曰山體高今在地下其於人道高能下
下謙之象也謙者自貶損以下人惟艮之堅固
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有終

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
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
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
服萊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
爲遐避語有之曰女无美惡入宮見妒士无賢

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廄漠然无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由是言之小人惡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敎之走懸泊王莽之下自屋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地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險居險也皆有所取用涉大川猶需也不需不謙覆溺是懼何涉之利牧養也楊氏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三以謙爲倡首二承之上應之故皆曰鳴謙鳴謙嫌於外飾故表之曰中心得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薛温其曰居上下之際接兩體焉非勞不可亦乾乾之義也九三居艮之終故以彖辭君子屬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說文云撝裂也又如人手之撝四居近君用事之位若一味謙下誰與擔當故於初之謙謙裂去之言在初則可在四則不可此乃時位分義使然何違則之有下三爻爲益寡上三爻爲裒多馮氏謂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是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得尊位而无應故曰征不服師克在和五以柔居剛故侵伐无不利上體用皆柔故利在征邑國而已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與九三相應故曰鳴謙曰侵伐曰行師似於謙不類不知以退遜爲謙在下位則可治國

平天下者不然苟非好大喜功之心卽四征九伐无非謙也征邑國者古諸侯各自爲國其大夫各有釆邑釆邑不順者伐之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以爲自治者未安志未得者上居位已極方自視欿然與志得意滿者不同禹征三苗而益贊曰滿招損謙受益與此可參看

豫☷☳坤震

豫利建矦行師

一陽爲卦主矦之象五陰順之師之象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矦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他事非不用樂然必郊祀天地配以祖考大合衆樂極于九變始足以擬雷出地奮之象

以配卽配以誤倒耳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居坤土之中故爲石與四无應上交不諂也初應四而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下不爲鳴豫上不爲盱豫居中守正故曰貞吉中正當作正中與志窮凶韻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逼近權臣仰其鼻息有惟恐失之之意故曰盱豫二言如爲鄙夫寫照然大氐盱豫與介

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三四上下之交故兩爻有遲疑之戒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有得者一剛得五柔朋盍簪者五柔合一剛志大行者剛應而无他爻以分其權也爻本豫主而乘應皆邪二獨貞貞者難致邪者易昵昵者聚而難去致者望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

不以樂已而附不以守貞而違權在已應在人
而无已私之與焉則吾朋其有不同者乎
初應四三五比四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不繫
於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爲貞吉則九四之不得
爲賢臣可知已看來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爲而
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
附之足以成功故曰大有得惟其不誠故戒以
勿疑如齊桓一匡天下使其誠心尊周周室豈
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實爲之也夫子於四取

其志大行於五傷其乘剛功罪定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
中未亡也
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彖合一卦
之義取其順動而以聖人當之此指一爻固未
爲善
子瞻曰六五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
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夫力不能較而
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

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
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
恒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成上變爲晉晉則无
冥暗之咎故曰成有渝无咎所謂彼將惡始而
美終以晩蓋者也易中凡言渝者皆當以變卦
觀之渝安貞官有渝成有渝皆是也成有渝變
於終官有渝變於始

成如春秋求成之成渝如渝盟之渝楚辭曰初
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成有渝之謂也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
勉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隨 ☱☳ 震 兌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一陽來主于內而居兌之下震陽動爲元亨
兌陰靜爲利貞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

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爻言隨時而動象言隨時而息皆隨也九家易曰兌澤震雷八月之時雷藏於澤者是也震東方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兌西方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趨兌西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入而止息之象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履以履其後爲義隨以下隨上爲義乘承比應皆所不論官主也初九爲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與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而得正遂有動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二爻相易隨之本也所謂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也六二六三半剛半柔爻皆言失初九剛正而專一出門卽與二交故獨言不失得所從之正也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四率天下而隨五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也五爲卦主不言隨言隨上者非
六二繫小子失丈夫象曰繫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指六三柔爻丈夫指初九剛爻陰性善繫繫上則失下弗能兼與如里克之中立鄧祈之兩可終於邪而已非隨之善也
六三繫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繫丈夫志舍下也
三在四下繫九四之丈夫失六二之小子志舍下也隨以隨上爲貴隨陽爲得故曰隨有求得

然六三與九四皆不正恐其隨爲詭隨求爲苟求得爲苟得故戒之曰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九五獲乎上有道者也臣從君陽從陽故曰隨有獲四居君側初其所應三其所繫二又繫於三天下无不隨之若位逼而勢大守而不變其凶宜矣四多凶近也當是時惟有孚可以結君惟在道可以持己如此則得以自明

而无咎矣明功者五多功四率天下隨五五又剛明之君知四爲有功於已故曰明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嘉指四言四盡臣道率天下以隨五故曰嘉孚與四有孚相應五四相孚則初交二二繫三三繫四无不進而隨五矣此五之所以吉也

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繫之上窮也

維與晉上九解六三之維同兩人相結之義上

无所往反而拘繫于五五從其所繫而維之隨極而固結之甚也若用于亨祀誠意顓篤可通于神明故曰亨于西山兌爲西艮爲山兌終變艮

初爲內卦之主不言隨五居尊位而受天下之隨上居極无可隨者故亦不言隨

蠱䷑巽艮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由乾坤之變而成則非獨由爻亦有母之蠱焉六五以陰居尊爲母象如晉六五爲王母小過六五爲妣皆是也巽九五變爲蠱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曰甲甲者日之首事之始也蠱六五復變爲巽蠱旣始事巽又申之申者非更則續故曰庚庚更也續也蠱以全卦言故于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爲重故于九五言庚甲庚

者十日十二辰之剛也戊巳分王四時自甲歷乙丙丁三日而至庚歷辛壬癸三日而至甲故取爲三日之象

易中凡稱三日七日皆指卦爻之數下卦爲先三甲上卦爲後三甲先甲旣終後甲復始天運之行大抵如此蠱非一時所遽致亦非一時所能亨須自終而始事爲之飭庶幾元亨而天下治也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

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法言注云周禮治象浹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浹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寛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初最下內卦之主子象以陰居陽以柔行剛幹蠱象曰父之蠱見其不可委也幹父蠱方稱有子不然與无子同有子考始无咎不然咎不終无矣子以承父豈樂改其道然不承其事而承其意乃所以爲善承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有事也蠱則飭也又曰往有事也五以柔居尊母象陰性安于无爲言蠱之深者多歸之此時當一意振飭非復可收斂時矣故卦辭言元亨不言貞二爻直言不可貞此在他人視之若過於有爲聖人以爲適得其中而已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初厲无咎三終无咎汝吉曰果之也果之使忠臣孝子之心得精一自信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看來往有事專指下三爻而言巽主于行也上三爻以艮止爲義故四言裕蠱蠱業有初二三任幹蠱之事四爲近君之大臣止宜寛裕以調和之若如下卦之往有事則上下之間紛擾煩急不免於吝矣二往字正相應五雖言幹蠱然專委之二不自爲也故曰用譽二多譽也曰行中行二之中也上爻不事事自不待言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

也
上九卽乾之上九也而居艮上有知止之義亢以動而有悔此以不事事而可則所以不同鄒爾光曰上在蠱終事之壞者至六五而治之畢矣而已又處事外故得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曰高尚其事非以高尚爲事也含和葆眞曠然獨與造物游彼其事有出經世之外者矣以所事超詣絕倫故曰高尚云其事二字當味

臨☷☱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十二月之卦二陽雖長倒轉爲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消于上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觀八月之卦故言八月无凶而言有凶蓋當陽方長陰猶盛之時預爲他日陰長陽消之憂也

易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二浸字甚有味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說苑云江以逶迤故能永山以凌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豪皆浸之說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取兌之講習而施敎亦若兌澤之不竭取坤之含弘而容保亦若坤德之无疆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二陽臨四陰出於陰陽之相感故曰咸臨咸感也正有守正有行正屯六二女子貞不字言守正而不行若臨之初陽欲上行以臨人與屯初

九之義同聖人皆以志行正發之見與蘄蘄自守者異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陽浸長與五正應其志得行故爲咸臨吉无不利但六五在二陰之間德雖知臨其命豈必皆當二體兌說嫌於一味順從矣不知二五本剛中而應有都俞吁咈焉孔疏所謂斟酌事宜有從有否者是也故曰未順命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柔而與初二兩陽同體故甘爲其所臨無相拒之意如甘節之甘玩辭曰甘臨無攸利見二陽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二陽之易事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四爲坤兌之交故曰至臨言其至于此而相臨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

也

卦主二爻剛長五與正應故爲知臨專重陽剛言緯書陽氣在內中和之德膺乎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是也初九志行正九二未順命至此陰居尊位以中合中咸臨之德得行於天下卽舜之用中於民而爲大知也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之爲言益也五巳應二上從而附益之故曰敦臨如復卦四與初應而五附益之亦曰敦復可見臨上六言志在內與否初六志在君同否初六本非應五臨上六本非應二此可以志論耳

觀䷓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盥而不薦鄭康成曰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其君以禮賓之惟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則弟子也康成之說必有所據觀四爻正愜此意京房易傳亦然蓋漢人原作此解非獨康成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人不見其迹也風行地上則所加者偃所觸者動夫人而見之矣先王俯就其民而教示之其象如此方與民屬坤省之觀之教之

屬巽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五陽剛中正惟近天子之光者得之初陰柔在下去五最遠如童子之觀不能遠見也此在下民不足爲咎在君子則大人在上而失利見之會何吝如之象曰小人道也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觀卦一爻勝于一爻所觀漸高所見漸別大氐

臨主二觀主五臨利遠而不利近觀利近而不利遠

觀以四陰而逼二陽聖人却謂二陽在上爲天下所仰翻作一段絕好境界其扶陽抑陰往往如此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初居陽象男童二居陰象女子二陰柔在內雖與五爲應而隔於三四猶在門內而闚門外湛先生曰小人童觀不足責矣以君子之人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覘覘朝美一班於形似之粗此女子之見耳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卦以五爲主故稱我生如生之謂性之生猶言動作也三居下之上而近於巽巽爲進退道觀道也陰爻主於觀五惟四得觀之道童觀闚觀失之矣三應於上而所處不當能觀五所作爲以審其進退故云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坤爲國互艮有光五君位有王象四承五有賓王象六三未决於進者六四有進之象矣六四之進乃觀國光而進九五陽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賢明在師傅之位國多賢聖有道之光象曰尚賓者明其國尊賢禮士可以進也又以明士不可自賤必有禮賓之道而後可進彖言盥而不薦者正指此爻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一卦之主天下之所尊仰彖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是也其任大責重當反身自省所舉動如何果能選於衆而得君子焉即相與延見而登用之此非獨爲朝廷之光其造福於生民也大矣何咎之有但言觀我生孔子恐人不明其意特釋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即指下四陰而言察民心之所共與者而進之民豈有不服者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京房易傳曰易稱觀其生觀上九爻辭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此方與一卦先後意協志未平者上當與九五同虛已盡下求人如不及如周公吐哺握髮無寧晷然若在尊位而偃然安意肆志置人才於度外此非獨有人禍天必災之子瞻曰蔽賢者無後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絕之是絕民也無後不亦宜乎與京房語合

噬嗑䷔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震剛離柔分居內外爲剛柔分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蔡邕石經作電雷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六爻皆言治獄者初爻子夏曰戒爲治者不可不禁其微是也周官掌囚下罪梏足械也械亦曰校罪之大者何之以校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互艮爲鼻六二以柔居柔何以能噬膚滅鼻以乘剛也乘剛有難處有得力處屯六二震六二難處也噬嗑六二得力處也
滅沒也滅趾者校遮沒其趾也噬肉而掩沒至鼻不可謂無如史言曹操佻易無威重歡笑至

以頭沒杯案中沒即此滅字意也荷校滅耳義
自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乾肉言其藏骨而不易嚙以諭獄情之難
究者遇毒諭人之不輸服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
光也

四五在離位故曰乾胏曰乾肉胏大骨連肉物
之至難噬者諭大獄之難服也卦之當噬全在

此爻噬乾胏而得金矢金取其剛矢取其直九
陽德本自剛直以剛克彊以直理枉有得金矢
之象然以剛遇剛易失之暴必利艱貞乃可得
吉以四爲離初才雖剛直明有未融故以艱貞
爲戒象以爲未光正以此也

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矢百爲束銅三十斤爲鈞金入矢以自明其直
入金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金矢於官故
曰禁訟小而獄大四得金矢蓋兼小大而理之
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是也
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即今之告紙
與贖銅也古今不相遠迂儒疑周禮爲新莽之
書不信其言則舜典金作贖刑者亦非歟

王肅解云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
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
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也偶與余舊說合
思之終是紆曲肅有易注十卷今不傳此獨見

於太平御覽耳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
當也

九四以陽爻爲金也而居陰位則隨陽所爲而
直六五以陽位爲金也而得陰爻則因陽爲主
而中故曰金矢曰黃金五成離之主剛位而柔
中能斷獄者也以其柔體故戒其貞固而危厲
乃得无咎離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此離之中
故得當彖言不當而爻言當猶漢獄失當得當

之云位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在一爻則居中用剛而貞厲故用獄則得當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六爻皆治獄者若以初上爲受刑之人則以滅趾爲无咎甚不通矣初治于未甚故无咎上在卦終而猶有怙終加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謂非爲人上者所致不可故曰凶
玩辭六爻皆卽本爻取象初九在下爲滅趾趾卽下之本象也上九在上爲滅耳耳卽上之本

象也六二以柔居柔在六爻爲至柔故曰膚膚在中爲鼻六三以柔居剛故曰腊肉肉之不中者爲毒所謂腊毒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乾胏骨在肉中爲胏卽剛在柔中也六五以柔居剛爲乾肉而不爲腊肉者三在下而小小物之乾爲腊也二三四五在頤中可以言噬初上在兩端但可言校耳

賁☲☶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内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小利有攸往陰進而反於陽也復歸於朴所謂至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最有味文明言離止言艮人

文燦然倘不止于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止敝有不可勝言者矣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禮以節文爲訓卽此意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獄以求情焉用文之故賁无敢折獄火在山上則不留獄火在山下无敢折獄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車乘正與四之白馬相應四互坎爲車初當上賁于四以四與三比遂甘心徒行弗屑與合其

理最正故曰義弗乘賁其趾壯于趾鼎顛趾屨
校滅趾皆以初象趾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須髮之須頂之有髮口之有須耳鼻之有毫
皆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非人力所爲乃
自然之文也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所謂柔
來而文剛者以成離之主而性炎上故爲賁其
須之象自三至上頤象二在頤下須象卦以文
剛爻實之曰此與上俱興者也王註得其位而

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
也
象旨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有坎水自潤
故曰濡如據而兩獲之象以三四剛柔相離離
艮相連又以兩卦相賁取象三與上位應而德
敵兩剛不相賁故舍上而親四疑於賁不以正
故以永貞戒之三與四相賁上九宜不能平三
能永貞則上終莫能陵我吉道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
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當賁變革之位文反於質有賁如皤如白馬
翰如之象四乘三之剛有馬象三爲互坎之盜
有寇象三既以陽求陰而又與四比則三匪寇
也乃四之婚媾也始雖懷疑終受九三之文何
尤焉當位未有疑者此獨曰疑以我雖當位而
初九九三以陽上賁疑皆可從然初既弗乘三
又相比與之爲婚始雖有疑終无尤悔也若是

初四相賁自是正應則何必言疑又何必言終
无尤耶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
有喜也
上于六爻最高丘象在卦外圜象束帛卷爲二
端五疋表屈折隱淪之意戔戔說文委積貌六
五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賁于丘園治束
帛聘賢者此婦人之文也東京賦聘丘園之耿
潔旅束帛之戔戔卽此凡六五聖人不輕以人

臣居之如王母帝乙歸妹類如此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艮篤實而光輝賁文盛之後返于篤實何咎之有孔疏所謂守志任眞得其本性者也

賁其趾如趨以釆齊行以肆夏自成文理不必以車爲飾也人之有須天然之文非待飾也賁如濡如言其賁在貌之悅澤如詩顏如渥丹之渥皤如言賁之皤然也須在趾上面在須上賁又在面上其象如此書皤皤良士班固詩皤皤

國老皆指鬚髮言六爻言賁不假飾皆天然之文故上九總以白賁括之所謂賁無色也孔子謂子貢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又謂子張曰質有餘者不受飾聖人之不貴文如此

剝䷖坤艮

剝取象曰宅曰牀曰廬曰輿以五陰列于兩旁一陽覆于其上如宅廬牀輿然專以卦畫取之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順而止之指五言今之剝象其變卽向之觀象也恨又去其一陽遂成剝耳惜之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遠於地者山之常也而曰附于地此山之變也如梁山崩之類也君子觀圯剝之象厚其基本使不至于剝宅斯安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以足滅斷句下同

剝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牀之象人以牀爲安牀以足爲安剝始自下故爲剝牀以足蔑陸氏以爲削蔑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鄭玄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伸則相遠也二俯則聯初仰則望五正辨之象然皆陰類而無應故曰无與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剝之无咎言當剝之時而无咎也三以失上下

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膚崔憬謂薦席也剝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
尊災切於君故曰切近災也若謂體膚之膚豈
止切近而已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
尤也
貫魚則以次及而无競進之意以宮人寵則率
羣陰均承上九之寵而无剝陽之意所謂順而

止也以在艮體故能爾
三力小僅能以身應上不免失其上下五尊位
其力大乃能率羣陰以聽于陽此无咎與无不
利所以分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
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衆木搖落一果獨留食之則斷絕其種故不曰
未食而特曰不食輿者在下而載上之物衆小
人順一君子之象也廬者在上而覆下之物一

君子庇衆小人之象也君子得輿則與小人俱
存小人剝廬則上无蓋庇小人亦无以自容矣
名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
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
家俗不以秦而變也陽非陰之所能盡剝故曰
碩果不食
玩辭剝不假言凶惟初患未深二居中正尚可
救正无能正之者夫然後凶蓋猶有責望之意
焉至三世事巳去上无援下无救德位俱无坐

而待斃自取之也尚誰咎哉四復言凶者凶之
成也五君也禍巳及身猶爲之謀其利者天下
之亂惟君爲能止之雖壞可與也小人所以能
爲禍者以其乘君子之器而巳使君子自治國
事居公卿之位小人皆以鱗次掌官府之役如
男治外女治内雖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
婦八十一御妻森然並列受寵于内亦何不利
之有无不利猶言无害非无往不利也天不能
无小人人不能无女子但處置得宜可以无禍

上九當剝之終吉凶未定天若佑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溫而天下皆得所載天不佑漢則爲王允之死于傕汜而小人亦相隨而亡斯二者天也此爻獨不言吉凶聖人之意深矣

復䷗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无疾卽臨卦剛浸而長之浸言陽生有漸而不遽也朋來者一陽生則諸陽以漸而生陽與陽爲朋陰豈其類耶

七日來復舊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

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

復其見天地之心乃孔子獨發妙義與至日閉關同旨蓋文王以一陽來復取義孔子旣以天行剛長釋之矣至雷在地中動極復靜寂然至无乃其本體故他卦言天地之情此獨曰天地之心其意明甚輔嗣解獨得之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

晁公武曰自剝至復入也自復至夬出也臨泰復之朋也爲內卦曰來反復與剝相反剝卦倒而成復故曰反復其道剝之初升爲上上降爲初一與六爻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兩句皆以剝言之不必泛指他卦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剝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

行也二卦對言道之興廢皆是天命然易之意
凡以爲君子謀耳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
不省方

冬至陰之復也夏至陽之復也故爲復則至於
寂然大靜先王則天地而行者也動復則靜行
復則止事復則无事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
也

楊敬仲曰意起爲過不繼爲復不繼者不再起
也是謂不遠復復於意不起之始也意起即覺
覺即泯然无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善
自神自明應酬交錯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
象森然意微起焉即過矣微過即覺覺即泯然
无際如初是謂不遠復

復必起于悔然有悔而不復者矣能不遠而復
无但悔而已斯元吉之道也秖如坎秖既平之
秖猶言但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讀如休休有容之休凡陰多忌陽六二柔順
中正見一陽之復其心休休焉樂與之比吉道
也仁指陽不遠復合下即是仁體顏子當之曾
子稱其虛而不校之學亦進於仁休復下仁
者也文中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三處震極將離內卦矣故有厲象而猶未離乎
內與初同體故有復象上下兩界之際頻失頻

復所謂日月至焉者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以在五陰中爲中行而下應初九故爲行
言其行于中道而獨復也蓋在羣陰之中憬然
獨覺不從外得故曰從道用修云金谷二十四
友有劉琨八關十六子有劉棲楚其中行獨復
者乎余謂二子未可言從道然亦能不困於鈎
黨者矣

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

中行三四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
之中也易之无與要如此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初爲復之主爻四與之應五去初遠又非其應
其下而從之也亦附於四而已敦者附益而加
厚之意與敦臨意同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翻曰坤冥爲迷陰柔而居坤體之上所謂先

迷也故爲迷復非迷而不復以其求復而失其
主本逾求而逾遠耳然曰十年終有可復之日
不然陽道在天地間當遂滅息矣豈理也哉
習學記剝者漸剝復者頓復也卦之反此爲彼
无不然者而莫盛於復方其衆陰類進幾於无
陽窮秋大冬摧折皆盡而孰知其復哉世謂復
特陽之萌芽此尤爲不知復者使其果待於萌
芽而漸長則何名於復故曰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又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
以明乎陽之頓復非萌芽而漸長所能當也本
諸人心其爲不善以消其善如剝之消陽者曰
漸可也及其一念捷疾克己復禮亦猶陽之頓
復也然則漸而迷者人之過也頓而復者人之
心也故剝者天地之過也復者天地之心也嗚
呼獨陽无陰豈獨聖人以義理尊之哉乃天地
之正性也此與舊解異

无妄☰☳ 震乾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有所望皆是妄无妄猶言无妄想也不期然而
然故曰无妄之災无妄之疾如云无心中得之
史記作无望可證
无妄元亨利貞言无妄无不正也其不正者如
人之有眚揑目生花原非實事若因有所動是

无妄之中自生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說
文目病生翳曰眚卽空華之喻
卦辭重正字九居初六居二正也六三不正故
有災九四可正故免於咎九五得中故疾而有
喜卦辭其匪正有眚則上九當之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物與斷句）
與猶言應也張清子注天雷而物應先王對時
而育物皆无妄也又胡旦演聖通論物物相與

以應雷行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剛主於內上應九四兩剛不相繫直心而
往此心之本體故曰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
富也
治田春曰耕秋曰穫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无妄
卦中獨不取應爲其有所繫也二之利有攸往
往與五應五之有喜喜與二應本皆中正而聖
人慮其有所繫着故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
攸往言无所營爲則飄然一身无適不可不然
方戀戀於田疇積倉之不暇何往之能利所以
深絶其妄種也陰虛不富聖人不欲其本虛而
實之故曰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
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或假設之辭凡易象多如此或繫之或得之皆
无與於邑人而災不免焉謂之无妄之災六三

處不中正以无妄致災以其有所繫也繫雖正
而亦妄得非眞得失則自失矣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德陰位本非正也以乾體乘二陰之上
而于震初无所繫不至匪正故有可貞之象可
貞亦未必貞也貞則免于咎矣此卽坤六三可
貞之義曰固有之所謂食舊德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
也

九五之疾以與二應也然五以中正居尊二亦以中正應之應而无害于應如太虛雲影自去自來豈足病哉若以此爲疾而攻治之是自生妄也淨名云彼自无瘠勿傷之也正此意慈湖先生不起意之說絕與此卦大旨相合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象言匪正有眚而爻以屬之上九蓋上九乾之窮匪乾之正乃天道極而必變之時

无妄之善有三剛也當位也无應也初九三者皆全最善矣九五九四有其二九五剛而中正九四剛而无應是其次也六二上九有其一六二中正上九剛實又其次也六三於三者咸无之而亦得爲无妄者下比中正之六二上比剛而无私之九四如人上有嚴師下有良友雖中材可進於善也

大畜䷙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輝光日新斷句

畜以貞靜爲主艮陽在上乾之三陽上進賴此畜養之故曰利貞既得賢而養不必家至而人食之天下自蒙其福故有不家食之象賢必能濟險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六爻俱取畜止之義彖傳象傳以蘊畜爲義又是一說大畜者將以用之也其曰尚賢養賢所

以畜之也乾剛之君子其氣岸峻絕翱翔千仞豈遽得縻而用之惟有尚之養之而已此畜之善道也

震之一剛居內而消陰則信矣艮之二柔居外則曷爲其畜陽也夫畜陽者陰也所以畜陽者非陰也艮之一陽也巽二陽而柔故爲小畜艮一陽而剛故爲大畜

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者也外卦能畜者也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

通不取止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之大者惟大正爲可中正同出而中在兩端適等混而未判之先是謂大正不涉對代故可以含萬有可以止至健多識者若无見于此而徒爲誦說之儒旣不見所畜則亦不知以是而畜其德迨年齒長而聰明衰舊聞消殞僂然與俗流无異亦可哀已所務得者外學所虧損者

眞理眞理虧則外學豈能獨存其所得者亦古人之糟魄而已不足貴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他卦相應則相援大畜以止健爲義則應乃其敵蓋健者欲進而止者不欲其進也故進則厲已而不進則利需曰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謂艮山之阻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初爲輹二爲輿輹處輿之下輹脫則輿不行以象二與初同體同德初止而二亦止也環溪曰輿脫輹一耳在小畜之三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曰无尤以其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曰作日

三居下卦之上有止極而通之象九三得位而初二從之三陽上進爲良馬逐久止驟行易于恣肆故以艱貞戒之輿指二衛指初九三與二陽同心日討國人軍實而爲行計也如是則不

失其馳安行執道利往也夫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大畜之畜陽者四五二爻而上九其助之者也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牿牛馬圈也所以防牛馬之逸者書曰牿牛馬是也爾雅豕子豬豶豮者豬子也

牙者畜豶豕之杙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今牙門之牙亦指門前横木而言古謂之行馬所以止行人也童牛豶豕是的對皆言其小也四五皆陰故象之皆艮體故有牿牙之象三陽馬也方其馳驟時有牛牿豕牙當其前自止而不進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音賀古荷字卽前何校滅耳之何魯靈光殿賦引此直作荷天衢以元亨可證莊子背負青

天而莫之夭閼亦此意也牿之牙之皆止而不進之意至上畜極而通恣其進而大用之更得以翱翔天路而不爲覊勒之所制蓋前之畜之者非故抑之也養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此之不畜者非故縱之也君子之才德巳就輿衛巳閑可无虞於覂駕也廣開賢路之道也

王伯厚曰大畜爲學賁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巳不以篤實爲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頤䷚震艮

趙汝棋曰卦外實而中虛頤象頤中有物貴於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體凶止之體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

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之聲爲言語山之養爲飲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陽在上下者象離陰在上下者象坎離爲龜頤與益象離故皆言龜也我指上九卦主而言朶頤者頤朶朶然下垂貌初自下覶上正指四五

上三爻言之四與初應欲因四以求養於上四
上同體故也初時浅位下不當養人之任爲靈
知自養之龜使身雖下伏而頤仰覩乎上之朶
頤蓋不无歆羡之意焉與上之餘潤而反失我
之可貴賤亦甚矣不足貴言有貴于巳者而自
喪之也九陽德故曰貴龜有靈德伏匿而噎善
潛而不志於養故篚篚皆爲龜形於上而大臣
以貪墨廢者曰簠簋不飾云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

類也
顛說文曰頂也謂上九卦由頤者丘指五言拂
說文過擊也經猶歷也二與五應五无養人之
德而位在焉二雖中正然震體妄動求頤於顛
至拂經於五而不顧知由頤之爲利而不顧凌
上之非義其求妄矣故征凶五與二皆陰爲同
類二歷五而養于上爲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
道大悖也

養正宜靜三居動極雖與上正應而舍五從上
自處悖道故曰貞凶卦二奇四偶其數十言在
頤之時不可用也无攸利言在頤之位无往而
利也初九以陽居陽未全悖道六二以陰居陰
不征則免於凶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亟動
於欲故曰道大悖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
之吉上施光也
自養于內莫如龜求養于外莫如虎艮虎象初

觀朶頤正指四而言逐逐四率初以求養于上
也如良馬逐亦指三陽言之一爻難以言逐顛
頤等耳二凶而四吉者上爲養主施於同體四
先被之于焉而有光故吉
三求食而得則曰悖道上施之而光則曰大有
慶見頤不在自養而在養人矧不自養而求養
于人卑卑不足論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
以從上也

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語一正一反如洪範用靜吉用動凶之例六五操養人之權但以陰柔居尊才不稱位二三躁動惟知上九之剛足以養之也羣然趨之欲趨乎上必拂經乎五而後達五能居正自守聽二三之從上而不動庶幾少安吉道也若不平而起爭之不惟不得凶且至焉如高貴鄉公是已大氐此卦與豫卦皆權不在君強臣擅國之象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

也

上居亢極羣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譖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

○此卦須認得上九爲主如豫之由豫此之由頤是一例初雖陽剛然所處卑下豈能養人凡說求養于初者皆謬也顛是顚頂正指上而言拂如摩拂之拂如引袖拂天星階前樹拂雲皆此意經逕也歷也丘謂六五艮山之半爲丘如陶辭崎嶇而經丘也二欲求養于上必拂摩經歷于五而後得然終非正應故曰征凶六三拂頤亦如此看六五之拂經則言五爲二三所拂所經也

黃成孫曰易上艮下震曰頤艮止而靜故艮之三皆吉震躁而動故震之三皆凶非夫艮吉而震凶也凡頤之道吉于靜而凶于動也今夫外徇者内喪故頤之剝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逐夫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于丘頤以其

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弗能爲也故其貞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瞑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睹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也故其噬嗑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

動而上止者惟頤焉爾是其所以爲頤者震也震不自動繫於艮而後動焉艮不止之於其上則震雖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爲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

大過☱☴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學齋云大過本末弱也本末二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爲末大過巽下兌上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

棟撓矣而利有攸往蓋既撓必修治不往安得亨故曰利有攸往乃亨歐陽永叔曰大過者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无悶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木在水中必毀惟楊可生故取枯楊之象二近初六五近上六又木在水邊之象九二比初六主二而言爲老夫得女妻二高于初故二爲老而初爲女上高于五故上爲老而五爲士各就

所比之爻自爲老少

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注曰發孚也秀如苗而不秀之秀禾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柳線也孚如中孚之孚毛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鳥卵形而小故曰發孚本義云根非是柳之發榮在末不在根唐詩解凍風來末上青其證也況初爻爲本可象根二非根明矣

九二棟撓凶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支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以棟撓屬之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傾故三曰棟撓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曰棟隆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三有應在上而曰不可有輔九四有應在下而曰不撓乎下凡卦皆上下相應惟大過以所比爲親初與二比而爲老夫女妻五與上比而

爲老婦士夫皆過以相與則三與四亦當相與乃合大過之義今二爻皆剛无相與之情故三謂之无輔輔以比言指四也四謂之不撓乎下下者三也子夏傳非應稱他三與四比三撓亦爲四羞故曰有他吝與比有他吉同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居陰之窮爲老婦陽下陰上雖配合之常可以无咎但生稊則生意猶續生華則生意盡矣何譽之有

玩辭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初本也又巽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木已過而復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又兌之主爻爲剛鹵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木之所宜木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決理无久生已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二陰事陽過恭吳幼清曰初柔居下得所

故仰承者謹而又謹上柔居高不安故下行者卑而又卑如行過涉水愈趨於下而沒其頂也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議其非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漢趙温曰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其說又異

陽非難也而難於過陰今夫五陽在下爲夬有決裂孚號之厲以其志在勝陰也在初爲姤有

女壯勿取之戒以其志在畏陰也若夫四陽居内上不能乗下不能消自以爲盛矣然處偏重之勢本末皆弱徒自固于中而不知其橈折乎外也故陽爲陰邪者養而陰不足以邪陽也則失其所以養而滅此澤所以滅木而二與五所以皆爲枯楊也君子知陰之乗巳陽之无用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不以剛爲過而非過于剛者不能然後知大過之象矣

坎☵☵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八純卦獨坎加一習字何也郭京舉正謂習坎上脱一坎字是也卦以二字名者如大畜无妄中孚歸妹序卦雜卦皆悉舉之未嘗言習坎也其脱誤无疑蕭漢中謂坎體一陽居中爲最正故獨曰習坎其言鑿矣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以陽陷陰中而名内外二卦俱陷故曰習坎陽實曰有孚陽明在中心之象處坎中不亨矣維心則亨不爲所陷也行而上往則能出險止而不行則終于坎矣坎以能出爲功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歐陽永叔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没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无不可爲也

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窞說文坎中小坎也初處重險之下陰柔无以自拔故曰凶失道凶者猶言得道則猶可免蓋處坎之時往則有功不能往而入于坎中巳失其道難以盡委于時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其求出險也以剛中僅可以小濟不至如初之

陷于深險而巳未能出于險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坎言上下皆坎坎而又坎故言坎坎所謂進退維谷也與伐檀語不同險鄭康成本作檢今誤作險檢如桎梏之謂三欲進而四則檢而不可前欲就乎二則枕而不獲安又下之而初則亦入于坎窞而巳言无一而可也坎窞是最下處三巳在上豈可復言坎窞正指初而言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簋貳斷句

子瞻曰樽酒簋貳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一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饋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象旨四偶畫虛而通明有牖象四五相締不由戶而由牖非正應也六子本卦重者爻不相應義取近比而巳坎四柔近比五剛故曰剛柔際

九五坎不盈祇旣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祇如亦祇以異之祇適也言適于平而巳即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莊子平者水停之盛也又曰水靜則明燭須眉平中準

子瞻曰九五可謂大矣在坎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所以納四也夫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旣平也象傳中釋坎未大釋不盈言九五剛中處險之用耳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

失道凶三歲也

上爻巳在險外然柔暗而居險極在上而乘五剛乃自投於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者

象旨坎上變巽爲繩三股曰徽兩股曰纆上不附五故繫用徽纆也坎爲叢棘言叢棘則在地上非坎窞矣此坎之終也置叢棘者衆議於九棘之下三歲者取義卦之三畫上六陰居險極所恃險而巳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九家易曰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

舍三歲不得則司圜所謂不能改而出圜土者
殺矣故凶
此卦二陽爻皆剛中然二不如五者五中且正
又將出險也三與初上皆不中不正不能出險
三獨不言凶而曰勿用者蓋初上皆无位三居
下卦之上少有才力欲求出險終无成功故曰
勿用初上象云失道此爻止言无功亦可知矣
離☲☲ 離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
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
牝牛吉也
牛順獸牝牛順而又順者也兩陰皆中爲牝牛
四陽焚之爲畜牝牛當離之世必天下心悅誠
服帖然柔順然後爲化成故曰畜牝牛吉九四
突如其來與上六匪其醜正與牝牛相反蓋強
梗弗友不附麗於文明之化者也一則焚滅之
一則征而獲之張皇六師固盛世所不廢也

火麗而焚月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殞墜薄
蝕矣人見其明而不知其麗也百穀草木種之
則生揠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
象之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目能視耳
能聽手能持足能履趨利避害了然於中所謂
明也其爲君也紀綱號令生殺予奪曉然於外
亦所謂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无形也人君未
有不用其明者其卒至於蔽蒙昏塞而不足以
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其明之所麗也聖人以

天地爲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爲明之麗
此微言篤論也知其正而後重明麗焉於是照
乎四方堯舜禹湯之道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繼明只作緝熙解抄不必以繼體之君言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未動時未有參錯一舉足之初便參差不齊
故曰履錯然初居離始未有所麗一昧所從其
咎大矣惟於將進之始知所敬愼庶幾可免初

承二而應四二可麗也四不可麗也敬之不過
決擇於此二者而已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敬仲曰黃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蔡伯靜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
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
常而已不樂則哀皆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

莊生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日夜相代乎前而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
于靈臺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无隙
而與物爲春非明者不能若昧者悅生惡死之
心勝當其日暮不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逝而爲
鼓缶之歌則歎老嗟貧朝不保夕而爲大耋之
嗟此其憂樂不同昧于適來適去之道則一也
蓋人本无憂樂一役于形非憂卽樂非樂卽憂
昧昧焉不知所適亦可悲已所謂老將至而耋
及之何可久也
缶古之土音史記相如請秦王擊缶是也淮南
子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亦一證不可以李斯
之言直以爲秦聲也又風俗通云缶者瓦器所
以節歌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
如无所容也
均爲離之初初以敬慎免咎四以剛燥取棄何
也初乃火之始其勢未盛能以其明而避咎四

則兩離相繼勢焰如焚不可嚮邇故有突如焚
如之象至取死取棄而不能自已此不得火之
明而得火之烈者也亦異于牝牛之吉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
也
出涕戚嗟以離明之主洞燭民隱惻然有恫瘝
乃身之意不必以諒闇之禮言觀象曰離王公
也正言麗王公之位自當憂王公之憂不容視
民瘼如不相干耳解者謂迫于上下二陽而憂

懼亦非也二陽乃五之所麗以爲明者何近之嫌耶

五爲繼明之大人如舜以重華在帝位乃文明之盛際也然近而有四凶互相鼓煽所謂突如其來者也舜則流放竄殛之俾无所容而後巳遠而三苗負固不服所謂非我族類者也舜則命禹征之俾分北而去如此則一无梗化之人而順治乃成所謂畜牝牛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首者上窮之象離折其首則變而爲豐宜照天下所以爲可嘉

易筌卷二終

易筌卷三

咸☱☶兌艮

咸卦六爻皆應所以爲咸然諸爻不俟正應而取於近比故雜卦云咸速也

卦以感爲義爻以靜爲善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上剛下以兌柔艮剛言荀子云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是也咸雖訓感而有皆意男女交相感故亨

動而悅則爲隨隨以善隨友道也善無常師故動止而悅則爲咸咸以情感婦道也終身不改故止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人心寂而能感者虛故也以私實之則先入者

爲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皆捍之而不受
矣故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
少者故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脢曰輔頰
舌四體百骸從拇而上自舌而下無不感者蓋
艮止則感之專兌悅則應之至此以男女之至
情而立象也蔡中郎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
艮兌感其股腓最爲得之

初六體艮艮爲指在下體之下而動則爲拇故
曰咸其拇外指所應之九四而言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說文脛腨也下體股足之間二象也艮爲止
體居則吉往則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居二上猶股居腓上隨謂二隨三猶腓隨股
也艮六二言腓兼言隨皆指本爻咸九三言隨
則指六二蓋腓隨股者也初應四二應五皆以
柔應剛尚欲其止而不動九三陽剛爲艮主爻
當以靜自持若往而從上失艮止之體又失爲
主之道難免於吝矣
初應四五比上二三亦取其比庶與象傳所執
下也志末也相合二得位居中然往而應五未
免失艮止之體故凶居而承比于三乃爲順而
不害三剛而得位本欲感上以居艮極止而不
前二隨于巳志在所隨故執其隨下比二也若

遂感上則非止體故曰往吝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
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六爻之中四爲心位此獨不言咸其心蓋不獨
心無其心抑亦感而無感虛之至也王純甫曰
莊子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惟道集虛心齋者虛也其曰心止於符符者
合也即朋從爾思之意其曰心齋即貞吉悔亡
虛以受人之意卦以二體感應爲義四正居二

體交感之位就人身取象乃心也故爲感應之主而爻因極言感通之妙貞卽卦辭利貞之貞止而說虛以受人之意皆在其中心之本體原來如是能如是斯盡感應之正道故不但吉且悔亡而憧憧往來之朋亦相率而從爾矣朋指四之上下二陽而言蓋陽感陰者也然三應上而又比二五應二而又比上未免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相感悅不盡感通之道象所謂未光大也遇四之貞惘然自失故相率而從之矣思卽思不出位之思

凡物感而不以正則害貞則感且無之何有於害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也若三應上而又比二五應二而又比上憧憧往來所謂攀緣心也以彼未能忘懷息照任夫自然乃至此惟相從於同歸一致之源所謂反一無跡而真光大者從此出矣九四不惟不取象於心也上下五爻皆有咸字四獨不言咸而直言貞蓋至此并感亦乘之矣艮之六爻近取諸身獨上九不然并一艮字亦不言及與此正同聖經之妙於文如此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李鼎祚解末謂上也四感於初三隨於二五比於上咸其脢志末者志感於上也他卦本末皆以初上爻言可見

脢與頰舌最爲比近脢不能言必賴口以宣之故曰志末陸佃云脢在口下心上卽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旁注云脢居喉中動而迎飲食以嚥有他思則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上艮五皆以輔爲象聖人恐其無別也咸曰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序見其靜也滕古作騰卽傳播之義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訓誥誓命皆是所謂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則不可耳故爻中不言吉凶

恒䷟巽震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取少男少女結婚之義故男下于女彖曰取女恒取長男長女居室之義故婦承乎夫彖曰利貞

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風雷相與其情通也巽而動剛柔相應循理而行内外應之其事順也有是三者乃爲可久之道

人知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不知其所以久照久成久道處觀其所恒一所字當玩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雷動則風發未嘗相離故曰恒若言交功其勢則爲益矣巽而動不可作順動順動則爲豫矣非恒也巽入而在内震出而在外各居其所謂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與四俱有非所恒而恒之意恒不于其道者也恒不于道而復固執之安得不凶浚如浚井之浚深入之義世有一等人遇事即以深刻求之且執而自是牢不可破世亦或有稱之者然往往無後則刻深之禍大矣以彼自傷其生機而天亦不生之也其凶可知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剛而不正當有悔以其中也故悔亡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九二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陰性刻深故初取巽之入陽性剛决故三取巽之躁三以剛而當兩剛之間既不能安處于巽又不能仰承乎震進退皆無所容故吝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震動馳騁之事九四視初上九而下沈何

以獲禽師六五曰有禽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
實故曰有禽恒四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
故曰无禽非其位者田獵非可久之事伊訓所
謂恒於遊畋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二五皆久于中者也二悔亡而五凶何也居下
當固守而居上當專制始當堅守而極當變通
位與時自不同也易于恒而發此義以見久于

其道乃爲恒非執一不通之謂猶中庸本言常
道必時中而後爲君子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王註夫靜爲躁君安爲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
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
爲恒無施而得
振振作之意明作與安靜相需爲用一意振作
以爲常雖以求明作之功而騷擾太甚反至無
補故曰大無功也深入者刻振作者擾擾止無
功刻必有禍況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乎象
加始字上字甚明
王純甫云恒以剛柔相應得成卦之義而應有
善否則於爻見之初四正應也然初巽善入四
震善動彼始入而求深此好動而上進故初浚
恒而四无禽乃夫妻之不相得者也二五正應
也然二剛而五柔剛中可以濟夫柔中止於從
婦故二悔亡而五夫子凶乃夫妻之易其道者
也三上正應也然三以剛居剛爲悍戾之婦上

以柔居剛而又震極爲躁動之夫故三羞而上
凶乃夫妻之反目者也卦體本善而爻顧如此
皆變之所爲也
遯 ䷠ 艮乾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
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一陰在內古人已畏之故其象爲柔遇剛況二

陰乎故其象爲剛遯柔當是之時非遯不亨何
者是時陰猶未盛五位而二應方能從容引退
見幾而作君子所以與時行也使其遲疑繫吝
猶冀萬一則君臣義定坐受消殞雖欲全身而
退尚可得哉故九四好遯九五嘉遯皆不顧其
媾而遠去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謂君子遇小
人常當體遯之義也且君子之於小人也豈欲
近而與之鬬哉惟欲遠而與之遯爾辭令之交
畢而不覩笑貌之接順而不同權勢之爭遜而

不利言論之辨和而不黨所謂不惡而嚴也皆
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
災也

初與二非遯者驅陽以遯者也往而追陽聖人
所惡故戒以勿往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
固志也

執與係相應執如詩執之維之之執望其留賢
也剝卦陰剝陽矣而取宮人之寵以順上遯卦
陰驅陽矣而取黃牛之革以留賢易之扶陽抑
陰每如此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繫遯之厲有疾
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爲二陰所拘繫而不得脫將爲陰柔所薄
而元氣危矣但如人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
陰止于內而不往乃吉道也

陰陽不和爲疾臣妾指二陰爻傳曰男爲人臣

女爲人妾九三牽係而不能速遯以有疾則厲
以畜臣妾則吉蓋疾以纏緜爲困臣妾以係戀
爲恩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四剛而不正遠小人以情九五剛而中正遠
小人以禮此好遯嘉遯之別也二固五之志五
則曰正其志不爲二之所留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與二陰無繫無應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四陽中三繫於陰四五應乎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蓋亡無不利矣
玩辭下三爻艮也艮主于止故爲不往爲固志爲繫遯上三爻乾也乾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在下位而不往梛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也當遯而猶繫者大夫種

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與兩生也

大壯三三 乾震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柔不能壯剛則壯剛而不動亦無以見其壯故剛以止爲大畜剛以動爲大壯

六爻以不用其壯者爲貞以用其壯者爲匪貞故雜卦傳曰大壯則止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介夫曰造物以雷在天上爲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爲大壯横渠先生曰克巳復禮壯孰甚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在下而壯于進故凶以上無正應不若退處于下猶有九二同德之孚也然此不得巳而然非其本心故曰其孚窮也

四曰尚往初曰征凶不但以爻位之陰陽初本潛而勿用又在四陽之下去陰尚遠未審于事理而遽動故凶四逼近陰洞見陰之可去不用其壯則陰終不退故曰尚往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壯而得中所謂利貞爻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意實相類但各叶韻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罔即古網字小人以血氣爲壯者也非大壯也若君子不量時勢悻悻然必欲以一網盡之亦與小人何異象傳又是一意言小人之壯由君子无以調和馴伏之而遑于一擊故披猖至此如陳蕃竇武之流至于兩敗而俱傷亦可悲矣孔子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責備君子之辭減一用字增一也字意已躍然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九四震動而又不正豈能無悔然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戒之曰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不拒其來如藩籬剖破而無俟于觸故曰藩決不羸輹車下橫木坤爲大輿大輿指五輹指四四在五下而承五如輹之輔輿也輹壯則力足以承車壯于大輿之輹言陽之才

力視輹爲尤壯也他爻言壯而不言大九四爲大壯成卦之主爻故以大言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易是平地視罔與藩正相反四陽上進而五以柔中當之羊無所用其觸故曰喪羊于易旅卦喪牛于易亦是平地與巢對言位不當也在他卦爲不宜在大壯若以陽居陽則凶禍立至故九二九四皆曰貞吉蓋不以當位爲正而以剛柔相濟爲正輔嗣云世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三四五互兌故取羊象上六之羊即指三爻上乃其藩也上六有應于三不能抑之而使退懼剛之長又不能遂之而使進遲疑不决何所利邪惟能艱難自處庶可免咎耳

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

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嬴其角二者皆不計
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罔之矣方
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
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嬴角而藩不壞者也故
无攸利均之爲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
玩辭上居動極質陰暗而好動不能詳審者也
是以進退失據如此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
知其難無不詳審者故曰艱則吉上居動極有
不詳之象動極則止有克艱之象

晉䷢ 坤離

卦以柔進得名故卦內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
於剛也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
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晉之爲晉六三當
之五爲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以畏伏如鼠爲
正上以剛居外不得不伐以正之六爻之情如
此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
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康侯考工記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
康侯即寧侯也馬蕃庶互坎馬美脊也坤爲衆
故蕃庶下與上曰錫與禹錫玄圭之錫同離日
在上故晝日三陰在下故三接三接者覲禮廷
升一也致亨升致命二也亨升上勞之升成拜
三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爲君順爲臣君子之於此也不希其合不賴

其榮而反以爲自昭明德之象強曰自強昭曰
自昭知有所緣飾於形跡借資於耳目者非本
體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
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之罔孚者與二比而初二皆陰虛與四應四
離火上炎不與下應且晉卦有進而無退故也
然而吉且无咎者貞與裕也蓋弗獲於上惟守
貞則吉不信乎朋友惟寛裕則无咎初方在下

未有官守言責乃如此故曰未受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
茲介福以中正也
仕進之日無識者或志得意滿以取敗初二皆
柔體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斂而如愁故吉二如
字乃其象如此非眞有摧之愁之者也如注家
所言幾於癡人說夢矣吳幼淸曰六三之陰在
二上猶母也九四之陽尊於三猶父六五之陰
又尊於父猶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進而在上晉道已成衆志皆信與罔孚者異
矣此正柔進而上行麗乎大明者故曰志上行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卽詩所稱碩鼠也說文五技之說似于此
无取四剛而在下以畏伏如鼠爲正言剛而行
之以柔也漢書生男如虎猶恐其鼠亦剛柔之
喻九四離體已出地上又以剛居柔下不阻三
陰之進上不蔽六五之明其畏愼如鼫鼠然故
象傳止以位不當解之無貶辭也蓋下三爻皆
偶畫不礙於進四以一陽橫亘於前聖人設爲
之戒如此如注家者言是肘腋之地今貪冐竊
位者據乎其間豈大明之世所宜有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
往有慶也
往指下三爻言六五爲離明之主諸爻皆進而
上行以相附麗何悔之有四爻來麗爲得上在
卦外爲失五大明中天無所不容無復屑屑然

得失之恤仕進者往而從之吉無不利君臣相
遇文明之化成慶之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
伐邑道未光也
楊中立先生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
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
以照天下無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明夷䷣離坤
明夷利艱貞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大難關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象獨取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爲經緯皆演於商之世

曾子固曰箕子諫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微子比干者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壯非可用也用壯則羸故乾之用九以無首明非可用也用明則察故明夷以用晦而明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爻如二老居海濱以待天下之清之事離有飛鳥之象王注初處卦始最遠於難而明能遠遯絕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明夷于飛懷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尚義而行故曰君子于行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初爲足二居足上股也二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之象也此爻文王自謂用拯馬壯如散宜生以美女獻紂而得釋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分明指武王之事大氐離明在下欲以拯闇初二欲拯之而不得乃至於此說者謂繫易之時何從豫知之鄙意此世運一大變作易者不知何貴於易陳敬仲能卜九世之事況文王耶孔子刪書而終秦誓亦知繼周者必爲秦故也

南狩者九三自離狩坤方其未狩猶爲明夷離
旣升坤則離在坤上非南而何詩曰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南狩之謂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
左腹獲心意也
凡稱先左後右畫卦先下後上坤爲腹自離入
坤有入左腹之象呂仲木蔡介夫謂醫書心在
左腹恐未然此爻似指微子微子肺腑至親得
紂傷善之心遂去而避之故曰入于左腹獲明

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
也
箕子蜀才作其子其子卽箕子也不敢顯稱箕
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孔子逆知文王之
意乃於彖傳顯言其爲箕子後人因彖傳稱箕
子遂於爻辭倂加竹作箕此說似矣不知古篆
箕原作其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

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明夷五爻皆晦其明以遠害是明而晦也上六
處坤之終陰之極是不明而晦也明而晦者始
雖晦而終必明不明而晦者始雖明而終必晦
順則失則二則字相應六二受人之傷者以其
順則故自全其明而免禍上六傷人之明者以
其失則故至於墜命而喪邦
明夷晉之倒卦也明出地上故曰初登于天明
入地中故曰後入于地明入地中與天在山中

皆假象以明理非眞日入地中也丘長春有辨
甚詳明可看鹽鐵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
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
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疑爲易緯之言
用修云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
可知矣明夷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
之卦我心不快困於陳蔡之閒乎終以譽命得
於桑落之下乎
家人䷤ 嚮 巽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以離巽成卦故彖獨言利女貞又馬融論家人女爲奥主長女中女各得其正稱女貞

趙汝楳曰或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媟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

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夫一婦夫女正非自正也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欺於家故非有物與有恒不可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剛正有正家之本體離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未變而豫防之王註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貞卽利女貞之貞所謂女正位乎內也六二中而且正故以彖辭特屬之

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也漸六四曰順以

巽事君之道也家人六二曰順以巽事夫之道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以嗃嗃爲未失而嘻嘻爲失節蓋欲乘其未失而戒之嗃嗃依劉向作熇熇與詩熇熇同離體之象嘻嘻王回疑九三重剛無嘻笑理如禮嘻其甚矣之嘻謂爲歎意獨得卦情矣九三之剛使家人熇熇雖厲而吉又甚焉使婦子不能容而

嘆斯不免於吝矣爻居上下之際亦具二義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有富家象蓋乘承應皆陽實巳居其間而奄有之故曰富家孔子恐人以財爲富故釋之曰順在位也順在位卽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也以此爲富如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卽此義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卽奏假無言之假九五以離明居巽位聰明

仁愛深入人心所以能感假家人以及於天下如文王以太姒爲妃王季爲父太任爲母武王爲子邑姜爲婦有不交相愛者乎孔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所謂勿恤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王注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于寡妻以著于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惟信與威身得威信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之於人也

睽☲☱離兌

睽小事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乃家人之倒體家人六二之柔居下倒轉爲睽則六二進爲六五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九二

之剛則睽者合矣然止于小事吉者楊氏以爲有三不幸焉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
象旨華亦二女同居而大亨革以九居五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背反焉所以僅小事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卦名睽而爻則欲合睽則悔合則悔亡四互坎
爲馬楊氏云初動而下四動而上合我而去有
喪馬之象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
是以悔亡九四之火値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
水値九四之火則涸彼爂而我涸有惡人之象
初九能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蓋
睽離之時兩窮相遇終以類合耳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謂五巷說文里中道也離中虛爲巷有絀其

剛迁其身而從於君之象二五皆不當位卦由
此成睽然睽未有不求其黨者注家謂之出門
同趣不期而會是也蓋二本五之所求正象傳
所謂得中而應乎剛者得其正應又何咎耶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輿所以載牛所以行也三欲應上而心疑目眩
若見其輿在後而爲二所曳牛在前而爲四所
掣仰受傷於上而其人天且劓若此者以三柔
居剛位已本不正而承乘應又皆不正之陽是
以邪見之羣起也人心懷疑意見橫生皆非實
事然睽極則合疑甚則解故曰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
行也

初以四爲惡人四以初爲元夫初四皆无應而
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處
无所安比非吾與以氣類相求故曰遇初陽德
故曰元夫未遇之時失位而孤立不免於厲遇

則彼得所依此得所助是以交孚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
慶也

離兌同出於坤曰宗二依五以爲主尊之也下
當以分嚴上也五親二以爲宗親之也上當以
情親下也同心相倚之機其合也猶噬膚之易
然必君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當先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
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

也

三上兩見字皆疑心爲之妄見也見六三牽輿之牛妄以爲負塗之豕見六三截人之輿妄以爲載鬼之車疑情所結怪妄橫生非實事也有疑則諸境現前疑亡則諸妄消殞

蹇☵☶ 坎艮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劉子新論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西南則可以出蹇東北則入蹇益深矣初不取義於坤也只反字來字意思拗轉回來便可出脫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也

吃於言者曰蹇跛於行者曰蹇非不能行不能言也捷於口則期期躁於進則傴仆徐行緩語雖難而亦通君子之處蹇亦然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來則與二比二多譽故初因之宜待者非取其不往不妄往也不妄往者有待而往待四之連三也蹇六爻無不同心共濟者蓋中流而遇風波胡越可使相救所以不終于蹇而爲時用之大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

也

蹇蹇者蹇其時之蹇也二已離下而上與五相應所謂王臣也然遇時之蹇不得不以蹇處之止而不行非以其身之故而避難也蓋當蹇而蹇以待時耳故曰終无尤也如此說方與艮體相合時說皆失之且於匪躬之故終无尤也說不去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諸爻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

非應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蹇故爻言
來反而傳以內喜什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
四而來連者比三也故言當位實在上而來碩
者應三也故言志在內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如孟子連諸侯之連六四陰虛無應豈能濟
蹇幸有九三陽剛之才得衆而爲主於內庶乎
以虛附實可以有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一身一家之蹇其蹇小天下之蹇其蹇大九五
以陽剛中正之德立乎險中而來譽來反來連
來碩之朋羣然而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濟朋
來之來與諸爻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朋來之
來自下趨五也中節者前此當艮之時尚當有
待此則善類協心可以有爲若失此機會又難
著力矣曰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
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四與上皆賴三以爲援以其爲內體艮之主爻
在下二陰皆倚以爲重也實與貴皆指陽言六
四以九三爲實以九居三非當位實乎六四則
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爲貴以九居五非貴乎
上六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
也故加實字以別之
六爻之中上獨言吉者蹇極則變而爲解也即
卦之所謂貞吉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本無
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本無來特以不往爲來

耳凡往皆坎凡來皆艮
山下出泉其卦蒙山上有水其卦蹇蒙者德之
穉蹇者德之壯也雲在雷上其卦屯雷在雨上
其卦解屯者難之生解者難之平也故蒙爲險
而止蹇爲見險而能止屯爲動乎險中解爲動
而免乎險故屯蒙其始蹇解其終也屯之九五
爲屯其膏雖有位而德不足蹇之九五爲大蹇
朋來不以其位而德有餘然則屯以經綸而蹇
以修德者屯之初九與其類往而蹇之九五受

其類而爲之節故也夫其蹇也修德攻闕以反於巳及其解也赦過宥罪以恕乎人君子之道可知矣

解☳☵ 震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九二卽蹇九五向往而在上今則來而在下是爲來復九四卽蹇九三向艮止不動今則進而在四變爲震體是爲有攸往夙蹇難解散之時若無所往則以來復而安靜爲吉若尚有當解之事則以早往早復爲吉一說無所往者要解之成有攸往夙吉者原解之始似亦妥當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但言无咎而无其辭蓋卽爻位見之象傳曰剛柔之際甚明

五四二爻君相之位也初三上小人之致難者三狐也九二剛中而應五之所仗以解難者也君子於小人可化則化之不可化斯除之初六本有咎居下則惡未深承二則化易從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相比故言際六三不中不正居二之上不可化者也爻辭直言其惡而巳九四雖陽而應初不得其位而應不以正者也初雖四拇二爲四朋邪正不兩立必拇解斯朋至

而可信矣上六居解之終衆惡巳去而獨在五上乃悖而不解者有隼居高墉之象公九二也二以黃矢射而獲之則難无不解故曰无不利象所謂有攸往夙吉者也二之解先初次三而後及上待時而動故出而有獲繫辭傳曰弓矢者器也二之黃矢蓋所藏之器歟

狐以言其媚惑負且乘以言其僭竊拇以言其附麗隼以言其鷙害聖人于小人之情狀無不洞見如照妖鏡然雖以除惡之權付之大臣然

以五之尊爲解之主惟一意解散蕩滌與之氷消霧釋共偕於大道而已此其爲誠所以信於小人而卒令枉者直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獲三狐者以其得黃矢也語偶倒耳中道解黃矢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有仰荷之義即承也三無正應宜承上之四以求解乃慢而不能承四欲據二而乘之以其爲坎之輪也暴亦甚矣故傳曰上慢而下暴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最下止指初言觀咸初爻取拇象自見四與二同功皆陽爻故以二爲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二之五互巽巽爲繩直繩結則曲解則直繩直維有解之象二之五則下坎變坤坤順而坎遯矣小人退之象在小人惟有結在君子維有解維有解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處之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一解卦也九四一音六五一音上六又一音經旨決不如此通作古買切爲是

損☶☱ 艮兌

趙汝楳曰損下益上卦之義也上卦得益則四

有喜五元吉上吉利往也下卦當損而初酌損二弗損所損者三而已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文王示人損所當損故舉二簋用享以見例言不可槩損也孔子復舉三時字以明之見有時

而不然也其意了然且解有孚以上五句只加一而字義理益明解曷之用二句却用四語悠揚不已意味深長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忿起象山當懲其勢欲流象澤當窒其源楊子雲云山殺勢澤增高是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與四應四有疾初往救之已事者已疾之事

也已人之疾不速則緩不及事而有咎遄往則可免四言損其疾使遄有喜正與此應初在下而剛不中故可損之損之過則亦不平故當酌損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損下益上之任者三也初與二皆不當損初九以剛居剛尚曰酌損之况九二以剛居柔者乎故貞則利征則凶何也以弗損乃所以益之也卦以損下益上爲義爻以陰虛爲損陽實爲弗損卦以二體言爻以一畫言

五受益而非得之自二也上益五而非出之自我也故皆曰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人位故以人取象下卦乾體三陽本同行也損一爻以益上是損一人也一人既行則六來居三得其友也兌爲朋友故取友象下乾上

坤陰陽皆應何待三上二爻相易而後爲兩相與哉蓋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于不相交者今一陽既行而之上一陰又來而之下其相交之象益明而初與四二與五不待言矣故孔子以天地絪緼男女搆精釋之絪緼者氣之交也搆精者形之交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

吉自上祐也
或之爲言非所當益而益之謂五爲得益之君
而損三非以益五也上不敢當推以益五是爲
或益之
損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
益損四以益初者也而二受其益故曰自外來
上祐乃上爻之上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
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象辭全屬上九以上爲卦之主爻也三亦成卦
之主不以屬之者主陽而言也三以得交於上
爲得友上以得益於五爲得臣大得志者九三
來於上卦非徒也方在下位欲益五而不能今
位乎上則益君之志可以大得矣
初當益上之時而六四虗巳以待其益但以剛
居剛正而稍過故又當酌損之六五上承上九
剛柔相濟爲益甚大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曰
或者非正應也四五二爻陰虛故皆受下之益

上九以陽剛當損極變而爲益然但以三益五
非損巳之有也故曰弗損益之
得臣无家者上九過能受益之君爲得其所臣
盡推所有以益之不復自有其家也指三爲臣
者非

益䷩ 巽震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

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
偕行
損下益上民固悅從不若益下之悅无疆由下
上行固以其道不若下下之道大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學齋云雷震位風巽位先震後巽方位之序順
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風雷益是
先巽後震此爲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
耳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既變坤而爲震自當大有所作爲不復以坤厚從事僅僅代終而已初得四之信任以成大功是受上之益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九五用六二以享帝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初大役二大禮三大災四大遷皆國重

事故曰益以興利
六二卽損之六五反而居下故其辭同二居下比初受初之益猶損六五受上之益也故皆曰或益之非正應也初實從九四而來故曰自外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二有外來之益故曰或益之三守固有之益故曰益之凶事凶荒之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是其事也古者凶年民饑上之人必從而益之乃其固然何咎之有况凶事講于平時仁愛孚于上下六三酌其中以予民逮其卒事用圭以告于公如汲黯發倉粟賑河内還報武帝之類蓋此委積皆他年取之于民乃下所固有還以予之耳細讀周禮見荒政之精密絶非後世所可及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在一卦中爲中故皆言中行六四近臣遷

國重事與賑荒者不同必告之公上得從而後行之如周公營洛以圖及獻卜之意告而卽從者以遷國益民乃上之志正所欲聞也
六三告公在用凶事之後用而後告也六四告公在遷國之先從而後遷也
初九動于下卦爲益之主故在下而作大事勞民動衆非盡善盡美不可六二以中正而受衆益故可用享帝此吉禮之最盛者也三多凶故以凶事屬之有孚與九五有孚相應二應四比

其有孚不待說三非應非比故特言之人臣未
有不信於君而能舉事者也六四自損以益下
與初互遷而成益故利用爲依遷國迹似損民
而志在益下也古者遷國必有所依左氏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是也四體坤巽其遷初必依于
二故二之益曰自外來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
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三四皆言告公九五乃言勿問正與相應象傳

加之矣二字言問則猶有未孚者此以見三四
乃盡事上之禮非九五吝于施惠必待請問而
後得行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
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象旨上處巽之成進退無常當益之極益終當
變不能益三非四五之志故擊之者至三四五
互艮艮手有擊象四五非上應故稱或震巽爲
恒巽震則非恒矣故有勿恒之象損彖曰損剛
益柔有時損下之時暫而已益彖曰日進无疆
其益无方益下則宜恒故上九立心勿恒凶
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
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
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
者缺吾是以嘆也又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
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
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

夬䷪ 乾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
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
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
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上六以一陰居五陽之上與九五同爲兌體而
相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九三在衆君子之中
不幸與上六相應上恃其孚於五也而以之號
三二爲大臣志淸君側之惡能無厲乎二能危

厲陽道必昌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上六所恃者九五之孚也所尚者口之號呼也今二之惕但告自邑而不卽就之則上之孚不終而其技窮矣故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未終陰猶在上剛長既終則陰有凶矣卦中三號皆指上六此姚小彭之說與孔象合孚號有厲卽惕號之惕其危乃光卽未光也之光決小人者能以時惕厲而徐去之君道之未光者亦可光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決附之時利施而不利居故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孔疏初九居夬之初當審其籌策然後乃往而體健處下徒欲果決壯健前進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勝所以爲咎故曰不勝而往不勝之理在往前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爲內卦之內有深溝高壘之象惕號者因上六之號而惕厲戒備申儆軍實雖暮夜有戎惟靜以待之勿憂可矣上六恃與五孚而因以號三此小人之挾君以令下者二與三鄰安得不惕暮夜有戎與卽戎相應上欲與戎以驚二二但守中而勿恤如周亞夫軍中夜驚堅臥不動是也如是則五必自光上必自窮何能爲乎今行軍之帥或驕或弛猝有敵警又不能持重堅

忍易爲所動則擾亂潰敗勢所必至未明於此爻之旨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卽大壯之九三也有不中之失又有得正之美故二卦皆兼君子小人言之觀爻辭提出君子二字以別上文可見九三以陽居乾上處不得中有壯于頄之象壯頄非夬道也九三君子剛斷在心決之不疑能夬夬者雖獨行遇雨

若濡有慍而終以此道決去小人何咎之有諸
爻皆無應而三獨應上上成兑之主雨者和于
兑之象遇言其適然爻位所值也遇雨疑於濡
故曰若濡若濡則必有慍之者矣而終无咎蓋
獨行則不必諧衆而違正應之情遇雨則不必
自睽而生不和之端若濡不恤汚迹有慍不避
違言其用益密其惕益深而未嘗少露其幾正
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復六四曰獨復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捨小人
從君子夬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捨君子
從小人故皆言獨獨者違衆自立之辭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以九居四迫于羣剛欲止則不能安居位之柔
欲進則不能遂是當進而不果者也猶幸居三
陽之先能率之而前以助九五之決則不果之
悔可免其如繫于兑體遲疑不斷雖聞言而不
信何哉

四居上體之下爲臀乘九三之剛其下不柔臀
无膚也兑爲羊九四兑之下畫羊之在後者九
五兑之中畫羊之在前者牽者牽連而進四隨
九五以進爲牽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
也

耶雅莧莖葉皆高大而見故字從見指事也上
六陰柔而乘五剛柔脆易除莧之象也九五剛
中高大以平而柔生于上莧陸之象也九三九
五以陽居陽重決之象當決者上六也三應五
比嫌于不決故皆以夬夬策之三之遇雨五之
莧陸皆與陰俱行者也五比于陰而能自決以
保其中僅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蓋五原爲上
所深入谷永所云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九
三過剛有凶之理故以无咎爲幸五居尊得中
而僅止无咎是爲可惜耳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始與三有遇雨之好欲援之爲黨以苟旦

夕之安終以九三婉而絶之其姦計無處控訴
而五剛相比以同決之有凶而已
下三爻乾體純剛故戒其過而取其中四五兊
體少剛又與陰比故四次且五未光
姤☰☴巽乾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
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
時義大矣哉

據彖辭本爲不美孔子又別成一段嘉話蓋遇
而不善則犯女壯勿用取女之戒遇而善則有
品物咸章天下大行之美此時此義不可一端
求亦不可一事定也故大之姤爲五月之卦萬
物皆相見故曰咸章柔之遇剛未必不善顧剛
所以遇之者何如耳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
遇中正天下大行亦何惡於遇哉剛遇中正指
陽剛於二五而言使剛不遇中而柔遇之則不
爲姤而爲遯剛不遇中正而柔遇之則不爲姤
而爲剝斯有難爲力者矣此時此義所關甚大
聖人欲人深以爲戒故丁寧之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
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
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
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
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眞來貢而宣和之
禍乃作於女眞張芸叟云易者極深而研幾當
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

戰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
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羸卽繫如羸角羸餅之羸金柅所以止車不欲
其往也孚者初六孚于九二徵陰雖孚于陽其
中未易制伏如羸豕然雖暫伏而猶懷蹢躅之
心也牽卽繫
一說蹢躅李茂欽作彳亍行有二足一步一住

爲彳亍巽爲股爲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
也
初與四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二與初遇以陽
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爲主而四爲賓矣
初六以陰居下當遇之始適遇九二之剛中陽
大陰小以陽包陰故爲包有魚之象雖非正應
但姤在求民之時近而先者則得之何咎之有
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二陽近者利則遠者不
利此理勢之必至也故曰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
行未牽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故皆曰或益之十朋之
龜弗克違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故皆曰臀无
膚其行次且夬之九四志欲上行而後迫於三
前阻於五姤之九三志欲下行而後迫於四前
阻於二其實一耳
徐氏曰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
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陽相求
之情則然也夫九三志亦在初但初比二應四
與三无繫三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
進退不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
坐則臀在下故困于初言之行則臀在中故夬
姤于三四言之柔爻爲膚剛爻爲无膚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見凶者爲彼所傷也往在陰凶在陽也起凶者
凶自此始也事在今災在後也

二剛得中以比而得初之從四剛不中正以遠
而失初之應民可近不可遠亦一證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
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以用也杞枸杞小木也指二言瓜指初言瓜得
所附而後止故受之杞則能籠而有之九五者
姤之主以初六之遠不相及故以九二包之包
即含瓜即章物相雜曰文以陽包陰故曰含章
二之包初實五以之是二之含章即五之含章

也盖五與初非比非應無由而遇今因二以比
初雖非正應而忽然相遇如物之自天而隕于
下也九五在上天象然非五居中正與二相應
無以有此故曰九五含章中正也巽有命令之
象九五居尊以天下爲度雖初六至爲微小皆
君命所逮不敢暫捨非若四之遠民上之窮吝
比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孔疏角者最處體上上九進之極無所復遇遇

角而已故曰姤其角角非所安與無遇等故曰
吝然不與物爭其道不害故无凶咎也

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初爻爲主而上
五陽皆自此起義凡陽于陰遠則不遇近乃得
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故曰包有魚四雖應
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
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但居則礙二進則礙四故
有无膚次且之象五去初遠而借二正應以包
之上極遠而窮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

萃☷☱兌坤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王大人皆指九五言當萃之時王者宜以孝享
格廟上以萃祖考之精神下以萃天下之人心

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方得亨通何也九
五陽剛中正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萃天
下與天下萃之皆出于正故也用大牲吉承王
假有廟言物聚則可以備禮利有攸往承利見
大人言人聚則可以集事此王者受命而興爲
天下神人之主之卦若損之時用大牲剝之時
有攸往是逆天命也何吉與利之有

王註但順而說則邪妄之道也剛而違于中應
則強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爲主主

剛而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註聚而無防則衆生心水聚則決必有以防
之水乃渚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
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之孚孚于四也又知五爲萃主不能堅決故
曰不終曰乃亂號初號四也初六號呼于四陰
陽正應有握手之歡故曰若號一握爲笑往者

因四以萃于五也萃六爻皆得无咎以卦體巽
而不相拒也兌爲口爲號艮爲手兌又爲悅爲
笑始也不得應四故號四互艮以手握之則爲
兌悅所動而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
變也
二與五正應居中得正爲三陰之主必引初六
六三同萃于五乃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
孚者二孚于五也誠以格君何君不孚誠以感
神何神不格雖禴祭甚薄用无不利則用大牲
可知已中未變言二得中道與初之有孚不終
者異此所謂剛中而應者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
上巽也
萃如萃于四也然知五爲萃主終屬不安故有
嗟如之象中心惶惑不定何利之有往者欲其
因四以萃于五也三四五爲巽故曰上巽孔子
于此爻明以互體示人矣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衆萃之咎所
歸也以其體兌能部率三陰順而萃五故有大
吉无咎之象益初九在下而任厚事萃九四無
位而得衆心皆曰元吉无咎非元吉咎必隨之
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
志未光也
六二九五二孚字相應九四位不當九五萃有

位二位字相應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然五之所孚者六二耳初則四之應三則四之比皆匪孚于我者也必反身修德如比之元永貞然後羣陰歸之而悔可亡故曰志未光有待也

比之九五權無所分則曰顯比之吉萃之九五其權旁落則曰未光

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於五故元永貞言於彖萃有二陽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於

五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卦惟二陽而四陰皆求萃焉然五得位而其權分四有權而非其位故五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四而往萃于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上六以陰居外下無正應齎咨涕洟而急萃于五故象以未安上言之五曰未光上曰未安上皆非决辭明其有可變之理也然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上雖未安而固无咎聖人之意深矣

升☷☴ 巽坤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众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

爲大人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坤爲順巽爲高物之高必以積其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能高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謂二信從之也初得二之信從而因升於五所謂上合志也與五大得志相應初之允二之孚是一意二三皆有應獨初無應然初動而爲

乾卽泰之拔茅矣下三爻同于求升上三爻同
于容其升故曰上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
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况於人乎
令而後喜可知也當升之世以剛德有爲之臣
輔柔順謙冲之主中心相孚乃可盡誠以有爲
而盡去外飾之虛文楊廷秀所謂臣有所當然
則遂事而不爲專上有所重發則銜命而不爲

悖皆用禴之義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晁以道曰四邑爲丘四丘爲虛故曰丘虛非空
虛之虛也虛邑山階皆坤之所有九三自巽而
入坤故曰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
順事也
六四坤體所謂虛邑也王指五亨通也爾雅二
達謂之岐二達象卦之坼也王何以通于兩岐
之山巽之能升者以其剛中而應也五欲應二
通四兩岐之山以待之通險阻爲坦途通岐道
爲一轍故能吉而无咎故謂之順事前此猶爲
平地到四則自卑而升高登山之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卽象言柔以時升能應乎剛者五既用四
以通下則下皆由四而上有階級之象故曰升
階一說巽東南坤西南有賓階阼階之義亦通
先言貞吉而後升階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

有升階之象未可以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
也
此卦六五爲升之主下四爻皆來升者也初三
于五非近非應無嫌于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
九二應五則礙于進六四近五則疑于逼故二
爻不言升立言之斟酌如此上居窮極之地無
復可進惟用之以默升此道則宜故曰冥升利
于不息之貞蓋自多其有者常不復求進上雖

居位極而六實陰虛以此求道若無若虛何止
足之有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上六冥升道之貞
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
順順其進心而欲移于貞

困䷮兌坎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虞翻曰處困无應宜靜故曰貞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

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屯蹇皆以坎爲險而在外困坎在內欲動如屯
止爲蹇不可得矣唯說而順受則不失其所而
亨非君子不能不撓而折於困不躁而重其困
剛中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命非見危授命之謂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
則死生禍福營爲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令
一委之命則我之志不爲困窮之所阻抑所謂
不失其所是也非遂志而何
時命在天者也非我所能與也委而致之志于
仁志于道在我者也雖困而必遂非命所能制
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
幽谷幽不明也
人之體行則趾爲下坐則臀爲下初有應在四
而二隔之居則困株進不獲拯故曰入于幽谷
坎爲隱爲溝瀆爲隱伏入幽谷之象也三歲不

覿自初至四歷三爻故以爲數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
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五剛中之君臣困于險阨未可遽動止可需
酒食供祭祀而已朱紱赤紱皆祭服也左氏云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正言政不在已之意如勻
踐范蠡之事以其剛中而有爲終能濟困故曰
有慶曰受福
詩朱紱斯皇君芾也指五言赤紱三百臣芾也

指一言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此陰柔不中正承乘皆剛而無應與之象兌爲剛鹵石象謂四也坎爲蒺蔾謂二也上兌女三坎男上三之妻也而不相應故曰不見其妻

初六在坎下故爲入于幽谷卽坎之初爻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中故爲困于酒食卽需之九五困于酒食也六三在坎上進則困于九四之

石退則據于九二之蒺蔾動則入巽而爲大過之棺槨不復與上六相見三者無一可居此卽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來自外而內也與二方來同四爲初正應特以困中不能卽來故稱徐徐然其志未嘗不在下也坎爲輿兌爲金故稱金車車乃貴者所乘金乃富者所有四居大臣之位乃不能援賢拔滯而徒爲富貴所困豈不爲吝此不當位所致也志既有在卒能脫下之困故稱有終稱有與若世之竊位者全不知以此爲羞吝與此爻又胥壞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鄭玄王肅陸績本皆作臲卼高而不自安之象巽爲高五居巽畫之上故曰臲卼上六又

處九五之上故亦曰臲卼若作劓刖則豈止志未得而已一說劓是刑上六以去在上之小人刖是刑六三以去在下之小人三與上同惡以掩君子不去之九二莫能上達雖甚痛快恐非在困之九五所能辦也

李公晦云利用祭祀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處困之道也

志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

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位不當而又應三故困于葛藟于臲卼也乃上六說體以危自安曰動必有悔是以動爲戒也不知非舍三而去終難免困雖小有悔安得不征征則雖悔而有吉道焉爻至此有變動之義故聖人以此策之
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困于株木三困于石二則困于酒食而已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有終五徐有說上則困于葛藟而象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三剛爻之謂矣

井䷯ 巽坎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困反爲井坎位下今位乎上在上在下不同而中爻陽剛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故曰乃以剛中亦猶尚也亦未繘井謂汲索尚未出井而乃羸敗其缾也汔至作一句下七字作一句彖

傳雖分釋而意實相承老子云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愼終如始則無敗事其亦羸缾之戒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縱云書中考見之終不如目覩之眞也丹鉛錄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句一氣說九二陽剛本有用之泉然不能上出濟人而反下注射鮒者以所汲之罋敝壞而漏泄故也爾雅鮒小魚即今之鯽也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即也謂之鯽以相附也謂之鮒莊子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即此九二以陽居陰不正者也不

正則旁出而下流以與初矣故曰井谷射鮒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陽剛清潔之井也巽股下水潔齊之則渫也未離下體不食也坎爲心爲加憂惻也玩辭上六之心惻非爲私應也行者皆惻吾安得不惻此好賢之公心也九三求王明非爲三也將使上下並受其福也爻言心惻象言行惻辟奇寶橫道而不收則行道之人皆歎息之矣況在上而爲之應者能不動心乎

據象辭求王明是爻中脫一求字王介甫解云求王明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无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變坤作甘故冽剛居剛故潔坎正北方之卦

爲寒泉居兌口之上食象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初井泥二射鮒泉幾廢矣三渫之四甃之則井修而可食故五曰井冽寒泉食上爲井口井收勿幕則能養而不窮井道大成矣

本義陽剛爲泉上出爲功甚得經旨二三五皆陽剛井泉也初四上皆陰柔初在泉下故爲泥四上在泉爲井口二爲泉而上无口故爲下注之谷而初爲泥也无與者非无應二之上无陰

不能相與以成井此井之無用者也三爲泉故曰渫四爲口故曰甃已成井而可用矣然居五之下未能上出故曰不食五陽剛中正泉之至美者也上爲井口前無遮隔上出而成功者故曰大成以人事擬之初二如巢許三四如孔孟五上則堯舜伊周之流也

以綆汲水必用鹿盧收之故謂之收上六居井之最上收象其晝開而不掩勿幕象幕讀亡狄反與羃同必如是然後三之渫五之洌得以及

物而井道成矣信乎其爲元吉也觀王明並受其福之語此非獨爲井論者上六居九五之上大臣師保之地也臣道之行與不行君澤之布與不布皆繫其人世有君欲用賢賢欲上進而不能遂者大臣壅而蔽之也聖人勿幕之戒其爲慮遠矣

坎上之卦八唯井不言險以水上出爲利也他卦上爻爲窮極唯井鼎爲成成則能養人也

革䷰離兌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巳日讀如戊巳之巳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巳十日爲浹日巳者浹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故革卽日不孚浹日乃孚乃難辭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水以木生火火以金生水有生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不然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無生息之理離火至秋爲澤所變故謂之革凡男女相遇皆有相濟之義故交則爲旣濟分則爲未濟二女相値無相得之情相牵則爲革相違則爲睽皆不相得之象也

賈逵曆論云易金火相革之卦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歲其間必改

更先距求度數叹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典曆象授民事定四時成歲功羲和其隆也曆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又容齋四筆云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曆明甚且上云天地革而四時成尤極顯白諸儒贊易皆不及此何邪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消乾其水如海之尾閭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乾而無餘者也水能息火而反為澤火所息非事理之常故名為革

玉海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曆後世以大衍名曆者豈非得於是歟

丹鉛錄云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蓋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山

有陰靄乃澤氣通山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然是也東坡遊金山寺詩云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仙竟何物注引物類相感志山林藪澤晦明之夜則野火生焉散步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鞏外束內也離為牛黃二也用者初用六二中順之德也初剛體離明居下無應有所輕為必至敗事但當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六二正應在上而征行從五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玩辭訓為伊尹就湯二老歸周之爻徐氏曰凡卦中言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

之孚於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當上下之際凡此爻皆具二義故言征凶又言貞厲將未可爲不可遽爲征則凶也事有當革不可不革貞則厲也以其過剛不中欲其從容詳審而爲之故曰革言三就謂謀之再三而後成也士喪禮云馬纓三就注謂三重三帀象傳又何之矣言義當進革無所可避雖凶且危有不暇顧者此孔子决之之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卽彖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信志解有孚孟子所言非富天下也卽彖革而信之之信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大人虎變乃創制立法與民更始之象魏高堂隆曰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天道正人心也本此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上六天下化成之象漢人所謂回面内向革面之謂也

易筌卷四

鼎☲☴ 巽離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諸卦多以義名如頤井鼎以象名故曰鼎象也卽鼎以示其例也所云象事知器者如此

玩辭曰以二卦言巽入乎下則鼎之足腹也聰明於上則鼎之耳鉉也象其形也以二五言柔進而上行水氣之上烝也柔得中而應剛火氣之下濟也象其用也故曰鼎象也上離爲目離五中虛爲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目蔽矣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而上行德之凝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言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革曰改命鼎曰凝命卽凝其所改之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非利出否爲利得妾非重有子爲重

初在下而偶鼎趾象柔居下妾象四陽在上而不中正妾子象初上應四如妾因子之貴而得以上達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陰陽相配爲仇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卽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六五也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變革不可舉移故其行塞然三與上應剛方變柔則陰陽和而爲雨失其悔而吉

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爲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

紀聞曰顛趾爲四而頗也折足爲初而折也耳革爲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烹以享上帝養聖賢故曰公餗其形渥言鼎折而流溢之象九四才地本非不美折足覆餗過在應初而已王介甫盡逐羣賢而乃專任吕惠卿輩卒致靖康之禍其此爻之謂夫

初未有鼎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又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

初顛趾四折足趾即足也在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在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

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言則初六洗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浴釜賈勰齊民要術有塗甕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金鉉指上九鉉所以舉鼎在耳上方可貫耳非九二在下者之任也然上九又自謂玉鉉者豈六五視上九爲金鉉上九自視則爲玉鉉邪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无不可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一陽横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烹飪之事以剛柔得節爲功水火冬夏寒煖皆剛柔也食醫曰凡食齊視春時羮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烹人曰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即節也易中節字皆謂度數之宜非以裁省爲節也

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震☳☳震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笑言啞啞卽震來虩虩之福不喪匕鬯卽笑言啞啞之則相承說

福由恐致然福非外至也意思安閒笑言啞啞而已啞啞又非侈然自放也循其法則不失常度而已聖人之所謂福者如此笑言啞啞卽在震來虩虩中震驚百里虩虩也不喪匕鬯笑言啞啞也原不可分先後至彖傳與初爻加一後字文是一意蓋非恐懼无以致安樂所以足前言之所未備互相發也

棘木爲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利柄于末祭祀先烹牢于鑊實諸鼎而加羃焉將薦乃舉羃以匕出之升于俎上鬯說文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无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一陽動乎下爲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故爻辭與彖同而以吉贊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億卽大貝者人之所寶也因震而動動而无應必至超越峻絕極其所之有躋于九陵之象九陵震厲所不及之處也二以柔居柔足以自守不過爻位一周則復其故常故曰勿逐七日得二至上上復至二七數也廷秀曰有墮甑弗顧之度必有去珠復還之喜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舒緩也震至三則雷聲舒緩而少息矣位不當者不當震懼之位謂與初相遠三行則至四去不正而就正故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初之剛能上達故亨四之剛不能達故泥震之亨在初不在四
初九始震也得位而在初故甚大而可畏九四洊震也失位而在四陰之中故沉滯而不揚遂泥言泥而不返也陽本剛明陷于重險之中而遂泥故曰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往過動極來則乘剛
億无喪有事是一句謂无喪其所有之事即不喪七鬯也初始震爲往四洊雷爲來五當震往復來之時亦危厲甚矣然遂泥之威不復如二之喪貝故曰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震之聲索然將盡也震將盡而上六懾於餘威故視矍矍而不定然處卦之終前无所之若更求往其凶必矣何也震不于上而于五居而能戒自可免咎无庸征也三必待行方无眚上則居可免咎然與三无應故不免婚媾有言

艮䷳艮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不獲其身无我也不見其人无人也象山先生所解最當六爻皆以人身取象旁注以北堂解背未是艮與咸皆所謂近取諸身者咸主感故拇股心頰舌皆在前艮主止故趾腓限躬輔皆在背

時止則止四語正聖人發明艮止之義蓋恐人以沉空守寂爲止故爲說破時靜而靜時動而動而无容私焉思亡智現定亂總无如谷響然有應物之音而无可尋之跡是之謂止不然行固非止止亦非止陽明先生所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亦動也一絲未淨太虛之翳去光明之體遠矣止其所正解艮背乃无方所之所思不出位之位坤卦正位居體之位豈有定體之可言哉不獲其身莊生所謂吾喪我也不

見其人嗒然似喪其耦也內典云三心了不可得即此意周子易通取以終四十章之旨而二程以來皆以喜怒哀樂未發爲相傳指訣其義微矣嗚呼此孔子所以惜顏子之未見其止也豈易爲俗人言哉

玩辭彖揭艮其背于上而總結之以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此三句皆自背言之也夫背者自視則不獲其身行庭則不見其人或止或行皆无所覩也

人之耳目身口皆有欲惟背爲无欲艮之取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夤限不言臍皆背面而立之象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而不相與不見其人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知壯于趾之征凶則知艮其趾之无咎矣以陰居初不得爲正曰未失正者蓋咎生於動初在感始止而不動固未至於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二爲腓三爲股股動則腓隨不得自由二靜而欲止三動而欲行三陷於坎二非不欲拯之以三居下體之上爲下卦之主行止在三而不在二二不能拯只有隨之而已其隨之也非心之所快故曰未退聽也未退聽解其心不快四字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九三一奇橫于卦中有限之象一陽間隔四陰有列夤之象限上下體之際虞翻謂束帶處也夤曰膂是爲脊骨身之能屈伸處此非可止之所若恃其剛而强止焉限分而爲上下夤裂而爲左右心居其間无所依托分崩離析之象也憂危之厲豈得不薰灼而及其心乎薰與詩雲漢憂心如熏之熏同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躳也

爻各指身之一處惟四爲心位於身无所不統

故曰艮其身象傳恐人誤認身爲正面故以止諸躳釋之使身爲躳正人之背也咸亦以九四爲心位

伯厚云假身爲躳見躳而不見面說文躳從呂從身呂背脊也其說與艮背合

吳幼清云身謂股以上膈以下前臍腹後腰脊腎所在處乃生身之所由始故以此爲身呼吸之根氣所從生也止其身則氣住而神亦住四以柔居柔葢專氣致柔者故以艮其身屬之此養生家言雖非經旨亦可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輔謂輔頰自背視之但見其兩輔之不動則知其言必有序矣六五以陰居陽疑於有悔然居得其中言而能止故悔可亡以中正也當是以正中也於韻方叶中可兼正正不必皆中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易因曰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艮腓者欲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

動地而强欲其不動告子强制其心之學也艮其身飭躳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不足以言艮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處艮之極而能厚其終故吉爾雅丘再成爲敦亦厚意五爻皆象人之身上獨不言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歟

楊敬仲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人

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无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无所无止真止矣

漸 巽艮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往也之有退有進漸之所之進也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以此而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君子法漸進之象必居於賢德善俗之間以漸摩而成其學卽里仁爲美之意艮止有居義巽風有風俗義王伯厚曰家聲之賈隴西以爲羞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岳飛而褒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不可不謹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鴈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有時其先後有序漸之義也又鴻之隨陽如女之從夫故取爲女歸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觀五之三歲不孕則二猶爲未遇者如需之飲食宴樂以待時而進耳象恐人不達故以不素飽明之言其從容涵養待時而動非徒甘豢養而妄進者比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者少男无應而上比于四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還婦孕不育者長女无應而下比于三失守而私交故孕不敢育互坎爲寇盜互離爲兵戈故曰利禦寇凡行上爲逆下爲順剛止於外下蔽二陰與之相保共禦寇賊順道也三爲艮主本能止者以在上下之際故戒勉之丁易東云此爻本以六四九三各得其位兩无應與有夫婦象若九三離内卦二陰之醜類往征於外則六歸於三九歸於四六歸於三則有

應於上非九四之偶也雖孕其敢育諸在卦則欲其進於上在爻則欲其止於下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方入於巽故曰鴻漸于木木中桷之用者曰桷木中梁之用者曰梁木此時回翔木杪其飛漸高何所不至然或得平柯猶暫爲棲息可進而不遽進漸之最善者也由巽體柔爻才性時位參合皆宜乃能如此象曰順以巽也全是許之之辭乘剛不安之說殊无干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五剛得中與二正應二乃五之婦也二欲漸進於五爲艮所止歷三位而後至故有三歲不孕之象然本爲正應彼不正者終莫能勝之故吉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

爲儀吉不可亂也

上九進之極也進而不已必亢上九知進而又知退下即同德之三故亦曰鴻漸于陸上與三相應故也以其進退有序容止可觀故曰可用爲儀以其恬於仕進不爲榮利所惑故曰不可亂此在巽體乃能如此巽爲進退非一於進也

歸妹䷵兌震

漸女歸之正者聘則爲妻者也歸妹女歸之不正者奔則爲妾者也說以動以少女而從長男

皆妾之義故卦爻皆以妾取象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凡悅而動皆不正之事以長男慕少女未有不爲禍者所謂征凶无攸利也况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爲征凶上卦以六

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爲无攸利

所歸當一讀謂說以動以少女從長男此其所歸必是從姊而嫁之妹來爲娣者也動以說爲歸妹止而說爲咸无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其終則不遽絕不待絕而後續也咸以少遇少恒以長遇長夫婦之正也歸妹以長男遇少女是歸少以濟長而永其終也

物生必終有以永之則不終事久必敝有以知之則不敝凡事皆然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之爲言第也言以次第御於君也古天子一娶九女諸侯一娶三女同姓媵之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是也初處下而无正應有娣

之象此古今常禮不爲貶損故曰以恒言以常禮而行也跛者不能自行依人乃可如娣妾承正室以行則吉故曰跛能履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二承上歸妹以娣之辭初在下履象二在初上視象婦道行不踰域窺不出戶象跛能履眇能視履不直前視不遠矚也幽人猶曰靜女二居兌中處於三下亦幽人象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賤妾爲須指六三三處兌說之極不中不正而居九二之上此妾之佞媚而上僭者也歸妹而用須以從豈所宜哉不若反而歸之惟用初九九二之娣雖跛與眇蓋剛正賢女也未嘗言從嫁當以娣姪不當用須
一說六三柔變爲剛內懷專寵之心故其歸也以須不以娣夫須賤妾也以之自從得无貶損而取辱乎故中悔而反歸於家復以娣往江汜

之詩所爲作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二類莊姜四類孟德曜皆不以悅而妄動者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有柔中之德女之貴而賢者也五爲君二爲娣五陰二陽故曰不如其娣之袂良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遜日婦遜夫之象也故吉
象傳四句一氣說曰帝乙歸妹以爲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其位在中以所貴而行也
京房載帝乙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務自貶損以无加于娣可以想見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女指六三之兌女士指上六之震男一處說之

極一處動之極二爻不相應與故不言夫婦而稱士女焉上六陰虛約婚而无納幣之實故三承其虛筐三亦陰虛受約而不能具酒食召鄰里盡附遠厚別之義故士刲其死羊婚姻之不成可知矣
咸恒男女少長自爲配偶夫婦之正蠱隨歸妹男女長少非其配偶夫婦之變長女惑少男爲蠱少女悅長男爲歸妹女下于男女爲主故凶長男先少女爲隨少女適長男爲漸男下于女

男爲主故吉

豐䷶離震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依馬融作古雅反大也與孟子王請大之同故傳以尚大也釋之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噬嗑動先于明猶慮未當故曰明法勑法豐明而後動刑可施矣故曰折獄致刑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初以四爲配四以初爲夷上下之辭也自下並上爲配如妻配于夫君配于天也自上並下爲夷如山之夷而入于川日之夷而入于地也傳亦云夷于九縣

初與四不相應在他卦爲兩剛相敵而不相得

在豐則雷電皆至明動相資往而與合則可因四以遇五明良會而功業成故可嘉尚

因四得五非可遽也故雖遲遲旬日而无咎旬者離納己震納庚自己逆數至庚爲旬自離初至震四也過庚復己則爲離之四當有焚棄之災矣故曰過旬災也

初往有尚二往得疑疾者以陽從陽雖非正應猶稱配主以陰從陰非特暗者不能開明者亦自失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蔀沛皆草木蒙翳蔽塞之象豐離下震上離爲日震二陰一陽二陰象魁一陽柄也故曰日中見斗以陰遇陰故曰疑疾有孚指三陽純陰不可言孚明者九疑暗則多疑二既陰暗又往求陰必得疑疾故不可往二若不往則有三四二陽自來孚而發其昏暗如發蒙之發謂徹其蔀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公羊傳草棘曰沛孟子沛澤多而禽獸至則沛亦蔀之義也沬子夏以爲小星薛氏謂斗之輔星是也日中見斗已非所宜至見沬則又甚矣三應上非所應而應此昏所以甚于四也

九三陽剛得位不免沛沬之患者以其應上六之陰柔也上六正應乃不足恃如人折其右手无與爲援者矣然失不在已故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二九四同爲蔀斗而意實不同六二指六五爲蔀斗故不可往往則入于暗而得疑九四之蔀與斗皆自謂也故利于行行則遇明而得吉象恐人以二爻同看亦以四之蔀斗歸責六五故九四之象最詳

二之暗在五四之暗在已以陽居陰又不在明體故也遇其夷主因初之來而得相遇既遇則以明而動矣故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指九四五柔屈體下求四剛陰陽交錯成章也四剛上行之五則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諸爻俱聚於五而成豐大之慶矣有譽兌爲口譽之者也

以六二爲章者非易之章皆指陽爻坤之含章亦以三言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

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應三今九三不爲所用則上雖欲見之而不得故曰闃其无人自上至三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覿自藏謂人以其昏暗自高皆棄絕之自閉藏而不與親也廷秀云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于室麋鹿遊于臺矣豈復覿其家之有人跡乎

旅☲☶ 離艮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釋旅小亨之義止而麗乎明此以重卦釋旅貞吉之義知止則所處者正麗乎明則所依者正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恃明則不能慎知慎則遲疑而易留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斯分析也離為分析又為火災初六卑鄙瑣瑣然分析其所取是以困窮而遇災斯卽詩斧以斯之之斯初居最下過柔而不貞雖有正應志弱而不能往從但瑣尾流離自取災禍而已志窮災言非別有災志窮卽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鄭司農云資作齎行用也二卽陰之本位為卽次之象柔與在中以虛承實為懷資之象初為小子而二履之為得童僕之象貞處旅之正道也初六以不正而取災六二以正而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三未嘗不當位故貞與二同但過剛不中非處旅之道故厲近離故為其所焚去初遠故喪其童僕曰與下非无童僕也以陽剛下與二陰為主僕之義故云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

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詩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則旅與處不同對出言之為處陽實為資足以自利剛斷為斧足以自防皆九四之自有者故曰得其資斧然未得位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二之賢如孟子國中授室養以萬鍾猶一旅人耳故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猟者一出卽返非離其家室者也六五王者无外不可言旅故以射雉爲象射雉者以一矢亡之不煩再發如王者于文明之賢求无不獲而以譽命終之也上卽六五言譽命自六五而及乎下也

解二田獲三狐得黃矢坎中陽畫象矢故云得

旅五射雉一矢亡離中虛故云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鳥高飛而不知息人遠征而不知歸皆自棄其所安也旅人先以遠行爲喜後以途窮爲悲秉剛而不知變失柔順之道正與夫子所言順剛麗明者相反宜其凶已蓬轉萍飄之人不能柔順固譽命所不逮也故曰終莫之聞

胡氏曰旅不當用剛故三陽皆不利二柔順中正五柔順文明皆得其道者也內卦初不及中故有災三過中故焚次外卦四不及中故不快上過中故號咷蓋不及則弱不自持遊則剛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巽☴☴ 巽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卦以柔爲主陰生而陽巽之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於人无所用獨用之於命令以其順也命已順矣而又申之順之至也

朱子發曰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

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入之象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爲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爲諂故剛順乎中正柔皆順乎剛所以爲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人有思慮必斂而向內蓋陽之有謀假陰之潛隱以爲用思慮非出於陰也人有技[illegible]必見而

在外蓋陽之舒散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悅非
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爲之主二陽一陰
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
之貞志治也

初承二而應四重巽之卦剛柔皆无正應故從
四從二進退不能自決

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剛烈不屈之氣而矯其巽

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可治
矣巽爲進退故疑其究爲躁卦故武

李泰伯曰夫救弊之術莫大乎通變然民可與
樂成難與慮始非斷而行之不足以有爲矣巽
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謂處令之初未能服
令故進退也則宜用威武以整齊之乃能成命
也或曰子謂執剛莫如體柔責人莫如自脩而
乃以威武成命何也曰同人九五敵剛也困九
五來異方也其欲勝敵懷遠不可暴也舜於行

苗文王於崇乃其迹也巽之初六行令於吾人
也令善而衆疑不濟以威是終不可爲也周官
凡出敎令必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乃其事也蓋所施之異胡可結以一言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
吉得中也

古尊者坐於牀卑者俯伏拜跪於牀下巽疑卦
也初與二皆以不正自疑二退而據初心在乎
下故曰巽在牀下史巫占問之人用史巫紛若

疑之甚也初柔而疑利以剛矯之二雖未正而
得中无咎何必紛紛如此然而致吉者以中也
二居中配五初又順之但見其吉何咎之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未已一巽復來故曰頻
巽九三以剛處剛卑巽非其本心而勉强至此
故曰吝

伯厚曰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
六三柔而不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

九二剛而不中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三品指下三爻四居五下巽順而盡事君之禮故初六九二九三莫不巽順之如田獵而有三品之獲也大臣謙恭下士收拾天下之人才如此其有功於國大矣三品有獨指陽爻言者未是蓋下三爻剛居剛乾豆之象初與我應賓客之象九二應五充君之庖之象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爲疑卦九二中矣猶以不正自疑紛紛而不决九五中而且正其巽之疑悔至是盡亡又曰无不利者决之也巽卦惟此爻爲美其多疑猶若此巽之止於小亨有以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言其吉獨此一位耳九五制命之主故於此統論一卦之義先庚後庚庚變更也續也凡事之變必其初不善故曰无初變而歸善故曰有終既欲變更必告人以欲變之意先後反覆不一而足所謂重巽申命也觀盤庚三篇可見
邵國賢曰先後甲三日重甲也甲者始也先後庚三日重庚也庚者吏也蠱亂而治有復始之道故曰終則有始巽變而通有圖終之道故曰无初有終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九與九二皆以陽居陰失位之象巽而又巽者也故皆爲巽于牀下陽本能斷過巽則失其

斷故曰喪其資斧斧武人器也能斷則其貞爲利初是也不能斷則其貞爲凶上是也爻柔位剛猶望其斷爻剛位柔則并其斷失之矣謙與巽皆美德謙之過而取其行師征國邑巽之過而至于喪資斧皆不欲其過也

兌䷹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柔在外爲利剛在内爲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

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于可疑二
去三近行雖不免于可疑而志則可信
六三下卦之主爻所悅者初九九二也初重剛
二剛中不為其所惑故曰和兌曰孚兌然曰未
疑曰信志則其跡固有近暱者矣九四俯比六

三之柔媚仰承九五之剛尊其所悅商度而未
定以其居上下之介也能毅然秉道疾邪而惟
五之歸何喜如之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所說商量未定以其爻
剛位柔半動半靜故其象如此介與豫六二介
于石之介同但三居下體四上體各分上下非
若豫六二與初六六三同體也九四之喜有慶
也言九四居此位乃能截斷六三不使為害喜
而慶幸之之辭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九五陽剛中正然一近上六輒曰孚于剝有厲
危之也象傳以位正當釋之如履九五夬履貞
厲亦曰位正當也以地相暱近易為所惑故嚴
為之坊如此堯舜之世猶憂乎驩兜畏乎巧言
令色孔壬此其所以為聖人

上六引兌象曰引兌未光也
此卦以二陰為悅主四陽爻則皆其所悅者三
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悅故曰來
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致陽之悅故
曰引兌引兌與來兌不同无心於人而人自悅
之如莊生所云形渫成光不能使人不保汝者
也蓋稍不自晦雖當位而未得為光大此在微
細處見得若與來兌同看何以止云未光
渙䷺坎巽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代淵曰二以剛在險中力能濟險四以柔在險外動无違逆故亨彖傳之意全重二四兩爻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古立廟必於國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凡言廟祭必取巽坎巽居東南而坎爲血卦也帝出乎震互震故言帝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六質柔而履初剛履剛者乘壯馬也坎爲美脊馬又馬少則壯老則弱初所以爲壯馬也初與二比當渙散之初能用壯馬拯二於險中則出險可望何吉如之
明夷之六二有馬不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渙之初六有馬不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彖象皆以爲順言忠順之至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机說文木也五爲巽木二互震爲足木而有足机象也二在險中以五爲机而奔之可舍危而就安故曰悔亡蓋互震則能動而出險不至于窮所謂剛來而不窮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坎體之上渙其躬險將脫也諸爻獨三應於上三能求援而出險所謂志在外也坎上則當渙之時應上則得渙之助故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

元吉光大也
六四巽主出坎險之上渙所由濟王註內掌機密外宣化命是也四與下二陰爲羣而獨居正位志在上同心无私繫能渙陰類之羣所以大善而吉也大聚曰丘二陰爲夷人知羣之爲羣而不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而不知渙之爲聚故曰匪夷所思四既不應初又不比三故以渙其羣屬之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

位也

巽爲風天地用之以動萬物者也有號令象四柔得正位故能渙散乎羣小坎爲隱伏爲矯輮爲險盜皆羣小之象也羣小害正令渙之是以元吉五剛中正故能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出如汗出於人心而周浹四體无不至也羣邪之搆結疾苦之鬱積皆得此而散非在五位者不能故曰渙王居无咎言惟居王位者當之下此則爲咎矣王居有作居積者如散財發粟之類以象證之非是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一變則爲重坎爲血卦惟渙則免于血矣故曰渙其血又云去逖出者上居渙之極遠出渙外故不特言出又言逖出去之遠也雖下與三應陽剛之才无所繫戀故能去之遠而无咎

在險中者貴乎出險在險外者戒乎入險

當渙之時惟剛柔相合而不散可以拯之初柔二剛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吉二得願也五剛四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元吉五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若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相及故三但能渙其躬而无悔上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節䷻（兌 坎）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六爻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初无咎四亨五吉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三嗟至上當位而亦凶者以其當節之極處上之窮其取義又自不同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之在澤盈平則錘此節之象也兌說坎險說過則流險以節之此節之義也三陽盛三陰節之一陰盛一陽節之此節之理也故曰澤上有水節

曰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唐官名節度使取此

初九不出戸庭无咎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處節之初知節之早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失位不正與五剛兩不相得故不出門庭初與二皆互艮也初在卦下不與五相當故其節在于謹密二與五應五動而二不動則失時之節矣故一曰知通塞一曰失時極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初與二皆以不出爲節然初无咎而二凶者以初知塞二不知通也六三坎至此入澤乃成節之主爻少有不節輒生嗟嘆嗟則能節矣又誰得而咎之觀爻傳皆无貶辭知解者多誤蓋當節之時但有節與過於節者无不節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四居坎而互艮見險而能止下應兌悅安節之象也可以上承九五得正而亨者莫踰此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薛温其曰甘臨无攸利者在下用甘佞而進也甘節往有尚者在上用甘民悅隨也二之所以不出門庭者以五非正應也若九往而爲上則

六來居五與九二正應相爲配合故曰有尚如得尚于中行之尚豈至于失時也哉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

歐陽永叔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苦節者節而太過持於已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貞凡興衆以取名皆難而自刻者皆是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歟

丘輔國曰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以安節而亨三柔不正則以不節爲嗟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

中孚䷼巽兌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江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取以爲象江豚吹浪則必有風无或爽者故曰信信及豚魚言信等豚魚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卽非中孚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離爲飛鳥朱子言中孚乃盤畫之離故六爻多以飛鳥取象初九之虞如卽鹿无虞之虞乃防守山林護鳥獸於方孳者也虞吉言初比於二如虞在澤中護鳥獸于方孳則吉若往應乎四是謂有他不燕不燕猶言不乳也古謂燕爲玄鳥亦謂之乙其來主乎乳蕃滋至日祀高禖祈子今荆楚之俗燕來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謂爲生子之兆故人及鳥生謂之乳字從乙從孚取此應四則不燕者以四雖正應彼方絕類而上不我顧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中二陰如鳥卵二與五如鳥之抱卵故曰靡曰爵皆抱卵象靡卽糲糜之糜爵鳥雛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三與四同爲陰柔而其志相反故曰敵三爲內卦主四爲外卦主四得正而上孚于五三欲進

而隔于四故三之情狀无常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初繫于二而不應四故曰馬匹亡絕類即解匹亡絕類而上以從五也坤以喪朋爲吉中孚以絕類爲无咎

幾望者在小畜之上以抗陽凶在歸妹之五以應陽吉中孚之四從陽故无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孚之主也合九二共

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中誠固結有攣如之象正所謂剛得中悅而巽者故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翰音登于天王注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雞巽象居巽極在卦上登天之象

中孚之所以孚者以中虛也如其不虛則人懷其心方扞格之不暇而何孚之有孚字從爪從子鳥以爪抱卵也中孚卦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而中虛有卵之象故取之儒者率以實訓誠獨中庸以天道爲誠以不思不勉爲天道思爲不行浮華盡剝此虛之至也虛則誠不虛則不誠觀中孚卦體尤爲較著善哉

高皇帝之論誠也體之而无上守之而无爲如浮雲之馳空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實之謂歟虛之謂歟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沈淵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孰能識

其所以然耶世儒之見解能及此否說者謂我朝國號大明蓋大道昌明之兆信不虛也

小過 ☳☶ 震艮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亨利貞三德也時當小過不可執而不通然必於事爲利於義爲正而後可通亦但可小事而已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

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過旡小大皆所不宜不得已而小過亦當知止宜下者艮體能止也不宜上者震體能動也

象旨小過卦繼中孚中孚肖離離有飛鳥之象變爲小過則肖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以飛過但聞其遺音也上則乘剛故不宜上下則承陽故宜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柔而處下本順也乃上應於四不安艮止之常而妄傚震動之事如小鳥高飛力盡必墮其凶何疑故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者卽莊生所言速成不及改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旡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三爲父四爲祖四尊於三也妣指六五而言三爲艮主故爲君二之柔不敢越過三之剛而僅與初遇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初爲臣者初在二下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得以戕我而凶矣

九四旡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二陽君也祖也乃降而居下二陰臣也妣也乃升而居上二與五應故往而求之然必過三與四而始見六五故爲過祖與君而遇妣與臣之象臣不可言過君故曰不及如言不相值云耳其實卽過也密雲不雨則旡陽也自我西郊陰

爲唱也已上言過上已甚卽彖所言上逆也卦體重畫之坎坎爲穴二陽在穴中五自上臨之故又有公用取彼在穴之象非陰陽正應故曰弋取

陰陽和而雨今陰過於陽已上而太高矣豈能成雨乎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旣雨者陽之極爲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爲陽也

楊用脩曰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

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无雨驗之風雹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過過之已亢也

四應在初初在小過之始雖躁而弱必借四之勢而後能疾如飛鳥曰飛鳥以凶四以之也上則勢亢不與三遇而一意于過如鳥不量其力高飛不已其離于繒繳必矣故曰凶曰災眚初上動則成離有飛鳥象

六五已過曰已上上六又過之曰已亢

初害四曰以凶其辭若急至四曰无咎曰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三害上曰或戕其辭若緩至上曰離之曰凶曰災眚則其辭决何也陰過之時陽剛宜下四居柔則能下凶或可免三居剛則

好上必不免矣

初上兩爻皆陰而不中過者也故皆曰凶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防則陰必害已故凶四曰弗過遇之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五上之遇則厲矣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淺陰在陽下其禍

不測故三凶而四无咎此又兩陽之別也

既濟䷾離坎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吉終亂以柔在二則吉在上則亂卦象離明在內坎險在外亦有初吉終亂之象蘇氏曰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變則可既濟變而反其正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坎爲輪初在下不惟不進且并四曳而止之初爲尾獸涉水必揭其尾濡尾者以尾探水之淺深皆不輕進之義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婦指二茀指初爾雅輿革前謂之䡈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詩翟茀簟茀是也初往應四則二喪其茀矣然四方陷于重險何暇顧初初雖往不容久留必將自復二雖喪必得勿逐可也

一說離文明有翟茀之象五上二下男不下女不以茀來迎則婦喪其茀不可行矣然二五正應終必相合故勿逐自得七日得自二數之至上爲五復自初數至二凡七日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鬼方極遠之國即莫靡之屬也蒼頡篇鬼之爲言遠也世本黃帝娶於鬼方氏匡衡疏云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已內屬於式圍之中而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歟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九三離日將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深致警焉上六陰柔遠在坎險鬼方之象離爲戈兵伐之象由三爻至上三年之象

咨比四陰小人勿用之象

旣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說文繻繒采也袽絮緼也一作袽塞漏孔之敝帛也黄庭經世事紛紛如臭帤即此治平之世藏有亂機如盛服之中藏有敗絮坎爲隱伏故也四居坎初以涉險之始居多懼之位故其戒若是

一說繻子夏傳作襦短衣也袽絮緼也一襦足矣而又有衣焉以表其外有袽焉以實其内蓋六四處二剛之中五在外爲衣三在内爲袽其戒備如此者以柔處險不自知其憂疑之過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爻言旣濟之時不如未濟之時尚可有爲所以爲當事者之戒非與二枝論也九五旣濟久矣禮樂文物制度儀等依然如舊也然行法者非夙心守法者非舊人僅有文具而已此何足以感人而格神也彼新造之國其具未備其心則誠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六在旣濟之終已出坎水之上矣下應九三則又沒於坎水之中豈不危厲旣濟一變則倒轉爲未濟首反向下故其象如此

未濟䷿離坎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與經文小異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以爲助而終濟矣故亨也蓋中孚亨字又一意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illegible]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初之濡尾欲進而不能者也故吝二之曳輪能
進而不欲者也故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
也
既濟登岸乃可征行未濟而行有沒身而已故
凶然必涉大川拔出險難乃利三在坎上有出
險之象故云
未濟上三爻皆善亦如否之上三爻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
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爲卦也以水火不交也是以居中者其
貴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
履坎故以伐國爲功三以位四以才拔難樹功
上下所倚賴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
貞吉與咸九四貞吉同虛中无我之義也光與

謙尊而光之光同下濟光明之義也有孚謂五
孚于二六五雖不當位而與九二剛柔相應同
心以濟難者也離爲光而人君之光非一人所
能獨成乃因與賢臣有孚以致其光故其光也
吉而非剛明自任之光也故曰君子之光有孚
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管輅曰日中爲光
朝日爲暉入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
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則五以二而獲吉明矣
先儒謂暉爲光之散者非

爻中兩吉字貞吉者六五自謂也有孚吉者謂
九二也小象甚明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
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
之失也六五以九二爲孚則上九之孚者六三
也濟以孚爲美然而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
六三以坎從離酒自下升而入于上則飲食之

象也上九自離入坎首反向下而入于酒則濡首之象也我飲食彼則彼可以出險而成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患難將終天下將濟當此之時上之舉動豈可有失失則敗矣此君子謹于辨物居方之事

伊川講易成都有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三陽皆失位有問其說者余曰凡卦初三五爲陽位六以陰居之故曰失位六十四卦惟未濟爲然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九

易箋卷五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胡一桂曰此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全重乾坤二卦乾坤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盖易首乾坤而六十四卦皆在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六十四卦盡於乾坤而乾坤盡於易簡賢人能體之所以成德業而參天地者在此矣

易之始於乾坤何也以乾坤之卦本天地所自有非聖人安排布置爲之也方乾坤之未畫觀

天之尊地之卑而乾坤已於此定矣而天地中所有之卑高動靜方物象形亦先乾坤中所有之貴賤剛柔變化而位而斷而生而見矣故聖人以畫之奇者爲剛象乾以畫之偶者爲柔象坤一剛一柔相摩而成八卦八卦相盪遂成六十四卦也至六十四卦成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在其中而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與一寒一暑皆鼓於此潤於此運行於此而陽男陰女莫不成於此矣諸卦無一畫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

山澤水火無一畫非乾坤也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康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

大傳首提出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卦爻中原無此名目獨有吉凶二字耳此皆夫子象傳象傳中標出六十四卦總是一乾坤而此等乃其中所具之物件夫子闡論乾坤而並及之耳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

風不可言潤樂記作奮之以風雨校是釋典引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此星經說一奇未畫鬼神莫知一畫立而萬事兆矣故物之大始惟乾爲能知之

知猶主也如知府知州之知萬物始于坤坤又始於乾故曰太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章明易之乾坤觀天地之象而得之此則言聖人所以繫辭之故亦由於觀象也聖人設卦指伏羲而言伏羲始作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所謂八卦以象告而吉凶變化之理未之詳也至文王觀六十四卦之象而繫之彖辭觀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爻辭而吉凶明變化生易之理始大備矣下復以二端析爲四類而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

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無入而不利矣孔子作大傳一篇全爲此事故學者以繫辭傳名之當時傳授之意從可知矣

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猶莊子之言大塊也塊有限而塊之無限者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

子瞻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無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無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無窮人之觀之以爲有無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

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無往而不一也

羅君章更生論曰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今談者徒云向我非今我而不知今我卽向我耳達觀者以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子瞻之說實與此合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統論卦爻所繫之辭之通例也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者善補過皆解繫辭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蓋彖辭所言之象卽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辨吉凶謂之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非有憂虞之心者不能謹其微至於吉凶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此而不悟聖人亦莫知之何也已小疵猶小病也始疵則小久之則大所謂向於得而不可言得向於失而不可言失是也

齊者有所統壹之謂陰小陽大雖若不齊惟當其時位者能爲一卦之主而用事焉故曰齊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章言聖人用易之事也準如太玄準易之準易之作也原準乎天地故易之成也彌綸乎天

地天地陰陽之用不能無不足亦不能無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彌縫之綸者約其有餘而條理之也下文申言彌綸之事皆就聖人言而以易無體一語結之聖人卽易也

三知皆申言易所以與天地準也天地陰陽而已陰陽之大者幽明死生鬼神而已聖人知此三者而摹寫於易天地之道舉該括而無餘矣此易所以與天地準也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天之文地之理炳如秩如此其明也形而下

者也至文理之所以然者則幽而非耳目之所及形而上者也衆人或執器而昧道或見道而遺器聖人卽器而見道以道而制器有無俱妙眞妄兩冥而天地幽明之理盡之矣此其所以知幽明之故也何以知死生之說也衆人生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往成然寐寔然覺所謂流浪生死者也聖人原之而知生之所以始反之而知死之所以終卽始終而知其有無始無終者在卽生死而知其有不生不死者存萬物

死生之說盡之矣此其所以知死生之說也何以知鬼神之情狀也精氣所聚之物必有靈焉以主之精之靈魄是也氣之靈魂是也其合也精氣可見而魂魄不可見其離也魄之降可測而魂之游不可測聖人知冤不自變而必生於物物不終物而必游於變造化鬼神之情狀盡之矣此其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之問及此可謂窮深入微矣或者謂

夫子不荅其問不知實所以深荅之也此在學者心領神會豈可以區區訓詁講解得之哉聖人旣洞晰天地之理其作而爲易以彌綸天地之道宜無難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總言之下乃詳其實耳知周萬物似天也道濟天下似地也不過卽不違旁行者達變之權不流者守正之經也行權而不離於經智之用也樂天知命智之體也此又自智周萬物而推言之也上者卽其所居貴賤險夷順逆皆是也身在是心不

在是不可以言安不安則厭棄之心生而所存者薄矣故安土而後能敦仁敦仁而後能無所不愛也此又自道濟天下而推言之也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如匡郭之周圍範圍天地之化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而天地中之萬物皆可曲成而不遺聖人之彌綸天地如此此非神無方而易無體者其孰能之所以然者只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耳晝夜之道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惟其通知所以有此知周道濟範圍曲成之

妙惟有此知周道濟範圍曲成之妙所以爲通知也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葉少蘊曰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无體

龔深之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晝夜也故成然止寘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天地之道不外於陰陽而聖人摹之以作易莊生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一陰一陽循環不已若道路然故謂之道如一闔止謂之闔一闢止謂之闢惟闔而闢闢而闔往來不窮斯名爲變耳非闔闢之外別有變陰陽之外別有道也天人相接處爲繼人所稟賦處爲成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此但仁智者多却一見百姓又少却一知于原來面目遂爲有間耳試觀天地之顯仁藏用而鼓萬物也業謂之富有德

謂之日新大且盛矣實皆陰陽自然之妙在陰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無陽陽以之成以聖人校之未免有憂尚有一塵之隔然聖人能以其有憂法天地之無憂而易作焉何以謂之易生生也何以謂之生生乾之成象坤之效法也有乾有坤則有六子相生不已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下之亹亹成矣何者極其數而知來者占也占則可以知吉凶之先通其變而前用者事也事則可以盡趨避之方苟徒知占而不

知事一切俛首以聽於數則文王當殪於羑里仲尼亦殲於桓魋矣何貴於易哉然占也事也一陰一陽其體雖若有定而或陰或陽其變實不可測人皆曰極數而未必能知來人皆曰通變而未必能成事此無他昧於陰陽不測之神也知陰陽不測之神則聖人之無爲與天地之無心始相脗合而成位乎中者無愧矣

史稱郭璞洞五行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而不能逃王敦之難性輕易嗜酒好色干寶嘗戒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夫其溺於欲而不能自克所謂禳灾轉禍者安在宜其及也

康伯曰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之稱極乎神也夫惟知天之

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於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極贊易之廣大而所以廣大者則由其易簡

也不禦也靜而正也備也皆易之廣大而獨以乾坤明之者乾坤衆卦之父母乾坤具而諸卦在其中矣其靜也專其靜也翕乃乾坤之本體所謂靜而正也靜而正則動無不正而廣生大生皆自此出易雖廣大其根原實不踰此非易簡而何極言易之廣大而以此結之欲求易者不在於廣大而在於易簡也配天地配四時配日月以易配天配至德以易配人也易配天地可謂廣大矣而本之易簡之至德求易者不知易簡而求之廣大是不知要也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配天地四時日月之妙皆在於我也至德即大學之至善中庸之不顯無聲無臭至矣無以復加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贊易之廣大此贊易之至至者無以加之謂也聖人德崇業廣擅一時之盛而實自易得之

此易所以為至也德崇於知聖人之知日游於高明而進進不已故知崇而德與之俱崇業廣於禮聖人之禮日就於平易而步步着實故禮卑而業以之益廣是崇也天之體固然聖人特效之而非其自為崇也是卑也地之體固然聖人特法之而非其自為卑也蓋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不過因之而已豈有所安排勉強為之哉當是時眞性純固緜緜若存而冲漠之中衆妙已具道義無不自此而出若曰天之崇如何而知必如何以效之地之卑如何而禮必如何以法之亦支離瑣屑而不足以言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

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
爲用者也首章易簡學易之要也非存存何以
能至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學易之功也非
擬議於言動則所謂觀玩者亦空言耳四章蓋
互相發也
此言象爻所以立名原取於天下之言動而學
者之言動必擬議於象爻而後可此聖人作易
之本意也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函可至
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非一偏

一曲有所拘礙者也
天下之理雖有萬殊其肯綮則至要如人一身
得其百節所會而血氣流通何所不貫典禮即
五典五禮人所日用未有出乎此者聖人論道
極其要妙至於踐履處不過一禮如上言禮卑
下言禮恭與夫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皆一義也
後人才見到玄妙處便流蕩而不法
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
畧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

仕止久速必各當于時而易之變化成于吾身
矣成其變化其字指易言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
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
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
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
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
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
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
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言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下舉七爻皆愼於言行者以見其凡例也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皆可類推

致恭以存位者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

敢踰越非如後世固位持祿之謂

亢者謙之反知聖人深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亢之上九

害成害其成也

負者以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卑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二十字韓康伯本在夫易何爲者也之上班固律歷志衛元嵩元包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程朱移此章之首今從之陽數奇故以一三五七九爲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爲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則陰陽流行之次序以五行言之不過一二三四五蓋正數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于一屬水其位居北二屬火其位居南三屬木其位居東四屬金其位居西五屬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則爲

六加南方之二則爲七加東方之三則爲八加西方之四則爲九復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會而歸于中央則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數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餘得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以五十有五去其六餘得四十有九是爲揲蓍之數舊說以此爲河圖洛書皆无所據今不取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有四字韓本在再扐而後掛之下朱子移置在此天數五指一三五七九之五者皆陽也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之五者皆陰也氣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變化故天數有一三五七九地數有二四六八十五非二不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則爲天二四六八十則爲地也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

丁陰戊陽得巳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癸陰五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巳陰乙陰合庚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各自相合也天數二十有五謂一三五七九積而爲二十五也地數三十謂二四六八十積而爲三十也總而計之爲五十有五是皆天地之數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一成一往一來造化功用皆不出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宋咸易辯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推衍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大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殆是乎崔憬曰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憬蓋知太極爲數之體而不用矣而未知兩儀四象八卦爲數之用也鄭武子揲蓍古法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衍者不及五也又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言於五十中虛一不用也葢蓍四十九合成一圍譬猶渾沌未分乃所虛之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太極也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此而起是爲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體而其用則唯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蓍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爲三十六四其六而爲二十四四其七而爲二十八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葢出于理勢之

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此大衍之數五十而唯用四十有九是爲不可易之法也分而爲二謂以四十九蓍信手分而爲二以置左右也象兩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者无不象之非特象兩儀也掛懸也掛一者于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于前與左右蓍折立而爲三也象三者自二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之不特象三才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併歸而爲一也舊法掛一乃掛

于小指間則與扐同矣既有中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三扐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閏矣豈理也哉揲連數之也說文云揲閱持也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蓍四四而數之置於左次取右蓍亦四四而數之置于右也象四時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與畸同奇者所揲四數之餘也歸者併而爲一也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扐者勒也歸奇于扐以象

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于左手中指外以象三歲一閏次以右揲所餘之數勒于右手中指外以象五歲再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成月則五歲之間有再閏也故再扐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再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之扐象三歲一閏五節之再扐象五歲再閏是爲第一變也既再扐而象再閏然後置

前掛扐之蓍于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林至易裨傳云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盖以六十四變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无增損於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是

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陰均二十四而少陽之四益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于老陽則老陽十二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籌也即蓍之莖數也筮法初變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六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六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爲三百六十則當一期之日數期周歲也日行天一歲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書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也今畧其餘舉其成數言之耳二

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四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應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而曰當萬物之數者取其盈數言之不論其餘也兼山郭氏曰以畫言之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无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

无是畫无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有彖七八无象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王景孟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

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是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二百七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所以成于四營也十有八變者每一變分掛揲扐爲一變三度分掛揲扐爲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於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有十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

內卦成于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爲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爲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伸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也以四千九十六卦而斷吉凶天下所能之事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道變化无窮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

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是謂神徳行道顯故可與酬酢徳行神故可與佑神變化之道即所言著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非人之所爲乃神之所爲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罷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所論則皆占也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至變言占之法也至神言占之理也

制罷尚象如後所言衣裳舟楫書契宮室之類皆是下闔戸闢戸一事亦其例也將有行言有所往也一與二爲參二與三爲伍交互之意錯雜也綜三蒼云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屈伸制經令得開合也占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時象閏再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

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問之綜謂合而總之此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单交拆以爲内外兩卦之象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而以言則受命如響無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感而通天下之故皆同乎
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一句寂然固
无思爲感通亦无思爲一毫无容私於其間故
謂之神玩辭云未占之時如鑑之明如谷之虛
及其占也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
爲乎華嚴以无盡境界爲一禪門无盡衆生无
明行相而爲佛事承事无盡諸佛遍知无盡諸
法而不壞无心即此理耳

韓康伯曰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
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
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
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
于斯也
至深難見之理皆就易中見之如所謂通幽明
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卦中吉凶悔吝其幾
半微半顯正在泫昧時盡研磨出來故曰極深
研幾此言四者所以爲聖人之道由聖人以其

極深研幾之所得而寓之蓍卦之中也聖人之
深能通志而易之至精出焉聖人之幾能成務
而易之至變出焉聖人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而易之至神出焉是聖人之道皆易之所有
故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語結之通天下
之志與受命如嚮相應成天下之務與成天下
之文定天下之象相應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
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
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
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
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曰開物斷理也人所欲為
者成全之曰成務適變也
蓍用于卦未定之先故曰圓而神卦成於蓍已
定之後故曰方以知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
以吉凶告人故曰易以貢張乖崖言公事未著
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
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乖崖所言陰陽
即易所謂方圓耳知來藏往委之蓍龜而聖心
一無事焉滌除玄覽歸于无疵是何思何慮之
境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密猶言未始出吾宗

通志是其聰明定業是其睿知斷疑則其神武
之決也蓍龜在萬物亦動植之常耳唯聖人知
其為神提掇出來遂為卜筮之大用故曰興神
物先占而後事故曰前民用有思則與物雜故
欲齋有為則與物敵故欲戒齋戒所以神明其
德而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
矣
觀易洪範明卜筮之用大而且詳豈聖人之神
且智盡出敗甲枯莖後哉古之通志決疑定業
而成亹亹必寄諸無心者而後神故聖人欲洗
心而退藏于密也必吉凶與民同患而後可欲
齋戒以神明其德也必與神物以前民用而後
可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坤乾商易之首卦也
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
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者何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如曆家不曰朔晦而曰
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義類如此故曰易逆數也
郭子和曰坤陰物也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有
闢戶之象既能闔又能闢是謂變朝闢之暮闔
之日復一日往來不窮是謂通至于戶之可見
則曰象有形則曰器制而用此則曰法利于出
入而无不用之則曰神然則一戶之設无非陰
陽之妙理豈苟然哉治天下之道無他如制一
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黃帝堯舜之治不過如

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漢紀引易作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今脫一象字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爾雅云儀匹也兩儀言陰陽相匹也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先元氣混而爲一即太初太一也老子曰道生一即指此而言混元旣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即老子云一生二也金木水火稟天地而生故曰兩儀生四象土分王四季又地已該土故但言四象也震木離火兌金坎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乾同兌加以艮坤之土爲八卦故曰四象生八卦也古注疏之說如此房審權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可

補注疏之遺

玩辭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萬物皆具奇偶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爲天下利

者聖人也折筳剡篿毀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知可以供聖人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罷成矣此六句言成罷之所由立也離騷索瓊茅而筳篿瓊茅靈草也筳竹筭也楚人謂結草折竹而卜曰篿

石澗曰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因圖書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葢非圖書有天生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關子明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

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爲是劉爲非其實皆不然按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之有文者爾崐崘産玉河源出崐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葢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初无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六八分布而爲九宮乎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在易則无一語及此葢非易數也洛書則他經无所見孔安國注洪範乃以爲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按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何所據而有是說耶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也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

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原无所據葢皆出於緯書漢儒多習讖緯之學其爲義疏多採諸此自其有九篇六篇赤文綠字之説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負者豈不甚可笑哉蘇東坡張南軒皆謂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要皆恠妄不足深信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一章反覆發明一象字而着落在神明默成之人非神明默成固无以體易也

陰陽者器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四體者器也所以使四體者道也以无形而使有形故曰形而上以有形而使於无形故曰形而下

楊廷秀云此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章專重一動字聖人之辭原是見天下之動而繫之非當動爻象之謂也蓋方寂然不動無可言者只是才動便有吉凶悔吝之不同聖人作易不過教人愼動以避凶趨吉而已欲愼動莫若以正故獨提貞之一言雖天地日月不能

外之況人之不正而欲以獲吉萬萬無是理也
陰多而陽少則以剛爲本陽多而陰少則以柔
爲本所謂成卦之主也故曰立本有一卦之時
有一爻之時隨時而趨卽變通之道正義云卦
旣總主一時爻又就一時中各趨其所宜之時
是也
吉凶不同惟貞者勝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
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貞則動罔不吉何凶悔吝
之有觀古換切示也卽下確然示人隤然示人

意
爻象動乎蓍策之中吉凶見於辭命之際故謂
爻象爲內吉凶爲外功業卽吉凶生大業之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
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

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
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
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
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卽崇高莫大乎富貴也曰仁曰財曰義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也得富貴之位行聖人之道本仁以愛人明義以立政然後可以保烝民之生配天地之大故下文以義農黄帝堯舜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制器尚象凡十三卦獨乾坤合而不分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後世衣裳離而爲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失古意遠矣今猺川苗寨多衣統裳上下相連猶是古

法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十三卦皆聖人經世大法卽所謂理財正辭禁非者此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益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此章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眞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象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象則何爲取于豕也曰象者材也八卦相値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象之體而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

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二陽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偶王傳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動者貞夫一者也然陽卦陰卦何以爲君子小人之辨奇爲君偶爲民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偶爲君奇爲民則陰陽之理

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此卽經分上下陰陽各有定數之旨吳幼清欲合上繫七爻與此十一爻序于乾坤文言之後共爲十翼之一篇葢未知此理耳
知其同歸則殊塗皆同也知其一致則百慮皆一也千思萬慮皆何思何慮也卽憧憧往來不見往來之相朋從爾思不着朋從之跡譬之良馬見影輒驚未有見自影而驚者也不然日月寒暑日日往來歲歲往來何嘗以往來爲病雖然此同歸一致處正安身立命一着如尺蠖之屈龍蛇之蟄其伸與存身皆自此得此卽寂然不動之神也非工夫粗淺者可入須精義之功極細極微方得欛柄入手到此如屈而必伸蟄而存身其致用皆不期然而然用無不利身無不安卽崇德也但此等境界猶可以知知可以識識何也以其有神在也過此以往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始而入神至此神已窮矣始而可知至此知已化矣非盛德何以及此謂之盛德則崇德不足言矣漢志曰蠖之義葢取諸尺蚓之義葢取諸引蒦于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其尺蠖謂乎
潘子醇曰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本一家慮百于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葢無體者總衆體無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

形之形此之所謂眞君
釋典引易曰殊塗而同歸若千徑九達王城不
二九流百氏聖道寧差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
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卦以剛見揜爲困爻以柔承剛爲辱爲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
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

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不患無獲患無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
无器患无韞公用射隼盖二用黃矢以射上也
傳中弓矢者器也正指二言不然此語无着落
矣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
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

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
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凶
兩小人不同不耻不仁言愧耻之而後仁也不
畏不義言畏懼之而後義也因懲其小惡而後
戒于大惡此猶是中人之可教者如汪家言則
是不可教戒之人必至罪大而不可解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
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
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
亡繫于苞桑
常以爲危所以安其位常以爲亡所以保其存
常以爲亂所以有其治此三句是論其理是故
以下方就君子身上言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
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
玩辭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小皆限于稟而不可强聖人豈厚責以必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巳過分而不能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令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爲進退之候也孔疏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合于神道

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惟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通故能朗然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爲吉之先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知幾其神卽窮神之神也聖人所以窮神者知幾而已顏之不遠復庶幾聖人之神歟聖心无動无靜止體自知顏子或不无微動於意然動卽覺覺卽止所以爲不遠復韓退之云顏子之過非發於行彰於言之謂也生于其心則爲過

矣顏子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所以爲庶幾先儒乃謂退之過許顏子則孔門之改過者不少矣何以獨稱顏氏爲好學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丘行泰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緼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媾精之象

楊廷秀曰致一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于射王良致力而一于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九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天下之動貞夫一奚疑二之有但古之爲民者一令之爲民者二民旣二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必迷其報豈可不明明失得之報則吉可趨凶可避所以濟民之陷溺實在於此故曰衰世之意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

地也巽德之制也

基如基址人之踐履自下而上以漸積累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矣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爲欛柄也豁然而還其本心之謂復韓康伯曰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此也不恒則雖得之必失之欲其堅固非恒不可自此而本無者日損則曰修本有者日益則曰裕雖遭非意

之變而所造因以日精日徹故曰辨非自他人觀之也井之德安靜而不動所以爲德之地巽之德柔順而深入細微事至而隨宜斷制所以爲德之制

三陳九卦明聖人處憂患之道乾統三女而爲履坤統三男而爲謙復以一陽動于五陰之下而爲仁三才之道備矣故取此三卦于上經所以立本也男女雜居苟不得其當未有久而不厭者惟恒以長男正位乎上長女正位乎下乃

天地之大義人道之常經故雖雜而不厭也巽在外體爲益而反之則爲損巽在内體爲井而反井則爲困四卦所以表巽道也而復以重巽終焉則内外上下無往非巽矣故取此六卦于下經所以制用也上三卦旣執謙之柄下六卦又達巽之權聖人涉世之道亦可識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心之本體不可目窺故謂之小如道心惟微之微也能得此心何物不辨老子云見小曰明卽此意

潘子醇曰人心心之變體也有思而有爲道心心之本體也无思而无爲有思有爲其慮宜深惟頻復始厲而无咎故惟危无思无爲其藏宜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龔深之言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其說出九

家易

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于巳復之辨辨于物井則人巳之間兩極其辨也

象山先生曰復而先以履謙盖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内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旣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

危蹈險所遭或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之妙至此則順理而行無纎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楊廷秀曰此章言易之用存乎變易之體存乎

常易之行存乎人何者君臣父子易也視聽言動易也治亂安危取舍進退皆易也苟遠求之則涉于渺茫非易矣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而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乾之初九則乾變而為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也是皆不可拘以典常繩以要約惟變所適誰得而禦之然易之

道雖屢遷而其常則不變學易者出入起居非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以此應世則遇憂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而得此哉其初率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乎道之方而不敢離玩味于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要則易之道為吾有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

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始終初上二爻也初卦本其事未成故難知終卦末其事已成故易知中爻者洪容齋謂二三四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

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觀左傳所載占辭可
見彖辭謂文王卦下之辭如乾元亨利貞是也
彖辭統論一卦六爻之體雖未十分詳盡而已
得其大要矣解者往往以彖傳言之甚謬
漢上云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雜物以下皆
言中四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
爲互體德謂卦德撰猶言數也二卦固各有德
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是別
算其德也初德之是非未見上德之是非已定

故以中四爻辨之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
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
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耶

此二節論中爻之本體二四同功謂同以陰而
居陰也三五同功謂同以陽而居陽也位異六
位之位不同彼以陰陽言此以遠近貴賤言也
多者諸卦未必盡然而若此者居其强半也柔
危剛勝或指五言或指三言或兼言之皆有未
通竊意此剛柔二字與易中剛柔字稍異五君
也其位貴其道剛三臣也其位賤其道柔柔而
居剛危而多凶剛而居剛勝而多功故曰其柔
危其剛勝耶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
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張弢之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曰爻曰物
曰文曰吉凶指六畫摹寫三才之變態道有變
動如天地人之變化爻有等如天位乎上地位
乎下人處乎中物相雜如星辰昭回山川錯落
仁義經緯文不當如天文地理人事精祲相盪
休咎相推而吉凶生故曰廣大悉備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
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

道也

楊廷秀曰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者之爲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者之爲工意之者不如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已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其心危故其辭危此无他欲使後世之危者平易者傾其慮患之道大故其爲喻也詳遠取物近取身凡可爲吉凶得失之象者无一物之或廢學者能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以終始則要歸於

吉而无咎矣辭卽彖辭爻辭皆文王所作若以文王止作彖辭則彖辭未見所謂危者惟爻辭則多有之謂爻辭非文王所作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易與險相反惟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所謂通志也簡與阻相反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煩壅之機所謂成務也阻者窒隘塡塞之狀與險惡不同石澗云自上視下所見爲險自下升上所向爲阻乾自上而臨下故知險坤自下而升上故知阻

云爲卽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卽尚其象尚其占也

韓康伯曰人謀凡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諭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異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有所利益其初皆因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

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據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於本彖矣故有在彖爲王爻而在本爻則凶者如震之九四震驚百里可爲祭王而在本爻則爲泥而未光之類是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言是彖之本辭則爲遷易也自此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由是觀之禍莫大於相近人莫難於相近也此四相者言爻之情也下六辭者爻之辭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自四情言之可以見聖人之知險知阻矣自六辭言之可以見聖人之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矣故曰此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延秀曰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孟子曰我知言是也大抵歉于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荊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于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

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强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與其

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
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董仲舒汲黯是也故
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著所主者所
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
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
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
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
一語而折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
其辭屈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
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
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隋經籍志序秦後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
得之今說卦止一篇而別出序卦雜卦二篇恐
隋志混言之耳

自章首至易逆數也當爲一章和順於道德順
性命之理數往者順三順字相應生蓍倚數立
卦生爻卽下文成卦成章而陰陽剛柔仁義之
理畢具于其中此自无而之有前所謂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順也此皆屬理
義邊事性者理之源理窮則逢其源故窮理所
以盡性命者性之源性盡則逢其源故盡性所
以至命只是一事非眞有三項此自有以之无
卽前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逆也昔人有云其
爲本也不可以功求其爲源也不可以行得功

亡本現行盡源成噫非知道者孰識之
生蓍謂剏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神即大衍所謂佑神也凡蓍必藏于廟中人即而筮焉示受命於神也

始終中之三數皆乾之所為也坤則隨乾之所至兩之而已乾有一畫坤兩之為耦乾有二畫坤兩之為二耦乾有三畫坤兩之為三耦有乾畫則坤能兩之乾之所无坤不能生也故曰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又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皆三天兩地之意也倚者依之以立數也三奇為陽畫兩其三以為陰畫三畫為初卦兩其三以為重卦此畫數之三兩也三三以為老陽兩三以為老陰二兩一三以為少陽二三一兩以為少陰此策數之兩三也凡數皆自三兩而出

坤一變為震再變為坎為艮乾一變為巽再變為離三變為兌凡卦皆因二氣之變而言也陽氣不可見則畫為剛爻以發之陰氣不可見則畫為柔爻以發之凡爻皆用剛柔之形以發揮二氣之變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形言下文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意亦同此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前章云立卦謂八卦也此云兼三才而兩之故

易六畫而成卦謂六十四也三畫之卦象三才六畫之卦則兩其三才也方其三畫而未重也下一畫為地中一畫為人上一畫為天重為六畫則天地人之道各兩而上二爻為天道之陰陽下二爻為地道之柔剛中二爻為人道之仁義道非兩不立偏于一非道也是故立天之道則曰陰與陽立地之道則曰柔與剛立人之道則曰仁與義其間皆著一與字蓋天地人之道各兩而其所謂兩者皆相與為用不可舉一而

靡一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孔穎達曰此就卦象明重卦之意以乾坤象天地艮兑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无不備矣故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

資八卦之用變化如此八卦交錯則易之卦爻與天地等吉凶往來之數備在其中矣易言藏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知之然數往者之事則順而易度將來之事則逆而難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逆數也如曰占事知來曰遂知來物曰以前民用皆逆之謂也安公石易牖云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謂易有數往之順數也

說者謂伏羲圓圖以對待言文王方圖以流行言有先天後天二圖托言出於邵子不知對待流行皆易所具聖人反覆推明之有對待其氣運必流行而不已有流行其象數必對待而不移如男女相對待其氣必相摩盪不然則男女爲死物矣此處安得有先後之分伏羲文王之異耶潮溪陳氏曾云如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兩兩相對遂別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兩兩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學者當虛心以觀理不可遽以先入之言爲斷

也

王子衡云易自文王孔子以至漢唐并无以圖爲說者獨邵子云天地定位章伏羲八卦之位帝出乎震章其卦位文王所定不知孔子但隨事理以發明卦蘊如此故以歲時物理生成之序衍卦義也則曰出齊見役說戰勞成以法象對待而發明卦之義理性情也則曰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此氣化物理之必然者何據而以爲

義與文之辨也且神妙萬物章先以雷風火澤水坎爲次復以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言以爲義又涉於文以爲文復涉于義豈不自相矛盾乎至是則先天後天之説不通矣况註云此章所推卦位之説多未詳者亦自不能爲辭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潘夢旂曰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終之以乾坤

蓋上章先言天地之无爲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則无以主之藏之也

丘行可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晅乾坤中爻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説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六子致用王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

胡炳文曰自動至晅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問坤以藏之子醇曰震出而艮反復復而坤藏此易理也明此則愈應而愈寂愈動而愈靜以得所歸宿故也五行惟土爲善藏散而施之百昌皆遂斂而入之一物无有夫物云云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盖歸藏於坤也身心有所退藏寤爲无思寂爲无夢一致同歸混然全體即龍蛇之蟄是已萬物得坤而藏

遇震而出囿於化機之密庸而恬不知悟人爲萬物之靈宜有先覺幸同歸矣而乃有殊塗幸一致矣而乃有百慮身心已得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反自失之豈不惜哉夫藏用之頃即未生之前酬酢之頃即既生之後一動一靜即出生入死聖凡皆然但獨歸根之爲常而泛應之爲變則有偏必反乃同造物認出應之爲常而忘歸宿之所在則降本流末乃物于物此其異耳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言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

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此其序甚明

帝字宜一讀不可連下作一句蓋八者乃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亦帝自齊相見乎離則帝自相見也而可乎物至秋而成无不自得故說乾當陰陽之交故曰戰坎當萬物歸根之時故曰勞如勞而不伐之勞言成功也成則止止則復生故艮成始而成終

胡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

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坤既歸藏抑又致養順冲氣而出蟄則養以平和之味順冲氣而入蟄則養以中和之氣在物則龍蛇之在蟄在人則无思无爲之境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鄭康成曰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説也

此章先以八字斷八卦之德以定其本義其下三節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德之類而分主之使占者用之以知來物也

此以八德擬八卦繫辭傳所謂神明之德也乾純剛故健坤純陰故順震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坎陽在二陰之中則其剛爲陰所溺故陷艮陽出二陰之上雖健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陰成乎二陽之下則以順而伏故入離陰在二陽之中則以順而附故麗兌陰在二陽之上則以順而見故悦

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説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説陽之動志于得

所止陰之入志於得所説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以八物擬八卦也健者爲馬順者爲牛善動者爲龍善伏者爲雞質躁而外汚者爲豕質野而外明者爲雉前剛而止物者爲狗内佷而外説者爲羊埤雅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坼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卧陰病則

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
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學者以
爲坤牛取順乾馬取健蓋知其一而已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
爲手兌爲口

此以身之八體擬八卦也首會諸陽屬乾腹藏
衆陰屬坤足主下六經爲震手主上六經爲艮
耳輪陷內爲坎目睛外見爲離足動股隨雷風
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

通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
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
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
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
謂之少女

此以家之八位擬八卦也純陽爲父純陰爲母
陰陽在初者爲長男長女在中者爲中男中女
在末者爲少男少女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
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上章合八卦爲一而分德物身家以四類此章
復合四類爲一而分八卦以八門所以反覆推
廣象類以資占者之决也

乾大而无外爲天運而不已爲圜故以二象爲
首在國則君在家則父皆物之元也其純粹爲
玉其堅剛爲金爲寒爲冰者乾尊在上高則寒
也爲大赤者赤陽色陽始于子坎中陽爲赤極

於巳純陽也故乾爲大赤加大以別坎也乾健
爲良馬老陽爲老馬純剛爲瘠馬瘠言其骨峻
非羸馬謂也色相雜曰駁詩云皇駁其馬文王
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頫乘駁馬而偏
朱蹄是駁亦馬之上色也鄭東卿曰圜者數之
本果者木之本

諸象或謂文王所取或謂孔子所自取恐皆不
然蓋伏羲始作八卦以類萬物之情則此八卦
諸象皆伏羲所定而上古傳之以爲卜筮之用

如連山歸藏之類是也迨文王演易偶於其中
取一象而繫之爻蓋就其切於此卦此爻之時
義者而言餘不能盡取亦不必盡取也孔子類
而括之以爲周易之翼正欲後人用易不可拘
文王之已言而忘伏羲之妙用耳說者乃謂求
之於經不盡合不知易果經之所能盡否耶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
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坤積陰爲地作成物爲母旁有邊幅而中廣平

南北經東西緯皆布象也釜能熟物百物生而
坤熟之也吝嗇其靜之翕均其動之闢也對天
言之則坤爲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爲黑黑者
幽陰之色也何以不言黃黃者坤之離玄者乾
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
正爲黑故乾南而坤北也自萬物言之坤皆爲
母就牛言之又爲子母者爲少牝爲孕育爲隨
順兼數義也輿王於方柄王於執皆與乾圜相
反輿加大字則又取其載之廣也乾質故坤文

乾一故坤衆乾老瘠故坤牛字犢明少且肥皆
相反也地之黑者其稼亦肥
釜虛而熟物者也均虛而造物者也旁注云均
造瓦之鈞載土以成瓶物者最是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
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
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龍依虞翻干寶作駹駹色蒼也爲雷爲龍爲決
躁爲善鳴爲作足爲健皆動之象也爲大塗爲

長子爲蕃鮮皆出震之象也旉通作敷華蒂也
蒼言其青筤言其美震之本色也玄黃天地之
色也乾坤初交而生震故具父母之氣焉馵足
爾雅曰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震居左也作足
猶詩思馬斯作之作雙足並舉也皆言在下之
陽畫也的顙額有旋毛而中虛如射者之的然
言其上畫之虛也舊訓爲白非巽爲白與震色
自別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故爲反生謂枲豆
之類戴甲而生者是也一說反生者死而復生

一歲再熟之稻也蒼茛萑葦二物下盤固而上
虛脆亦陽在下之象陽長不已究爲乾健蕃卽
文言草木蕃之蕃鮮卽書奏庶鮮食之鮮震三
爻俱變則爲巽故爲蕃鮮震居東得木正氣巽
居東南得木餘氣故震花變巽爲草震駹變巽
爲魚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
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
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木曰曲直巽入之象也木根巽入于地地氣亦
巽入於木故風與氣臭皆與木同也爲繩直爲
工爲長爲高爲近利市三倍皆巽者之功也繩
以曲而制直工以曲直成羅物之長者高者巽
積而不自知市人之謀利亦巽入而人不知也
爲進退不果皆巽者之性也人柔則多疑剛則
多決故巽疑而震決萬物至巽而甲乃盡脫故
爲潔而齊繩直其齊白其潔也爲寡髮爲廣顙
爲多白眼皆上陽盛也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

者髮少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眼白者
爲陽眼黑者爲陰其大較也巽三變成震爲躁
卦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
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吳幼清
謂喜陰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不欲陽卦爲
陰卦陰卦爲純陰卦理或然也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
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
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勞卦也溝瀆隱伏矯輮弓輪爲通爲盜皆事
之勞者也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
之曲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輿之多眚馬之
下首亟心薄蹄而人之加憂心病耳痛皆勞之
象也陽陷於陰中水行於地中可謂曲而勞也
月者天之水也血者人之水也盜之潛行有水
之象陽萌於地爲赤及其純也則爲乾之大赤
美當馬之中者爲脊及其純也則爲乾之良馬

輿屬坤坤陷故多眚馬屬乾乾陷故首下蹄盧
震陽不在蹄故爲薄爲曳仰不爲乾之首俯不
爲震之蹄而獨當脊與心故爲美脊爲亟心在
內則心爲中在外則脊爲中也木屬巽天一之
水常行於木之心故爲堅多心
郭子和云易曰見輿曳馬无曳也輿得時則爲
通失時則爲曳故爲曳當在輿也下多眚當在
心病下簡輔云以巽離例爲月當在爲水下坎
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

居中虛於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
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乃易坎言心
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
也中孚象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
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无對惟中无對坎離
无對中也乾坤无對一也中孚无對以其似離
小過无對以其似坎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
中虛之義該之矣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
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所謂有主則實无主則

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
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
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卽此
艮三爻厲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
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
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
艮之厲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在腎開竅於
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
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

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患耳痛魏文靖勸以加青
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
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愈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
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心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
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
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
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所謂饑渴害心者

也爲心之莩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鐃心也爲心之葦萑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无空虛則婦姑敎谿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

易坎爲水又爲溝瀆欲行水者用溝所以爲潦之備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溝之一字从冓冓之爲言搬也去水之害如搬棄也瀆之爲字从賣賣之爲言櫝也鍾水之利如韞櫝也

矯揉水之性而爲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以上皆用修說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稿

坎血卦水之潤也離乾卦火之熯也火日電乾稿皆離之性也甲胄戈兵大腹鱉蟹蠃蚌龜皆離之形也甲胄中虛鱉蟹抱黃內坤也蠃蚌龜之殼能開能閉外乾也郫雅離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螺之形銳蚌之形剡而又皆

麗離象陰在內則中空木中空則科上槁也空其形槁其性也橫渠先生曰科上槁附且燥也則謂其科上而稿蓋以枝幹之間爲科上也坎離者乾坤之精氣乾爲首故坎爲下首坤爲腹故離爲大腹離非能大於坤也大腹下首故疾證也

爾雅山壟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无非易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

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大而爲山微而爲小石皆堅而止者也爲徑路爲門闕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之義也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閽禦止于外象剛寺給使於內象柔也爲指義與堅多節同虎子曰狗爾雅熊虎醜其子狗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是也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皆剛在前者也黔東北之色青黑雜也乾純陽故但爲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爲木之果又爲草

之蓏震爲旉草木之始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
坎陽在中故爲堅多心艮陽在外故爲堅多節
離中虛故爲科上槁皆得巽之一者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毁折爲附決其於
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羊鄭司農本作陽陽養无家女行賃炊爨賤於
妾者郭璞云巴濮之人自稱阿陽郎此妾也羊
也少女也皆女之末者也爲巫與口舌同陰在
下爲股在中爲大腹在上爲口舌巫以口舌爲

官者也毁折附決與剛鹵同剛鹵之地不能生
物兌爲金爲秋皆決折之氣也鹵者水之炏氣
也坎水絶於下而澤見於上則足以爲鹵而已
孔穎達曰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毁折果蓏之
實則附決
玩辭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離爲
中女兌爲少女皆見於象而中男少男獨不然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皆見於
象而巽雞坎豕離雉獨不然巽爲躁卦坎爲血

卦離爲乾卦而五卦皆不然震究爲健爲蕃鮮
巽究爲躁而六卦皆不稱究蓋互見也
來知德曰卦中立象不盡拘說卦乾馬坤牛乾
首坤腹之類有即卦情立象者如乾卦本馬而
言龍以乾道變化龍乃變化之物故以龍言之
蓋以卦情立象也荀九家亦有乾爲龍又如咸
卦艮爲少男兌爲少女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
之少者故爻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脢曰
輔頰舌无往非感者此則以男女相感之情立

象也又如豚魚知風鶴知秋雞知旦三物皆有
信故中孚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又如漸取鴻
者以鴻至有時羣有序于漸之義爲切且鴻又
不再偶于卦辭女歸之義相合此亦以卦情立
象也有以卦畫之形取象者如剝言宅言牀言
廬者因五陰列於兩旁一陽覆于其上如宅如
牀如廬此以卦畫之形立象也鼎與小過亦然
又有卦體大象之象凡陽在上者皆象艮巽陽
在下者皆象震兌陽在上下者皆象離陰在上

下者皆象坎如益象離故言龜大過象坎故言棟頤亦象離故亦言龜也又如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亦取噬嗑火雷之意以中孚大象離而中爻則雷也故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説之象又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漸卦九三婦孕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滿也九五三歲不孕以中爻三五合離中虛也有將錯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兌錯艮也

有因綜卦立象者如井與困相綜巽爲市邑在困爲兌在井爲巽則改爲邑矣有即陰陽而取象者如乾爲馬本象也坎與震皆得乾之一畫亦言馬坤爲牛本象也離得坤之一畫亦言牛皆其類也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兌錯艮艮爲虎也上六即以豹言之豹次于虎故相因而言豹也亦有无此事此理而立象者如金車玉鉉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葢雖无此事此理而爻內有此象也聖人立象有

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正如釋卦名義有以卦德釋者有以卦象釋者有以卦體釋者有以卦綜釋者即此意也善乎蔡氏曰聖人擬諸其形容而立象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矣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之以蒙

文中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不言乾坤而言天地天地即乾坤也凡陽畫皆乾凡陰畫皆坤而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乾坤也諸卦言受而乾坤不言受乾坤衆卦之父母也

玩辭屯不訓盈也當屯之時剛柔始交天地絪縕雷雨動蕩見其氣之充塞也是以謂之盈

屯者氣之始蒙者識之始此屯蒙所以繼乾坤其實蒙乃屯之倒體屯後必蒙不容不蒙也諸卦皆然來知德得此意自以謂契二千年之絕學窮鄉曲士高自負許井蛙之見耳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子瞻曰義有不盡於名者履爲禮蠱爲事臨爲

大解爲緩之類是也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玩辭需不訓飲食也人之所需飲食爲急故以需爲飲食之道也需乾下坎上陽爲穀實而水氣上烝亦有釀酒爨食之象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者人之所大欲也所需不如所欲則必爭故訟繼需樂記云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人之有訟必各有黨彼以黨而起者非一人此以黨而起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自然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物畜則萬物

盛多而禮興焉禮義生於富足聖人因而爲之節文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曲禮云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出門同人不

謀而合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司馬君實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必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大有矣大有者大者皆爲吾有也

物皆歸我我奄而有之能有大者也舜禹之有天下是也物得所歸其聚必大能致大者也天下之歸湯武是也此接上文進必有所歸言之

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謙者居有之道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漢文帝謙冲退讓不敢自恃廣大妄意興功故百姓蒙其休息富庶安樂此謙能致豫也

鄭康成曰豫必有隨者喜樂而出人則隨從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謂也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隨人者必淪胥以壞故雜卦曰豫怠又曰隨无故也怠則不憂无故則无所修飭萬事之壞皆起于此方其隨也自以爲无故也孰知其乃多事之端乎聖人斷之曰必有事其辭切矣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玩辭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

豐眞訓大矣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張敬夫曰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則可觀天下皆水也惟東海則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於人乎臨反而爲觀則二陽之大者在上故可爲四陰之觀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在上无可觀在下者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

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子贍曰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相瀆則易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虛美熏心泰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兆故賁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

復

淮南子引易云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蓋物之剝落而盡窮上反下一陽自外而來復於內此剝繼以復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呂圭叔曰萬物盈多而後養道備也需之養養之小頤之養養之大

不養則不動故受之以大過

龔溪之曰不養則不可動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篇上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

錯

易云二篇之策經分上下其來已久觀序卦可見王昭素本增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是騈拇而枝贅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艮兌二少爲咸咸則交震巽二長爲恒恒則久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夫婦之終爲父母父母既老乾退西北坤退西南矣此亦不久居其所而受之以遯也父母退遯長子壯而用事故受之以大壯大壯震長男

承乾之卦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唐應德曰明出地上晉也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强有力者不能此晉之所以次大壯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晉與漸皆進而有别進必有歸者先以艮進必

有傷者先以壯也進極則復入於地故繼以明夷日盈則昃也

閻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返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屯蹇卦皆有坎故皆爲難義然屯動乎險中爲患難之難蹇見險而止則是蹇阻而不得前耳與屯自不同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凡人患難畢竟皆有解散之日程傳難極則必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程傳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益久則盈盈則隄防必決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陽之長也人謂君子之當然故曰復如人之復常也陰之長也人謂小人之夭幸故曰遇如人之遭際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聚與畜不同畜聚而止之義聚者不必止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玩辭升主騰上而言徒上不足以擬之故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升烟之升氣之升皆

聚而上者也若象之地中生木爻之升階則但
以上爲言爾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詠蝸牛云升高不知囮竟作黏壁枯升而不已
必困此可喻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升井道不可不革故
受之以革
困井以坎水上下取義革鼎以離火上下取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

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祀者莫若長子故
受之以震
馮氏曰自乾坤四十有九卦而革去故五十卦
而鼎取新震乃長男代父易之序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
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
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晉者明出地上進而明也徒進不足以盡之漸

者山上有木以漸而進者也漸者進之方而漸
非進也凡若此類皆取其大意以明卦之序非
以卦義爲盡于此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
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介夫曰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
次豐也唐明皇宋徽宗是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桑正曰旅者親寡非巽順則无所容巽順則何

往而不入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
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玩辭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
之程傳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
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
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有其信如書有其善之有蓋自恃其信者其行

必果而過乎中故曰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

大過則踰越常理矣故必至於陷小過則或可以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大過訓動小過訓行明過皆經越之義非過失之過矣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篇下

晁氏曰未濟之終復始於乾坤玄以將準未濟曰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乎下明此理也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朱子發曰三易之卦其次各異首艮者連山也首坤者歸藏也首乾者周易也聖人猶慮後世不知三易之變故作雜卦一篇雜揉衆卦錯綜其義以示變之无窮

俞玉吾曰圖始乾而終坤伏羲之易也周易始乾而終未濟文王之易也雜卦始乾而終夬孔子之易也易貴變變則不窮夬以五陽決一陰夬復爲乾周流不息卽六十四卦終以未濟亦此意也

雜卦以兩兩相對爲義取序卦而雜之然自乾坤三十卦而至咸恒以應上篇之卦自咸恒而下三十四卦以應下篇之卦葢有不雜者存且上三十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間下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間此亦雜卦之義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悅道悅民主上施而爲與觀以順德從君主觀上而爲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此二卦皆有康主濟民之用以居對見則見謂出也以著對雜則雜謂隱也屯如高光潁中河內之事蒙如孔明王猛之事屯雖出而不失其處蒙雖處而不免於出二義正相反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起者生於動陽在下也止者生於靜陽在上也損盛之始益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適然之時耳无妄不宜
有禍而有禍者意外之災耳此皆非常之事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象旨陽在下卦自抑而爲謙之主故輕陽在上
卦自高而爲豫之主故怠
怠一作怡與上時災來爲韻災牋西反龜策傳
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无災來音
釐漢書无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賁以无色而受采
兌見而巽伏也
卜子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情而說人也巽
剛外而柔內隱其情而巽物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壞而修飭故聖人不
畏多難而畏无難
剝爛也復反也
爛謂一陽消亡於上反謂一陽復生於下剝極
而復如碩果不食爛而墜地核中之仁復生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陳季立云誅當作夜與晝對古韻夜元具反與
下遇音叶也然誅原音株遇反蔡邕釋誨下獲
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鶩
此可證但以反對言之陳說爲長又張衡西京
賦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鍛懸盾用戒不虞晝
亦音遇正相叶虞是去聲讀
井通而困相遇也

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以通與遇對則遇爲相
抵而不通之象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
坎水乃出於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
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坎水適在下適遇
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與上
經之數相當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渙散則離節約則止此理之常也渙節皆有坎
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瀦之則止

動而已出乎坎險之上則時勢寬緩矣故曰解緩也止而正在乎坎險之中則時勢急難矣故曰蹇難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類也

睽六五在外爲主家人六二在内爲主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壯不恃壯而宜止遯貴見幾而遠避皆以乾言也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上則人歸於我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故謂之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革以火鎔金爲去故鼎以木鑽火爲取新以離爲主小過四陰在外而過其常中孚二陰在内而守其常二義相反對皆主陰言之

豐多故親寡旅也

親寡旅也當是旅寡親也偶顛倒耳與上親新信正相叶信音伸多故對寡親則故爲故舊之故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即此意也

雷電俱至其黨盛山上有火其勢孤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在上坎男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

柔爲君故大有則衆柔爲臣故小畜則寡

以往爲義故不處以須爲義故不進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吳幼清曰旣濟六二主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

而上下五爻皆然故曰定未濟九二主也以陽
居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然故曰窮
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
人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
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
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无所不至矣王伯厚
云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易箋附論

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
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
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
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古者經傳各
爲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以彖傳連經
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
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又以彖曰兩字冠之後
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
傳爲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
去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弗察先儒謂西漢
時六經與傳皆別行逮東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
爲一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
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
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
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合經蓋倣融
例而弼又援玄例也乃若杜預分左氏傳連於經
范望散太玄測於八十一首之下皆欲便學者之

誦覽如許俊對高貴鄉公之說也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獨取王弼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爲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學者不當泥所習見而迷其本也

班固漢書云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伏羲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也與周公絕

無干涉故繫辭傳累舉庖羲文王而略不及周公亦自可見楊子雲曰宓羲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班揚去古未遠較世儒所傳當得其實

先儒論重卦者王弼虞翻孔穎達陸震陸德明以爲伏羲鄭康成淳于俊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司馬遷楊雄皇甫謐以爲文王今按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則重卦其來巳久周官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亦重卦也伏羲作卦因而重之宜不待神農以後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說者謂連山艮也夏易首艮歸藏坤也商易首坤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商時講學者所重在靜二易不傳無從考其說矣然周易自乾以至未濟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非一定不易者也今雜卦傳取六十四卦錯綜之始乾而終夬是又孔子之易非伏羲文王之易矣總之一以乾爲主

則周不能改乎商商不能改乎夏夏不能改乎堯舜堯舜不能改乎伏羲者也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是漢猶有此書偶未見於秇文志耳

黄潤玉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範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

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以求無過處處皆然卜筮乃尚占一事耳論語云不占而已矣謂不能反身以自考亦非專言占卜之占也

劉晦伯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或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决蓋人於辭會者淺於象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者至卦爻之辭所該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占卦體卦象卦變

而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爲吉凶之前知云爾

洪景盧曰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殆若專爲二子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此是用中爻取義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蓍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忲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

其所行事耳至於爲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

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爲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爲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秘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

用也此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欲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焉耳陰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能強而進之哉其說皆不通蓋天道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葉石林之言如此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爲火而中畫陰也坎爲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赫赫發乎此天地之至理也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彖傳凡有不通處即以卦變言

紛擾甚矣仙井李舜臣易傳謂舍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王拱東論卦變云竊觀彖傳如剛柔下上來往字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二三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上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

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體之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内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于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謂鷹隼羽文亦有八卦之象鄙意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而爲易亦如是而已故易象於天地間之萬物無所不取見於說卦者詳矣儒者於圖書獨深求之而不已何其過也善乎歸熈甫之言聖人

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爲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足矣而必孳孳焉轉蓬鳥跡之求有不笑其愚者乎然歐陽子至以爲怪妄並大傳皆有所不信則又矯之而過焉者也

易但言河出圖洛出書而已未有龜龍之說也自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以希時好即以圖屬易書屬範與易已自不合乃訛以傳訛如鄭司農馬融之流無不篤信之至劉牧又自爲易置以九爲圖十爲書托言出於希夷元人趙撝謙又爲自然河圖謂蔡元定得於蜀山隱者雖朱子亦莫之見其爲詭秘大率皆一類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爲玉石之類如俞琰所言近之若龍馬自伏羲至成康歷千萬年豈有尚存之理魏青龍中張掖柳谷出石蒼質而白理有若麟鳳人馬者有若八卦列宿者其字可讀而不可曉又宋政和末於洛水得石大如拳有字兩行宇宙之間何所不有特圖書偶挂聖人之筆而穿鑿附會之說乃棼棼矣

黃東發曰易聖人所以明斯道之變易无往不在也宋程伊川始作易傳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於辭時則有若邵康節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

相一至晦庵作易本義啟蒙乃兼二說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者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月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之上晚添祖父矣夫易誠爲卜筮而作然吉者必其合乎理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若康節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摭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邪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

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邪且此二章果誰爲之謂出於孔子孔子无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圖方畫於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嘗開先天爲演數設也康節

既没數學无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咎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

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取其象於卦爲乾坤譬之父母雖若无所施爲實主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爲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爲艮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

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爲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爲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爲坎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所爲譬如六子之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釋八卦之義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及伊洛諸儒未有異說惟邵康節乃創爲先天之圖移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況風一從南卽益然以溫風一從北卽冷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何所驗以爲信邪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未嘗明言艮爲

西北兌爲東南也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于山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未嘗明言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邪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

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坎經文炳然若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相資耳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爲西方之卦也説者謂離指火爲日遂以離爲東指水爲月遂以坎爲西按説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没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

定位於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爲言邪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朱子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又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此章八卦之位何其過也按晦庵答王子合書又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則門人所錄一時之言有未可盡信者已

歸熙甫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備矣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於六十四而圖可方一入於圜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爲卦而卦全經卦以爲圖而卦局邵子以先天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杪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于聖人然不可以爲作易之本也曰邵子之學所

據者大傳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所謂横圖也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也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其所謂文王卦位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于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爲偶而不能

不爲偶者也帝之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爲四時則東南西北繫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八物四時百體與夫天地間之所有何所不取孰辨其爲伏羲與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无乖剌然必因傳而爲此圖不當謂傳爲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卦氣傳何爲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入用傳何爲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于圖所可指以

爲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雖不多見然王輔嗣韓康伯諸人絕無有以圖爲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怪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爲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爲邵子之易也

易筌附論終

易筌六卷附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字弱侯應天旗手衛籍山東日照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遷東宮講讀官謫福寧州州同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大旨欲以二氏通於易每雜引列子黃庭內景經抱朴子諸書以釋經史稱竑講學以羅汝芳爲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蓋不誣云